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五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方家常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邛　生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清〕曾国藩　纂　　张政烺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照排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9.5印张　5469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221—03898—8/K·314　(全十册)定价：280.00元(平)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十

诏令之属

书·甘誓

【题解】

甘，地名，在今洛阳市西南(或说在陕西户县北)。誓，古代战争前告戒将士的言辞。

禹死后把政权交给被选定的益，益为禹举行三年丧事后，把政权让给禹子启。启本应再回让给益，但启贤明，深得官民的拥戴，于是继承父位作了首领，并将想夺回政权的益杀死。

从尧到禹是我国军事民主制时代，首领地位的传递是传贤不传子的“禅让”制。禹子启继位，破坏了这一传统，有扈氏不服，起兵反对，启 出兵讨伐，在甘地一战将其消灭。战前启召集将士，揭发有扈氏的罪行，宣布战场奖惩条例。史官记录下启的讲话，就是这篇《甘誓》。

启以后，我国最高政权就进入父传子的“家天下”时期。

【原文】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①。王曰：“嗟！六事之人②，予誓

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③，怠弃三正④，天用剿绝其命⑤。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⑥，汝不恭命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⑧，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⑨！不用命，戮于社⑩！予则孥戮汝⑪！”

【注释】

①六卿：六军的主将。先秦时期官爵分卿、大夫、士三等，卿为最高爵级，天子下有六个卿的爵位。在行政上担任国家六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故称“六卿”。春秋以前，军队文武不分，有卿爵的官，战时则担任一军的主将。

②六事之人：六事指六卿，六事之人指六卿统率的军官和士卒。

③有扈氏：国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原阳一带，刘起釪说。　五行：指木、金、火、水、土。

④正：政也。　三政：指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事。周秉钧说。

⑤用：因此，　剿：绝。

⑥左：战车上左边的武士。下句“右”，亦指战车上右边的武士。

⑦恭：共。

⑧御：驾车的御手，居车中。　马之正：正，《史记》作政。指驾车者使马进退左右的步伐。

⑨赏于祖：在祖庙行赏有功者。

⑩社：土地神，此指祭祀土地神的地方。

⑪孥：动词，降为奴隶。　戮：杀。

【译文】

将要在甘地大战，夏王启于是召见六军主将。夏王说：“啊！六军的全体将士们，我告诉你们：有扈氏轻慢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性，抛弃三大治国的政事，上天因此要断绝他的国运，现在我只有恭敬地执行上天对他的惩罚。居于车左边的武士如果不奋力攻击左方的敌人，就是你们没有遵从我的命令；居于车右边的武士如果不奋力攻击右方的敌人，就是你们没有遵从我的

命令；驾车的御手如果不能使马左右进退恰当，就是没有遵从我的命令。遵从命令的，在祖庙中行赏；不遵从命令的，在祭土地神的地方砍头。我或者要将你们罚作奴隶，或者杀死！”

杨升南　译注

书·汤誓

【题解】

本篇是汤出师进攻夏桀前的一篇誓师词。

汤名履，又称天乙，甲骨文中称作大乙、成、咸，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夏王桀暴虐荒淫，诸侯叛离，民众不满。汤施行仁政，深得人心，他先后灭掉夏桀在东方的韦、顾、昆吾等同盟国，然后进军攻击夏桀。

攻击桀之时，正值农忙季节，汤的士兵不愿出征，汤于是召集将士，申明伐桀的原由和决心，宣布对遵从命令的奖励，对不遵从者的惩罚。

【原文】

王曰：“格尔众庶①，悉听朕言②！非台小子敢行称乱③！有夏多罪④，天命殛之⑤。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⑥，舍我穑事而割正夏⑦’。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⑧？’夏王率遏众力⑨，率割夏邑⑩，有众率怠弗协⑪，曰：‘时日

曷丧⑫？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⑬，今朕必往！

"尔尚辅予一人⑭，致天之罚⑮，予其大赉汝⑯，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⑰！"

【注释】

①格：告。

②朕：我。

③台（yí移）：我。　称：举，发动。

④有夏：有为语助词，用在名词前，无义。

⑤殛（jí及）：杀。

⑥后：君王。　恤：怜悯，关心。

⑦穑（sè瑟）事：农事。　割：夺。　正：征。下正字义同。

⑧如台（yí移）：若何。

⑨率：语助词，无义。下二率字义同。　遏：与竭义通，竭尽。

⑩割：剥削。　邑：国家。

⑪有：语助词，无义。　怠：怠慢不恭。　协：协和。

⑫时日：是日。日比夏桀。　曷：何，何时。

⑬德：行为。　兹：如此，这样。

⑭尚：庶几，希望之词。　予一人：我个人。古时天子自称用语，与后来称孤、寡义同。

⑮致：推行，执行。

⑯赉（lài赖）：赏赐。

⑰罔：无。　攸：所。　赦：免罪。

【译文】

王说："告诉你们众位，都听我讲话。不是我小子敢发动叛乱！只因夏王的罪恶太多，上天命令我去诛灭他。现今你们众位却说：'我们的君王不怜悯我们，荒废我们的农事而去征伐夏

国。'我听到了你们的话。但是夏王有罪，我惧怕上天，不敢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将会问道：'夏王的罪行究竟如何？'夏王耗尽了民力，残酷剥削夏国的人民，民众因而对他怠慢不恭敬，不友好。都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会毁灭哟？我情愿同他一齐毁灭！'夏王的行为如此，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去讨伐他！

"希望你们辅助我这个人，来执行上天对夏王的惩罚，我将大大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说话不算数。你们若不听从我的誓言，我就要将你们或降为奴隶，或杀头，决不赦免！"

杨升南　译注

书·牧誓

【题解】

牧即牧野，地名。在今河南省淇县南。淇县古名朝歌，商纣王在此建有离宫别馆，是商末王畿的政治中心之一。本篇是周武王与商纣王战于牧野前的誓师词。文中记叙了周军的部署，纣王的罪行和作战的纪律。1973年3月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中有"武王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与《牧誓》所记相符，可参考。

【原文】

时甲子昧爽[1]，王朝至于商郊牧野[2]，乃誓。王左杖黄钺[3]，右秉白旄以麾[4]，曰："逖矣[5]！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6]，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7]，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8]：称尔戈[9]，比尔干[10]，立尔矛[11]，予其誓。"

【注释】

①甲子：甲子日，商代实行以六十甲子记日的记日法。　昧爽：天微明太阳出来前的时刻。

②朝：早。　商郊：朝歌的郊区。

③杖：拿着。　钺(yuè 月)：兵器，形似斧。钺是青铜制，铜色黄，故称"黄钺"。

④秉：执，持。　旄(máo 毛)：牛尾巴。　麾(hui 灰)：指挥。

⑤逖(tì 替)：远。

⑥冢(zhǒng 种)君：大君。指各国国君。

⑦御事：执事众官员。　司徒：官名，主管民政。　司马：官名，主管军事。　司空：官名，主管土地及工程建筑。以上"三司"爵为卿。　亚旅：官名，职未详，爵上大夫。　师氏：官名，爵中大夫，将兵的官。　千夫长：统千人的军官。　百夫长：统百人的军官。

⑧庸以下八国是参加周武王伐纣的国家，即上文的"友邦"。　庸：国名，地在今湖北省西北地的房县境。　蜀：国名，地在今四川省西北部。　羌：国名，在今甘肃省东南地区。　髳(máo 毛)：国名，春秋时称茅戎，在山西省南部临黄河地区，杨筠如说。　微：国名，在今陕西省郿县境。　卢：国名，在今湖北南漳县东北。　彭：国名，在今甘肃省镇原县东。　濮：国名，在今湖北省荆州地区。

⑨称：举。　尔：你的。　戈：兵器，横刃，装有长柄，用于钩割和啄击。

⑩比：排列。　干：盾牌。

⑪矛：兵器，直刺，有长木柄。

【译文】

在甲子日的黎明时刻，周武王早早地来到商都郊外牧野，举行誓师。周武王左手拿着金光闪闪的大铜钺，右手拿着饰有白牛尾的小旗。用以指挥，说道："好远呀，西方来的人们！"又说："喂！我的友邦君长，治事大臣：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各国来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牌，竖立起你们的矛，我将要宣誓了。"

【原文】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①。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②！'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③，昏弃厥肆祀弗答④，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⑤；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⑥，是信是使⑦，是以为大夫卿士⑧，俾暴虐于百姓⑨，以奸宄于商邑⑩。今予发⑪，惟恭行天之罚。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⑫，乃止齐焉⑬，夫子勖哉⑭！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⑮，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⑯，如虎如貔⑰，如熊如羆，于商郊⑱。弗迓克奔⑲，以役西土⑳。勖哉夫子！尔所弗勖㉑，其于尔躬有戮㉒。"

【注释】

①牝鸡：母鸡。 晨：司晨。公鸡早晨啼叫报晓，称为司晨。

②索：萧条，衰败。

③受：纣名。 妇：指妲己。

④昏弃：昏读泯，泯灭。弃，抛弃。 肆祀：祭祀。 答：报答神的恩惠。

⑤遗：遗弃，抛弃。 王父：父的兄弟行。商人称父之兄弟为父，甲骨中

多见。　母弟：同母所生的弟弟。　迪：用。

⑥多罪逋（bū 捕阴）逃：罪恶多而逃亡的人。　崇，长：尊敬。

⑦信：信任。　使：使用。

⑧大夫卿士：大夫、卿士皆爵名，此指任以高官。

⑨俾：使。

⑩奸宄（guǐ 鬼）：犯法作乱。乱在内为宄，乱在外为奸。

⑪发：周武王名。

⑫愆：超过。

⑬止：停止，　齐：使队列整齐。

⑭夫子：指将士。　勖（xù 序）：勉励。

⑮伐：一击一刺称为一伐。

⑯尚：希望。　桓桓：威武的样子。

⑰貔（pí 皮）：似豹的一种兽。

⑱于：往。

⑲迓（yà 亚）：通“御”，阻止，禁止。　克奔：敌方来投降者。

⑳役：役使。　西土：周国。

㉑所：若。

㉒躬：身。

【译文】

武王说：“古人有话说：‘母鸡没有早上打鸣的。如果母鸡在早上打鸣，这家人就要倒霉。’现在商朝的国王受，只听信妇人的话，他泯灭和废弃祭祀不报答神的恩惠；泯灭和抛弃他的叔伯兄弟而不任用，却只是把四方诸侯国逃亡到商国的罪人，加以崇拜尊敬，信任使用，加封为大夫、卿士的高官厚爵，使他们残暴地欺压百姓，在商国内外作乱。现在我姬发，只有恭敬地执行上天对纣的惩罚。

今天的战事，推进时，不要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一下等待队伍整齐，将士们，努力呀！在攻击敌人时，不要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要停一下等待队伍整齐。努力呀将士们！我希望你

们威武雄壮，象虎、象貔、象熊、象羆一样，进到商王都的郊外。你们不要阻止商军中前来投降的人，以便将他们送到西方去为我们服役。努力呀，将士们！你们若是不努力杀敌，那就有杀身之祸！”

杨升南　译注

书·吕刑

【题解】

周穆王西征，耗费大量国力，民众不满，邻国不服，诸侯离心，宰相吕侯劝穆王制定法律，采用适中的刑罚，国家得到治理。这篇以穆王诰词的形式颁布的法典，是由吕侯主持制定的，所以称作《吕刑》。吕和甫字古时通用，所以古书中又称作《甫刑》。

全篇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是总结历史经验，说明慎刑的重要；第二段说明刑罚的条目和审理案件的方法；第三段说明要以正确的态度审理案件，用刑要适中。

本篇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有系统的刑法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原文】

惟吕命①，王享国百年②，耄、荒③，度作刑以诘四方④。

【注释】

①惟吕命：即命吕侯。惟字为语首助词，无义。

②享国：在位。　百年：此包括未即位的年数。《史记》载穆王五十岁即位，即位后五十五年死。百年指穆王百岁。

③耄（mào 帽）：八九十岁的年纪。　荒：老。

④度：谋。　诘：纠察，禁止。

【译文】

周穆王命吕侯为相。穆王已年老了，考虑制定刑罚来纠察天下四方。

【原文】

王曰："若古有训①，蚩尤惟始作乱②，延及于平民③，罔不寇贼④，鸱义奸宄⑤，夺攘矫虔⑥。苗民弗用灵⑦，制以刑⑧，惟作五虐之刑曰法⑨。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⑩。越兹丽刑并制⑪，罔差有辞⑫。民兴胥渐⑬，泯泯棼棼⑭，罔中于信⑮，以覆诅盟⑯。虐威庶戮⑰，方告无辜于上⑱。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⑲，刑发闻惟腥⑳。（以上苗民作五刑）

【注释】

①若：句首语气助词。训，教训。

②蚩（chī 痴）尤：相传为东方九黎族的首领，与黄帝战于涿鹿，失败被杀。

③延及：扩大到。

④罔不：没有人不。　寇贼：侵犯杀掠。

⑤鸱（chī 痴）义：轻慢邪恶。

⑥攘：窃取。　矫虔（qián 前）：挠扰，挠乱。

⑦苗民：东夷九黎族的民众。　灵：命。

⑧制:管制。 刊:砍削。

⑨五虐之刑:五种严酷刑罚。

⑩爰:句首语气词。 淫:过。 劓(yì 义):割掉鼻子。 刵(èr 二):割去耳朵。 椓(zhuō 浊):割去男性生殖器。 黥(qíng晴):又称"墨刑",在面上刺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

⑪越兹:于是。 丽:施行。郑玄说。

⑫罔差:没有区别。 有辞:有解说的辞,指无罪者。

⑬兴:起。 胥:相互。 渐:诈。

⑭泯泯(mín 敏)棼棼(fén 焚):纷乱的样子。

⑮中:忠。忠诚。 于:与。

⑯覆:败。 诅盟:盟约。

⑰威:惩罚。 庶戮:众受刑者。

⑱方:并,都。 上:上天。

⑲馨(xīn 辛)香:芬芳香气。

⑳发:散发。 惟腥:只有腥臭气味。

【译文】

王说:"古代有这样的教训,蚩尤开始作乱,影响到一般民众。无不攻击别人,杀掠别人,侮慢邪恶,内外作乱,抢劫纷挠。苗民不服从政府法令,蚩尤就用刑来管制他们,制定了五种酷刑为法律,杀害无罪的人。开始过分地使用劓、刵、椓、黥等刑罚。于是施行刑罚并以此来管制民众,有罪与无罪不加区别。苗民于是兴起互相欺诈,纷纷乱乱,没有忠实和诚信,以致背叛盟约。遭到暴虐惩罚的受刑者们,都向上天申诉自己没有罪过。上帝察看了这些苗民,他们没有美好的德政,只闻到受刑时所散发出的腥臭气味。

【原文】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①,报虐以威②,遏绝苗民③,无

世在下④。乃命重、黎⑤，绝地天通⑥，罔有降格⑦。群后之逮在下⑧，明明棐常⑨，鳏寡无盖⑩。皇帝清问下民⑪，鳏寡有辞于苗⑫。德威惟畏⑬，德明惟明⑭。乃命三后⑮，恤功于民⑯：伯夷降典⑰，折民惟刑⑱；禹平水土，主名山川⑲；稷降播种⑳，农植嘉谷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㉒。士制百姓于刑之中㉓，以教祗德㉔。穆穆在上㉕，明明在下㉖，灼于四方㉗，罔不惟德之勤㉘。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㉙。典狱非讫于威㉚，惟讫于富㉛。敬忌㉜，罔有择言在身㉝。惟克天德㉞，自作元命㉟，配享在下㊱。”（以上尧、舜灭有苗，制刑法。）

【注释】

①皇帝：指上帝。杨筠如说。　不辜：无罪。

②报虐以威：以惩罚报复暴虐者。

③遏（è 饿）：阻止，制止。　绝：断绝。

④世：子嗣，后代。　下：世间。

⑤重、黎：二人名，相传在颛顼（zhuān xū 专须）时，命重主管天上神，黎主管地上民。

⑥绝地天通：断绝地上民众随意和天神相通往。

⑦降格：天上神降临人间。格，至。

⑧群后：众诸侯。　逮：及，及于。

⑨明明：黾勉，勤勉。　棐（fěi 匪）：辅助。　常：常道。

⑩盖：害。

⑪清：讯，询。

⑫有辞：怨恨的言辞。

⑬德威：行为残暴。　畏：使其畏惧，指惩罚。

⑭德明：行为贤明。　明：光明，显明。

⑮三后：指下伯夷、禹、稷三位人物。

⑯恤:慎重。 功:事功。

⑰伯夷:人名,相传为尧制定礼制和刑法。 降:颁布。 典:礼典和法典。

⑱折民:制裁民众。折,制裁。

⑲主名山川:主持为山河命名之事。

⑳稷:后稷,尧时的农官。

㉑农:努力,勉力。

㉒殷:殷实、富裕。

㉓士:官名,主管狱讼。 制:裁制,裁判。 中:中正。

㉔祗(zhi 之):恭敬。

㉕穆穆:恭敬。

㉖明明:努力。

㉗灼:光,光照。

㉘勤:奋勉。

㉙率:用。 乂:治。 棐彝:非常道,指非法者。

㉚典:主持。

㉛讫(qì 气):止。 富:福,仁厚。

㉜敬忌:敬畏。

㉝择:通"敦(dù 杜)",败。

㉞克:能,能够。 天德:上天的美德。

㉟作:成就,造就。 元命:大命,指王业。

㊱配:配合。 享:享有。 下:人间,指王位。

【译文】

"上天哀怜无罪受刑的民众,严惩施暴虐的人,灭绝了暴虐的苗民,使他们没有后代在人间。于是命令重和黎;隔断人间和天上的交通,不使天神降下来。众诸侯对待地上的民众,就会勤勉地辅助以常道,孤苦无依靠的人也就没有灾害了。上天询问民众,孤苦无依靠的人都诉说苗民的暴虐。上天对行为暴虐的给以惩罚,对行为贤明的加以光显。于是命令三位首领,慎重的治理

民事：伯夷颁布法典，裁判民众案件依据刑法条文；禹治平水土，主持给名山大川命名；后稷教民播种，努力种植优良的谷物。三位首领的事都获成功，人民殷实富足。狱官审理民众案件执法公正，用以教导百姓敬重德行。上帝恭敬地在天上，众诸侯努力治事在人间，政清人和，光照四海，没有人不勤于施行德政。所以执政者们都努力作到用刑公正，用以惩办那些不守法的人。审理案件不仅是达到惩罚，而是要达到仁爱的目的。要恭敬、要畏忌、不要说坏话。只有遵守上天的美德，自己成就大命，就能配合天意在人间享受长久的国运。”

【原文】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①，非尔惟作天牧②？今尔何监③？非时伯夷播刑之迪④？其今尔何惩⑤？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⑥，罔择吉人⑦，观于五刑之中⑧；惟时庶威夺货⑨，断制五刑⑩，以乱无辜⑪。上帝不蠲⑫，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⑬，乃绝厥世。"（以上告典狱者，以伯夷为法，以苗民为戒。）

【注释】

①司政：管理政事。　典狱：主持狱讼案件的审理。司政典狱意指诸侯。

②天牧：上天的牧民官。

③监：借鉴，效法。

④时：是。　迪：管理。

⑤惩：惩戒。

⑥匪：非，不。　丽：法。

⑦吉人：善人。

⑧观：审视，考察。　中：中正，公允。

⑨庶威：多行暴虐的人。 夺货：掠夺财物的人。

⑩断制：专断实施。

⑪乱：不依法律。

⑫蠲（juān 捐）：宽恕，免除。

⑬无辞：无话可说。

【译文】

王说："啊！四方的诸侯们，你们不是作上天的治民官吗？现在你们效法的什么呢？不就是伯夷施行刑法的道理吗？现在你们要以什么作为鉴戒呢？就是苗民不审察断案的刑罚，不能选择善良的人，考察五刑的施行是否公允；只是起用那些暴虐、掠夺财物的人，让他们专断施行五种刑罚，以此随惩罚无罪的人，上天不宽赦他们，于是降灾祸于苗民。苗民受到惩罚无话可说，上天就断绝了他们的后代。"

【原文】

王曰："呜呼！念之哉①！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②。今尔罔不由慰曰勤③，尔罔或戒不勤④。天齐于民⑤，俾我一日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⑦，以奉我一人⑧！虽畏勿畏，虽休勿休⑨，惟敬五刑，以成三德⑩。一人有庆⑪，兆民赖之⑫，其宁惟永。"（以上言慎刑，乃克有终。）

【注释】

①念：想念，记住。指苗民不慎刑而灭亡的教训。

②格：降临。

③由：用。 慰：勉励。 曰：释文云："一音日。"杨筠如说："按作曰之义为长。"

④戒：诫，劝勉。

⑤齐：助。

⑥俾：给予。

⑦逆：迎。此处意为接受，遵循。

⑧奉：协助。

⑨休：喜。

⑩三德：指敬顺、正直、勤劳。

⑪庆：福祥。

⑫赖：依靠。

【译文】

王说："唉呀！要记住苗民的教训！伯父、伯兄、仲叔、小弟、幼子、童孙们：都听我的话，上天大概就会降大命于我们。现今你们没有一个不自我勉励说要努力，你们没有人鼓动说，不要勤奋。上天扶助民众，给予我一个机会，国家不该灭亡而灭亡了，那全在于人为。你们要恭敬地遵循上天的命令，来辅助我！虽然遇到可怕的事你们也不要害怕，虽然遇到可喜的事你们也不要太高兴。只有慎谨地施用五刑，用以成就三种美德。天子一个人有了福祥，天下的人都有了依靠，国家的安宁就可以长久。

【原文】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①，告尔祥刑②。在今尔安百姓，何择③，非人④？何敬，非刑？何度，非及⑤？两造具备⑥，师听五辞⑦；五辞简孚⑧，正于五刑⑨；五刑不简⑩，正于五罚⑪；五罚不服，正于五过⑫。五过之疵⑬：惟官⑭、惟反⑮、惟内⑯、惟货⑰、惟来⑱。其罪惟均⑲，其审克之⑳！五刑之疑有赦㉑，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㉒，惟貌有稽㉓。无简不听，具严天威！（以上言五刑、五罚、五过之等差）

【注释】

①有邦：指诸侯。 有土：指卿大夫。

②祥：善。

③择：选择。

④人：人才。

⑤度：度量，计划。 及：《史记》作“宜”，指审判公正。

⑥两造：原告与被告。

⑦师：士师，即法官。 五辞：五刑法律的条文。

⑧简：核实。 孚：验证。

⑨正：实施，处理。 五刑：五种刑罚，即下文的墨、劓、刵、宫、大辟。

⑩不简：不能核实。

⑪五罚：五等罚金。

⑫五过：五种过失。

⑬疵：病，弊病。

⑭官：畏官势。

⑮反：报恩怨。

⑯内：上司干预。曾运乾说。

⑰货：受贿赂。

⑱来：受人请托说情。

⑲其：指法官。 均：等。即凡有上述行为的法官与犯法者同罪。

⑳克：核。

㉑疑：怀疑，可疑。因怀疑不能定故从轻而赦免。

㉒简孚有众：核验于大众。

㉓貌：孙星衍说，貌或藐省文。 藐：细微，细小。 稽：查验。

【译文】

王说：“唉！前来吧！诸侯国君和各位大臣，告诉你们良善的刑法。现今你们安定民众，应该选择什么呢，不是人才吗？要谨慎什么呢，不是刑法吗？要思虑什么呢，不是用刑公允吗？原告和被告都要到齐，法官就根据五刑条文来听取口供；五刑条文与

口供核实了，就按五刑定罪，如果按五刑定罪不能核实，就按五等罚金来处理；如果用五等罚金处理还不能使犯罪者心服，就以五种过失来处理。用五种过失处理的弊病是：只有官的权势，只有报私人恩怨，只有上司从中干预，只有索贿受贿，只有受人请托。有上述弊端的法官罪行与犯罪的人相同，你们要认真考虑啊！依照五刑条文定的罪若有怀疑可以赦免从轻，依照五等罚金定的罪若有怀疑也可以赦免从轻，你们要认真考察啊！要在民众中去检验核实，细小的地方都要察到。没有核实就不要受理案子，你们要谨慎地奉行上天的威严！

【原文】

“墨辟疑赦①，其罚百锾②，阅实其罪③；劓辟疑赦，其罚惟倍④，阅实其罪；剕辟疑赦⑤，其罚倍差⑥，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⑧，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上下比罪⑨，无僭乱辞⑩，勿用不行⑪，惟察惟法⑫，其审克之！上刑适轻⑬，下服⑭；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⑮。刑罚世轻世重⑯，惟齐非齐⑰，有伦有要⑱。罚惩非死，人极于病⑲。非佞折狱⑳，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㉑。哀敬折狱㉒，明启刑书胥占㉓，咸庶中正㉔。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㉕，输而孚㉖。其刑上备㉗，有并两刑㉘。（以上专言罚之条理）

【注释】

①墨：墨刑，即黥刑。　辟：罪。　疑赦：指其罪有可疑，则赦其肉刑，而

改作罚金。下同。

②锾(huán 环):古代重量单位。

③阅实:核实。

④倍:墨刑罚金的一倍。二百锾。

⑤剕(fèi 非):砍足。

⑥倍差:不足鼻刑罚金的一倍,三百锾。

⑦大辟:砍头罪。

⑧属:条款。

⑨比:比照,参照。孔颖达说:"罪条虽有,多数犯者未必当条。当取故事并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轻重,上比重罪,下比轻罪,观其所犯当与谁同。"

⑩僭:差错。 辞:供辞。

⑪不行:已废弃不用的法律。

⑫察:审察。 法:法律。

⑬上刑:重刑。 适:宜。

⑭服:服刑。 下服:服减轻等的刑。 上服:服加重等的刑。

⑮权:变通。

⑯世:时。

⑰齐:同。

⑱伦:道理。 要:需要。

⑲极:痛苦。

⑳佞(ning 宁去):此指奸佞人,善于用巧言谄媚的人。

㉑差:差错,不一致。 非从:不服从。

㉒哀敬:哀矜,怜悯。

㉓启:打开。 胥:相互。 占:揣度,研究。

㉔咸:皆。 庶:差不多。

㉕成:定。 孚:实情。

㉖输:变更。改变原判。

㉗上备:曾运乾说:"其刑上备者,轻重同犯,以轻罪并入重罪,不复科其轻。"

㉘有并两刑:犯两种罪行,只罚一罪。

【译文】

“判处墨刑有可疑的，就赦免从轻，罚款一百锾，要核实他的罪行，判处劓刑有可疑的，就赦免从轻，罚款二百锾，要核实他的罪行，判外砍足刑有可疑的，就赦免从轻，罚赦三百锾，要核实他的罪行，判处宫刑有可疑的，就赦免从轻，罚款六百锾，要核实他的罪行，判处杀头刑有可疑的，就赦免从轻，罚款一千锾，要核实他的罪行。墨刑处罚的条目有一千，劓刑处罚的条目有一千，砍足刑处罚的条目有五百，宫刑处罚的条目有三百，大辟刑处罚的条目有二百。五种刑罚的条目总共有三千条。

“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罪，就参照上下条文定罪，不要错乱了供辞，不要采用已废除的法律，判案时要细心审察，要依照法律，你们要认真核察啊！重刑情节宜于减轻的，就按轻一等的刑罚处治；轻刑情节宜于加重的，就按重一等的刑罚惩治。施用各种刑罚的轻重，允许有变通。惩罚的有时轻有时重，相同或不相同，都有道理和需要。惩罚虽不是置罪人于死地，但要使犯罪的人比生重病还要痛苦。不要任用奸佞的人审案，只能任用善良的人审案，无非是在求得公允中正。审察供词中的矛盾，使不服罪的人也会服罪。要怀着哀悯的心情审案，公开打开刑书根据律文反复研究，那么，差不多所审断的案子都公正允当。当处以何种刑何种罚款，你们要认真审核啊！判定案子要得到实情，如要改判也要得到实情。轻重罪同时犯，只惩罚重罪，同犯两种罪，合并惩罚一种罪。”

【原文】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①，朕言多惧。朕敬于刑②，有德惟刑。今天相民③，作配在下④。明清于单辞⑤，民之乱⑥，罔不中听狱之两辞⑦。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⑧！

狱货非宝⑨，惟府辜功⑩，报以庶尤⑪。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⑫。天罚不极⑬，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⑭。”

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⑮？非德？于民之中⑯，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⑰，无疆之辞⑱，属于五极⑲，咸中有庆⑳。受王嘉师㉑，监于兹祥刑㉒！”

【注释】

①官伯：诸侯。 族姓：指大臣。

②敬：谨慎。

③相：助。

④作配：配合天意。 下：指人间地上。

⑤明清：明察。 单辞：一面之词。

⑥乱：治。

⑦中听：公正地听取。 两辞：两造的口供。

⑧私家：谋私利。

⑨狱货：因审案而受贿。

⑩府：取。 辜功：犯罪之事。

⑪报：惩罚。 庶：众。 尤：罪。

⑫在：处，处理。 命：天命。

⑬极：至，到达。

⑭令：善。

⑮监：鉴。

⑯中：诉讼的案情。

⑰哲：有才智的。

⑱无疆：无穷。 辞：讼词。

⑲属：归，合。

⑳庆：福祥。

㉑嘉：善。 师：众，指民众。

㉒祥：善。

【译文】

王说："唉！要谨慎呀！诸侯国君、各位大臣们，我所说多是戒惧的话。我是重视刑法的，只有有美德的人才能主持刑罚，现今上天扶助下民，你们就要在人间配合天意。要注意明辨一面之辞，民众得到治理，没有不是由于公正地听取双方的讼词。不要带着私利听取双方讼词！审案子接受贿赂不是好事，只会是犯罪的根由，我将象对待普通犯人那样惩罚你们。永远应该畏惧的就是刑罚，不是上天不公正，只是在于你们如何对待上天的命令。如果上天的惩罚不能加于他们受赂人的身上，天下的民众就不会享有好的政治。"

王说："唉！子孙们，从今以后用什么作为鉴戒呢？难道不是美德吗？对于民众的案子，要明白倾听啊！任用明智的人主管刑罚，无穷无尽的诉讼词审理，才能恰当地归于五种刑罚中，判案公正而民众受福。你们接受治理我善良的民众，就要以这种善刑为借鉴啊！"

杨升南　译注

书·文侯之命

【题解】

文侯即晋文侯，姬姓，名仇，字义和。西周末春秋初年晋国国君，在位35年(公元前780～前746年)。本篇是周平王嘉奖晋文侯保护平王东迁有功的文书。

周幽王荒淫残暴，宠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废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申后的父亲申侯气愤，联合西夷大戎及曾国攻杀周幽王。诸侯于是拥立宜臼为王，就是周平王。晋文侯和郑武公击退戎人，保护周平王将王都从镐(hào 浩，地在今西安市西南)东迁到雒邑(今洛阳市)。平王嘉奖晋文侯的功绩，赐给车马弓矢和策命文书，故称作《文侯之命》。

《史记·周本纪》和《晋世家》、《新序·善谋篇》都认为此篇是周襄王(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赏赐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近人根据《左传》、《国语》记载有关史实，赞同《书序》的意见。认为是周平王赐晋文侯的策命书。结合本篇的内容，我们这里采纳这一种说法。

【原文】

王若曰①："父义和②！丕显文、武③，克慎明德④，昭升于上⑤，敷闻在下⑥。惟时上帝⑦，集厥命于文王⑧。亦惟先

正克左右昭事厥辟⑨，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⑩，肆先祖怀在位⑪。（以上晋之先世辅弼文、武）

【注释】

①王：指周平王。若：如此，这样。

②父：晋与周为同姓诸侯国，文侯为平王父辈，故尊称为父。义和：文侯字。

③丕：大。显：光明。文武：周文王、周武王。西周开国国君。

④克：能够。明：勉。

⑤昭：明，显。

⑥敷：溥，普遍。

⑦惟时：于是。

⑧集：降落。指周文王受天命有国。

⑨先正：先臣，指公卿大夫。左右：即佐佑，辅佐。昭：指导。事：奉事，服事。厥：其。辟：君。

⑩越：于，及。猷：谋。率从：遵从。

⑪肆：故，所以。怀：安。

【译文】

王这样说道："叔父义和啊！伟大而光明的文王、武王，都能谨慎努力施行美德，他们的光辉升到天上，名声传扬于天下。于是上帝把国运降落到文王身上。也因为当时的公卿大夫们能够尽心地辅佐和服事他们的国君，以及国君的大小谋略无不遵从，所以我的先祖们能够安然在位。

【原文】

"呜呼！闵予小子嗣①，造天丕衍②。殄资泽于下民③，侵戎我国家纯④。即我御事⑤，罔或耆寿俊在厥服⑥，予则罔克⑦。曰惟祖惟父⑧，其伊恤朕躬⑨！呜呼！有绩予一

人[10]，永绥在位[11]。（以上平王遭家难，无人匡扶。）

【注释】

①闵：可怜。 嗣：继承，指继承王位。

②造：遭受。 愆：罪。

③殄（tiǎn 舔）：灭绝。 资：财。 泽：禄，亦指财产。 下民：民众。

④侵：指饥荒。《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五谷不升，谓之大侵。" 戎：兵戎。 纯：通"屯"，困难。

⑤即：今。 御事：治事大臣。

⑥耆（qí 其）：六十以上的人，此指老成人。 俊：进。 服：位。

⑦克：胜任，成功。

⑧曰：语助词。

⑨伊：语助词。 恤：忧虑。

⑩绩：功。

⑪绥：安。

【译文】

"唉！可怜我小子继承王位，就遭到上天给予的大惩罚。民众的财产没有了，五谷不收，戎人来侵，我的国家处境十分困难。现今我的大臣们，若没有登进老成人担任职位，我就不能胜任国王的重担。祖辈、父辈的诸侯，大臣们，你们要替我分忧啊！唉！你们有功于我，我就可以永远安然地在王位上了。

【原文】

"父义和！汝克昭乃显祖[1]，汝肇刑文、武[2]，用会绍乃辟[3]，追孝于前文人[4]。汝多修[5]，捍我于艰[6]；若汝，予嘉！"（以上嘉文侯之功）

【注释】

①昭：同绍，继承。　显祖：显耀的祖先，此指唐叔，晋国的始封君。

②肇：语词。　刑：法，效法。

③会绍：谓征召会合。　辟：国君。

④孝：效。曾运乾说。　前文人：祖先。此指唐叔。

⑤多：指战功。　修：长，美。

⑥捍：卫。　艰：艰难。

【译文】

“叔父义和呀！你能够继承显赫的祖先，效法文王、武王，会合诸侯，继承王业，追法于前代文德之人。你的战功多而人品好，在艰难的时刻保卫着我。像你这样，我很赞赏。”

【原文】

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①，宁尔邦②！用赉尔秬鬯一卣③，彤弓一④，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⑤，马四匹。父往哉！柔远能迩⑥，惠康小民⑦，无荒宁⑧！简恤尔都⑨，用成尔显德⑩！”（以上赐赉）

【注释】

①视：视察、治理。　师：众，民众。

②宁：安定。

③赉（lài 赖）：赏赐。　秬：黑黍。　秬鬯：是用黑黍酿制的酒加郁香草浸泡，用作祭祀。　卣（yǒu 有）：古代盛酒器。

④彤：红色。

⑤卢：黑色。天子将弓矢赐给诸侯，使他们有权讨伐不服的他国。

⑥柔：安抚。　能：亲善。　迩（ěr 耳）：近。

⑦惠：爱。　康：安定。

⑧荒宁：荒废政事，贪图逸乐。

⑨简：一心一意，专心致志。 恤：忧虑，谋虑。 都：国都，指国家。

⑩显德：光显的美德。

【译文】

王说："叔父义和呀！你快回去治理你的民众，安定你的国家吧！我赏赐你香酒一壶，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一百张，黑色的箭一百支，马四匹。叔父去吧！你要安抚远方异国，亲善邻国，爱护安定民众，不要荒废了政事。要一心一意地谋虑你的国事，来成就你显耀的美德！"

杨升南 译注

书·费誓

【题解】

费，或作鲜、肸、狝、粊，地名，在今山东省费县境。本篇是西周初年鲁公伯禽率军征伐淮夷、徐戎时，在费地举行誓师的文告，故名为《费誓》。

本篇的写作时代，《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作于管、蔡叛乱时。晚出《孔传》称作于周公归政后，近人曾运乾说："当以成王初元说为当"。而余永梁、杨筠如、屈万里等则力主成于春秋鲁僖公时。此篇作于何时，学者间还有争论。周穆王时青铜器铭文中，已有同淮夷交战的内容，故作于西周初年的可能性大。

【原文】

公曰："嗟！人无哗①，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②。善敹乃甲胄③，敂乃干④，无敢不吊⑤！备乃弓矢，锻乃戈矛⑥，砺乃锋刃⑦，无敢不善！（以上除戎器）

【注释】

①哗：喧哗。

②徂：语词。于省吾说。　兹：此。　淮夷：居于淮水流域的一支部族。徐戎：居于徐地一带的一支部族。古徐地在今山东省西南，与鲁国为邻。兴：起，指叛乱。

③敹（liào 料）：选择。　甲：皮制的军衣。　胄：头盔。

④敂（jiǎo 狡）：系连。　干：盾牌。

⑤吊：善。

⑥锻：锻冶，锻打。

⑦砺：磨。

【译文】

鲁公说："啊！你们不要喧哗，听我的命令！这淮夷和徐戎同时举兵反叛我们。你们要选择好穿戴的甲衣和头盔，系带好你们的盾牌，不许不作好！准备好你们的弓箭，打造好你们的戈和予，磨利你们的刀锋，不许不准备好！

【原文】

"今惟淫舍牿牛马①，杜乃擭②，敜乃阱③，无敢伤牿④！牿之伤，汝则有常刑⑤！（以上清道路）

【注释】

①淫：大。　舍：放。　牿（gù 故）：牢圈。《说文》：牿"牢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军行以牛载辎重，马驾兵车，常驾不舍，力不能胜，故放置之。"

②杜：闭。 擭(huò 获)：捕野兽的器械。

③敜(niè 聂)：填塞。 阱：陷井，捕兽时挖的坑。

④伤牿：指伤牛马。

⑤常刑：经常的刑罚，指国家的刑罚。

【译文】

“现在要把拉车的牛马都放出来，关闭捕兽的机械，填塞捕兽的陷井，不得伤害拉车的牛马，如果伤了拉车的牛马，你们就要受到国家刑罚的惩处！

【原文】

“马牛其风①，臣妾逋逃②，无敢越逐③！祗复之④，我商赉汝⑤；乃越逐不复⑥，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⑦，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以上严纪律)

【注释】

①风：走失。

②臣妾：军中杂役人员。男奴为臣，女奴为妾。 逋逃：逃跑。逋，亡。

③越：离开队列。

④祗(zhī 之)：敬。 复：报告。

⑤商：赏。 赉(lài 赖)：赐。

⑥乃：如果。

⑦寇：抢。 攘(rǎng 壤)：偷窃。

【译文】

“牛马走散，臣妾逃跑，不许离开队伍去捕捉！好好地来报告，我就会赏赐你们；如果离开队伍去追赶而不来报告，就要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若有人敢于抢劫偷窃，翻墙入室，偷人牛马，诱骗别人男女奴隶，就要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

【原文】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1]，无敢不逮[2]！汝则有大刑[3]！鲁人三郊三遂[4]，峙乃桢干[5]！甲戌，我惟筑[6]，无敢不供，汝则有无余刑[7]，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8]，无敢不多[9]，汝则有大刑！”（以上刍粮壁垒）

【注释】

①峙（zhì 至）：具。　糗（qiǔ 秋去）粮：干粮。

②逮：及。　不逮：不及，此意为不充足。

③大刑：死刑。

④三郊：郊指国都近郊地。三郊即三乡。国都及近郊的行政建制单位。作为军制，每乡所出士卒各组成一军，是三郊又指三军。　三遂：遂指郊以外的农村，三遂是鲁国农村的行政建制单位。遂中人一般不服兵役，但在非常时期也被征入伍服役，主要担任军中杂役。

⑤桢（zhēn 真）干：筑墙用的木板。桢在前端，干在两旁。马融说。

⑥筑：修筑战争工事。

⑦无余刑：除杀头以外的刑罚，郑玄说。

⑧刍：生草称刍。　茭：干草。

⑨多：丰富。

【译文】

“甲戌这天，我要出军征伐徐戎。准备好你们的干粮，不许不充足，如果不充足，你们会受到杀头的惩罚！鲁国三郊三遂的人们，准备好你们筑墙的木板！甲戌这天，我们要修建工事，不许不供给，如敢有不供给，将受到各种刑罚的惩罚。只是不杀头！鲁国三郊三遂的人们，准备好你们的草料，不许不丰富，如果不丰富，你们会受到杀头的刑罚！”

杨升南　译注

书·秦誓

【题解】

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派将军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军远道偷袭郑国,蹇(jiǎn减)叔劝阻不听。秦军途中遇郑国商人弦高,假托郑国使者慰劳,秦知郑有准备,于是灭滑国而还。在回师途中至崤山谷遭晋和羌戎联军伏击,全军复没,三将被俘。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大败晋军,夺取王官和鄗两地,晋军守城不敢出。穆公于是从茅津渡黄河,掩埋上次战死在崤山谷中的秦军尸骨,发丧祭奠。这篇誓词就是秦穆公在祭奠崤山谷中死难秦军时悔恨自责的讲话。

【原文】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①。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②,是多盘③。'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④,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⑤,若弗云来⑥。(以上自悔)

【注释】

①首:本。群言之首。意思是许多话中最重要的,亦即要旨,要点。

②讫:止,终。 若:顺。

③盘:通"般",意为邪辟。

④俾：依从。

⑤逾：过。　迈：行。

⑥若：乃。　云：旋。曾运乾说。

【译文】

穆公说："呀！我的将士们，听我讲不要喧哗！我现在发誓，告诉你们我要讲话的要旨。古人有话说：'人若只停留在自我满足的状态，就会出很多差错。'责备别人不是难事，只是被责备的人顺从如流水，是很难的啊！我心中忧虑，是岁月一天天地过去，就不再回来了啊！

【原文】

"惟古之谋人①，则曰未就予忌②；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③，尚猷询兹黄发④，则罔所愆。番番良士⑤，旅力既愆⑥，我尚有之⑦；仡仡勇夫⑧，射御不违，我尚不欲⑨。惟截截善谝言⑩，俾君子易辞⑪，我皇多有之⑫！（以上悔疏老成而亲佞人）

【注释】

①谋人：有谋略的人。

②就：接近。　忌：读为惎（jì记），教。周秉钧说。

③云然：如此说。

④猷：通"犹"，还。　黄发：老者。

⑤番：通"皤"。　皤皤：白发。

⑥旅：同"膂"，体力。　愆：差。

⑦有之：亲近，亲爱。之，代词。

⑧仡（yì义）仡：健壮的样子。

⑨不欲：不喜欢。秦军偷袭郑，过周王都北门，士卒免胄超乘，以示威武，终以败归。穆公指此。

⑩截：通“浅”，浅薄。 谝言：巧言。

⑪易辞：变易言词，指改变主张。《左传》载，杞子自郑派人告诉秦，他掌管郑国北门。若秦军暗地来偷击，可得郑国。穆公于是决计出兵偷袭郑。易辞即指此。

⑫皇：大。

【译文】

“古时侯的谋士，我不能接近受教；现在的谋臣，姑且将他们作为亲信。虽然如此讲，我还是请教那年老的人，才不会有过失。白发苍苍的优秀老臣，体力虽然已经差了，我还是要亲近他们。那英武的勇士，射箭驾车都很在行，我却并不喜欢。那浅薄善于欺人的花言巧语，使君子改变主意，我却竟然很亲近他们！

【原文】

“昧昧我思之①，如有一介臣②，断断猗无他技③，其心休休焉④，其如有容⑤。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⑥，其心好之⑦，不啻如自其口出⑧。是能容之⑨，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⑩！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⑪；人之彦圣，而违之⑫，俾不达⑬，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⑭！邦之杌陧⑮，曰由一人；邦之荣怀⑯，亦尚一人之庆⑰！”（以上言国以一人衰，以一人兴）

【注释】

①昧昧：默默。

②介：个。

③断断：诚笃专一。 猗：语气词，同兮。 技：技能。

④休休：宽容。

⑤其如：乃能。 容：容量，容人。

⑥彦：美士。　圣：明哲。

⑦好（hào 浩）：爱，喜欢。

⑧不啻（chì 斥）：不但，不仅。

⑨是：这样。

⑩职：实在。

⑪冒疾：冒，与“媢”（mào 貌）通，嫉。意为忌妒。

⑫违：阻止，阻扰。

⑬达：显达。

⑭殆：危险。

⑮杌陧（wù niè 务聂）：不安。

⑯荣：繁荣。　怀：安。

⑰尚：庶几，差不多。　庆：善。

【译文】

“我默默地在想，假如有一位官员，很诚实而没有别的技能，他的心胸宽广，能够容人，别人有技能，就好象他自己有一样；别人贤良明智，他的心里就高兴，别人的才智，简直就象从他的口中讲出的一样。这样能宽容的人，用来保护我的子孙民众，应实在是很有利啊！另有一类人，别人有技能，就妒忌讨厌；别人贤良明智，就阻扰使坏，使他不能显达。实在是不能容人，任用这种人不但不能保护我的子孙民众，国家也很危险啊！国家的危险不安，可说是由于一个人，国家的繁荣安定，也差不多是由于有一个善良的人啊！”

杨升南　译注

左传·王子朝告诸侯之辞

【题解】

此篇选自《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失败，被迫逃往楚国，在逃亡的同时派人向各国申述周王室在历次内乱中，都得到诸侯们的帮助而后安定，以此希望诸侯象以往一样，帮助他夺取王位。

【原文】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①，康王息民②，并建母弟③，以蕃屏周④，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⑤，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⑥，则振救之。"至于夷王⑦，王愆于厥身⑧，诸侯莫不并走其望⑨，以祈王身。至于厉王⑩，王心戾虐⑪，万民弗忍，居王于彘⑫。诸侯释位⑬，以间王政⑭。宣王有志⑮，而后效官⑯。至于幽王⑰，天不吊周⑱，王昏不若⑲，用愆厥位⑳。携王奸命㉑，诸侯替之而建王嗣㉒，用迁郏鄏㉓。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㉔，天不靖周，生颓祸心㉕，施于叔带㉖。惠、襄避难㉗，越去王都㉘。则有晋、郑咸黜不端㉙，以绥定王家㉚。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以上惠、襄以前皆借

诸侯靖难）

【注释】

①靖四方：安定四方。

②息民：休生养息民众。

③建母弟：封同母所生弟为诸侯。

④蕃屏：捍卫。

⑤专享：独享。

⑥溺入于难：陷入危难中。

⑦夷王：名燮，周懿王子，西周第九位国王。

⑧愆：恶疾；过失，此处指疾病。

⑨并走其望：遍祭国内名山大川。望，古代祭祀山川的专名，望而祭之，故称"望"。

⑩厉王：名胡，夷王子，西周第十位国王。

⑪戾(lì 利)虐：乖戾暴虐。

⑫彘：地名，在今山西省霍县境。

⑬释位：离开职位。

⑭间：参与。

⑮宣王：名静，厉王子，西周第十一位国王。

⑯效官：致天子之位于宣王。

⑰幽王：名宫涅(niè 聂)；一作"湦(shēng 生)"，宣王子，西周最末一位国王。

⑱吊：怜悯。

⑲若：顺。

⑳愆：错过。此处意为失掉。

㉑携王：周幽王死，申侯、许文公、鲁公拥立周平王为天王。虢公翰又拥立王子余臣于携，称为携王，形成二王并立的局面。　奸命：触犯天命。奸与干通。

㉒替：废弃。

㉓郏鄏(jiá rǔ 夹辱)：地名。今洛阳市西，东周王都所在地。

㉔惠王：名阆，周僖王子，平王六世孙。

㉕颓：即王子颓。周僖王庶弟，惠王叔父。

㉖施：延续。 叔带：即王子带，惠王子，襄王弟。

㉗襄：周襄王，名郑，惠王子。

㉘越：远。

㉙咸黜：都被贬黜。 不端：不端，不正派。

㉚绥：安定，平定。

【译文】

从前武王推翻殷朝，成王安定四方，康王养息百姓，并分封同母兄弟，以作为周朝的屏障。还说："我不能独自享受文王、武王创建的功业，而且要为后代一旦有迷乱败坏，国家倾覆而陷入危难中，就可以得到振救。"到了夷王，身染恶疾，诸侯们无不遍祭境内的山川，为王的健康祈祷。到了厉王，他的内心乖戾暴虐，民众不堪忍受，就把他赶到彘地去居住。王位空缺，诸侯都离开职位，来参与王政。宣王长大后很有志气，就把王位给他。到了幽王，上天不怜悯周朝，他昏乱不顺，因而失掉王位。携王触犯天命，诸侯废弃了他，而建立天下的继承人，由是迁都到郏鄏。这就是兄弟们能够效力于王室。到了惠王，上天不让周朝安定，使王子颓生出祸心，延续到叔带。惠王、襄王避难，远远地离开王都。这时侯有晋国、郑国来帮助全部消灭了不正派的人，以安定王室。这就是兄弟们能遵循先王的命令。

【原文】

在定王六年①，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②，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供职③。王室其有间王位④，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⑤，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⑥。（以上灵、景无恙，秦之妖言将践。）

【注释】

①定王：名瑜，平王十世孙。定王六年为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

②髭（zī资）：胡须。“秦人降妖”以下的话是王子朝用妖言为自己夺位造舆论。

③二世：指灵王、景王。

④王室其有间王位：暗指王子猛。王子猛是景王太子，而王子朝受景王宠爱，故王子朝不以为王子猛是太子。

⑤灵王：名泄心，平王十二世孙。

⑥景王：名贵，灵王子，王子朝父。

【译文】

在定王六年的时候，秦地降妖，说：“周朝将有一个生而长胡子的王，也能够完成他的职事，使诸侯顺从而纳贡，两代都能奉行职分。王室中将有人窥伺王位，诸侯们若不为王室图谋，会受到动乱的灾祸。”到了灵王，生下来就有胡子。他十分神奇聪明，诸侯对他没有恶感。灵王、景王都能善始善终。

【原文】

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①，一行不若②，谓“先王何常之有③？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④，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⑤，贯渎鬼神⑥，慢弃刑法，倍奸齐盟⑦，傲很威仪⑧，矫诬先王⑨。晋为不道，是摄是赞⑩，思肆其罔极⑪。兹不谷震荡播越⑫，窜在荆蛮，未有攸底⑬。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⑭，无助狡猾⑮，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⑯，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⑰，而诸侯实深图之。（以上诉单、刘及晋之咎）

【注释】

①单旗：周景王时臣，即单穆公。 刘狄：即刘蚡（fén 焚）。 剥乱：挠乱。

②一行：专行。

③常：常法，成法。

④不吊：不善，不祥。

⑤规求：谋求。

⑥贯渎：习惯于亵嫉，惯于侮慢。渎，杨树达说当读为“嫉”。

⑦倍奸：背干，背弃触犯。

⑧傲很：轻视，蔑视。

⑨矫诬：说假话诬蔑他人。

⑩摄、赞：佐助。

⑪肆：放肆，放纵。 罔极：没有限度。

⑫兹：此，杨伯峻说疑为“今”义。 不谷：王子朝自称。不谷为王、侯自贬称语，王子朝以天子自居，故自称“不谷”。

⑬攸底（zhǐ 纸）：所至。意为止所，归宿。

⑭奖顺：奖励顺从。

⑮狡猾：指单旗、刘蚡。

⑯赦图：免除忧患而图谋危难。

⑰先王之经：先王的命令。

【译文】

现在王室动乱，单旗、刘狄挠乱天下，专门倒行逆施，说“先王继位有什么法规？只要我心里想立谁就立谁，谁敢来讨伐！”领着一群不善之徒，在王室中制造混乱。他们侵吞的欲望没有满足，贪求没有限度，惯于亵渎鬼神，轻慢抛弃刑法，背弃而触犯盟约，蔑视礼仪，诬蔑先王。晋国无道，却帮助他们，放纵他们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现今不谷动荡流离，逃窜在荆蛮，没有归宿的地方。如果我的一两位兄弟甥舅帮助实行上天的法度，不要帮助狡猾的人，以顺从先王的命令，不要迅速招致上天的惩罚，免除

不谷的忧患而帮助图谋危难，这就是我的愿望了。谨敢完全披露我的腹心之言和先王的命令，希望诸侯们切实深刻地考虑啊。

【原文】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①，则择立长；年钧以德②，德均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③，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④，亦唯伯仲叔季图之⑤！

【注释】

①適：即嫡，嫡子，王后所生的儿子。

②钧：同"均"，均等。

③穆后：周景王后。太子寿生母。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六月乙丑（初九）太子寿死，八月戊寅（二十二日）穆后亦死。

④间：犯，违背。

⑤伯仲叔季：王子朝对同姓诸侯的称呼。杜预说。

【译文】

从前先王有命令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立年长的庶子，庶子年纪相同就根据德行，德行相当就根据占卜。"国王不立偏爱的人，公卿没有私心，这是古代的制度。穆后和太子寿早已去世，单旗、刘狄以私心立年幼的，来违背先王的命令，他们的行为是否恰当，也请诸侯们考虑一下。

杨升南　译注

初并天下议帝号令

秦始皇

【作者】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即嬴政。战国时秦国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即位时年仅十三岁。丞相吕不韦和受太后宠幸的宦官嫪毐(lào ǎi烙蔼)专权。公元前238年亲政后,即镇压嫪毐叛乱,次年免吕不韦相,任用李斯,并派王翦等大将继续进行统一战争。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十年间逐个灭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统一后废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国家一切重大政事由皇帝决断;中央及地方重要官吏直接由皇帝任免;统一法律、度量衡制、货币和文字;折毁战国各国的城防工事边关阻碍,修筑驰道、直道。派兵北击匈奴并修筑长城,南定百越,设闽中、南海、桂林、象郡。这些措施有助于统一和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加强统治,大肆销毁民间兵器、焚烧书籍,并残酷坑杀儒生及方士460多名。实行专制统治,严刑苛法,租税徭役繁重,且连年用兵不断,人民痛苦不堪,他又好大喜功,多次携带大批官吏出游全国,刻石吹嘘功业,终死于出游的归途中。死后不久即暴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统一后的秦朝仅存在十五年就被推翻。

【题解】

此篇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向丞相、御史下的一道为自己作新的全国最高统治者拟定名号的诏书。在此以前，从夏朝开始，直到战国时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名号是“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君也都自称为“王”，秦始皇认为“王”已不能符合他现在的地位，不足以“称成功，传后世”，要求臣下为他议定一个符合他高于战国诸王之上的名号。于是在灭掉东方六国中最后一个国家齐国的当年，就下此诏令。臣下接令后，拟号为秦皇，秦始皇审定采用皇字而取上古帝号，称“皇帝”。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就从此开始，一直沿用二千多年。诏令中先述秦灭六国的概况，次及统一天下后，需另立名号的缘由。

【原文】

秦初并天下①，令丞相、御史曰②：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③，请为藩臣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⑤，故兴兵诛之，虏其王⑥。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⑦。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⑧，故归其质子，已而背盟，反我太原⑨，故兴兵诛之，得其王⑩。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⑪，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⑫，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⑬，已而畔约，击我南郡⑭，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⑮。燕王昏乱⑯，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⑰，兵吏诛，灭其国⑱。齐王用后胜计绝秦⑲，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⑳。（以上灭六国）

“寡人以眇眇之身㉑，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㉒，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㉓，传后世。其议帝号！”（以上议帝号）

【注释】

①初并天下：刚统一天下。此诏书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颁发的，此年秦灭齐，东方六国全被灭亡，故称“初并天下”。

②丞相：为秦所设置的官，权最大，其职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御史：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是副丞相，掌管图籍、监察之事务。

③韩王：指韩王安。 效：献。 玺：国王的印。韩王安五年（公元前234年）派韩非使秦，当指此事。

④藩臣：作为守土保卫秦的屏藩臣僚。

⑤与赵、魏合从畔秦：同赵国、魏国联合背叛秦国。合从，即“合纵”。战国时东方六国联合抗击秦国、或联合抗击一强国的军事行动，称为“合纵”，“从”即“纵”。此事不见于记载，是秦始皇灭韩的借口。

⑥虏其王：韩王安九年（公元前230年），被秦军俘虏，韩国土地尽并入秦，秦设为颍川郡。

⑦庶几：差不多。

⑧赵王：指赵王迁。公元前235～前228年在位。 李牧（？～公元前228年）战国末赵将，长期防守赵的北边，深得军心，打败东胡、林胡、匈奴。赵王迁三年（公元前233年），率军向秦反攻，在肥（今河北省晋县西）大败秦军，因功封武安君。后赵王迁中秦反间计，被诛杀。

⑨太原：郡名。战国秦庄襄王四年（公元前246年）置。治所在晋阳（今太原市西南）。辖境相当今山西省五台山和管涔山以南，霍山以北。

⑩得其王：虏获赵王迁。公元前228年（赵王迁七年），赵王迁中秦反间计，杀大将李牧，免司马尚职，旋即兵败被俘。秦将赵王迁置于今湖北省西北的房县。

⑪赵公子嘉：赵襄王的太子。赵襄王宠幸赵王迁母，故废太子立迁。秦虏王迁后，赵国的流亡大夫拥立公子嘉为代王。代王嘉六年（公元前222年），被秦军攻灭。代，地名，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

⑫魏王：指魏王假，在位三年（公元前227～前225年），被秦军俘虏，国亡。

⑬荆王：即楚王。 青阳：楚地名。在今湖南省长沙市北。

⑭南郡：郡名。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98年）置，治所在今湖北省江

陵县。

⑮荆地：指楚国地区。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破楚，虏楚王负刍，楚国灭亡。

⑯燕王：指燕王喜，在位三十三年（公元前254～前222年）。

⑰太子丹（？～公元前226年）：燕王喜太子，又称为燕丹。曾为人质于秦，见秦将灭六国，于是养武士，让荆轲伪装献督元地图于秦请和，以乘机刺杀秦王政，事未成，荆轲当即被杀。秦大军攻燕，燕迁都辽东，燕王喜被迫斩其头以献秦。有小说《燕丹子》写其事。

⑱灭其国：公元前222年，秦军攻下辽东，燕王喜被俘，国灭。

⑲后胜：齐王建的相。此说"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但与史实不符。后胜相齐后，被秦收买，不修战备，不援助诸侯，秦得以从容灭亡三晋等国。秦始皇这样讲，是为灭齐找口实。

⑳齐地平：公元前221年秦灭韩、赵、魏、燕、楚后，最后灭齐国，齐王建被俘。

㉑眇眇：微小。

㉒辜（gū 姑）：罪。

㉓称成功：同所取得的功业相符。

【译文】

秦国刚刚统一了天下，命令丞相、御史道：

"以前韩王曾表示愿割地、献出王玺，请求作为我守边的藩臣，后却背弃盟约，与赵国、魏国合纵背叛我秦国，所以兴兵讨伐，俘虏了它的国王。寡人以此为高兴，认为或者将要停止战争了。赵王派他的丞相李牧来同我结盟，我因此把赵国的人质放了回去，后却背弃盟约，攻打我太原郡，所以兴兵讨伐，结果俘虏了赵王。赵公子嘉在代地自立为王，因此又派兵将他灭掉。魏王起初与我订约归顺于秦国，后却与韩、赵谋划袭击我，故我们的官兵去加以诛杀，于是攻破魏国。楚王本来献给我青阳以西的土地讲和，后却背弃盟约，攻击我南郡，故发兵加以诛讨，俘虏楚王，楚国地遂平定。燕王昏乱，他的太子丹阴谋派荆轲来刺杀我，我

的官兵讨伐燕国，将它灭掉。齐王采用丞相后胜的计谋，与秦断绝和好，想使齐国起兵作乱，我的官兵去讨伐，俘虏齐王，平定了齐国。

“寡人以渺小的身躯，兴兵诛讨暴乱，托先王们的福，六国的王都服罪被擒，现在天下已大定。今天我若还与六国国君同样称王，不加更改这个名号，就不能与所取得的功业相称，而传名于后世子孙。你们议定一个帝号吧！”

杨升南　译注

求贤诏十一年

汉高帝

【作者】

汉高帝（公元前256或247～前195年），即刘邦，字季，沛县（今江苏）人。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又称高祖，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由泗水亭长起兵响应陈胜起义，后与项羽的义军同为反秦主力。公元前206年，率军攻进咸阳，推翻秦朝。经过与项羽的五年“楚汉战争”，战胜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建立汉朝。他继承秦制，实行中央集权，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社会经济，巩固封建制度，对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政治制度，起了奠基的作用。

【题解】

《求贤诏》，是对官员发下的谋求贤能人才的诏令。制于汉高帝十一年，当时次第诛灭了功臣之后，为政权稳固，需要统治人才，以便长治久安。诏文提出贤人辅政的重要意义，以及求贤的初步措施。后世帝王都陆续仿照推行，逐步形成一些制度，可以说这个诏令是开其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

【原文】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①，伯者莫高于齐桓②，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③？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④！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⑤。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⑥，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⑦，相国酇侯下诸侯王⑧，御史中执法下郡守⑨，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⑩，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⑪；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⑫，勿遣。

【注释】

①王者：指天子。　周文：周文王。

②伯：同霸，诸侯之长。　齐桓：齐桓公。

③岂特古之人乎：意思是说，哪里只在古代有人才吗？特、同“独”，独有，只有。

④奚：何，怎么。

⑤亡绝：即无绝，不断绝。

⑥从我游者：跟从我办事，游字泛用。

⑦御史大夫：官名。在汉代，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职务是监察、执法及掌管重要文书图籍，与丞相、太尉并称为三公。 昌：指周昌。下相国：把文书发到相国。相国，汉初用以称丞相。因御史大夫是专管文书的，这里“下”并非表示往下发。

⑧相国酇侯：指萧何，他受封为酇侯，酇读赞，与沛郡的酇县字读搓音不同。

⑨御史中：即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佐。协办御史大夫的内部职事，对外监督地方的行政，考察四方文书等事。

⑩身劝：亲自去劝说。 为之驾：具备车驾。

⑪署行、义、年：写明行状、仪容和年龄。义，同仪，仪容，品貌。

⑫癃(lóng 隆)病：衰弱多病。

【译文】

常听说：王者没有高过周文王，伯者没有高过齐桓公，他们都是得到贤人辅佐方能成就功名的。现在，天下贤能才智的人多着，哪里只是古代才有呢？只怕为人君主的不去交往罢了，士人从哪儿进来！如今，我依赖着天神保佑和贤士大夫的力量，安定了天下，成为一家。还想要长久，世世奉祀宗庙不绝。贤人已经和我共同平定天下，而不再和我共同使天下相安、受益，可以吗？贤士大夫们有愿意跟从我作事的，我能够使他位尊贵显荣！布告天下，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御史大夫周昌把这诏令发到相国，相国酇侯发给诸侯王，御史中执法发至各地郡守。凡发现有意于提倡明德的人，一定要亲自去劝说，并具备车驾，遣送到相国府，写明他的行状、仪容和年龄；如果有这样的人而不说，发觉之后，就免去他们的官！对于年老而衰弱多病的人，就不要送来。

王贵民 译注

赐南粤王赵佗书

汉文帝

【作者】

汉文帝(公元前202～前157年),刘恒,汉高帝之子,西汉皇帝。初封代王。周勃、陈平等诛平吕氏之乱,被迎立为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80～前157年),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崇尚宽简、节俭,减轻赋役、刑罚,保护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从而使国力逐步富强,社会渐趋安定。史家把他同景帝统治时期并举,称为"文景之治"。

【题解】

《赐南粤王赵佗书》,是一篇劝谕属国息兵通好的书信。内容阐明南粤王与汉朝失和的背景及其变化,为双方解怨创造前提。信中宣告自己即位后的措施,已满足对方所提出的要求;同时晓以大义,说明战争对彼此人民无利,应当从此结束敌对状态,劝令息兵。并宣示汉王朝对南粤没有领土要求,委婉责备南粤王不该擅自称帝,仍当维持以前的藩属关系,彼此通好。全文叙述条理,言简意赅,词意得体,不傲岸尊大,也不失严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是古代书信体裁的一则范例。

【原文】

皇帝谨问南粤王[1]: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

子②，弃外③，奉北藩于代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⑤，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⑥，孝惠皇帝即世⑦，高后自临事⑧，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⑨。诸吕为变故乱法⑩，不能独制⑪，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⑫。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⑬，不得不立，今即位。（以上叙由代入即帝位）

【注释】

①谨问：恭敬地问侯。 南粤王：即赵佗，秦时为南海龙川（今广东惠阳）令，后任南海尉，故又称尉佗。秦亡后，自立为南武王。汉高帝曾派陆贾封他为南粤王。吕氏掌政时，自立为南粤武帝，兴兵攻扰长沙（汉代国名，治所今湖南长沙市）边境。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优慰他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的家族，又派大中大夫陆贾持此书通好，遂称臣去帝号，在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病死。

②侧室：非正妻。

③弃外：封在外地，用“弃”表示谦虚。

④北藩：北边的屏障。 代：地名，今河北省北部和山西省东北部，汉之代国。

⑤壅蔽：指边地交通闭塞。 朴愚：朴质愚昧，这里是谦词。

⑥弃群臣：指皇帝死去。

⑦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子，在位七年（公元前194～前188年）。 即世：死。

⑧高后：高帝之后吕雉，惠帝母。 临事：执政。惠帝死后，由吕后执政。

⑨悖（bèi 倍）暴乎治：违背，扰乱了正规的治理。 悖：相反，违背。暴：暴虐，暴乱。

⑩变故乱法：改变旧制，搞乱法纪。

⑪独制：独自制裁，专权。此指女人不能当政。

⑫这句指惠帝死后，吕后曾以后宫的别姓（非刘姓）之子为继承人。嗣：继承人。

⑬不释：不放过。这里指一定要他为帝。

【译文】

我恭谨地问侯南粤王：您很辛劳吧！我，高皇帝侧室之子，并非吕后所生。被弃置外地，在代国奉职、担当北边的屏藩，因道路辽远，交通闭塞而我又朴质愚昧，未曾给您书信。高皇帝、孝惠皇帝先后逝世，高后竟自执政，不幸患病，日益严重，因此违背和扰乱了正常的治理。那吕氏家族为了改变旧制、搞乱法纪，吕后又不可以独立当政，于是取别姓之子作为孝惠皇帝的继承人。依赖着祖宗神灵和功臣们力量，诛灭诸吕已经完成。我由于王侯官吏们不肯放过，不得不立为皇帝，如今就即位了。

【原文】

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①，求亲昆弟②，请罢长沙两将军③。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④，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⑤，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⑥。虽王之国，庸独利乎⑦？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以上存省兄弟坟墓，劝令息兵。）

【注释】

①乃者：相当于近来。　隆虑（lú 庐）侯：指将军周灶。赵佗叛汉时，吕后曾派周灶率兵讨伐。周灶封于隆虑（今河南林县）。

②求亲昆弟：求得亲兄弟。赵佗因听说汉王朝迫害他在原籍的亲兄弟，故请求遣送。

③长沙两将军：汉朝派到长沙防御南粤进攻的两将军。事在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

④博阳侯：汉朝封于博阳（今河南商水）的一个侯，旧注为陈濞，或者周聚。

⑤发兵于边：指赵佗攻扰长沙，事在吕后七年。

⑥南郡：郡名。在今湖北省江、汉流域。

⑦庸独利乎：能够单独有利么？

【译文】

近来，听说您给将军隆虑侯书信，要求遣送亲兄弟南去，请撤走长沙两将军。我给您的书信可以告诉您，已经罢免了将军博阳侯；您的亲兄弟在原籍真定的，都已派人慰问，修整了您先人的坟墓。前时又听说您发兵到边境上，扰掠的灾祸不断发生。这当儿，长沙受苦了，南郡地方尤甚。这样即使您的国内，又能独得利益吗？战争必然多杀士卒，伤害好的军官，从而使人的妻子守寡、儿子成孤儿，父母孤独无依。得了一分，丧失了十分，我是不忍这样做啊！

【原文】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①，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②。"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③，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④，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⑤，终今以来⑥，通使如故。（以上不贪其土地，劝去帝号。）

【注释】

①犬牙相入：即犬牙交错。 相入：互相伸入（指突出地带）。

②介：隔，为界。

③服领：旧注为山岭名。

④亡：同无。　一乘：四马驾车为一乘。

⑤分弃前患：彼此都忘掉以前的怨恨。

⑥终今以来：从今以至永久。这句是倒装。

【译文】

我想把双方犬牙交错的地区划定疆界，问臣下，他们说："这是高皇帝时定下的长沙土地的边界。"我不能擅自变动。臣下说："得了南粤的土地，不足以扩大我们的地方；得了南粤的财，也不足以富了我们。"那就让凡是服岭以南的地区，由您自治！但是，您作为王而称"帝"号，那是两个皇帝并立，又没有派一辆车子的使者交通往来，这就是相争了。相争而不相让，这是仁义的人不干的事呀！我是愿意同您都抛弃以前的怨恨，从今以至永久，像过去一样通使和好。

【原文】

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①，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②，遗王。愿王听乐娱忧③，存问邻国④。

【注释】

①贾：指陆贾，高帝谋臣。过去册封赵佗为南粤王时，由陆贾为使，取得赵佗好感，所以这次再派他出使。　驰谕：很快送来皇帝告谕，驰，驱马，泛指迅速。

②褚（zhǔ 煮）：内铺丝绵的衣服，分上、中、下等为装丝绵多少厚薄的差别。一说褚通"贮"，指储藏在内库的好衣服。　衣：一套衣服。

③娱忧：以娱乐排忧，即消忧。

④邻国：指南粤附近的东越、瓯、骆等。

【译文】

因此就派遣陆贾迅速送这封书信、把我的意见告诉您，请您采纳，不要再制造扰掠的灾祸了。把丝绵服上等五十套，中等三十套，下等二十套送给您。希望您听听音乐、消除忧闷，慰问您的邻国。

王贵民　译注

除诽谤诏二年

汉文帝

【作者】

汉文帝，见前文《赐南粤王赵佗书》。

【题解】

这是一篇废除“诽谤法”的诏令。诽谤，指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的行为。诽谤法，就是惩处这类人的法律。文帝之所以要废除它，是因为有些官吏假借诽谤法，箝制人们的正当言论，从而就堵塞了言路，诏令中从反面说明，朝廷需要“众臣尽情”言事，皇帝也需要“闻过失”，“来远方之贤良”，这在封建皇帝来说，也是有相当见识的。

【原文】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①，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②，是使众臣不敢

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3]，以相约而后相谩[4]，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5]，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6]。

【注释】

①进善之旌：相传帝尧在交通要道竖立旗幡，让进言者站在它下面说话。 诽谤之木：传为帝尧所作，在桥梁柱头上让人们刻上指斥政治过失的文字。

②妖言：迷惑人的邪说。

③祝诅：盟誓赌咒。祝，古同咒。

④谩：欺诳，哄骗。

⑤抵死：碰上死罪，无意而触罪。抵，触，至。抵死也相当于今说“找死”。

⑥听治：听讼治狱，审理案子。

【译文】

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着进善言的旗幡和刻写揭露过失之木，是为了打通政治道路、招来进谏的人士。现在刑法立有诽谤妖言罪，就使得臣下们不敢尽情说话，朝廷无从听到指出过失的言论了。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人物呢？把这个法废除掉！人民或者有什么要说的，诅咒盟誓，以为约束；后来又互相欺瞒，官吏发现了，以为是大逆。或者说了别的什么话，官吏又以为是诽谤。这都是小民，愚昧无知而触法至死。我很不主张这样作。从今以后，凡有犯了这类法的，不要立案审理。

王贵民　译注

除肉刑诏十三年

汉文帝

【作者】

汉文帝，见本卷《赐南粤王赵佗书》。

【题解】

这是一道废除肉刑的诏令。肉刑是残害肢体的刑罚，在阶级社会里，始终存在。汉文帝认为肉刑是不道德的。他即位之后，以秦朝的酷政为戒，务在宽厚。在第十三年的时候，有个淳于公犯罪，需要用刑，其幼女缇萦随父至京上书，要求罚她作官奴婢，来赎免父刑。文帝很怜悯她，就发下这个诏令。事实上肉刑并没有废除，诏下时，丞相张苍等人进奏，提出一些执行的办法，也只是减轻肉刑，而用鞭笞代替，以至五百、三百下，多半被打死。所以史载“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不过，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提出肉刑不道德，指出人被残的肢体不能，限制了罪人改过自新的出路，都是有意义的。

【原文】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①，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②！今法有肉刑三③，而奸不止，其咎安在④？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⑤。”今

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6]，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7]。

【注释】

①这句是说画出不同的衣冠装束，来象征罪犯的样子，代替刑戮。古代称“象刑”。

②至：极至，最高的程度。

③这句是说汉代当时有黥（面部刺字）、劓（割鼻）、刖三种肉刑。

④咎（jiù 旧）：过失，罪过。　安在：在哪里？

⑤“恺弟”二句：引自《诗经·大雅·泂酌》篇。　恺弟：和乐宽厚的品德。

⑥息：生长。

⑦这句以下，《汉书》还有：“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译文】

听说有虞氏的时代，画出一种衣冠装束等特别的式样象征犯罪、代替刑戮，人民就不犯法，这样的治理是何等的高明呀！今天有三种肉刑，而犯罪的不断，这过失在哪里呢？莫非我德行薄、教化不明吗？我很惭愧！所以凡是教训之道不纯正，愚昧的人就容易陷进去。《诗》篇说：“和乐厚道的君子，是民的父母。”现在人有过失，教育还没施行而刑罚就加到他身上；若想改过从善，而没有路可走。我很怜悯这种人！刑法用到截断肢体，刻划肌肉皮肤，那就终身不能生长恢复，这是何等的痛苦和不道德啊！哪能称作为民父母的意思呢？今下令除掉肉刑，用别的刑罚替换它！

王贵民　译注

增祀无祈诏十四年

汉文帝

【作者】

汉文帝，见本卷《赐南粤王赵佗书》。

【题解】

这是一道关于皇室祭祀问题的诏令。内述两个问题：增祀，增加一些祭祀场所和祭品；无祈，不要为皇帝个人祈福而祭神。后一点较有意义。一个皇帝不愿独享其福，祀神祈福而想到百姓，也是难能可贵的。这类诏书，文字简短，而开门见山，紧扣主题，深刻阐明事理，也是值得效法的。

【原文】

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①，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②，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珪币③！（以上增祀）

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④，右贤左戚⑤，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⑥，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乡独美其福⑦，百姓不与焉⑧，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以上无祈）

【注释】

①牺牲珪币：都是祭品。　珪：玉制的礼器，也写作圭。　币：也是祀神礼品，古用帛，汉时已用钱币。　全句意为得到皇帝的地位。

②历日弥长：经过的日子漫长。　弥：满，竟，也可作漫解。

③广增：广泛增加。　坛场：筑土为坛，除地为场。都是安置和祭祀神灵的所在。

④望祀：古代指祭祀山川，这里当是泛用。　祈：祈求。

⑤右贤左戚：旧注为“以贤为上，然后及亲也。”　戚：亲戚，亲属。

⑥祠官：主管祭祀的官。　祝釐（xǐ 喜）：祝福。釐，同“禧”，幸福，喜庆。

⑦专乡：只向着。乡，读为向。

⑧与（yù 玉）：加入，参与。

【译文】

我获得拿着牺牲珪币来祭祀上帝、宗庙的地位，至今有十四年了，经过的时日漫长，以我的不敏捷又不聪明，而长久地安抚治理天下，自觉很惭愧！就该广泛增加一些祭祀的坛、场和珪、币吧！

从前先王远施恩德而不求报答，祭祀神灵而不祈求赐福，以贤人为上、次及宗族亲戚，先人民而后个人，是极为开明的！如今，我听说祠官祝福总是为我一身，不为百姓，我是很惭愧的！像我这般不道德，而只向着为个人享受神赐之福，百姓不能参与分享，就是加重我的不道德啊！现在命令祠官敬神时，不要有所祈求。

王贵民　译注

民食不足求言诏后元年

汉文帝

【作者】

汉文帝，见本卷《赐南粤王赵佗书》。

【题解】

这诏的题目是说：因民食不足而征求意见。有的题为《议佐百姓诏》，不够明确。文帝鉴于收成不好，人民口粮不足，着意追究原因；特别是检查自己的政治过失，官府的耗费和某种危害农业的政策失误；坦率地承认自己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而诏令官员们议论，畅述意见。这样，就多角度的反映了这个最高统治者政治比较开明，能够以民为本，从实际出发，采用正确的方法、途径，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对于古往今来的政治家，都有借鉴的价值。就文字本身看，简短的语言，层次清晰地概括了政治过失所包括的主要方面，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

【原文】

间者数年比不登①，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②？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③？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④，而计民未

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5]，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6]，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7]！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8]，无有所隐！

【注释】

①间（jiàn 见）者：这当儿，近来。　比：旧注为“频”，即连续。　不登：收成不好。

②与：本为欤（yú 于），表示疑问的助词。

③鬼神废不享：鬼神被废弃而不祭享。

④度（duó 夺）田：计量土地。　非益寡：没有多也没有少。

⑤酒醪（láo 劳）：酒和带汁滓的酒糟。　靡谷：浪费粮食。靡，靡费。谷，稻谷。

⑥中（zhòng 众）：正好，恰好。

⑦列侯：各地封侯者。　二千石：汉代对郡守的通称。　博士：专掌经学教授的官。

⑧率意远思：顺着思路想远一些。

【译文】

近来几年接连收成不好，又有水、旱、疫疾等灾害，我很是忧愁。我愚昧不明，还没有弄清过失在哪我意料着：是我的政治有失误，行动有过错呢？还是天道不顺，地利不得，人事失和，鬼神废弃没有祭享呢？何以到这般地步？也许是百官的俸养有太耗费之处，无用的事作多了呢？何以人民口食这么缺乏？计量土地并没有增减，人口也没增加，用人口平均土地，比古时还有多，而口粮却很不足，这个过失到底在哪里？莫不是百姓从事于工商而损害农业的太多，莫非作酒醪浪费粮食的太多，或者六畜的饲料花的太多了呢？这大大小小的原由，我还没能找着、猜中。

这就着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们，加以议论！凡有可以帮助百姓的办法，尽量顺着思路想得远一些，不要有什么隐瞒！

王贵民　译注

遗匈奴书前六年

汉文帝

【作者】

汉文帝，见本卷《赐南粤王赵佗书》。

【题解】

这是汉文帝写给匈奴首领的一封信。遗，同贻(yí姨)，赠送、送给的意思。匈奴，是古代我国西北部的一个主要的少数民族，从事游牧，社会尚处在原始阶段。从商周以来就同汉族有了交往，或和或战。汉初，统一了各部的冒顿首领，不断南下侵扰，汉朝基本上采取防御政策，并以公主和亲。文帝继承这一政策，即位三年，曾对侵入的右贤王进行反击，赶出塞外。第二年冒顿来信表示修好，这封信就是回答。信中同意冒顿说的恢复友好关系，指出过去背约启衅，多是匈奴所为；提出对右贤王侵扰一事不予深究，而是要如来信所说的去做，不再负约，并赠送一批衣物锦绣。这封信，基本上反映了汉初对匈奴的政策，一面和亲，同时也坚持了皇帝的身分和皇朝的地位。

【原文】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1]。使系虖浅遗朕书云[2]："愿寝兵休士[3]，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4]。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5]，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6]，长襦、锦袍各一[7]，比疏一[8]，黄金饬具带一[9]，黄金犀毗一[10]，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11]，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12]。

【注释】

①大单于：匈奴首领的称号，相当于汉称天子。　无恙（yàng 样）：无病，这里指没有什么不好的事，通常客套语。

②系虖浅：匈奴使者的名字。

③寝兵休士：让士兵休息，指不打仗。

④诛：指惩罚。

⑤并国：指冒顿这时攻下了月氏、楼兰、乌孙等二十六国。

⑥服：穿衣服，这里指天子所服的衣。　绣袷（jiá 夹）：绣面的双层衣、夹衣。　绮（qǐ 起）衣：有花纹的丝织衣服。

⑦长襦（rú 儒）：长的上衣或袄。

⑧比疏：即梳头的篦和梳子。

⑨黄金饬具带：黄金和贝装饰的腰带。具，应为"贝"。

⑩犀毗（bǐ 比）：一种带钩，或作师比。

⑪赤绨（tí 提）：红色的厚绸。绨，另音tì（替）者，是比较粗厚的丝绵混纺品。　绿缯（zēng 增）：绿色丝织品，缯，古代丝织品的通称。

⑫中大夫：中央备顾问的官。　意：人名。　谒（yè 夜）者令：掌传达事务的长官。　肩：人名。

【译文】

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无恙。您派遣系虖浅给我的书信说："愿意休兵不战，不计较以前的事，恢复旧的盟约，以便安定边民，世世和平安乐。"我很赞赏这意见，这是古代圣王的意志呀！汉朝和匈奴是约为兄弟的，所以赠送您的礼品很是丰厚。而违背和约、离间兄弟的关系，往往是在匈奴一边。然而右贤王侵扰之事已经发生在赦免之前，不必过分惩罚了。单于若能实行信中说的意见，那就请明白告诫官吏，使不要违背和约，克守诚信，像您信上说的那样。来使说您自以为并国有功，很被战事所苦。现在，把我所准备服用的绣纹的夹衣和丝织衣，长上衣、锦袍各一件，篦子梳子一套，黄金和贝饰的腰带一条，黄金饰的带钩一个，绣十匹，锦二十匹，红色厚绸、绿色丝绸各四十匹，派遣我朝的中大夫名意者、谒者令名肩者赠给单于。

王贵民　译注

遗匈奴书后二年

汉文帝

【作者】

汉文帝，见本卷《赐南粤王赵佗书》。

【题解】

这是汉文帝又一次给匈奴单于的信，距离前信的时间十二年(公元前

174～前162年)。上次信后,汉朝遣送公主和亲;而陪同的师傅中行说(读悦)降了匈奴,教给匈奴一些编制和训练军队以及对付汉人的办法。在公元前166年,匈奴又侵扰塞内,为患甚大。汉朝很担扰,所以文帝才写了这封信,再次提出和亲。这封信的主旨和前次相同,而阐述双方应该保持友好相处的道理,比较充分。单于当时也接受了,保持了两三年的短暂和平。

【原文】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①,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②,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③,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趋④,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驩⑤,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已和亲,两主驩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⑥。"朕甚嘉之!圣者日新⑦,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⑧。朕 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嘉⑨!使汉与匈奴邻敌之国⑩ ,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⑪ ,故诏吏遣单于秫糵金帛绵絮他物⑫ ,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⑬ ,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⑭ ,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驩。朕闻天不颇覆⑮ ,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细故⑯ ,俱蹈大道也!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⑰ ,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⑱ ,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具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毋言章

尼等[19]。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不食言，单于留志[20]，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21]！单于其察之。

【注释】

①当户、且渠：匈奴的官名。 雕渠难：匈奴人名。 韩辽：亦匈奴人名。

②引弓之国：指游猎民族。

③冠带之室：指汉族。意为衣冠整齐，和匈奴等民族服饰不一样。

④渫（xiè 谢）恶民：邪恶不正的人。 贪降其趋：贪图小利。《史记》作"贪降其进取之利"，词意较明白。据考证"降"疑衍文。

⑤驩：即"欢"，下同。这里指和气，和好。

⑥翕（xī 希）然：形容协力一致。 更始：从头开始，见《上林赋》注释。

⑦圣者日新：《史记》作"圣人者日新"，圣人天天自新。

⑧保其首领：保住头颈，指不遭杀害。

⑨咸嘉：都称赞，都称善。咸，都。

⑩邻敌：相邻并立。敌，在此作匹敌解。

⑪杀气：指寒冷气候。

⑫秫（shú 熟）：高粱。 糵（niè 聂）：酿酒的曲。

⑬熙熙：和乐的样子。

⑭薄物细故：泛言一些小事。

⑮颇：偏，不全。 覆：盖。

⑯捐：弃，丢掉。

⑰元元：本分，善良。

⑱跂行：同岐行，企行，用脚行走的。 喙（huì 会）息：用嘴巴呼吸的。蠕（rú 儒）动：缓慢柔软的爬行，指蚯蚓、蛹虫一类昆虫。

⑲章尼等：匈奴降汉的人。

⑳留志：犹留意，记住。指记住这和亲的事。

㉑汉过不先：旧注为"更不负约"。按语意当是：汉朝不会先作错事。

【译文】

皇帝恭敬的问候匈奴大单于无恙。您派当户、且渠官雕渠难和郎中韩辽，赠给我的二匹马，已经到达，恭敬地接受了。我的先帝定制：长城以北的游猎民族，受单于的号令；长城以内的华夏民族，由我方管理。这样使得万民能够各自从事耕织、射猎、谋取衣食，父子不离散，君臣相安，都没有暴虐之事发生。如今听到有些邪恶之民，贪图私利，违背义理、破坏和约，不管万民的生命，离间咱们两主的和好。不过这种事情已经过去了。来信说："二国已和亲，两主欢悦，休兵养马，世世昌盛快乐，协力一致地重新开始。"我很赞赏。圣人是天天自新，改旧图新的，使得老人好好休息，幼者顺利成长，每人都能一生安全地过完他的天年。我与单于若都照着这样做去，顺乎天道、爱护万民，世代相传，施行到无穷尽之时，天下便没有不嘉赏的！汉和匈奴是相邻的并立之国，匈奴地处北方，寒气早降，所以我诏命官吏赠送粮食、金钱、绵絮等等财物，每年有一定数额。现在天下很安定，万民和乐，那只因我和单于都是做了民之父母。我回想以前发生的事，那都是些细小的事故，谋臣计事失误，不足以离间兄弟的和气。我听说过：天不偏覆盖某一方，地不偏载某一方，我与单于都捐弃小事故，共同遵循大道吧！除掉以前的恶感，图谋长久相处，让两国的人民，亲密像一家。本分善良的万民，下及于水里鱼鳖，上到空中飞鸟，那些跂行、喙息、蠕动的野兽昆虫等等生物，没有不是趋向安全有利、躲避危险的，所以，凡是想来归服的就不会停止，这是自然的道理啊！全都忘去前事，我不再追究曾逃降匈奴的汉人，单于也不要追究曾经降汉的章尼等。我听说古代帝王，盟约明白就不食言，请单于留意，天下就大为安定；和亲之后，汉朝决不先作错事！请单于明察。

王贵民　译注

策问贤良文学十年[1]

汉文帝

【作者】

汉文帝，见本卷《赐南粤王赵佗书》。

【题解】

这是一道征选人才的策诏。《策问贤良文学》的“策问”，是皇帝提出有关经义、政事等问题，以简策征求对答。“贤良文学”是汉代考选人才的一个科目，凡由官员寻求到合乎这种要求的人，被报举至朝廷，按照策问的内容，一一陈述见解；由此选中者，即任为官员。晁错就是这次应征而对策，被选中任命为中大夫的。这篇策诏继承前面汉高帝《求贤诏》的传统政策和方法，说的更为详细、充分，进一步体现了文帝政治比较开明，求贤的真诚和措施的严肃认真，而且得到实效。篇中简述求贤的历史传统，讲明人才的迫切需要，切中时弊的提出“三道之要”的策问提纲，都简要得体。

【原文】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2]，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3]。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4]，比善戮力[5]，以翼天子[6]。是以大禹能亡失德[7]，夏以长楙[8]。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9]，并建豪英，以为官师[10]，为谏争辅天

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11]。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12]，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13]，各帅其志[14]，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15]，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16]、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17]，著之于篇[18]，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19]，兴自朕躬[20]。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21]！乌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注释】

①十年：据会文堂、《四部备要》本，作“十五年”，是。

②施（yi 易）：蔓延、延续。　方外：中原以外的地区。

③不逮：不及，不足之处。

④厥：同“其”。

⑤比善：并为善事。　戮力：犹言合力。

⑥翼：这里是辅助。下同。

⑦亡：这里同“无”。

⑧楙：古“茂”字。

⑨乱从：祸乱的踪迹。一说作乱与跟从者。

⑩官师：官之长。师，长。

⑪汉宗：指汉朝。宗，本是宗族。古代家天下，宗统与政统合一。汉宗犹言汉室。

⑫烛：同“照”，指眼明看得清楚。

⑬主郡吏：即郡守。

⑭帅其志：遵循这意志，指照章办事。

⑮“明于国家”三句：这三句是策问的纲目，分为国家、人事和直谏三件事，即下文的“三道”。

⑯永惟：深思。 永：深。 惟：维，即思维。

⑰休：美。

⑱篇：这里指简策，即对策之策。

⑲重（chóng 虫）之：加上一层。

⑳兴自朕躬：由我亲自拆开。兴，发。这里是拆开封头。

㉑毋枉执事：不要被下面办事的人歪曲和阻挠。枉，弯曲不正。

【译文】

时在十五年九月壬子（二十九）日，皇帝说：往昔，大禹辛勤谋求贤士，延及中原以外的地区，四方边境之内，凡舟车所到、人迹所及之处，莫不听从这命令，以便辅助他的不足。近处、远处的人都献上聪明才智，并为善事、合力同心，来辅助天子。所以，大禹能够不丧失德政，夏朝长期兴盛。我高皇帝亲手除大害、去掉祸乱的踪迹；并且建置豪杰英才为职官之长，用进谏辅助天子的缺失，保护、尊崇汉朝。依赖上天神灵，祖宗降福，国内安定，恩泽施及四夷。现在我能得以掌握天下的正宗，继承宗庙的祭祀。但我既无德又不聪敏，明吗，不能照见；智吗，不能治事。这是大夫们早已明显知道的。因此今诏令所有官员：诸侯王、三公、九卿以及各郡守，按照这个意志，去选贤良之人。凡是明瞭国家的大局，通晓人事的终始，以及能说直话、积极进谏的人，各有一定的名额，选来匡正我能力的不足。大夫们的行事，能够合乎这“三道”，我是很赞赏的！是故命大夫们登朝，我亲口告谕这个意见。大夫们就应上奏这“三道”的精要，以及深思我的不德、官吏的不正、政策的不通畅、人民的不安宁等四方面的缺失，全部陈述你们的

意见，不要有所隐瞒。这样，向上能荐献先帝的宗庙，向下能兴起愚民的美好、利益。把它著录在简策上，我要亲自阅览，看看大夫们佐助我的事是否办到。写了，周密地、重重封闭起来，由我亲手拆封。大夫们正确评论，不要被办事的官吏从中歪曲阻挠！唉，警戒啊！大夫们要按照这个意见办、不要懈怠！

王贵民　译注

令二千石修职诏后二年

汉景帝

【作者】

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刘启，文帝长子，西汉皇帝。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7～前141年），基本继承文帝作风，节俭勤政，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减轻田赋，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削藩”，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降低诸侯王的权力地位，史称“文景之治”。但与文帝比较，失于宽厚，为政刻薄寡恩，决策反复，如诛杀晁错、周亚夫等。

【题解】

这是汉景帝晚年（公元前142年）下的一道告诫官员的诏令。文景之世，虽称昌盛，然而终究是剥削阶级统治，官吏诈骗、贿赂、贪利、盗窃，还是层出不穷，百姓受苦，从而也削弱了统治的基础。景帝有鉴于此，同时也意识到二千石级（汉朝职官等级之一，一般指郡守）的官员是起关键作用的，

因而即发此诏，首先命令二千石修好职守，力戒和惩处渎职乱法者。诏文阐明一个中心思想：社会必须以耕织生产为本，其次是分配要公，消费合理。而强者掠夺弱者，官吏渔夺百姓，天下决不能长治久安。

【原文】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①，害女红者也②。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③。不受献，减太官④，省繇赋⑤，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⑥，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⑦，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⑧，吏以货赂为市⑨，渔夺百姓⑩，侵牟万民⑪。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⑫，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⑬，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注释】

①纂（zuǎn 钻）组：有色彩的丝束、带绶。

②女红（gōng 功）：同女工，指纺织业。

③“朕亲耕”四句：这里四句说的是古代一种礼制：王侯春耕籍田，后妃亲事蚕桑，表示带头耕织，重视农业。 粢盛：祭祀的食品。

④减太官：裁减多余的官员。太，同“汰”，淘汰。

⑤省繇赋：减少徭役和赋税。繇，古“徭”字。

⑥攘（rǎng 壤）：抢，抢夺。

⑦耆（qí 其）：六十岁以上的人。泛称老年人。

⑧诈伪为吏：以诈伪之人为吏。一说诈伪地自称吏。

⑨市：买卖，交易。这句是说一些贪官把贿赂当作交易。

⑩渔夺：像网捕鱼般的掠夺。

⑪牟：借为蛑，食苗根的虫。

⑫与盗盗：和盗一起为盗。

⑬耗：旧注为同眊（mào 冒），眼昏花。

【译文】

雕琢金玉、刻镂花纹，是荒废农事的；从事锦绣服饰、编织带绶，是妨害纺织功夫的。农事受损伤，就是饥饿的根子；女工遭到妨害，就是寒冷的原因。而饥寒一齐来，能够不为非作歹，就很少了！我在籍田中亲耕，后妃亲事蚕桑，用作宗庙祭祀的祭品和祭服，作天下的榜样。不受贡献，裁减多馀的官，减少徭役赋税，是想天下都务农耕纺织，以便平时有积畜，防备灾害的年成。强者不能抢夺弱者，人多势众的人不要暴虐人少力单的，使老年人得以寿终，年幼孤儿能顺遂成长。如今，年成或者不好，人民口粮较少，这过失在哪里？那就在于：有的诈伪之人当上官吏，而官吏把贿赂作为交易，来渔夺百姓，侵蚀万民。辅佐县令的县丞呀，长吏呀，破坏法纪，甚至与盗一起为盗，是很不像话的！这里，就命令二千石的官员，各修好职事！对于不专心于职守、昏迷乱事的，报告丞相，定他的罪行！布告天下，使明白地知道我的意思。

王贵民　译注

议不举孝廉者罪诏元朔元年[1]

汉武帝

【作者】

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刘彻,汉景帝之子,西汉皇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长达54年,是历史上雄才大略、进取有为的皇帝之一。他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制意识形态;并结合使用法术、刑名之学。颁行"推恩令",广封诸侯王子弟为侯,借以分散割据势力;置十三部刺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实行抑制商人政策,打击富商大贾,扩充官府工商业;兴修水利,推行"代田法",移民西部屯田,均有利于发展农业。开辟西域的交通,加强对西域的统治与文化交流;进击匈奴,改变前代和亲的被动局面,解除了北境的威胁;同时通西南夷,平东南越和朝鲜,扩大了当时中国的版图。但是,武帝迷信神仙、感应、长生之说,举行封禅,大兴土木,挥霍无度,急功近利,加重赋役,并重刑戮。当时就有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题解】

这是一道对不举孝廉的官加罪的诏书。同前面汉高帝、文帝的求贤才诏同类,不过这是从反面来强调。孝廉,和茂才、贤良文学一样,都是汉代创始的选拔官员的科目。它着重伦理品德,而多半还是在世家大族中选拔,后

世渐出流弊，致有“举秀(茂)才，不知书；举孝廉，别父居”的讽刺。不过，在当时，从这篇文字中，还能看出统治者挑选好官的一点真诚，文中历述古事古训的优良传统，指斥当时一郡也不曾举荐一人的懈怠状况，提出对不举荐人才的官加罪的严厉措施。文词多用排偶，精练连贯，一气呵成，也是一篇好文章。

【原文】

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②。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③，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④。故旅耆老⑤，复孝敬⑥，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⑦，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⑧。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⑨。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⑩，是化不下究⑪，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⑫！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⑬？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⑭，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⑮！

【注释】

①元朔：皇帝的一个年号。年号，汉武帝所创始，他在位期间共用了十一个年号，元朔为武帝的第三个年号，为期六年，即公元前128～前123年。

②所使：所使行的……，即本职的意思。　一统类：统一各类事务。

③“夫本仁”三句：这三句里的几个四字句，都由两个动宾词组构成，单数的字都作动词用。

④臻：至。　斯：此，这。

⑤旅：宾旅，宾客，用作动词。

⑥复：优待的意思。　孝敬：指孝敬的人。

⑦稽(jī几)：查考。 稽参：查考和参阅。

⑧绍休圣绪：继承先圣的美好传统。绍，继承。休，美好。绪，业绩。

⑨“三人”二句：这两句是引《论语》里孔子的话。原文为“三人行，必有我师。” 厥：其。

⑩阖：关闭，引申为合一，整个。

⑪下究：下达。

⑫积行：指修养。 雍：即壅，壅塞，堵住。

⑬烛：照。 元元：见前《遗匈奴书》。 厉蒸庶：激厉众多庶民。蒸，众多。

⑭蒙显戮：蒙受重刑。显，显要，重要。

⑮中二千石：汉代一种官级，比二千石官稍高。中，满。满二千石，而二千石实际不满二千石(粮食)。 礼官：专掌礼乐的官，汉代为太常系统的职官。

【译文】

公卿、大夫的职责是总管谋划、统一各类事务、推广教化、美化风俗的。以仁义为根本，褒扬德行者、给贤人官禄，劝勉为善、惩罚横暴者，是五帝、三王昌盛的原由。我早起迟寝，嘉奖国内的士人都走上这条正路，是故以客礼待老年人，优待孝敬的人，选拔英豪俊杰，提倡文化教育，查考参详政事，力求民心进善，深入告诫官员，兴清廉、举孝者，就可以逐渐形成风气，继承先圣的美好传统了。古人说过：十家的小邑里，一定有忠信之人；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学习的老师。现在，却有整个一郡没有推荐一个人才。这就是法令达不到下面，以至有修养的君子被堵塞而朝廷不知道呀！二千石的官长，是要作人伦的纪纲的，这样下去，怎么能辅佐我去洞察幽暗、劝勉善良人们、激厉众多庶民、崇尚乡里的古训呢？且说，进举贤人的得上等奖赏，隐蔽贤人不报者遭受重刑，是古来的道理。这里，就和中二千石、礼官、博士们议定不举孝廉者所该罚的罪名！ **王贵民 译注**

报李广诏元狩二年

汉武帝

【作者】

汉武帝，见前《议不举孝廉者罪诏》。

【题解】

这是汉武帝送给李广的一封信。李广（？～公元前119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西汉名将。历任景帝、武帝时边郡太守、将军，数击匈奴，威振西北，称之为“飞将军”。公元前119年，随卫青出征，因迷失道路被责而自杀。这信称“报”，是回答一件事。原因是李广曾夜出射猎，被霸陵尉巡查、叱责。后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请准带着这霸陵尉同行。可是刚到军中，就把霸陵尉杀了。于是，上书皇帝请罪。汉武帝回他这封信，大谈将军的重要性，应该有威风，不需要请罪。一个将军挟私人小怨，擅自杀人，而皇帝却只看到他对保护统治集团有用处，根本不把随意草菅人命的恶事放在心上，可见历代封建法律的本质是什么。这篇文字除了精心描述将军应有的风度、气魄这点艺术性外，在政治思想上是一篇反面教材。

【原文】

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曰[①]：“登车不式[②]，遭丧不服，振旅抚师[③]，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④]，威振则万物伏。是以名声暴于夷

貉⑤，威稜憺乎邻国⑥。”夫报忿除害⑦，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⑧；若乃免冠徒跣⑨，稽颡请罪⑩，岂朕之指哉⑪？将军其率师东辕⑫，弥节白檀⑬，以临右北平盛秋⑭。

【注释】

①《司马法》：东周时一部兵书。

②不式：不敬礼。式，同轼，车前横木。古人在车上行礼时，在轼上弯腰，就称为“式”。

③振旅：整顿军事组织。 抚师：安抚军队士卒。

④怒形：发怒，怒气形之于色。 竦（sǒng 耸）：害怕，惊恐。

⑤暴：指显露，显扬。 貉（mò 漠）：旧称东北少数民族。

⑥威稜：神威。稜，旧注为神灵之威。 憺（dàn但）：恐惧（陈留方言），这里作动词。

⑦报忿：报怨，这里当指对外敌。

⑧图：图谋，这里作要求，希望解。

⑨徒跣（xiǎn 险）：光着脚。

⑩稽颡（qǐ sǎng 起嗓）：磕头。

⑪指：同“旨”，此言旨意。

⑫东辕：把车辕向东，指去右北平。

⑬弥节：同弭节，车马慢下来。 白檀：地名，右北平的一个县。

⑭这句是说：去到右北平正当盛秋时节。意指马肥时，外族容易进入掳掠。

【译文】

将军，是保卫国家的爪牙。《司马法》说：做将军的，“登车不行‘式’礼，遭遇丧事不回家守孝，整顿军旅、安抚士卒，以便征讨不服从者。他统制着三军的意志，同一战士的力量，发怒使千里震惊，振威使万物俯伏。因此名声显扬到夷、貉 的边地，神威惊

恐着邻国。”那末，报怨除害，以战争制止残杀。这就是我所希望于将军的。若是去掉帽，光着脚，来磕头请罪，哪里是我的旨意吗？将军，您就只管统率军队，把车辕向东而去，在白檀地方停留下来休息，到了右北平正是盛秋时节呢！

王贵民　译注

封齐王策元狩六年

汉武帝

【作者】

汉武帝，见本卷《议不举孝廉者罪诏》。

【题解】

这是汉武帝封儿子名闳（音宏）的为齐怀王的策命。武帝生六个儿子，除戾太子因故自杀外，尚有五子，称“武五子”。封闳的同日，封儿子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见下）分别赐策为据，并申戒他们。这类策命文字，都是勉厉、教诫和祈福的内容，多袭用先秦典籍的用语。读此，可以了解汉代保留和沿用的古代礼制，也可以借此认读一些先秦文句的意思。

【原文】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①，皇帝使御史大夫汤②，庙立子闳为齐王③。曰：呜呼！小子闳，受兹青社④。朕承天序⑤，惟稽古建尔国家⑥，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呜呼念

哉，共朕之诏⑦！惟命不于常⑧，人之好德，克明显光⑨；义之不图，俾君子怠⑩。悉尔心，允执其中⑪，天禄永终⑫；厥有愆不臧⑬，乃凶于乃国⑭，而害于尔躬。呜呼！保国乂民⑮，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注释】

①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②汤：张汤（？～公元前115年），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为汉武帝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支持国家专营工商业及打击富商大贾的政策。参与编订律令，撰有《越宫律》。

③庙立：在宗庙策立。

④青社：青色土的社。古代以五色分配五方，齐国在东，为青色。社，代表土地亦即国土，策封时，赐青色土往齐国去立社。

⑤天序：上天定的秩序、安排。

⑥稽古：查考古道。见《尚书·尧典》。

⑦共：同“供”，是供奉的意思。旧注恭敬，非是。

⑧这句是说：天命不常、不固定。

⑨这句是说：能够聪明显出光辉。

⑩这句是说：就使得君子也懈怠下去。

⑪这句是说：信能掌握中和、中正之道。

⑫这句是说：能够终守上天降下的禄位。连上句均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

⑬厥：其，这个。 愆：过失。 臧：善。

⑭乃国：你的国家。

⑮乂民：治民。乂，治。

【译文】

在元狩六年四月乙巳（二十八）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于宗庙立儿子闳为齐王。皇帝说：啊！小子闳，你接受这东方的青社

吧。我禀承上天安排，查考古道，建置你的国家，封在东土，世世作汉室的屏藩辅佐。啊，要记住，禀承我的诏令！那天命是不固定的，人若好德，就能聪明而显出光辉；假如不图道义，就使得君子也懈怠下去。尽你的心，诚信地掌握中正之道，终守上天降的禄位；如犯过错、作不善之事，就会降灾祸给你的王国，并加害于你的身子。啊！保国治民，可以不恭敬么？你要警醒、约束自己呀！

王贵民　译注

封燕王策

汉武帝

【作者】

汉武帝，见本卷《议不举孝廉者罪诏》。

【题解】

见前《封齐王策》。

【原文】

呜呼！小子旦，受兹玄社①，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呜呼！薰鬻氏虐老兽心②，以奸巧边甿③，朕命将率徂征厥罪④，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降旗奔师⑤；薰鬻徙域，北州以妥⑥。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桀德⑦，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⑧！王其戒之！

【注释】

①玄社：黑色土的社。燕在北方，为黑色。

②薰鬻（yù 玉）氏：上古时匈奴的称号。 虐老：指匈奴习俗，贱视老人，只重少壮。

③奸巧：作动词用。 甿：伧农，这里指一般劳动人民。

④将率：即将帅。 徂：往。

⑤这句是说：偃旗息鼓来奔，来投降。

⑥妥：同“绥”，安定。

⑦棐德：非德，不德。棐，通“匪”，同非。

⑧教士：被训练的士兵。

【译文】

啊！小子旦，你接受这北方的玄社吧，去建立你的国家，受封在北土，世世作汉室的屏藩辅佐。啊！薰鬻氏虐待老人，是禽兽之心，奸诈盘剥边地庶民。我命令将帅前去征讨它的罪行，那些大小军官，有三十二个帅，偃旗奔来投降。薰鬻族迁走了，北边的州郡得以安定。尽你的心，不要作使人民怨恨之事，不要作不德的事，也不要荒废戒备，没有训练好的兵士不得从征！你要警惕，约束自己呀！

王贵民　译注

封广陵王策

汉武帝

【作者】

汉武帝，见本卷《议不举孝廉者罪诏》。

【题解】

见前《封齐王策》。

【原文】

呜呼！小子胥，受兹赤社①。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道："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②。扬州保强③，三代要服④，不及以正⑤。"呜呼！悉尔心，祗祗兢兢⑥，乃惠乃顺⑦！毋桐好逸⑧，毋迩宵人⑨，惟法惟则！《书》云⑩：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后羞。王其戒之！

【注释】

①赤社：赤色土的社。广陵在今扬州，在汉长安等中心地区的南方，南方为赤色。

②轻心：性格轻捷，这是说的民风。

③保：恃，仗着。保强就是恃强，逞强。

④要(yāo 腰)服:边远的地区。古代分划国土为五区,从近至远为:甸、侯、宾、要、荒,各称为"服",叫"五服"。要服为第四圈,距中心地区较远。

⑤正:同"政",指政治教化。

⑥祗祗(zhi 知):恭敬。 兢兢:谨慎。

⑦惠:慈惠,对下。 顺:忠顺,对上。

⑧桐(tōng 通):轻脱之貌。 逸:闲游。

⑨宵人:同小人。

⑩《书》:即《尚书》,下面三句意出其《洪范》篇。

【译文】

啊!小子胥,你接受这南方的赤社吧,去建立你的国家,受封在南土,世世作汉室的屏藩辅佐。古人有言道:"长江之南,五湖之间,那里的人性格轻忽敏捷。扬州人性格恃强,那是三代时的要服之地,没有政治教化。"啊!尽你的心,恭敬谨慎,慈惠下民、忠顺君上!不要放任、逸乐,不要亲近小人,只有依着法则。《尚书》说:臣不作福、不作威,就不会招致后来的羞辱,你要警惕、约束自己呀!

王贵民 译注

策问贤良文学元光五年

汉武帝

【作者】

汉武帝,见前《议不举孝廉者罪诏》。

【题解】

这和前面汉文帝的《策问贤良文学》的策诏相同，有些用词都沿袭了。这次是公孙弘对策，被武帝亲自擢拔为第一。拜为博士，职为待诏，掌文学词章之事。诏文也有作者的特色，句子多排偶，内容多铺张，气势连贯，力求押韵，近于赋体。

【原文】

盖闻上古至治①，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②；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③，泽不涸；麟凤在郊薮④，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⑤；父不丧子⑥，兄不哭弟；北发渠搜⑦，南抚交趾⑧，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⑨，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⑩，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⑪？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⑫，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⑬，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⑭，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

【注释】

①至治：意为至治之世，政治最好的时代。

②这句见本卷《除肉刑诏》。

③童：光秃不生草木。

④薮（sǒu 叟）：长满草丛的湖。

⑤这句说的是河图洛书：传说伏牺时，黄河出现龙马，背负“河图”；洛水出现神龟，背负“洛书”。伏牺根据这图、书画成八卦即成《易经》。一说夏

禹治水时，上帝赐他《洪范九畴》，即《尚书·洪范》篇，称洛书。

⑥丧子：为儿子服丧。

⑦渠搜：一种荒远的少数族名。

⑧交趾：地区名。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包括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北、中部。

⑨跂行喙息：见本卷汉文帝《遗匈奴书》。

⑩洽（qià 恰）闻：博闻。

⑪期：期待，预期。

⑫属：连接，继承。 垂：这里是传下。

⑬纪：相当于纲纪，法度。

⑭悉意：尽意。 正议：正正堂堂的议论。

【译文】

听说上古至治之世，画着不同衣帽装束来标志罪刑，而人民就不犯法；那时，寒暖气候调和，五谷丰登，六畜蕃殖；甘露降落，风雨及时，良种作物出现，祥瑞的朱草生长，山岭不光秃，沼泽不干涸；麒麟、凤凰在郊外薮泽里活动，龟、龙在池沼里游泳，黄河出《图》，洛水出《书》；父不必为儿子服丧，兄不哭弟；北边开发到渠搜，南边安抚到交趾。凡舟车所到、有人走的地方，用脚行走的、用嘴巴呼吸的生物，都得到合适的安身处所。我很嘉赏这种时代！现在能用什么方法达到呢？你们大夫是学习前代圣王的道术，了解君臣之义的，论述事理，博闻广见，在当代有名声。敢问你们：天、人之道，根本是什么？吉、凶的效应，怎样能够预期？禹有洪水、汤有旱灾，由于什么过错？仁、义、礼、智四项要作好，应该怎样定下措施？继承传统、下传事业，鬼神变化，天命符瑞，它们的或兴或废，究竟何如？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度，你们都很熟习，那就尽意的正式地议论，详细准备好对答，写在简策上，我要亲自阅览，不要有所隐瞒、保留！

王贵民 译注

赐燕刺王旦玺书

汉昭帝

【作者】

汉昭帝(公元前94～前74年):刘弗陵,武帝子,继武帝为皇帝。公元前87—前74年在位。统治期间,由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等辅政,实行移民屯田,击败匈奴、乌桓,加强北方的防卫,召开盐铁会议,讨论经济等政策。基本继承武帝政策。与宣帝一起,史称"昭宣之治"。

【题解】

这是汉昭帝给其兄燕王旦的书信。燕刺王旦即燕王旦。书信加盖皇帝玺印,故称玺书。昭帝年幼登位,燕王旦自恃年长当立,与朝中大臣及齐王等密谋造反,事觉,同谋者被杀。昭帝赐给这封信,谴责燕王旦。旦自知罪重,得书后,自杀。书信主要论述汉朝封建子弟,是为了藩屏社稷,使天下安定。而以骨肉之亲,来危害国家,是大逆不道。说的义正辞严,冠冕堂皇。最后一句实际是要燕王旦自决。此文反映了封建皇朝宗族内部矛盾尖锐,这是由剥削阶级的本质决定的。

【原文】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1],诸吕阴谋大逆,刘氏不绝若发[2],赖绛侯等诛讨贼乱,尊立

孝文，以安宗庙。非以中外有人，表里相应故邪？樊、郦、曹、灌[③]，携剑推锋，从高皇帝垦菑除害[④]，耘锄海内。当此之时，头如蓬葆[⑤]，勤苦至矣，然其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曾无暴衣露冠之劳[⑥]，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⑦]，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⑧]？

【注释】

①先日：从前，指吕后当政时期。

②不绝若发：像头发一样不断绝，如同“不绝如缕”。

③这句列举四个人是：樊喻、郦商、曹参、灌缨。

④垦菑（zi 资）：垦辟除草。菑，除草。旧注“古灾字”，非是。连下句都是以农业比喻为政。

⑤葆：草丛生。

⑥暴衣露冠：解衣卸帽，指劳苦之状。

⑦敌吾一体：相当我的一个肢体。比喻骨肉手足之亲。手、足、躯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故称“一体”。全身则合称“四体”“五体”。

⑧奉齐酎（zhòu 宙）：指祭祀，又比喻继承宗统。 齐：同“粢”，黍稷祭品。酎，醇酒，这里也指祭品。

【译文】

从前，高祖皇帝君临天下，封立子弟，用以藩屏社稷。先时，他们吕氏阴谋造反，我刘氏宗统还是像头发般地断绝不了，依赖绛侯等杀贼平乱，安定了宗庙。这不是朝廷内外有人，外面和里面的力量相应合作的缘故吗？樊哙、郦商、曹参、灌缨等大臣，提起刀剑刺杀，跟从高祖征战像垦荒除杂草之害，对全国像农业耕

耘一样勤政。当这时，他们头发来不及梳理像丛草蓬乱，勤苦到极点了，然而赏赐也不过是封侯。如今我们宗室子弟，没有解衣卸帽的劳苦，分地封为王，分财而赏赐，父死儿子继承，兄死而弟接上，世袭禄位。燕王是骨肉至亲，相当我身体的一部分，却同他异姓族合谋、来危害社稷，亲近那疏远的人，疏远本是亲近的人，有反逆的心，没有忠爱的道义。这样，假如先人地下有知，你还有何面目再奉祭品祭拜高祖的宗庙呢？

王贵民　译注

令二千石察官属诏元康二年

汉宣帝

【作者】

汉宣帝（公元前91～前49年）：刘询。初名病已，字次卿，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西汉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74～前49年）。他生长民间，较为了解民间疾苦和吏治好坏。昭帝死，他由霍光所立。用了一些良相、循吏，能励精图治。强调王道与霸道相结合，是西汉统治思想的一个变化。他重视吏治，考察良莠。对西北边事，也有所进展，南匈奴降汉，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促进这一地区的生产，保障东西商路的畅通。

【题解】

这是一道考察官吏的诏令，时在公元前64年，汉宣帝在位的第十一

年。诏令内容是发现官吏断狱徇私枉法，非常危险，命令二千石级的官员各自考察下属官吏，发现不称职的，当即免官。同时关心地方疫疾灾害，对重灾区减免当年租赋。这篇文章的特点，文字简练而概括性强，如对断狱所下的定义，对官吏乱法盗名的分析、论断，时出警句，似乎都经过锤炼，有所创造。说"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以及公开而又深刻指出官吏恶劣作风、邪门歪道，都是讲了实话，是继承了前代的一种较开明的政治传统。

【原文】

狱者①，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②。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③，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④。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⑤？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繇役，饰厨传⑥，称过使客⑦，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⑧。其令郡国被灾甚者⑨，毋出今年租赋。

【注释】

①狱者：断狱，办案。

②文吏：文明、开明的官吏。

③析律：割裂法令条文。 贰端：即二端，指用两种标准论事量刑。

④亡：同无。

⑤仰：即仰望，盼望。

⑥饰厨传：修饰好厨房、传舍。指办好的饮食和旅舍优待过往官员。传舍，相当于旅店、招待所。

⑦称过使客：用过分的称意对待使者客人。

⑧愍：同"悯"，怜悯。

⑨被灾甚者：受灾严重的。

【译文】

断狱，关系到万民的生命，旨在禁止横暴和奸邪，养育群生的。能够使得生者不怨，死者也不恨，就可算是文明的官吏了。如今就不是这样，用刑法时有的抱着取巧之心，割裂条律、以两种标准量刑，或深或浅、不能公平，增加罪辞、掩饰错判，构成人家的罪行。报告不实，皇帝也无从知道。这样，就使我的治理不明，官吏的职守不称，四方老百姓，将会抱什么希望呢？二千石级的官员们！去考察你们的部下，不要任用这种人。官吏务必执法公平。有的人却擅自兴起徭役，修饰、美化传舍和厨房饮食，招待过往群仃宾客、使得过分满意，藉以沽名钓誉。那就如同等到白天去踩着薄冰过河，怎么不危险呢？现在天下发生一些传染病的灾害，我很悲悯，就命令郡国中受灾严重地区，不要出今年的租赋。

王贵民　译注

议封甘延寿等诏建昭四年

汉元帝

【作者】

汉元帝（公元前76～前33年），刘奭（shì式），汉宣帝子，西汉皇帝，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爱好儒术，先后任贡禹、薛广德、

韦玄成、匡衡等为丞相，优柔少断，宦官专权。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由盛转衰。

【题解】

这是论述甘延寿、陈汤可以受封，由公卿们议论封赏的诏令。时在公元前35年，前一年秋，甘延寿(？～公元前25年，北地郁郅—今甘肃庆阳人，字君况，时为西域都护)、陈汤(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人，字子公，时为西域副校尉)擅自假传诏令，发兵攻击匈奴郅支单于，得胜，斩单于首级。这一事件是功罪相杂，有些大臣以为应该办罪。而元帝则认为可赦罪、封赏，以战功告庙、赦天下，并写了这个诏书。事后封甘延寿为义成侯，拜长水校尉；赐陈汤为关内侯，拜射声校尉。

【原文】

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①，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②，重动师众，劳将率，故隐忍而未有云也③。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④。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⑤。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藏，因敌之粮⑥，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⑦；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⑧。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诏公卿议封焉。

【注释】

①郅(zhi 至)支单于：匈奴首领之一，从呼韩邪单于分出者。

②优游：生活悠闲，这里是放任的意思。

③隐忍：暗自忍耐。

④矫制：假托命令、诏令。

⑤阏氏（yān zhi 烟支）：匈奴单于之妻的称号。　贵人：仅次于皇后的妃嫔。

⑥因敌之粮：用敌方的军粮。与《孙子》的“因粮于敌”同意。

⑦边竟：即边境。

⑧奉宪：当是代指皇帝。

【译文】

匈奴郅支单于违背礼义，扣留并杀了汉的使者吏士，很不讲道理。我哪里忘记了呢？之所以放任而不征讨，只因那将再次兴兵动众，劳动将帅，所以暗自忍耐，不说它。现在甘延寿、陈汤看到便利，趁着时机，联结各城各国，擅自兴师、假托诏命征伐郅支单于。依赖天地宗庙的神灵，加以诛讨，斩得单于首级，以及他的阏氏、贵人和各王以下成千数的人。这虽是超越职权、干犯法纪，但对国内没有耗费一夫的徭役，不用府库的钱财，就着敌方粮食，供给军用，立功在万里之外，威风震动百蛮，名声显扬四海，为国家除了害，兵事的根源止住了，边境得到安定；当然，还免不了死亡的损失，而罪责当在于我为皇帝的。我很同情他们。就赦免延寿、汤的罪不要处治吧，诏令公卿们商议封赏他们吧。

王贵民　译注

谕巴蜀檄

司马相如

【作者】

司马相如，见卷三《子虚赋》。

【题解】

这是一篇通告巴蜀地方士民的檄文。谕，是晓喻于大众，相当于通告。檄(xi习)，檄文，用于晓喻和征召、征讨等方面的文书。汉武帝派遣唐蒙(武帝时人，初任番阳——今江西翻阳令，建议开通夜郎道，被任为中郎将，招致夜郎侯归汉。)开发西南，通夜郎道。征发巴蜀吏卒千人。而地方郡守又增加征发，达到一万多人，还杀了当地的首领，人民大为震恐。于是武帝就命司马相如责难唐蒙，相如就写了这篇檄文，主要说明发生事故不是皇帝的本意。文中一方面说明皇帝开发边地的正确意图，官民也都愿意为此而效力；一方面深责受命的官吏滥用职权和民力，以及士民中的愚昧者的逃亡、自相残杀等行为，可谓全面周到。

【原文】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安集中国[①]，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②]，屈膝请和。康居、西域[③]，重译纳贡[④]，稽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

诛[5]。右吊番禺[6]，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7]，常效贡职[8]，不敢堕怠[9]，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风慕义[10]，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11]。（以上往宾西南夷之故）

【注释】

①安集：《史记》作"辑安"，即安定。

②交臂：同"交手"，指拱手。　受事：接受事务，这里指服从。

③康居：古国名，领有今新疆北部至中亚。

④重译：远方外族、外国。译，本指翻译不通的语言，引申为指需要翻译语言的外族。重，重重。重译即辗转翻译。见卷六《十二州箴》。

⑤这句指南越曾被东越攻伐，汉发兵救之。

⑥右吊：往右去安抚。吊，恤，抚恤。　番禺：当时指南越。

⑦西僰（bó 勃）：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

⑧常效：经常效力。效，亦有献出之义。　贡职：进贡的职责。

⑨堕怠：即怠惰。

⑩喁喁（yóng 永阳）然：众人仰慕归向的样子。喁，鱼口向上露出水面。

⑪宾：以宾礼相待。

【译文】

告知巴蜀太守：蛮夷自行其是，没有征讨它们很久了，它们时常侵犯边境，劳苦了士大夫们。皇帝即位，安抚天下，安定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惊骇，拱手服从，屈膝请和。康居、西域，很远的方国前来纳贡，磕头献物。又移兵向东，东越和南越交战，就往右去安抚番禺，它的太子入朝拜见。南夷、西僰的君长，经常效力于贡纳的职责，不敢怠惰，伸脖举足，像鱼口向水面寻食那样地向慕良风大义，愿意称臣。只是道路辽远，山川阻隔，不能亲身来到。不顺从的已经诛灭，而为善的人没有奖赏，因

此派遣中郎将唐蒙前往致以宾客之礼。

【原文】

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1]，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2]，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以上有司发军兴之失）

【注释】

①卫使者：朝廷派遣的使者官吏。 不然：不以为然，不在乎的意思。旧注为“不然之变”或“不虞”，即不预防。

②军兴制：汉法的一种，又称军兴法，军事的征发事宜。

【译文】

于是征发巴郡、蜀郡的士卒各五百人，送去币帛礼物。而使者不以为然，以为没有什么战事祸患发生。现在听见他们使用了“军兴制”，使子弟们恐惧、父老们耽忧；郡守又擅自征取、转运粮食，这都不是皇帝的旨意啊！

【原文】

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1]，亦非人臣之节也[2]。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3]，皆摄弓而驰[4]，荷兵而走[5]，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6]，而与巴蜀异主哉[7]？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8]，位为通侯[9]，处列东第[10]。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

居位甚安逸，名声施于无穷[11]，功烈著于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12]。（以上边郡之士敢忾死难之贤）

【注释】

①自贼杀：即自相残杀。

②节：节操，品行。

③烽、燧：举火为号的设施。 烽：把燃料绑在杆顶，有情况即燃烧，远处能望见。 燧：即柴火堆，见烽火即燃烧。 燔：同“焚”。

④摄（niè 聂）弓：手持着弓。

⑤荷兵：肩扛着兵器。兵，指兵器。

⑥编列：编排，这里指编了户口。

⑦异主：不同的主管者，这里指君主。

⑧析珪而爵：把珪中分，白的一面藏于天子，青的一面藏于诸侯，以封赐爵禄。上句“剖符”也是类似作法。

⑨通侯：封爵的最高一级，秦制定二十等爵，第二十为“彻侯”，汉称为通侯。

⑩东第：东边的住宅。第，宅第。汉时贵族甲宅居京城的东边。

⑪施：延及。

⑫“肝脑”二句：这两句是说即使在战争、祸乱中被杀也死而不辞。

【译文】

被征发服役的人，有的逃亡、自相残杀，这也不是人臣应有的品行。而一般边郡的人士，他们望见烽火、立即焚燧发讯号，都手持弓箭奔跑，肩扛兵器快走，流汗不止，深怕落后。他们即使撞上刀刃，冒着流矢，也决计不向后看、不回转脚跟，人人怀着愤怒，像报私仇一般。他们哪里是乐意死、不愿活吗？他们就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和巴蜀人民有不同的君主吗？不是的，他们想得深、看得远，急国家的患难，乐意尽人臣之道啊！所以，这就有

剖开苻节的分封，有析珪的爵赏，地位达到通侯，宅第建在京城东边。死了就留下显号到后世，把土地传给子孙，行事很忠敬，居位很安逸，名声延及无穷，功烈显著永不磨灭。就因此之故，贤人君子即使肝脑涂抹在中原、血液浸着野草，也至死不辞呀！

【原文】

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1]，身死无名，谥为至愚[2]，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3]，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兄母之教不先[4]，子弟之率不谨[5]，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以上亡逃自杀者之愚）

【注释】

①抵：达到，至于。

②谥（shi 市）：人死后加以一种称号。

③相越：相过，即距离。可解为差别。

④兄母：当作“父兄”。

⑤率：顺从，听从。

【译文】

现今因奉送币帛的差事到南夷去，就自相残杀，或者逃亡而至于死罪，身死没有好名声，加谥号为“至愚”，这种耻辱连累父母，被天下人讥笑。人的度量差别，不是很远么！然而，这也不只是执行差役者的罪，平日缺乏父兄的教导，子弟们又不谨慎听从，极少廉耻，风俗也就不淳厚了。他们遭受刑杀，不也是应该的吗？

【原文】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1]，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2]。方今田时[3]，重烦百姓[4]，已亲见近县[5]；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6]，使咸喻陛下之意，无忽！

【注释】

①信使：诚信的使者。

②让：责备。　三老孝弟：汉代乡一级的官名，掌教化。

③田时：农事季节。

④重烦：难以烦扰。重，旧注为"难也。"

⑤这句是说：近县之人已经见面、听到口头晓谕。

⑥亟：同"急"，迅速。　道：汉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

【译文】

皇帝担心使者、官吏们像那样乱法，又念不肖的愚民这般的逃亡残杀，是故再派诚信的使者，把征发士卒的事晓谕给老百姓，因而列举那些人不忠、死亡之罪，责备三老孝弟的乡官不教诲子弟的过失。现在正值农事季节，难以烦扰百姓，已对近县亲口告谕了；恐怕远处溪谷山泽的人民不能普遍知道，檄文一到，迅速下达到县、道，使大家都懂得陛下的旨意，不要疏忽怠惰！

王贵民　译注

难蜀父老

司马相如

【作者】

司马相如，见卷三《子虚赋》。

【题解】

难，同前面东方朔《答客难》的“难”字同义。这是一篇讽谕性的文章。背景还是前文所说的同一件事，司马相如出使时，蜀郡长老多半以为通西南夷没有什么作用，大臣也这样看。相如本想进谏，可是已经提过建议，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假借蜀郡父老的话，而加以辩驳，一是为了再讽谏天子，一是让百姓知道皇帝通西南的意图。文章引经据典，论述开发边地的历史传统，对国家、人民的好处。文章铺张扬厉，广泛发挥，近于赋体。

【原文】

汉兴七十有八载①，德茂存乎六世②，威武纷纭，湛恩汪涉③，群生沾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④，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驼⑤，定筰存邛⑥，略斯榆⑦，举苞蒲⑧。结轨还辕⑨，东乡将报⑩，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⑪，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⑫。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牧夷狄也⑬，其义羁縻勿绝而已。

今罢三郡之士[14]，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15]，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16]，敝所恃以事无用[17]，鄙人固陋，不识所谓[18]！"（以上蜀大夫疑招西夷之非）

【注释】

①这句说汉朝创立以来的年数，推算文章作于公元前129年，武帝元光六年。

②六世：高祖至武帝六世。

③湛恩：深恩，湛同深。　汪涉：形容深广之状。涉，见卷三《上林赋》注。

④攘：旧注"卻退也"，即使其退却。

⑤冉、駹（máng 忙）：古族名，在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一带。

⑥笮（zé 则）、邛（qióng 穷）：西南夷古族名。皆在今四川西部和西昌一带。邛又称邛都夷。

⑦斯榆：读为"曳俞"，古国名，在蜀南。

⑧苞蒲：古族名，西夷之一。

⑨结轨还辕：回转车轨车辕，即回还。

⑩东乡：东向，即向东。

⑪搢绅先生：即今称绅士。

⑫俨然：形容威仪之盛。　造：至，到。今说造府、造访。

⑬牧：当作"於"，即于字。

⑭罢：同"疲"。

⑮屈：旧注为"尽"。

⑯齐民：指中原人民。　夷狄：指西南夷。

⑰所恃：所依靠的。指中原财物。

037133

⑱所谓：所以说，指通西南夷的道理。

【译文】

汉朝创立以来已有七十八年，恩德茂盛存在了六世，威严的武功很多，深恩浩大，群生都被沾润，并且洋溢到中国的远方。这时就命使者西征，顺路打退当地势力，他们望风披靡。因而使冉族来朝、驰人顺从，平定笮地、存问邛都，经略了斯榆，并了苞蒲。然后旋转轨辙车辕，将要向东回报天子，到达蜀都。蜀郡的耆老大夫、搢绅先生，有二十七人，威仪俨然地来见。说了一阵客气话，就进言："大家知道，天子对于夷狄，意义只在于不断地约束而已。如今疲劳了三郡的士民，开通夜郎的道路，至今三年，没有成功，士卒劳倦，万民不得给养。现在又接着通西南夷，百姓的力量用完了，恐怕也不能结束，这也是使者的拖累啊！我们暗自替各位担心。而且，邛、笮、西夷和中国并立，经历的年代很久，不可记下。历代，仁人用德政也招致不来，强者用武力也兼并不了，原因恐怕是相隔辽远，不可能开发的吧？今天割裂中国的编户齐民去附益夷狄，耗败了依靠的力量作无用之事，我们鄙野之人固守浅陋，不懂得你们所持的道理何在！"

【原文】

使者曰①："乌谓此乎②？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③，而巴不化俗也。仆尝恶闻若说④！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觀也⑤。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⑥，黎民惧焉；及臻厥成⑦，天下晏如也⑧。昔者洪水沸出，泛滥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⑨。夏

后氏慼之[10]，乃堙洪塞源[11]，决江疏河，洒沉澹灾[12]，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腠胝无胈[13]，肤不生毛[14]，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浹乎于兹[15]。（以上举禹以证非常之功）

【注释】

①使者：指作者自己。

②乌谓此乎：怎能这么说？

③变服：变更衣服，指改善习俗。

④尝：当作"尚"，尚且。　恶（wù 乌）闻：不喜听。

⑤观、觀：都是看。觀（gòu 构），当指深入观察，与"观"有程度不同。

⑥原：开端。

⑦这句是说：到了成功的时候。　厥：其。

⑧晏：安。

⑨崎岖：高低不平的山路。

⑩慼：忧愁。一作戚。

⑪堙（yīn 因）：遏抑，堵塞。

⑫洒（xǐ 洗）沉：把深水分流。洒，分。　澹灾：平了灾害。澹，澹然平安。

⑬腠（còu 凑）：腠理，指皮肤纹理。　胝（zhī 之）：皮厚，生茧。　胈（bá 拔）：汗孔毛。全句是说全身腠理结茧，皮肤上掉了汗毛。意指劳苦。《史记》作"躬胝无胈"；《汉书》作"躬腠骿胝无胈"。

⑭这句是说：劳动极苦，皮肤的毛都磨光了。

⑮浹（jiā 加）：透，遍及。

【译文】

使者说："怎么能这样说呢？如果一定像你说的，那就是蜀郡不能变更衣服，而巴郡不必美化风俗了。我早已不喜欢听这种说法！这事体很大，本来不是一般看看的人能够看清的。我行道很急，详细的不可以都说给你们听，请为大夫们陈述粗略的吧。

世上必有非常的人，然后方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方才有非常的功效。所谓非常，那是一般人所奇异的。故常说：非常事情的开始，老百姓看着害怕；而当事情成功，天下都安然享受。往昔，洪水沸腾而出，泛滥漫流，人民爬高降低的迁徙，路不平，人不安。夏禹很忧愁，于是就遏抑洪水，堵塞它的源头，决江疏导河流，把深水分开，平定了灾害，水都归到东海，从而天下永远安宁。当时这般的勤苦，哪会只是百姓吗？大禹自己就是考虑得心烦意乱，自己参与劳动，手足长满厚厚的茧子，弄得全身皮肤磨光了汗毛，是故他的美好功烈显扬到无穷之时，名声遍及而传到今天。

【原文】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喔踤①，拘文牵俗，循诵习传②，当世取说云尔哉③？必将崇论□议④，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⑤。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⑥？’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⑦，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以上言贤君规模宏大）

【注释】

①委琐：零碎。 喔踤（wō chuò 握绰）：局促，狭隘。

②这句是：因循地诵说，习于传闻。

③说：即悦。

④□：这个缺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闳”，李善注《文选》作“吰”。崇论闳（hóng 宏）议：高深的议论。

⑤参天贰地：与天地相并，是说自己的德和地相比，是贰地；又与天相并为三，是参天。

⑥“普天”四句：这四句引自《诗经·小雅·北山》。诗意是：普天下都

是王的土地，土地边境之内都是王的臣民。

⑦浸淫：逐渐润渍。　衍溢：漫流出来。

【译文】

凡是贤能之君登上皇位，哪里只是琐细局促，受仪文拘束、被世俗牵制，因循旧说、习于传闻，取悦于当世的吗？他必须有高深的理论，创业垂统，建立万世的规模。是故，要到处涉猎，兼容并包，辛勤思索怎样与天地相并。《诗》不是说过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由逐渐润渍到满溢漫流，所有求生之物，有不被他的恩泽沾润的，贤君就感到耻辱！

【原文】

"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①，咸获嘉祉②，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③，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时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④，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⑤，幼孤为奴虏，系缧号泣⑥，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为之垂涕⑦，况乎上圣，又焉能已？（以上言异域慕汉向化）

【注释】

①冠带之伦：指汉族人民。伦，类。

②咸获嘉祉：都得到美好幸福。祉，福。

③辽绝：极远。　异党：异族。

④"内之"二句：这两句的"内之"指对汉朝，"外之"指对少数民族自己国内。王先谦说，旧注则相反。

⑤不辜：指无罪被刑。

⑥系缧(léi 雷)：被绳索捆绑。缧，拘捆罪人的绳索。

⑦戾夫：狠戾之人。

【译文】

“如今国境之内，衣冠束带的汉族人民，都得到美好幸福，没有遗漏的。而那些边地民族、特殊习俗的国家，极远的异族的地方，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没有实施，我们的影响极小。他们对内地经常在边境上侵犯礼义，在自己国内奸邪横行，驱逐、杀害君主，君臣互换位置，没有尊卑秩序，父老无罪受刑，幼小孤单的人作奴隶，被绳索捆绑而号泣。人们向着内地哀怨说：‘听说中国有最仁慈的人，恩德洋溢普及，没有什么东西不得其处所的，而今为什么只丢掉我们不管？’他们踮起脚跟仰慕着，像大旱盼望下雨一样。即使狠心的人也为此掉泪，何况最高的圣人，能够罢手不作？

【原文】

“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①，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②，徼牂牁③，镂灵山④，梁孙原⑤；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⑥，使疏逖不闭⑦，曾爽阁昧得耀乎光明⑧，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⑨，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⑩，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⑪，继周氏之绝业⑫，天子之亟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者也。(以上言开西夷事不可已)

【注释】

①诮(qiào 窍)：责备。　劲：强悍。

②关：作关口，动词。　沬、若：二水名，在今四川，后改称大渡河。

③徼：边徼，作动词用。　牂牁(zāng kē 脏科)：郡名，在今贵州省遵义地区。

④镂：雕刻，这里指开凿。　灵山：山名，汉开灵山道，置灵道县。在今四川。有二灵山，一在阆中县，一在芦山县，此可能即后者。

⑤梁：桥梁，用为动词。　孙原：水名，南流入若水。

⑥远抚长驾：安抚远地而驾着长车。

⑦逖：远。　：闭：拒绝。

⑧曶爽闇昧：凌晨天色未明之状。曶，一作昧。

⑨禔(tí 提)：安。

⑩拯：救，援救。

⑪陵夷：衰落，弛松。

⑫周氏：指周朝。

【译文】

“因此，向北出师征讨强横的匈奴，向南遣使去责备强劲的越族，四面风闻德政，西夷、南夷的君长都像鱼一样集拢、仰对着流水，愿意接受封号的以亿计。于是，就以沬、若二水为关界，把牂牁郡作为边徼，开凿灵山道，在孙原河上架桥；这是开创道德的路，传播仁义的传统。必将厚恩广施，而驾着长车安抚边远，使得疏远的不受拒绝，在迷蒙暗昧中闪耀着光明，在我方休了兵事，在彼方不再受讨伐，远近一体，中外得享安福，不是很康乐吗！凡是拯救人民于沉溺之中，拥着至尊的美德，一反那衰世废坏的政治，继承周朝已断绝的业绩，是天子的紧急任务呀！百姓虽然劳苦，哪可以罢手不作呢？凡是行王道的，固然没有不是开始耽忧勤劳，结果就能安逸欢乐的嘛。

【原文】

“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1]。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2]，鸣和鸾，扬乐颂，上减五[3]，下登三[4]。观者未睹旨[5]，听者未闻音，犹鹪鹏已翔乎寥廓之宇[6]，而罗者犹视乎薮泽[7]，悲夫！”

【注释】

①合：即合当，应当。

②“方将”二句：这两句是说封禅。封是上祭天于泰山，禅是在泰山下的梁父山除地为墠（祭场）。这里说“增”“加”，指再一次封禅。

③上减五：应为“上咸五”，上可同于五帝。

④下登三：下可登到三王的地位。

⑤睹旨：看到皇帝的圣旨。

⑥鹪鹏：貌似凤凰的鸟。

⑦罗者：用网类捕鸟的人，指猎人。

【译文】

“然则，受命的符瑞，应当就在这里。就将要再举行封太山、禅梁父之事，鸣起车马的鸾铃，奏起雅颂之乐，上可比于五帝，下可登于三王地位。而你们观看的没有看到天子的意旨，听的人没有听见声音，犹如鹪鹏已经高飞到寥廓的天宇上，而猎者还注视着地面的薮泽，是很可悲的啊！”

【原文】

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1]，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2]：“允哉汉德[3]！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4]，迁延而辞避[5]。

【注释】

①怀来：怀着的来意。

②喟然：叹息。　称：赞许。

③允：信，真。

④敞罔：失意的样子。　靡徙：旧注为自己抑退，失正。即愧悔无地自容的样子。

⑤迁延：同“逡巡”，徘徊不前。

【译文】

于是，大夫们茫然地失去了原先所怀的来意，再没有可以进言的，叹息着，并且赞许地说：“可信啊汉朝的恩德！这是鄙人所愿意听的话呀。百姓虽然劳苦，我们请亲身先行！”他们失意地、无地自容的样子，徘徊不前而告辞回避了。

王贵民　译注

敕椽功曹教

王　尊

【作者】

王尊（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字子赣，涿郡高阳（今河北高阳）人，元帝、成帝时任刺史至京兆尹，西汉的贤臣。少好学，善刑律，公平执法，屡除贪官、豪强和奸邪，中被诬告免官，又经平冤再起。一次，河水泛滥。瓠子堤将被冲决，请以亲身填塞，独自庐居堤上，直到水退，皇帝诏封中二千石爵秩、赐黄金二十斤。

【题解】

这是一篇警戒官吏严格执法的训示，王尊早年任安定太守时所作。敕(chì斥)是皇帝或官府的命令；掾(yuàn院)是属官；功曹是郡守下设协理政事的总务长，也称功曹史。因此这也就是王尊戒令自己部下的公文。内容除了论述为官必须贤能的道理之外，提出具体考核部下的办法，特别举出贪官张辅受到惩治为例，杀一儆百。教令再三叮咛部下，语重心长。

【原文】

掾功曹：各自底厉①，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②，毋久妨贤！夫羽翮不修③，则不可以致千里；阑内不理④，无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⑤，分别白之⑥。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昔孔子治鲁，七日诛少正卯；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张辅⑦，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⑧，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直符史诣阁下从太守受其事⑨。丞戒之戒之⑩，相随入狱矣！

【注释】

①底厉：即砥厉，磨练。这里指勤于政事。

②趣(cù促)自：促使自己。

③翮(hé河)：羽毛中间的茎，中空透明者。羽翮统言羽毛。

④阑(nié聂)：古代门中央竖立的短木，作为区分尊卑出入时的界限。阑内：概指门内。

⑤这句是说：郡丞全部登记官吏的品行、才能。 署：记，写，标出。

⑥白之：告诉，说明。

⑦五官掾：当是掾史中的一种。

⑧不轨：行为不正。

⑨直符史：值日的掾史。 诣：到，来。 阁(gé葛)：同“阁”，庭中建置

在高处，四面开窗能够瞭望的建筑物。这里指办事的处所。

⑩这句旧注为郡丞教戒张辅，但从上下文气看，当为太守教戒府丞。

【译文】

掾吏、功曹们：大家要各自磨练勤政，帮助太守治事，不中用的人，就让他自己退出去，不要长期的妨碍贤者进来。凡是羽毛不修饰好，不可能飞到千里远；门内的事不治理好，没法整顿外边。郡守的府丞全部登记着官吏的品行、才能，分别报上来。应当以贤为上，不要以富为条件。商人即使是百万之家，也不足以计议政事。从前孔子治理鲁国，到任七天就杀了少正卯；而今太守到任已经一个月了，五官掾史张辅怀有虎狼之心，贪污不法，一郡的钱财全部进入了他家，然而这恰恰是葬送他呀。现在把张辅送进监狱，当值的掾史来到阁下，跟着我处理这个案件。府丞，要警戒警戒啊！否则，将会跟着入狱哩！

王贵民　译注

赐窦融玺书①

汉光武帝

【作者】

汉光武帝，即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西汉皇族，汉高祖九世孙，出于景帝一支，少长民间。王莽末

年爆发农民大起义，他和兄刘縯起兵舂陵，加入绿林起义军，受命于更始帝刘玄。他领兵大破王莽军队于昆阳，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他建立王业的开始。更始帝杀其兄刘縯后，他到河北活动，以建立自己的势力，脱离更始。他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以统一天下为目的。

当时豪强割据，全国分裂。刘秀本人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分，他的部属大多也是这三种人。他们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掳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他的最后胜利。他次第削平割据者，先后镇压和收编铜马、赤眉等起义军，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称帝。年号建武。

刘秀虽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但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他在推翻王莽，削平割据，完成统一大业中起了极大作用；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多次发布释放官私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减轻赋税徭役，兴修水利，裁并州县，精简官吏，使封建经济得以恢复。因之，他对当时历史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题解】

建武五年，当时，河东大部分地区已经平定，只是河西方面，窦融正自称河西大将军，统领河西五郡；公孙述在蜀称帝；隗嚣盘踞西北陇地，他虽遣子入侍光武，但心怀二意，正派辩士张玄游说窦融，希望各据土地，与陇蜀合纵，形成犄角之势，对付光武。窦融召集部下，权衡利弊，决定附汉。光武帝也正准备有事陇蜀，他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窦融采取拉拢怀柔的办法。正当窦融派长史刘钧与光武联系，上表献马之时，光武帝也发使招谕河西。两人在道相遇，一起回到光武帝那里，这封玺书就是光武命长史带回的复谕。光武这封书信言简意赅，居高临下，恩威兼用，语言明快，促使窦融作出更彻底决择，孤立隗嚣与公孙述。最终窦融归附，杀死了张玄，毁去隗嚣所给将军印绶。

【原文】

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②]：劳镇守边五郡[③]，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④]。外则折挫羌胡[⑤]，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⑥]，邑邑何已[⑦]！长史所奉书献马[⑧]，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⑨]，天水有隗将军[⑩]，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⑪]，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⑫]！

【注释】

①窦融：公元前16年～公元62年，东汉初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字周公。累世仕宦河西。其七世祖广国，为西汉文帝皇后亲弟，曾封章武侯。新莽末，为波水将军，继降刘玄，任张掖属国都尉。刘玄败，他联合酒泉、敦煌、金城、武威、张掖五郡，割据河西，称行河西大将军事。光武称帝，归附光武，授凉州牧。协助攻灭隗嚣有功，被封为安丰侯。平陇蜀后，拜为翼州牧，旋即升为大司空。死后谥戴侯。《后汉书》有传。　玺（xǐ洗）书：古时皇帝用印章封记的文书。玺，印章。秦汉以后，专指帝王的印。

②制诏：诏令；帝王所下文告及命令的统称。《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行……事：兼任、代理……的官职。古代大官兼管小官的事叫"行"，小官兼代大官的事叫"守"。　属国都尉：汉官名。汉时于边郡置属国，设都尉掌管属国事务。刘玄曾封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故称。

③劳：辛勤劳苦。

④民庶：民众。

⑤折挫：犹挫败。　羌胡：羌人。羌，我国古代西部民族。胡，我国古代对北方边地与西域各民族的泛称。

⑥隔塞：阻隔；不相通。

⑦邑邑：忧郁不乐。通"悒悒"。

⑧长（zhǎng掌）史：官名。两汉与少数民族邻接的各郡太守之属官，辅佐太守，掌一郡兵马。又两汉将军之属官也有长史，以总理幕府。此处指窦融所遣使者刘钧。

⑨益州：州名。汉武帝时置，故地大部在今四川省境内。 公孙子阳：即公孙述（？～公元36年），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子阳。新莽时，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后起兵据益州，称帝，号成家（取起于成都之意）。建武十二年（公元前36年）为刘秀所破，被杀。

⑩天水：郡名。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析陇西郡置。在今甘肃通渭县西北。 隗将军：指隗嚣（？～公元33年），东汉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王莽末，据陇西起兵，初附刘玄，旋属光武，封西州大将军。故称。

⑪举足左右：一举足就影响两边的分量。喻所处地位的重要，一举一动都关系全局。

⑫相厚：互相深交。厚，犹深。 量：度量；限度。

【译文】

诏令代理河西五郡大将军、属国都尉：您辛勤镇守边防五郡，兵精马壮，仓库丰实，民众富足。对外挫败羌人，对内百姓受福。您的声威和仁德流布传闻，使我虚心遥望，怎奈道路阻隔，好不遗憾！您派遣长史带来的书信和献上的马匹，都已收悉，深心知道您的厚意。现在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嚣将军，正是蜀、汉相攻的时候，大权在您手中，您一举足或向左、或向右，就会使全局的轻重改观。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相互深交的愿望岂可限量呢！

【原文】

诸事具长史所见①，将军所知。王者迭兴②，千载一会③。欲遂立桓、文④，辅微国⑤，当勉卒功业⑥；欲三分鼎足⑦，连衡合从⑧，亦宜以时定⑨。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⑩，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⑪。王者有分土⑫，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⑬。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言⑭。

【注释】

①具：都，全。通“俱”。

②迭（dié 喋）兴：更替着兴起；一次又一次的兴起。迭，更替，轮流。

③千载一会：言机会极其难得，千年碰上一会。也作“千载一遇”、“千载一合”。

④遂立桓、文：成就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　齐桓公：春秋时齐侯，五霸之一，名小白，任管仲为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其身为盟主。　晋文公（？～公元前628年）：春秋时晋君，名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以秦穆公之力得返为君。用狐偃、赵衰、贾佗、先轸等为辅，尊周室、平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救宋破楚，遂霸诸侯，在位九年。

⑤辅微国：辅佐已衰微的国家。指齐桓、晋文辅佐周室。喻窦融可辅佐已衰落的汉朝中兴。

⑥勉卒：努力完成。卒，最后，终。

⑦三分鼎足：形容三分天下，似鼎足而立。

⑧连衡合从：战国时，苏秦说六国诸侯联合抗秦，称“合从”或“合纵”；张仪说诸侯事秦以攻其他诸侯为“连衡”或“连横”。南北为纵，因六国地连南北，故六国联合称“合纵”。秦在西南，六国居东，东西相连为“横”，故六国与秦相连称“连横”。此处借喻窦融欲以谁为敌，与谁联合。

⑨宜以时定：因以时势来决定。

⑩绝域：极远的地域。

⑪任嚣（？～约公元前207年），秦始皇时为南海尉。秦末农民起义时，嚣筑关自保，病危，诈作诏书，使龙川令赵佗代己为南海尉。　效：致。　尉佗：即赵佗（？～公元前137年）。因为南海尉，故称“尉佗”。秦真定人，秦二世时为南海龙川令。任嚣死，佗行南海尉事。后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称帝，立佗为南越王。吕后时，自尊为南越武帝。文帝立，遣使责佗，佗去帝号称臣。　七郡之计：指任嚣临死假诏使赵佗接南海尉事。任嚣对他说，番禺负山险阻，东南西北数千里，也是一州之主，可以为国。七郡指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这里光武暗示他知道有张玄游说窦融，要他据地自守，自成气候一事。此话果然使窦融及其部属都很震惊，认为光武明察万里之外。

⑫王者：君临天下者，成王业者。 有分土，无分民：疆土可以分封，人民是不能分的。语出《汉书·地理志下》："古有分土，无分民"。

⑬自适己事：自己按适合自己的去做。

⑭便宜：方便，合适。 辄：则，就。

【译文】

各种事情都是长史亲眼目睹，您所熟知的。现在称王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兴起，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您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辅佐已衰微的国家，那末就应当努力去完成这一功业；如果您想要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那末是连衡还是合从，也应当根据形势去作出决定。天下尚未统一，我与你地域远隔，不是互相吞併的国家。在您的进言者中，肯定有人会像任嚣给赵佗提出以海南七郡独立为王那样的计谋。成就王业的人可以分割疆土，但人民是不能分的，自己只能按照适合自己的事去做而已。现在赠您黄金二百斤，顺便就说上这几句话。

冯嘉芳 译注

报臧宫、马武诏二十七年①

汉光武帝

【作者】

汉光武帝，见本卷《赐窦融玺书》。

【题解】

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中兴大业基本完成。光武帝威震天下,四方少数民族纷纷归服。这时,北方的南匈奴已经归顺,遣子入侍,向汉称藩。北匈奴单于蒲奴,恐南匈奴导引汉兵,乘间进击,于是也遣使至武威郡,乞请和亲。光武帝命群臣集议,连日不决。这时朗陵侯臧宫与扬虚侯马武联名上书,请击北匈奴,大致说,匈奴贪利,不知礼信,穷乃稽首,安即侵盗。现在北匈奴饥荒,疲困乏力,请命将出塞,招募羌胡,并力合击,不出数年,定可平虏,等等。光武帝这一诏书就是对他们的答复。他认为当时虽然天下已经平定,但经过几十年征战,居安思危,感到百姓劳顿,国家尚未巩固,经济尚未恢复,不想再发动战争,而希望休养生息,偃武修文。他的这一思想,不失为一代明君的深谋远虑。

【原文】

《黄石公记》曰②:"柔能制刚③,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④。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⑤;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⑥。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⑦,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⑧。逸政多忠臣⑨,劳政多乱人⑩。故曰:务广地者荒⑪,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⑫,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⑬,虽成必败。

【注释】

①报:答,复。 臧宫(?～公元58年):东汉颍川郏(jiá 夹,今河南省中部)人,字君翁,从刘秀举兵,以勇猛善战著称。官广汉太守,封朗陵侯。为云台画像二十八将之一。《后汉书》有传。 马武(?～公元61年):东汉初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南)人,字子张,新莽末,参加绿林起义军,后归刘秀。刘秀称帝,他任侍中,骑都尉,后封扬虚侯,曾率兵征服武陵蛮及羌人,为云台画像二十八将之一。《后汉书》有传。

②《黄石公记》:即后世流传的兵书《黄石公三略》。黄石公,又称圯上老人。传说张良刺秦始皇失败后,逃亡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遇老人于圯(桥)上,授以《太公兵法》,自称:十三年"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十三年后,张良随汉高祖过济北,果在谷城山下得黄石。良死,与石并葬。(见《史记·留侯世家》)。

③柔:软,温和。 制:克制,制伏。 刚:坚硬;强劲。

④贼:伤害,狠酷。

⑤所乐乐人:把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去使他人喜悦。

⑥所乐乐身:把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仅乐于自身。 按: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称:"故曰有德之君"以下,至"虽成必败",皆见《黄石公记》下篇。

⑦舍近谋远:放弃切近,图谋高远。指所求不切实际。

⑧逸:安逸,安闲。

⑨逸政:安逸的政治。

⑩劳政:劳民的政治。 乱人:乱民,造反作乱的人。

⑪务:致力,从事。 荒:荒废,无人治理。

⑫有其有:获取,占有自己所固有的。

⑬残灭之政:残酷暴虐的政治。

【译文】

《黄石公记》中说:"柔和可以制伏刚硬,弱小可以制伏强大。"柔和的意思就是以德感人;刚硬的意思就是伤害他人。弱小是仁义的辅助;强大是怨恨的归依。所以说,仁德的君主,用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去使别人喜爱;不仁德的君主,他所喜爱的事物只乐于自身。把喜乐给于别人的人,他的喜乐是长久的;只使自己快乐的人,不久就会灭亡。舍弃切近的而去图谋高远的人,费力而没有成效;舍弃高远的而考虑切近的人,安逸而有结果。安逸的政治多出忠臣,劳民的政治多出作乱的人。所以说,致力于扩大土地的人一定荒于治理,而从事扩大仁德的人一定兴旺强大;占有自己所固有的人便心安,贪图他人所有的人就会凶残。残酷暴虐的政治,虽然成功了,最终必然失败。

【原文】

今国无善政①，灾变不息②，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③？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④。"且北狄尚强⑤，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⑥，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⑦，岂非至愿⑧？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⑨！

【注释】

①善政：妥善的法则政令。

②灾变：旧时指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同"灾异"。

③远事边外：在遥远的边疆之外挑起事端。

④"季孙"二句：指忧患将发生在内部，而不在外部。语出《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当时季孙贪图颛臾的土地而想攻打它，孔子的弟子冉有说给孔子听，孔子批评他而说了上述的话。季孙，春秋时鲁国大夫。　颛臾（zhuān yú 专宇）：春秋国名，鲁的附庸。

⑤北狄：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此处指北匈奴。

⑥屯田：利用兵士在驻屯地区种地。　警备：警戒以备非常。

⑦举：动用；安排。

⑧至愿：最大的愿望。

⑨息人：使人民得到安宁。

【译文】

现在国家还没有妥善的法则政令，灾害不断，老百姓惊惶不安，人民无法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还想要到遥远的边疆之外去挑起事端吗？孔子说："我怕季孙的忧患，不在于外部的颛臾。"并且北匈奴还很强大，关于他们屯田垦荒，警戒备战，这些传闻的事情，往往失实。如果动用全国一半的力量，真的能够消灭大敌，岂不是我最大的愿望？假如还不是时候，不如让人民休息一

下吧！

冯嘉芳　译注

拟答北匈奴诏

班　彪

【作者】

班彪，见卷二《王命记》。

【题解】

光武初，匈奴屡屡侵掠北边，朝廷患之。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乱，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南迁归顺汉朝。二十七年，北匈奴惧怕讨伐，遣使诣武威求和亲，汉未许。二十八年，又遣使到朝廷，进贡马匹皮衣，更乞和亲，并请赐乐器，又求率领西域诸国一起进贡谒见。光武帝命三府议酬答事宜。时班彪在三府任司徒掾，他在奏文中说明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应对要有策略。既未助南单于伐北单于，也不应断绝北单于。认为可以略加赏赐，与进贡财物大致相当。再于报答书信中明加晓告，举前世呼韩邪、郅支二者的事例以警戒之。班彪拟写了答信，即此《拟答北匈奴诏》。文虽不长，但辞令得体，有大国风范。特别举呼韩邪、郅支之事，与当时南北二单于情形相类，很有说服、威慑力量。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光武帝完全采纳听从了他的意见。

【原文】

单于不忘汉恩[1]，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2]，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

【注释】

①单（chán 蝉）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

②和亲：指两国之间和好亲善，亦指汉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

【译文】

单于不忘汉朝恩典，追念先祖与汉和好的旧约，想与汉和亲，以得保身安国。这一打算很是高明，真为单于高兴！

【原文】

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隙[1]，并蒙孝宣帝垂恩救护[2]，故各遣侍子[3]，称藩保塞[4]。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向南[5]，款塞归命[6]。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7]，而侵 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扫北庭[8]。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9]，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10]。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

【注释】

①呼韩邪（？～公元前31年）：名稽侯珊。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立为单于。后为兄郅支单于所败，于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归附西

汉，次年率所部南迁汉光禄塞下（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嫁给他。在西汉支持下，他恢复了对匈奴全境的统治。自呼韩邪附汉后，匈奴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达六七十年。 郅支（？～公元前36年）：名呼屠吾斯。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自立为单于。因怨恨汉庇护呼韩邪，杀汉使，率部西走。征服乌揭、坚昆、丁零，并与康居结盟，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被汉西域副校尉陈汤攻杀于康居。

②孝宣帝：即西汉宣帝。

③侍子：诸侯或属国之王遣子入侍天子之称。

④藩：藩国。古称臣服的周边各国为藩国。

⑤南单于：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比自立，称醯落尸逐鞮单于，率所部南下附汉，屯居朔方、五原、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等郡，被称为“南匈奴”。单于比即为“南单于”。而单于蒲奴统率下的各部，继续留居漠北，控制西域诸国，与东汉朝廷和南匈奴对抗，被称为“北匈奴”。

⑥款塞：叩塞门，谓外族前来求通中国。 归命：归顺。

⑦“自以”二句：南单于比为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若鞮单于之长子。呼韩邪之后，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单于舆时，以比为右奠鞬日逐王。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左贤王，左贤王即单于储副，而单于欲传位自己的儿子，遂杀知牙师。比见知牙师被杀，颇有怨言，认为如兄弟相承，知牙师当继立；而以子言之，则自己是前单于长子，当继立。后单于舆死，其子乌达鞮侯立，死后，其弟蒲奴立为单于。比不得立，后遂反叛自立，归附汉廷，是为南匈奴。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⑧北庭：指北匈奴。

⑨百蛮：古对少数民族的统称。

⑩畔：通“叛”。

【译文】

当初，匈奴屡屡发生内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敌，二者都承蒙孝宣帝垂恩救护，故各自都派遣侍子入朝，自称藩国为汉保守边塞。其后郅支忿恨乖戾，自绝于皇室恩泽；而呼韩邪亲附汉廷，

忠孝更加昭著。及至汉朝扫灭郅支单于，于是呼韩邪得以保国传嗣，子孙相继有国。如今南单于率领众人南迁，叩塞门归顺汉廷。认为自己是呼韩邪的嫡长孙，按次序应当立为单于，而被侵夺丧失职权，猜疑而相背叛，所以屡次请求汉朝派兵将，要回去扫平北匈奴。朝中谋策纷纭，无所不至。考虑到不可偏听一面之言，又因北单于连年进贡，打算与汉和亲，所以拒绝南匈奴而未答应他的请求，将以此成全北单于的忠孝义举。汉朝秉持威信，总统万国，日月所照之处，都是大汉的臣妾。对不同风俗的诸多蛮夷之国，不分亲疏远近。凡顺服的就加以褒赏，叛逆的就加以诛罚。善与恶的后果，呼韩、郅支就是榜样。

【原文】

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①，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②？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③，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④、弓鞬鞲丸一⑤、矢四发⑥，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⑦，斩马剑各一⑧。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⑨，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

【注释】

①款诚：真诚的心意。

②嫌：猜疑。

③裁：估量。

④赍（jī 机）：以物送人。　缯（zēng 增）：古代丝织品的总称。

⑤鞬(jiàn 健,又读jiān 肩):马上盛弓器。 鞬(dú 读)丸:箭筒。

⑥发:四支箭为一发。

⑦左骨都侯:匈奴官名。由异姓贵族担任,位在谷蠡王之下,是单于的辅政近臣。 右谷(lù 路)蠡王:匈奴官名。由单于子弟担任,管理军事和行政事务。

⑧斩马剑:宝剑名,言其锋利可斩马。

⑨竽、瑟、空侯:皆乐器名。

【译文】

如今北单于想修治和亲,诚意已经表达,何必自心猜疑而要率领西域诸国一起前来进贡谒见?西域国属于匈奴,和属于汉廷有什么不同?单于屡遭兵乱不断,国内财物消耗虚空,斟酌贡物用以通礼就可以了,何必进献马匹皮衣?今送杂缯五百匹、弓、鞬鞲丸各一具、箭四发,派遣使者赠与单于。又赐给来献马的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把。单于曾说先帝时赐给呼韩邪的竽、瑟、空侯都已经破败,希望汉廷再加以赏赐。我想单于国内尚未安定,正当致力于用武,以攻战为当务之急,竽瑟之类的用处,不如良弓利剑,故未赐赠。我对单于不吝惜区区小物,想要什么适宜之物,可派遣使者前来告诉。

贺友龄 译注

即　位　诏

汉明帝

【作者】

汉明帝(公元6～75年),原名阳,后改名庄。光武帝第四子。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东海公,十七年(公元41年)进爵为王,十九年(公元43年)立为皇太子,改名庄,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即皇帝位,建号永平。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卒,庙号显宗。

明帝继承光武基业,在位时,谨守建武制度,不稍逾越。法令分明,外戚、宦官还不敢公然干政作恶,尚能把握住中央大权,惩治不法官吏较严,赋税徭役较轻,对外战争较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史家称明帝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后汉书》有纪。

【题解】

明帝于中元二年二月光武帝逝世后即位,三月葬光武帝于原陵,四月发表这份诏书。首先是遵循旧制,诏告登基。其次,因明帝原不是光武帝嫡长子,建武二年,光武帝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子强为皇太子。十七年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明帝即阴贵人所生。十九年,光武帝发布诏书,说是按春秋之义,立子以贵(立子以贵不以长),东海王阳是皇后之子,应立为皇太子,继承大统。原来的皇太子强自愿谦让,退居藩国。明帝初立,恐诸兄弟、大臣中有不服者,因而发布诏书,有惶恐受命,自我谦虚,

慰抚百姓，诏令各有德大臣辅佐的意思。

【原文】

予末小子[1]，奉承圣业，夙夜震畏[2]，不敢荒宁[3]。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4]，协和万邦[5]，假于上下[6]，怀柔百神[7]，惠于鳏寡[8]。朕承大运[9]，继体守文[10]，不知稼穑之艰难[11]，惧有废失[12]。圣恩遗戒，顾重天下[13]，以元元为首[14]，公卿百僚，将何以辅朕不逮[15]？

【注释】

①予末小子：我这微末的后辈。末，微小。小子，古代帝王对先王或长辈的自称。

②夙夜：早晚，朝夕。

③荒宁：荒废政事，耽于佚乐安宁。

④侔（móu 谋）：相等，等同。

⑤协和：调和融洽。

⑥假（gé 格）：到，至。通“格”。

⑦怀柔：招来安抚。

⑧鳏（guān 官）寡：老年无偶的男女，引申为孤弱的人。

⑨大运：天运；帝位。

⑩继体守文：继承帝位，遵守法度。文，法度。

⑪稼穑：泛指农业劳动。种谷为“稼”，收获为“穑”。

⑫废失：松驰失误。

⑬顾重：照顾看重。

⑭元元：平民。

⑮不逮：不及，不到。

【译文】

我本是微末的后生小辈，继承帝业，日夜震恐畏惧，不敢荒

废、耽于佚乐安宁。先帝受天命而中兴，他的仁德同于古代帝王，调和融洽天下万国，顾及到上、下各方，招来安抚众多神灵，恩惠及于鳏寡孤独。我接任帝位，继承体统、遵守法度，不懂农业劳动的艰辛困难，总怕有所松弛和失误。蒙先皇恩宠、遗命训戒，要我关心看重天下，把百姓放在第一位，公卿百官，你们将用什么来帮助我的不足呢？

【原文】

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①；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②。爵过公乘③，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④，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⑤，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⑥，粟人十斛⑦。其施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⑧，悉免其刑。又，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⑨，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⑩。中二千石下至黄绶⑪，贬秩赎论者⑫，悉皆复秩还赎。

【注释】

①男子：一家中的男性家长。《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前汉书音义》："男子者，谓户内之长也。"　爵：爵位；指所受食的等级。《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注："禄，所受食；爵，秩次也。"《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商鞅谓秦制爵二十级……人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汉承秦制，也分为二十等。

②三老：乡官名，汉高帝置，帮助县令、尉、丞推行政令。《汉书·百官公卿表》："十亭一乡，乡有三老。"　孝悌：汉代掌管教民务农的乡官。汉高后时置。　力田：汉农官之属，高后置，与孝悌并举。《汉书·文帝纪》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人之师也。"

③公乘：爵位第八级。意思是说可以乘公家之车。汉制，赐、民爵不得超过公乘。明帝又在此规定，凡超过者应将超过部分转移其子或兄弟，或兄

弟之子。

④若：和，与。 同产：同母兄弟。 同产子：同母兄弟之子。

⑤流人：流亡外地的人。 无名数：没有户籍。 自占：暗自估计其户口，而登上名册定居。颜师古注："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也。"

⑥笃癃（lóng 龙）：指病重或残疾的人。癃，衰弱多病，同"瘻"。

⑦斛（hú 胡）：旧量器。古代十斗为一斛，南宋后以五斗为一斛。

⑧郡国：汉制分全国为郡与国，"郡"直辖于朝廷，"国"分封于诸王侯（以郡为国）。 徒：徒刑，服劳役的人。 中元：汉光武帝年号。光武帝于建武三十二年，改纪元为"建武中元元年"。 己卯赦前：于光武帝中元元年四月己卯日发布大赦诏书前。

⑨边人：指边境的少数民族。

⑩恣（zì 字）：听任。

⑪中（zhòng 仲）二千石：汉代官职品位的一种。汉制说中二千石，实际上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只是举整数而说"中二千石。"中，"满"的意思。 黄绶：黄色印绶。《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因此用以指作为副职（佐贰）的官。

⑫贬秩赎论：降谪官职以赎罪论处。秩，官吏的职位或品级。

【译文】

现在赐天下户主每人爵二级；三老、孝悌、力田每人爵三级。爵位超过公乘的人，可以转移给儿子或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之子，流亡在外、没有户口而想自己估计其户口、登上名册定居的人，赐爵一级。鳏、寡、孤、独、病重或残疾的人，每人赐粟米十斛。那些受刑的和在郡国服徒刑的人，他们若是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日大赦前犯的罪，而以后遭逮捕的，一概免去他们的刑罚。还有，在己卯大赦前，边境的人因离乱而成为内地各郡人的妻子的，全部遣还边境，听凭他本人的意愿。从中二千石以下到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的官吏，凡贬谪官职以赎罪论处的人，全都恢复原职位，退还赎罪的品级。

【原文】

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1]，若涉渊水而无舟楫[2]。夫万乘至重[3]，而壮者虑轻[4]，实赖有德左右小子[5]！高密侯禹[6]，元功之首[7]；东平王苍[8]，宽博有谋[9]，并可以受六尺之托[10]，临大节而不挠[11]。其以禹为太傅[12]，苍为骠骑将军[13]。太尉憙告谥南郊[14]，司徒诉奉安梓宫[15]，司空鲂将校复土[16]。其封憙为节乡侯，诉为安乡侯，鲂为杨邑侯。

【注释】

①“上无”二句：在上没有英明的天子，在下没有贤良的地方官。也常作：“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方伯，一方诸侯之长，后来泛称地方长官为方伯。

②舟楫：船和船桨。

③万乘：指天子。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所以称天子为万乘。

④壮者虑轻：少壮的人思虑轻浅。

⑤左右：帮助，辅翼。

⑥高密侯禹：即邓禹（公元2～58年），东汉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字仲华。幼游学长安，与刘秀（光武帝）亲善。秀起兵至河北，禹往从刘秀，佐秀运筹帷幄。秀称帝，拜为大司徒，封酇侯。刘秀统一全国后，改封高密侯。卒谥元侯。明帝永平三年于南宫云台画二十八将像，以禹为首。《后汉书》有传。

⑦元功：大功。

⑧东平王苍：即光武帝子刘苍（？～公元83年），汉明帝同母长弟。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东平公，十七年（公元41年）进爵东平王。苍少好经书，具有智略，持身谨慎，议政周详，素为明帝所爱重，因特留任骠骑将军，以至亲辅政，有贤名，位居三公之上。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病逝，谥宪。

⑨宽博：宽容博大。

⑩六尺之托：委托辅助未成年的孤儿。六尺，指未长成的儿童，周代一尺相当于现代六寸。托，指托孤，多用于帝王或诸侯死前委托大臣辅助未成年而继位的君主。

⑪不挠：不弯曲，不屈服。

⑫太傅：官名，古三公之一。东汉每一帝即位，必置太傅，录尚书事，参与朝政。

⑬骠骑将军：将军名号。汉武帝元狩二年始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秩禄同大将军。

⑭太尉：官名。秦置，金印，紫绶，掌军事。汉沿用，其位与丞相同。西汉元狩四年改为大司马。东汉光武帝复名太尉。 憙（xǐ喜）：即赵憙（公元前4年～公元80年），字伯阳，东汉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县）人。为东汉三朝元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赐爵关内侯。中元元年从帝封泰山，帝崩，憙受遗诏典丧礼，他整礼仪，严门卫，辨尊卑，处理得内外肃然。明帝永平元年，封节乡侯，其冬，代窦融为卫尉，八年，行太尉事。明帝崩，他复典丧事，再奉大行礼。章帝即位，进为太傅，行太尉事。建初五年病逝，年84岁。谥正侯。告谥南郊：在南郊告天而定谥号（光武帝）。南郊，封建王朝祭天的地方。

⑮司徒：官名。汉哀帝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时改称司徒，主管教化，为三公之一。 沂（xīn欣）：即李沂，永平元年任司徒，永平三年免官。生平事迹不详。 奉安：古称帝后安葬及神主迁庙为“奉安”。 梓宫：帝后所用以梓木制的棺材。

⑯司空：官名。东汉时为三公之一，主管水土及营建工程。光武帝即位时称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 鲂（fáng房）：即冯鲂（公元1～86年），字孝孙，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县南）人，身历东汉三朝。光武建武十三年为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为太仆，中元元年从帝封岱宗，行卫尉事，还为司空，赐爵关内侯。中元二年，光武帝崩，明帝使鲂持节起原陵，更封杨邑侯。明帝永平四年，因事免官削爵。六年，复行卫尉事，七年为执金吾，十四年诏复爵土。章帝建初三年以老病退，其冬为五更。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卒，年86岁。《后汉书》有传。 将校复土：率领校尉掘圹下棺，以所出之土复于棺上为坟。李贤《后汉书》注：“谓将领五校兵以穿圹也。”

【译文】

现在上面没有英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贤良的地方官，有如渡深渊而没有船和桨。天子的责任至关重大，而年青的人思虑浅薄，实在有赖有德的人辅助于我！高密侯邓禹，大功称第一；东平王刘苍，宽容博大、富于计谋。他们都是可以受命托孤，面临存亡危难而不屈的人。今封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太尉赵憙到南郊告天而谥先帝，司徒李訢安葬先帝棺木，司空冯魴带领校尉复土起坟。今封赵憙为节乡侯，李訢为安乡侯，冯魴为杨邑侯。

冯嘉芳　译注

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诏永平二年

汉明帝

【作者】

汉明帝，见前《即位诏》。

【题解】

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兴建明堂、灵台、辟雍以及北郊兆域，以便模仿古制，修明礼教。但还未及举行典礼，光武帝便去世了。明帝初登基，西平羌人，辽东征服赤山乌桓，东汉声威日隆。于是，他追承光武遗志，议定南北郊祀礼仪及冠冕车服等制度，于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春正月辛未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然后又登上灵台，观察天象。这次明堂祭祀，是光武中兴以后，皇帝和公卿诸侯第一次穿上合乎他们尊卑等级的服饰冠冕，

也是明帝辨明尊卑、整饬礼仪、严肃宫禁门卫的第一步。本文就是他祭祀之后，进一步宣扬东汉威德及表明他恢复封建礼仪而诏告天下的诏书。

【原文】

今令月吉日①，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②，以配五帝③。礼备法物④，乐和八音⑤，咏祉福⑥，舞功德⑦。其班时令⑧，敕群后⑨。事毕，升灵台⑩，望元气⑪，吹时律⑫，观物变⑬。群僚藩辅⑭，宗室子孙⑮；众郡奉计⑯，百蛮贡职⑰；乌桓、涉貊⑱，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⑲，亦皆陪位⑳。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㉑！朕以阭陋㉒，奉承大业，亲执圭璧㉓，恭祀天地。

【注释】

①令月：吉月。令，善，美好。 吉日：阴历每月初一。

②宗祀：庙祭。祭祀祖宗统称“宗祀”。 光武帝：即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明帝之父。 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于明堂举行。其后宫室渐备，另在近郊处建明堂，以存古制。光武帝所建明堂在洛阳故城平城门二里处。

③以配五帝：用来配享五帝。历代王朝祭天时都有用祖宗配享的制度。五帝，此处指纬书所说天上五方之神。东方苍帝，名灵威仰；南方赤帝，名赤熛怒；中央黄帝，名含枢纽；西方白帝，名白招拒；北方黑帝，名汁光纪。

④法物：帝王仪仗队所用的器物。

⑤八音：古代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八音。金为钟，石为磬，琴瑟为丝，箫管为竹，笙竽为匏，壎为土，鼓为革，柷敔为木。

⑥咏祉福：用诗歌讽诵福祉。

⑦舞功德：以舞蹈表现功德。

⑧班：颁布。同“颁”。 时令：按季节制定的政令。古代以十二个月分别记述应该施行的政令，叫月令；时令也就是月令。

⑨敕：告戒，戒谕。汉时，凡官长告谕僚属，尊长告谕子孙，都用“敕”字。南北朝以后，专称君主的诏命。　群后：列国之王及诸侯。

⑩灵台：观察天象的台。西汉灵台在长安西北。东汉光武帝复建的灵台在洛阳故城南大统寺东。

⑪元气：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或指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实体。《后汉书·明帝纪》注：“元气，天气也。”

⑫时律：合乎时令（季节）的音律。《后汉书·明帝纪》注：“时律者，即《月令》‘孟春律中太蔟，仲春律中夹钟’之类。”

⑬观物变：观察云物，推测气象灾变。《后汉书·明帝纪》注：“以五云之色辨吉凶水旱丰荒之祲象。”

⑭藩辅：指藩国的诸侯、王、公，因其辅佐、藩屏国家，故称。

⑮宗室：皇族。

⑯奉计：专掌计簿（载录人事、户口、赋税的簿籍）的官吏。《后汉书·明帝纪》注：“谓计吏也。”

⑰贡职：进献给天子的人员。

⑱乌桓：古族名，属东胡族的一支，也作“乌丸”。汉武帝以后附汉。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五塞外。《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辽东太守祭彤使鲜卑击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渠帅。”　涉貊（huò mò 霍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依涉水而居，故名。涉水在今辽宁凤城以东。

⑲单（chán 缠）于：汉时匈奴称其君主为单于。　侍子：古代诸侯或属国的王遣子入侍皇帝，称侍子。　骨都侯：汉时匈奴官名。《史记·匈奴传》集解：“骨都，异姓大臣。”

⑳陪位：陪席。

㉑圣祖：指光武帝。

㉒闇（àn 暗）陋：昏昧浅陋。

㉓圭（gui 规）璧：古代诸侯朝会、祭祀时用作符信的玉器。

【译文】

今天正是吉月吉日，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用他配享五帝。我们的礼仪备有帝王仪仗所用的各种器物，我们的音乐融和着

金、石、丝竹等八音，诗歌讽诵着福祉，舞蹈表现着功德。于是颁布当季的政令，戒谕列国藩王及诸侯。祭祀完毕后，又登上灵台，观望天气，吹奏合乎季节的音律，观察云物，辨测气象灾异。百官群藩、皇族子孙；各郡掌计簿的官吏，众多蛮夷进献的人员；乌桓、涉貊的族人，都来助祭；匈奴单于遣来的侍子、骨都侯，也都陪席。这当然是圣祖功德浩大的缘故！我这个昏昧浅陋的人，得以继承大业，亲自手持圭璧，恭敬地祭祀天地。

【原文】

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①，建明堂，立辟雍②，起灵台，恢宏大道③，被之八极④；而胤子无成、康之质⑤，群臣无吕、旦之谋⑥，盥洗进爵⑦，踧踖惟惭⑧，素性顽鄙⑨，临事益惧。故“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⑩”，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⑪，谋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师尹⑫，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⑬，敬若昊天⑭，以绥兆人⑮！

【注释】

①封泰山：古代帝王祭天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封禅往往一起进行。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二月登封泰山，禅于梁父。

②辟雍：也作“辟廱、”“辟雝”“璧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太学。取其四面环水，圆如璧，故名。东汉以后，均为祭祀之所。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所建辟雍，离明堂三百步。

③恢宏：发扬；扩大。 大道：大道理，也作常理正道。

④被：及。 八极：八方极远的地方。

⑤胤子：嗣子，后嗣。 成、康：指周成王和周康王。据史称，他们是周朝的两位贤君。成康之际是周朝的盛世，刑措不用者四十余年。 质：资质。

⑥吕、旦：指吕尚（太公望）和周公旦。他们都是周初的贤臣，辅佐周武王灭纣，平天下。周公更扶持成王，位居摄政，平定叛乱，制订周代的礼乐制度。

⑦盥洗进爵：临祭前清洗双手，举爵（酒器）献祭。盥，洗手。《周易集解》（观卦）引汉马融注："进爵灌地，以降神也。"

⑧蹴踖（cù jí 促及）：局促不安的样子。

⑨顽鄙：愚顽鄙陋。

⑩"君子"二句：语出《论语·述而》，意思是有才德的人胸怀坦荡，见闻浅薄的人经常多忧惧。　郑注："坦荡，宽广貌。长戚戚，多忧惧。"《正义》："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貌不同也。……君子内省不疚，故心貌坦荡荡然宽广也。小人好为咎过，故多忧惧。"

⑪殊死：斩首之刑。　已下：以下。古时"已"、"以"通用。

⑫师尹：众官之长。

⑬顺行时令：顺从执行按时节而定的政令。

⑭敬若昊（hào 浩）天：恭敬地顺从上天。若，顺从，遵循。《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

⑮绥：安，安抚。　兆人：兆民，万民。兆，极言数之多。

【译文】

我仰思先帝受天命中兴，拨乱反正，安定天下。他登封泰山，兴建明堂，设立辟雍，起造灵台，发扬常理正道，远及八方边远之地。而我这个继承者却没有成、康的资质，群臣又没有吕、旦的谋略，盥洗双手、举爵献祭，只觉惭愧而侷促不安。我素性愚顽鄙陋，面临大事更加畏惧。所以说"有才德的人胸怀坦荡，而见闻浅薄的人心中多所忧惧"。现在命令全国除判死刑的人以下和谋反大逆的人外，都予以赦免！百吏长官，都要努力修习自己的职务，顺从执行按时节制定的政令，恭敬地遵循天意，用以安抚万民！

冯嘉芳　译注

辟雍行养老礼诏[1]永平二年

汉明帝

【作者】

汉明帝，见本卷《即位诏》。

【题解】

明帝于永平二年（公元59年）继明堂宗祀光武帝之后，又于该年春三月临辟雍行大射礼。十月，又在辟雍，行养老礼。这是他继承光武遗志，进一步恢复礼仪，安定国家，敬老抚民的一种举措。

【原文】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2]，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3]，属当圣业[4]，间暮春吉辰[5]，初行大射[6]。今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7]，兄事五更[8]。安车软轮[9]，供绥执授[10]，侯王设酱[11]，公卿馔珍。朕亲袒割[12]，执爵而酳[13]，祝哽在前，祝噎在后[14]。升歌《鹿鸣》[15]，下管《新宫》[16]，八佾具修[17]，《万舞》于庭[18]。朕固薄德，何以克当[19]！《易》陈“负乘[20]”，《诗》刺“彼己”[21]，永念惭疚，无忘厥心[22]！

【注释】

①养老礼：一种古礼，对老而贤者按时享以酒食以敬礼之，谓之养老。

《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

②三朝之礼：指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初兴建明堂、辟雍、灵台，以举行帝王之礼。

③眇眇小子：微末的年轻人。明帝自谦词。眇眇，微末。

④属当：恰好担当，适值担任。

⑤间：乘隙，乘空。

⑥大射：为祭祀或飨宴而举行的射礼。古时天子的射礼，称大射，射时树立革制或布制的虎侯、熊侯、豹侯等来射，"侯"就是今天所说的箭靶。天子、诸侯和公卿大夫的射的"侯"图像不同，射时所奏的音乐也不同，区别严格，不可混同。

⑦三老：相传古代帝王敬老，取知天、地、人三才的人尊称为三老。

⑧五更：天子尊事老人，取老人知五行更替的事情者一人为五更。《续汉志》说："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为三老，次卿一人为五更。"

⑨安车：用一匹马拉的可以坐乘的车，古车立乘，这是坐乘的车，所以叫安车。　软轮：用蒲草裹的车轮。古时征聘长者，用软轮车，以示优礼。

⑩绥：上车时用来挽手的绳索。《说文》："绥，车中把也。"

⑪酱：肉酱。

⑫袒割：天子袒衣，亲自切割牲肉。为古代敬老、养老之礼。

⑬酳（yin 印）：食毕用酒漱口。

⑭"祝哽"二句：两句中的祝哽、祝噎，是古代养老之礼，祝愿老人饮食不哽噎。《后汉书》注："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于其前后祝之，令其不哽噎也。"

⑮升歌：登堂而歌。升，登。《鹿鸣》：《诗经》中《小雅》篇名。为古代宴会宾客时奏的乐歌。

⑯下管：在堂下吹奏管乐。古代举行宴享等所用的仪式。《新宫》：《诗经》中《小雅》的逸篇名。《仪礼·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

⑰八佾：古代天子专用的舞乐。佾，舞列。天子纵横用八列，八八六十四人的舞列称八佾。

⑱《万舞》：古代一种舞名，多用于宗庙祭祀。舞蹈者执干而舞，是一种武舞。

⑲克当：能够担当。

⑳《易》：指《易经》。古代卜筮的书。“负乘”：比喻小人居于君子之位，位将不固，当引以为戒。《后汉书》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

㉑《诗》：指《诗经》。“彼己”：指在朝居高位而不称其职的官员。见《诗·郑风·羔裘》：“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本来是讽刺郑庄公的诗，古时在朝之贤臣，身着羔裘（大夫之服），有德有力。而自庄公以来，贤者陵迟，朝中无正直之士，说明为君者不明，所以也是讽刺朝廷的。此处“己”字音义同“其”。

㉒厥心：这种心情。厥，其。

【译文】

光武皇帝建立了三朝的礼仪，而没有来得及君临享用。我这微末的小子，受命担当神圣大业。趁着暮春吉日，初次实行了大射的礼仪。本月元日，又来到辟雍。以父亲之礼侍奉三老，以兄长之礼对待五更。他们坐着安车软轮，我亲自拿着车上拉手的绳索递给他们。侯王们设置了肉酱，公卿大夫们陈上了佳肴。我亲自袒衣割肉，手捧酒杯请他们漱口，准备了人在食前食后祝他们不要哽噎。升堂时歌咏着《鹿鸣》之诗，在堂下管乐吹奏着《新宫》之曲，八列的帝王舞队全都齐备，庭中表演着《万舞》。我本是德行浅薄的人，如何担当得起如此尊荣！《易》卦陈出“负乘”之词、说明所居非位，《诗经》讽刺着“彼己之子”，表示朝无贤臣，要始终感到惭愧和内疚，不能忘记这种心情呀！

【原文】

三老李躬①，年耆学明②；五更桓荣③，授朕《尚书》。《诗曰》④：“无德不报，无言不酬⑤。”其赐荣爵关内侯⑥，食邑五千户⑦；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⑧。其

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9]，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10]，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11]！

【注释】

①李躬：事迹未见列传，这次尊为三老，但未得封爵，生卒年月及生平不详。《后汉书》集解："惠栋曰：躬，常山（郡名，河北重镇）人。"

②耆（qí其）：老。　学明：学问明白通达。

③桓荣：东汉沛郡龙亢（今安徽怀远西）人。字春卿，少年时就学长安，习欧阳尚书，教授徒众数百人。光武帝时拜议郎，授太子经，累迁太子少傅、太常。明帝即位，以帝师之尊，拜为五更，封关内侯。《后汉书》有传。

④《诗》：指《诗经·大雅·抑》。

⑤"无德"二句：任何仁德都会得到回报，任何话语会有它的酬答，是卫武公用以自勉的。

⑥关内侯：第十九级爵位的名称。指有侯号而居住于京畿，没有国邑的人。

⑦食邑：即采邑，卿大夫的封他，取其赋税而食，故称。

⑧二千石：汉代自九卿、郎将至郡守尉的俸禄等级。

⑨三老：这里的三老，当指乡官，帮助县令、尉、丞推行政令的。

⑩有司：官吏。古代官吏按职务设官，事各有专司，所以叫有司。　耆耋（dié蝶）：老年人。耋，老，寿。

⑪称：符合。

【译文】

三老李躬，年老而学问通达；五更桓荣，教授我学习《尚书》。《诗经》说："任何仁德都会得到回报，任何话语都会得到酬答。"今赐桓荣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都以二千石的俸禄奉养终身。今赐天下三老每人酒一石，肉四十斤。各级官吏都应关怀老人，抚恤幼孤，照顾鳏寡，这才符合我的心意！

冯嘉芳　译注

申明科禁诏[1]永平十二年

汉明帝

【作者】

汉明帝，见本卷《即位诏》。

【题解】

汉明帝自接位后，一切秉承光武帝遗志。光武帝临终时曾对自己的丧葬问题留有遗言：一切葬具，俱如汉文帝制度，务从节省，不得妄费。因此，以后官民丧葬，多从朴实，屏去纷华。但随着国家逐渐安定，社会经济发展，丧事又开始趋向奢华。明帝下此诏书，重申科禁。诏书关注到民间疾苦，要求厚养生者，薄葬死者。这确实是符合国情民意、与民休息、移风易俗的好政策，也是东汉初期政治比较清明的表现之一。《后汉书·明帝纪》说："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原文】

昔曾、闵奉亲[2]，竭欢致养[3]；仲尼葬子[4]，有棺无椁[5]。丧贵致哀，礼存宁俭[6]。今百姓送终之制[7]，竞为奢靡[8]：生者无担石之储[9]，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10]，而牲牢兼于一奠[11]。糜破积世之业[12]，以供终朝之费[13]，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14]！又，车服制度[15]，

恣极耳目[16]，田荒不耕，游食者众[17]。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18]！

【注释】

①申明：再次命令。申，重复，一再。　科禁：条律禁令。科，法令，条律。

②曾、闵：即曾参和闵损。　曾参（公元前505～前435年）：春秋鲁南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字子舆。孔子弟子。有孝行。　闵损（公元前536～前487年）：春秋鲁国人，字子骞。孔子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和颜渊并称，有孝行。　奉：侍奉。

③竭欢：竭力使之欢乐。　致养：用全力奉养。致，尽，极。

④仲尼葬子：仲尼即孔子。事见《论语·先进》："鲤也死，有棺而无椁。"鲤即孔子之子伯鱼。言孔子葬子极其简朴。

⑤椁：古代棺木有两重，外面的一层叫"椁"，里面的一层叫"棺"。椁，也作"槨"。

⑥宁俭：平安俭朴。

⑦制：成法；制度；准则。

⑧奢靡：奢侈浪费。

⑨担石：一担之量，比喻微少。担，量词。一百斤为一担，一担也称一石。

⑩伏、腊：指伏天和腊月。亦指古代两个节日，伏：伏日，伏天；三伏的总称。夏至以后的第三庚日至立秋后的第一庚日，为一年中最热的日子，称三伏。　腊：指岁末。汉时以农历十二月腊祭百神，所以称该月为腊月。古时也以三伏中的一日，腊月中的一日，进行祭祀，合称伏腊。　糟糠：酒滓和谷皮。比喻粗劣的食物。

⑪牲牢：供祭祀用的牺牲。

⑫糜：浪费。通"靡"。　积世：累世，世代。

⑬终朝：一天，整天。

⑭祖考：祖先。祖父以上先人称"祖"，父死后叫"考"。

⑮车服：车和礼服。　制度：指规定，用法。

⑯恣极：极尽放纵。恣，放纵，听任。　耳目：视听。

⑰游食：游乐而食；不务农而食。《荀子·成相》："臣下职，莫游食。"杨倞注："游食谓不勤于事，素餐游手也。"

⑱宣：宣告；发布。 郡国：汉代的行政区划名称。秦统一全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至汉又分为郡与国。郡直辖于朝廷，国分封于诸王侯。

【译文】

以前曾参、闵子蹇侍奉双亲，竭力使他们欢乐，用尽全力去奉养他们；孔子埋葬他的儿子，只有棺而没有椁。丧葬的事重在尽哀，礼仪贵在保持安宁俭朴。现在百姓送终的规矩，争着表现自己的奢侈靡费。活着的人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而把全部财钱用于坟墓的建造上；冬夏没有最粗劣粮食糊口，而把猪、牛、羊等牲畜都用于一次祭奠上。破费了几世积聚的家业，只用来提供一天的挥霍，子孙们受饥受寒，为此而丧命，这难道是祖先的意思吗！并且，车马礼服的规定，都讲究极尽放纵视听的排场，田地荒芜而无人耕种，游手好闲而坐食者越来越多。各级官吏请再次宣布禁令，凡适合当前情况的，下达到郡国！

冯嘉芳 译注

塞汴渠诏①永平十三年

汉明帝

【作者】

汉明帝，见本卷《即位诏》。

【题解】

西汉末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河道南徙，改从千乘（山东利津县）入海，河水侵入汴渠，影响漕运，并使兖、豫两州连年遭受水灾。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擢用卓越的水利工程家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主持了艰巨的治河工程。这是东汉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动员了几十万的劳动人民，耗资百亿钱，历时一年余才缮工告竣。这项工程，在荥阳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的距离内，每十里立一水门，更修筑了许多堤防，把河水限制在一定区域内流行，使河汴分流，东南漕运畅通，幽冀兖豫四州得免较大水害，工程后八百多年，黄河没有改道，这实在是劳动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一大胜利。明帝这一诏书发表在治河工程完成、行幸荥阳之后，如实纪录了这一治河功绩。

【原文】

自汴渠决败②，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③，雨水不时④，汴流东侵⑤，日月益甚。水门故处⑥，皆在河中，漭漭广溢⑦，莫测圻岸⑧，荡荡极望⑨，不知纲纪⑩。今兖豫之人⑪，多被水患，乃云县官不先人急⑫，好兴它役⑬！又，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⑭，故曰"左堤强⑮，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⑯。公家息壅塞之费⑰，百姓无陷溺之患⑱"。

【注释】

①塞：堵，阻隔。　汴（biàn 变）渠：古水名。也称汴河、汴水、汳水。指今河南荥阳县西南索河。《汉书·地理志》作"卞水"，《后汉书》始作"汴渠"。移指卞水所入荥阳一带从黄河分出的狼汤渠（即古鸿沟）。自古以来，汴渠为中原通向东南的水运干道。隋代开通济渠后，开封以东一段汴水渐不为运道所经；唐宋人称通济渠为汴河，所以有时改称这一段为古汴河。金、元后全流都为黄河所夺，汴水一名即废弃不用。

②汴渠决败：汴渠的堤防崩溃。指王莽时期（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河水侵入汴渠，造成兖、豫两州连年水灾。

③顷年：近年。

④不时：不合时节。

⑤侵：侵凌冒犯，进犯。

⑥水门：水闸。

⑦漭洋（mǎng yàng 莽样）：水面广阔无边动荡的样子。

⑧圻（yín 银）岸：边际和堤岸。圻，边际，通“垠”。

⑨极望：尽目力所及；远望。

⑩纲纪：头绪；要领。

⑪兖（yǎn 演）、豫：古兖州和豫州。兖州：古九州之一。东汉兖州，辖陈留、东郡、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东平八郡。治所昌邑，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自汉以后，治地屡有改变。 豫州：古九州之一。其地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省北部。汉以后各朝都置豫州，只是治所无常，地域屡变。

⑫县官：官府，朝廷，天子。

⑬它役：其他的劳役。它，同“他”。

⑭幽、冀：古幽州和冀州。 幽州：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一省。东汉幽州治所在蓟（今北京大兴县）。 冀州：包括今山西全省、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汉以后，历代都设置冀州。但所辖地区逐渐缩小，一般包括今河北及河南北部，州治也时有变动。

⑮强：优越，胜过，坚固。

⑯随高而处：顺着高处而居住。

⑰公家：政府。 息：歇止，停止。 壅塞：堵塞而不使通。指堵塞水潦，使不泛滥。

⑱陷溺：淹没。

【译文】

自从汴渠堤防崩溃，已经六十多年。加上近年以来，雨水失调，汴水向东进犯，每日每月越来越厉害。原来水闸所在的地方，都陷入河中。广阔漫溢的水面，看不到边际和堤岸，远望奔突激

荡的一片，找不出头绪和条理。现在兖州、豫州的百姓，大多遭受水灾，于是就说朝廷不先急百姓之所急，而喜欢兴起其他的劳役！又有人认为，黄河流入汴渠，幽州和冀州得到好处，所以说“左面的堤防强固，右面的堤防就会受到伤害；左右两面都很坚固，下游的地方会受到伤害。应该任凭水势自由的走向，使人们顺着高处去居住，政府可以免去筑堤堵塞的费用。百姓不再有陷溺于水的祸害。”

【原文】

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①，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②，渐就壤坟③。故荐嘉玉絜牲④，以礼河神。东过洛汭⑤，叹禹之绩⑥。今五土之宜⑦，反其正色⑧；滨渠下田⑨，赋与贫人⑩。无令豪右得固其利⑪，庶继世宗《瓠子》之作⑫。

【注释】

①绝水立门：截住水流、建立闸门。

②陶丘：古地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书·禹贡》：“（济水）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　就：归于。

③壤坟：可耕种的高地。

④荐：进，献。　嘉玉：祭祀所用的美玉。　絜（jié 洁）牲：洁净的牲畜。絜，同“洁”。

⑤洛汭（ruì 瑞）：河南省洛水入黄河的地方。汭，河流会合或弯曲的地方。

⑥叹禹之绩：赞叹夏禹的功绩。指黄河、洛水都是经过夏禹修治的，因而感叹其功绩。

⑦五土：指山林、川泽、丘陵、水边平地、低洼地等五种土地。　宜：适

宜，指适宜种作物。

⑧反：回归。通“返”。 正色：指土地的黄、白、青、黑等的颜色。孔安国注：“水所去，土复其性也。”

⑨滨渠下田：临近汴渠的田。

⑩赋：授，给予。

⑪豪右：豪强大族。右，强。

⑫世宗：指汉武帝刘彻。《瓠子》：《瓠子歌》，汉武帝作。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决于瓠子（也叫瓠子口，在河南濮阳县南），为害百姓。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命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武帝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令群臣将军以下，都负薪填决河，并作《瓠子歌》二首。工成，建宣房宫于堰上，也叫瓠子堰。

【译文】

议论的人不同，南北方的论调也各异，我不知何所适从，很久而没有下决断。现在已经修筑了堤坝、清理了河渠、截住水流、建立闸门，黄河、汴渠分流，各自回复自己的旧道，陶丘以北的地方，逐渐成为可耕种的高地。因此献上美玉洁牲，礼拜河神。我往东走到洛水入黄河的地方，感叹大禹的功绩伟大。现在宜种作物的五种土地，回复它们原来的颜色。临近汴渠的田地，要给予贫民百姓。不要让豪强大族图谋保持其利益，这才可说是继承了武帝作《瓠子》歌的传统。

冯嘉芳　译注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诏[1]建初元年

汉章帝

【作者】

汉章帝(公元57～88年),即刘炟,东汉明帝刘庄第五子,母贾贵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立为皇太子,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即皇帝位,年十九岁,称章帝,年号建初。三十二岁去世,在位十三年,庙号肃宗。

东汉初期几个皇帝都提倡儒学,奖励名节。章帝时,更召集博士和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撰成《白虎通义》。它以皇帝"称制临决"的方式,把三纲、六纪等封建道德规范,规定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用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汉章帝素被称为"宽厚长者",他改变了光武、明帝时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地主豪强都受到宽厚待遇,肆无忌惮地作起恶来。这正说明东汉中央集权开始衰弱和豪强势力的兴起。东汉王朝自章帝死后就开始衰落了,其政治也进入了黑暗的时期。

【题解】

东汉明帝建武年间曾诏令三公、郡国的太守、国相选举茂才、廉吏。所征举的人大多都特殊授官,不再进行选择考试。这种举征制度实际上完全为世家大族所控制,因为各级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选上的人就成为他们的门生、死士。而有的士人为了博取声誉,甚至做出许多矫情伪饰的事情

来，谤议逐渐多了起来。到章帝的时候，又恢复了西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诏令丞相以四科（质朴、敦厚、逊让、节俭）举士的制度，由光禄勋考校品定他们的高下，先试之以职，才得任用。如果举选的人不是所说的那样，要惩处举选的人。这就是这份诏书的由来。

【原文】

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慄慄②，不敢荒宁③，而灾异仍见④，与政相应。朕既不明⑤，涉道日寡⑥；又选举乖实⑦，俗吏伤人，官职耗乱⑧，刑罚不中⑨，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⑩，子游武城之小宰⑪，孔子犹诲以贤才⑫，问以得人⑬，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

【注释】

①举：推荐；选用。 贤良方正：本指有德行、正直的人。后来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科举的名目。始于西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后唐宋都有贤良方正科。 极谏：尽力规劝。多用于臣子对君主。

②夙夜：早晚，朝夕。夙，早。 慄慄（tì 利）：战栗，发抖。畏惧的样子。同“栗”。

③荒宁：荒废事务，自享安宁 。

④灾异：指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此处指章帝接位前后连年牛疫、兖、豫、徐三州大旱，本年三月山阳东平又发生地 震等灾异。

⑤不明：不聪明；不贤明。

⑥涉道：指涉足政治。意思是王者要行道德的政事。

⑦选举：此指挑选荐举贤能的人给朝廷，量才授官。 乖实：背离事实，与事实不符。

⑧耗（mào 冒）乱：糊涂不明而紊乱。耗，昏昧不明。《荀子·修身》：“多而乱曰耗。”

⑨不中：不合适。

⑩仲弓：春秋鲁人冉雍的字，孔子弟子，孔子称他的 德行最好。 季氏：春秋鲁国鲁桓公的儿子季友的后裔，又称季孙氏，自文公以后，世代为大夫，专国政，权势显赫。 家臣：春秋列国卿大夫的臣属，由卿大夫任免。

⑪子游（公元前506～?）：春秋吴人言偃的字，孔子弟子。长于文学，曾为武城宰。 武城：春秋时鲁邑，鲁襄公十九年修筑。故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宰：古代官吏的通称。家臣和采邑的长官也称宰。

⑫诲以贤才：教诲他要用有德有才的人。语出《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⑬问以得人：指孔子问子游为政用人是否恰当。语见《论语·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

【译文】

我作为一个无德的人，得以继承帝王大业，早晚战战兢兢不敢有一点荒疏事务而自享安宁。但是，各种灾异仍然时有发生，这和政事是互相呼应的。我既不是贤明的人，涉足王家政事的日子又很短；再加上推选荐举的人才与事实不符，平庸的官吏伤害了好人，官职安排纷繁而紊乱，刑罚施予得不恰当，能不令人忧虑吗！过去仲弓只不过是季氏的家臣，子游仅为武城的小宰，孔子还教诲他们要用有德才的人，问他们用人是否恰当。这说明政事不论大小，都要以用人是否合适为根本。

【原文】

夫乡举里选①，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②，茂才、孝廉岁以百数③，既非能显④，而当授之政事⑤，甚无谓也⑥。每寻前世⑦，举人贡士⑧，或起畎亩⑨，不系阀阅⑩。敷奏以言⑪，则文章可采⑫；明试以功⑬，则政有异迹⑭。文质彬彬⑮，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⑯，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

各一人。

【注释】

①乡举里选：古代取士的一种方法。或经过乡试选拔，或在里中考察推荐。乡、里，基层行政区域单位，所辖范围，历代不同。古代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秦汉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

②刺史：官名。职位和职守历朝都有不同。汉设刺史，督察郡国，官阶低于郡守。清顾炎武认为汉时的刺史，相当于后世的巡按御史。 守相：指郡太守和诸侯国的丞相。汉代郡国的地方长官。

③茂才：汉代举用人才的一种科目，即秀才，因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称茂才。 孝廉：汉代选举官吏的科目名称。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

④显：显扬；显著。

⑤政事：施政办事。

⑥无谓：没有意义。

⑦寻：探究。

⑧举人：汉取士还没有考试方法，都是由郡国守相荐举，所以称举人。章帝这一诏书是第一次以举人为身份名称。 贡士：古代向朝廷荐举的人员称贡士。始见于《礼记·射义》："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

⑨畎（quǎn 犬）亩：田间，田地。垄上叫亩，垄间叫畎。

⑩系：联属。 阀阅：功绩和经历，也用来指世家门第。

⑪敷奏：陈述进奏。

⑫文章：作文著辞。 采：采纳，采择。

⑬功：劳绩。

⑭异迹：优异的成绩。

⑮文质彬彬：原指文采与实质配合均匀适当，后泛指人的举动文雅。语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彬彬，文质相半之貌。"

⑯太傅：官名。古三公之一。东汉每一帝即位，必置太傅，录尚书事，参予朝政， 三公：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中二千石：汉制的官秩名称。秩二千石，意思是一年的俸禄为二千石，根据颜师古的解释，秩二千石的人一年实际上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而秩中二千石的人，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只是举整数而说的。中二千石的“中”，意思是“满”。

【译文】

关于乡里的举选，必定要累计被举选人的事功劳绩。现今的刺史、郡国的太守国相不清楚真假，所举选的茂才、孝廉一年有一百个左右，既不是才能很显著，却要让他们去施政办事，很是没有意义。我往往寻究过去的时代，举人、贡士，有的出身于田户人家，与世家门第没有联属关系。他们陈述奏进的话语，都有文章可以采纳。公开测试他们的劳绩，那末他们的政事有着优异的成绩。言辞和实质相互配合，我非常欣赏他们。现在诏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官员和郡国的太守国相，各举荐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力进谏的士人各一名。

冯嘉芳　译注

禘祭诏建初七年

汉章帝

【作者】

汉章帝，见本卷《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诏》。

【题解】

古时，天子诸侯在宗庙五年举行一次大祭，称禘(dì 帝)祭。凡三年丧毕的第二年为一禘，此后三年一祫(xiá 侠)，五年一禘。禘、祫并称为殷祭，

即大祭。章帝于建初七年(公元82年)的秋八月在高庙禘祭光武皇帝和明帝,并新立明帝的神位。于甲辰之日发布了这道诏书。这也是皇家的例行公事。

【原文】

祖考来假[1],明哲之祀[2]。予末小子[3],质又菲薄[4],仰惟先帝烝烝之情[5],前修禘祭,以尽孝敬,朕得识昭穆之序[6],寄远祖之思[7]。今年大礼复举,加以先帝之坐[8],悲伤感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9],虽祭亡如在[10],而空虚不知所裁,庶或飨之[11]。岂亡克慎肃雍之臣[12],辟公之相[13],皆助朕之依依。今赐公钱四十万[14],卿半之[15],及百官执事各有差[16]。

【注释】

①祖考:已死的祖与父。活着时称"父",死后叫"考"。假(gé格):来,到。通"格"。

②明哲之祀:指有明哲的人来祭祀,可以召致祖先的神灵到来。

③予末小子:章帝自称的谦词。我这微小的后辈。末,微小。小子,古代帝王对先王或长辈的自称。

④质:禀性;素质。菲(fěi诽)薄:指资才浅薄。多用作谦辞。

⑤先帝:当朝皇帝已死的父亲。烝烝(zhēng蒸)之情:淳厚的感情。

⑥昭穆之序: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次序,用来区分宗族内的长幼、亲疏和远近。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于始祖之左,称"昭",三世、五世、七世居右,称"穆"。

⑦远祖:高曾祖以上的远代祖先。

⑧加以先帝之坐:指加上了明帝的神位。

⑨"乐以迎来"二句:本自《礼记·中庸》:"迎来送往"。此处借喻乐迎新生者,哀送已死者。

⑩祭亡如在：言祭祀死去的人如同他活着一样。《礼记·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在，存在、生存。

⑪裁：裁断。　飨（xiǎng 享）：用酒食请享用。通"享"。

⑫克慎肃雍：能谨慎而恭敬和谐。李贤注："肃敬雍和相助也"。

⑬辟公之相：指诸侯都来助祭。李贤注："言百辟诸侯来助祭，皆有肃雍之德，无懈慢也。"辟公，诸侯。相，辅助。《诗经·雍》："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⑭公：爵位名，秦汉以此为高爵的起点，大臣的最高荣衔。

⑮卿：古代高级长官或爵位名。秦汉王朝三公以下设有九卿。

⑯执事：古代指一般官吏。　有差：分别等级次第。

【译文】

先祖的神灵到来，有明哲的人为你们祭祀。我本是微末的后生小子，素质又很浅薄，只是仰思先帝的拳拳深情，前次举行禘祭，以尽敬孝之心，我得以知晓昭穆的次序，寄托对悠远祖先的哀思。今年又举行大祭，加上了先帝的坐位，悲伤、感动胸怀！迎接新人带来欢快，送别死者使人悲哀，虽然祭奠亡灵如同他还健在，然而毕竟虚无飘渺不知怎样裁决，但愿他们能来享食。不是没有谨慎和谐而又谦恭的臣僚、诸侯来助祭者，都更增添我依恋难舍的悲思。现在赐公一级爵位的人钱四十万，卿一级的得他们的半数，百官执事按级别等次各有赏赐。

冯嘉芳　译注

诏三公[1]元和二年

汉章帝

【作者】

汉章帝，见本卷《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诏》。

【题解】

根据《后汉书·礼仪志》，每年立春之日，皇帝要下宽大诏书："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章帝这份诏书发布在他易年号为元和的第二年（公元85年）春，虽然是按例行事，但也充分表现了他改变明帝苛切政治，顺天依时，忠恕宽厚的形象。类似诏书还不少，这份是很有代表性的。

【原文】

方春生养，万物莩甲[2]，宜助萌阳[3]，以育时物[4]。其令有司[5]，罪非殊死[6]，且勿案验[7]。及吏人条书相告[8]，不得听受[9]。冀息事宁人[10]，敬奉天气[11]，立秋如故[12]。夫俗吏矫饰外貌[13]，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14]，论之阴阳则伤化[15]，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16]，悃愊无华[17]，日计不足，月计有余[18]。

【注释】

①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三职位的官并称三公，是辅助皇帝执政的最高官员。

②莩(fú 扶)甲：草木种子分裂发芽。莩，芦中薄膜。《前书音义》："叶里白皮也"。甲，植物果实或动物身上的硬壳。

③萌阳：促使生物萌动的春阳。

④时物：应节候而生长的万物。

⑤有司：官吏。古时按职务设官，事各有专司，所以叫有司。

⑥殊死：斩首之刑。殊，断绝，死。

⑦案验：查明案情以定罪。

⑧条书：有关事件的文书。李贤注："条，事条也。"

⑨听受：听取受理。

⑩息事宁人：平息事端，使人民得安宁。后常用来指平息人事纠纷。

⑪天气：时节，气候。

⑫立秋如故：到立秋之日，按以往先例行事。当指杀伐之事。

⑬矫饰：作伪文饰。

⑭揆：揆度，衡量。　人事：人为的事情，与"天道"相对。

⑮阴阳：指天道。《易·系辞》："一阴一阳之为道。"　伤化：有妨害于化生、化育。化，阴阳和合而生。《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

⑯安静：安分清静。

⑰悃愊(kǔn bì 捆必)：至诚。　华：浮华。

⑱"日计"二句：以一日来核计他似有欠缺，而以一月来考量他，那么是有余的。语仿《庄子·庚桑楚》。意谓要长期观察一个人。

【译文】

正是春天生发养育的季节，万物都在萌动发芽，应该帮助始萌的春阳，养育应季候而长的生物。现在命令有关官吏，只要不是死罪，暂且不要去查证定罪。吏人如有有关事故的文书上告，不要听取受理。以便平息事端，使百姓得到安宁。恭敬奉守节候的变化，到了立秋之时，仍按过去的先例行事。那些平庸无能的

官吏伪饰外貌，似是而非，若按人事 来衡量，很是动听，但以 阴阳和合的天道来断论，那么是妨害化生的，我很是厌恶，很是苦恼！安分清静的官吏，至诚而没有浮华，以一日来评估他，似是不足，而以一月来计量他，那么就有富余了。

【原文】

如襄城令刘方①，吏人同声，谓之不烦②，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③，各尚宽明④，而今富奸行赂于下⑤，贪吏枉法于上⑥，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⑦！夫以苛为察⑧，以刻为明，以轻为德⑨，以重为威⑩，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⑪，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⑫，称朕意焉！

【注释】

①襄城：地名，秦时置襄城县，今河南省县名，在许昌县西南，城濒汝水东北岸。 刘方：字百况，平原人。

②不烦：不乱；不多事。

③间：曾经，有过。 敕：皇帝谕告臣下的文书及颁赐爵位的诏书都叫敕。 二千石：汉制，分官吏等级，以所得俸禄多寡为准。按汉制郡守诸侯相都是二千石的官。

④宽明：宽容清明。

⑤富奸：富有奸滑的人。

⑥枉法：违法曲断。

⑦逆：违反；不顺。

⑧察：分析明辨。

⑨轻：浅薄。

⑩重：重刑罚。

⑪冠盖接道：使者的车马络绎于道。冠盖，指官员是的冠服车盖，也用来指官员。

⑫勉思：努力记住。

【译文】

比如襄城县令刘方，官吏异口同声，说他不多事，虽然没有优异之处，也几乎接近了。我曾经敕令二千石的官员，各自崇尚宽容清明，如今富有奸诈的人行贿于下，贪官违法曲断在上，使有罪的人没有得到论处，而无过的人受到刑罚，实在是太违逆不顺了！把苛求视作明察，把刻薄看成清明，把浅薄当作仁德，把重刑视为威严，这四项如果风行，那末下面的人必有怨恨之心。我几次下达诏书，使者络绎不断于道路，可是官吏不加理睬，有的人失职，这该归罪于谁呢？请努力记住我旧日的诏令，使我称心如意！

冯嘉芳　译注

恤民诏永元十二年

汉和帝

【作者】

汉和帝（公元79～105年），即刘肇，东汉皇帝，汉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公元89～105年），死时27岁。

汉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父子兄弟皆居要

职。封宦官郑众为鄛乡侯，开了宦官封侯的先例，致使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在永元四年（公元92年）诛杀窦宪后，方亲自过问政治。亲政后较能关心民众疾苦，注意救灾恤民，减省刑罚，任用清廉的官吏。社会较为安定，北方对匈奴，西边对西域的战争都取得胜利，班固评论说“齐民岁增、阙土世广”，大致合乎实际。

【题解】

此诏书是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三月颁发的。诏书中对连年天灾欠收，人民流亡逃荒而找不到救助之策，深感痛心。对国家的高级官吏三公未能提出安民的良策，有关部门，没有能够选择良吏，致使苛暴竞起，奸邪丛生。对破坏法纪，侵害百姓的行为，加以强烈的谴责。他希望上下同心，根除暴虐行为，国家的弊病或有可治。此诏表现了汉和帝作为一位最高统治者，看到了国家问题之所在，对受害的民众，表示出了一定的同情心，所以汉和帝在位期间，东汉政权继光武中兴以来，仍处于较为安定的状态。

【原文】

比年不登①，百姓虚匮②。京师去冬无宿雪③，今春无澍雨④，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⑤，“瞻仰昊天，何辜今人⑥！”三公，朕之腹心⑦，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竞为苛暴，侵愁小民⑧，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⑨，饰文增辞，货行于言⑩，罪成乎手⑪，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恶⑫，将何以救其咎罚⑬？咎罚既至，复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⑭！

【注释】

①比年：连年。　不登：欠收，农作物收成不好。

②匮：贫乏。

③宿雪：一直未下雪。从去冬至今春未下过 雪。因经过冬季，至今春，故言“宿”。

④澍（shù 树）雨：及时雨。

⑤靡：不。　济：救助，接济。

⑥“瞻仰”二句：唐李贤注云：“《诗经·大雅》周宣王遇旱之诗。言今人何罪，而天令饥馑乎？”李贤称《诗·大雅》当指《云汉》，韩氏说此诗为“宣王遭旱仰天也”。但今本《云汉》中“瞻卬（仰）昊天”句在第七、八章，“何辜今之人”在首章。可能是范晔作《后汉书》时所引《诗》与今存本有异，或原文只是总括全诗文意而言。

⑦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

⑧侵愁：侵害逼迫使民愁苦。

⑨析律：即《礼记·王制》：“析言破律”，剖析言辞，破坏法律。

⑩货行于言：公开讲出用财货行贿。

⑪罪成乎手：随手加人以罪名。

⑫助明：帮助究明。

⑬救：补救。　咎罚：罪责惩罚。

⑭瘳（chōu抽）：病愈，引伸为恢复元气，此处意为好转，好起来。

【译文】

连年歉收，百姓空虚匮乏。京城地区从去年冬天以来就没有下过雪，今年春天没有下过时雨，人民流亡离散，艰难地流浪在道路上。我十分痛心疾首，不知道如何去救助他们，“仰望着苍天，今天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三公是我的心腹，然而却没有得到他们给我顺承天意安定 民众的良策。多次下 令各官府，一定要选择能干的官吏。却至今还没有什么改变，官吏们比赛着施行苛暴的行为，侵害逼迫小民百姓，以讨好上司获取虚名，指使下

面的官吏，仗着权势干坏事，因此上面一有命令下来他们就趁机作奸，禁令所到之地欺诈行为就随着起来。用巧妙的手段来破坏法律，用漂亮的文辞来加以掩饰，公然讲出用财货行贿，随手加人以罪名，我十分担忧啊！公卿们不考虑帮助究明政事的好坏，将怎样对那些罪责和惩罚加以挽救呢？不然的话，罪责和惩罚来到时，又会将灾难加在小民百姓身上。假若上下同有救助百姓之心，这种不良风气或者会有所好转。

杨升南　译注

戒兄子书

马　援

【作者】

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字子渊。新莽末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王莽败，依附割据陇西的隗嚣，后又归附刘秀（汉光武帝），为东汉名将，曾辅佐光武参加消灭隗嚣的战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任陇西太守，率军击破先零羌；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封伏波将军，南下进攻交趾，打败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地反叛的蛮人，并杀掉他们的首领征侧、征贰；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进击武陵“五溪蛮”时，病死军中。

马援胸怀大志，一生戎马倥偬，实现了他曾说过的话：“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主

要表现在帮助光武帝平定西北和西南的边陲。并且他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对待边民宽厚慈和，所过之处，总为他们设置长吏，修整城廓，穿渠灌溉，建立坞堡哨所，开垦荒地，帮助他们修改法律，使和汉律相协，鼓励和亲，使西北、西南边陲人民安居乐业，平安无事。至今我国云南一带和越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伏波将军的故事。

他曾在西北养马，发展了相马法，著有《铜马相法》。《后汉书》有传。

【题解】

本文摘自《后汉书·马援列传》，是马援对他两个侄子进行教诲而写的一封信。原文前还有这样几句话："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戒之曰。"所以，全文围绕着"喜讥议"和"通轻侠客"进行规劝。作者站在儒家道德观念的立场上，谆谆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要求他们谨言慎行，黜浮返朴，而以当时人龙伯高、杜季良为例。全文说理清晰，层次分明，文字简洁，举例精当，言辞恳切。作者虽不以文章著称，但本文不失为散文名篇，常为各选家所选用，文中名句，至今为人们称引不绝。本文也常被引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名篇。但当代名家钱钟书《管锥篇》引历代学者如裴松之、朱熹等人的注、述，以马援之矛，攻马援之盾，以为马援以讥议戒诸子，而自已不免于讥议。称龙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恶，致使杜季良的仇人以马援的信为证而上告于皇帝，杜因而被罢官，这不也是"好议论人长短而轻加是非"吗？马援本人也成为他人讥议的对象了。

【原文】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①，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②，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褵③，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注释】

①汝曹：你等，你辈。

②妄：犹“妄言”，越轨地乱说。 正法：政治法规。正，通“政”，政治政教。

③施衿（jīn 今）结褵（lí 离）：结上佩带，系上佩巾。古时嫁女时的仪式，母亲要亲为女儿系结佩带佩巾，并一再训戒至男家后应注意的事项。衿，又作“襟”，在此作衣襟上的佩带解。褵，佩巾，女子佩在胸前的巾，一说为覆头的绛巾。

【译文】

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象避讳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但嘴上不能说。喜欢议论他人的长短，对政治法制的是非妄加评论，这是我最为痛恨的，宁死也不愿听到子孙们有这样的行为。你们知道我已讨厌透了这类事情，所以一再重复，是为了使你们永志不忘，就象女儿临嫁，一面亲自为她系结佩带佩巾，一面一再申述父母的训戒一样。

【原文】

龙伯高敦厚周慎①，口无择言②，谦约节俭③，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④，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⑤，父丧致客⑥，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⑦，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⑧；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⑨，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⑩。讫今季良尚未可知⑪，郡将下车辄切齿⑫，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⑬，是以不愿子孙效也⑭。

【注释】

①龙伯高：名述，京兆人，当时为山都长（山都，县名，属南阳郡，治所在今湖北谷城东南），由此又升任为零陵太守（零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零陵）。　敦厚周慎：为人诚朴宽厚，处事周密谨慎。

②择言：褒贬的话。择，区别。

③谦约：谦逊检束。

④杜季良：名保，京兆人，当时为越骑司马（越骑校尉的属官，协助掌管宿卫）。杜保仇人上书朝廷，讼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戒兄子……"保因此受诏免官。

⑤清浊无所失：清、浊的人都不拒绝。意思是无论好坏善恶的人都与之交结。清浊，指人的良莠。

⑥致：招致。

⑦谨敕（chì 斥）：谨慎而整饬。

⑧刻鹄不成尚类鹜：雕刻天鹅不成，还像只鸭子。意思是效仿虽不逼真，但还相似。后世简作"刻鹄类鹜"的成语。鹄，天鹅。鹜，鸭子。

⑨陷：失，沦。　轻薄子：轻浮放荡的人。

⑩画虎不成反类狗：画虎不成反而像狗。比喻好高骛远而无所成，反贻笑柄。后世简作"画虎类狗"的成语。

⑪讫：同"迄"，到，直到。

⑫郡将：官名，即郡守，郡守兼管武事，所以也称郡将。　下车：称官吏初到任。

⑬寒心：因失望恐惧而惊心或痛心。

⑭是以：因此。

【译文】

龙伯高为人诚朴宽厚，处事周密谨慎，口中没有褒贬别人的话，谦虚检束、节约俭朴，廉洁公正、享有威信，我爱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仿他。杜季良豪侠仗义，忧他人之所忧，乐他人之所乐，良莠优劣各种人物，他都广为交结。父亲去世，所请的宾客，几个郡的人都来了，我爱他，敬重他，但不愿你们效仿他。学伯高

不成，还可做一个谨慎整饬的人，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还有点形似；学季良不成，沦为天下轻佻浮薄的人，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成为笑柄。至今季良的下场还不可知，郡守们刚上任就往往对他切齿痛恨，州郡的人把这事告诉我，我常为他寒心，因而不希望子孙效仿他。

冯嘉芳　译注

戒子书

郑　玄

【作者】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为别于经学家郑兴、郑众父子，世称郑玄为“后郑”。玄少为乡啬夫，不乐为吏，辞归。入太学，习今文经《京氏易》、《公羊春秋》及《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礼记》、《韩诗》、《左传》等。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师事扶风马融。游学十余载，归乡。家贫，客耕东莱，聚徒讲学，弟子相随至数百千人。因党锢被禁，遂隐修经学，杜门不出。灵帝末党禁解，郡举为贤良方正有道，数被荐召而不仕。北海相孔融深敬重之，告高密令为玄特立一乡，称“郑公乡”。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通德门”。遭黄巾乱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军，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入县境。袁绍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

车徵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相距于官渡，令其子袁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 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岁。

西汉诸儒多专治一经。东汉今文、古文相争，各自墨守。至郑玄，则意主通博，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之说。玄遍注群经，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世称其学为“郑学”。著述甚夥，今存《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等，其余散佚不全，后人多有辑佚。

【题解】

《礼记·曲礼上》曰：“七十曰老而传。”意谓人至七十岁则该告老，将家事传与子孙。郑玄于七十岁时写下此文。文中简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言明自己为学的志向。将家事嘱托给他的独生子郑益恩，自己则将闲居养老，静思学业，“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郑玄一生勤于著述，至老不辍，于此文中还 念念“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于其人”，其刻苦勤业精神令人感佩！文中对其子的 谆谆教诫，读来也很感人。

【原文】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1]，游学周、秦之都[2]，往来幽、并、兖、豫之域[3]，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4]，得意者咸从捧手[5]，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艺[6]，粗览传记[7]，时睹秘书纬术之奥[8]。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以上游历学业）

【注释】

①厮役之吏：服贱役的小吏。《后汉书·郑玄传》：“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宫，不乐为吏。”范晔注：“前书曰：乡有啬夫，掌听讼收赋税

也。”

②周、秦之都：周都镐（今陕西西安西南）。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

③幽：州名，东汉治所在蓟（今北京城西南），辖境相当于今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及朝鲜大同江流域。 并：州名，东汉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境约当今山西大部、内蒙、河北的一部、陕西北部及河套地区。 兖（yǎn 演）：州名，东汉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辖境约当今山东西南部及河南东部。 豫：州名，东汉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县），辖境约当今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豫东、皖北地区。

④觐（jìn 进）：会见。 在位：居官任职。 通人：谓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之人。 处逸：指不在朝作官。按“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句，分别列举朝内朝外的通人大儒。

⑤捧手：犹拱手，表示敬佩。

⑥六艺：即“六经”，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著作。

⑦传（zhuàn 篆）：阐述经义的著作，如《春秋左氏传》、《毛诗故训传》等。 记：记载事物的书籍或文章。

⑧秘书：宫禁里的藏书，也指谶纬一类的书籍。 纬：纬书，对“经”而言。是混合神学附会经义的书。汉时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和《孝经》七经的纬书，总称“七纬”。又有《论语谶》及《河图》、《洛书》等，合称“谶纬”。原书因隋文帝禁毁而失传。后人有辑佚。 术：指天文、历算等学术。《汉书·艺文志·数术类》列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小类。

【译文】

我家原很贫困，被父母兄弟所不容。我辞去了贱役小吏之职，到周、秦的故都游学，来往于幽、并、兖、豫之间，得以会见朝内朝外的通人大儒，遇到合心称意的人我都随从交游求学，他们对我学业皆有所传授。于是我得以广博地考核六经，粗通传记之学，时常窥见秘书纬术的奥妙。年过四十，才回家供养父母，租借田地耕种，每日以此自娱。

【原文】

遇阉尹擅势[1]，坐党禁锢[2]，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3]，辟大将军三司府[4]。公车再召[5]，比牒并名[6]，早为宰相。惟彼数公[7]，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8]。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9]，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10]，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以上出处岁年）

【注释】

①阉（yán 淹）尹：宦官。

②坐党禁锢：因党事遭禁锢。　坐：指犯罪的因由。　党：政治上结成朋党的人。　禁锢：限制不准作官。　按：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人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宦官集团。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人勾结宦官诬告他们“诽讪朝廷”，李膺等二百余名“党人”被捕。其后虽得释放，但终身不许作官。灵帝继位后，外戚窦武专权，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事泄被杀。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灵帝在宦官挟持下，收捕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又令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皆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族。这就是东汉的“党锢之祸”。郑玄亦受此牵连而遭禁锢。

③举：推荐，选拔。　贤良方正有道：汉代选举科目之一。中选者可授以官职。

④辟：征召。　大将军：官名。　三司：汉时合称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司。

⑤公车：官署名。《后汉书·光武帝纪》：“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李贤注引《汉官仪》：“公车掌殿司马门，天下上事及征召皆总领之。”

⑥比：并。　牒：公文。　并名：齐名。　比牒并名：犹云连牒齐名，谓一起被征召者。

⑦数公：指上文所说“比牒齐名，早为宰相”者。

⑧式序：本指按次第叙录功劳，《诗经·周颂·时迈》："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后因以指代在位。

⑨先圣：指著作"六经"的前代圣人。 百家：即诸子百家，学术上的各种派别。《汉书·艺文志》载诸子一百八十九家著作，以成数言，称"百家"。

⑩黄巾：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以黄巾裹头，因称"黄巾军"。

【译文】

正遇宦官专权，我因党锢之祸被禁，共十四年。后蒙赦令解除禁锢，被举荐为贤良方正有道，征召大将军三司府任职。公车两次征召，一同被召的人，早已官至宰相。那几位先生，美德雅才，能当王臣之任，故宜在位任职。我自揣度，不堪当官任职，只想追述先圣 著述经籍的原意，思虑整理百家学说的参差不齐，差不多也就竭尽自己的才能了，所以得到命令没有应召。其后黄巾作乱，为避乱而南北漂泊，又回到家乡。今年以来，我已经七十岁了。

【原文】

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①，便合传家②。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③。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④，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以上传家）

【注释】

①礼典：有关"礼"的经典著作，此指《礼记》。

②传家：谓将家事传给后 人。《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谓年七十 应告老而将 家事传给子孙。郑玄写此文时，正是七十岁，故云。

③覃（tán 谈）思：深思。

④展：察看，省视。

【译文】

咱家原本衰落，我持家又屡有失误，案查《礼记》，是该传家了。今天我向你告老，把家事传交给你，自己将闲居以修养心性，专致深思以完成学业。若不是必须亲自往拜国君之命，慰问家族亲属病丧，敬拜祖宗坟墓，观察了解郊野事物，哪里会拄着手杖出门呢？大小家事，你都承担起来吧！

【原文】

咨尔茕茕一夫①，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②，研赞勿替③，敬慎威仪④，以近有德⑤！显誉成于僚友⑥，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以上教诫）

【注释】

①茕茕（qiónɡ 穷）：孤单无靠的样子。　按：郑玄之子郑益恩，独子，无兄弟，故云。

②勖（xù 序）：勉力、致力。

③赞：字当作“钻”，二者繁体字字形相近而讹，参见《文选》李善注。替：废弃；断绝。

④威仪：行事进退、接人待物的仪表礼节。

⑤有德：指有德之人。　按：“敬慎”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民劳》。

⑥僚友：同一官署任职的官吏。

【译文】

可叹你孤独一人，并无同胞兄弟相依靠。望你勉力追求君子之道，钻研而不要荒废，仪表礼节要恭敬谨慎，以便接近有德之士！显赫的声誉形成于同僚之口，美德善行的树立全凭自己的志向，如果能招致声誉，人生一世也有荣光了，这一点 哪能不深思呢？哪能不深思呢？

【原文】

吾虽无绂冕之绪[1]，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2]，传与其人[3]。日西方暮，其可图乎？（以上自述志事未竟）

【注释】

①绂（fú 服）：系印的丝带。 冕（miǎn 免）：古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礼帽。 绪：余绪，此指留给后人的遗业。

②礼堂：讲学习礼之所。

③其人：指好学之人。

【译文】

我虽然没给你留下官禄遗业，但却有让爵辞官的高风，自己觉得高兴的是，以我论述典籍的功迹，大概不会留给后世子孙羞耻。最后耿耿于怀的，只是亡故父母的坟垄尚未修成，所喜好的群书都已经腐烂破敝，不能在礼堂写定，传给合适的好学之人。夕阳西下人已老，这些还能够力图完成吗？

【原文】

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1]。菲饮食[2]，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识[3]，亦已焉哉！

【注释】

①恤：忧虑。

②菲（fěi 匪）：微；薄。

③忽：不注意，不重视。 识：记住。

【译文】

咱家如今财产略多于往昔，勤劳力耕能趁农时，可无饥寒之忧。节饮食，薄衣服，节俭这两方面，便可让我很少遗憾了。如你对此忽略忘记，也就罢了！

贺友龄　译注

策丞相诸葛亮诏

蜀汉后主

【作者】

蜀汉后主（公元207～271年），刘禅，字公嗣，小字阿斗。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刘备之子。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继位，由诸葛亮辅政，平定南中，五次进行北伐。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虽然内政上一遵诸葛亮成规，但后主宠信宦官黄皓等人，朝政日趋腐败。景曜六年（公元263年），曹魏分兵三路征伐蜀汉。大军进逼成都，后主出降，被迁送洛阳，封为安乐公。

【题解】

《策丞相诸葛亮诏》为后主答复《出师表》之作。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率师北驻汉中，以图北伐。鉴于后主阘弱，诸葛亮不无后顾之忧，所以临行上《出师表》，规谏后主“亲贤臣，远小人”而“开张圣听”。后主见表当即回复这篇诏令，追述先主“丕承天序，补弊兴衰”之功业，表示自己由于“光载前绪，未有攸济”而“夙兴夜寐，不敢自逸”，用以策励诸葛亮“龚

行天伐，除患宁乱”。可见欲领本文之要指，唯有与《出师表》比照而读，方能收到“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之效。

【原文】

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①。是以汤、武修德而王②，桀、纣极暴而亡③。曩者汉祚中微，网漏凶慝④，董卓造难，震荡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⑤，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以上数曹氏之恶)

【注释】

①数：运数，命运。

②王：成就王业，统一天下。

③极暴：使暴虐达到极点。极，至，达到最高限度。此处为使动用法。

④慝(tè 特)：邪恶。

⑤皇极：王室。

【译文】

朕听说天地的常规，福祐仁(人)而惩治邪恶，积累善行的人昌盛，积聚罪恶的人丧亡，这是古往今来永恒的运数。所以商汤王、周武王由于修养德行而成就王业，夏桀、商纣由于使暴虐达到最高限度而身死国亡。过去汉朝帝位中途衰落，法网疏阔而漏掉邪恶之徒，董卓制造祸乱，使京畿动荡不定；曹操以祸乱为阶梯，窃夺皇帝的权柄，残酷地搜刮天下民财，包藏目无君主的祸心；他的儿子曹丕这个孤弱童子，胆敢相继为乱，窃据帝位，改朝换代，时代济助了他的凶邪。当这个时候，皇室幽暗不明，天下无主，我汉室的命运于是向下坠落。

【原文】

昭烈皇帝体明睿之德①，光演文武②；应乾坤之运③，出身平难。经营四方④，人鬼同谋⑤，百姓与能，兆民欣戴。奉顺符谶⑥，建位易号，丕承天序⑦，补弊兴衰，存复祖业⑧，膺诞皇纲⑨，不坠于地。万国未静，早世遐殂。（以上述先主功绪）

【注释】

①体：包含，赋有。

②光演：广泛地推衍。光，通“广”。

③乾坤之运：即天运，自然的气数。乾坤，天地。

④经营四方：经营于四方。省略了介词“于”。

⑤人鬼：人和鬼神。

⑥奉顺：顺应。奉，敬辞。　符谶：符命和谶纬。符命，古代谓天赐祥瑞与人君，以为受命的凭征。谶纬，谶书和纬书的合称。二书均为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

⑦丕：大。天序：帝王的世系。此指汉朝的世系。

⑧祖业：祖先所创立的 功业。指汉朝的基业。

⑨膺诞皇纲：承担起汉室纪纲。膺，承受，担任。诞，助词，无义。　皇纲：王室纪纲。此指汉室纪纲。

【译文】

昭烈皇帝具有英明睿智的德性，广泛地推广文德武功；适应自然的气数，献身平定祸乱。规划于天下四方，人和鬼神共同参与谋划，百姓贡献才能，万民欢呼而拥戴。顺应符命和谶纬，创建帝位而更换年号，禀承汉朝的世系，补救弊端而振兴衰落的汉朝，保存而恢复祖先所创立的功业，承担起王室纪纲的大任，不使它颠复坠落于地。全国各地还没有安定，先帝过早地离世而远去。

【原文】

朕以幼冲①，继统鸿基②，未习保傅之训③，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④，社稷不建⑤，永惟所以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⑦，未有攸济⑧，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⑨，以益国用；劝分务穑⑩，以阜民财⑪；授方任能，以参其听⑫；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朱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然我薪而自焚也⑬！残类馀丑，又支天祸⑭，恣睢河、洛，阻兵未弭⑮。诸葛丞相宏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⑯。今授之以旄钺之重⑰，付之以专命之权⑱，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伐⑲，除患宁乱，克复旧都⑳，在此行也。（以上后主嗣位，诸葛专征。）

【注释】

①幼冲：未成年。冲，亦幼小。《周书·谥法》："幼小在位曰冲。"

②继统：继承传统。统，传统，法统。

③保傅：古代辅导天子和诸侯子弟的官员，统称为保傅。

④六合：天地四方，指天下。

⑤社稷：历代封建王朝必先立社稷坛埠，灭人之国必变置灭国的社稷，因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标志。

⑥惟：思。所以：用来……的办法。此处承上为"所以建"之意。

⑦光载：光大。载，助词，无义。

⑧攸济：所济。攸，所。

⑨菲薄：微薄。

⑩劝分：劝说人们有无相济。

⑪阜：殷盛。

⑫参其听：参听。其，助词，无义。听，治理。

⑬然：“燃”本字。

⑭支：策划。《广韵》：“支，度也。”　天祸：大祸。天，大。

⑮弭（mǐ 米）：顺服。《后汉书·吴汉传》：“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李贤注：“弭，犹服也。”

⑯勖（xù 序）：勉励。

⑰旄钺：旄和钺。借指军权。

⑱专命：不待请命而行事，犹言便宜施行。

⑲龚：通“恭”。

⑳旧都：故都。指东汉都城洛阳。

【译文】

我以未成年之人，就继承伟大基业的传统，还没有熟习保傅的教诲，却承受起祖宗遗留下的重任。天下壅塞不通，国家政权没有建立，时刻考虑用来建立的办法，念念不忘扶正补救汉朝。光大前人的事业，还不曾有什么成就，朕非常忧虑而恐惧。所以起早睡晚，不敢自在安乐。时常积蓄微薄的资财，用来增益国家的开支；劝说人们从事耕耘收种，用来使百姓财富殷盛；授官正直不阿的人、任命贤良有才能的人，来使他们参与治理国事；禁绝私欲抑制心志，用来陶冶将士的情操。正要挥剑长驱直入，指斥与征讨凶顽叛逆，红旗还没有举起，曹丕竟又丧亡。这就是所说的不用燃烧我的柴火，他自己就烧死了！残余的丑类，竟又策划更大的祸乱，他们在黄河、洛水流域狂妄而凶虐，仗恃军队不归顺降服。诸葛丞相刚毅果断而忠诚壮烈，忧念国事而不顾自身，先帝把天下托付给他，用以勉励朕。现在把军事大权授予丞相，给以丞相便宜施行的权力，统率二千万步兵和骑兵，督率各军主帅，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清除祸患平息叛乱，收复故都，在此一举。

【原文】

昔项籍总一强众[1]，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2]，死于东城[3]，宗族如焚，为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4]。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5]，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6]；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7]，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8]，师贞势并，必无敌矣！（以上言以顺讨逆，兵势甚盛。）

【注释】

①项籍（公元前232年～202年）：字羽，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人。秦末，号令天下诸侯灭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与刘邦争天下，兵败而自杀。

②垓下：地名，在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秦亡，楚汉逐鹿中原，刘帮围项羽于此。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③东城：秦县名。故城在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五十里。汉高祖五年，项羽兵败垓下，自阴陵而至此。事亦见《项羽本纪》。

④陵：侵侮。通“凌”。

⑤炎精：汉朝的火德之运。

⑥掎（jǐ 脊）角：分兵牵制或者夹击敌人。掎，拉腿。角，抓角。

⑦凉州：州名。西汉置，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宁夏省和青海省湟水流域、内蒙古纳林河及穆林河流域。借指西域。 月支：西域城国名。亦作月氏。 康居：西域城国名。 支富：月支人名。 康植：康居人名。

⑧人事：人力所能及的事。

【译文】

过去项羽统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跨越州郡并吞领土，所从事的事业轰轰烈烈，然而最后兵败垓下，丧生在东城，同宗的随从

焚身碎骨，为后人所讥笑。这都是不施行仁义，侵侮尊长残害下民的缘故。现在曹贼效尤他，这是天和人所怨恨的，遵奉天时适宜迅速，差不多可以借助汉朝祖宗神灵相助的福祐，所到之处必定制胜。吴主孙权同样为祸乱而忧虑，暗中出兵配合谋划，在后面夹击敌人。西域诸国王各自派遣月支、康居的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多人，前来接受节制调度。大军向北出动，他们就要率先统领本部人马，挥戈充任前锋。天神的意旨已经齐一，人力所能及的事又完美无缺，众人言行一致而威力合一，一定所到之处没有敌手！

【原文】

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1]，军不血刃；牧野之师[2]，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3]，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4]。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5]，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6]，有能规利害、审逆顺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昔辅果绝亲于智氏[7]，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8]，项伯归汉[9]，皆受茅土之庆[10]。此前世之明验也。若其迷沉不反，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11]，使称朕意焉（以上赦降吊民）

【注释】

①鸣条之役：相传商汤伐夏桀，战于鸣条之野。事见《史记·殷本纪》。鸣条，古地名。又名高侯原。在今山西省运城县安邑镇北。

②牧野之师：周灭商的战役。周武王会师天下诸侯讨伐商纣，经孟津进抵牧野，纣兵败自焚而死。事见《史记·周本纪》。牧野，古地名。亦作坶

野。在今河南省淇县南。

③旍(jing 精)麾:同“旌麾”。帅旗。旍,同“旌”。 首路:犹“首途”。出发上路。

④穷兵极武:犹“穷兵黩武”。指好战不止。

⑤箪食壶浆:拿着酒饭。箪(dān 丹),竹篮。此作动词,用箪盛。 食(sì 四):特指饭。 壶,用壶装。

⑥中外:中表亲。中指舅父子女,为内兄弟;外指姑母子女,为外兄弟。

⑦辅果:即智果。春秋时晋国大夫,智氏之族。智宣子将立子瑶为后,智果认为瑶心狠,立瑶而智氏宗族必灭,莫如立庶子宵。宣子不听。智果于是离开智氏之族,自为辅氏。后来智氏族灭,惟辅果独存。事见《国语·晋语》。

⑧微子:周代宋国的始祖。名启,商纣王庶兄。因数谏纣王不听而去国出走。周灭商,称臣于周。周公攻灭纣子武庚,以微子统率殷族,封于宋。事见《史记·宋微子世家》。

⑨项伯(? ~公元前192年):名缠,字伯,项羽叔父。与刘邦谋士张良友善。项羽从范增言欲击杀刘邦,伯闻之 驰告张良,刘邦幸而得免。后来刘邦至鸿门谢项羽,项羽设宴相待。范增命项庄舞剑,借机击杀刘邦。项伯拔剑对舞,以身翼蔽刘邦。高祖即位,封射阳侯,赐姓刘。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⑩茅土:谓受封为 王侯。古代帝王社稷之坛以五色土建成,分封诸侯时,按封地所在方向取坛上一色土,以茅包之,称为茅土,给受封者在封国内立社。

⑪其:就要。《经传释词》:“其,犹将也。” 露布:不缄封的文书。引申为公开宣布。

【译文】

仁义的军队,有征讨而没有战伐。因为尊贵而且正义,没有人敢以抵抗。所以鸣条这场战役,商汤的军队兵不血 刃;牧野这场战役,商纣的军队掉转兵器的锋芒。现在大军出发上路,大军所经过到达的地方,也不希望穷兵黩武。有能够弃邪归正,拿着

酒饭迎接王师的人，国家有正常的法度，封官大小宠赏多少，各有等级界限。至于曹魏的宗族、支庶和中表亲，有通晓分析利害、审视顺逆而前来归降的人，都官拜原职。昔日辅果同智氏由于断绝同宗关系，而蒙受保全智氏宗族的福；微子离开殷商而出走，项伯归附汉朝，都受到包茅封侯的宠赏。这是前代的明证。如果迷途不返，协助乱党，不尊崇王命，就将杀及妻子儿女，没有什么赦免了！广泛地宣示恩泽和威力，宽免曹魏的主将，抚慰曹魏受害的黎民百姓。其他如诏书和律令，丞相就要向天下公开宣布，使得能称朕的心意。

赵德政　译注

与群下教

诸葛亮

【作者】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和军事家。东汉末年，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留心世事，被称为“卧龙”。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答以“隆中对”概述当时形势，劝刘备占据荆、益二州，联吴抗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赤壁之战胜曹，占领荆益，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刘备称帝，任丞相。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禅继位（称后主），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改善与西

南各族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建兴十二年，与魏司马懿相距于渭南，病死于五丈原军中，葬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相传曾革新连弩，创制“木牛流马”，演“八阵图”等。著作有《诸葛亮集》。

【题解】

这是一篇对下属官吏的教育文辞。主要强调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要作到这一点，必须以宽待人，不计较别人的小毛病、小嫌隙，从而殷勤诚恳地忠于职守。篇中举出两人的品德为榜样，一是徐庶（元直），一是董和，董和字幼宰，刘备任他为掌军中郎将，和诸葛亮同参军事，为人正直清廉，与诸葛亮交情很好。这人在历史上并不著名，而诸葛亮特别提出来作为例子，正好说明了他要说的主旨。文辞很短（据《三国志·董和传》记载，后面还有一段，本书失录），要言不繁，说的平实恳切，给人的教育、印象都很深。

【原文】

夫参署者①，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②，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跻而获珠玉③；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④。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⑤！

【注释】

①参署：参与政事。署，官署，办政事之所。

②违覆：犹违反，此指与已相反的意见。

③跻：通“屩（juē 撅）”，草鞋。

④徐元直：人名，即徐庶之字。徐庶，三国颍川（治所今河南禹县）人，初与诸葛亮为友，曾归刘备，推荐诸葛亮。后曹操执其母，乃被迫归曹，官至右中郎将。魏明帝时死。

⑤《三国志·董和传》在此之下有："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尽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译文】

凡参与行政工作，是要集中大家的智谋，扩大人们的忠诚所提供的效益的。如果因小的嫌隙而疏远他们，难和意见相反的人相处，那就会出现疏漏和缺点而损害政事了。相反的意见而符合实际，那就如同丢掉破旧鞋子而得到珠玉一般。然而人们苦于不能尽心，只有徐元直处理这样的事情不受困惑。还有董幼宰，他参与行政七年了，事情没有办好，他就反复十次地来陈述意见。假使能学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学习董幼宰的殷勤尽职，对国事忠诚，那末，我诸葛亮就可以减少过失了啊！

王贵民　译注

为袁绍檄豫州①

陈　琳

【作者】

陈琳（？～公元217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开始时任何进大将军主簿。何进谋诛宦官，他进行谏阻，不被采纳，就跑到冀州避祸，依附袁绍。袁绍兵败后，转归曹操，与阮瑀同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

军国书檄，多出自二人之手。后转任门下督。诗歌有《饮马长城窟行》等。原有集十卷，已佚。明人辑有《陈记室集》。

【题解】

本文写于袁绍挥师南下，想一举消灭曹操，迎汉献帝还都之际，文中揭露曹操矫命称制，残害忠良，鱼肉百姓的种种罪行，号召各地军民群起而讨之。这是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

本文揭露曹操罪行，举出大量的事实，例如专擅大权，败法乱纪，赏罚由己，卑侮王室，发大臣墓，掠取金宝，破棺裸尸，毒施人鬼，贪残酷烈，摧挠栋梁，除灭忠正，等等，描绘深刻，读后激起人们嫉恶如仇的感情，具有号召力。所以是一篇好的檄文。

【原文】

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②：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③，忠臣虑难以立权④。是以有非常之人⑤，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⑥。夫非常者⑦，故非常人所拟也⑧。曩者强秦弱主⑨，赵高执柄⑩，专制朝权⑪，威福由己，时人迫胁⑫，莫敢正言⑬，终有望夷之败⑭，祖宗焚灭⑮，污辱至今⑯，永为世鉴⑰。及臻吕后季年⑱，产、禄专政⑲，内兼二军，外统梁、赵⑳，擅断万机㉑，决事省禁㉒，下陵上替㉓，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㉔，兴兵奋怒㉕，诛夷逆暴㉖，尊立大宗㉗，故能王道兴隆㉘，光明显融㉙，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㉚（以上言大臣立权以殄逆乱）

【注释】

①袁绍（？～公元202年）：东汉末豪强，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

水西南)人。初为何进部下,后至冀州,号召发兵讨伐董卓,据冀、青、幽、并四州。后与曹操战,在官渡之役中大败,不久病死。　檄:用于晓谕、声讨的文告。　豫州:州名,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豫东、皖北地区,东汉时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县)。这里的豫州是指领豫州的主事官。

②左将军、刺史、郡相国:皆官职名。　守:古时地方官。

③盖:句首语气词。　明主:贤明的君主。　图危:谋划救亡。　制变:制止变乱。

④虑难:谋虑解难。　立权:确立权变,犹言决断。

⑤是以:所以,因此。　非常:不同寻常,特别。

⑥功:功效;功劳。

⑦夫:指代词,这,那,

⑧拟:相比。

⑨曩者:昔日。　弱主:软弱的君主,这里指秦二世胡亥。

⑩赵高:秦朝宦官,任中车府令。秦始皇死,他与丞相李斯合谋,逼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私立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自任郎中令。后杀李斯,自任丞相。又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后为子婴所杀。

⑪专制:独揽。

⑫迫胁:威逼。

⑬正言:公正的话。

⑭望夷之败:指赵高派人至望夷宫,迫令秦二世胡亥自杀之事。

⑮焚灭:焚毁。

⑯污辱:玷污,侮辱。

⑰鉴:鉴戒。

⑱臻:至,到。　吕后:吕雉,汉高祖皇后。刘邦死,刘盈即位,吕后代理朝政。刘盈死,立少帝,她临朝称制,专制朝政,前后执政共16年。　季年:晚年。

⑲产、禄:人名,即吕产、吕禄,吕后内侄。

⑳"内兼"二句,指吕后专政时,封其内侄吕产为梁王,相国,令居南军,封内侄吕禄为赵王,上将军,令居北军。　二军:指南北二军。

㉑万机:指当政者处理的各种重要事务。

㉒省:古同"眚",过错。　禁:法令所禁止的事情。

㉓陵替：衰败零落，指纲纪废弛。

㉔绛侯：指周勃，西汉初大臣。秦末随刘邦起兵，以军功封为绛侯，惠帝时任太尉。吕后死，与陈平合谋，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任右丞相。 朱虚：人名，事迹于史无考，此处疑有误。

㉕奋怒：奋发。

㉖诛夷：诛灭。 逆暴：叛逆。

㉗大宗：指文帝刘恒。

㉘王道：古时指以仁义治理天下。 兴隆：兴旺，昌盛。

㉙显融：显耀。

㉚明表：明显的榜样。

【译文】

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听说贤明的君主以制止变乱来救亡，尽忠的臣下以确立权变来解难。因此，有不同凡响的人，才能干出不寻常的事业，有不寻常的事业，才能立下不寻常的功绩。这种不寻常的人、事业、功绩等，也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相比的了。昔时，强大的秦国却有软弱的君主秦二世，他在位时，赵高执政，独揽朝权，随心所欲地作威作福。当时在朝的人受其威逼，不敢说直话。结果皇帝在望夷宫被害。祖宗被毁灭、被污辱，直到如今。这事永远成为世人的鉴戒。后来到了汉朝吕后晚年，吕产、吕禄专权，在朝廷兼领南北二军；在地方统辖梁国，控制赵国。擅自处理朝政，办事荒谬违法，上上下下都目无纲纪，全国臣民都灰心丧气。于是周勃等起兵奋进，诛逆除害，迎立文帝，才使王道重新兴盛起来，光明重新显耀。这就是大臣确立权变的明显的榜样。

【原文】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1]，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2]，饕餮放横[3]，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4]，舆金辇璧[5]，输货权门[6]，窃盗鼎司[7]，倾覆重器[8]。操赘阉遗丑[9]，本无懿德[10]，猥狡锋协[11]，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12]，扫除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13]，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14]，收罗英雄，弃瑕取用[15]。故遂与操同咨合谋，授以裨师[16]，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17]，轻进易退，伤夷折衄[18]，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19]，修完补辑，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蹙威柄[20]，冀获秦师一克之报[21]。而操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22]，割剥元元[23]，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24]，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25]，身首被枭悬之诛[26]，妻孥受灰灭之咎[27]。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28]，地夺于吕布[29]。彷徨东裔[30]，蹈据无所[31]，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32]，故复援旌擐甲[33]，席卷起征[34]，金鼓响振，布众奔沮[35]，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36]。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37]（以上言绍初与操合谋）

【注释】

①司空、中常侍：均官名。　腾：曹腾，东汉宦官。安帝时，授黄门从官。顺帝时，为小黄门，迁中常侍。在宫廷侍候30余年。

②左悺（guān 贯）：江东宦官，桓帝时为小黄门史。梁皇后死后，与人合

谋 诛灭外戚梁氏，以功迁中常侍。 徐璜：后汉下邳人。桓帝时为中常侍，以诛梁氏功封武原侯，侍宠骄横。

③饕（tāo 滔）餮：贪吃。 放横：放肆凶恶。

④赃：贪污。 假位：借用名位。

⑤舆：搬运。 辇：载运。

⑥输：缴纳；捐献。 货：钱财。

⑦鼎司：重要的管理部门。

⑧倾覆：颠覆。 重器：宝器，用以象征国家政权。

⑨赘：招收。

⑩懿德：美德，嘉行。

⑪猵狡：慓悍狡诈。 锋：锋芒。 协：辅助。

⑫幕府：古代将帅办公之所，后来泛指衙署。这里袁绍谦称自己。 董统：监督管理。 鹰杨：指奋发有为。

⑬侵官：侵犯官府。 暴国：损害国家。

⑭发命：发布命令。 东夏：指关东。

⑮瑕：玉上面的斑点，比喻缺点或过失。 用：用处，功用。

⑯裨：古时指副的（职务）。

⑰愚佻：愚昧轻薄。 短略：短少谋略。

⑱折衄（nù 女）：折断流血。

⑲命锐：命令精锐的（军将）。

⑳奖蹙：劝勉促成，蹙，成。 威柄：威权。

㉑这句 援引春秋时秦晋争霸战争中，秦在两败之后获胜报了前仇，比喻对曹操的希望。 克：取胜。

㉒凶忒：凶恶，胡行。

㉓割剥：剥夺；剥削。 元元：民众，百姓。

㉔边让：人名，后汉浚仪人，字文礼，有文名，献帝时任九江太守，初平中弃官回家。轻侮曹操，被曹操杀害。

㉕论：论评。 阿谄：阿谀奉承。

㉖枭（xiāo 消）悬：把人头砍下并悬挂示众。 诛：杀。

㉗灰灭：如烧成灰烬一样地消灭。 咎：罪。

㉘躬：亲自。 徐：古代周朝的一个国名，在今安徽泗县一带。

㉙吕布：人名，字奉先，五原人，东汉末年董卓部将，后与王允合谋杀卓，割据徐州。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被曹操击败，擒杀。

㉚彷徨：徘徊，犹豫不定。　东裔：东方边远荒凉的地方。

㉛蹈据：踩踏据守。

㉜登：起用。

㉝援旌：拉开旗帜。　擐（huàn 患）甲：穿戴甲胄。

㉞席卷：像卷席子一样把东西卷起。　起征：开始出征。

㉟布众：分布许多的人。　奔：急跑。　沮：阻止。

㊱方伯：一方的长官。　位：爵位，职位。

㊲造：成就；培养。

【译文】

司空曹操，他的祖父中常侍曹腾，伙同左悺、徐璜兴妖作怪，贪婪肆虐，伤风败俗，鱼肉百姓。他的父亲曹嵩，原姓夏侯，被曹腾收养，改姓曹，因贪污借用名位，装金载玉，向有权势的人行贿，窃取重要部门的权力，颠覆国家。曹操是宦官招收留下的孽种，本来就没有什么美德，为人慓悍狡诈，辅以锋芒，爱好作乱兴祸。我则严加管理监督，奋发有为，以扫除叛逆为己任，又当董卓侵犯官府，危害国家，于是我拔剑擂鼓，号召关东军民，罗致英雄豪杰，舍弃劣者而引用干才。所以就跟曹操共商合谋，授予他副军之职，以为他有鹰犬之才，可充爪牙。以致他轻薄愚昧，缺少谋略，轻易进攻，败退也快。伤亡流血，多次损兵折将。我于是又分出兵力组织精锐，加以补充，行文东郡委任他为兖州刺史，赏以黑色条纹披风，奖励而促成他的威权，希望他能有一次战胜敌军以示报答。然而曹操接受了这些赏赐反而骄横霸道、放肆凶恶，更加剥夺黎民百姓，残害忠良。已故九江太守边让，才华出众，天下闻名，直言正色，评论从不阿谀奉承。结果遭到枭首示众的惨运，他的妻室儿女遭到灭门之祸。自此以后，士林愤慨悲痛，民怨鼎沸。一人振臂一呼，整个州的人都同声响应。所以他自己

在徐方被打败，地盘被吕布夺去。落得个在东方边远荒凉之地徘徊，无处存身。我还是考虑到强于主干弱于枝叶的道理，而且不能起用叛国之徒，所以又拉开旗帜，带上武器，席卷所有人力物力起而出征，擂鼓声振天动地，分布许多人急往阻止敌军，挽救他的败亡，恢复他的一方之长的职位。这样，我就对全兖州的民众无德无恩，而大大地培养了曹操。

【原文】

后会鸾驾反旆①，群虏寇攻②。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③，匪遑离局④，故使从事中郎徐勋⑤，就发遣操⑥，使缮修郊庙⑦，翊卫幼主⑧。操便放志，专行胁迁⑨，当御省禁⑩，卑侮王室⑪，败法乱纪；坐领三台⑫，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⑬，所恶灭三族⑭，群谈者受显诛⑮，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⑰，道路以目⑱。尚书记朝会⑲，公卿充员品而已⑳，故太尉杨彪㉑典历二司㉒，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㉓，被以非罪，榜楚参并㉔，五毒备至㉕，触情任忒㉖，不顾宪纲㉗。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㉘，又有可纳㉙，是以圣朝含听㉚，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㉛，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㉜。（以上言操专制朝政，诛戮忠良。）

【注释】

①鸾驾：帝王和皇后的车驾，也借指帝王。 旆：古代的一种末端象燕尾的旗子，也泛指旗帜。

②虏：奴隶；此指敌人。 寇攻：侵犯；劫掠。

③冀州：州名。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在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治所在高邑（今河北柏乡北），汉末移至邺县（今河北临漳西

南)。　鄙:边境。

④匪遑:来不及。　离局:离开局面。

⑤从事中郎:州郡的佐官。　徐勋:人名。

⑥发遣:遣送。

⑦郊庙:古时帝王在南郊祭祀天地,在宗庙祭祀祖先。这里代指宗庙宫室之类。

⑧翊卫:辅佐保护。　幼主:幼小的君主。

⑨胁迁:威胁搬迁。

⑩省禁:察看皇帝居住的地方。

⑪卑侮:鄙视侮辱。

⑫三台:汉代对尚书、御史、谒者的总称。

⑬五宗:李贤注《后汉书》:"五宗,谓上至高祖,下及孙。"

⑭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

⑮群谈:一群人聚谈。　显诛:明杀。

⑯腹议:背地里议论。　隐戮:暗杀。

⑰钳口:闭口不言。

⑱道路以目:在路上相见,只能以目示意,不敢交谈。指法令苛严、政权横暴。

⑲尚书:古代官名。　记:记载。　朝会:群臣朝见皇帝。

⑳公卿:古代高官名。　员品:一般官位。

㉑太尉:古代高官名。　杨彪:人名。字文先,献帝时拜太尉,力反董卓迁都,后被曹操所忌。

㉒典历:主管过。　司:古时官署名。

㉓眦睚:怒目而视,借指仇怨,也作"睚眦"。

㉔榜楚:拷打。　参并:弹劾交加。

㉕五毒:古时五种残酷的刑具。通常指械、镣、棍、拶、夹棍。

㉖触情:违反情理。　任忒:任性过甚。

㉗宪纲:法令,法纪。

㉘议郎:古代官名。　赵彦:人名,琅邪(今山东诸城)人,善术数,桓帝时讨伐有功。

㉙纳:接受。

㉚含听：包含听从，犹言采纳。

㉛迷夺：迷惑丧失。 时明：当时的明察。

㉜俟：等待。 报闻：上报（朝廷）。

【译文】

后来当鸾驾返回洛阳时，众多的盗匪进行劫掠，当时冀州刚好北部边境又逢警报，已经来不及离开这个局面。所以指令中郎将徐勋遣送曹操，叫他去修缮郊庙，辅佐保卫年幼的君王。曹操于是放肆逼迫迁徙，当着皇上的面察看皇宫，鄙视侮辱王室之人。违法乱纪。不费力就掌管了三台。专断朝政。随心所欲地封官行赏，随口而出地施刑杀戮。所喜爱的光宗耀祖，所憎恨的灭三族。聚众谈论的被公开处死，背地议论的遭暗杀。百官闭口不敢说话。在路上相见，也不敢交谈。尚书这样的大官只记载群臣朝见之事，公卿这样的高位只能充当小小的职员。已故太尉杨彪，主管过两司，获有国家最高的官位。可是曹操忌恨他，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严刑拷打，五种毒刑用尽，违反情理，无所不用其极，目无法纪。还有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他的意见可以采纳，因此圣上准备听从，改变神色掩饰威风。而曹操却想要蒙蔽当时明察者，堵塞言路，擅自将他监禁，不等上报，就立即处死他。

【原文】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①，坟陵尊显②，桑梓松柏③，犹宜肃恭④，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⑤，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⑥，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邱中郎将⑦，摸金校尉⑧，所过堕突⑨，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⑩，而行桀虏之态⑪，污国虐民，毒施人鬼⑫！加其细政苛惨⑬，科防互设⑭，罾缴充蹊⑮，坑阱塞路⑯，举手挂网罗，动

足触机陷[17]。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18]，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19]，无道之臣[20]，贪残酷烈[21]，于操为甚。（以上言操发掘坟墓及诸虐政）.

【注释】

①梁孝王：爵位名。东汉常封功臣外戚为王。这里的梁孝王指何进，何皇后兄，字遂高，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灵帝时为大将军。灵帝死，他迎立少帝，专断朝政。曾与袁绍等谋诛宦官，反被宦官所杀。　先帝：指后汉少帝。　昆：兄。　按：据《文选》注，梁孝王即西汉文帝之子，此以下数句指曹操破梁孝王棺收取金宝。

②尊显：受尊重而又显赫。

③桑梓：古代人常在宅旁种桑树、梓树。说家乡桑梓为父母手植，对它表示敬意。后以桑梓比喻家乡。

④肃恭：肃穆恭敬。

⑤帅：率领。

⑥圣朝：圣代，这里指圣上（皇帝）。

⑦发邱中郎 将：官名，专主发掘古墓者。

⑧摸金校尉：官名，专司收取墓中金宝。

⑨堕：通“隳”，毁坏。　突：穿破。

⑩三公：最高官位。历史上名称和职权有时有异。如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也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等。

⑪桀虏：凶暴之徒。

⑫毒：毒辣。　施：加于。

⑬细政：苛政。　苛惨：严厉。

⑭科：判刑断罪。　防：机关。

⑮罾：鱼网的一种，用竹木竿作支架，呈方形。　缴：射鸟的一种弓箭。　蹊：小路。

⑯坑阱：陷坑。　塞：充满。

⑰机陷：有机械装置的陷阱。

⑱无聊：生活困顿无所依赖。

⑲载籍：指书籍。

⑳无道：暴虐，不施德政。

㉑贪残：贪婪残酷。 酷烈：严酷。

【译文】

还有，梁孝王先帝同母的兄弟，他的陵墓何等高贵显赫，受人景仰。然而曹操带领一班官吏军士亲临现场发掘，打开棺木，裸露尸身，抢掠金银财宝。直到今天圣上还在痛哭流泪，臣民伤感。曹操又专门设置发邱中郎将、摸金校尉的官，他们所到之处一概毁坏穿破，所有骸骨都暴露无遗。他身居三公之位，而干出凶暴歹徒的行径。污辱国家，残暴百姓，人和鬼都被加害！加上他的周密严厉的苛政，到处设置刑罚机关，小路尽置网罟，大道布满陷阱，于是一举手就被网罗牵住，一投足就触动陷阱机关。所以兖州、豫州出现了生活困苦无依无靠的百姓。在首都弥漫着叹息的怨气。纵观历史书籍，暴虐的朝臣，贪赃残暴之烈，莫过于曹操了！

【原文】

幕府方诘外奸①，未及整训。加绪含容②，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③，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④。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⑤，强寇桀逆⑥，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⑦，外助王师，内相掩袭，故引兵造河⑧，方舟北济⑨。会其行人发露⑩，瓒亦枭夷⑪，故使锋芒挫缩⑫，厥图不果⑬。尔乃大军过荡西山⑭，屠各左校⑮，皆束手奉质⑯，争为前登⑰，犬羊残丑⑱，消沦山谷⑲。于是操师震慑⑳，晨夜逋遁㉑，屯据敖仓㉒，阻河为固，欲以螗蜋之斧㉓，御隆车之隧㉔。

幕府奉汉威灵㉕，折冲宇宙㉖，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㉗，聘良弓劲弩之势㉘，并州越太行㉙，青州涉济、漯㉚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㉛，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㉜，雷震虎步㉝，并集虏庭㉞。若举炎火以爇飞蓬㉟，覆沧海以沃熛炭㊱，有何不灭者哉！（以上言操与绍相拒）

【注释】

①诘：查究。　外奸：外部的奸贼。

②加绪：添加思绪。　含容：包含容忍。

③潜：藏；秘密地。　祸谋：坏主意。

④枭雄：凶狠专横的野心家。

⑤伐鼓：敲鼓，打鼓。　征：讨伐。　公孙瓒（？～公元199年）：字伯珪，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西）人。东汉末官吏。曾割据幽州，与袁绍连年交战。建安四年兵败自焚。

⑥桀：凶暴

⑦阴：暗中。　书命：以书信指使。

⑧造：到，及。　河：指黄河。

⑨方舟，方船；两船相并。　济：渡过。

⑩会：恰巧碰上。　发露：发现，暴露。

⑪枭夷：诛灭，杀戮。

⑫挫缩：挫败。

⑬厥：乃，就。　图：图谋。　果：成功。

⑭尔乃：后来。　过荡：问罪扫平。　西山：地名。

⑮屠各：后汉时匈奴的一个部落，驻并州的为最强。　校：军营。

⑯束手：捆住双手；没有办法。　奉质：捧着礼物称臣。指投降。

⑰前登：向前攀登。

⑱残丑：残余的丑类。

⑲消沦：消除沉没。

⑳震慑：使震惊恐惧。

㉑逋遁：逃亡。

㉒屯据：驻守。 敖仓：地名，秦时在敖山所设谷仓而得名，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上。地当黄河与济水分流处。

㉓螳蜋：螳螂。 斧：斧子。这里指螳螂的前腿。

㉔御：抵御，抵挡。 隆车：高大凸起的车子。 隧：地道。

㉕威灵：声威神灵。

㉖折冲：克敌致胜。

㉗奋：振奋。 中黄、育、获：即中黄伯、夏育、乌获，皆古勇士之名。《文选·张衡《西都赋》》："中黄之士，育获之俦"，这里用于比喻勇猛将士。

㉘劲弩：强劲有力的弓。 势：势力。

㉙并州：州名。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在今山西大部和内蒙、河北部分地区，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袁绍外甥高翰领并州。 大行（háng 杭）：山名，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东北——西南走向。

㉚青州：州名。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在今山东德州市、齐河县以东，马颊河以南，济南、莱阳、乳山等县以北。东汉时治所在临菑（今淄博市临淄北）。袁绍长子袁谭领青州。 涉：徒步渡河；淌水。 济：水名，济水。 漯：水名，漯水，又叫漯川。古时黄河下游的主要支津之一。

㉛泛：漂流。 角：捉住角。

㉜荆州：州名。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时刘表为荆州牧，与袁绍结好。 宛（yuān 冤）：地名。在今河南南阳。 叶：古代邑名，在今河南叶县南。 掎：拖住后足。与上"角"合称"掎角"，指军事上联合制敌。

㉝雷震：巨响震动天地；威风。 虎步：指矫健威武的步伐，比喻威武或雄据一方。

㉞虏庭：敌寇的大本营。

㉟爇（ruò 若）：点燃。 飞蓬：一蓬乱草。

㊱覆：倾覆。 沧海：指大海。 沃：浇。 熛炭：燃烧着的炭。

【译文】

我正查究外奸，还顾不上整顿队伍内部。只好刻意包含容忍，希望能够弥补我们之间的裂痕。然而曹操豺狼成性，暗中包

藏祸心，他就一心想摧残大臣，孤立并削弱汉王朝。消除忠臣义士，充当凶残专横的野心家。昔日曾经擂鼓讨伐北方的公孙瓒，这个凶暴的逆贼，在包围中顽抗达一年之久。曹操看到他未被击破，就暗中用书信指使，外部协助官兵攻打，内部却进行偷袭。所以就把部队拉到黄河边，用方舟北渡。恰巧遇到他们的行路人发觉，公孙瓒也在这时自杀被灭，所以才使他的锋芒受到挫败，也就图谋没有得逞。此后我大军扫平西山，屠各部左面军营，都束手奉质降服，争着为我前登，犬羊一般残余的丑类，通通被消灭于山谷之中。于是曹操的军队受到震惊，日夜逃跑，驻扎在敖仓这个地方，以黄河为屏障而固守，想用螳螂之臂，抵挡巨大的车轮。我是以汉朝的声威，在天地之间克敌致胜，精兵百万，骑兵千群，激励勇武的战士，延请强劲弓弩手的优势，从并州越过太行山，从青州涉水渡过济水和漯河，大部队漂流黄河制服敌军的前阵，由荆州下到宛县叶地从后面拖住他的后腿。威风懔懔，一齐直捣敌寇的巢穴。好像是举起熊熊的火把，点燃蓬蓬乱草；倾倒大海的水来浇熄焰焰的炭火，难道有不消灭他的吗！

【原文】

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①，或故营部曲②，咸怨旷思归③，流涕北顾④。其馀兖、豫之民⑤，及吕布、张扬之遗众⑥，覆亡迫胁⑦，权时苟从⑧，各被创夷⑨，人为仇敌。若回旆方徂⑩，登高冈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⑪，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⑫。（以上言操军心易离）

【注释】

①幽：幽州。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市西南）。范围是今北京及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地区，朝鲜大同江流域。　冀：冀州。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高邑（今河北柏乡北）。范围是今

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地区。

②故：原来的。 部曲：指军队的组织和行列；家丁。

③咸：皆。 怨旷：怨女旷夫的简称，指兵士长期战争产生厌战思家的情绪。

④流涕：流泪。 顾：回头看；关注。

⑤兖：兖州。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地境是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部地区。 豫：豫州。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在今淮河以北豫东皖北地区。东汉时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县）。

⑥张扬：人名，字稚叔，后汉云中人，董卓部将，河内太守。曹操围吕布，他出兵声援。后被他的部将杨丑所杀。 遗：死者留下的。

⑦覆亡：覆灭，亡国。 迫胁：威迫。

⑧权：权且。 苟：姑且。

⑨创：创伤。 夷：通“痍”，伤创。

⑩旆：古代的一种旗，泛指旗帜。 徂：往。

⑪扬：高举。 素挥：白旗。挥，通“徽”，标志。 启：开，启示。

⑫俟：等待。 血刃：指杀人。

【译文】

再者，曹操军队的官兵，能够作战的都来自幽州和冀州，有的是旧部，皆怀着怨旷之心想回老家，流着眼泪向北回头看。其余的都是兖州和豫州的人；以及吕布、张扬的余部，在覆灭后被裹胁，暂时勉强跟着他，他们每个人都受过创伤，彼此互为仇敌。如果我们回师迎战，登上高山擂鼓吹号，高举白色的旗子招降，他们必定彻底崩溃，不必杀戮就能解决问题。

【原文】

方今汉室陵迟①，纲维弛绝②。圣朝无一介之辅③，股肱无折冲之势④。方畿之内⑤，简练之臣⑥，皆垂头搨翼⑦，莫所凭恃⑧。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

节⑨？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⑩，内实拘执⑪，惧其篡逆之萌⑫，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⑬，烈士立功之会⑭，可不勖哉⑮？（以上勖人以忠义）

【注释】

①陵迟：逐渐衰微。

②弛：松懈。　绝：穷尽。

③一介：一个。　辅：辅佐的人。

④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辅佐得力之人。　折冲：制敌取胜。

⑤方畿：京城及附近地区。

⑥简练：干练。

⑦搨（tà 踏）翼：垂下翅膀，比喻失意沮丧。

⑧凭恃：依靠。

⑨节：操守，贞节。

⑩托：依靠。　宿卫：值班护卫。

⑪拘执：拘捕。

⑫篡逆：谋反篡位。　萌：发端，开始。

⑬肝脑涂地：原指战乱中惨死；比喻捐躯。　秋：时节。

⑭会：时机。

⑮勖（xù 序）：勉励，努力。

【译文】

当今汉朝衰败微弱，纲纪毁坏殆尽。朝廷没有一个真正辅佐的人，大臣中都没有克敌制胜的力量。京城之内，凡干练的朝臣，都低头垂翼失意沮丧，没有什么可依靠似的。虽然也有些忠义之士，但慑于暴虐的佞臣的威逼，又怎能展示他们的气节？加之曹操又掌握了嫡系部队精兵七百，围守在宫廷内外，在外依靠宿卫军士，在内拘捕满狱，恐怕他萌发谋反篡位之心，因此我们必须

提防。这就是到了忠臣捐躯的时节，烈士立功的紧要关头，能不努力吗？

【原文】

操又矫命称制①，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而给与②，强寇弱主，违众旅叛③，举以丧名④，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⑤！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书到荆州，便勒见兵⑥，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⑦。州郡各整戎马⑧，罗落境界⑨，举师扬威⑩，并匡社稷⑪，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⑫！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⑬，勿有所问⑭。广宣恩信⑮，班扬符赏⑯，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⑰，如律令⑱！

【注释】

①矫命：假托长上的命令。 称制：行使皇帝职权。

②州郡："州"和"郡"是古时的一种行政区划。汉代"州"比"郡"高一级，"郡"比"县"大。 过听：错听，特指审讯错误。 给与：供给。

③违：脱离。 旅叛：军队背离。

④举：发动攻击。 丧名：丧失名声。

⑤明哲：明智。

⑥勒：约束。

⑦建忠将军：指张绣。协同：共同。 声势：声威气势。

⑧整：整训。 戎马：军马，兵马。

⑨罗落：肃清。 境界：疆界。

⑩举：开拔。 扬威：显示威风。

⑪匡：救助。 社稷：指国家。

⑫著：非常明显，显著。

⑬部曲：古时军队的编制单位；部下。 偏、裨：辅助，副。 将、校：古

代军队的高中级指挥官，“将”高于“校”。

⑭勿：不。　问：问罪。

⑮广：扩大。　宣：传布出去。　信：信用。

⑯班扬：颁布提升。　符赏：带符节的赏赐。

⑰咸：全，都。　拘逼：限制和威胁。　难：灾祸。

⑱如律令：汉代诏书、檄文等的结束语。意即要像奉行法律命令那样奉行。

【译文】

曹操又假圣旨擅权行事，派遣使者发兵出征，怕的是边远的地方官不明真相，误信而供应。强暴之徒欺凌弱主，违背群众意愿、军队背叛而发动事变，会丧失名声，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明智者不可取的！现在，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四州的人马应同时并进。书信发到荆州，就约束军队，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州郡各自整训兵马，肃清边界，开拔队伍显示威风，都来挽救国家危亡，这种不平常的功绩就能显示出来。凡得到曹操的首级的，奖赏银子五千万两，封为五千户侯。曹操旧部的将校为副的和官吏来投降的，不再问罪。扩大宣扬恩义和信用，颁发并提高符节和赏赐，从此布告全国，使全体臣民都知道朝廷受到牵制和威胁的祸患。如律令！

杨耐思　译注

檄吴将校部曲文

陈 琳

【作者】

陈琳，见前《为袁绍檄豫州》。

【题解】

这是陈琳按照曹操的旨意所写的晓谕东吴将校及其部下的一篇文告，敦促吴国的军队和臣僚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汉军大军压境之际，杀死孙权投降汉朝。文告是以汉尚书令荀彧的名义下达的。荀彧是曹操手下一位重要的谋士，曾建议迎汉帝都许昌，取得有利的政治形势，擢升为尚书令，参与军国决策，有功。

当时，曹操迎汉献帝定都许昌，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征服少数民族的贵族集团，统一了北方。他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挥师南下，在用军事力量征战取胜之外，又施以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威逼利诱，软硬兼施。

文告首先晓谕吴国军队臣属辨明形势，见机行事，远离危险。接着讲吴国的国君孙权的无能和国家的衰弱，屡战屡败。再后宣扬曹操武功之盛及击破各个敌对势力，宣扬汉军此次分五路进攻吴国的威势，渲染曹操拔用降将的历史及例证，历举江东名臣被孙吴诛戮的事实。最后，号召吴国的将校臣属立功自效，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

文告立意鲜明，引今征古，叙述通畅，有煽动力，算得上一篇好的檄文。

【原文】

年月朔日子[1]，尚书令彧告江东诸将校部曲及孙权宗亲中外[2]：盖闻祸福无门[3]，惟人所召[4]。夫见几而作[5]，不处凶危[6]，上圣之明也[7]；临事制变[8]，困而能通[9]，智者之虑也[10]；渐渍荒沉[11]，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12]，是以大雅君子[13]，于安思危，以远咎悔[14]，小人临祸怀佚[15]，以待死亡。二者之量[16]，不亦殊乎[17]？（以上泛言见几远害）

【注释】

①朔日：农历每月的初一日。　子：子时，指夜间十一点至次日凌晨一点。

②彧（yù 玉）：荀彧，字文若，颍川人。曾从袁绍，后归曹操，是曹操的重要谋士。建安元年为尚书令。　告：劝告，告谕。　宗亲：同宗的亲属。　中外：宫廷内外，这里指宫廷内外的僚属。

③祸福无门：指祸福没有定数。门，途径。

④召：同“招”，招致。

⑤见几而作：见机行事。见几，事先明察事物细微的变化。

⑥凶危：凶险的境地。

⑦上圣：指智德超群之人。

⑧临事制变：指掌握时机，灵活地应付变化的形势。

⑨困：困穷，艰难窘迫。　通：通达。

⑩智者：有智谋的人。　虑：思虑。

⑪渐渍：浸润；感染。　荒沉：荒顿沉沦。

⑫下愚：愚蠢的人。　蔽：蔽塞。

⑬大雅：指德高才大之人。

⑭咎悔：灾祸。

⑮临祸怀佚：在祸患面前却贪图安乐。佚，安乐。

⑯二者：指君子和小人。

⑰量：度量。 殊：不同，悬殊。

【译文】

某年某月初一子时，尚书令荀彧告喻江东各位将校、兵士以及孙权的亲属和宫廷内外的僚属：我听说祸福没有定数，全由人们自己招引。能够见机行事，不处于凶险的境地，是德智超群的人的明智之举。掌握时机，灵活应变，即使处在艰难窘迫的境地也能够通达变化，这正是有智谋的人所考虑的。荒顿沉沦，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遇事不留退路，则是愚蠢的人蔽塞的表现。因此，德高才大的君子总是居安思危而远离灾祸；小人面临灾祸却贪图安乐，只能坐等灭亡。君子和小人的度量，相差不也太悬殊了吗？

【原文】

孙权小子①，未辨菽、麦②，要领不足以膏齐斧③，名字不足以涉简墨④。譬犹彀卵⑤，始生翰毛⑥，而便陆梁放肆⑦，顾行吠主⑧，谓为舟楫足以距皇威⑨，江湖可以逃灵诛⑩。不知天网设张⑪，以在纲目⑫，罍镬之鱼⑬，期于消烂也⑭。若使水而可恃⑮，则洞庭无三苗之墟⑯，子阳无荆门之败⑰，朝鲜之垒不刊⑱，南越之旌不拔⑲。昔夫差承阖闾之远迹⑳，用申胥之训兵㉑，栖越会稽㉒，可谓强矣，及其抗衡上国㉓，与晋争长㉔，都城屠于勾践㉕，武卒散于黄池㉖，终于覆灭，身罄越军㉗。及吴王濞骄恣屈强㉘，猖猾始乱㉙，自以兵强国富，势陵京城㉚；太尉帅师㉛，甫下荥阳㉜，则七国之军，瓦解冰泮㉝。濞之骂言未绝于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㉞。何则？天威不可

当[35]，而悖逆之罪重也[36]，且江湖之众[37]，不足恃也！（以上言吴国屡取灭亡）

【注释】

①小子：对男子的蔑称。

②未辨菽麦：连豆和麦都分不清楚，比喻愚蠢至极。菽，豆。

③要领：比喻躯体。　膏：滋润，润滑。　齐斧：古时军队出征讨伐，须先斋戒入庙，举行受斧的仪式，这种象征征伐的斧叫齐斧。　齐：通“斋”，斋戒。

④名字：名和字。古时男子出生以后称名，二十岁行冠礼加字。　涔：涂染。　简墨：文书，书简。

⑤譬犹：比如，就象。　彀鸟：雏鸟，幼鸟。

⑥翰毛：鸟的羽毛。

⑦陆梁：跳跃的样子。　放肆：放纵横行。

⑧顾行吠主：转过头来对着主人狂叫。　顾：回过头。

⑨距：通“拒”，抗拒。

⑩灵诛：神灵的讨伐。

⑪天网：天布的罗网，比喻国家的法律。

⑫纲目：大纲与细目，比喻法网。

⑬爨（cuàn窜）镬：古时用来烹饪的鼎锅。

⑭期于：即将。

⑮恃：依仗，依赖。

⑯洞庭：指洞庭湖。　三苗：古代部族名。据《尚书》记载，大禹曾讨伐三苗，苗民不服，施以德政，苗民归顺。

⑰子阳：即公孙述，字子阳。　荆门：今属湖北。公孙述自立蜀王，占据荆门，汉光武帝派大将军岑彭讨伐，大败公孙述。

⑱朝鲜：古国名，在今朝鲜半岛。　垒：军营的围墙或工事。　刊：铲除。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朝鲜国叛乱，武帝派左将军荀彘出击朝鲜，平定叛乱。

⑲南越：古国名，在今广东、广西一带。汉武帝时，南越吕嘉反叛，武帝

派卫尉路博德、主爵都尉杨仆平定叛乱。 旌:旌旗。

⑳夫差:春秋时吴王,阖闾之子。阖闾为越王勾践所伤而死,夫差嗣立,大败勾践于会稽山,勾践求和。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时,自杀身死。

㉑申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投奔吴国,吴王封于申地,故称申胥。 训兵:练兵。

㉒栖越会稽:指拘留越王勾践于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 栖:使居住,使停留。

㉓上国:指中原的诸侯国。

㉔与晋争长:公元前482年,夫差会诸侯,与晋国争霸于黄池。勾践乘机率兵入吴,大败吴兵。

㉕屠:杀。 勾践:春秋时越王。

㉖武卒:指吴国兵士。 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

㉗身罄越军:指被越军所杀。罄,尽。

㉘吴王濞:即刘濞,汉宗室,封吴王。景帝五年,勾结其它六个诸侯王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定叛乱,杀刘濞。 骄恣:骄纵横行。 屈强:即倔强,不顺从。

㉙猖猾:猖狂而狡猾。

㉚势陵京城:气焰压过朝廷。 陵:超越。

㉛太尉:指周亚夫。

㉜甫:才,刚刚。 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

㉝瓦解冰泮:像瓦破碎,像冰融化,比喻灭亡。泮,分散,融解。

㉞丹徒:县名,属会稽郡,今属江苏。

㉟天威:朝廷的威力。 当:抵挡。

㊱悖逆:叛逆。

㊲江湖之众:这里指乌合之众。

【译文】

孙权这小子,豆麦不分,愚蠢至极。他的腰领不足以润滑我军出师讨伐的斋斧,他的名字不值得浪费笔墨记入简册。就象待哺的幼鸟,刚生出羽毛,就跳来跳去放纵横行,回头对着主人狂

叫，自以为江东的小船足以抗拒朝廷的威严，江湖之上能够逃离神灵的诛伐。却不知天网已经张开，孙权正在法网之中，就象沸锅中的游鱼，很快会被煮烂。假使长江水的险阻可以依仗的话，那么洞庭湖就不会有三苗部族覆灭后的废墟，公孙述也不会有荆门之败，朝鲜的堡垒工事就不会被铲除，南越的战旗就不会被拔掉。昔日夫差继承父王阖闾的遗业，采用伍子胥的练兵之法，将越王勾践拘禁在会稽山上，夫差的势力可以说是很强大的了，当他与中原大国相抗衡，与晋国比高低的时候，他的都城被勾践大军所屠戮，他的士兵在黄池四散奔逃，终至灭亡，自己也被越军所杀。到了吴王刘濞，骄纵猖獗，起兵叛乱，自以为兵强国富，势压朝廷。太尉周亚夫率军讨伐，军队刚到荥阳，七国叛军就土崩瓦解。刘濞的叫骂声还未绝口，丹徒刺客的利刃已插入了他的胸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朝廷的威力不可抵挡，而叛逆的罪过深重，并且江湖上的乌合之众，是不足以依赖的。

【原文】

自董卓作乱，以迄于今①，将三十载。其间豪杰纵横，熊踞虎跱②，强如二袁③，勇如吕布，跨州连郡，有威有名，十有余辈。其余锋捍特起④，鹧视狼顾⑤，争为枭雄者⑥，不可胜数。然皆伏铁婴钺⑦，首腰分离⑧，云散原燎⑨，罔有孑遗⑩。近者关中诸将⑪，复相合聚，续为叛乱，阻二华⑫，据河、渭⑬，驱率羌胡⑭，齐锋东向，气高志远，似若无敌。丞相秉钺鹰扬⑮，顺风烈火，元戎启行⑯，未鼓而破⑰，伏尸千万，流血漂橱⑱，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后大军所以临江而不济者⑲，以韩约、马超⑳，逋逸迸脱㉑，走还凉州，复欲鸣吠㉒；逆贼宋建㉓，

僭号河首[24]，同恶相救，并为唇齿[25]；又镇南将军张鲁[26]，负固不恭[27]。皆我王诛所当先加，故且观兵旋旆[28]，复整六师[29]长驱西征，致天下诛。偏师涉陇[30]，则建、约枭夷[31]，旌首万里[32]；军入散关[33]，则群氐率服[34]，王侯豪帅，奔走前驱；进临汉中，则阳平不守[35]，十万之师，土崩鱼烂。张鲁逋窜[36]，走入巴中[37]，怀恩悔过，委质还降[38]。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39]，各帅种落[40]，共举巴郡以奉王职[41]。钲鼓一动[42]，二方俱定[43]，利尽西海[44]，兵不钝锋[45]。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46]，非徒人力所能立也。（以上言曹氏武功之盛，及破韩、马、宋、张。）

【注释】

①迄：到，至。

②熊据虎跱：比喻英雄豪杰象熊虎猛兽一样各据一方。跱，同“峙”，止，独立。

③二袁：指袁绍和袁术。

④锋捍：勇猛强悍。 特起：突出，独立。

⑤鹯（zhān 沾）视狼顾：比喻像鹯一样凶恶，像狼一样贪婪。鹯，鸷鸟。

⑥枭雄：雄杰，含有凶狠专横之意。枭，一种恶鸟。

⑦伏铁婴钺：指被诛杀。铁、钺，均为刑戮之具。婴，加以。

⑧首腰分离：头部与腰部分离，指被诛杀。

⑨原燎：像遍地火烧一样。

⑩罔有孑遗：没有任何残余。罔有，没有。孑遗，遗留，残余。

⑪关中诸将：指马超、杨秋等人在关中的叛乱。

⑫二华：山名，大华和少华。

⑬河、渭：水名，黄河和渭水。

⑭驱率羌胡：驱使羌人、胡人作战。 羌胡：指生活于我国西北部的少

数民族。

⑮丞相：指曹操，为汉丞相。　秉钺：掌握兵权。　鹰扬：鹰之奋扬，比喻威武或大展雄才。

⑯元戎：大兵。元，大。　启行：出发。

⑰未鼓而破：还未开战就已打败敌人。鼓，击响战鼓。

⑱楯：大楯，即盾牌。　漂：漂浮。

⑲济：渡河。

⑳韩约：韩遂，字文约。

㉑逋逸迸脱：逃跑，逃脱。

㉒鸣吠：比喻叛乱。

㉓宋建：陇西人，自称河首平汉王。

㉔僭号：指与统治王朝对立而自己称王称帝。

㉕并为唇齿：指宋建与马超等人互相救援，犹唇齿相依。

㉖张鲁：字公旗，据汉中，以道教聚众，自号师君。

㉗负固：倚仗地形的坚固。

㉘观兵旋旆：指曹操大军兵临长江而不渡，西引讨伐宋建等人。旆，军中旗帜。

㉙六师：周制天子有六军，后作为军队的统称。

㉚偏师：指全军的一部分，以别于主力。　涉陇：征伐陇地。陇，陇山，今甘肃一带。

㉛枭夷：杀戮诛灭。

㉜旌：表。　首：指宋建等人头颅。

㉝散关：即大散关，在陕西宝鸡县西南，为秦蜀往来要道。

㉞氐：古族名，又称西戎。

㉟阳平：即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西。

㊱逋窜：逃窜。

㊲走：跑，逃跑。

㊳委质还降：此指张鲁兄弟尽以家属为人质，共同投降。

㊴巴夷、賨邑：均为地名。　朴胡、杜濩：均为少数民族首领。

㊵帅：率领。　种落：种族部落。

㊶奉：奉行，执行。　王职：天子的职事。

㊷征鼓：古代军中所用乐器名。鸣钲以为鼓节。

㊸二方：指蜀与汉中。

㊹西海：泛指西方。

㊺兵不钝锋：指不用兵器。

㊻社稷：土、谷之神。比喻国家。

【译文】

自从董卓作乱，到现在已将近三十年了。这其间，英雄豪杰纵横各地，龙盘虎踞，强大的如袁绍和袁术，勇猛的如吕布，这种占据州郡、享有威名的人，有十几位。其他的勇猛独立、怀有野心、争为雄杰的人，则多得难以数清。但他们却都已被朝廷大军诛杀，身首异处，象云一样消散，象火烧过的大地，没有一点残余。最近关中一带的几位将领，互相纠合，重新作乱，他们依仗大华山、少华山的山势险阻，据守在黄河、渭水地区，驱使着羌人和胡人为他们作战，共同把锋芒对准东方的朝廷。他们的志气高远，自负无人能敌。而曹丞相威武雄才，如顺风的烈火，指挥大军出征，还未交锋作战，就已使敌军溃败，死亡千万人，流血能漂浮起盾牌。这些是天下人都已知晓的。这之后，曹丞相的大军之所以兵临大江而未渡过，是因为还有韩约、马超逃脱 在外，奔向凉州，企图再行叛乱；逆贼宋建，自号河首平汉王，与马超等人共同为恶，互相援救，关系密切；还有镇南将军张鲁，自恃天险 ，狂傲不恭。这都是朝廷应当最先加以诛戮的。所以暂时将临江的军队撤回，重整六军，长驱西征，去诛灭宋建等逆贼。我们的一小部分军队到达陇地，宋建、韩约等人即遭到诛戮，万里之外旌表其首。大军进入大散关，那里的氐人纷纷降服，王侯将领也都奔走往来为 我朝廷效力。大军进临汉中，很快攻破阳平关，敌人十万军队，如土崩瓦解。张鲁逃跑进入巴中，感怀朝廷恩德，悔悟自己的罪过，以家属为人质，降服朝廷。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自

率领自己的种族部落，共同将巴郡归还朝廷，听从天子的号令。我们的大军一动，汉中和巴蜀均已平定，西方的财富俱得，而没有用什么兵器。象这样的事都是上天的威明、社稷之神的保佑，并不是仅靠人力所能做到的。

【原文】

圣朝宽仁覆载①，允信允文②，大启爵命③，以示四方。鲁及胡、濩，皆享万户之封④。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⑤。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已下，千有馀人。百姓安堵⑥，四民反业⑦。而建、约之属，皆为鲸鲵⑧，超之妻孥⑨，焚首金城⑩，父母婴孩，覆尸许市⑪。非国家钟祸于彼、降福于此也⑫。逆顺之分，不得不然！（以上顺逆之分）

【注释】

①圣朝：指汉献帝。　宽仁：宽厚仁义。　覆载：天覆地载，指庇养包容。

②允信允文：诚信与文事兼备。

③大启爵命：谓大量地封侯授职。

④万户之封：食邑一万户的封赏。

⑤千室之邑：一千户的食邑。

⑥安堵：安于家业。堵，墙，指家室。

⑦四民：指士、农、工、商。

⑧鲸鲵：指身被诛戮者。　属：类，指亲党。

⑨妻孥：妻子和孩子。

⑩金城：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皋兰县。

⑪许：许县，今河南许昌县东。东汉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都于此。市：街市。

⑫钟祸于彼：给他们带来灾祸。钟，聚，集。彼，指宋建、马超等身受刑

戮之人。 此:指张鲁等归顺降服之人。

【译文】

我圣朝皇帝宽厚仁义,如天覆地载,诚信而注重文事,大量地封爵授命,以昭示天下之人。张鲁以及朴胡、杜濩,都享受了万户的封邑,张鲁的五个儿子,也都各自享有千户食邑。朴胡、杜濩的亲属子弟、手下将校兵士,被封授列侯、将军以下的官位的,有一千多人。百姓们安于家室,士农工商都各自重操旧业。而宋建、韩约这些人,都已遭受诛戮,马超的妻子儿女,被砍头焚烧于金城,父母和孩子的尸首,抛弃在许都市上。这并不是国家要把灾祸降于宋建等人,把福禄降于张鲁等人,而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归顺或违逆,才造成结果不得不如此。

【原文】

夫鸷鸟之击先高①,攫鸷之势也②;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③。今者枳棘剪扞④,戎夏以清⑤,万里肃齐⑥,六师无事。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⑦,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⑧,霆奋席卷⑨,自寿春而南⑩;又使征西将军夏侯渊等⑪,率精甲五万,及武都氐、羌⑫,巴汉锐卒,南临汶江⑬,搤据庸、蜀⑭;江夏、襄阳诸军⑮,横截湘、沅,以临豫章⑯。楼船横海之师⑰,直指吴会⑱,万里克期⑲,五道并入⑳。权之期命㉑,于是至矣㉒!(以上陈五道伐吴之盛)

【注释】

①鸷鸟:猛禽,如鹰鹯之类。 击:攻击,获取猎物。

②攫鸷:准备抓取猎物的鸷鸟。

③“牧野”二句：以武王孟津会诸侯而未即刻伐纣的史实，说明往年未即刻伐吴之意。牧野为地名，今河南淇县西南。孟津亦地名，今河南孟县南。周武王九年（一作十一年），武王东至孟津，会诸侯。十一年（一作十三年）武王率军伐纣，战于牧野，灭商。

④枳棘：枳木和棘木，皆多刺，因以比喻违逆作乱之人。　剪扞：剪除并防御之。扞，通“捍”，捍卫。

⑤戎夏：西部边疆与中原华夏地区。戎，古代泛指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　清：清平。

⑥肃齐：清平安定。

⑦天师：大军。

⑧六郡：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乌桓：古族名，东胡别支，秦末徙居乌桓山，故称乌桓。　丁令：又作“丁灵”，古族名，汉时为匈奴属国，游牧于我国北部和西部地区。　屠各：后汉至西晋时匈奴部落之一。　湟中：地区名，今青海省东北部，汉时羌族所居。　僰（bó 勃）：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

⑨霆奋：比喻军威振奋如雷霆。　席卷：比喻大军进发势如卷席。

⑩寿春：地名，今安徽寿县。

⑪夏侯渊：字妙才，谯（今安徽亳县）人。为曹操大将，任征西将军。

⑫武都：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成县。

⑬汶江：水名，即四川省的岷江。

⑭搤：通“扼”，掐住。

⑮江夏：郡名，治所在今湖北新州县西。　襄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襄樊。

⑯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⑰楼船：指楼船将军杨仆。　横海：指横海将军韩说。

⑱吴会：吴郡和会稽郡的合称，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一事。

⑲克期：约定日期。

⑳五道：指上述各路军队。

㉑期命：期限和命数。

㉒至：到达尽头。

【译文】

猛禽袭击猎物，要先飞至高处，这是获取猎物的有利形势。周武王在牧野击灭商军之前，也有在孟津的暂时撤退。现在，朝廷已经削灭逆贼，中原和边疆均已清平，万里之内安定整肃，六师没有战事。所以朝廷发动大军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以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人、僰人，声威如雷霆，气势如卷席，从寿春向南进发；又命令征西将军夏侯渊等人，率领精兵五万人，以及武都氐人、羌人、巴地和汉的精锐士兵，向南逼近汶江，扼守庸、蜀；江夏、襄阳的军队，横断湘水和沅水，以兵临豫章。楼船将军和横海将军的部队，直指吴郡和会稽。这五路部队在万里之内，约定期限，一并进发。孙权的命数，现在已经是到头了！

【原文】

丞相衔奉国威①，为人除害，元恶大憝必当枭夷②；至于枝附叶从③，皆非诏书所特禽疾④。故每破灭强敌，未尝不务在先降后诛⑤。拔将取才⑥，各尽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翘足引领⑦，望风响应⑧。昔袁术僭逆⑨，王诛将加⑩，则庐江太守刘勋⑪，先举其郡，还归国家；吕布作乱，师临下邳⑫，张辽、侯成⑬，率众出降；还讨眭固⑭，薛洪、樛尚⑮，开城就化；官渡之役⑯，则张郃、高奂⑰，举事立功；后讨袁尚⑱，则都督将军马延、故豫州刺史阴夔、射声校尉郭昭⑲，临阵来降；围守邺城，则将军苏游反为内应⑳，审配兄子开门入兵㉑；既诛袁谭㉒，则幽州大将焦触攻逐袁熙㉓，举县来服。凡此之辈数百人，皆忠壮果烈㉔，有智有仁，悉与丞相参图画策㉕，折

冲讨难㉖，芟敌搴旗㉗，静安海内㉘，岂轻举措也哉？

（以上历数拔用降将）

【注释】

①丞相：指曹操。　衔奉：领受。

②元：大。　憝：恶。

③枝附叶从：枝叶附从大树。指附从的人。

④特：独，特别。　禽：通“擒”，擒获。　疾：憎恨。

⑤先降后诛：以招降为先，以诛戮为后。

⑥拔将：选拔将领。

⑦翘足引领：抬起脚跟，伸长脖颈。指盼望。

⑧望风：观察风火形势。

⑨僭逆：犯上叛乱。

⑩王诛将加：朝廷将对其加以诛戮。

⑪刘勋：为庐江太守，建安四年袁术败死后，率众投降曹操。

⑫下邳：地名，今江苏睢宁西北。建安三年吕布在此被曹操所败。

⑬张辽、侯成：均为吕布属下。

⑭眭固：袁绍属下，与曹将史涣、曹仁交战被杀。

⑮薛洪、樛尚：均为袁绍属下。眭固被杀后，二人降曹。

⑯官渡之役：建安四至五年（公元199～200年），曹操军队以少胜多，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击败袁绍大军，为北方统一奠定了基础。

⑰张郃、高奂：袁绍部将，后降曹。

⑱袁尚：袁绍少子。

⑲马延、阴夔、郭昭：均为袁尚部将。

⑳苏游：袁谭部将，留守邺城，迎降曹操。

㉑审配兄子：指审荣。审配为袁绍属下。　入：使进入。

㉒袁谭：袁绍长子。

㉓焦触：袁熙部将。　袁熙：袁绍中子。

㉔果烈：刚直。

㉕参图画策：参与谋划策略。

㉖折冲：使敌人的战车后撤，即击退敌军。冲，战车的一种。 讨难：讨伐叛逆。

㉗芟：芟除，消灭。 搴：拔取。

㉘静安海内：使天下安定清平。

【译文】

曹丞相领奉着朝廷的威严，为民除害，那些首领大恶之人，一定要诛灭；至于其部属随从，都不是诏书所说要特别捉拿的。因此，每次破灭强敌，都是努力做到先劝降，后诛杀。从中选拔将领和才智之士，使各尽其用，所以立功的将士，无不举足引颈地盼望，望风而响应。过去袁术叛逆为乱，朝廷将要诛戮他，而庐江太守刘勋先以庐江郡归还朝廷；吕布作乱，朝廷大军兵临下邳，张辽、侯成率领部下出来投降；大军反回来讨伐眭固，薛洪和樛尚打开城门，归降朝廷；官渡之战中，张郃、高奂起事归降而建立功勋；以后讨伐袁尚，都督将军马延、过去的豫州刺史阴夔、射声校尉郭昭，都在阵前来归降；大军围困邺城，将军苏游反过来做我军内应，审配兄长之子审荣打开城门放我军入城；诛杀袁谭后，幽州大将焦触驱逐攻击袁熙，以一县地盘来归降。像这些归顺之人，有几百位，都是忠勇刚直，有智谋、有仁义的人。他们全都为曹丞相出谋划策，打败敌人，讨伐叛逆，消灭敌军，拔取敌人旗帜，使天下安定清平，这难道是轻微的举动吗？

【原文】

诚乃天启其心①，计深虑远，审邪正之津②，明可否之分③，勇不虚死④，节不苟立⑤，屈伸变化，唯道所存⑥。故乃建丘山之功⑦，享不訾之禄⑧，朝为仇虏⑨，夕为上将，所谓临难知变、转祸为福者也，若夫说诱甘言⑩，怀宝小惠⑪，泥滞苟且⑫，没而不觉⑬，随波漂流，与熛俱灭

者[14]，亦甚众多。吉凶得失，岂不哀哉？（以上泛论吉凶祸福）

【注释】

①诚乃：确实是。　启：启发。

②审：仔细观察。　邪正之津：指邪与正的路径。津，渡口。

③可否之分：正确与错误的分别。

④勇不虚死：勇敢者有可死之事，有不可死之事，不会为无意义的事白白去死。虚，徒然，白白地。

⑤节不苟立：气节有可立，有不可立，不能随便为无意义的事而保持气节。苟，随便。

⑥道：道理，宗旨。

⑦丘山之功：山一样大的功绩。

⑧不訾之禄：多得无法计算的俸禄。訾，同“赀”，计量。

⑨仇虏：仇敌和俘虏。

⑩说诱：喜爱而被诱惑。　甘言：甜蜜的话。

⑪怀宝小惠：贪恋小的恩惠。怀宝，留恋而以为宝。

⑫泥滞：沉溺，停滞。　苟且：得过且过。

⑬没：陷没。

⑭熛：火焰。

【译文】

这确实是上天启发其心灵，能够考虑深远，明察邪恶与正义的路径，了解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勇敢而不白白去死，有节操而不白白地去建立气节，屈伸变化，完全看道理在哪一边。因此才能够建立山一样大的功勋，享受计量不清的福禄，早晨还是仇敌和俘虏，晚上就成为我军上将，这就是所谓的面临灾难知道权变，转祸患为福的人。至于那种被甜言蜜语所诱惑，贪恋小的恩惠，沉溺于得过且过的境地中，随水波一起漂流，与火焰一起消灭的人，也非常之多。这其中的吉与凶、得与失，难道不令人悲哀

吗？

【原文】

昔岁军在汉中，东西悬隔①，合肥遗守②，不满五千，权亲以数万之众，破败奔走③；今乃欲当御雷霆④，难以冀矣⑤！夫天道助顺⑥，人道助信⑦，事上之谓义⑧，亲亲之谓仁⑨。盛孝章⑩，君也，而权诛之；孙辅⑪，兄也，而权杀之。贼义残仁⑫，莫斯为甚！乃神灵之逋罪⑬，下民所同仇，辜仇之人⑭，谓之凶贼。是故伊挚去夏⑮，不为伤德；飞廉死纣⑯，不可谓贤。何者？去就之道⑰，各有宜也⑱。丞相深惟江东旧德名臣⑲，多在载籍⑳：近魏叔英㉑，秀出高峙㉒，著名海内；虞文绣砥砺清节㉓，耽学好古㉔；周泰明当世隽彦㉕，德行修明㉖。皆宜膺受多福㉗，保乂子孙㉘；而周盛门户㉙，无辜被戮，遗类流离㉚，湮没林莽㉛，言之可为怆然㉜！闻魏周荣、虞仲翔㉝，各绍堂构㉞，能负析薪㉟；及吴诸顾、陆旧族长者㊱，世有高位，当报汉德，显祖扬名㊲；及诸将校、孙权婚亲㊳，皆我国家良宝利器㊴，而并见驱迮㊵！雨绝于天㊶，有斧无柯㊷，何以自济㊸？相随颠没㊹，不亦哀乎？（以上历举江东旧德名臣）

【注释】

①悬隔：相隔很远。

②遗守：遗留的守军。

③权亲二句：曹操讨张鲁于汉中，使张辽、乐进等守合肥，孙权率数万军队围合肥，十余日不可入，乃退。

④当御：抵抗，抵御。　雷霆：指自己的军队威势如雷霆。

⑤冀：希望，期望。

⑥天道：自然规律。

⑦人道：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

⑧事上：事奉君上。

⑨亲亲：谓亲其所当亲。

⑩盛孝章：名宪，字孝章，为吴郡太守。

⑪孙辅：字国仪，其父孙羌，为孙权父孙坚之兄。

⑫贼、残：均为败坏之义。

⑬逋罪：逃亡的罪人。

⑭辜：罪　。

⑮伊挚：伊尹，名挚，商汤大臣。

⑯飞廉：殷纣之臣，武王伐纣，驱之海边而戮之。　死纣：为商纣而死。

⑰去就：去留，进退。

⑱宜：适宜。

⑲惟：思考，谋虑。　旧德：有德望的故老。

⑳载籍：书籍，史册。

㉑魏叔英：与下文的虞文绣、周泰明，均为江东世家名臣。

㉒秀出：英秀出众。　高峙：高高耸立。

㉓砥砺：磨炼，磨砺。　清节：高洁的情操。

㉔耽学：专心学习。

㉕隽彦：才质杰出的人。

㉖修明：整饬清明。

㉗膺：受。

㉘乂：治理，安定。

㉙周盛门户：指周泰明、盛孝章两家。

㉚遗类：指得以生存的子孙。　流离：流转，离散。

㉛湮没：埋没。　林莽：草木深邃而荒远的区域。全句指埋没于普通人之间。

㉜怆然：悲伤。

㉝魏周荣：魏叔艾子。　虞仲翔：即虞翻，虞文绣子。

㉞绍：继承。 堂构：比喻祖先的德业。

㉟能负析薪：比喻能够继承祖先的基业。负，负荷，背。 析薪：劈柴。

㊱顾、陆：汉代吴郡大姓。

㊲显祖：光宗耀祖。

㊳婚亲：有婚姻关系的亲戚。

㊴良宝利器：比喻国家的贤臣。

㊵驱迮：驱逐，逼迫。 见：被。

㊶雨绝于天：雨降落地下，难以再回到天上。比喻被驱迫难以回到汉朝。

㊷有斧无柯：有斧头而没有斧柄。比喻有贤才而无处施用。柯，斧柄。

㊸自济：自己解救自己。

㊹颠没：颠覆沉没。

【译文】

当年我军大兵在汉中，东西相隔距离遥远，合肥的留守部队，不足五千人，孙权亲自率领几万大军围困，却还是被打败逃走；现在竟然想要抵御我大军主力的雷霆之威，这能有什么希望呢！自然界的规律是扶助那些能够顺应形势的人，人类社会的规范是扶助那些诚信的人，事君奉上称之为“义”，亲爱家人称之为“仁”。盛孝章可称为吴郡之首，而孙权却将他诛戮；孙辅是孙权的兄长，而孙权却杀死了他。败坏仁义之事，没有比此更厉害的。这是神灵之中逃亡的罪犯，是下民百姓共同的仇人，人们仇恨之人，称为凶贼。所以伊挚离开夏朝，不算作有害德行；飞廉为商纣而死，不能称作贤德。为什么呢？进退之道，各有其所适宜。曹丞相仔细考虑了江东有德望的世家名臣，很多记载于史册中：近有魏叔英，英秀杰出，高过众人，名声传遍天下；虞文绣磨砺自己高尚的节操，专心学习和爱好古事；周泰明是当世才智杰出之士，道德品行整饬清明。他们都应该享受特出的福分，保佑子孙后代平安；但是周泰明一家和盛孝章一家，却无辜被杀戮，活下

来的也四散分离，埋没于草莽乡野之间，说起来真让人悲伤！听说魏周荣、虞仲翔，都各自绍述祖先的德业，能够继承祖先基业；还有吴郡顾姓、陆姓这些旧家故老，世代享有高官厚禄，应当报答汉朝的恩德，光宗耀祖，显扬美名，还有各位将领、孙权的姻亲，这都是国家的财宝、国家的贤臣，却都被逼迫驱逐！就像是雨落大地，与上天相隔绝，又像有斧头而无斧柄，如何才能够救助自己呢？跟着孙权一起颠覆沉没，不是太悲哀了吗？

【原文】

盖凤鸣高冈①，以远罻罗②，贤圣之德也；鸱鸮之鸟③，巢于苇苕④，苕折子破⑤，下愚之惑也。今江东之地，无异苇苕，诸贤处之⑥，信亦危矣⑦！圣朝开弘旷荡⑧，重惜民命⑨，诛在一人，与众无忌⑩。故设非常之赏⑪，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奋命之良时也⑫，可不勉乎⑬？若能翻然大举⑭，建立元勋⑮，以应显禄⑯，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算量大小⑰，以存易亡⑱，亦其次也。夫系蹄在足⑲，则猛虎绝其蹯⑳；蝮蛇在手㉑，则壮志断其节㉒，何则？以其所全者重㉓。以其所弃者轻㉔。若乃乐祸怀宁㉕，迷而忘复㉖，暗《大雅》之所保㉗，背先贤之去就㉘，忽朝阳之安㉙，甘折苕之末㉚，日忘一日㉛，以致覆没，大兵一放，玉石俱碎㉜，虽欲救之，亦无及已㉝！故令往购募爵赏科条如左㉞。檄到，详思至言㉟，如诏律令。

【注释】

①高冈：高山。

②罻(wèi 尉,又读yù 玉)罗:捕鸟的网。

③鸣鸠(nìng jué 宁决):鸟名,即鹪鹩。相传此鸟以羽毛编织巢穴,系于苇苕上,风至苕折,卵破子死。

④苇苕:芦苇的花。

⑤折:折断。 子:指鸣鸠的卵。

⑥诸贤:指上述魏、虞、顾、陆及诸将校、孙权姻亲等。

⑦信:实在,确实。

⑧开弘旷荡:度量宽阔宏大。

⑨重惜:注重,爱惜。

⑩无忌:没有忌恨,没有恶意。

⑪非常:不寻常的。

⑫霸夫:称雄之人。 烈士:有志建功立业之人。 奋命:振作奋发。良时:好的时机。

⑬勉:勉力。

⑭翻然:形容改变,也作"幡然"。 大举:做大事。这里指杀掉孙权,归顺朝廷。

⑮元勋:大功。

⑯应:受。 显禄:显赫的官位和俸禄。

⑰算量:度量。 大小:指汉大吴小。

⑱以存易亡:以生存代替死亡。易,替换。

⑲系蹄:一种捕兽工具,有绳,野兽踏上,就会被绳缠牢套住。

⑳绝:断绝。 蹯:兽足。

㉑蝮蛇:毒蛇。

㉒节:骨节相衔接之处。

㉓所全者:指身体。全,保全。

㉔所弃者:指手足。

㉕若乃:如果。 乐祸:指自招灾祸。 怀宁:留恋平安,贪图安宁。

㉖复:返,回 。

㉗暗:昏昧不明,指不明白。《大雅》之所保:指明哲保身的道理。《诗经·大雅·烝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㉘背先贤之去就:与先贤的进退去留相违背。先贤,指上述伊挚等明

了去就之理的人。

㉙忽：轻视。　朝阳之安：凤鸣于高山朝阳之处，比喻安定的生活。

㉚甘：乐于，甘心。　折苕之末：像鸨鸠系巢于苇苕上，比喻危险。

㉛日忘一日：比喻苟且生存。

㉜玉石俱碎：指善与恶、好与坏一起毁灭。

㉝无及：来不及。　已：语助词。

㉞购募：以财物求募。　爵赏：爵禄赏赐。　科条：法令条规。

㉟至言：至理之言。

【译文】

凤凰栖息于高山之上，以远离捕猎者的罗网，这是贤圣之人的明德；鸨鸠鸟把巢系在芦苇花上，芦苇花折断，鸟卵也破灭，这是愚蠢之人的糊涂。现在的江东，与芦苇花没什么区别，诸位贤士处在这种境地，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朝廷宽弘大度，爱惜人命，诛杀的只有孙权一人，对其他众人都无恶意。所以我们设立了不寻常的封赏，来赏赐那些立下非凡功勋的人，这是有志之士、雄才大略之人奋发有为的好时机，难道不应该努力吗？如果能够反过来杀掉孙权，举行大事，建立大功，以得到显赫的爵禄，这是上上之福；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么估量汉、吴孰大孰小，以生存替代死亡，这是其次的选择。捕猎用的系蹄套在足上，猛虎会断绝其足；毒蛇咬在手上，有壮志之人会把手截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要保全的身体是重要的，而所舍弃的手足是轻微的。假如自招灾祸，贪图安宁，执迷不回，不明白《大雅》所说的明哲保身的道理，违背先代贤人去留之理，轻视凤鸣朝阳的平安，甘于系巢在将折断的芦苇花上，一日一日苟且生存，至于灭亡，我朝大军进发，玉石俱碎，那时即使想援救，也来不及了。因此我今令人前往以购募，并将爵禄赏赐的法令条文列在檄文下。檄文到后，请仔细考虑其中所说的至理之言，就象皇诏法令一样。

张丽娟　译注

赐彭城王据玺书

魏明帝

【作者】

魏明帝曹叡(公元204～239年),字仲元,魏文帝曹丕之子。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能诗。公元227年即皇帝位。在位期间,平辽东、伐吴、蜀,对国家的统一多有建树。与曹操、曹丕并称曹魏三祖。

【题解】

彭城王曹据是魏武帝曹操庶子。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彭城王暗中派人到京师中尚方私自制作宫禁物色,事发后,被削减封邑。这篇诏令即明帝因此事而发。且不必说行文言简意赅,文理自然,单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言,不失为一篇文质兼美的佳作。

【原文】

制诏彭城王①:有司奏,王遣司马董和②,赍珠玉来到京师中尚方③,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逾侈非度,慢令违制。绳王以法,朕用怃然④,不宁于心。王以懿亲之重⑤,处藩辅之位,典籍日陈于前,勤诵不辍于侧,加雅素奉修⑥,恭肃敬慎,务在蹈道⑦,孜孜不衰,岂忘率

意正身、考终厥行哉[8]？若然小疵，或谬于细人[9]，忽不觉悟，以斯为失耳。《书》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10]。"古人垂诰，乃至于此，故君子思心，无斯须远道焉[11]。尝虑所以累德者而去之[12]，则德明矣；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则心夷矣；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则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备也。今诏有司宥王，削县二千户，以彰八柄与夺之法[13]。昔羲、文作《易》，著"休复"之诰[14]；仲尼论行，既过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义[15]，率意无怠！

【注释】

①制诏：皇帝下达的诏令、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　彭城王：曹操庶子曹据的封号。彭城：地名，为曹据封地。故地为今江苏省徐州市。

②司马：官名。东汉时主兵，位在太尉之下，秩千石。魏、晋时，将军的下属亦有此职。此为曹据封国内的职官。　董和：人名。曹据的部下，时任司马。

③赍（jī 基）：携带。　中尚方：官署名，掌管供应制造帝王所用器物。

④怃（wǔ 五）然：茫然自失。

⑤懿亲：皇室宗亲；至亲。

⑥雅素：平素。　奉修：遵奉修身。

⑦蹈道：信守道义。

⑧考终：善终，死。典出《尚书·洪范》："五月考终命。"

⑨细人：犹小人。典出于《礼记·檀弓上》："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

⑩"惟圣"二句：圣明的人做事不加考虑则成为狂徒，狂徒克制自己的邪念则成为圣人。典出《尚书·多方》。惟，句首语气词。

⑪斯须：片刻。典出《孟子·告子上》："斯须之敬在乡人。"

⑫尝：中华书局版标点本《三国志》卷二十的注作"常"，疑为是。

⑬八柄：指爵（迁升官位）、禄（增加俸禄）、予（与，赏赐）、置（赦免）、生（荫袭）、夺（削减官职或奉禄）、废（罢黜）、诛（诛杀）。这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手段。

⑭休复：吉卦。典出《周易·复》："休复之吉，以下仁也。"休，美。复，阳春复来。

⑮茂：劝勉，犹言努力。

【译文】

诏令彭城王：有关的官员禀奏，王派遣司马董和，携带珠玉来到京师中尚方，大量制作宫禁物品，勾结工匠的官员，出入近臣的官署，过于奢侈而没有限度，轻忽禁令违犯制度。若把王绳之以法，朕因此感到茫然自失，心中很不宁静。王因为是皇室宗亲的重要关系，处在藩王的地位，典册书籍每天陈列在面前，放在身边不停地勤奋诵读，加以平素遵奉修身，谦恭肃敬而谨慎，孜孜不倦地务必在信守道义。怎么忘记竭尽心意端正自身、善终自己的行为呢？像这种小毛病，或许是错误在于听信了小人所致，忽略而不觉悟，因此做了错事。《尚书》上说："圣人做事不考虑后果则成为狂徒，狂徒克制自己的邪念则成为圣人。"古人留给后人的告诫，语重心长竟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君子的思绪心怀，没有片刻偏离道义。经常考虑到之所以有损于德望的而把它摈弃，那么，德望就明显了；开启的心窍，把所以被梗塞的，而去疏通它，心情也就平静了；谨慎行为，把会构成过失的，而加以修养，行为就完美了。这三点都是王能够具备的。现在命令有关官员宽免王，削减食邑二千户，用来表明八柄中与和夺的法度。古时候伏羲氏、周文王著《易经》，写了"休复"的告戒；孔子评论行为时说，过去的过失是能够改正的。王还是改正自己的行为，努力彰明这个义理，竭尽心意而不可懈怠！

刘凤翥　译注

下国中令黄初六年

曹　植

【作者】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汉丞相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胞弟。建安时期杰出的诗人。自幼聪慧,才华横溢,深得曹操的赏识和宠爱,由于"任性而行,不自雕励",不似兄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在王位继承人的竞争中成了失败者。曹丕、曹叡父子相继为帝之后,曹植虽然被封为王,却备受猜忌与迫害,于是抑郁幽愤而死。死时仅四十一岁。他政治上虽然失意,但生活的悲剧却促进了他的诗文创作,使他独步建安风骨顶峰。譬如他的诗作,没有曹 操的壮烈,却较操更 为苍劲;没有曹丕的妩媚,却较丕更为婉曲深入,为钟嵘的《诗品》惊叹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原有集已散佚,今存宋人所辑《曹子建集》十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题解】

曹植的《下国中令》,与其说是下达给封邑雍丘百姓的诏令,无宁说是专为了发布给魏文帝一人看。魏文帝代汉而登大宝,对待藩国的限制已经相当苛刻,加之当年有王位继承人的竞争,所以对曹植的猜忌与压抑,自然也就更加苛刻而峻切。名是王侯,实为囚徒的曹植,由于"抱利器而无所施",一再上表袒露自己的耿耿忠心,希望能抚平同胞兄弟之间的裂痕。但

是表章屡上，终不见用，曹植始知这是朝廷犹疑而不用，于是不得不懔懔小心，以求无过，免遭危害。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下国中令》，言简意赅，无非是以“篇籍不离于手”，表示“克己慎行，以补前阙”耳。

【原文】

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赖蒙帝王天地之仁，违百司之典议，舍三千之首戾①，反我旧居，袭我初服②，云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纳斯贶③？富而不吝、宠至不骄者，则周公其人也④；孤，小人尔，身更以荣为戚。何者？将恐简易之尤⑤，出于细微，脱尔之愆⑥，一朝复露也。故欲修吾往业，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将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马之年。此难能也，然固欲行众之难。《诗》曰：“德辎如毛，鲜克举之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违百司”二句：事见《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魏文帝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禀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文帝因“以太后故”，仅“贬爵安乡侯”。 百司之典：指监国谒者。 三千之首：曹植自称。三千，指封邑的户数。 戾：罪过。

②袭我初服：沿袭我以前的服饰。据《三国志》本传，黄初二年被贬为安乡侯，三年又立为鄄城王，四年又徙封雍丘王。《魏略》也说因“太后为不乐”，文帝“诏乃听復王服”。初服，贬谪前的服饰。

③贶(kuàng 况)：赏赐。

④周公：姬旦，周武王弟，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朝。相传为古代圣人。

⑤简易：怠慢疏忽。

⑥脱尔之愆(qiān 千)：轻率的过错。

⑦“德辎(yóu 尤)”二句：即使德轻如毛，也很少有人把它举起来。辎，

轻。典出《诗经·大雅·烝民》。原诗作"民鲜克举之"，下句为："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曹植引诗，隐有以仲山甫自喻的意。仲山甫，周宣王卿士，辅翼宣王中兴。

【译文】

身体虽比鸿毛还轻，但诽谤却比泰山还重。承蒙皇帝如天似地博大的仁慈，没有采纳监国谒者的奏议，宽免我这个食邑三千户的藩王的罪过，使我返回旧封邑，重新穿上我原来的王服，如同云雨润泽万物这种恩惠，哪里有限量呢！我凭什么功劳接受这种赏赐？富有却不吝啬，荣耀到来却不骄矜，那是周公那样的人。我，小人物而已，自己特别觉得荣耀是忧患。为什么呢？恐怕怠慢疏忽的错误，将由于细微的恶习而造成；轻率的毛病，一时再显露出来。所以我打算研习我以往的文学事业，信守自己诗赋自娱的最初志趣，意欲使皇帝的恩泽摩天，使我自己的情怀常存人间此地，那么将因此成全陛下的厚德，使我穷尽作犬马的天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我一定要做人们以为难的事情。《诗经》上说："积善成德，即使轻如鸿毛，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举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刘凤翥　译注

檄蜀文

钟会

【作者】

钟会(公元225～264年),字士季。颍川郡长社(今河南省葛县)人。三国时期著名将领。钟会为曹魏太傅钟繇少子,少年敏惠夙成,正始中为秘书郎,迁升尚书中书侍郎。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与邓艾征讨蜀汉有功,拜官为司徒,封为县侯。钟会内有异志,蜀汉破灭后,与蜀将姜维图谋据有蜀郡自成一统,为部将乱兵所杀。钟会才略过人,博学精练名理,著有《道论》凡二十篇,内容为刑名之学,今皆失传。

【题解】

《檄蜀文》选自《三国志·钟会传》,题目是编纂者所加。檄,是古代用以征召、晓喻或声讨的文书。就陈寿所说"会移檄蜀将吏士民"而言,钟会的《檄蜀文》属于晓喻性质的文告之辞。一般说来,晓喻多为晓之以理,声讨则是迫之以势。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钟会与邓艾率军伐蜀。钟会的兵从斜谷、骆谷进入汉中,攻破关城后,作此《檄蜀文》进行劝降和瓦解蜀军斗志的工作。此《檄蜀文》虽则文不满千言,但神似作者其人:欲文德告喻而:"有征无战",不仅仅晓之以理而令人信服,而且还动之以情,只不过这情乃是一种磅礴而威武的气势。于是乎义理和气势相辅相成,相得而益彰,这就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自慄。古人行文,讲究以气为主,《檄蜀文》可

谓其中佼佼者。

【原文】

往者汉祚衰微[1]，率土分崩[2]，生民之命，几于泯灭[3]。我太祖武皇帝[4]，神武圣哲，拨乱反正，拯其将坠[5]，造我区夏[6]；高祖文皇帝[7]，应天顺民，受命践祚[8]；烈祖明皇帝[9]，奕世重光[10]，恢拓洪业。然江山之外[11]，异政殊俗，率土齐民[12]，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志也[13]！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14]，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15]。布政垂惠[16]，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17]。悼彼巴蜀，独为匪民[18]，愍此百姓，劳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师[19]，龚行天罚[20]，征西、雍州、镇西诸军，五道并进[21]。古之行军，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虞舜舞干戚[22]，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财、发廪、表闾之义[23]。今镇西奉辞衔命[24]，摄统戎车[25]，庶弘文告之训[26]，以济元元之命[27]，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志[28]。故略陈安危之要，其敬听话言！

【注释】

①往者：以前，以往。　祚（zuò 作）：国运。

②率土："率土之滨"的省略。沿着大地的边缘以内，即境域以内，全国各地。率，沿着。典出《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③泯（mǐn 敏）：灭，尽。

④太祖武皇帝：指曹操。曹丕篡汉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追尊为魏太祖。

⑤拯其将坠：拯救它在将坠毁时，把将要坠毁的拯救起来。其，指汉朝。

⑥区夏：诸夏之地，指中国。典出《尚书·康诰》："用肇造我区夏。"

⑦高祖文皇帝：指魏文帝曹丕。景初元年，追尊为魏高祖。

⑧践祚：又作"践阼"，登帝位。践，登。祚，指帝位。

⑨烈祖明皇帝：指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被尊为魏烈祖。庙号一般死后加谥。此在位时而定庙号，史乘极罕见。

⑩奕世：累世。 重光：指日光重明，譬喻后王承继并发展前王的功业。

⑪江山：朝廷所辖区域。

⑫齐民：平民。

⑬遗志：《三国志》钟会本传"志"作"恨"。

⑭绍隆前绪：继续兴隆前代功业。绍，继续。绪，指功业。

⑮劬（qú 渠）劳：劳苦，辛勤。

⑯布政：施行政教。 垂惠：赐恩惠。垂，赐，施。

⑰肃慎：我国东北古民族名。后来先后改称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明末改称满族。

⑱匪民：不是国王宠幸的人民。这里可理解为不是自己管辖的臣民。匪，同"非"，不是，没有。典出《诗经·小雅·何草不黄》："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⑲六师：即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诸侯大国有三军，次国有二军，小国一军。

⑳龚行天罚：恭恭敬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龚，通"恭"。典出《尚书·泰誓下》："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㉑征西：指征西将军邓艾。 雍州：指雍州刺史诸葛绪。 镇西：镇西将军。景元三年冬，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今陕西省一带）诸军事。

㉒舞干戚：舞动盾牌和斧钺。干，盾牌。戚，一种像斧的兵器。

㉓散财：散发财物。 发廪（lǐn凛）：打开粮仓散发粮食。发，打开。廪，粮仓。 表闾：刻石于门，以表彰功德。《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灭纣后，"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

㉔奉辞：奉了皇上的言词，即奉命。

㉕戎车：兵车

㉖庶：副词，表示希望。　训：训喻。

㉗济：有利，有益　元元：平民，百姓。

㉘志：《三国志》作“政”。

【译文】

以前汉室国运衰微，国土分崩离析，百姓的性命，几乎灭绝。我太祖武皇帝，神明而威武，圣明而有智慧，加以拨乱反正，把将坠毁的汉朝拯救起来，缔造我华夏；高祖文皇帝顺应天意民情，接受天命而登帝位。烈祖明皇帝，累世使日光重明，恢宏拓展了大业，然而朝廷所辖地区以外，还有不同的政令和特殊的习俗，境内的百姓，未能蒙受君王的教化，这都是三位皇帝所眷怀的遗志。现今皇上圣德英明，继续兴隆前代功业；宰相忠诚严肃而清明公允，劳苦于王室。施行政教而赐恩惠，从而万邦协和；施德惠于百蛮，从而肃慎奉致贡物。怜悯巴蜀地区，唯独没有成为子民，可怜这些百姓，服劳役没完没了。所以皇上命令授予六军，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征西将军、雍州刺史、镇西将军等诸多军队，兵分五路同时前进。古时的用兵，以仁爱作为根本，用正义来治理军队。帝王的军队，有征讨而没有战争。所以虞舜一舞动盾牌和斧钺，就降服了有苗氏，周武王有散财放粮和表彰功德的义举。现在镇西将军恭奉正辞、接受王命，统率兵车，希望能弘大文德告喻之训，以有益于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并不是愿意穷兵黩武滥用战争，用以达到一朝一夕的快意。所以简略地陈说安危的要端，希望大家敬听告喻的言辞。

【原文】

益州先主①，以命世英才②，兴兵新野③，困蹶冀、徐之郊④，制命绍、布之手⑤。太祖拯而济之，兴隆大好⑥。中更背违⑦，弃同即异⑧。诸葛孔明仍规秦川⑨，姜伯约屡出陇

右[10]，劳动我边境[11]，侵扰我氐羌[12]。方国家多故[13]，未遑修九伐之征也[14]。今边境乂清[15]，方内无事，蓄力待时，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16]，难以御天下之师。段谷、侯和沮伤之气[17]，难以敌堂堂之阵[18]。比年已来[19]，曾无宁岁，征夫勤瘁[20]，难以当子来之民[21]。此皆诸贤所共亲见[22]。蜀侯见禽于秦[23]，公孙述授首于汉[24]，九州之险，是非一姓[25]。此皆诸君所备闻也[26]。明者见危于无形[27]，智者规福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28]，长为周宾；陈平背项[29]，立功于汉。岂宴安鸩毒[30]，怀禄而不变哉？

【注释】

①先主：指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古时以正统为帝，非正统为主。如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称曹魏为帝，蜀汉孙吴为主。朱熹《通鑑纲目》以蜀汉为正统，称蜀汉为帝，曹魏孙吴为主。

②命世：著名于当世。也指有治世才能者。

③新野：县名。即今河南省新野县。新，《三国志·钟会传》作“朔”，是。朔野：北方之野。

④困踬（zhì 至）：窘迫，受挫。

⑤制命：能控制生死之命。

⑥兴隆：《三国志·钟会传》作“与隆”。

⑦更（gèng 耕去）：更改。

⑧弃同即异：典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条：“弃同即异，是谓离德。”放弃同姓之国，而亲近异姓之国。即，就。此处可解释为放弃同盟，就合异类。

⑨仍：频繁。 规：谋求。 秦川：秦岭以北的渭水平原。

⑩姜伯约：姜维的字。 陇右：泛指陇山以西至黄河以东地区。

⑪劳动：骚扰，烦扰。

⑫氐羌：氐族和羌族。均为我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此处指此二族的

人民。

⑬故：事，事故。

⑭九伐：制裁诸侯违犯王命行为的九种办法。《周礼·夏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削地）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壇（撤职）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犯令陵正则杜之，外内乱，鸟兽性则灭之。"

⑮乂（yì 义）清：治理得清明。乂，治理。

⑯分张：分散。张，张开，散开。

⑰段谷：地名，在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以南。据《三国志·姜维传》，蜀汉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侯和：地名。据《三国志·邓艾传》，景元三年，邓艾"又破维于侯和"。

⑱堂堂之阵：威严的兵阵。堂堂，威严貌。

⑲比年：连年。此，副词，接连地。

⑳勤瘁（cuì 粹）：劳苦困病。瘁，过度劳累。

㉑当：通"挡"。子来：典出《诗经·大雅·灵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文王筑灵台，百姓如子女急父母之事，不召自来。此指效忠顺从。

㉒共亲见：《三国志·钟会传》作"亲见也。"

㉓蜀侯见禽于秦：《三国志》钟会本传作"蜀相壮见禽于秦"。据《战国策·秦策》和《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更号蜀主为侯，使陈壮相蜀。二十七年，陈壮杀蜀侯降秦。惠文王卒，秦武王即位，诛杀蜀相陈壮。禽：通"擒"。陈壮：亦作陈庄。

㉔公孙述：王莽时导江（今四川省灌县东）卒正，后来起兵据有益州，自立为蜀王。汉光武帝即位，公孙述亦自立为天子，号"成家"，建元"龙兴"。建武十一年（公元36年）十月，汉大司马吴汉率兵攻破成都，尽灭公孙氏，斩述首传送洛阳。授首：授人以首级，指投降或被杀。

㉕"九州"二句：九州的险要，并不属于一家一族。典出《左传》昭公四年条："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言险要之地，有灭亡者，也有兴国者，是说险要不足恃。

㉖备闻：全部听到。备，完备，全部。

㉗见（xiàn 现）危：出现危险。无形：形迹还不曾显露。

㉘微子：商纣王庶兄，名启。纣王淫乱，微子数谏，纣王不听。微子认为

尽了忠诚和臣主之义，可以离开国事。于是离开纣王，投奔周文王。 去商：离开商朝。

㉙陈平（？～公元前178年）：汉阳武人。初从项羽，后归刘邦，积功任护军中尉，封曲逆侯。惠帝时为左丞相，吕后徙为右丞相。后来与太尉周勃合力，尽诛诸吕，迎立文帝，终于安定汉朝。

㉚宴安鸩（zhèn 震）毒：把鸩毒当作宴安。意为贪图享乐等于喝毒酒自杀。宴安，以……为宴安。宴与安同义，都是安逸、安乐的意思。鸩毒，毒酒。这里是饮毒酒的意思。

【译文】

益州先主，以著名于当世的英俊才能，兴兵于北方之野，受挫在冀州和徐州的郊外，受制于袁绍和吕布之手。太祖救助接济他，他才兴隆起来，一片大好。中途改变而背叛，放弃同盟就合异类。诸葛孔明频繁地图谋秦川，姜伯约屡次出兵陇右，骚扰我边境，侵扰我氐族和羌族的人民。当时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还没有来得及整治九伐的征讨。现在边境已治理得清明，境内无事，积蓄兵力等待时机，集中兵力朝向一个方向挺进。然而巴蜀一个州的兵力，分散守备，难以抵御天下的军队。段谷、侯和战役以来沮丧的士气，难以抵敌威严的兵阵。连年以来，不曾有过安宁的岁月，出征的人劳苦困病，难以阻挡效忠顺从的人民。这都是诸位贤达亲眼共见。蜀侯被秦惠文王生擒活捉，公孙述授首级于汉朝。九州的险要，并不属于一家一族。这些都是诸君全部听到的。聪明的人从形迹还不曾显露中发现凶险，有智慧的人在事态萌发以前谋求幸福。所以微子离开商纣王，永远充当周朝的宾客；陈平背离项王，到汉王军中建功立业。怎么能以饮毒酒为宴乐，怀恋爵禄而一成不变呢？

【原文】

今国朝隆天覆之恩①，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后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②，位为上司③，宠秩殊异。文钦、唐咨为国大害④，叛主雠贼⑤，还为戎首⑥。咨困逼禽获，钦二子还降⑦，皆将军封侯，咨豫闻国事⑧。壹等穷蹶归命⑨，犹加盛宠，况巴蜀贤智见几而作者哉⑩！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⑪，投迹微子之踪⑫，错身陈平之轨⑬，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⑭，百姓士民，安堵乐业⑮，农不易亩⑯，市不回肆⑰，去累卵之危⑱，就永安之福，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⑲，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⑳。各具宣布，咸使闻知。

【注释】

①国朝：本朝。　隆：增厚。　天覆：天覆盖范围之内的，天底下的。地载：大地负载范围之内的，即地面上的。

②孙壹：吴大帝孙权孙，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沙羡侯。因父霸与伯父和（乌程侯孙皓父）有旧隙，率众降魏。魏高贵乡公认为孙壹虽系“贼之枝属，位为上将”，但“畏天知命”，于是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礼，衮冕赤舄，事从丰厚。

③上司：高级官吏。

④文钦：魏扬州刺史。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反，降吴。后为诸葛诞所杀。　唐咨：魏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杀郡守推咨为主。魏文帝派兵征讨，唐咨亡奔吴，官至左将军，封侯。后又归降魏。

⑤雠（chóu 愁）：应，响应。

⑥戎首：战争的主谋，发动战争的人。

⑦钦二子：文鸯、文虎。甘露三年（公元258年），钦为诞所杀，鸯与虎归降大将军司马昭。昭表鸯、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

⑧豫闻:参豫见闻,即参与。

⑨穷蹙(cù促):窘迫。 归命:归顺天命,即归顺。

⑩见几:见到事物的细微变化。典出《周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三国志·钟会传》"几"作"机"。

⑪邈然:毅然。高蹈:登上更高境界。

⑫投迹:按着脚印走。投,投奔。迹,脚印。 踪:踪迹,此处亦为脚印。

⑬错身:置身。错,交错,错入。

⑭庆流来裔:吉庆流传给后代。

⑮安堵:安居,安定。堵,墙。引伸为居室。

⑯农不易亩:农民不必变换地亩,即仍然耕种原来的土地。易,变易,改变。亩,地亩,土地。

⑰市不回肆:商人不必掉转市场,即仍在原地交易。 市:交易。此处为做交易的人,即商人。 回:掉转,此处为改变。 肆:市场,经商的地方。

⑱累卵:堆垒起来的蛋,极易倾倒和打碎,比喻非常危险。

⑲放:发放,发动。《三国志·钟会传》作"发"。

⑳亦无及已:也来不及了。《三国志·钟会传》在此句下有"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

【译文】

现在本朝增厚普天覆盖的恩泽,卿相弘大宽恕的德化,先惠爱后诛伐,喜好生灵厌恶杀戮。以往吴将孙壹率领全部兵众向内降附,位次是高级官吏,宠爱并授以官秩异乎寻常。文钦、唐咨是国家极大祸害,背叛君主,与贼为伍,还是战争的主谋。唐咨被困境所逼而被擒获,文钦的两个儿子归降,都拜将军并封侯,唐咨参与国家大事。孙壹等人处境窘迫归顺,还给与极大的恩宠,何况巴蜀贤明智能人士都是见机而作前来归顺的人士呢?如果真的能够深刻鉴戒前人的成败,毅然登上更高境界,按着微子的脚印走,置身到陈平走过的轨道,那么幸福如同古人,吉庆流传后代子孙,百姓士民安居乐业,农夫不改变地亩,商贾不改变市场。离开如同累卵的危险境地,趋向永久安定的福地,难道不是很美

好吗！如果只顾偷安于一旦一夕，迷途而不知返回，那么大军一出动，玉石俱碎，那时即使想追悔，也来不及了。各方面全已都宣布，使大家能听到和知道这一切。

刘凤翥　译注

为石苞与孙皓书

孙　楚

【作者】

孙楚（？～公元293年），字子荆。太原郡中都（今山西省介休县）人。西晋散文家。祖父孙资为魏骠骑将军，父孙宏为南阳太守。孙楚才华词藻卓越绝伦，豪迈不同于常人。但多骄傲之气，在故乡缺乏声誉。王济为并州大中正时，考察本州人才品德，认为孙楚是一个天才英博，亮拔不群的人才。四十多岁时，始参镇东军事，征东大将军石苞令他作与吴主孙皓书。后忤石苞去职。征西将军司马骏恢复他的官职为参军，转梁县县令、迁卫将军司马。元康三年卒。作品散佚，仅《为石苞与孙皓书》保存在《晋书》本传。《晋书》称他“见知武子，诚无愧色。”

【题解】

汉末三分鼎足之势相持二十余年，到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蜀汉终于为曹魏平灭。司马昭因利乘便，派遣符劭、孙郁使吴，喻孙皓以平蜀之事。其时石苞都督扬州诸军事，于是令孙楚作书与孙皓，以文德告谕。孙楚就天

时、地利、人和而立意，囊括汉末以来百余年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运用神来之笔，假以爽迈不群之气，草拟而成这篇看似晓之以兴衰存亡之义理，实则迫之以雷霆万钧之声威的短文，显示出文章所独有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功能与价值。可惜司马文王知人不明，符劭辈至吴而“不敢为通”，于是铸就历史上一莫大的遗憾。《晋书》认为这篇文章是“曩代之绝笔”。

【原文】

苞白：盖闻见□而作[1]，《周易》所贵；小不事大[2]，《春秋》所诛。此乃吉凶之萌兆，荣辱之所由兴也。是故许、郑以衔璧全国[3]，曹、谭以无礼取灭[4]。载籍既记其成败[5]，《古今》又著其愚智矣[6]，不复广引譬类，崇饰浮辞[7]。苟以夸大为名，更丧忠告之实。今粗论事势[8]，以相觉悟[9]。

【注释】

①盖：句首语气词。 □：此缺字，据《晋书·孙楚传》作“几”。 见几而作：看见事物的细微变化就行动。典出《周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②小不事大，《春秋》所诛：小国不奉事大国，那是《春秋》所诛伐的。典出《春秋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③许、郑以衔璧全国：许国和郑国因为衔璧而保全国家。衔璧，以嘴含着璧，引伸为投降。古时国君死，口含玉。所以战败出降的国君衔璧以示国亡当死。典出《左传》僖公六年和宣公十二年。

④曹、谭以无礼取灭：曹国和谭国因为无礼而自取灭亡。典出《左传》哀公八年和庄公十年。

⑤载籍：书籍。此处指史书典册。

⑥古今：指《汉书·古今人表》。

⑦崇饰浮辞：增加粉饰而不实的言词。

⑧势：形势。《晋书·孙楚传》作“要”。

⑨相：帮助。

【译文】

石苞陈述：听说、看见轻微的变化就行动，那是《周易》所重视的；小国不事奉大国，那是《春秋》所诛伐的。这就是吉凶萌发的兆头，荣辱之所以发生的缘由。所以许国和郑国因为衔璧而保全国家，曹国和谭国由于无礼自取灭亡。史书典册已经记载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古今人表》也著录了他们的愚蠢或明智，不再广泛援引而譬喻类推，以徒增粉饰而不实的言辞。如果以夸大为名分，反而失去忠告的实际。现在粗略地讨论一下事情的形势，以帮助醒悟。

【原文】

昔炎精幽昧①，历数将终，桓、灵失德，灾衅并兴，豺狼抗爪牙之毒②，生人陷荼炭之艰③。于是九州绝贯④，皇纲解纽⑤，四海萧条，非复汉有。太祖承运⑥，神武应期⑦，征讨暴乱，克宁区夏⑧，协建灵符⑨。天命既集⑩，遂廓洪基，奄有魏域⑪。土则神州中岳，器则九鼎犹存⑫。世载淑美⑬，重光相袭⑭，故知四隩之攸同⑮，天下之壮观也。（以上魏宅中土）

【注释】

①炎精：汉朝的火德之运。用以指汉朝。火德，古代有“五德终始”之说。以帝王受命正值五行的火运，称为火德。

②豺狼：喻凶恶之徒。　爪牙：武臣。此处指王师。　毒：祸患。

③生人：生民，人民。　陷：《晋书》本传作“罹”。　荼炭：《晋书》本传作“涂炭”，泥中和火中。

④于:《晋书》本传作“由”。

⑤皇纲:朝廷的纲纪。《晋书》本传“皇”作“王”。 解纽:失却维系作用,指皇纲涣散解体。

⑥太祖:指司马昭。其子炎篡魏后,追封昭为文帝,庙号太祖。 承运:承受天命。

⑦神武:指晋武帝司马炎。 期:气数。

⑧区夏:华夏地区。

⑨协:共同。 灵符:神圣的符命。符,符命,意谓天赐祥瑞与人君,以为受命的凭证。灵,神明,神圣。

⑩集:成功。

⑪奄:覆盖,包括。

⑫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是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

⑬载:充满。 淑:善良。

⑭重光:日光重明,喻后王继前王之功德。

⑮四隩(yù 玉):四方可居的边远地区。隩,通“隩”。 攸(yōu 优):所,是。

【译文】

昔日汉朝火德运祚昏暗不明,气数将尽,桓帝、灵帝丧失德政,灾异衅隙一并兴起,凶恶之徒抗拒王师的祸患,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艰难。于是乎九州断绝贯通,朝廷纲纪涣散解体,四海萧条,不再归汉室所有。太祖皇帝承受天命,神武皇帝应了期运,征讨暴乱,平定华夏地区,共同建立了神圣的符命。天命既然成功,于是开扩伟大的基业,完全占有魏国疆域。领土则是中岳神州,神器则是至今犹存的九鼎。世间充满善美,犹如日光重明的先王功德前后相继,所以知道四方边远地区是相同的,是天下的壮观啊!

【原文】

公孙渊承籍父兄[1]，世居东裔[2]，拥带燕胡[3]，冯陵险远[4]，讲武盘桓[5]，，不供职贡[6]，内傲帝命[7]，外通南国[8]，乘桴沧海[9]，交畴货贿[10]，葛越布于朔土[11]，貂马延乎吴会[12]，自以为控弦十万[13]，奔走足用[14]，信能右折燕齐[15]，左震扶桑[16]，陵轹沙漠[17]，南面称王也[18]。宣王薄伐[19]，猛锐长驱，师次辽阳[20]，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21]，而元凶折首[22]。然后远迹疆场[23]，列郡大荒[24]，收离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悦服，殊俗款附[25]。自兹遂隆[26]，九野清泰[27]，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楛矢[28]，旷世不羁[29]，应化而至。巍巍荡荡[30]，想所具闻！（以上征辽东）

【注释】

①公孙渊（？～公元238年）：字文懿。辽东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北）人。祖父度、父康、叔父恭相继为辽东太守。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渊逼夺恭位为辽东太守，遣使南通孙权。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渊自立为燕王，次年为司马宣王所杀。《晋书·孙楚传》“公孙渊”作“昔公孙氏”。承藉：承继先人的仕籍。

②裔：边远的地方。

③拥带：统治。拥，拥有。带，带领、统领。　燕胡：燕山一带的胡人，指乌桓。

④冯陵：欺侮，侵陵。

⑤盘桓：逗留。《晋书·孙楚传》作“游盘”。冯，《晋书·孙赞传》和“凭”。

⑥供：贡。　职贡：贡纳的职责。习用为一词，即进贡。

⑦傲：傲视。

⑧南国：指孙吴。

⑨桴（fú浮）：竹木筏子。这里指船。

⑩畴：答谢。通“酬”，《晋书·孙楚传》即作“酬”。 货贿：货物。贿，财物。

⑪葛越：即葛布。《尚书·禹贡》：“岛夷卉服。”孔安国《传》：“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孔颖达《疏》：“葛越，南方布名，以葛为之。” 朔：北。

⑫貂马：北方所产的一种毛色像貂的即黑色的耐寒的马。也有的注认为是“貂狖、名马”两种动物。 延：绵延。 吴会：吴郡和会稽郡。约今江苏南部及浙江。

⑬控弦：拉开弓弦的人即军队。

⑭奔走：役使，驱使。 足用：足够用。《晋书·孙楚传》作“之力”。

⑮右：即西。

⑯左：即东。 扶桑：古国名。据《梁书·扶桑国传》所记载的方向和位置，约相当于今日本。

⑰陵轹：车轮轧过，即蹂躏。《晋书·孙楚传》“陵”作“轹”，是。

⑱南面而王：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皆南面而坐。后来引伸泛指帝王或大臣的统治。

⑲宣王：指司马懿。 薄伐：征伐。典出《诗经·小雅出车》：“薄伐西戎”。薄，语气助词，无义。

⑳师次辽阳：军队进驻辽阳。师，军队。次，驻扎。

㉑桴鼓一震：战鼓一响。《晋书·孙楚传》作“枹鼓暂鸣”。

㉒元凶：罪魁祸首。 折首：折下了首级，犹斩首。

㉓然后远迹疆场：然后足迹远至国界。疆场，国界。《晋书·孙楚传》作“于是远近疆场。”

㉔列郡大荒：在边远之地设置郡县。 列郡：罗列郡县。 大荒：泛指辽阔的原野和边远地方。

㉕殊俗款附：特殊风俗的人诚心归附。 殊俗：特殊风俗的人，指少数民族。 款：真诚。

㉖遂隆：于是兴隆。《晋书·孙楚传》作“以降”。

㉗九野：中央与八方称九野，指全国。

㉘楛(hù户)矢：用楛木做杆的箭，是肃慎的特产。

㉙旷世：长期以来。

㉚巍巍荡荡：高大广远。此指武功。典出《论语·泰伯》“巍巍乎！唯天

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译文】

公孙渊承继父兄仕籍，世代居住在东方边远的地方，统治着燕山地带的胡人，凭恃险要和边远地势，逗留于讲习武事，不提供应当进献的贡物，对内傲视皇帝的命令，对外交往南国，乘着船只越渡大海，相互馈赠货物。葛布遍布于北方土地，貂马绵延到吴郡和会稽郡，自以为有军队十万，役使起来够用，相信能够向右折服燕齐等地，向左震慑扶桑国，兵车辗过沙漠，于是南面而称王。宣王征伐，勇猛的锐卒长驱而进，军队进驻辽阳，城池当即陷落，战鼓一响，罪魁祸首就掉了脑袋。然后足迹到达国界，在边远之地设置郡县，收聚离散的人民，都使他们安居乐业。百姓心悦诚服，特殊风俗的人诚心归附，从此于是兴隆，四面八方清明安泰。东夷奉献他们的乐器，肃慎贡献他们的楛矢，长期以来不受约束的人，顺应教化而来。丰功伟绩巍巍荡荡，想必全都有所耳闻吧！

【原文】

吴之先主①，起自荆州②，遭时扰攘③，播潜江表④。刘备震惧，亦逃巴岷⑤。遂依邱陵积石之固⑥，三江五湖，浩汗无涯⑦，假气游魂⑧，迄于四纪⑨。二邦合从⑩，东西唱和⑪，互相扇动，距捍中国，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相国晋王⑫，辅相帝室，文武桓桓⑬，志厉秋霜⑭。庙胜之算⑮，应变无穷；独见之鉴⑯，与众绝虑。主上钦明，委以万几⑰，长辔远御⑱，妙略潜授。偏师同心⑲，上下用力，稜威奋伐⑳，釆入其阻㉑，并敌一向㉒，夺其胆气㉓。小战江介㉔，则成都自溃㉕；曜兵剑阁㉖，

而姜维面缚[27]。开地五千，列郡三十[28]。师不逾时[29]，梁、益肃清[30]，使窃号之雄，稽颡绛阙[31]，球琳重锦[32]，充于府库。夫虢灭虞亡[33]，韩并魏徙[34]，此皆前鉴之验，后事之师也[35]。（以上平蜀）

【注释】

①先主：指孙坚。孙权即帝位，追谥父坚为武烈皇帝。

②起自荆州：自荆州起事。《晋书·孙楚传》"荆州"作"荆楚"。

③扰攘：混乱，纷乱。

④播潜：迁徙隐蔽。 江表：长江以南地区。从中原看，江南在长江以外，故称。表，外面。

⑤巴岷：巴郡、岷山，代指蜀地。

⑥邱陵积石：泛指峻岭崇山。积石，山。

⑦浩汗：辽阔。 无涯：无边。

⑧假气：凭借着气势。假，凭借。 游魂：游荡的鬼魂。

⑨迄于：达到。《晋书·孙楚传》"于"作"兹"。 纪：古代纪年单位，十二年为一纪。

⑩二邦：指吴、蜀。 合从（zòng 纵）：即合纵，合南北。南北为从。吴蜀为东西方位，不是南北方位。不要太拘泥，此处泛指结成合从式联盟。

⑪和（hè 贺）：应和。

⑫相国晋王：指司马昭。

⑬桓桓：威武的姿态。典出《尚书·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

⑭秋霜：秋霜一降，万物萧条。比喻厉害、严厉。《申鉴》谓"人主怒如秋霜。"

⑮庙胜之算：朝廷制定的克敌致胜的谋略。庙，庙堂即朝廷。算，计谋。

⑯独见：独到的见解。 鉴：明识。

⑰万几：指帝王日常的纷繁事务。此处指军国大事。《晋书·孙楚传》"几"作"机"。

⑱长辔：长长的缰绳。引伸为驾御着许多兵车。 远御：向远方驾御，

即远征。

⑲偏师同心：侧翼部队与主力部队同心。指上下同心、诸军同心。偏师，军队的一部分，有别于主力部队。

⑳稜威：威严，威势。

㉑冥（mí 迷）：深，引申为侵犯或者冲击。《诗经·商颂·殷武》："奋伐荆楚，冥入其阻。"毛苌曰："冥，深也。"郑玄《笺》："冥，冒也。"

㉒并敌一句：兼并敌人，朝向一个方向。典出《孙子·地形》："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㉓夺其胆气：抢夺了它的胆气，引伸为瓦解了士气。

㉔江介：《晋书·孙楚传》"介"作"由"，是。地名，即现在四川省江油市。

㉕成都：地名。蜀汉首都，即现在四川省成都市。

㉖曜：炫耀。　剑阁：地名，即今四川省剑阁县。

㉗姜维（公元202～264年）：字伯约，天水（今甘肃省通渭县）人。蜀汉后期主帅。历任征西将军、卫将军和大将军。诸葛亮死后，统帅蜀军多次伐魏。刘禅投降曹魏后，诈降钟会。又同钟会密谋叛魏，借以复兴蜀汉，事泄被杀。　面缚：两手反绑于身背而面向前，表示投降。

㉘列：《晋书·孙楚传》作"领"。

㉙师：《晋书·孙楚传》作"兵"。

㉚梁、益：梁州和益州。均为蜀汉所辖的州，用此泛指蜀汉。

㉛稽颡：叩首。居父母之丧时跪拜宾客之礼，此处指叩首请罪。　绛阙：红色的宫阙。引伸为朝廷。

㉜球：一种美玉。　琳：一种美玉。　重锦：即蜀锦。古时蜀锦与越罗被誉为天下奇纹。

㉝虢灭虞亡：春秋时虢国与虞国唇齿相依。后来虢为晋所灭，虞亦旋即破灭。

㉞韩并魏徙：战国时韩魏两国合从以抗秦。后来韩国被兼并，梁惠王（即魏惠王）因安邑近秦，亦东徙治大梁。

㉟师：效法，借鉴。

【译文】

吴的先主，自荆州起事，遭际纷乱的时代，迁徙隐蔽到江南地区。刘备震惊恐惧，也逃亡巴郡、岷山。于是依靠崇山峻岭的险固，三江五湖的辽阔无边，凭借着气势犹如游荡的鬼魂，达四纪之久。两国结成合纵式的联盟，东唱西和，相互煽动，抗拒中国，自认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形势，可以同泰山相始终。相国晋王辅佐帝室，文臣武将都威武雄壮，志气严厉如秋霜。朝廷制定的克敌致胜的谋略，能应付无穷无尽的事变，晋王有独到见解的明断，赋予众人出奇的思想。皇上圣明，托付晋王军国大事，战车向远方驾御，神妙的策略秘密传授。侧翼部队与主力部队同心，上下用力，猛烈地奋力征伐，深入蜀汉的险阻之地，朝向一个方向，兼并敌人，瓦解了其士气。在江由小小一战，成都就自动溃破；炫耀兵力于剑阁，姜维束手降服。开辟疆土五千里，罗列郡县三十座，出师没有超越时日，梁、益二州就肃清了，致使盗用皇帝名号的枭雄，叩首于红色的宫阙，球、琳和蜀锦，充实到府库。虢国被灭、虞国旋即亡国；韩国被兼并魏国徙都。这都是前车之鉴的征验，足以作为以后行事的榜样啊！

【原文】

又南中吕兴①，深睹天命，蝉蜕内向②，愿为臣妾③。外失辅车唇齿之援④，内有毛羽零落之渐⑤，而徘徊危国，冀延日月。此犹魏武侯却指江山⑥，自以强大，殊不知物有兴亡，则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济济，俊乂盈朝⑦，虎臣武将，折冲万里⑧，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⑨，饮马南海⑩。自顷国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⑪，简习水战⑫。伐树北山，则太行木尽；浚决河、洛⑬，则百川通流。楼船万艘⑭，千里相望，自刳木以来⑮，舟车

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谓也！（以上陈兵势之盛）

【注释】

①南中：泛指中国南部。　吕兴：孙吴交阯守将。因民心怨恨政刑暴虐，赋敛无极，又加以蜀汉破灭，吕兴纠合豪杰杀郡守，斩孙休使者，率南中三郡归降曹魏。

②蝉蜕：喻解脱，脱身。

③臣妾：奴隶。《尚书·费誓》："臣妾逋逃。"孔安国《传》："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

④外失辅车唇齿之援：指蜀汉亡国，失去同盟。辅车，颊辅与牙床。比喻相依之物。颊辅，口两旁的肌肉。《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⑤毛羽零落：喻内部溃叛。蜀汉破灭之后，除吕兴而外，武陵邑侯相严等亦纠合五县归降曹魏，此外还有豫章庐陵山民举众叛吴归魏。《晋书·孙楚传》"毛羽"作"羽毛"。　渐：渐进，逐步发展。

⑥魏武侯：战国时期魏国第二代国君，名子击，在位十六年。十一年时，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后。　却：副词。还。　指江山：有一次魏武侯与吴起等人 在西河乘船而下，船到中流，魏文侯指着河两岸的江山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回答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⑦俊乂（yì 义）：才能出众的贤德俊杰。马融、王肃、郑玄注《尚书》"俊乂在官"，都说才德超越千人者为俊，过百人者为乂。

⑧折冲万里：击退敌人的兵车使其后撤一万里。指平定蜀汉。　折：挫败，击退。　冲：古代用来冲撞城墙的战车。

⑨翰飞：高飞。此指远征。

⑩南海：吴地郡名。约当今广东省东部地区。"饮马南海"一如曹操"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语，看似婉转，实则柔中有刚。

⑪舟楫：船和桨。

⑫简：选择。

⑬浚（jún 俊）决：疏通。

⑭楼船：有叠层的大船。多做为战船。

⑮刳（kū 枯）木：即刳木为舟。指人类造船的原始时期。语见于《周易·系辞》。刳，剖开，挖空。

【译文】

又有中南的吕兴，深深洞察天命，脱身内附，甘愿做臣妾。外部失去辅车唇齿的援助，内部则有羽毛零落的渐进发展，徘徊于危亡的国家，希图拖延时间。这如同魏武侯还在指点江山，自以为强大，殊不知事物有兴有亡，如不修德，所赞美的地方日后并不是他的地方。如今百官济济，俊杰满朝，虎臣武将在万里的疆场折退敌人的兵车，国家富庶兵力强盛，六军精强干练，还将再次腾飞，饮马南海。近来国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精选士卒练习水战。砍伐北山树木，则太行山的树木被伐尽；疏通黄河、洛水，则百川贯通。楼船万艘，千里相望，自从刳木为舟以来，车船的运用，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盛啊！骁将勇兵百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战役决不等到第二次，说的就是今天啊！

【原文】

然主上眷眷①，未便电迈者②，以为爱民治国，道家所尚③。崇城自卑④，文王退舍⑤，故先开示大信⑥，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审识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⑦，祗承往告⑧，追慕南越⑨，婴齐入侍⑩，北面称臣，伏听告策⑪，则世祚江表⑫，永为藩辅，丰报显赏，隆于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⑬，然后谋力云合⑭，指麾风从⑮。雍、益二州，顺流而东；青、徐战士，列江而西；荆、

扬、兖、豫，争驱入冲；征东甲卒[16]，虎步秣陵[17]。尔乃皇舆整驾[18]，六师徐征，羽檄烛日[19]，旌旗流星，游龙曜路[20]，歌吹盈耳[21]。士卒奔迈，其会如林，烟尘俱起，震天骇地，渴赏之士，锋镝争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22]，宗祀屠覆[23]，取诫万世，引领南望[24]，良以寒心[25]！夫治膏肓者[26]，必进苦口之药；决狐疑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谬，未知所投，恐俞附见其已困[27]，扁鹊知其无功也[28]！勉思良图，惟所去就[29]。石苞曰。（以上劝降）

【注释】

①主上：皇上，此处指魏元帝曹奂。《晋书·孙楚传》作"主相"，意为皇上与国相。　眷眷：垂爱眷顾。

②电迈：疾行似电，此指疾速进军。　者：助词，表示下句申述缘由。

③道家：指老子学派。

④崇城自卑：崇国的城池本身就低。卑，低。指周文王：伐崇国事。

⑤文王退舍：周文王返回去修教。　舍：布施恩德。《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⑥大信：大的信用，至诚。

⑦蹶然：行动紧急的样子。

⑧祗（zhi 之）承：恭敬地接受，恭奉。　告：劝告，言诚。《晋书·孙楚传》作"锡"，意为恩赐。

⑨南越：即南粤，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割据政权。其地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存续于公元前207年～公元前111年，凡九十三年，传五世。

⑩婴齐入侍：婴齐到朝庭充侍卫。　婴齐：南越王赵信曾孙。其父赵胡为南越王时，适值中原为汉武帝时，赵胡为了搞好与汉王朝的关系，曾派婴齐入宿卫。后归国继任为南越王，死后谥明王。

⑪告策：帝王对臣下封土、授爵或免官的文书。

⑫祚：福。赐福，享福。

⑬式：用，服从。

⑭谋力：筹策兵力， 云合：像云似地聚合。

⑮指麾：通指挥。 风从：顺风而从。此指军队。

⑯甲卒：即士兵。

⑰虎步：如虎迈步，形容威武。 秣陵：地名。建安年间，孙权迁都于此，改名建业。

⑱尔：这样，这样以来。 乃：就，于是。 皇舆：国君所乘的车，借喻为国君，朝廷。

⑲羽檄（xí 习）：又作羽书，古代征兵的军事文书。插鸟羽以示紧急。取其急速若飞鸟之意。 烛日：日照。烛，照。

⑳游龙曜路：如同游龙照耀道路，《晋书·孙楚传》"游龙"作"龙游"。

㉑歌吹盈耳：歌声和吹奏乐器声灌满耳朵。

㉒横：横着。

㉓屠覆：《晋书·孙楚传》作"沦覆"，是。

㉔引领：伸长脖子。领，脖子。

㉕良：的确。

㉖夫：语气词。放在句首，表示将发议论。

㉗俞附：传说黄帝时的良医。 困：垂危。

㉘扁鹊：春秋时名医秦越人，亦号为扁鹊。 无功：无效，不可救药。功，功效。

㉙惟：思惟，思考。 去就：去留，进退。去，离去。就，趋向，靠近。

【译文】

然而皇上垂爱眷顾，之所以没有迅速兴师，那是认为爱民治国，乃道家所崇尚。崇国的城池自身就低，周文王却退回去修德。所以首先展示极大的诚意，晓喻生存死亡的道理，深厚恳切的旨意，在于使您有所研究。如果能审察何为安危的形势，自求多福，急速改变态度，恭敬地接受送去的劝告，追随慕效南越派婴齐入宿卫那样，北面称臣，俯伏聆听封赏的命令，则世世代代享福于江南，永远是藩王辅臣，丰盛的报施和显赫的恩赏，比今天还隆

盛阿！如果仍然轻侮傲慢而不恭奉王命，然后调动如云般聚集的兵力，指挥顺风而从的军队。雍、益二州的大军顺江向东挺进，青州、徐州的将士列江向西开拔，荆州、扬州、兖州和豫州的诸路兵马，争先驱马向前冲击，征东的士兵，如猛虎步回秣陵。此后于是国君整饬车驾，率领六军从容出征，羽檄如同日照，旌旗如同流星，如同游龙照耀道路，歌声和乐声灌满耳朵。士兵迈步前奔，他们聚合起来犹如森林，烟尘一同飞起，震天惊地，渴望封赏的士兵在刀锋箭镝中奋勇争先。忽然有这么一天，身首意外地分离，宗庙祭祀沦陷覆灭，被后代万世取作警诫。伸长脖子向南遥望，的确足以寒心！医治膏肓重病的人，必须进献苦口的良药，解决狐疑的思想，也必须告诉逆耳的忠言。如果还是迷惑谬误，不知投向何处，恐怕俞附发现他已经垂危，扁鹊知道他不可救药了！请努力想出好的办法，考虑出所，离去所趋就的地方。石苞陈述。

刘凤翥　译注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

傅　亮

【作者】

傅亮，字季友。北地郡（今甘肃省东南部和宁夏省南部一带）人。六朝宋朝散文家。自幼博涉经史，尤善文辞。仕晋初为建威参军，累官至黄门侍郎。刘裕建立宋朝以后，亮以佐命有功封建成

县公，为尚书仆射。宋文帝即位，亮因迎立之功而进爵始兴郡公，加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后不久以谋废少帝事，被收捕下狱，伏诛。亮的作品，大都散佚。今所见者有《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庙教》、《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文字短小，然而情理并茂，气势恢宏，亦独具一格。

【题解】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据裴子野《宋略》，其时宋高祖刘裕仕晋为宋公，率师北伐，"大军次留城"而"令修张良庙"。北伐途中而修饬一古人庙宇，绝非仅仅是"抒怀古之情"。通晓经史的傅亮，洞悉素有受禅意的宋公心迹，加之自负其才，所以面对"夷项定汉"而"参轨伊望"之人的灵庙，自然情之所钟，意之所发，而这"情"与"意"，在无形之中凝聚而成一种磅礴之气。教为上对下的告谕，属于刘勰所说的"无韵"之"笔"。而傅亮的这篇教，通篇百余言而屡屡用典，非但毫无堆砌而晦涩之嫌，反而文到妙来，其言，其情，其势，浑然而为一体，于"无韵"中别具风韵，毫无疑义，这正是那磅礴之气统摄全文所使然。

【原文】

纲纪①。夫盛德不泯，义存祀典②，"微管"之叹，抚事弥深③。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④，风云元感，蔚为帝师⑤，夷项定汉，大拯横流⑥，固已参轨伊、望，冠德如仁⑦。若乃神交圯上⑧，道契商洛⑨，显默之际，窅然难究⑩，渊流浩涝，莫测其端矣⑪。途次旧沛⑫，伫驾留城⑬，灵庙荒顿⑭，遗像陈昧⑮，抚迹怀人，永叹实深⑯。过大梁者，或伫想于夷门⑰；游九原者，亦流连于随会⑱。拟之若人，亦足以云⑲！可改构栋宇，修饰丹青⑳，

蘋蘩行潦[21]，以时致荐[22]。抒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23]，主者施行[24]。

【注释】

①纲纪：公府主簿。李善《文选》注："纲纪，谓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纲纪，犹今诏书称门下也。"

②"夫盛德"二句：有德之人不灭，正义存入祀典。　盛德：大德。此指有德之人。　泯：灭，消失。　祀典：祭祀的礼仪和制度。《国语·鲁语》："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③"微管"二句：孔子"微管"的感叹，琢磨事理，尤其深刻。典出于《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说没有管仲，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文明。极言管仲功德之大。　抚事：琢磨事理。

④"张子房"二句：张子房的思想主张匹亚黄中，光照四方近乎圣人。张子房：张良，字子房。汉高祖刘邦的谋士，佐助刘邦灭掉秦朝和项羽。　道：思想，主张。　亚：次于。引申为匹亚，彼此相当。　黄中：黄，中和之色。比喻内德之美。　照邻：光照比邻。此指光照四方。邻，比邻，引申为四方。　殆庶：近似之意。后用为近乎圣人之称。

⑤"风云"二句：适逢其遇暗相感应，蔚然而成为帝王之师。　风云：际遇，适逢其遇。典出《周易经·乾》："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是说同类相感。后因以"风云"喻人的际遇。　元感：《文选》作"玄感"，是。因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而改。

⑥"夷项"二句：灭掉项羽安定汉朝，彻底地挽救了动荡的局势。夷：削平，灭掉。　大拯：彻底地挽救。　横流：动荡的局势。典出于《孟子·滕文公》："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是说水不按原道而泛滥。后因以喻动荡的局势。

⑦"固已"二句：确实已经加入到伊尹、吕望所走的轨道，覆盖恩惠于人。　固：诚然，确实。　参：参与，参加。

⑧若乃神交圯上：至于凭神灵交结于桥上。典出《汉书·张良传》。圯(yí 姨)：桥。《说文》："圯，东楚谓桥为圯。"

⑨道契商洛：以道义与商洛四皓友好投合。 道契：以道相契合。契，投合。 商洛：即商山，在今陕西省商县东。此指商山四皓。汉初商山有四个隐士，名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高祖召，不应。后来汉高祖欲废太子，张良以道义迎来四皓，使辅佐太子。从此高祖不得不中止废太子之议。

⑩"显默"二句：无论显现或者静默的时候，都深远得令人难以推求。 窅然：深远的样子。典出《庄子·知北游》："夫道，窅然难言哉！"是说道深奥莫测，不可言传。窅(yǎo 咬)，深远 。 究：推究，推寻。

⑪"渊流"二句：深流浩瀚荡漾，无法测度它的端倪啊！ 渊流：深流。 浩：广大的样子。 漾(yáng 样)：漾古字。水流动荡的样子。 测：测度，推测。 端：端倪。 矣：词气助词，表示感叹。

⑫次：止，停留。 旧沛：从前的沛城。沛，汉县名，故城在今江苏省沛县治东。

⑬伫驾：使车马久立。伫：久立。 留城：汉县名，故城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汉高祖封张良为留侯，即此地。

⑭灵庙：指张良庙。 荒顿：荒废。

⑮陈昧：陈旧昏暗。

⑯"抚迹"二句：手摸庙宇怀念其人咏叹，实在深沉。 迹：痕迹，指庙宇。 人：其人，斯人，指张良。 永叹：咏叹。永，同"咏"。《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经典释文》："永，徐(邈)音咏，又如字。"

⑰"过大梁"二句：路过大梁的人，有人停下来久久地怀念夷门侯生。典出于《史记·魏公子列传》。战国时，魏国有个叫侯嬴的隐士，在大梁为夷门监者。信陵君闻其贤，"亲枉车骑"而"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后来侯生为信陵君运筹谋划，成就了"北救赵而西却秦"的"五霸之伐"。是说信陵君仁而下，因此而建树旷世奇功。 大梁：战国时魏国都城，故城在今河南省开封市。 夷门：大梁城东城门。

⑱"游九原"二句：游览九原的人，也对随会而依恋不舍。典出《礼记·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论及"死者如可作"而"谁与归"，叔誉提出阳处父和舅犯。赵文子认为阳处父"其智不足称"，舅犯"其仁不足称"，于是说："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是说随会既智且仁。 九原：山名，在山西省新绛县北。 随会：士会，春秋时晋国大夫，食邑

于随，称随会。后更受范，又称范武子。执政于晋，光辅五君，以为盟主。

⑲“拟之”二句：比拟到此人，也完全可以这样说。　之：到。　若人：犹言此人、那人。《经传释词》：“君子哉若人，谓此人也。”　足：足以，完全可以。

⑳“可改构”二句：应该重新构造房屋，用丹青加以修饰。　丹青：泛指颜料。

㉑蘋蘩行潦：泛指祭品。典出《左传·隐公三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是说祭祀在于心诚。　蘋蘩：水草和白蒿。古人取供祭祀之用。　行潦：沟中积水。行，“衍”之省借。

㉒以时：按时。以，按，依照。时，时节，时令。　荐：遇时节借时物而祭。《礼记·王制》：“士大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

㉓存：保存，流传。　不刊：不可磨灭。刊，古代文书刻于竹简，有错就削去，叫刊。

㉔主：主持，掌管。

【译文】

纲纪。有德之人不灭，正义存入祀典，孔子“微管”的感叹，抚事感触尤其深刻。张子房的思想匹亚黄中，光照四方近乎圣人，适逢其遇暗相感应，蔚然而成为帝王之师，灭掉项羽安定汉朝，彻底挽救了动荡的局势，确实已经加入到伊尹、吕望所走的轨道，覆盖恩惠于黎民百姓。至于凭神灵交结黄石公于桥上，以道义与商洛四皓友好投合，无论显现或者静默的时候，都深远得令人难以推求，犹如深流浩瀚荡漾，无法测度它的端绪啊！行军途中停留在从前的沛城，使车马久立留城，看到灵庙荒废，遗像陈旧昏暗，手抚庙宇怀念其人，长声而叹，那感慨确实深沉。路过大梁的人，有人停留下来久久地怀念夷门侯生；游览九原的人，也由于随会而依恋不舍。比拟到此人，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应该改建庙宇，用丹青加以修饰，即便用蘋蘩行潦，也要按时举行祭祀。

抒发怀古的情怀，使不可磨灭的功烈流传。主管人施行吧！

赵德政　译注

诫江夏王荆州刺史义恭书

宋文帝

【作者】

宋文帝（公元407～453年）即刘义隆。南朝宋皇帝。宋武帝刘裕第三子。自幼博涉经史，雅重文儒。及即帝位，躬亲政事，由于加强集权，整顿吏制，取得了暂时的稳定局面。后来在对北魏作战中，由于他："遥制兵略"，将帅攻战"莫不仰听成旨"（《宋书·文帝本纪》），于是丧失淮北，致使北魏军大举渡淮南下。宋势从此渐衰，（文帝）不久即为太子所害。死后谥文，庙号高祖。在位凡三十年，年号永嘉。

【题解】

《诫江夏王荆州刺史义恭书》为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之作。这是一篇言近而旨远的诏令。宋文帝即位以来，为了稳定江南局面，主要是通过整顿吏制而加强集权。元嘉六年以四弟彭城王刘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九年以五弟江夏王刘义恭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即为上述政治措施的具体体现。由于江夏王性情褊急，宋文帝特作此书加以告诫，文帝和江夏王虽为君臣名分，但行文即以长兄之于幼弟的口吻，辞语表达了满腔的爱

护热情，难怪沈约为其作传，盛赞："自禀君人之德"。

【原文】

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1]，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2]；西门、安于，矫性齐美[3]；关羽、张飞，任偏同弊[4]。行己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5]，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6]。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7]，略所谙究[8]，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9]，难可逆虑[10]，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11]，不可妄以假人[12]，昵近爵赐[13]，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14]，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15]，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16]。又，宜数引见佐史[17]，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18]？

【注释】

①守成：保持已取得的成就、事业。

②"卫青"二句：事见《史记·卫将军列传》。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师出击匈奴，凯旋而归，拜官为大将军，但不接受对其三个

儿子的封侯。士大夫，将帅的佐属。小人，地位低微的人。此指士兵。

③“西门”二句：西门豹和董安于，矫正自己的性情而才德一并美好。《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是说古人注意自戒。西门，即西门豹。战国时魏国人。魏文侯时任邺令。安于，即董安于。春秋时晋国赵孟的家臣。

④“关羽”二句：关羽和张飞，放任自己偏颇的弊病相同。事见《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⑤司徒：指彭城王刘义康。 周公：即周公旦。周文王子，辅助周武王灭纣，建周王朝。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

⑥祗顺：恭顺。祗，恭敬。

⑦西楚府舍：指江夏王王府。西楚，区域名。古三楚之一，今江淮一带。江夏王封国江夏郡即属此地，故称王府为西楚府舍。

⑧略所谙究：大略可以熟悉。《经传释词》：“所，犹可也。”

⑨狱：诉讼案件。

⑩逆：预料。

⑪名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称表示等级的称号和车服制度等为名器。

⑫假人：给予人。假，给予。

⑬爵赐：以爵禄为赏赐。

⑭凌物：以势压人。物，指人。

⑮蒲酒：赌博酗饮。

⑯兴(xìng幸)：兴致。

⑰佐史：犹言佐僚。指处于辅助地位的下级官吏。

⑱何由：犹何以。《广雅》：“由，以也。” 众事：万事，诸事。

【译文】

天下艰苦困难，国家事务繁重，虽然说是守成，实际上也不容易。国家的兴衰安危，都在于我辈啊，难道可以不感念继承王业，特别恐惧肩负的重担？你生来器量小而性情急躁，心中所固

执不同的，却一定要使其畅通，心中毫不保留，顺应外物反复改变，这种性情最败坏事，应该考虑节制自己。卫青以礼仪对待佐属，对于士兵也有恩德；西门豹和董安于，自我警戒，矫正自己的性情弱点作得一样美好；关羽和张飞，放任自己偏颇的弊病相同。我们立身行事，很应该借鉴这些古人！如果情况有异于今日，嗣子年幼蒙昧，司徒义康担当周公的职责，你不可以不竭尽恭顺的名分。那时天下的安危，决定于你和司徒二人啊！你一个月的私人用钱，不可以超过三十万，如果能够节省不超过这个数目，更好！西楚府舍，我大略可以熟悉，考虑不必重新建造而日求新奇。凡是审问诉讼案件，大多立时判决，很难能够预先有所考虑，这实在令人感到难办。到审问的时候，虚心通晓案情，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喜怒 加之于人。如果选择妥善的意见而随着办理，赞美自然归于自己，不可以一意自作决定，用以矜夸独自决断的英明。对于名器特别应该小心珍惜，不可以胡乱给与他人，对亲近者以爵禄为赏赐，尤其应该审慎度量。我对于左右侍臣，虽说是欠缺恩惠，但是听听外界的舆论，还不以为不正确。依仗位尊以压，人不宾服；依恃权力以压人，人不心服。这是容易懂得的事情啊。声色歌舞和嬉戏游乐，不应该使其过度；赌博酗饮和捕鱼打猎，一概不要去做。供用之物和奉身之具，都要有节制；对于奇异的服饰和器物，不应该滋长这种兴致。还有，应该经常接见佐僚，如果接见次数不多，彼此之间就不亲近，彼此之间不亲近无从充分表达情谊，情谊不能充分表达，又怎能了解天下万事万物呢？

赵德政　译注

拟奉天改元大赦制①

陆 贽

【作者】

陆贽(公元754～805年):唐德宗时宰相,杰出的政治家,字敬舆,苏州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县南)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科,授华州郑县尉,又以书判拔萃,选授渭南县主簿,迁监察御史。德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卒之变,陆贽随德宗出奔奉天,深受德宗信任,诏书多出其手,居中参裁政事,有"内相"之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他在相位上提出许多改革,均未被采纳。贞元十年,因上书陈佞臣裴延龄奸诈,触怒德宗,被贬为太子宾客。十一年又被裴氏诬陷为煽动军心,出为忠州(今四川省忠县)别驾。贽在忠州十年,深居简出,为避免诽谤而不著书,唯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世(已佚)。顺宗即位,下诏征召陆贽返京,诏书未至而贽已卒。现存《陆宣公奏议集》(又名《翰苑集》),乃后人编集。

【题解】

建中四年,泾卒之变,德宗出奔奉天,朱泚在长安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希烈、李纳分别在河北、山东、淮西称王,唐朝处在非常危险境地。时陆贽为翰林学士,随德宗在奉天,深得德宗信任,他劝德宗"痛自引过,以

感人心”、“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德宗表示同意。建中四年，陆贽替德宗起草这一大赦诏书。诏书首先写皇帝痛自引过，向天下谢罪，谢绝臣下所上尊号，而后赦免民罪，又赦免李、田等叛将，又赦免朱泚部下，分化瓦解叛乱力量，集中打击朱泚；而后湔洗有罪官吏，仍与录用，嘉奖奉天定难功臣，嘉奖勤王方镇，收葬死难，减免赋税，举荐贤才，停减朝廷用度，调动一切力量，为唐廷所用。诏书在政治上非常策略，文辞又非常感人，山东宣布赦书，士卒都感泣，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原文】

门下②：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守丕构③，君临万方④，失守宗祧⑤，越在草莽⑥。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⑦。明征厥初⑧，以示天下：

惟我烈祖⑨，迈德庇人⑩，致俗化于和平，拯生灵于涂炭⑪，重熙积庆⑫，垂二百年。伊尔卿尹庶官⑬，洎亿兆之众⑭，代受亭育⑮，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泽垂于后。肆予小子⑯，获缵鸿业⑰，惧德不嗣⑱，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⑲，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⑳，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㉑，遂用兴戎㉒。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㉓，远近骚然㉔，行赍居送㉕，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㉖，暴命峻于诛求㉗，疲甿空于杼轴㉘，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㉙，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

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30]，变兴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万品失序[31]，九庙震惊[32]，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靦貌[33]，罪实在予，永言愧悼[34]，若坠深谷。赖天地降祐，神人叶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35]，屏逐大盗，载张皇维[36]。将弘永图[37]，必布新令。（以上引咎自责）

【注释】

①奉天：今陕西省乾县，此处指奉天行营。 改元：改纪元，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皇帝改元，历来都有赦免。 制：制书。唐制，王言之制有七，其二为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虏，用制书。

②门下：门下省。唐制，门下省长官：侍中，掌出纳帝命。制书，由翰林学士起草（唐代前期由中书舍人知制诰起草），皇帝画“可”讫，留门下省作为档案，另抄一分，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

③丕构：丕，大。构，建立。此处言祖上建立的帝业。

④万方：《唐大诏令集·奉天改兴元元年赦》作“万邦”。

⑤宗祧：宗，百世不毁之庙；祧，远庙。此处指太庙，进而引伸为太庙所在地京城长安。

⑥草莽：草野，与朝廷相对。此处指逃离京城，到了奉天行营。

⑦有复：《唐大诏令集·奉天改兴元元年赦》注：一作“有补”。

⑧明征：明证，言无遮掩。征，证。

⑨烈祖：古称开基创业的帝王。

⑩迈德：勉力建立的功德。迈，勤勉。

⑪涂炭：涂，泥淖；炭，炭火。比喻极端困苦。

⑫重熙积庆：增加积累幸福。重，增益。熙，通“禧”，福，吉祥。庆，幸福。

⑬伊尔卿尹庶官：你们大小官员。伊，语助词。卿，古代高级长官和爵位的称谓。庶官，众多官员。

⑭洎（jì计）：及，到。 亿兆：极言数目之大。

⑮亭育：养育。

⑯肆：遂，于是。　小子：年轻人，此处为天子的谦称。

⑰缵（zuǎn 钻上）：继续，继承。

⑱惧德不嗣：害怕己德弗能嗣承先业。

⑲溺：沉湎无节制。

⑳靡（mǐ 米）：无，不。　究：到底。

㉑昧：昏暗，隐蔽不明。

㉒戎：兵；战争。

㉓赋车籍马：强制征发车辆马匹。赋，赋税，强制征发。籍，登记；总入籍录而取之。

㉔骚然：骚动不安的样子。

㉕行赍（jī 基）：行军所用。

㉖莱：田废生草。

㉗诛求：责求，索取。

㉘杼轴：亦作杼柚。杼，司纬线的梭子；轴，卷经线的滚筒，都是织布的主要部件。借指纺织。

㉙丘墟：废墟，荒地。

㉚驯：从，服从。这里义为从而，遂至。

㉛万品失序：各种等级制度失去了次序。万，极言其多。品，等级。序，次第。

㉜九庙：皇帝的宗庙，德宗时，唐朝的太庙为九室，即景皇帝李虎，元皇帝丙、高祖渊、太宗世民、高宗治、睿宗旦、玄宗隆基、肃宗豫、代宗亨、故称。

㉝靦（miǎn 免）：惭愧之态。

㉞永：长。

㉟爪牙：鸟兽的爪和牙，比喻武臣。

㊱维：系物的大绳，比喻一切事物赖以固定的东西。此处指纲维，统治国家的重要法纪。

㊲永图：《唐大诏令集》作“丕猷”。图，谋。

【译文】

门下省：要使国家得到治理，教化兴盛，一定要诚心待人；忘

掉自己，救济人民，不要舍不得改正过失。朕继承皇业，统治天下，京城失守，逃往奉天，不去多考虑自己德行轻薄，实然是过去的失误已经不可追回；永远要说要思考我的罪咎，是希望有补于将来。现在我明白借鉴已往，告示天下：

我的烈祖烈宗，勉力建立功德，庇护人民，使风俗变化得和平，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为民增造福利，近二百年；你们高级官爵的大臣和文武百官，以及亿万的民众，世世代代受到养育，直到如今，功劳存在民众之中，恩泽留传于后代。于是，我这位年轻人获得继承大业，惧怕自己德薄不能承受，丝毫不敢懈怠荒废。但因在深宫中长大，不明白经略国家的政务，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惯，容易失职，在安乐的境遇中，忘掉可能有的危险，不知道农业劳动的艰难，不明白征战戍守的劳苦；朝廷恩泽不能下达到底层，民众的实际情况不能上通于朝廷，政事已被壅塞阻隔，人们产生了疑虑隔阂。至此，我还是昏暗不明，不知道自己反省，就采用兴兵讨伐的建议。向各地征兵，千里转运军饷，征敛车马，远近都骚动不安，行军所用由居民输送，百姓劳苦，有的一天在战场上几次交锋，白刃相见，有的连年不脱护甲头盔。祭祀祖先，无人主持，家室没有依靠，生者死者都流离失所，怨恨之气，凝结一起。又不停地征发力役，造成农田多数荒芜，依靠强暴命令，严历索取，极度疲劳的民众，家中被征发一空，辗转流亡，饿死倒在沟壑之中，离开家乡出走，村落成为废墟，人间烟火断绝。天帝在上面谴责而朕不觉悟，百姓在下面怨恨而朕不知道。遂至下面发生叛乱，京城发生兵变，贼臣乘机利用，放肆叛逆，罪恶滔天，不曾有一点羞愧畏惧。胆敢进行欺逼朝廷，所有的等级制度都被搅乱，九庙神主受到震惊，朕对上有辱于祖宗的付托，对下有负于民众的拥载。痛心惭愧，罪过根源实然在我身上，我羞愧悲痛，好像坠落在深谷之中。只有依靠天帝地神降福保祐，神人聚集谋略，将相尽忠，武臣出力，才能驱逐 大盗，伸张皇朝的纲

纪。将要弘大长久的谋略，一定要公布新的法令。

【原文】

朕晨兴夕惕①，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②，猥以徽号③，加于朕躬，固辞不获，俯遂舆议。昨因内省，良用矍然④！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顾惟浅昧，非所宜当；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乱，今化之不被，乱是用兴，岂可更徇群情⑤，苟膺虚美⑥？重余不德，只益怀惭！自今以后，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称圣神文武之号！（以上谢绝徽号）

【注释】

①兴：起。

②抗：举起

③猥（wěi 委）：谦词，犹言辱。　徽号：美好的称号。

④矍（jué 决）然：惊惶四顾的样子。

⑤徇：曲从。

⑥膺（yīng 英）：受。

【译文】

朕早起夜晚警惕，想念以前的过失。你们公卿百官，多次上呈表章奏疏，承蒙将美好的称号，加在朕的身上，坚决辞谢没有成功，下从众论。昨天因为自己从内心反省，实感惊惶不安！能够体会省察阴阳不测的称为神，与天地同德的称为圣；回想朕浅薄愚昧，不应有这样的美称；所谓文，用来成功教化，所谓武，用来平定叛乱，现在教化不被施行，叛乱由是而起，岂可以再曲从众情，苟且接受虚荣的美称，加重我的没有德行，增加我内心的惭愧？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奏书，不能再称圣神文武尊号。

【原文】

夫人情不常，系于时化；天道既隐，乱狱滋丰。朕既不能宏德导人，又不能一法齐众，苟设密网以罗非辜[1]，为之父母实增愧悼！今上元统历[2]，献岁发生[3]，宜革纪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泽[4]，与人更始[5]，以答天休[6]，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7]，大辟罪以下[8]，罪无轻重，咸赦除之！（以上赦民之罪）

【注释】

①罗：一作“罹”。网罗，比喻构罪。

②上元：术数家以六十甲子配九宫，一百八十年为一周始，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奉天改元，时在第一甲子，故称上元。

③献岁：进入新的一年，岁首。

④式：用。 敷：布。

⑤更始：除旧布新，更新开始。

⑥休：福禄。

⑦昧爽：黎明，天将亮未亮时。

⑧大辟：古代的死刑。唐代死刑分为斩、绞。

【译文】

世情没有常规，关键在于时俗教化；天道已经隐没，作乱犯罪就众多。朕既不能够宏大德政引导民众，又不能划一法令治理民众，苟且设立严密法网来搜捕无辜，作为民众的父母实在增添惭愧、悲伤！现在上元统理历书，新的一年第一天开始，应该改革纪年的称号，发布赦宥的恩泽，与民众一起除旧布新，重新开始，报答天帝给予的福禄，可以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从正月一日天亮以前，死罪以下，罪行不论轻重，全部赦免。

【原文】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1]，有以忠劳任膺将相，有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信诚靡著，致令疑惧，不自保安，兵兴累年，海内骚扰。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屈己宏物，予何爱焉！庶怀引慝之诚[2]，以洽好生之德[3]，其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及所管将士官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各复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谕。朱滔虽与贼泚连坐，路远未必同谋，朕方推以至诚，务欲宏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4]，其河南北诸军兵马，并宜各于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轶[5]，（以上赦李、田等叛将）

【注释】

①李希烈（？～公元786年）：辽西（今北京市怀柔县南）人，少从平卢军，历任淮西节度李忠臣偏将、左厢都虞候、节度留后、淮西节度使等职。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与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各称王反叛。希烈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攻陷州城。奉天改元大赦令下达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李希烈自以为兵强财富，遂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署置百官。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三月，被其部下毒杀。　田悦（？～公元784年）：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侄儿，初为魏博中军兵马使，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承嗣卒，悦继为魏博节度使。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德宗计划削平藩镇，对河北用兵，田悦与隣近藩镇联合举兵反叛，建中三年自称魏王。奉天改元大赦后，悦去王号，归顺朝廷，不久被其堂弟田绪所杀。　王武俊（公元735～801年）：契丹怒皆部落人，自祖父以来居蓟（今天津市蓟县）。善骑射，曾为史思明部将，后为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先锋兵马使。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朝廷不准，惟岳反，王武俊杀惟岳，归顺朝廷，授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因不满朝廷将成德节度使原属定、深两州分割出去，遂与朱滔等联兵反叛。建中四年自称赵王，任命

官吏，兴元元年，大赦后，遂自去王号，朝廷授予成德军节度使、兼幽州、卢龙两道节度使，封琅邪郡王。武俊出兵，击败朱滔，对唐朝平定朱泚之乱，收复京城起了配合作用，加检校司徒。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卒，赠太师。

李纳（公元750～792年）：高丽族人，父李正己为平卢淄青节度使。建中二年，正己卒，纳自继父位，与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悦合谋反叛，自称齐王，建置百官。兴元六年，德宗下罪己诏，纳归顺朝廷，授平卢军节度、淄青等州观察使。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卒。

②引愆：引咎，自认罪过。愆，罪过。

③好生：爱护生灵。

④惟新：即维新。变旧法而行新政，此处指重新做人。

⑤轶（yì 义）：突击。

【译文】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有的因为忠于朝廷的功劳担任了大将宰相，有的因为过去的功勋继承保守封地。朕抚慰统率违背了治国方略，信义诚心不显著，从而使下面产生疑虑恐惧，自己不能保持国家安定，连年用兵，四海之内骚动扰乱。都是由于朝廷上失去了治道，使下面遭受灾难，朕实在没有尽到做皇帝的责任，老百姓那有什么罪过？委屈自己，发展事业，我有什么可以爱惜的！这方可算诚心自认罪过，符合爱护百姓的德行，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以及他们管辖下的将士官吏等，所有罪行全部予以消除，分别恢复原有封爵官位，像过去一样优待，并且立即派遣使者分道宣布告示。朱滔虽然和逆贼朱泚是兄弟要连带受刑，但两人相隔，路途遥远，不一定共同谋划反叛，朕正在诚心待人，一定要扩大宽免，如果他能够效忠归顺朝廷，也给予重新做人机会，黄河南北各军镇的军队，都应该在本道固守所封的疆域，不要互相侵犯攻击。

【原文】

朱泚大为不道[1]，弃义蔑恩，反易天常，盗窃名器[2]，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应被朱泚胁从将士官吏百姓，及诸色人等，有遭其扇诱，有迫以凶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顺及散归本道者，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以上不赦朱泚而赦其部下）

【注释】

①不道：无道。

②名器：名，名号。器，器具。此处指皇帝名号，皇帝用的宝器。

【译文】

朱泚大逆无道，抛弃忠义，无视朝廷赐给的恩泽，违反天的常规，盗窃名号、宝器，残暴侵犯先皇的陵墓寝庙，到了不忍心说出来的地步！得罪了祖宗，朕不敢赦免。凡是受朱泚威胁被迫参加反叛的将士官吏百姓，以及各色人等，有的是受到煽动诱惑，有是的因为受到威逼，如果能够自己改正错误，重新做人，按理可以怜悯宽宥。只要在官军尚未到达京城以前，能够脱离逆贼而效忠归顺朝廷以及逃散回归本地区的，都按照赦文规定免罪，一律不再追问。

【原文】

天下左降官[1]，即与量移近处；已量移者，更与量移。流人配隶及藩镇效力[2]，并缘罪犯与诸使驱使官，兼别敕诸州县安置[3]；及得罪人家口未得归者，一切放还。应先有痕累禁锢[4]，及反逆缘坐，承前恩赦所不该者[5]，并宜洗雪。亡官失爵放归勿齿者[6]，量加收叙。人之行业，

或未必兼，构大厦者，方集于群材；建奇功者，不限于常检。苟在适用，则无弃人。况黜免之人，沉郁既久，朝过夕改，仁何远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隶人等，有材能著闻者，特加录用，勿拘常例！（以上湔洗有罪职官，仍与录用）

【注释】

①左降官：降职官。

②流人配隶：因罪流放分配在有关机构服贱役。 藩镇效力：因罪罚在军镇效力。

③别敕诸州县安置：根据特别的命令，安置在各州县的。类似于软禁在某一地区。

④禁锢：中国古代禁止地位低下者以及犯罪的官吏及其子孙、亲友、门生等做官的制度。此处指禁止犯罪的官吏及其子孙做官。

⑤不该：不包括。

⑥勿齿：不收录，不任用。

【译文】

天下因罪贬至外地的官员，酌量从远地移到近地任官；已经从远地移近内地的，再酌量移近。因罪流放分配在所在地服贱役和因罪发配在藩镇军前效力，以及因犯罪分配在各使署供驱使的官吏，并根据特别的敕旨安排在各州县，失去行动自由的，还有犯罪官员的家口在外地未能归家的，全部释放回家。先前因为罪行牵连应该禁止做官的，以及谋反叛逆连坐，以前恩旨赦免不包括的，都应洗雪罪刑。丢掉官职失去爵位放回不再录用的，酌量收录叙官。人的行为学业，有的未必兼优，构造大厦的，正在集中各种材料；建立奇特功勋的，不限于常规检选人才。假使能够适用，就没有被抛弃的人才。何况降免的人，沉闷忧郁已久，早上犯的过失晚上可以改正，那距离做个仁人还有多远呢？流人、移

官、降职、免职以及削除官职失去爵位，分配作贱役的人，等等，只要有材能，著名的，采取特别措施予以录用，不要拘泥常例而不敢任用！

【原文】

诸军使、诸道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等，或百战摧敌，或万里勤王①，扞固全城，驱除大憝②。济危难者，其节著；复社稷者，其业崇。我图尔功，特加彝典③，锡名畴赋④，永永无穷！宜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递减罪三等；子孙有过犯，递减罪二等；当户应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后虽衰老疾患，不任军旅，当分粮赐，并宜全给；身死之后，十年内仍回给家口。其有食实封者⑤，子孙相继，代代无绝。其馀叙 录及功赏条件，待收京日，并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处分。（以上叙录奉天定难功臣）

【注释】

①勤王：起兵救援王朝。

②大憝：大奸恶，元恶，恶人的魁首。

③彝典：常典，常法。

④畴赋：《唐大诏令集》作“减赋”。畴，通“酬”。

⑤实封：唐代赏赐的封户，多半为虚的，真正给予封户的叫实封，凡是有实封的，封户的赋税，才按规定数额支给食实封的功勋人家。

【译文】

各军行营节度使、各道赶赴奉天以及收复京城长安的将士等人，有的参加上百次的战斗，摧毁敌人，有的远隔万里起兵救援朝廷，捍卫防守、保全奉天城池，驱逐扫除元恶，救济危难，忠

节显著；有的恢复社稷，功业崇高。我计算你们的功勋，特别加给恩典，赐给名号，减免赋役，永远保有，传承子孙，没有穷尽！都应赐给名号为奉天定难功臣，凡有这一名号的，本身如有过失、犯罪，依次减低三等定罪，他们的子孙如有过失犯罪，依次减低二等定罪；本户应有的差科徭役，全部免除。奉天定难功臣本人，以后即使年老衰弱患病，不胜任军旅，他本人应给的一分粮食赏赐，都应全分照给，不得停发、减少；本人身死以后，十年以内，赐粮一分仍旧发给他的家属。有食实封的功臣，可以子孙递相继承，世世代代不要断绝。其他应该叙官录用和赏功条件，等待收复京城的那一天，都准照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发布的敕旨办理。

【原文】

诸道、诸军将士等，久勤捍御，累著功勋，方镇克宁①，惟尔之力。其应在行营者，并超三资与官②，仍赐勋五转③；不离镇者，依资与官，赐勋三转④。其累加勋爵⑤，仍许回授周亲⑥。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⑦，四品已下，各加一阶⑧，仍并赐勋两转⑨。（以上叙录各方镇）

【注释】

①方镇：指镇守一方的军事区域和军事长官。

②资：资格，资历。

③赐勋五转：唐代勋官分十二等，最高为十二转，上柱国，比正二品，五转为骑都尉，从五品。

④三转：授飞骑尉勋官，比从六品。

⑤累加勋爵，仍许回授周亲：唐制，勋，最高为十二级，上柱国；爵，分王、公、侯、伯、子、男，异姓封爵最高为郡王。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将令所应得勋级、爵位，超过上柱国、郡王，因此准许将超过的勋爵回授给周亲。

⑥周亲：至亲。

⑦赐爵一级：唐制封爵分九级：一曰王，正一品；二曰郡王，从一品；三曰国公，从一品；四曰郡公，正二品；五曰县公，从二品；六曰县侯，从三品；七曰县伯，正四品；八曰县子，正五品；九曰县男，从五品。赐爵一级一指赐县男，一指在原有封爵上加一级。

⑧阶：官阶，唐制流内官分九品三十阶，最高为正一品，最低为从九品下阶。

⑨二转：为云骑尉勋官，比正七品。

【译文】

各道、各军将士等，长期以来辛勤捍卫和抵御贼军，累次战斗功勋显著，各个军政区域能够安宁，都是依靠你们出力。凡是在行营的将士，比原来的资格提高三级赐给官衔，并且赏赐勋级五转；凡是没有离开军镇，仍在原地驻守的将士，依照原来的资格赐给官衔，赏赐勋级三转。多次加赐的勋级封爵，照旧准许回授给各人的至亲。朝廷内和外地的文官武官三品以上的，一律赏赐封爵一级，四品以下的，各加官品一阶，依旧都赏赐勋级两转。

【原文】

见危致命①，先哲攸贵，掩骼薶胔②，礼典所先。虽效用而或殊，在恻隐而何间③？诸道将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县给递送归本管，官为葬祭④。其有因战阵杀戮及擒获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应缘流贬及犯罪未葬者，并许其家各据本官品以礼收葬。（以上收葬死事者）

【注释】

①致命：效命。

②胔(zì 自):肉还没有烂尽的骨殖。

③恻隐:对别人的不幸表示怜悯。

④葬祭:《唐大诏令集》作"殡葬"。

【译文】

见到国家危难,献出生命为之奋斗的,为过去的哲人所尊重,掩埋枯骨死尸,为礼法所首先重视。虽然效用有不同,但在恻隐之心方面有什么分别?各道将士为王事死亡的,分别委派所在地州县政府拨给人夫递送回到本乡,官府负责安葬祭祀。贼军中有因为在战斗中被杀以及被官军擒获后伏罪处死,尸骨暴露在荒野的,也委派所在地政府差人就近便处收敛埋葬。凡是因为流放贬官以及犯罪死亡没有安葬的,都准许他们的家属各自根据死者本人的官品等级,按礼制规定运回家乡安葬。

【原文】

自顷军旅所给,赋役繁兴,吏因为奸,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无聊①,汔可小康②,与之休息。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③,悉宜停罢。京畿之内,属此寇戎,攻劫焚烧,靡有宁室,王师仰给,人以重劳,特宜减放今年夏税之半。朕以凶丑犯阙,遽用于征,爰度近郊④,息驾兹邑,军储克办,师旅攸宁,式当褒旌,以志吾过,其奉天宜升为赤县⑤,百姓并给复五年。(以上减放赋税及奉天给复)

【注释】

①无聊:生活穷困,无所依赖。

②汔:接近,庶几。

③垫陌及税间架:此两种税收,始于建中四年。 垫陌:天下公私给予

货易，由原来一贯收税二十，增为五十。税间架：屋两架为一间，分三等，上价每间收税钱二千文，中价一千文，下价五百文。 竹、木、茶、漆：均指这些物产的税收，也始于建中四年。都是军费不够，新增设的。

④爰：于是。

⑤赤县：唐代县有多种等级，赤县是最高一级，奉天原为次赤，升为赤。

【译文】

自从不久以前，供应军队打仗所需，赋役繁杂增多，官吏乘机施行奸诈，百姓不能承受残暴的征发命令，叹息怨恨痛苦，流亡出走，道路上都是穷困、生活没有依靠的人，为了能使百姓接近小康生活，就要让百姓休养生息。新增设的垫陌和间架税、竹、木、茶、漆税，以及铁的专卖税等各种名目，都应停止征收。京畿以内，属于与贼寇作战地区，贼军攻打抢劫焚烧，没有一家能够安宁，王朝军队也仰赖这一地区供应，百姓承受很重的劳役困苦，特地减免今年夏税的一半。朕因为凶恶丑类侵犯宫阙，匆促出征，就经过近郊，停驾在这个城邑，军需能够供应，军队能够安宁，应当褒扬旌表，为了标志我曾经过这里，奉天县应由次赤升为赤县，百姓都免除赋役五年。

【原文】

尚德教化之所先，求贤者，邦家之大本。永言兹道，梦想劳怀。而浇薄之风①，趋竞不息；幽栖之士，寂寞无闻。盖诚所未孚②，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远，晦迹丘园，不求闻达者，委所在长吏，具姓名闻奏，当备礼邀致。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及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并洞识韬钤堪任将帅者③，委常参官及所在长吏闻荐④。天下孤老鳏寡惸独不能自活者⑤，并委

州县长吏量事优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县令就门存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6]，旌表门闾[7]，终身勿事[8]。（以上荐达贤才，旌恤民间。）

【注释】

①浇薄：轻薄。

②孚：信。

③韬钤：用兵谋略。韬，指《六韬》；钤，指《玉钤》，均古代兵书。

④常参官：指京司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

⑤惸（qiónɡ 穷）：孤独。

⑥义夫：义夫之家，必须累代同居，一门和穆，尊卑有序，财食无私，远近景仰承认的。 孝子：必须生前纯至，色养过人，殁后孝思，哀毁踰礼，神明通感，贤愚共伤。

⑦旌表：封建社会用立牌坊赐匾额等方式，对忠孝节义等进行表扬。

⑧终身勿事：不仅 被旌表的人一生免除徭役。而且旌表时，与被旌表者同籍的人，在被旌表者活着时，也都免除徭役。

【译文】

尊重道德，首先要提倡教化；访求贤才，为国家的根本大事。应该常记这个道理，连做梦也在心中想着。轻薄的社会风气，竞相追从而不停止；隐居的士人，孤独而无人知晓。这是因为朝廷求贤的令文，还没有为人所信，所以求贤而贤人 不来。天下有行为忠义，才能道德高尚，而隐居山林村野，不希望显达的人，委令所在地区政府官长，具录他们的姓名奏闻，应当准备好礼节去邀请来。各色人中，有贤明方正，能直言进谏和博通经典，懂得教化，以及精通军事谋略可以担任将帅的，委令常参官和所在地区的长官奏闻推荐。天下的孤儿、老人、鳏夫、寡妇，孤独一人，没有依靠的，都委令州县长官酌量情况，给予优抚。有年龄九十以上

的，刺史、县令亲自登门慰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官府赠送匾额表扬，他们在世时，同籍的人都免除徭役。

【原文】

大兵之后，内外耗竭，贬食省用，宜自朕躬。当节乘舆之服御[1]，绝宫室之华饰，率己师俭[2]，为天下先。诸道贡献，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应内外官有冗员[3]，及百司有不急之费，委中书门下即商量条件停减闻奏。（以上停减用度）

【注释】

①乘舆之服御：指皇帝所用的车辆马匹以及衣服、饮食等类。

②率己师俭：《唐大诏令集》作“率以节俭”。

③冗（rǒng 容）上员：古代称无专职而备临时使令的官员。后指机关中的闲散人员。

【译文】

大的战争以后，朝廷内外财物消耗已尽，节省吃用，应该从朕本身开始。应当节省朕所用车马、衣服、食物，断绝宫廷内的华丽装饰，以身作则，励行节俭，为天下先行榜样。各地贡献给朝廷的，除了供应祖庙和军事、国家需用的货物外，全部停止。所有京官外官中的闲散人员，以及各机关不急需的费用，委令中书省、门下省立即商量出停减条件奏闻。

【原文】

布泽行赏，仰惟旧章。今以馀孽未平，帑藏空竭[1]，有乖庆赐[2]，深愧于怀。赦书有所未该者，委所司类例条件闻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泽，挟

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3]，咸使闻知。

【注释】

①帑藏：财钱储藏，此指国库。

②庆赐：赏赐。庆，奖赏。

③遐迩：远近。

【译文】

布施恩泽，进行赏赐，只有依照原来的制度。现在残余的逆贼还没有平定，国库空虚，不能论功进行赏赐，内心非常惭愧。赦书有遗漏没有包括的，委令有关机构分类拟出条件奏闻。有谁胆敢拿大赦以前的事进行告发的，用所告的罪状惩办告发的人！逃亡山林川泽，挟带私藏武器，一百天内不自首的，恢复原来的罪状治罪！赦书用急骑驰送，一天行程五百里，布告远近，使各地都能知道。

唐耕耦　译注

拟议减盐价诏

陆　贽

【作者】

陆贽，见前《拟奉天改元大赦制》。

【题解】

这一诏书稿，写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十月十九日，正是唐德宗平定朱泚之乱，返回京城不久。自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到兴元元年，前后三十年，战争不断，赋役繁多，盐税也随着增加。天宝、至德年间(公元757年前)，盐每斗价十文，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全部实行专卖以后，盐价每斗涨至一百十文，到大历末(公元779年)，政府一年征收赋税共一千三百万贯，盐利占一半以上。德宗时，由于连年大战，军费剧增，盐的专卖税也随着增加，甚至达到一斗谷易盐一升，百姓淡食。陆贽时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在所拟令中书省、门下省、盐铁使商议裁减盐价的诏书稿中，指出盐价昂贵，给百姓造成痛苦，要求削去苛刻，止塞奸讹，反映了陆贽关心民生疾苦，进行改革的主张。但这一诏书下发后，史籍未见下文，大概没有实行。

【原文】

三代立制，山泽不禁，天地材利，与人共之。王道浸微，强霸争骛①，于是设祈望之守②，兴榷管之法③，以佐兵赋，以宽地征。公私之间，犹谓兼泽，历代遵用，遂为典常。

【注释】

①争骛(wù 务)：争胜。骛，急，迅速。引伸为胜。

②祈望：春秋时齐国的官名，职掌渔盐之利。

③榷管：征税、管制、专卖。榷，专卖。此处指盐榷，政府垄断食盐产销的政策，也包括盐税并入盐价征收。

【译文】

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制度，山林川泽的物产，不禁止百姓开采，天下地上的材利，与民共有。王道逐渐衰微，强大的霸主互相

争胜，于是设立主持盐利的官员，兴起了专卖、征税、管制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来帮助解决军队所需，减轻据地征税，公私之间，还可以说都有好处，历代遵守袭用，就成为常法。

【原文】

自顷寇难荐兴①，已三十载。服干橹者②，农耕尽废；居里闾者③，杼轴其空。革车方殷④，军食屡调，人多转徙，田亩污莱。乃专煮海之利，以为赡国之术，度其所入，岁倍田租。近者军费日增，榷价日重，至有以谷一斗易盐一升。本末相逾⑤，科条益峻，念彼贫匮，何能自滋！五味失和⑥，百疾生害，以兹夭弊，实为痛伤！

【注释】

①荐兴：频繁兴起，接连兴起。

②干橹：盾牌。小盾为干，大盾为橹。此处引伸为兵役。

③里闾：里巷，乡里。

④革车：兵车，引伸为战争。

⑤本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此处指买卖食盐。

⑥五味：甜、酸、苦、辣、咸。

【译文】

自从安禄山寇贼叛乱，战争的灾难，接连兴起，至今已三十年，男丁服了兵役，农业生产全部荒废，居住乡里的妇女，纺织的布帛被征发一空。战争很多，屡次调发军食，百姓多辗转流迁，田亩里多是污烂的荒草。就专求煮盐的利益，作为供给国库的方法。计算盐利收入，每年比田税收入多一倍。近来军费一天天增加，盐的价格一天天提高，甚至有用谷子一斗交换盐一升的。末业已经越过本业，科禁的条例更加严厉，想起百姓贫困匮乏，怎

么能够自己改善生活！五味不调和，各种疾病就会产生，因此而早早死亡，实在令人为此伤心悲痛！

【原文】

呜呼！朕丕承列圣之绪[1]遐览前王之典，既不克静事以息用，又不获弛禁以便人。征利滋深，疲氓致困[2]，予则不恤，其谁省忧？应江、淮并峡内榷盐[3]，宜令中书门下及度支商议裁减估价[4]，兼厘革利害，速具条件闻奏！削去苛刻，止塞奸讹，务于利人，必称朕意！

【注释】

①绪：前人功业的传统、统绪。

②氓（méng 蒙）：老百姓。

③峡内：指三门峡以内，唐代峡内设有四监专管榷盐。

④度支：指度支使，中央专管财政机构的长官，盐利也归它所管，后来又成立盐铁使专管盐利，此处的度支，当指度支盐铁使。 估价：估算所定的盐价，由中央主管机构所定，叫省估，根据货物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估价。省估，与时估（市场上的估价）往往有出入。

【译文】

唉！朕继承先王的功业统绪，远读前代帝王的典籍，既不能使国事安宁，休养生息，又不能解除对山林川泽开采的禁令，便利百姓。征收的税利繁多加重，使疲惫不能忍受的百姓更加穷困，我不加爱护怜恤，还有谁来减轻百姓忧愁？江、淮以及峡内盐的专卖，应令中书省、门下省和度支盐铁使商议减低估价，以及改革利害，速速具列处理条件奏闻！削去苛刻条例，制止发生奸弊，堵塞讹漏，务必对百姓有利，务必使朕称心如意。

唐耕耦　译注

进士策问十三首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唐代贡举，各州每年贡人有六种科目：一秀才，二明经，三进士，四明法，五书，六算。其中，秀才试方略策五道，进士试时务策五条，明经策试十条，明法策试十条。此外，弘文馆的弘文生策试十道，国子监大成策试十道。所谓策，是考试的一种文体。朝廷和州府主考机构和主考官设问使应考者回答，叫策问；应考者的对答，叫对策。进士策问十三首，就是韩愈为应考者所作的问题，但不是一次所作，而是编者将多次的试问汇编一起。

【原文】

问：《书》称①“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②，谋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龟筮③，考其从违，以审吉凶”，则是圣人之举事兴为，无不与人共之者也。于《易》则又曰“君不密则失臣④，臣不密则失身⑤，几事不密则害成⑥”，而《春秋》亦有讥漏言之词，如是则又似不与人共之而独运者⑦。《书》与《易》、《春秋》，经也，圣人于是乎尽其心焉耳矣。

其文相戾悖如此[8]，欲人之无疑，不可得已。是二说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学者不之能察也？谅非深考古训[9]，读圣人之书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无让者[10]，愿承教焉。

【注释】

①《书》：指《尚书·洪范》。

②乃：汝，尔，你。

③龟筮：占卦。古代占卜用龟，筮用蓍（shi诗，一种草），视其象与数以定吉凶。

④《易》：指《周易·系辞》。君不密则失臣：指臣下尽忠，不避危难为君谋划，君不慎密，公开了臣下所为，遭人嫉怒而被杀害，君主就失去了臣子。

⑤臣不密则失身：指臣下不慎密而亏失，敌对者就会乘机相攻，遭受祸害，丧身。

⑥几事不密则害成：几微之事，应当慎密，预防祸害，如若不密而泄漏，则祸害交起，影响成功。

⑦独运：独断专行。

⑧戾悖：违反，抵触，不一致。

⑨古训：训古。解释古语，解释古今异言。

⑩吾子：相亲之称。子，男子的美称。

【译文】

问：《尚书》上说，“你将要有所举动而存在大的疑问，首先用你的心思考，其次和公卿大夫士以至众民谋议，用占卦决疑，推求吉祥还是凶恶”，这就是说圣人举办事业，没有不和人共同谋议的。可是在《周易》上又说：“君主不慎密，泄漏与臣下的谋议，就会丧失臣子，臣子不慎密而亏失，就会丧身，机密的事不慎密，就会被破坏，影响成功”，而《春秋》上也有讥讽泄露秘密的言词，

这样又似乎不和人共同谋议而是独自决定推行的。《尚书》和《周易》、《春秋》，都是经典，孔子在这上面是竭尽了他的心血的。但它们的文字记载如此互相抵触，要想人们没有疑问，是不可能的。这两种说法，确实是有对或不对吗？还是所指各有不同，而学习的人不能明察呀？我相信不是深入研究训诂，熟读孔子著作的人，怎么能分辨？这实在是你应该不推辞而回答的问题，我愿意接受你的教诲。

【原文】

问：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1]。是三者相循环终始，若五行之与四时焉[2]。原其所以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异也，各适于时救其弊而已矣[3]。夏、殷之书，存者可见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远然，焉所谓二者之异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与？将其词隐而难知也？不然，则是说为谬矣。周之后，秦、汉、蜀、吴、魏、晋之兴与霸，亦有尚乎无也？观其所为，其亦有意云尔，循环之说安在？吾子其无所隐焉！

【注释】

①文：诗书礼乐制度等。

②五行：水火木金土，顺天行气。 四时：春夏秋冬。

③救其弊：指夏人立教以忠，其失野（野，野性，放纵不可制伏）；救野莫若敬（敬，恭敬、端肃），故殷人立教以敬；立教以敬，其失鬼（鬼：阴险作恶，行事不光明），救鬼莫若文，故周人立教以文；立教以文，其失荡（荡，摇，散，放逸，无所遵守）；救荡莫若忠，如此循环，周而复始。

【译文】

问：古代的人有一种说法：夏代的政教提倡尊崇忠诚，殷代的政教提倡尊重恭敬，而周代的政教提倡尊重文教，这忠、敬、文三者互相循环终而复始，好像水火木金土和春夏秋冬的顺天运行。探寻他们所以这样做的本心，都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各自适应形势补救弊病罢了。夏代、殷代的书，保存下来可以见到的不多，至于周代的法典经籍都还存在。考察他们的礼乐法度，他们所尊崇的好象相差并不相远，哪里有所谓二者不同的说法？是他们的道理深奥微妙，不可能探究呀？还是因为他们的词义隐晦而难以知晓呢？不这样，就是上面的说法谬误了。周代以后，秦朝、汉朝、蜀汉、东吴、曹魏、晋朝的兴起和称霸，也有没有提倡尊重什么吗？观察他们的作为，也是有这样的意图。那末，忠、敬、文循环的说法在那里？你无保留地说出来吧！

【原文】

问：夫子之序帝王之书①，而系以秦、鲁②；及次列国之风③，而宋、鲁独称《颂》焉④。秦穆之德⑤，不逾于二霸⑥；宋、鲁之君，不贤乎齐、晋。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远，亦将有由乎？愿闻所以辨之之说。

【注释】

①夫子：指孔子。　书：指《尚书》。

②秦：指《尚书》载有《秦誓》。　鲁：指《尚书》载有《费誓》。

③次列国之风：指孔子编《诗经·国风》。《诗经》分风、雅、颂三类，自《周南》而下至《豳(bin 宾)风》，合称十五国风。次，编次。风，乐曲的通名。

④宋、鲁独称颂：指《诗经》中的《商颂》、《鲁颂》。　宋，国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本商王纣子武庚封地，成王时，武庚叛乱，被杀，又以其地封与纣之庶兄微子，号宋公，为宋国，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所以《商颂》即录宋

国的颂诗。 鲁:春秋时国名。

⑤秦穆:指秦穆公(? ～公元前621年),嬴姓,名任好。秦自周平王时始列为诸侯,至穆公时,国势日强,成为西方诸侯之伯(霸),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⑥二霸:指齐桓公、晋文公。

【译文】

问:孔子按次第排列帝王的《尚书》,系录了秦和鲁的篇章;他又编次各国乐曲的《诗经》,独独著录了宋和鲁的颂。秦穆公的德政,并不超越齐桓公、晋文公二位霸主;宋国和鲁国的君主并不比齐国、晋国的君主贤明,他们的爵位相等,他们的德政相同,但尊崇贬黜录取舍弃,相差这样的远,也是有原由的吗?愿意听到你们辨析这些的说法。

【原文】

问: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①。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②,孟子辞而辟之③,则既廓如也④。今其书尚有存者⑤,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⑥?其所守者何事⑦?其不合于道者几何⑧?孟子之所以辞而辟之者何说?今之学者,有学于彼者乎?有近于彼者乎?其已无传乎?其无乃化而不自知乎?其无传也,则善矣,如其尚在,将何以救之乎?诸生学圣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无所为让!

【注释】

①侵:侵犯。

②化:改变;感化。

③辞:言辞,文辞。 辟:辩驳。

④廓：廓清，肃清。　如：助词，然。

⑤书：指杨朱、墨翟的著作。

⑥道：指杨朱、墨翟的学说。　几何：多少。

⑦守：遵守，奉行。

⑧道：圣人之道。

【译文】

问：孔子去世后，圣人的学说没有显著发扬，有杨朱、墨翟二人，开始攻击、扰乱孔子的学说。那个时候，天下都改而归从他们的学说。经过孟子口诛笔伐进行驳斥，邪说已经廓清。当今杨、墨的书还有遗存于世的，他们的学说可不可以推求得知呢？他们所奉行的是什么事？他们不符合圣人学说的有多少？孟子所以口笔诛伐进行驳斥的是哪些说法？当今学者，有学习杨、墨学说的吗？说法有接近杨、墨学说的吗？杨、墨的学说已经没有流传下来了吗？所谓杨、墨学说没有流传，是不是已被化进了儒学而我们自己不知道呢？杨、墨学说没有流传，就是好事；如果尚还存在，将用什么来补救他们的弊害？各位学生学习圣人的学说，必定有能够讲清这些问题的，不要有什么谦让。

【原文】

问：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当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①，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②，戎狄以微③，京师以尊④，四海之内，无不受其赐者。天下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谁与为敌？此岂非便于人而得于己乎？秦用商君之法⑤，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⑥。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⑦？愿与诸生论之，无惑于旧说。

【注释】

①管夷吾(？～公元前645年)：即管子。

②一匡天下：指安定周襄王之位。匡，匡正、正。

③戎狄以微：指齐桓公北征山戎。

④京师：国都，此处引伸为周王。

⑤商君：即商鞅。

⑥七君：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七代君主。

⑦庸：岂，何。

【译文】

问：人们所尊重的道，不是因为它有利于民而又符合自己的愿望吗？正当周朝衰弱时，管仲使他的君主齐桓公成为霸主，九会诸侯，匡正天下，使戎狄衰微，周王得到尊重，全中国的民众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惠的。天下的诸侯，为他的政令奔忙都应接不暇，还有谁与他为敌？这岂不是有利于民而符合自己的愿望吗？秦国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民富国强，诸侯不敢对抗，到第七代君主，天下为秦所有。使天下成为秦国所有的，是商鞅。但后世称颂治国之道的，都耻于讲管仲、商鞅，这是为什么？岂不是只求其名而不求其实吗？愿和各位学生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不要迷惑于旧的说法。

【原文】

问：夫子之言："盍各言尔志①！"又曰②："居则曰③：'不吾知也④！'如或知尔，则何以哉⑤？"今之举者，不本于乡⑥，不序于痒⑦，一朝而群至乎有司⑧，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将自州县始，请各诵所怀，聊以观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谁与归⑨？""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

仁者[10]。”敢问诸生之所事，而友者为谁乎？所谓贤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为也。

【注释】

①盍各言尔志：见《论语·公冶长》。　盍：何不。

②又曰：见《论语·先进》。

③居：平时。

④不吾知：不知吾。

⑤何以哉：何以为治耶。

⑥本：根据。

⑦序：这里是次序。　痒：乡学的名称。后世泛指地方学校。

⑧有司：指朝廷主持考试的官员。

⑨“死者”二句：见《礼记·檀弓》下，意思是说，先世大夫死者众多，假令复生可以起用，吾于众大夫之内，认为谁是最贤，而归从他。　作：起。

⑩“事其大夫”二句：语见《论语·卫灵公》。事，服事。大夫地位高，故用事。士地位比大夫低，故用友。

【译文】

孔夫子说：“你们何不各讲自己的志向！”又说：“平时你们就说：‘人家不了解我’，如果有了解而任用你，那末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呀？”当今的贡举人，不根据乡里，也不由乡学顺序推荐，同时集中到考试官员那里，考试官员不了解应试人的情况也是自然的了！现在贡举要从州县开始，请各自述说自己的心意，姑且观察各位学生的志向。“假使死者可以复生，那末众多的先世大夫中，应该归向于谁？”“侍奉大夫中贤明的，友爱士人中仁慈的。”可以冒昧地问各位学生所侍奉的，友好的是谁吗？所谓贤明而仁慈的，他们的事迹怎么样？应该谈的时候而不谈论，也是君子所不愿意做的啊。

【原文】

问：春秋之时，百有余国，皆有大夫士。详于《传》者，无国无贤人焉，其余皆足以充其位，不闻有无其人而阙其官者。春秋之后，其书尤详。以至于吴、蜀、魏，下及晋氏之乱，国分如锱铢①，读其书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为土地大矣，国家之举士，内有明经、进士②，外有方维大臣之荐③。其余以门地勋力进者④，又有倍于是。其为门户多矣⑤！而自御史台、尚书省以至于中书门下省⑥，咸不足其官，岂今之人不及于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⑦！"诚得忠信如圣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况于百执事之微者哉⑧，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于朝，其亦有说乎？

【注释】

①锱铢：轻微、细小。锱，古重量单位，六铢为一锱。铢，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②明经、进士：都是取士考试科目。

③方维大臣之荐：即方面大臣之荐，指节度使、观察使、州刺史等推荐，也就是辟举。维，隅，即一个方面。

④门地：即门第。唐代凡是一品至五品官阶以及有封爵的子孙，可以依靠门第直接得到相应的官品。如一品子，出身就叙正七品上。 勋力：指战功或其他劳绩取得官位。

⑤门户：途径。

⑥御史台：唐代的监察机关。 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合称三省，是唐代中央最高政府机构。

⑦"十室"二句：语见《论语·公冶长》。 邑，古代的区域单位。 丘：孔

丘，孔子。

⑧百执事：政府各机关官员的统称。执事，各部门的专职人员。

【译文】

问：春秋的时候，有一百多国，都有大夫、士等官。在《左传》等上面清楚记载，没有一国没有贤明的人，其他的也都能担当起各自的职务，没有听说因缺少人才而使官职空缺的。春秋以后，史书记载更为清楚。直到吴、蜀、魏三国，以及晋朝发生大乱后，国家分裂得像锱铢那样细小，但读那时的书籍记载也都是有人才的。当今天下九州四海一统，国土广大。国家选举士人，朝廷内有明经科、进士科，地方上有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使等独专一个区域权力的大臣推荐，此外有靠门第资荫获取品位等进入官途的，数量又比明经、进士、辟举多一倍。入仕的途径相当多，但从御史台、尚书省到中书省、门下省各部门官员都不足额，岂不是当今的人达不到古人那样高的才能吗？为什么寻求不到？孔夫子说"有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忠诚老实像我孔丘那样的人"。确实找到忠诚老实像孔子那样的人，委任他负责大臣宰相的工作，还有不可以的吗？而况政府各部门的低微官员呀？古代十家中，必定能有担任宰相大臣的人才，但当今的天下，朝廷中连士、大夫都不足额，这也有可说的原因么？

【原文】

问：夫子曰："洁、净、精、微，《易》教也①。"今习其书，不识四者之所谓，盍举其义而陈其数焉②？

【注释】

①洁、净、精、微，《易》教也：见《礼记·经解》。原文为：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洁、静、精、微，《易》教也"。

②数：道理。

【译文】

问：孔夫子说："进入这个国家，他的民众"洁、净、精、微，就可以知道该国进行的是《周易》的政教。"现在学习《周易》这书，而不懂得洁、净、精、微四字含义是什么，各位学生何不阐发它的含义陈述它的道理呢？

【原文】

问：《易》之说曰："乾，健也①。"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潜龙勿用②"，在三者曰"夕惕若厉③，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④"，在上曰"有悔"⑤。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为健乎⑥？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⑦。"乾之四位既不为易矣，坤之爻又曰"龙战于野⑧"，战之于事，其足为 简乎⑨？《易》，六经也，学者之所宜用心，愿施其词、陈其义焉！

【注释】

①乾：卦名，《周易》八卦的第一卦，卦形☰。又六十四卦之一，卦形☰。健：刚强、有力。乾像天，天体运转不息，故称健。

②爻：《周易》中组成卦的符号。一长划"—"为阳爻，二短划"--"为阴爻。 初：指初九，阳爻第一位。初，第一位；九，阳爻。《周易》称重卦六爻的位置叫六位，自下而上，阳爻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阴爻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潜龙勿用：见《周易·乾》初九。潜，潜伏，潜藏。龙，变化之物。

③三：指九三，阳爻第三位。 夕惕若厉，无咎：引自《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乾，健强不息。厉，危。

④四：指九四，阳爻第四位。《周易·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⑤上：指上九，阳爻第六位。《周易·乾》上九："亢龙有悔。"

⑥安：那里、怎么。

⑦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见《周易·系辞》。乾坤，卦名。易知，容易了解。简能，简单能作到。

⑧龙战于野：见《周易·坤》上六。

⑨足：可以。

【译文】

问：《周易》上说："乾，健的意思"。但现在考查乾卦的爻辞，在第一位的说："潜龙之时，应当隐伏，不可施用"；在第三位的说："直到夜晚，仍在保持警惕忧惧如在危险之中，方免罪咎"；在第四位的说：持重不急于进取，"方免罪咎"；在第六位的说："有悔恨"。乾卦一共六位，其中有一位说不可施用，有二位说苟且求得没有罪咎，有一位说有悔恨，它怎么是健呢？《周易》上又说：乾因为容易而能了解，坤因为简单而能够做到"。但乾卦有四位已说不是容易的，坤卦的爻辞又说："龙交战于广野"，战争的事，可以说是简单的吗？《周易》，属于六经之一，学习的人理应对它用心，希望阐明它们的词意，陈说它们的义理！

【原文】

问：人之仰而生者，谷、帛。谷、帛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措之于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识也。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将以救之，其说如何？

【译文】

问：民众赖以为生的，是粮食和纺织品。粮食和纺织品丰富，没有了饥饿寒冻的忧患，而后可以引导他们走仁义的道路，使他们处于安稳平和的境地，这是愚蠢和明智人的共同认识。当

今天下粮食越来越多，纺织品价格越来越贱，但民众却越来越穷困，这是为什么？耕田的人不多而粮食有多余，养蚕纺织的人不多而纺织品有多余，有多余应该富足但反而穷困，这又是什么缘故？要进行补救，你的主张是什么？

【原文】

问：夫子言："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1]"又曰："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2]！"《书》之说尧[3]，曰"亲九族[4]"，又曰"平章百姓[5]"，又曰"协和万邦[6]"，又曰"历象日月星辰[7]，敬授人时[8]"，又曰洪水"怀山襄陵[9]"，下人其咨[10]"。夫亲九族，平百姓，和万邦，则天道，授人时，愁水祸，非无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于舜则曰慎五典[11]；又曰叙百揆[12]；又曰宾四门[13]；又曰齐七政[14]；又曰类上帝[15]，禋六宗[16]，望山川[17]，遍群神；又曰协时月正日[18]，同律度量衡[19]，五载一巡狩[20]；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浚川[21]，恤五刑[22]，典三礼[23]，彰施五色[24]，出纳五言[25]。呜呼！其何勤且烦如是！而其言曰"无为而理者"，何也？将亦有深辞隐义不可晓邪？抑其年代已远，失其传邪？二三子其辨焉[26]！

【注释】

①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见《周易·系辞》下。垂衣裳：穿着长大的衣服，形容无所事事。

②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见《论语·卫灵公》。

③《书》：指《尚书·尧典》。

④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亦有其他解释，略。

⑤平章：辨明。百姓：古义为百官族姓。

⑥万邦：各氏族部落，各诸侯国。

⑦历：推算。　象：取法。

⑧人时：民时。

⑨怀：包围。　襄：上。

⑩咨：嗟叹声。

⑪曰：七个“曰”下的引文均见《尚书·舜典》。　五典：五常之教，亦称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⑫叙百揆(kuí 葵)：意为总述百事。

⑬宾：迎接宾客。

⑭七政：七项政事，即如祭祀、班瑞、巡视四方等等。

⑮类：祭名，祭天神。　类上帝：指向上帝报告继承帝位的事。

⑯禋(yīn 因)：祭名，洁祀。　六宗：有多种说法，其一为天地四季。

⑰望：祭山川之名。九州名山五岳四渎之类皆行望祭。

⑱协：合。时：指四时之气节。　月：指月的大小。　正：定。

⑲同：齐一，统一。　律：指乐律，古代乐律有阳律、阴律各为六，合为十二律。　度：指度器，尺丈。　量：量器，斛斗。　衡：衡器，斤两。

⑳巡狩：即巡守，天子巡视诸侯所守之土。

㉑浚川：疏通河流。

㉒五刑：墨(额上刺字，染上黑色，作为标志)、劓(yì 义，割鼻)、剕(fèi 废，断足)、宫(破坏生殖机能，男子割势，妇人幽闭)、大辟(死刑)。

㉓典：执掌，主持。　三礼：天、地、人事之礼。

㉔彰施五色：见《尚书·益稷》。　彰：明显。

㉕出纳五言：见《尚书·益稷》。　出纳：进出。　五言：东西南北中的意见，各方面的意见。

㉖二三子：各位学生。二三，约数。

【译文】

问：孔夫子说：“唐尧、虞舜穿着长大的衣裳，无所事事，而天下得到治理”。又赞叹说：“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的，是虞舜呀！”《尚书·尧典》说：“亲密和睦九族”；又说：“辨明百官善恶”；又说

“协调和顺各诸侯国”；又说“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成历法，把天时节气授给众民”；又 说“洪水包围了山岭，淹上了高罔；小民都在叹息”。亲睦九族，辨明百官善恶，协和各诸侯国，推算天体运行法则，把天时 节气授给众民，为水患发愁，这不是无事可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孔夫子说，穿着长大的衣服，无所事事，而天下得到治理。这是为什么？关于虞舜就说：你要慎重地完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又说要总述百事；又说在四门迎接诸侯；又说要把七项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又说要祭祀天神，报告继承帝位，祭祀天地四时，祭祀名山大川，遍祭群神，协调春夏秋冬四季的月分，确定天数，统一音律、度、量、衡，五年一次巡视各诸侯国；又说划定十二州的疆界，在名山上封土筑坛准备祭祀，疏通河道，慎用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主持天事、地事、人事之礼，做成五种色彩明显不同的衣服，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唉！尧、舜的工作是何等勤劳，而且如此烦杂！孔夫子却说，“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这是为什么？是因文辞深奥，含义隐秘，不可知晓呢？还是因为他们的年代已经遥远，失去传承呢？诸位弟子给予辨明吧！

【原文】

问：古之学者必有师，所以通其业、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德行若颜回①，言语若子贡②，政事若子路，文学若子游③，犹且有师；非独如此，虽孔子亦有师：问礼于老聃④，问乐于苌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颜回远矣，而且无师。然其不闻有业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注释】

①颜回：孔子弟子，以德行著称。

②子贡（公元前520年～？）：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卫人，能言善辩，善于经商，家累千金，曾任鲁国、卫国相。

③子游（公元前506年～？）：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吴人，长于文学。

④老聃：即老子李耳。

【译文】

问：古代学习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使他通晓学业、成就道德的人。从汉代以来，求师从师之道，一天天衰落，但仍然常有传授经业的人，到今天就听不见了。古代，像德行高尚的颜回，能言善辩的子贡，善于政事的子路，长于文学的子游，尚且都有老师；不单单如此，甚至连孔子也有老师，他曾经向老聃请教礼仪，向苌弘请教古乐。现在的人，才智远远不如孔子、颜回，而且没有老师，但没有听说有学业不通晓，道德无成就的，这是为什么？

【原文】

问：食粟衣帛，服仁行义，以俟死者①，二帝三王之所守②，圣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说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义以为不足为，是诚何道邪？圣人之于人，犹父母之于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虽有而未之知，不智。仁与智且不能，又乌足为圣人乎？不然，则说神仙者妄矣！

【注释】

①俟（sì 四）：等待。

②二帝：唐尧、虞舜。　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译文】

问：人都要吃粮食，穿衣服，信从实行仁义，以及寿期到了会死亡，这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所遵守，孔圣人也没有加以改变的常道。现在有人说：有一种可以成为神仙长生不死的道，可以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轻视仁义，认为不值得实行，这究竟是什么道呀？孔圣人对待人们，好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样慈爱，如果他有成为神仙长生不死的道而不传授给人们，就不是博爱；虽然有成为神仙长生不死的道，但他却不知晓，就是不明智。连博爱和明智都不能够达到，又哪里可以成为圣人？否则，就是神仙的说法为荒诞胡说的了！

唐耕耦　译注

祭鳄鱼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谏阻迎佛骨，触怒了唐宪宗，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他到任后，访问民间疾苦，得知鳄鱼为害，把居民的牲口都吃光了，就写了这篇祭文，命部属投入水中，限鳄鱼七日之内离去。名为祭文，实为檄文。文中列数鳄鱼罪状，并警告鳄鱼如不在限期内离去，将

斩尽杀绝，寄托了与恶势力坚决斗争的决心，以及关注民间疾苦的心情。

【原文】

维年月日[1]。潮州刺史韩愈[2]，使军事衙推秦济[3]，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4]，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5]，网绳犨刃[6]，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7]，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8]，亦固其所！

【注释】

①维：句首的语气词，祭文开头常用。　年月日：此文系底稿，未写明具体时间，应为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②潮州：治海阳（今广东省潮安县）。

③军事衙推：刺史的属官。

④恶溪：水名，今广东省的韩江及其上游的梅江。

⑤列：同“烈”，焚烧。

⑥网绳：指用绳子结成网。　犨刃：据《韩昌黎文集》校注，当作“擉刃”，用利刃刺。擉（chuò 绰），刺。

⑦蛮夷：古代称南方少数族为蛮，东方少数族为夷。　楚：古国名。战国时领土包括今湖北、湖南、安徽以及江苏、浙江一带。　越：古国名。在今江苏，浙江一带。

⑧涵淹：潜伏。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遣军事衙推秦济，将羊一只，猪一头投入恶溪的潭水中，送给鳄鱼吃，并警告它说：过去先王已经拥有天下，就焚烧山岭和沼泽地区的草木，用绳网捕捉，用利刃刺杀，来除掉危害民众的老虎、毒蛇等可恶动物，把它们

驱逐出四海以外。到了后来的帝王，德行浅薄，无力统治远方，就连长江、汉水流域，都还放弃不管，让给蛮夷和楚、越，而况潮州在五岭与南海中间，和京城相隔万里呢？鳄鱼在此地隐藏卵化繁殖，也很自然！

【原文】

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1]，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2]，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3]，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4]，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辩，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5]，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注释】

①扬州：指古扬州。古代天下分为九州，扬州是九州之一，潮州在古扬州境内。

②睅（hàn 汗）然：凶狠的样子。睅，目大突出的样子。

③獐（zhāng 章）：形状像鹿，但比鹿小。

④伈伈（xǐn 心上）：小心恐惧。　睍睍（xiàn 线）：目小，意为恐惧不敢举目扬眉。

⑤冥顽不灵：昏愚顽固，不懂道理。

【译文】

当今天子继承了唐朝的皇位，神圣尊贵，仁慈威武，四海以外，六合以内，普天下之下全都在他统辖之内，而况潮州是大禹足迹到达过的地方，属于古扬州境内，有刺史、县令进行治理，贡奉赋税来供给祭祀天地、宗庙、百神的区域呢？鳄鱼不可以和刺史混杂共处此地了！刺史受天子委派，守卫这里的疆土，治理此地的众民，但鳄鱼却凶狠蛮横，不安分守己在恶溪潭水中生活，竟敢将这里作为据地，吞食众民的家畜以及熊、野猪、鹿、獐，来养肥它的身体，繁衍它的后代，和刺史对抗，争做一方之雄。刺史虽然软弱无能，又怎么肯在鳄鱼面前低头屈服，成为胆小害怕，抬不起头，受到同僚和众民耻笑的对象，在此苟且偷生呢？而且受天子委派来此地做官，他势必不得不和鳄鱼辩明是非，鳄鱼如果知道人话，就听刺史说：

潮州，大海就在它的南面，鲸鱼、鹢鹏那样大的动物，虾、蟹那样小的鱼类，没有不在那里归宿藏身，它们都靠海为生，靠海为食。鳄鱼早上从这里出发，傍晚就能抵达大海。今天，刺史和鳄鱼约定：三天之内，它要率领那可恶的同类，向南迁移到大海中去，以避让天子委派的官史！三天有困难，办不到，延长到五天；五天不可能，延长到七天。如果七天仍然不迁移，这说明最终不肯迁移了，这是根本不把刺史放在眼里，不听从刺史的话。否则，

就是鳄鱼愚昧顽固不通灵性，刺史虽然有话警告，但是听不进去，不懂得利害。凡是轻视天子委派的官吏，不听从他的话，不肯迁移避让，以及昏愚顽固不通灵性而危害众民的，都可杀掉！刺史就挑选有才干有技能的官吏和民众，拿起强弓，安上毒箭，来和鳄鱼进行斗争，一定要斩尽杀绝才停止战斗，鳄鱼们不要后悔！

唐耕耦　译注

拟制九篇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制”是古代帝王的命令。欧阳修代宋朝皇帝拟定的这九篇制，都是有关官吏任用的。第一、二、五、七等篇主要是说明人才难得，因此在用人问题上，虽贵为天子，也不能“专用独见”，而应当多听臣下的意见。第三、四篇说明如何掌握识别人才的标准及识别人才的方法：对官员的考绩，对人才的识别，主要是看其是否有真才实学，并且能否学以致用。第六篇说明任用官员要考虑到“继绝世”和“推恩及远”，以期尽可能地扩大其统治基础。第八篇是说明担负培养官员重任的国子监教师所应具备的条件。最后一篇则着重说明儒家经典与法的关系。这些代皇帝所拟定的“制”，表面上看来是

皇帝对臣下所进行的谆谆教导，而实际上其中包含的是作者希望帝王能够审慎地搞好吏治的良苦用心。

任守信可遥郡刺史依旧鄜延路驻泊兵马钤辖制①

【原文】

敕②：国家自灵、夏不宾③，边隅多警，议者率以谓用兵之道，任将宜专。恩信不久，则无以得士心；山川不习，则不可图胜算。顷自兵宿于野，久而无功，此殆将帅数易之过也。苟其能者，无遽夺焉。以具官任守信④。选以敏材，临于戎事，肃军捍寇，宣力有闻，遽以飞章，自言满岁。顾久亲于矢石，岂不念于勤劳？然而士卒之乐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虽欲代汝，实难其人。所宜旌以郡章⑤，仍临旧部，体兹委寄，服我茂恩！可。

【注释】

①任守信：人名。　可：此为任命用语，意为可以，准许。　遥：遥授。鄜延路：北宋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分陕西路置鄜延路，治延安府（今陕西延安）。　兵马钤辖：亦称“钤辖”，官名。北宋前期临时委任的军区统兵官，位在都部署、部署下，都监、监押上。后成固定差遣。

②敕：自上命下之词，这里特指皇上的诏书。

③灵、夏：即灵州，（治所当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和夏州（治所当今陕西横山县西），在此指西夏。唐末党项羌首领拓跋思恭镇夏州，子孙继之，唐朝赐姓李氏。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攻陷灵州。至宋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此后，宋夏之间曾有持续不断的战争。

④具官：唐宋以后，在公文函牍或其他应酬文字的底稿上，常把应写明的官爵、品级简写为“具官”。

⑤旌：表彰。 旌以郡章：即授以郡刺史的名义加以表彰。

【译文】

皇帝诏令：在我们国家境内，自从灵、夏地区不守臣节，于是，边远地区滋生许多事端。议事者大多以为用兵的常规，应是任用将领要专一。因为 不如此，将领们就不能长久地对部下施恩惠、讲信用，从而也就不可能获得士兵的真心报效；不如此也不可能熟悉山川地势。这样，也就无法图谋取胜。前此，士兵戍守于荒野，历时既久，但并未获得成功，这恐怕都是由于一再变更将帅所造成的过错。只要是有能力的，就不应当骤然递夺其职务。官员任守信因有优异才能而被选用，亲临前方主持战事，整肃军队，抗御敌寇，为国效力，名闻遐迩。如今骤然上奏章声称在前方服役期限已满。考虑到你长久亲冒矢石，怎能不惦念你的辛苦和功劳呢，不过，士卒只有靠你安抚才会快乐，而敌情也只有你能熟悉。虽然的确打算取代你，但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因此，妥当的办法就是遥授以你郡长官的名义，仍然节制旧部如前。望你能体谅朝廷对你的信任和依靠，对朝廷的恩德做到心服口服。就这样。

杜钱可卫尉寺丞制①

【原文】

敕：朕抚有万国而官群材②，不敢专用独见之明③，而外诏庶寮，各举其善。具官杜钱，举者言尔材堪亲民，是

用升汝司卫之丞[4]，而将用汝临人于治。《诗》云[5]："岂弟君子，民之父母。"盖夫善为政者，能使其民爱之如此，汝能以此亲我民乎？往膺进秩之荣，无为举者之累，可。

【注释】

①杜钱（guō 郭）：人名，生平不详。　卫尉寺丞：卫尉寺的属官。宋承唐制，设卫尉寺。宋初，该寺无所掌。元丰改制后，掌有关仪卫兵械甲胄等政令，以卫尉卿及少卿为正副长官。丞为长官的助理。

②万国：原指上古时期的邦国。"万"则言其多。在这里即指各个地方。

③独见：个人之见。

④司卫之丞：亦即卫尉寺丞。

⑤《诗》：指《诗·大雅·泂酌》。

【译文】

皇帝诏令：朕统治着万国并以众多有才能的人作官，但不敢只凭借个人的聪明、见识，而是让官员们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官员杜钱，举荐你的人都说你的才能足以任地方官，因此提拔你作卫尉寺丞，用你充任治理人民的地方官职务。《诗经》说："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这是说那些善于从事地方行政的人，就能够使百姓对他爱之如父母。你能够象这样亲自治理我的百姓吗？去接受进秩的光荣吧，但不要让那些举荐你的人为你丢了面子。可以照此办理。

张去惑可秘书丞制[1]

【原文】

敕：具官张去惑。国家设官之法，患乎巧伪干誉者之难止，故考绩之格[2]，三载而一例迁[3]，所以使沉实守正之人，得以自 进。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赏，而贤者不能自别，故又增旧法，稍欲因举类而求能者焉[4]。推尔之材，世所称美。夫累日而迁非尔志，干誉而进不可为，惟思厥中，务广其业，可。

【注释】

①秘书丞：官名，属秘书省。宋承唐制，设秘书省。元丰改制后，将崇文院并入秘书省，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及天文历数等事，其长官为秘书监，副长官为秘书少监。丞为长官的助理。

②考绩之格：即考核官吏政绩的办法。

③例迁：按照成例或规定进行升迁。

④举类：推荐与自己相似者，亦即举荐同类。

【译文】

皇帝诏令：官员张去惑。国家制定设官的办法，是因为担心那些善于作伪、以投机 取巧的手段谋求荣誉的情况难于制止。所以有官员考绩的条例，规定任职满三年，即可循例升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老实而循规蹈矩的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取得进步。待到后来则显出了此种办法的弊端，即平庸之辈可以指望靠积累时日而获得奖赏，而那些本身确系优秀者却无法显

出与他人的区别。于是又增加旧法的规定，要让官员们举荐自己的同类，并从中求得有才能者。你的才能，为举世所称颂和赞美。靠积累时日求得升迁，并非是你的志向，制造赞誉自己的舆论并以此求得进步，也并不可取。只有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来拓展自己的业绩吧。可照此办理。

郭固可宁州军事推官制①

【原文】

敕：具官郭固。自边陲用兵，而天下游谈之士趋时蹈利者②，吾非不知其滥；而未始怠焉者③，冀必有得于其间。惟尔之能，乃其素学。夫学有实者，诘之不穷，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设，精而有条，虑变适宜。将观汝用，可。

【注释】

①宁州：今甘肃宁县。　推官：宋朝在中央各部门及各州军设推官，主管审理案件及司法事务。

②游谈之士：虚浮不实，专事往来游说者。

③怠：在此当作怠慢、轻慢解。

【译文】

皇帝诏令：官员郭固。自从边陲发生战事以来，天下就有那些专靠花言巧语寻求机会为自己谋利益的人，我并非不知道此种情况到处泛滥。然而我并没有怠慢这些人，因为希望从中能发现人才。然而只有你的能力才是由于长期学习积累的。对于确实有学问的人，提出问题是难不倒他的，推举出来是可以任用的。

我很赞赏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那样地精确而有条有理，并能考虑到适应情况的变化。因此现在要对你加以重用。可照此办理。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签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原文】

敕：具官李仲昌。群材之在下者，思达其上，难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岂为易哉？朕顷自择能臣，使举其类，而洙以尔充荐①，今琦又以为言②。琦、洙皆能体吾劳于择士之心者，举尔不应不慎，莅然推宠，吾所不疑。尔尚勉哉，以称兹举，可。

【注释】

①洙：即尹洙（公元1001～1047年），北宋文学家。

②琦：韩琦（公元1008～1075年），宋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字雅圭，自号赣叟。天圣进士。曾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范仲淹一起指挥防御西夏的战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被召入朝，任枢密副使，支持庆历新政。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出任枢密使，三年拜相。英宗即位进右仆射，封魏国公。著有《安阳集》。

【译文】

皇帝诏令：官员李仲昌，众多有才能者在下面，他们无不希望让上面了解自己，然而这确实是困难的。在上之人，想要得到可以使用的人才，难道就是容易的吗？前此朕要自己选择能臣，命推举这类人选，尹洙则推荐了你，现在韩琦又为你说了话。韩琦和尹洙都是能体谅我为择士而劳心的人，他们推荐你

自然不会是不慎重的。有他们全力推宠，我对你自然是没有任何疑虑的。望你要自我勉励，从而对得起他们的推荐。可照此办理。

郭子仪孙元亨可永兴军助教制

【原文】

敕：郭元亨继绝世①，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远②，所以劝天下之为臣者焉。况尔先王③，名载旧史④，勋德之厚，宜其流泽于无穷，而其后裔不可以废。往服新命，以荣厥家。可。

【注释】

①郭元亨：唐汾阳郡王郭子仪之孙。　绝世：即绝禄的世家。古时卿大夫的封邑采地由子孙世世享有。失去这种特权即谓之“绝世”。

②推恩：犹言推爱，即将己之所爱，推而及于他人。

③尔先王：指郭子仪，郭子仪在唐朝被封为汾阳郡王。

④旧史：前一王朝的历史。这里指唐朝的史书。新、旧《唐书》中郭子仪都有传记。

【译文】

诏令：郭元亨，继承绝禄的世家，褒奖有功之臣，这不仅是要推广皇恩而及于久远，并且是要勉励天下为臣者都能恪守臣节。况且你的先祖，名载前朝历史，其功勋、业绩，自应使子孙后代受惠无穷，因此其后裔不能废而不用。你可以前往接受新的任命，以期为你的家庭增光。可照此办理。

李景圭可大理评事制①

【原文】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风俗不同，而王者之化无不及。吾于远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于其事②，则不能通俗习而顺其宜。政一失焉，下则重困。邈兹南海，尔莅吾民。今会课上闻，增尔荣秩。克勤厥职，以副予怀。可。

【注释】

①大理评事：唐宋时期大理寺属官，掌出使推覆。

②敏：奋勉，勤勉。

【译文】

诏令官员李景圭：九州四海范围内，各地风俗不相同，然而王者的教化却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我对于偏远地区尤其注意。官吏如果不勤勉于他的职事，则不可能通晓和顺应地方的风俗。为政如果一有缺失，其治下的百姓则必然深陷困境。在遥远的南海，由你到该地治理我的百姓。现在考课的结果上报给朝廷，特提高你的荣誉和地位，希望你能克尽职守，以对得起我的关怀。可以照此办理。

孙复可大理评事制

【原文】

敕：具官孙复[1]。昔圣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为[2]，故著之于行事，以为万世之法。然学而执其经者，岂可徒诵其言哉。惟尔复行足以为人师，学足以明人性，不徒诵其说，而必欲施于事。吾将见吾国子蔚然而有成[3]，宜有嘉褒，以为学者之宠。可。

【注释】

①孙复（公元992～1057年）：宋初学者。

②空文：孔子以褒贬是非的文字谓之“空文”。他认为“立空言，设褒贬”不如将此意附见于当时历史事实之后。因此著《春秋》。

③国子：指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生员。

【译文】

诏令官员孙复：从前圣人作《春秋》，担心光有“空文”还不行，于是寓褒贬于记事之中，以此作为万世不变的法则。既然如此，学习并要执行经典教导的人，怎可以仅仅背诵“空言”呢？唯有你孙复行为足以为人师表，学问足以使人的本性变得聪明。你教学生不单单诵读先圣的学说，而且还一定要贯彻到行动中去。我必将见到国子监培养出众多有成就的学者。应当对你有所嘉勉、褒奖，以此作为学者应享有的光荣及受到的宠爱。可照此办理。

孙砺李国庆并可殿中丞制①

【原文】

敕：具官孙砺等。六经皆载治民之术，而法者为吏之资也，汝等学之，用以从政。经之道广矣，择其宜于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莅尔官而成厥绩焉。膺兹叙迁，勉用尔学。可。

【注释】

①殿中丞：官名。北宋元丰官制殿中省，置监、少监及丞各一人。掌供奉天子饮食、医药、服御等政令。

【译文】

诏令官员孙砺等：六经都记载了治理百姓的办法，而法是作官吏的凭籍。你们应当学这些，用作从政的手段。经典阐述的道理太广泛了，应当选择那些对人民有利的；法律的规定太周密了，应当选择公平而且对人民无害的。能这样，就足以使你在作官的任上取得成绩。今遇上你循例升迁，勉力运用你的学识吧。可照此办理。

李锡厚　译注

拟制四篇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曾巩代神宗草拟的这四篇制，其中第一篇是对出任地方官之人的叮嘱，指出地方官的职责在于劝课农桑，令民风俗淳厚；第二篇与道家迷信有关；第三篇是对与西夏作战战败将领的处罚；第四篇是关于地方官由于不能守职尽责而被降职的。内容都反映了作者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作到爱民如子，因此，对文官武将，只要是未能维护百姓的利益，就要处罚；对神仙、真人，只要是传说于民有利，也要予以褒奖。思想观点非常明确。

贾昌衡知邓州制①

【原文】

敕：记旧俗者称南阳之民夸奢②，上气力③，难制御，今其余习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④，朕不轻以属人。具

官某⑤，中外践更，令闻惟旧⑥，兹用考择，往分彼土。盖穰、淯之间虽俗杂难治⑦，然教民敦本⑧，兴于好善，召信臣、杜诗之遗迹在焉⑨。使农桑劝而风俗厚，尔尚思继于前人。其往懋哉⑩，无替朕命⑪。可。

【注释】

①邓州：今河南邓县。

②南阳：隋唐时期邓州为南阳郡，在这里是沿用该地的旧称。

③气力：勇气和力量。上气力：有崇尚暴力的意思。

④有邦："有"在这里是语助词，没有实际意义。"有邦"原指古代的邦国，在这里是指州郡。

⑤某：指贾昌衡。避讳直呼其名，有尊重之意。

⑥令闻：好的名声，好的舆论。

⑦穰：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邓县。 淯：隋有淯州、淯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

⑧敦本：敦厚而安守本分。

⑨召（shàn 绍）信臣：西汉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人，字翁卿。西汉元帝时曾任南阳太守，利用水泉开沟筑闸，溉田三万余顷，并制订了灌溉制度，使当地人民大受其益，故被尊称为"召父"。 杜诗（？～公元38年）：东汉河内汲县（今属河南）人，字公君 。光武帝时他曾任南阳太守，创造水 排（水利鼓风机），用于冶铁，用力少而收效大。并带领当地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当地百姓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⑩懋（mào 冒）：勤勉。

⑪替：废弃。

【译文】

皇帝诏曰：有关旧时风俗的记载，都说南阳的人民以奢侈相夸耀，崇尚暴力，难于管制和驾御。至今这种余习仍然存在。因此，这一地区地方官的职务，我是不随便委派人担任的。官员某，

曾在朝廷内外任职，舆论一贯很好。现根据考核，你已被选中，派往那里作地方官。穰、淯之间，虽然风俗杂乱，号称难治，然而教育百姓安守本分，兴起好善之风，召信臣、杜诗的遗迹仍然存在那里。使百姓都致力于农桑、使风俗变得淳厚，你不忘继承前人的就应当是这些。你前去努力吧，不要使朕赋予你的使命落空。可以这样办理。

梅福封寿春真人制

【原文】

敕：某在汉之际①，数以孤远极言天下之事②，其志壮哉。而家居读书养性，卒遗俗高蹈③，世传为仙。今大江之西实存庙像，祷祠辄应，能泽吾民。有司上闻，是用锡兹显号。光灵不泯，其服朕恩。可。

【注释】

①汉：指五代时期十国之一的北汉，公元951年后周代后汉，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刘旻在太原称帝，国号仍称汉，史称北汉。公元979年为北宋所灭。

②孤远：言其孤立无援且远离朝廷。

③遗俗高蹈：脱离世俗而远行。

【译文】

皇帝诏令：你在北汉时，孤立无援，远离朝廷，但却多次以天下事进言，堪称有凌云壮志。在家中闭门读书，修身养性，后来终于脱离世俗而远走高飞，世人传说你已成仙，以至如今在大江之

西确实有为你建庙塑像者，而且只要有祷告祭祀者，必显灵验，能使我百姓享受恩泽。当地官府将以上情况奏闻，因此赐给你这样显要的称号。如果你的光辉和神灵确未泯灭，就应当接受朕的恩典。可照此办理。

王中正种谔降官制

【原文】

朕大兴士众，属尔等以伐羌[1]，固将举其巢穴，非徒却虏收并塞之地而已[2]。兵西出则近，而尔等东繇绥德回远之路以疲士马、费刍粟[3]，致功用不集。中正议既不审[4]，又约有分地，当攻其左，而不能奋击以歼除丑类。夫军赏吾必信，而罚亦安得已哉。是用按尔之罪，降秩有差。其体宽恩，尚思报称。可。

【注释】

①尔等：指王中正（公元1029或1031～1099年）和种谔（公元1027～1083年）。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种谔当时任鄜延总管，因夏主秉常遇弑，建议出兵讨伐。宋神宗遂命王中正（时任嘉州团练使）与之一同率军进讨，结果遭致失败，被贬。 羌：即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羌，是唐宋时期活动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②并塞：并州（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边塞地区。

③繇：通“由”。

④议既不审：指王中正扬言自己是代帝亲征。

【译文】

朕大规模兴师动众，让你等率领他们去讨伐党项羌，本来是要一举捣毁其巢穴，而并非只是要击退敌人、收复并州边塞地区而已。本来可以就近向西进攻，然而你等却在东面由绥德走了一条迂回而遥远的进军路线，致使士马疲惫，多费粮草，终于未获成功。王中正所言“代帝亲征”实未经审慎思考，按规定负责部分阵地，本应当攻击敌人左翼，然而却不能奋力攻击，以歼灭敌人。奖赏军人我必守信用，难道惩罚就可以不实行吗？这一次是按照你们的罪过，分别给予降低秩级的处分。你们应当体谅朝廷宽大为怀的恩德，将来勿忘报效。可照此办理。

张知均州制①

【原文】

岭之西南②，桂为剧部③，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错内属，拊巡填守④，讵可属非其人。尔比选于朝，往备兹任，而内不能统齐士吏，外不能绥靖华夷，致兹绎骚⑤，自干邦宪⑥。夺其美职，处尔偏州。兹惟朕恩，无忘思省。可。

【注释】

①据《元丰类稿》卷二二，张下夺一“颉”字。

②岭：指南岭，即湘、赣、粤、桂四省边境地区一系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的总称。

③桂：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

④拊巡：抚慰，巡察之意。

⑤绎(yì易)骚:连续骚乱。绎,在此为连续之意。

⑥邦宪:国家法令。

【译文】

在南岭的西南方,桂是最重要的地区,其外有沿江、沿海而居的人民,他们由于与桂壤地相接,所以纷纷内迁投附,在这里安抚这些内属的外族人并负责镇守疆土,岂可以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一个不适当的人?你被朝廷选中,接受了这样的重任,然而对内不能统率士卒、官吏,使他们步调一致,对外亦不能使华夷交界地区安定而有秩序,致使这一地区连续发生骚乱,你自己也犯了国法。因此只好褫夺你的美职,安排你去一偏远的州任职。当此之时,应想到朕的恩德,勿忘自我反省。可照此办理。

李锡厚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卷十一

奏议之属一

书·无逸

【题解】

无逸，意思是不要贪图安逸享乐。西周初年，周武王死时其子成王年幼，由武王弟周公代行王政。周公摄政七年，成王长大，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年轻，周公怕他贪图享乐，荒废政事，所以劝导成王不可逸乐。史官记下周公对成王的讲话，以其内容名为《无逸》。

本篇强调无逸必“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痛苦）”，并以商代和周初先王的逸和不逸的效果作正反比较，劝诫成王要勤政爱民，是后世儒家“仁政”思想所本，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原文】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①，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②。相小人③，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④。既诞⑤，否则侮厥父母曰⑥：‘昔之人无闻知⑦！’”（以上言无逸贵知艰难）

【注释】

①所：处，处官位。

②依：隐，痛。

③相：看，视。

④谚：欢乐。

⑤诞：妄。

⑥否则：否与丕通。 丕则：于是。

⑦昔之人：上年纪的人，老人。 无闻知：无知识。

【译文】

周公说："唉！君子在官位，不可贪图安逸！首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再逸乐，这样就会了解小民百姓的痛苦。看看那些小民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地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贪图享乐安逸。既已荒唐了，就轻视他的父母说：'老年人没有知识'"。

【原文】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①，严恭寅畏②，天命自度③，治民祇惧④，不敢荒宁⑤。肆中宗之享国⑥，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⑦，时旧劳于外⑧，爰暨小人⑨。作其即位，乃或亮阴⑩，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⑪。不敢荒宁，嘉靖殷邦⑫。至于小大⑬，无时或怨⑭。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⑮，不义惟王⑯，旧为小人⑰。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⑱，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⑲。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⑳，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上殷三宗及后王）

【注释】

①殷：商朝的别称。　中宗：祖乙，商代第十四位国王，见于甲骨文。《史记·殷本纪》以第十位国王太戊为中宗。

②严：庄重。　恭：恭敬。　寅：谨敬。

③度（duó 夺）：忖（cǔn 寸）度，揣度。

④祗（zhi 之）：敬。

⑤荒宁：过于安乐。

⑥肆：所以。　享国：在位。

⑦高宗：武丁。商代第二十三位国王。

⑧时：指未即位作太子时。　旧：久。　外：王宫以外。马融说，“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劳苦于外。”

⑨爰：于。　暨：与。

⑩亮阴：沉默不语。马融说：“亮，信也。阴，默也。为听于冢宰，信默而不言。”一说为守丧。

⑪雍：和，合理。

⑫嘉：美善。　靖：安静。

⑬小大：民众大臣。

⑭时：是，指高宗。　或：有。

⑮祖甲：武丁子，商代第二十五位国王。

⑯不义惟王：马融说：武丁欲立祖甲而废其兄祖庚，祖甲以为废长立少不义。乃逃亡民间。　惟：为。

⑰旧：久。

⑱自时厥后：从此以后。

⑲耽（dān 单）：沉溺。　之：是。

⑳克：能够。

【译文】

周公说：“唉！我听说，过去殷王中宗，庄重恭敬，心怀畏惧，

他自己揣度着上天给他的使命，治理人民谨慎诫惧，不敢荒废政事而图安乐。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到了高宗，作太子时，长期在外劳苦，同民众在一起。等到他即位时，有时完全沉默，三年中不轻易讲话。由于他不轻易讲话，一讲话就非常合理。他不敢荒废政事而贪图享乐，使殷朝美好安定。无论民众还是官吏，都对他没有怨言。所以高宗在位达五十九年。到了祖甲，他以为父亲废弃兄长让自己作国王是不合道义，于是逃到民间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民百姓。到他即位后，就了解民众的疾苦，能够保护施惠于民众，不敢欺负孤苦无依的人。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从此以后，商朝所立的国王生来就逸乐。生下来就逸乐，他们不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也不知道民众的劳苦，只是沉溺于享乐。从此以后，这些国王也没有能够享有高寿的，他们在位的时间也短，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只有三四年。”

【原文】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①，克自抑畏②。文王卑服③，即康功田功④；徽柔懿恭⑤，怀保小民，惠鲜鳏寡⑥；自朝至于日中昃⑦，不遑暇食⑧，用咸和万民⑨。文王不敢盘于游田⑩，以庶邦惟正之供⑪。文王受命惟中身⑫，厥享国五十年。”（以上周文王）

【注释】

①太王：王季的父亲。 王季：周文王的父亲。

②抑：谦虚谨慎。 畏：敬畏天命。

③卑服：粗布衣服。

④即：就，从事。 康：通“荒”。 康功：指野外荒山之事。

⑤徽：和顺。 懿：美。

⑥鲜：斯，此。

⑦昃：日西斜。

⑧遑暇：闲暇，空隙。

⑨咸：和。

⑩盘：乐。

⑪以：与。　庶邦：各诸侯国。　正：《国语·楚语》作“政”。　之：是。供：作恭。　正之供：即惟政是恭。屈万里说。

⑫受命：接受天命，即作君主。　中身：中年。据《礼记·文王世子》文王年九十七岁终，即位之年为四十八岁。

【译文】

周公说：“唉！只有我们周人的太王、王季，能够谦虚谨慎，敬畏天命。文王穿着粗布衣服从事开荒种田。他和蔼柔顺、善良恭敬，关怀保护民众，爱护孤苦无依靠的人；从早晨到中午乃至于到下午，他都忙得没有功夫吃饭，以求得万民相融合。文王不敢乐于游玩打猎，而只是同各国君长恭敬地办理政事。文王即位时已到中年，他在位五十年。

【原文】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①，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②，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③：‘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④，非天攸若⑤，时人丕则有愆⑥。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⑦！”（以上戒嗣王）

【注释】

①继自今：从今以后。

②淫：过度。　观：观赏，此指歌舞。

③皇：《汉石经》作“兄”。兄，况词。曾运乾说。

④攸：所。　训：顺。

⑤若：顺。允许。

⑥时：是。 丕则：于是。 愆：过。

⑦酗（xù序）：饮酒没有节制。 德：行为。

【译文】

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王，不可过度地沉溺于观赏歌舞、贪图安逸、游山玩水、追逐野物，而要恭敬地为民众办理政事。不要这样说：'只今天好好地快乐快乐。'如此，那就不是民众所能顺从的，也不是上天所能允许的，这样的人就有罪过。不要象殷纣王那样迷惑昏乱，那样没有节制的饮酒啊！"

【原文】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①，胥保惠②，胥教诲，民无或胥诸张为幻③。'此厥不听④，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⑤，至于小大⑥。民否则厥心违怨⑦，否则厥口诅祝⑧。（以上言宜听训诫，不可变旧法。）

【注释】

①胥：相互。下文同。 训告：劝导。

②惠：爱。

③诸（zhōu舟）张：欺诈。 为幻：作假。

④听：从。

⑤正刑：政治、刑法。

⑥小大：此指大小法律、政治。

⑦否则：即丕则，于是。 违：恨。

⑧诅祝：诅咒。

【译文】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时候的人还能互相劝导，互相保护，互相教诲，所以人们没有互相欺诈作假的。'不听从劝导，人

们都只顾自己的意愿，改变先王的政治设施，以至于大大小小的法令。民众于是就心中怨恨，于是就口中咒骂你了。”

【原文】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①。厥或告之曰②：‘小人怨汝詈汝③。’则皇自敬德④；厥愆⑤，曰：‘朕之愆允若时⑥。’不啻不敢含怒⑦。此厥不听，人乃或诽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⑧，不永念厥辟⑨，不宽绰厥心⑩，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⑪，是丛于厥身⑫。”（以上言怨詈者可做不可怒）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⑬！”

【注释】

①迪：语词。　哲：明智。

②或：有人。

③詈（lì 利）：骂。

④皇：更加。

⑤厥愆：周秉钧说：“厥愆，厥或愆之省文；此愆字用作动词，谓举其过失也。”

⑥允：诚然。

⑦不啻：不但。

⑧若时：像这样。

⑨永念：从长远考虑。　辟：法。

⑩绰：缓。

⑪同：会合。

⑫丛：聚集。

⑬监：同“鉴”。

【译文】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以及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个人都是明智的。若有人告诉他们：'民众在怨恨你、在骂你，'他们就更加谨慎自己的行为。若有人指出他们的过失，他们就说：'我的过失，确实如此。'还不敢生气。若不是这样，有的人就会互相欺诈作假，对你说：'民众在怨恨你，咒骂你，'你就相信。如果是这样，就不能从长远角度考虑国家的法度，就不能使自己胸怀宽大，于是就胡乱地惩罚没有过失的人，胡乱地杀戮没有罪过的人。民众的怨恨就会聚合起来，于是就集中到你的身上。"

周公说："唉！继承王位的人，要以这些为鉴戒啊！"

杨升南　译注

左传·季文子谏纳莒仆之辞

【题解】

此篇选自《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莒国太子仆杀父后，带着国中的宝玉投奔到鲁国，将宝玉献给刚即位的鲁宣公。鲁宣公下令赏给莒仆田邑，并要求立即兑现。当时执政的季文子却让司寇立即将莒仆驱逐出国。鲁宣公质问季文子为何这样干。季文子让大史克向鲁宣公解释必须立即驱逐莒仆的原故。篇中历数莒仆的恶劣品德而不可留，并以舜举荐有才德的十六人，惩办品德恶劣的四凶，而天下大治，来说明国家

的兴亡，在于用人得当。

【原文】

莒纪公生太子仆①，又生季佗②。爱季佗而黜仆③，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④，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⑤。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诸竟⑥，曰："今日必达⑦！"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⑧：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⑨，行父奉以周旋⑩，弗敢失队⑪。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⑫。先君周公制《周礼》曰⑬：'则以观德⑭，德以处事，事以度功⑮，功以食民⑯。'作《誓命》曰⑰：'毁则为贼⑱，掩贼为藏⑲，窃贿为盗⑳，盗器为奸㉑。主藏之名㉒，赖奸之用㉓，为大凶德，有常无赦㉔，在九刑不忘㉕！'行父还观莒仆㉖，莫可则也㉗。孝敬忠信为吉德㉘，盗贼藏奸为凶德㉙。夫莒仆，则其孝敬㉚，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㉛。保而利之㉜，则主藏也。以训则昏㉝，民无则焉。不度于善㉞，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以上数莒仆之凶德）

【注释】

①莒纪公：莒国国君，名庶其。纪，莒邑名，纪国无谥，以邑为号。

②季佗（tuó 驼）：太子仆的母弟。继父立为国君，号渠邱公，在位三十二年。

③黜:废除。

④国人:居于国都城中及郊区的人民。他们有人身自由权,是军队的基本成员。 弑:杀君、父之称。

⑤纳诸宣公:献给鲁宣公。鲁宣公,名倭,鲁文公次妃所生,在位十八年(公元前608～前591年)。

⑥季文子:鲁国季孙氏,名行父。继仲遂执掌鲁国政达三十五年。至鲁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去世。 司寇:官名,主管治安。 出诸竟:驱逐出国境。

⑦必达:必须将莒仆赶出国境。

⑧大史克:鲁国大史名克,又称里革。

⑨臧文仲:鲁国大夫,名辰,臧孙氏族,为鲁国名臣,言论常为后人引述。

⑩奉:遵奉。 周旋:应酬,打交道。

⑪失队:即失坠。

⑫鹰鹯(zhān 占):都是凶猛的大鸟。

⑬周公:名旦,鲁国的始封君伯禽的父亲,故称先君。《周礼》:书名,为周公所著的书,或指今存收入《十三经》中的《周礼》,杨伯峻说"则大误。"

⑭则:礼义的法则。 德:品质。

⑮度:衡量。

⑯食民:取食于民。

⑰《誓命》:据此文,也是周公旦所作的篇名,今已亡佚。

⑱毁则:毁弃礼义法则。

⑲掩:隐藏,窝藏。 藏:名词,即窝主。

⑳贿:财物。

㉑器:指宝物,重器。

㉒主藏之名:窝藏的名声。

㉓赖奸之用:使用奸人所盗的宝器。

㉔常:常刑,指刑罚。

㉕九刑:九种刑罚。指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加流、赎、鞭、扑四刑。

㉖还观:遍观,仔细观察。

㉗莫可则:没有可以取法的地方。则,取法,效法。

㉘吉德：美德，善德。美善的品质。

㉙凶德：恶德，恶的品质。

㉚则其孝敬：取法他的孝敬。

㉛奸兆：赃证。

㉜保：指保护窃贼。　利之：指利用所窃的宝器。

㉝训：教导百姓。

㉞不度于善：不居于善德一类中。

【译文】

莒国的纪公生有太子仆，又生下季佗。莒纪公喜欢季佗而废掉太子仆，而且在国内又做了很多不合礼义的事。太子仆依靠国人的力量杀死了莒纪公，拿了他的宝玉前来投奔，把宝玉献给鲁国国君宣公。宣公下令赏给他城邑，说："今天一定得给！"季文子让司寇把他赶出国境，说："今天一定得赶他出国境外！"宣公问季文子这样做的原故，季文子让大史克回答说：

"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事奉国君的礼仪，行父遵奉它，不敢失落。先大夫说：'见到对他的国君有礼的人就事奉他，要象孝子事奉父母一样；见到对他的国君无礼的人就杀死他，要象鹰鹯追捕小鸟一样。'先君周公制定的《周礼》中说：'礼义的法则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理政事，处事如何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取得俸禄。'先君周公作的《誓命》篇中说：'毁坏礼义的法则就是贼，窝藏贼人的就是窝主，偷窃财物的就是盗，盗窃宝器的就是奸。有窝主的名声，使用奸人偷来的宝器，就是极大的凶德，国家的刑罚不能赦免。此事记载在九种刑律之中，不可忘记！'行父仔细观察莒太子仆，没有什么地方可效法的。孝敬忠信为善德，盗贼奸藏为凶德。而这个莒仆，若效法他的孝敬，则是杀了国君父亲；若效法他的忠信，则是盗窃了国家的宝器。这个人就是盗贼，他献的宝器就是赃证。如果保护他而使用他偷来的器物，就是窝主。以此事来教训百姓，百姓就昏乱而没有可以效法的标准

了。莒仆的行为归不到善德里去，却都属于凶德，所以要把他赶出去。

【原文】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1]：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2]，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3]’。高辛氏有才子八人[4]：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5]，忠肃共懿，宣慈惠和[6]，天下之民谓之‘八元[7]’。此十六族也[8]，世济其美[9]，不陨其名[10]。以至于尧，尧不能举[11]。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12]，以揆百事[13]，莫不时序[14]，地平天成[15]；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16]：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17]。（以上舜举十六相）

【注释】

①高阳氏：即颛顼，黄帝孙昌意子。 才子：有才能的子孙。

②苍舒、隤敳（tuí ài 颓爱）、梼戭（chóu yǎn 仇演）、大临、尨（páng 旁）降、庭坚、仲容、叔达：八人皆是颛顼的后代。

③“齐圣”二句：总述八人的品德。 齐：中正。 圣：通“达”，博达。 广：宽宏。 渊：思虑深远。 明：明亮。 允：守信。 笃：厚道。 诚：诚实。 恺：和顺。

④高辛氏：即帝喾，黄帝曾孙。

⑤“伯奋”句：本句所列八人，皆是高辛氏的后代。

⑥“忠肃”二句：总叙高辛氏八位后代的品德。 忠：忠诚。 肃：恭敬。 共：勤谨。 懿：纯美。 宣：周密。 慈：慈祥。 惠：仁爱。 和：宽和。

⑦元：美善。

⑧十六族：指八恺、八元十六人。这十六人都是高阳、高辛氏部落下面的氏族首领人物，故称为“族”。

⑨济：这里为承继。

⑩陨：丧失。

⑪举：任用，举拔。

⑫后土：掌土地的官。

⑬揆(kuí 葵)：度，处理。

⑭时序：顺当。

⑮地平天成：地上和天上都无事。地平，土地已平。天成，天道已成。

⑯布五教：宣扬五种教化。五教指下文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五种品行。

⑰内平外成：内部和外部都平和无事。杜预注："内，诸夏；外，夷狄。"竹添光鸿《左传会笺》说："此以一家言，则内谓家，外谓乡党。"

【译文】

"从前高阳氏有才能的子孙八个人：名叫苍舒、隤敳、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具有中正、通达、宽宏、深远、明达、守信、厚道、诚实的品德，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才能的子孙八个人：名叫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具有忠诚、恭敬、勤谨、端美、周密、慈祥、仁爱、宽和的品德，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族氏，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美好的品德，没有丧失他的美名。到了尧的时候，尧没有能够举拔他们。舜做了尧的臣下时，他举荐八恺，让他们主持管理土地的职官，以处理各种事务，没有不顺当的，地上和天上都没有事；举荐八元，让他们到四方各地去宣扬五种教化：父亲要讲仁义，母亲要慈惠，兄长要友爱，弟弟要恭敬，儿子要孝顺，于是使内部和外部都平和无事。

【原文】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①，掩义隐贼②，好行凶德，丑类恶物③，顽嚚不友④，是与比周⑤，天下之民谓之'浑敦'⑥；

少皞氏有不才子⑦，毁信废忠，崇饰恶言⑧，靖谮庸回⑨，服谗搜慝⑩，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⑪’；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⑫，告之则顽⑬，舍之则嚣傲很明德⑭，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⑮”。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⑯，贪于饮食，冒于货贿⑰，侵欲崇侈，不可盈厌⑱，聚敛积实⑲，不知纪极⑳，不分孤寡，不恤穷匮㉑，天下之民以比三凶㉒，谓之‘饕餮㉓’。舜臣尧，宾于四门㉔，流四凶族㉕，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㉖，以御魑魅㉗。（以上舜之四凶）

【注释】

①帝鸿氏：即黄帝。 不才子：没有道德的子孙，不成才的子孙。

②掩义隐贼：掩蔽道义，包庇奸贼。

③丑类恶物：把坏东西引为同类。丑即类，杨伯峻说“丑类，同义词连用，此作为动词”。

④顽嚣（yín 银）：顽劣奸诈。嚣，愚顽，奸诈。 不友：不友爱兄弟。

⑤比周：比近而周密。即混在一起。

⑥浑敦：不开通的样子。

⑦少皞（hào 浩）氏：又作少昊氏，名挚，号金天氏，宋衷说为黄帝之子玄嚣，相传为东方夷人部落首领。

⑧崇饰：尊崇而修饰。 恶言：坏话。

⑨靖谮：杜预注谓安于谗言。靖，安于，习惯于。 庸回：信用奸邪。庸，用，信用。回，邪，奸邪。

⑩服谗：造谣中伤。服，施行，进行。搜慝：掩盖罪恶。搜，杜预注“搜，隐也。” 慝：奸恶的人。

⑪穷奇：指行为凶恶。

⑫话言：即善言。

⑬告之：开导他。　顽：愚顽不化。

⑭傲很：鄙视。

⑮梼杌（táo wù 逃误）：凶顽无俦匹。

⑯缙云氏：黄帝时官名，亦为氏族名，姜姓，炎帝之后。

⑰冒：贪求。

⑱盈厌：满足欲望。

⑲积实：财谷。积，谷物。实，财货。

⑳纪极：同义连词，限度。

㉑穷匮：穷困匮乏，指穷人。

㉒以比三凶：把他们和三凶相比拟。三凶即浑敦、穷奇、梼杌。

㉓饕餮（tāo tiè 滔帖）：贪财贪食。杜预注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㉔宾于四门：杜预注谓"阚四门"。

㉕流：流放。

㉖四裔：四方边鄙地。裔，远。

㉗御：抵御。　魑魅（chi mèi 吃妹）：传说山林中能害人的妖怪。魑，山神。魅，老精怪物。此泛指妖怪。

【译文】

"从前帝鸿氏有不成才的儿子，掩蔽道义，包庇奸贼，喜欢做那些属于凶德的事，把坏东西引为同类，同顽劣奸诈不明友爱的人混在一起，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浑敦'；少皞氏有不成才的儿子，毁坏信用，废弃忠诚，崇尚恶语，惯信谗言，任用奸邪，掩盖罪恶，以诬蔑盛德的人，天下的百姓称他为'穷奇'；颛顼氏有不成才的儿子，没有办法教训，不知道好坏，开导他则愚顽不化，抛弃他则又刁恶奸诈，鄙视美德，以搅乱天下的常道，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梼杌'。这三个氏族，世代继承他们的凶恶，增加了他们的坏名声。到了尧的时代，尧不能去掉他们。缙云氏有不成才的儿子，追求吃喝，贪求财货，侵夺无度，崇尚奢侈而不能满足，聚敛钱谷而不知限度，不分给孤儿寡妇，不周济穷人，天下的百姓把

他和三凶相比，称为‘饕餮’。舜做了尧的臣子，开通四门，放逐四个凶恶的氏族，把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赶到边远的地方，让他们去抵御妖怪。

【原文】

“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1]，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2]。故《虞书》数舜之功[3]，曰：‘慎徽五典[4]，五典克从[5]’，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6]，百揆时序[7]’，无废事也[8]；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9]’，无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10]，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11]。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

【注释】

①崩：天子死称崩。

②举十六相：指举拔八恺，八元十六人。 四凶：指浑敦等四凶人。

③《虞书》：《尚书》中的部分，包括《尧典》、《舜典》、《汨作》、《九共九篇》、《棄佚》《大禹谟》、《皋陶漠》、《益稷》等篇。其中《汨作》、《九共九篇》、《棄佚》、《大禹谟》等篇亡佚。以下“数舜之功”各句，皆出于《舜典》。 数：列举。

④徽：发扬。 五典：即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⑤克从：顺从，百姓顺从五典之教。这是舜举八元的功绩。克，能够。

⑥纳于百揆：放在各种事务之中。纳于，放置于。百揆，百事，各种事务。

⑦时序：顺当而有秩序。

⑧废事：荒废未办的事。此指舜举八恺的功绩。

⑨穆穆：恭敬肃穆。此指舜流放四凶的功绩。

⑩大功二十：指举八元八恺，流放四凶。

⑪去一凶：指驱逐莒太子仆。

【译文】

“所以，尧死后天下如同一个人一样，同心拥戴舜为天子，因为他举拔了十六个助手而去掉了四个凶人的原故。因此《虞书》中列举舜的功绩，说：‘谨慎发扬五典，百姓都能顺当地服从五典，’这就是说八元没有违背五典施教；说：‘放在各种事务之中，各种事务都能顺当而有秩序，’这就是说八恺没有荒废不办的事务；说：‘开通四门，从四门进出的宾客都恭敬肃穆，’这就是说已没有凶顽的人为乱。舜有大功劳二十项而做了天子。现在行父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好人，但已经赶走了一个凶顽的人了。比起舜的功绩来说，也是二十分之一了，差不多也可以免于罪过了吧！”

杨升南　译注

左传·魏绛谏伐戎之辞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襄公四年》，是晋国贵族魏绛劝谏国君悼公放弃对北方戎狄部族的征讨而采取通好的政策。魏绛从当时晋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夏代后羿专行武事亡国的教训，和戎狄通好的利益等几个方面，阐述同戎狄通好的重要性。晋悼公采纳这一建议，晋国由是北土安定，“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悼公继晋文公之后再度称霸诸侯。魏绛这篇谏阻伐戎的辞，极富远见，是春秋时期晋国民族政策的反映。

【原文】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1]，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2]，以请和诸戎[3]。晋侯曰[4]："戎狄无亲而贪[5]，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6]，将观于我[7]。我德则睦，否则携贰[8]。劳师于戎[9]，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10]！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以上言不可获戎失华）

【注释】

①无终：山戎国名，本在今山西太原市东，后为晋国所并，迁至河北涞源一带，又奔于今蓟县地，最后被逼到张家口市北长城以外。一说今河北省蔚县，玉田县为无终故地。子：为无终君的爵称。中原王朝称少数民族首领皆称子，以示贬意。 嘉父：无终君名。 孟乐：无终君派往晋国的使者。

②因魏庄子：通过魏庄子。魏庄子即魏绛。 纳：贡献，献上。

③和诸戎：同各戎人部族媾和、通好。诸戎，各部戎人。

④晋侯：指晋悼公。

⑤无亲：没有亲近的人，此指没有同盟国相助，可以速胜。

⑥陈新来和：陈国新近来和好。陈国，妫姓，舜的后代，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境，处晋楚两大国间，为两国争夺的对象。鲁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陈背楚与晋结盟，即此"新来和"之事。

⑦观于我：观察我的行动。指中原诸侯将观察晋国的行动。

⑧携贰：背离。

⑨劳师：烦劳军旅。

⑩诸华：指中原诸侯国。

【译文】

无终国君嘉父派遣孟乐到晋国，通过魏绛向晋国君悼公献上虎豹的皮毛，以请求晋国和各部戎人媾和通好。晋侯说："戎狄没有亲近我们而且贪婪，不如讨伐他们。"魏绛说："诸侯新近顺

服，陈国刚刚前来和好，都在观察我们晋国的行动，我们有德，就亲近，否则就背离我们。烦劳军队去征讨戎人，若楚国攻打陈国，我们一定不能去救援，这是丢弃陈国，如此中原诸侯必然背叛我们！戎人，不过是禽兽罢了。得到戎人而失去中原，未免不合算吧！

【原文】

"《夏训》有之曰①：'有穷后羿②'，"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③，后羿自钮迁于穷石④，因夏民以代夏政⑤。恃其射也⑥，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⑦。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⑧，而用寒浞⑨。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⑩。伯明后寒弃之⑪，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⑫。浞行媚于内⑬，而施赂于外⑭，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⑮。树之诈慝⑯，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⑰，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⑱，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⑲。靡奔有鬲氏⑳。浞因羿室，生浇及豷㉑。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㉒。处浇于过㉓，处豷于戈㉔。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㉕，以灭浞而立少康㉖。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㉗，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以上引后羿事，言不可恃力赎武。）

【注释】

①《夏训》：杜预注云："《夏训》，夏书。"

②有穷：古国名，地在今洛阳市西。有，发语助词，无义，多加于国名上。 后羿：有穷国君长。后即君。

③方衰：正值衰落之时。

④钼：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东。 穷石：地名。即穷谷，在今洛阳市南。

⑤因夏民以代夏政：依靠夏朝的民众力量取代夏朝的政权。杜预注云："禹孙大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穷。

⑥射：射箭技术，相传羿善射。

⑦不修：不治理。 原兽：即野兽。

⑧武罗、伯因、熊髡（kūn 昆）、尨（máng 忙，又读为méng 盟）圉：都是羿的贤臣。

⑨寒浞（zhuó 浊）：寒国的谗子弟。寒，古国名。地在今山东潍坊市寒亭。浞，其名。寒浞以国名为氏。

⑩伯明氏：寒国君名。 谗子弟：善于进谗言的子弟。

⑪伯明后寒：犹言寒后伯明。 寒君，名伯明。后，君也。

⑫相：辅佐，相当于后世的宰相。

⑬行媚于内：取悦羿的妻妾。内，杜预注："宫人"。

⑭施赂于外：施贿赂于羿的左右臣僚。

⑮虞：娱，动词。 田：田猎。 虞羿于田：使羿娱乐于田猎。

⑯树：建立。 诈慝（tè 特）：奸诈邪恶。

⑰悛（quān 圈）：悔改。

⑱亨：同"烹"，下油锅。

⑲穷门：地名。即穷石。或说为穷国的城门。

⑳靡：夏臣，后事羿，羿被杀后逃到有鬲氏。 有鬲氏：古国名。在今山东省德州市东南。

㉑浇（ào 傲）、豷（yì 意）：寒浞与羿的妻所生的两个儿子名。

㉒斟灌：国名，与夏同姓诸侯，地在今山东寿光东北。 斟寻：国名，与夏同诸侯国，地在今山东潍坊西南。

㉓过：即过氏。在今山东掖县稍西北近海处。

㉔戈：古国名，杜预注"在宋、郑间"，大致在今河南省东南部。

㉕二国：指斟灌、斟寻。 烬：指遗民。

㉖少康：夏王相的儿子。

㉗后杼（zhù 住）：少康的儿子。 殪：《左传》作"豷"，可从。

【译文】

《夏训》中有这样的话说：‘有穷后羿’，”晋悼公问道：“后羿怎么样？”魏绛回答说：“从前夏朝刚刚衰落的时候，后羿从钼地迁到穷石，依靠夏朝的百姓而取代了夏朝的政权。后羿依仗他的射箭技术，不治理民事而沉醉于打猎。抛弃了武罗、伯因、熊髡、龙圉等贤臣而重用寒浞。寒浞是伯明氏的谗佞子弟。寒国国君伯明抛弃了他，后羿却收留了他，并加以信任而重用，立为自己的相。寒浞取媚于后羿宫内的妻妾，行贿于后羿的左右近臣，愚弄百姓，使后羿沉溺于打猎。他又树立奸佞的人，以便夺取后羿的国和家，致使外部和内部都归顺了寒浞。后羿还不悔改，在他将要从打猎地返回时，被跟随的家众杀死并煮熟，让他的儿子吃。后羿的儿子不忍心吃，被杀死于穷门。羿之臣靡逃到有鬲氏，寒浞占有后羿的妻室，生下两个儿子浇和豷。寒浞仗着他的奸邪诈伪而不施恩德于百姓。派浇率领军队，灭掉夏的同姓诸侯国斟灌和斟寻。让浇驻守过地，豷驻守戈地。靡从有鬲民那里，收集两国的遗氏，灭掉寒浞而立少康。后来少康在过地消灭了浇，后杼在戈地消灭了豷，有穷于是就灭亡了。这是由于失去贤人的缘故。

【原文】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①，命百官，官箴王阙②。于《虞人之箴》曰③：‘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在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以上因羿淫于田并以谏猎）

【注释】

①辛甲：人名。本商末纣臣，后投奔周文王。 大史：史官。

②官箴王阙：官吏都要规诫天子的过失。阙，过失。

③《虞人之箴》：虞人作的箴言。虞人，掌管山林及田猎的官。箴，规诫，劝告。《虞人之箴》参见本书卷六。

【译文】

“从前周朝的辛甲做太史的时候，命令百官，每个官员都要规诫天子的过失。在《虞人之箴》里说：‘辽阔的大禹遗迹，划分为九个州，开通了九州的道路。百姓有寝有庙，野兽有茂盛的青草，各有地方居住，因此互不相扰。在帝位的夷羿，贪恋打猎，忘却国家忧患，只想念着禽兽。武事不可以太多，夷羿好武却不能扩大夏朝的国家。兽臣主管打猎，谨敢报告君王的左右。’《虞箴》是这样，难道还不警戒吗？”当时晋悼公喜欢打猎，所以魏绛讲到这件事。

【原文】

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①，贵货易土②，土可贾焉，一也③；边鄙不耸④，民狎其野⑤，穑人成功⑥，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⑦，诸侯威怀⑧，三也；以德绥戎⑨，师徒不勤，甲兵不顿⑩，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⑪，远至迩安⑫，五也。君其图之？”公说⑬，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⑭。（以上和戎之利。用德度者，不用力也。）

【注释】

①荐居：逐水草而居。

②贵货：重视财货。 易土：轻视土地。

③贾:买。

④耸:畏惧、害怕。

⑤狎(xiá 狭):安心,习惯。 野:田野。

⑥穑人:收割的人,指农人。 成功:好的收成,丰收。

⑦振动:震动。

⑧威怀:有威势而摄服。

⑨绥:安抚。

⑩甲兵:武器。 顿:毁坏。

⑪德度:道德和法度。

⑫迩:近。

⑬说:同"悦",高兴。

⑭田以时:按照时令田猎,不违农时。

【译文】

晋悼公说:"那么,没有比同戎人讲和更好的策略了啊?"魏绛说:"跟戎人媾和有五个好处:戎人逐水草而居,重视财物轻视土地,他们的土地可以收买,这是一;边境不再有所畏惧,百姓安心在田野,农人获得好收成,这是二;戎狄事奉晋国,四周的领国震动,诸侯畏惧我威势而顺服,这是三;用德安抚戎人,将士不劳苦,武器不损坏,这是四;有鉴于后羿的教训,而使用道德和法度,远国来服近国安心,这是五。君侯您还是考虑一下吧!"晋悼公很高兴,就派魏绛去同戎人各部落讲和,又重视治理百姓的事务,以后打猎之事也按照时令进行。

杨升南 译注

左传·遄启疆谏耻晋之辞[1]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昭公五年》。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晋平公嫁女于楚灵王,以结两国之好,由韩起、叔向送女到楚国。楚灵王想利用晋国两位大臣到楚国的机会,对韩起施以刖刑让他守门,对叔向施以宫刑让他作楚内宫的官,以侮辱晋国。楚臣遄启疆用反语加以规劝。指出诸侯间交往的基本原则是礼义而不是侮辱对方,晋国对楚国处处有礼,晋国君臣上下和睦,国力强盛,楚国也不是对手。使楚灵王改变了打算,以礼相待晋国使臣,避免了一场战争。

【原文】

楚子朝其大夫曰[2]:“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3],无恤其他[4]!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5],若吾以韩起为阍[6],以羊舌肸为司宫[7],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对。遄启疆曰:“可。苟有其备,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是以圣王务行礼,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燕有璋[8];小有述职[9],大有巡功[10];设机而不依[11],爵盈而不饮;宴有好货[12],飧有陪鼎[13];入有郊劳[14],出有赠贿。礼之至也!国家之败,失之道也,则祸乱

兴。(以上言行礼不务耻人)

【注释】

①选(wěi 伟)启疆:楚国大夫。

②楚子:指楚灵王,子是爵称。中原诸侯视楚为蛮夷,故贬称楚君为子。　朝:朝廷。此用为动词,即朝会。

③得志:满足欲望。

④恤:顾虑。

⑤上卿、上大夫:卿、大夫是古时爵称。卿、大夫中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卿,卿中最高等级。上大夫,大夫中最高等级。

⑥韩起:谥宣子,时为中军元帅执晋国政。　阍(hūn 昏):守门人。古时刖者使守门,刖即断其足。

⑦羊舌肸(xi 西):羊舌氏,名肸,字叔向,又称杨肸。　司宫:为宫内官。宫内官以受宫刑的人充任,即后世的太监。

⑧"朝聘"二句:朝见聘问时有玉圭,宴饮相见时有玉璋。　珪:亦作圭,玉制礼器。　享:宴享。　觌(tiào 跳):相见。　璋:玉制礼器。上锐下方为圭,半圭为璋。

⑨小:小国。　述职:当时小国朝见大国,犹西周时诸侯朝见天子,汇报工作。故称述职。

⑩大:大国。　巡功:巡守。大国到小国视察。《孟子·梁惠王下》说:"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天子适诸侯曰巡守"。

⑪机:同"几",小的桌案。古时膝地而坐,坐即屈膝而臀在踵上,置几于侧以为依靠。

⑫好货:赐客人的礼物。

⑬飧(sūn 孙):杜注:"熟食曰飧",即进餐,吃饭。宴和飧的区别是正式宴请与平时就餐。　陪鼎:加鼎,即加菜。

⑭郊劳:到郊外慰问。

【译文】

楚灵王召见他的大夫们说:"晋国,是我们的仇敌。如果能在

他们面前占上风，就不必顾虑其他了！现在他们来的人，是上卿、上大夫，如果我们砍掉韩起的足让他守门，对羊舌肸施以宫刑让他做内宫的官，这就足以侮辱晋国，我们也就占了上风了，可以吗？”大夫们都不回答。逃启疆说：“行。如果有防备，为什么不行哩？羞辱一个普通人还不能没有防备，更何况羞辱一个国家？所以圣王务必遵守礼仪，不求羞辱他人。朝见聘问有珪，享宴相见有璋；小国有向大国述职的规定，大国有到小国巡守的制度；设置几案而不依靠，爵中酒满而不饮用；宴会时赠给好的礼品，吃饭时有增加的好菜；入境有郊外的慰劳，出境有赠送的财物。这都是礼仪的最高形式。国家的衰落，是由于不遵行这种常道，祸乱就发生了。

【原文】

“城濮之役①，晋无楚备，以败于邲②。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③。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④，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既获姻亲，又欲耻之，以召寇仇。备之若何？谁其重此⑤？若有其人⑥，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图之！晋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诸侯而麇至⑦；求昏而荐女⑧，君亲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犹欲耻之，君其亦有备矣。不然，奈何？（以上言耻人不可无备）

【注释】

①城濮之役：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主帅子玉自杀。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由此确定。

②邲（bì 必）：公元前595年晋楚两国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

③鄢：公元前575年晋、楚两国在鄢陵交战，楚军大败。

④睦：和睦。

⑤重：任，即承担。

⑥有其人：指有贤能的人。

⑦麇（jūn 军）：群。 求诸侯而麇至：指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楚派使臣椒举到晋国要求由楚国主持会见诸侯，晋国同意，楚灵王于是在申地会见诸侯。

⑧荐：送。

【译文】

“城濮那次战争，晋国得胜后没有防备楚国因此在邲地吃了败仗。邲地那次战争，楚国得胜后没有防备晋国，因此有鄢陵那次战争的失败。自从鄢陵那次战争以来，晋国没有丧失防备，而且对楚国礼仪有加，以和睦为重，所以楚国不能报复鄢陵失败的仇，而只能请求亲善了。既然已得到婚姻的关系，又想要羞辱他们，以招来仇敌。有了防备又怎样呢？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有能承担这个责任的人物，羞辱他们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君王您还是考虑一下才好！晋国事奉君主，臣认为是很可以的了。要求得到诸侯，诸侯就一齐到来；要求婚姻就进奉女子，国君亲自送行，派上卿和上大夫送到我国。如果还想羞辱他们，君王您也应该有所防备。不这样，怎么办呢？

【原文】

“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①；羊舌肸之下，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②，皆诸侯之选也③。韩襄为公族大夫④，韩须受命而使矣⑤；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⑥，皆大家也；韩赋七邑⑦，皆成县也⑧；羊舌四族⑨，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⑩，因其十家九县⑪，长毂九百⑫，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⑬，奋其武怒，以报其

大耻。伯华谋之[14]，中行伯、魏舒帅之[15]，其蔑不济矣。（以上言晋多才强盛）

“君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遗之禽[16]，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注释】

①“赵成”句：句中五人为晋国卿，即下文的“五卿”。赵成：即赵景子。中行吴，即中行伯，又称中行穆子。

②“祁午”句：句中八人，都是晋国的大夫。

③诸侯之选：在诸侯中经过选拔的良臣，即特出人物。

④韩襄：韩起族人，主管公族的大夫。

⑤韩须：韩起的继承人。 使：已能担任出使诸侯的任务，指已成年。

⑥箕襄、邢带：韩氏族人。 叔禽、叔椒、子羽：皆韩起的儿子，都是晋国大夫。

⑦七邑：七县。

⑧成县：大邑。

⑨羊舌四族：羊舌氏的四大族，指铜鞮（dī 低）伯华、叔向、叔鱼、叔虎兄弟。叔虎在公元前551年已被杀，俞樾说“羊舌四族”本作“羊舌三族”。

⑩杨石：叔向子，号食我。

⑪十家：韩氏七家，杨氏三家。 九县：韩氏七县，杨氏二县。

⑫长毂九百：兵车九百乘。每县百乘，故九百乘。

⑬遗守四千：四千乘兵车守国。

⑭伯华：叔向兄，即铜鞮伯华。

⑮中行伯：即中行吴。

⑯往遗之禽：前往战场送给晋国擒获。遗，送。禽，即擒。

【译文】

“韩起的下面，有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的下面，有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奋皇，都是在诸侯中选出来的能干人材。韩襄做了公族大夫，韩须已能接受

命令出使诸侯；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都是大家族；韩氏征收赋税的七个县邑，都是大县；羊舌氏的四族，都是强盛的家族。晋国如果丧失韩起、杨肸，那么，它的五卿、八大夫辅助韩须、杨石，依靠他们的十家九县、兵车九百辆，其余四十个县，留守的兵车四千辆，发扬他们的勇武奋怒，以报复他们的奇耻大辱。伯华作参谋，中行伯、魏舒为统帅，就没有不成功的了。

"君王将要把亲善换成仇怨，确实是违背礼仪而迅速招来敌人，却又没有防备，那就只好让群臣前往战场送给晋人擒拿，以满足君王的心意，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杨升南　译注

谏逐客书

李　斯

【作者】

李斯，见卷六《绎山刻石》。

【题解】

秦王政（即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秦人发觉替秦兴修灌溉渠的韩国水利工程师郑国，是韩国派来的间谍，他的任务是要利用修水渠来消耗秦国力，而使得秦不能对韩用兵。秦国宗室大臣借机攻击外来的人是"游间于秦"的间谍，要求秦王政"一切逐客"。

李斯是楚国人，也在被逐之列，他在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写下了这篇上

秦王政的《谏逐客书》。李斯在书中指出，秦国自穆公以来，任用外来宾客，对秦国的富强作出巨大贡献，说明不加分析，“一切逐客”的错误和危害。劝秦王政要“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王者不却众庶”的原则，广纳人才，才能完成统一大业。秦王政看到后，立刻收回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说秦国的富强是依赖客卿的功劳；第二段说秦国声色玩好是他国所产；第三段说明不宜逐客，逐客将“以资敌国”，要广纳人才，才能“无敌”于天下。这封上书写得有理有据，言词慷慨，文笔纵横，很有说服力，也很有文采。

【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①。昔穆公求士②，西取由余于戎③，东得百里奚于宛④，迎蹇叔于宋⑤。来邳豹、公孙支于晋⑥。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三十⑦，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⑧，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⑨，举地千里⑩，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⑪，拔三川之地⑫，西并巴、蜀⑬，北收上郡⑭，南取汉中⑮，包九夷⑯，制鄢、郢⑰，东据成皋之险⑱，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⑲，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⑳，废穰侯㉑，逐华阳㉒，强公室，杜私门㉓，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㉔，疏士而不与㉕，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以上言秦之先四君赖客之功）

【注释】

①窃：私自，私下。用以表示对人谦恭。　过：错误。

②穆公：秦国春秋时国君，名任好，五霸之一。在位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

③由余：人名。春秋时晋国人，逃到戎人中，戎王派他到秦考察，被穆公收为谋臣。他帮助穆公征讨戎人，灭国十二，开地千里，秦穆公于是称霸西戎。　戎：古代对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称呼。

④百里奚：人名。春秋时虞国大夫。虞君不听百里奚的劝告，被晋国灭亡。百里奚被俘，作为晋献公女儿陪嫁奴仆送往秦国，途中逃到楚国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地，被楚人俘获。秦穆公听说他贤能，用五张公羊皮把他赎回，授以国政，相秦七年，人称“五羖大夫”。

⑤蹇（jiǎn 剪）叔：人名。岐州（今陕西岐山）人，旅居宋国，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将他接到秦国，聘为上大夫。

⑥邳豹：《史记·李斯列传》作“丕豹”。晋国大夫丕郑的儿子。丕郑被晋惠公所杀，丕豹逃往秦国。　公孙支：人名。岐州人，字子桑，旅居于晋，后入秦，秦穆公任用为大夫。

⑦并国三十：《史记·李斯列传》作“二十”，是。

⑧孝公：秦孝公，名渠梁。战国时秦国国君，在位24年（公元前361～前338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由此强盛。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人名。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又称卫鞅，公孙鞅。初为卫国公叔痤家臣。痤死，卫君不能用，西入秦，说动秦孝公变法，受重用，后任为相。在秦实行两次变法，对秦国的经济发展，国力富强起了很大作用，因功封于商于（今陕西商县东南及河南省淅川县一带）十五邑，故号商君。孝公死，反对变法的人上台，商鞅被车裂而死。

⑨获：俘虏。

⑩举地：攻取土地。

⑪惠王：秦惠王，名泗，初号惠文君，后称王，又称秦惠文王。秦孝公的儿子，在位27年（公元前337～前311年）。　张仪（？～公元前310年）：魏国人，后入秦，秦惠王任为相，封为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国献上郡地，帮助惠文君称王，提出“连衡”的计策，破坏六国“合纵”抗秦联盟。秦惠王死后，入

魏为相，不久即死去。

⑫拔：攻取。 三川：韩国土地。在今河南黄河以南，灵宝以东的土地，因境内有黄河、洛水、伊水三条河流。故名，秦攻占后设三川郡。

⑬巴、蜀：今四川境内之地。巴国在今四川省东部，蜀国在今四川省西部。秦惠王22年（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伐蜀，灭巴蜀，置巴郡、蜀郡。

⑭上郡：郡名。原为魏郡，在今陕西省北部，秦惠王十年（公元前228年）张仪迫使魏献上郡十五县求和。

⑮汉中：地名。原属楚，地在今陕西省南部及湖北西北部。秦惠王26年（公元前312年），秦攻取汉中郡。

⑯包九夷：吞并九夷。九夷，泛指楚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部落。

⑰制：控制。 鄢（yān 烟）：城名，在今湖北宣城南，楚国曾一度以为国都。 郢（yǐng 影）：楚国都，地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北。

⑱成皋（gāo 高）：关卡名，又名虎牢。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境的汜水镇。为著名军事要地，原属韩国，后为秦攻取。

⑲六国之从：从即“纵”。东方六国合纵抗秦的联盟。

⑳昭王：秦昭王。名则，又名稷，秦惠王之子，在位56年（公元前306～前251年）。 范雎（sui 虽）：魏国人。在魏国受迫害，逃到秦国，化名张禄，受到重用，为昭王相。他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各个击破，使秦国逐步征服邻国，扩大了疆土。

㉑穰（rǎng 瓤）侯：名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的异父弟。初任将军，曾一再任相，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邑（今山东定陶）。有倾国的大权，同王室一样的富裕。

㉒华阳：封君名。姓芈（mǐ 米），名戎，宣太后的同母弟，封于华阳，故号华阳君。华阳君与穰侯在宣太后的支持下，同在秦国专权，使昭王处于傀儡地位。范雎入秦，说服昭王，夺穰侯权，与华阳君一道被逐。

㉓杜：堵塞。

㉔向使：当初假若。向，当初。使，既使。 却：拒绝，辞退。

㉕疏：疏远。 与：《史记·李斯传》作“用”，是。

【译文】

下臣听到官吏们议论驱逐客卿，我以为是错误的。以前穆公访求贤士，西方从戎人那里争取到由余，东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接回蹇叔，从晋国请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都不是出生在秦国而穆公任用他们，使穆公兼并了三十个国家，由此称霸西戎。孝公采用商鞅的变法，使秦国移风易俗，人民因此而富足，国家因此而富强，百姓都乐于为国效力，诸侯亲自前来臣服，打败了楚国、魏国的军队，占领了一千里土地，直到今天还是很安定强大。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夺取了三川的地方，西方兼并了巴国、蜀国，北边收复了上郡，南边夺取了汉中地方，包括九夷在内，控制了鄢、郢，东边占据了成皋这个险要的地势，割取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合纵抗秦的联盟，迫使六国都西向事奉秦国，这一功业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掉穰侯的相，驱逐华阳君，加强了王室，堵塞了贵族私人的势力，逐渐吞并诸侯，使秦国成就了今天的帝王业绩。这四位国君，都是依靠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在什么地方辜负了秦国呢？假若当初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而不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以任用，就会使国家没有富足的实利，而秦国也就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原文】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1]，有随、和之宝[2]，垂明月之珠[3]，服太阿之剑[4]，乘纤离之马[5]，建翠凤之旗[6]，树灵鼍之鼓[7]，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8]，犀象之器不为玩好[9]，郑、卫之女不充后宫[10]，而骏良驶骐不实外厩[11]，江南金锡不为用[12]，蜀之丹青不为采[13]。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14]，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

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15]，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16]。夫击瓮叩缶[17]，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18]，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19]，《韶虞》、《武象》者[20]，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21]，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22]，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23]。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以上言色乐珠玉不必秦产）

【注释】

①陛下：对帝王的尊称。 致：求取。 昆山：昆仑山，相传为古代美玉的产地。

②随、和之宝：即随侯珠、和氏璧。随侯今湖北随县，姬姓。相传随侯见大蛇受伤，以药涂之而愈，后大蛇从江中含一大珠以相报答，故称随侯珠。和氏璧，相传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上得一块玉璞，先后献给楚厉王、武王，让玉工辨识，玉工皆以为是石而非玉，楚王以为欺君，先后被砍去两足。楚文王即位，卞和再献璞，琢之是美玉，以此玉制成璧，称为“和氏璧”。

③垂：悬挂。 明月之珠：珠宝名，即所传的夜明珠。

④服：佩带。 太阿剑：也作泰阿剑。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吴国著名工匠欧冶子、干将所铸。

⑤纤离之马：古代良马名。

⑥建：树立。 翠凤之旗：用翠凤鸟的羽毛装饰的旗帜。

⑦树：竖立。 灵鼍（yuó 驮）之鼓：用灵鼍皮制成的鼓。灵鼍，鳄鱼的一种，又称猪婆龙，产于长江下游。

⑧夜光之璧：能在夜里自发光的一种玉石。 饰：装饰。

⑨犀（xī 西）：指犀牛角。 象：指象牙。 玩好：赏玩，喜欢的东西。

⑩郑、卫之女：相传春秋时郑国、卫国的女子美而善歌舞，故以美女指

郑、卫女。这里泛指各国的女子。

⑪骀骎(jué tí 决提):骏马名。　厩:马圈。

⑫金锡:指铜和锡。

⑬蜀之:《史记》作"西蜀",是。　丹青:绘画的颜料。　采:彩色,彩绘。

⑭下陈:堂下陈列的物品。古代统治者宾主相见时,陈列礼品、站立傧从的地方,因在堂下,故称下陈。此指侍奉的姬妾。　说(yuè 悦):喜欢,高兴。

⑮宛珠:宛地所产的珠。　簪:簪子,又称为笄。古代男女用来绾住头发的一种锥形装饰。　傅玑(jī 机)之珥(ěr 耳):缀有珠子的耳环。傅,通"附",附着。玑,不圆的珠子。珥,耳环。　阿缟(gǎo 稿):齐国东阿出产的白丝绢。阿,齐国东阿(在今山东省东阿县)。缟,白丝绢。　锦绣:华丽的丝织品。

⑯随俗雅化:随着时代风尚,打扮得雅致。　佳冶:容貌艳丽。　窈窕(yǎo tiǎo 咬挑上):体态优美。　赵女:赵国的美女。古代燕赵多美女。

⑰瓮:陶罐。　叩:敲打。　缶(fǒu 否):陶罐的一种。大肚小口。瓮、缶皆秦地的一种打击乐器。

⑱筝:一种弦乐器。　搏髀(bì 闭):拍着大腿打拍子。搏,拍击。髀,大腿。　呜呜:秦地唱歌的声调。　快耳:悦耳。

⑲郑卫:指郑国和卫国。二国以盛行轻柔的民间音乐著称,被孔子斥为"淫声"。　桑间:本卫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南的濮水上,是当时卫国男女相会歌唱的地方,后来作为民歌的代称。

⑳《韶虞》:相传是舜时的一种乐曲。《武象》:相传为周武王时的一种乐舞。

㉑适观:听视舒适。

㉒色:女子。

㉓民人:《史记》作"人民"。

【译文】

现在陛下您得到昆仑山的美玉,占有随侯珠、和氏璧这样的珍宝,悬挂着夜明珠,佩带着太阿剑,骑着纤离马,飘扬着用翠凤

羽毛装饰的旗，树立着灵鼍皮制的鼓。这几种珍宝，一件也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您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一定要秦国自己产的然后才可以用，那么这些夜光的璧就不会装饰在朝堂上，犀牛角、象牙作的器物就不能成为您所喜欢玩赏的东西，在郑国、卫国出生的美女就不会充满您的后宫，骏马驶骎就不会养在您的马圈里，江南的铜锡就不能为您所取用，西蜀丹青也不能用来作为彩色。所以，用来装饰后宫、充实堂下，娱乐心志，快意耳目的，一定要秦国产的然后才可以使用，那么，这些宛珠装饰的簪、缀着珠子的耳环，阿缟制的衣裳、锦绣装饰的器物，就不会进献到您的面前，而那些随着时尚打扮高雅，容貌美丽，体态优美的赵国女子就不会侍立在您的身旁。而敲击着瓦罐瓦盆，弹着筝、拍着大腿打拍节、发出呜呜的声音，使耳目愉悦的，那才是真正的秦国音乐呢。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这些都是别国的音乐。现在大王您抛弃敲打瓦罐瓦盆，而听郑国、卫国的音乐，不听弹筝而要听《韶虞》，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不过是图眼前的心意愉快、看起来舒适罢了。而现在您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适用，不论是非曲直，不是秦国人就一概离去，凡客卿一概驱逐。这样，您所重视的是美女音乐珠玉珍宝，所轻视的则是人民了。这就不是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了。

【原文】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1]，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2]，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3]，故能明其德[4]。是以地无四方，人无异国，四时充美[5]，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6]。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7]，却宾客以业诸侯[8]，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9]，此所谓借寇兵而赍

盗粮者也[10]。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捐民以益仇[11]，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以上言不宜逐客以资敌国）

【注释】

①让：辞让，舍弃。

②择：选择，这里有拒绝之意。

③却：退却，这里指屏弃，抛弃。

④明其德：显明其恩德。

⑤充美：充足美好。

⑥五帝三王：见前。

⑦乃：竟然。　资：资助，帮助。

⑧业诸侯：成就诸侯的事业。

⑨裹足：缠裹好足。古人远行，则缠其足，以便行走。裹足不入秦，即已经准备前来秦国，但听到逐客令，也停止不来了。

⑩赍（jī 基）：送给。

⑪捐：《史记》作“损”，当从。

【译文】

臣下听说土地广阔的，粮食就多；国家强大的，人口就众；武器精良的，士兵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抛弃细小的土壤，故能成为这样高大；江河大海不拒纳细小的流水，故能达到这样的深；君王不摒弃百姓，故能显示它的恩德。所以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问不同国籍，四季富裕美好，鬼神也会降给福祥，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缘故。现在大王 您竟然抛弃百姓以资助敌国，拒绝宾客以成就诸侯的业绩，使天下的有识之士退缩不敢西来，停步不愿进入秦国。这就是被称作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的行为了。物品不出产在秦国。而可以宝贵的很多；贤士

不出生在秦国，而愿意效忠的不少。现在您驱逐客卿以资助敌国，损失自己的人口以增加仇敌的力量，内部自己搞得很虚弱而在外部同诸侯国结怨，要想求得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了。

杨升南　译注

陈政事疏

贾　谊

【作者】

贾谊，见卷一《过秦论》。

【题解】

《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是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一个长篇奏疏。这是历代称颂的名篇，疏中深刻而全面地陈述了汉朝创建不久、尚在封建社会初期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体现出贾谊少年英气、勇于面对现实、追求真理的过人胆识。疏中尖锐指斥了一些朝臣粉饰太平的阿谀奉承，明确说出当时诸侯王势力对朝廷的严重威胁，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势；同时批评了屈辱的和亲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天子与匈奴单于“倒悬”之势，以至边事烦扰，劳民伤财；剖析了当时社会，承接亡秦之弊，缺乏道德意识，风俗大坏，富者奢侈僭越，天下饥寒，两极分化。从而深切地说出这些是可为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问题。在这种事实面前，贾谊提出一系列的解决危机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提出有名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略，皇帝要以礼、法结合进行治理，严格尊卑等级制度，加强道德教育，尤其是太子在少儿期的

教养与选择辅导者。其中虽然存在少数落后的东西，如过分强调贵贱等级、重复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类陈规，然而表述了不少的朴素的唯物观点，诸如人的善恶并非源于人性，而是受形势制约，礼不是天定，而是人设。

文章风格一如《过秦论》，气势连贯，概括精要，说理透澈，分析入微。特别是善于用典，更巧于譬喻，这里有不少形象生动的比喻，如卧于抱火积薪之上、屠牛解骨、瘇病、倒悬、前车之鉴、船无维楫、投鼠忌器、堂陛等级等，都把要说的事理明白地表现出来，富有文采和艺术。

这篇奏疏影响后世深远，乃至于封建后期的政治家如王安石等。它所揭露的问题和某些政见，历代都有参考价值，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原文】

臣窃惟事势①，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②。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③。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④，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⑤，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⑥，首尾衡决⑦，国制抢攘⑧，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⑨？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注释】

①窃：谦称，相当于私自。　惟：本是虚词无义，这里相当于"以为"，认为。

②"可为"三句：这三句名言，是全文的纲领。　可为：可以称为，可以为它。　痛哭、流涕、长太息：均指担忧，程度不同。长太息，深深的叹息。

③疏举：一条条的列举。

④谀：谄谀，阿谀，即巴结。

⑤厝(cuò 措):放置。全句是说抱火放在柴堆下面。

⑥舛(chuǎn 喘):差错。

⑦衡决:即横断,中间断裂。

⑧抢攘:乱的样子。

⑨孰数:反复详细陈述。孰,同"熟"。

【译文】

臣私自以为当今政事的形势,可以为它痛哭的有一点,可以为它流涕的有二点,可以为它深深叹息的有六点,像其它背理伤道的事还多着,难以完全逐条的列举。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平安、已经治理好了,我独个儿认为还没有呢。说平安而治理好的人,不是愚昧就是谄谀,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与乱的本质的人。抱着火放置在柴堆下面而睡在上面,火没有燃烧起来,却说这是平安。当今的形势,和这有什么不同?本末错置逆反,首尾从中断裂,国家制度纷乱,不是很有条理,何能叫作治理好了?陛下何不让我这一回详细地陈述在您面前?因而呈上治安之策,请试着详细选择吧。

【原文】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①,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②,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③,狱讼衰息。大数既得④,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⑤,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⑥,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

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⑦，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⑧，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⑨，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舜、禹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以上序）

【注释】

①机：关键。

②轨道：旧注遵法则，犹今言走上轨道。

③素朴：相当于淳朴。

④大数：大的几项，亦即大政。

⑤顾成之庙：文帝曾立的宗庙。

⑥六亲：父、母、兄、弟、妻、子。

⑦法程：法式。

⑧少知治体者：贾谊自己谦称。

⑨稽：考，或依据。

【译文】

射猎的娱乐和安危的关键问题，二者哪个紧急呢？当然，要你从事治理，烦劳思虑，苦坏身体，缺乏钟鼓之乐，不那么作也可以的。其实，这欢乐也和今天一样，却能增添：诸侯遵行正道，兵革不动，人民保全性命，匈奴归服，四边的远方向风而来，百姓淳朴，狱讼衰歇。这数项大政已经做好，天下就和顺安定，海内的风气清和而都能条理。生是明君，死是明神，名誉的美好，传到无穷。《礼》经说祖有功而宗有德，可以把顾成庙称作太宗，往上成为太祖之配位，和汉朝同样没有止境。建立久安的形势，造成长治的事业，继承祖庙，侍奉六亲，这是最孝的；把幸福给天下，养

育万物，这是最仁的；建立大经、陈设纲纪，轻重各得其宜，然后可以作万世的法式，即使出现愚昧幼弱不肖的后人，也可以承蒙功业而安定，这是最明的了。以陛下的圣明通达，从而使我这种少知治体的人、得在下风佐助您，达到这一层并不难的。就具备可行的如实陈述于您之前，希望幸而不见忽略。我恭谨地考之于天地、验之于往古，针对当今的政务，日夜思考它最为成熟了。虽然是舜、禹复生，为陛下着想，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更换它了。

【原文】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①：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②，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③，亲兄之子西乡而击④，今吴又见告矣⑤，天子春秋鼎盛⑥，行义未过⑦，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⑧，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⑨。"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⑩，岂有异秦之季世乎？

【注释】

①这一句，《汉书》郑氏注："今建立的国太大，其势必固相疑也。"大致如此。但仍不得所以然。相疑，当为相拟互相攀比、对峙。

②"下数"二句：这两句的上、下指朝廷、臣民。 数：屡屡，多次。 爽：旧注为差忒，可解为几乎。

③这句指淮南王刘长。

④这句指济北王刘兴居反叛，袭击荥阳。

⑤这句说吴王刘濞不守汉法，又有人告他。

⑥鼎盛：方盛，指成年。

⑦句意不甚明白。

⑧冠：冠礼，二十岁举行，这里指成年了。

⑨“日中”二句：这两句引自《六韬》。　焚（wèi 卫）：暴晒。　操刀：掌刀。

⑩堕（hui 灰）：毁坏。　抗：举。　刲：割颈。

【译文】

凡是树立一个（王）国家，本来就包含着某种相对峙的形势：下，屡屡遭受祸殃；上，也几乎屡屡为此担忧，很不是安上而全下之策。如今，或亲弟图谋作东方之帝，亲兄的儿子向西来袭击，吴王又被人告发了。天子春秋方盛，行义还未有什么过失，而对他们德泽却是丰厚有加的，尚且这样。何况还有最大的诸侯、权力有十倍于此的人呢？然而目前天下还比较安定，为什么？那是因为，大国的王，现在幼弱未壮；朝廷设置的傅、相，正掌握职权。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都长到二十岁，血气方刚；朝廷设置的傅、相，称病而被罢免，王国自丞、尉以上的官，普遍安插私人。这样，还有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的反叛行为吗？到这时，想要治安，就是尧、舜也不能治理！黄帝说道：“曝晒物件必须当着中午，掌握着刀必须切割。”现在实行此道，顺利而安全，很容易；若不肯早做，过后就会毁掉骨肉之亲而举刀割颈了，那和秦朝末年有什么不同呢？

【原文】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①，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②？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

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③。诸公幸者乃为中涓④，其次廑得舍人⑤，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⑥。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⑦，又非身封王之也⑧。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注释】

①惮：畏，害怕。

②匡：矫正，援救。

③仄室：侧室。 古制：卿大夫的支子为侧室。 席：借为藉，凭藉。

④中涓：亲近皇帝的侍臣一类。

⑤廑：同“仅”。 舍人：亦是皇帝左右的管事官。

⑥渥：优厚。

⑦角材：选拔的人材。角，校，竞赛。

⑧身：自身，亲身。

【译文】

凭着天子的地位，乘现在的时机，由于天的佑助，尚且还害怕把危险作为安全，把乱看作治。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时代，将不会合诸侯而匡正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必然有所作不到的呢。假设天下像前日那样，淮阴侯还为楚王，黥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韩信为韩王，张敖为赵王，贯高为相，卢绾为燕王，陈豨在代国；又假令这六七公都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时陛下即天子

位，能够自安吗？臣有理由知道陛下是作不到的。天下纷乱，高皇帝和诸公同时起来，没有给他们以侧室的力量预为凭藉。诸公幸运者能作到中涓的官，次等的只得个舍人职，材能差得很远了。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肥沃的土地分给诸公为王，多者百余城，少者三四十县，恩德最深厚的了。然而以后十年之间，反叛者九起。陛下对于诸公，既不是亲自选拔而用为臣，也不是亲自封为王的。自高皇帝起就没有一年感到安宁，因此臣知陛下是不能作到的。

【原文】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①，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不之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②，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③：擅爵人④，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⑤，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⑥。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⑦，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⑧。同姓袭是迹而动⑨，既有征矣⑩，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注释】

①诿：推诿，推托。　疏：疏远，异姓。

②布衣昆弟：平民兄弟，指不以君臣地位尊卑看待。

③这句是说诸侯王都想着用帝制而自为天子。

④这句说擅自给人封爵。

⑤黄屋:黄色车盖,天子之制。

⑥矍视:圆睁着眼,指惊愕的样子。

⑦悍:刚勇。 冯敬:人名,为御史大夫;奏告淮南厉王反叛之事。

⑧易其所以然:改掉其所以然的,即改革根本、根源,从根本上改掉。

⑨袭是迹:沿着这足迹。

⑩征:征验。

【译文】

当然,也还有可推诿之辞,说这是疏远的异姓王。那末,让臣试着谈谈亲的吧!假设悼惠王为齐王,元王为楚王,中子为赵王,幽王为淮阳王,共王为梁王,灵王为燕王,厉王为淮南王,这六七位贵人都没有什么忧患,当这时候陛下即位,能够治理吗?臣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其实他们都有布衣兄弟的观念,没有不想用帝制而自为天子的:擅自给人封爵,赦死罪,甚至有的用黄色车盖,汉的法令是行不通的。虽是行为不轨如淮南厉王,命令他不肯听,召唤他可以使他到来吗?幸而来到,法令又能加给他吗?动一门亲戚,天下都瞪眼惊讶起来,陛下的臣子,虽有刚勇像冯敬那样的人,正待开口奏告,匕首就刺穿他的胸膛了。陛下虽贤明,谁人敢领此重任?故此,疏者必定危险,亲者必然混乱起来,这是已经有过的结果。那么,异姓恃强而行动的,汉朝已经幸而战胜了,但没有改掉他们所以能这样作的根源。同姓就沿袭他们的足迹而行动,既然已有验证了,势必又会全都恢复故态。祸殃的变化,不知会移向何处,圣明之帝处在这种境地尚且不能自安,后世将怎么办呢?

【原文】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1]，而芒刃不顿者[2]，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3]，非斤则斧[4]。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5]，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臣窃迹前事[6]，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7]；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8]。

【注释】

①屠牛坦：人名，春秋后期善于宰牛者，事迹见《管子·分制》。　解：解剖，宰割。

②芒刃：如毫芒的刀刃。　顿：读如钝。

③髋（kuān 宽）：髋骨。股上组成骨盆的大骨。　髀（bì 闭）：大腿骨，股骨。

④斤：砍伐的工具，比斧小。

⑤婴：触，缠绕。

⑥迹：踪迹。这里是动词，追踪，追溯。

⑦“曩令”二句：这两句是说封王的势力大，应该使其残败、消亡。

⑧“令信”二句：这两句是说封侯势小，可让它存在。彻侯，是只有名分没有封地的爵位。

【译文】

屠牛坦一天解剖十二头牛，可是毫芒般的刀刃不钝，因他所排击剥割的部位，都是腠理松懈之处。至于骨盆、股骨之处，不是用斤、就是用斧。那末，仁义恩厚，就是人主的芒刃；权势法制，就是人主的斤斧；而今诸侯王，就是牛身的大骨头了。放开斤斧不用，而想用芒刃去触动它，臣以为不是刀刃缺口就是折断。何不对淮南王、济北王用芒刃，那是形势不允许的嘛！臣私自追溯以前的事实，大致是强者先反：淮阴侯为楚王，最强，就最先反；韩王信靠近胡人，就接着反；贯高凭藉赵国之大，就又反；陈豨兵精，就又反；彭越由于有梁国，就又反；黥布由于有淮南地，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而已，功少而保存最完全，势疏力弱而对汉最忠。那也并非人性和他人不一样，而是形势造成的呀。假使以前樊哙、郦商、绛侯、灌婴等占据数十城称王，那么今天也应该让它残损消亡；假使让韩信、彭越之徒位列彻侯，今天却可以让它存在。

【原文】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①，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②。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③，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④。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

孙生者举使君之[5]。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6]，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7]，所以数偿之[8]。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9]，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10]，柴奇、开章之计不萌[11]，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12]，朝委裘[13]，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业附[14]，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15]？

【注释】

①菹醢（zū hǎi 租海）：切碎成肉酱，古代一种酷刑。

②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建侯国而分散王国的势力。这是贾谊提出的著名策略。

③使臂：指使、运用胳臂。

④辐凑：车轮中的辐条都集中到轮轴毂上，比喻众人来归服。

⑤须：等待。

⑥颇：一部分，稍稍。　汉：指汉朝廷。

⑦“为徙”二句：这两句是说迁移在王国内的侯国，使之隔开，然后封给王侯们的子孙。

⑧这句是说：按领土数额补偿其被削的部分。

⑨倍：读如背。　畔：同“叛”。

⑩贯高：汉初为赵相，劝赵王张敖乘高祖过赵杀之。事发，被笞刑获赦，终自杀。　利几：楚将，降汉，封侯，终因疑忌反汉，被击败。

⑪柴奇、开章：二人都参与淮南王谋反。

⑫植遗腹：扶立遗腹子。

⑬朝委裘：朝拜容衣，即先帝死后，新君未坐朝，先拜先君遗下的衣裘。

⑭五业：业为“美”之误。 五美：上述明、廉、仁、义、后嗣永安。王先谦说。

⑮惮：畏难。

【译文】

这样，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若想诸王都忠心归附，就不如使他们像长沙王；若想臣子不遭受菹醢罪刑，就不如使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若想天下治安，不如多建立诸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势力小就容易用道义使用他们，国小就没有邪心。让海内的形势像身躯运动胳臂，胳臂运动手指那样，没有不能控制服从的。诸侯的君长不敢有异心，如同车轮的辐凑、一齐并进而归命于天子。虽然那些小民，也知道他们安定了，所以天下都知陛下的圣明；分割土地、定下制度，命令齐、赵、楚各分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按等次接受祖上的分地，地受完为止，燕、梁等国都如此。其分地多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虚地设置着，等到子孙成长，则选拔为国君。诸侯的土地，被削去一些入了朝廷的，是为了迁徒其境内的侯国以及封他们的子孙，用来补偿不足之数。哪怕是一寸土地，一人的数额，天子没有什么利，确是为了治理而已，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地制度一经确定，宗室子孙就不思虑不能为王，下面没有背叛之心，上面没有诛伐的打算，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仁慈；法立而不违犯，令行而不逆反，贯高、利几的阴谋不生，柴奇、开章的诡计不萌发，小民向善，大臣顺从，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义了。这样，就是把赤子躺卧在天下之上、也能安定；就是扶立遗腹子，朝拜先帝的委裘，而天下 也不乱。当时能大治，后世歌颂圣明。一次举动而五美归附，陛下！谁还畏难而迟疑不这样作呢？

【原文】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1]，一胫之大几如要[2]，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3]，一二指搐[4]，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5]，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跖戾[6]：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7]；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8]，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跖戾。可为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痛哭之一）

【注释】

①瘇：肿脚病。读如肿。

②胫：小腿。　几：几乎，差不多。　要：即“腰”。

③屈信：屈伸。

④搐：抽搐。

⑤锢（gù 固）疾：顽症，长病不愈。

⑥跖戾：足掌反戾。即脚掌。脚掌反戾，不能行走。

⑦从弟：堂弟。

⑧惠王：齐悼惠王。

【译文】

天下的形势，好比正在害着肿脚病，一条小腿大得几乎像腰，一个指头大得几乎像臂。平常起居不能屈伸，一两个指头抽搐，整个身子也觉得无依靠似的。失掉今天时机不去治疗，必定成为顽症，后来就是有扁鹊名医，也不能治了。而且，不仅是脚肿，又苦着脚掌反戾不能行路：楚元王之子，是帝的堂弟；今天为王的，是堂弟之子。齐悼惠王之子，是帝的亲兄之子；今天为王的，又是兄子之子了。亲者或没有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控制大

权以逼迫威胁着天子。臣所以说：不只是肿脚病，又苦于脚掌反戾不能行路。可以为它而痛哭的，就是这个病呀！

【原文】

天下之势方倒县①：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②，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③，又类辟且病痱④。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⑤，不轻得复⑥，五尺以上不轻得息⑦，斥候望烽燧不得卧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流涕者此也。

【注释】

①倒县：倒挂着。

②顾：反，回头看。

③亶：读同但字。

④辟（bì 闭）：足病。 痱（fèi 费）：风疾，中风麻痺。

⑤长爵：高爵。

⑥复：复除，相当于换班，回内地休息。

⑦五尺：古代指未成年者。

⑧斥候：边境守望的吏卒。 烽燧：举火报警的设施。见卷十《谕巴蜀檄》注。

【译文】

天下的形势正是如同倒挂着：凡天子是天下之首。为什么

呢？因为他在上面；蛮夷是天下的足，为什么呢？因为它在下面。如今匈奴欺侮侵掠。是最不敬的，为天下的祸患，是没个完的。而汉朝每岁送它金絮采缯侍奉着它。对夷狄的征令，是皇帝的权力；向天子进贡，是臣下的礼节。现在足反而居上，头却反而居下，这样的倒挂着，没有人能解开，还能说国家有人才吗？不但是倒悬而已，还患着足病和中风麻庳症呢！足病是一部分的病，中风是一方面的痛。现今西边北边的郡，虽有高爵的官驻守，却不容易得到复除归来，少年以上的人不容易得到休息，边境斥候吏卒望着烽燧不能安眠，将官军吏披着甲胄而睡。臣所以说这是一方面的病痛哩。医生能治，而主上不让他治，可以为它流涕的就是这事呀。

【原文】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①？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②？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③！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④？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⑤，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以上可为流涕之二。实止匈奴一事）

【注释】

①这句指汉与匈奴和亲，尊称匈奴单于，单于即相当天子称号。

②安穷：安有穷尽，即哪有完了之时。

③亡具：没有治安的办法。具，器具。指办法，策略。

④属国之官：专管藩属国的官。

⑤中行说：人名，为汉使而降匈奴，教匈奴如何自强对付汉朝。说，读悦。 笞其背：鞭打他的背部。

【译文】

陛下怎么能容忍把帝、皇的名号加给外族的诸侯呢？这样，势位既然降低了，祸患就不会止息，长此下去，怎么有穷尽之时？进这计谋的人都自以为是，真不可理解，没有治安的办法太甚了！臣暗自估量：匈奴的人口不过汉的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而被困扰于一县之众，很为当政者害羞！陛下何不试着用臣为专管藩属国的官去主治匈奴呢？实行臣的计策，必定牵系单于的脖子而制断其命，降伏中行说、鞭他的背，使所有匈奴的民众惟皇帝之令是从。而如今不猎取猛敌只猎取野猪，不搏击反叛的寇贼只搏击家兔。玩着小娱乐而不考虑大的祸患，这不是为治安着想的！德可以远施，威可以远加，而只有几百里外之处，威令就不能伸展，可以为之流涕的就是这事呀。

【原文】

今民卖僮者①，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②，内之闲中③，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④，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缕以偏诸⑤。美者黼绣⑥，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⑦，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⑧，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蒉妾缘其履⑩，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⑪，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⑫，为大耳⑬！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⑭。至冒上也⑮，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以上长太息之一）

【注释】

①僮：奴隶，佣奴婢妾。

②偏诸缘：衣带的绲（滚）边。

③闲：栏，这里指卖奴婢的栏。

④庙：宗庙，这里为入庙，动词。　宴：宴处，平常居家。

⑤缕：同“缉”，编织。

⑥黼（fǔ 府）：织成斧形的花纹。

⑦节适：有节度而合适。

⑧屈：指财力耗尽，亏空。

⑨皂绨：皂色的厚绨，指粗厚衣服。

⑩蒙：即“嬖”，庶贱之人。

⑪衣（yì 义）：动词，穿（衣）。

⑫毋动：不可动摇。

⑬大：指大话。为大，好说大话。

⑭亡等：无尊卑之差等。

⑮冒：冒犯。

【译文】

今日民间卖奴婢的，穿着绣花衣服、丝织鞋子，飘着绲边的衣带，装进栏中，那是古代天子皇后的服装，用为进宗庙而平时家居不穿的。现在庶人能用来给婢妾穿。白色縠纱做衣面，薄的细绢做衣里，织着花边，更美的有黼绣，这是古代天子之服，而今富人大商宴会请客时用来挂墙壁。古时，尊奉一个皇帝一个皇后

就合乎节度，今天的庶人屋壁能用上皇帝的服装，倡优下贱的人得做上皇后的装饰，那样，天下财力不亏空，恐怕是不可能的。况且，当今皇上自己只穿着皂色的粗厚缯布衣，而富人房壁却挂着文绣；皇后的衣领绲边，而庶人贱妾却在鞋子上绣边，这就是臣所说的错乱呀！百人劳作，不能供给一人穿的，想天下人不受寒，怎能做得到？一人耕作，十人聚合来吃，想天下人不饥饿，也是不可能的！饥寒交迫着人民的肌肤，要想他们不作奸邪之事，是不可能的！国家已经亏空，盗贼只是等待时机发作而已。然而献计者却说这计策不能动摇，那不过是说大话罢了！世俗已经是最不敬谨了，最没有秩序了，最犯上的了，而进计者还说无为而治，可以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事呀。

【原文】

商君遗礼义①，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②，家贫子壮则出赘③。借父耰锄，虑有德色④，母取箕帚，立而谇语⑤；抱哺其子，与公并倨⑥；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⑦。其慈子耆利⑧，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⑨，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⑩，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

【注释】

①商君：即秦国的商鞅。

②出分：分出成家。

③出赘：去到女家作赘婿。

④“借父”二句：这两句说借给父亲耙、锄，还带着施恩的颜色。

⑤“母取”二句：这两句说母亲拿用一下箕和扫帚，就立时责骂。　谇（suì 碎）：斥责，质问。

⑥并倨（jù 据）：并立傲慢。

⑦稽：计。　相稽：相与计较。

⑧慈子耆利：慈爱其子，贪嗜财利。

⑨蹶（jué 决）：颠仆，拔取。

⑩掩：盖，压。

【译文】

商鞅丢掉礼义，抛弃仁恩，全心去取功利，实行了两年，秦国风俗日益衰败。所以秦人家富的儿子到壮年则分出成家，家贫的儿子到壮年则出赘女家。借给父亲耙、锄用，子女还带着施恩德的颜色；母亲拿用一下箕和扫帚，子女立时责骂；媳妇抱子哺乳，和公公并立而傲慢；婆媳互相不和悦，反唇计较长短。他们慈爱儿子却贪嗜财利，这样，和禽兽不同之处也没有多少了。然而他们一味地追求时机，还以为拔取了六国，兼并了天下，功也成了，所求的也得着了；终于不懂得反回到廉耻的品节、仁义的宽厚上来，一味信从兼并的办法，顺着进取功利的趋势发展，结果天下大为衰败。人多的压迫人少的，智巧的欺侮愚昧的，刚勇的威逼怯懦的，壮年的凌驾衰弱的，祸乱就到来了。

【原文】

是以大贤起之①，威振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②，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③，虑非顾行也④。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⑤，搴两庙之器⑥，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⑦，赋六百馀万钱，乘传

而行郡国⑧，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⑨，期会之间⑩，以为大故⑪。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⑫。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⑬，而不知大体⑭，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注释】

①大贤：指汉高祖刘邦。

②谊：同“义”。 捐：弃。

③逐利不耳：只看逐利与否而已。

④虑非顾行：考虑的并非顾到行为善恶好坏。

⑤剟（duò 舵）：割取。

⑥搴：拔取。 两庙：高祖、惠帝之庙。

⑦这句是说：造假文书，以出仓粟近十万石。 矫伪：指造假文件。几：庶几，差近。

⑧乘传：乘传车，邮传、报讯的车。

⑨这句是说：大臣们借口上报的簿书还没有作好。 簿书：官府的文书簿册。

⑩期会：约定的会报。

⑪大故：大事。

⑫适然：当然。

⑬刀笔：用刀削书札，用笔写字。 筐箧：盛书札的器具。

⑭大体：大的事体，大局。

【译文】

因此，大贤兴起，威振海内，以德使天下服从。前日向着秦的人，今日都转而归汉了。然而秦遗留的风俗，还没有改掉。当代争相奢侈靡费，而上面没有制度，抛弃礼义廉耻日益厉害，可以说

是月月有异而岁岁不同的。只管能否逐利，不考虑行为是否善恶了。其甚者杀父杀兄呢！盗贼割取寝室的门帘，拿走宗庙的礼器，白昼在大都市里劫夺官吏的金钱。造假文书的人出仓粟近十万石，征赋六百余万钱，乘着传车来往于郡国之间，这是行为最坏的人了。而大臣们却借口簿书还没有上报，又在约定的会报期间，认为这是一种大事故。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安然而不以怪，不用耳目去察看思考，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罢了。移风易俗，使天下都回心向道，一般也不是俗吏能够做到的。俗吏的要务，在于刀笔筐箧的文牍，而不懂得大局，陛下又不亲自忧虑，臣暗自为陛下惋惜！

【原文】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①："礼义廉耻，是谓四维②。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③，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④。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⑤，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⑥，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⑦，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⑧。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⑨，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以上长太息之二）

【注释】

①管子:管仲。曰字以下所引为《管子·牧民》篇文。

②四维:四大纲纪。 维:绳索,引申为维系的纲纪。

③少知治体:稍微识得治国之本。这句是退一步说。

④虚:同"墟",废墟。

⑤几:读如冀,希望。

⑥经:常。

⑦众信:共为忠信。

⑧持循:执持而顺行,相当于遵循。

⑨维楫:船的系绳和船桨。

【译文】

凡立君臣,定上下等级,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秩序,这并非天定,是人们设置的。凡人们设置的事,不做就建立不起来,不扶植就会僵死,不修理就损坏。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振兴,国家于是灭亡。"除非管仲是愚人,就可以不听它;设使管仲稍微懂得治体,那末岂不是应该为此寒心而担忧吗?秦朝灭了四维而不振兴,所以君臣乖戾紊乱,六亲遭殃杀戮,奸邪之人并起,万民离心反叛,凡十三年,国家就成了废墟。今天,四维还没有完备呀!所以奸邪之徒在盼望幸运,民众心情疑惑。倒不如现在确定常制,使得君是君、臣是臣,上下有等差,父子、六亲都各得其宜,奸邪之人没有侥幸的机会,而群臣都行忠信,主上也不疑惑。这番事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世有所遵循了。若是常制不定,那就好比渡江河而船没有系绳和桨橹,到中流遭逢风浪,必定翻掉的。可以为之深深叹息的是这事呀。

【原文】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①,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

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注释】

①“殷为”二句：这两句以下，至以下第四段末“……明有仁也”见《大戴礼·保傅》篇。　二十余世：《保傅》篇作“三十余世”，商代自成汤开国至纣灭亡共三十一王。

【译文】

夏代作天子的，十有余世，而商朝接替它；商代作天子的，三十余世，而周代接替它；周代作天子的，三十余世，而秦朝接替它；秦代作天子，到二世就灭亡了。人性差别不很远，为什么三代的君王有道就长久、而秦朝无道就暴乱呢？这个缘故是可以知道的。

【原文】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①，固举以礼②，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③，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④，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⑤，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⑥。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

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⑦，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⑧，习贯如自然。"

【注释】

①乃生：始生。

②举：抱起初生子，古代称"举"礼。

③齐肃：斋戒肃穆。 端冕：端正冠冕。

④阙：朝廷正门外。 下：下车。

⑤襁抱：当为襁褓，包裹小儿的衣被。

⑥宴：安居。

⑦耆：即"嗜"，嗜好。

⑧少成：小时形成。

【译文】

古代为王的，当太子始生时，一定要行举子之礼，使士人背着他，办事人要斋戒肃穆、端正冠冕，在南郊拜祭，那就是见天了。经过朝廷门外要下车，经过宗庙门外要快走，这是孝子之道。所以，打从婴儿起，教育就已经进行。昔日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就由召公作太保，周公作太傅，太公作太师。保，保护他的身体；傅，傅之德义；师，教导他古训。这是三公的职务。于是又为他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那是和太子平常安居在一起的。故在儿提之时就有见识，三公、三少固然明了孝仁礼义、用道义教育他，赶走邪人，不让他看见丑恶行为。于是都要选择天下的正士、孝悌、博闻、有道术的人，辅翼他，使之和太子居处出入在一起。故而太子初生就见正事，听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了。经常和正人相处就没有不正，犹如生长在齐

地，不能不说齐语；经常同不正的人相处就不能正，犹如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语了。所以选择他嗜好的，必须先受学业，方才尝试，选择他喜爱的，必须先练习，方才让他去做。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性，习惯了如同自然一般。"

【原文】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①，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②。《学礼》曰：帝入东学③，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⑤，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⑥；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⑦，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⑧。

【注释】

①妃色：妃匹之色。

②官：宫。　所学之官：即学宫。

③东学：指东序。这一段，说到五方之学，当是学习的分科。《保傅》篇注说四方之学是虞庠及四郊小学。则太学当为古代的大学。

④相及：相加，第次施加。

⑤齿：年龄。　上齿：尊重年长者。

⑥遗：《保傅》篇作"匮"，亏缺。

⑦匡：补救，《保傅》篇作"达"。

⑧化辑：教化而相安。

【译文】

到了太子稍长，知道妃匹之色时，就进至学习阶段，所谓学，

就是到学宫去。《学礼》说："皇帝入东学，崇尚亲道而以仁为贵，就使亲疏有序，而恩义次第施加了；皇帝入南学，尊重年长而以信为贵，就长幼有等差，民众就不会枉上了；皇帝入西学，尊贤而以德为贵，就使圣智的人有职位，功业不会亏缺了；皇帝入北学，尊重贵者而以爵位为重，就使贵贱有等级，下级不逾越界限了；皇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下来温习，由太傅考试，太傅罚不守规则的、补救不及格的，就使道德、智慧增长而治国之道学好了。这五种学业在上者既能完成，下面百姓黎民就能教化而相安了。"

【原文】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①、诽谤之木②、敢谏之鼓③；瞽史诵诗④，工诵箴谏⑤，大夫进谋，士传民语⑥。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⑦；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⑨，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⑩，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⑪，步中《采齐》⑫，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注释】

①这句说相传尧时进善言的人，站在这种旌旗下面。见卷十《除诽谤法诏》。 彻：通"撤"。

②亦见卷十《除肉刑诏》。

③敢谏之鼓：进谏时所击之鼓。

④瞽史：盲人说史者。

⑤工：指乐工。 箴谏：以箴言规谏。

⑥士传：士人传话。 民语：民众议论。

⑦切：切磋。　不愧：无过失而不惭愧。

⑧中道：合于道。　若性：像天性、生成一般。

⑨这句是说：秋季傍晚祭月。夕，引申为夜祭之名。

⑩“春秋”三句：这三句讲养老礼。　国老：老人中高一级的，其下有庶老。执酱而亲馈之，皇帝亲自拿着酱送到老者面前。

⑪鸾、和：装在车上的两种铃。

⑫《采齐》：乐曲，配合步行节奏。下文《肆夏》类同。

【译文】

到了太子行冠礼之后成人，免除了保傅的严教，就有记过的史官、撤除膳食的宰官、进善言的旌旗、指斥错误的木柱、敢于进谏的鼓等等设置着；瞽史诵诗，乐工以歌曲箴谏，大夫们进谋略，士人传话，民众议论。这样，学习同智识增长，因而切磋商讨而不致发生过错有愧于心；教化和心意相成，就能合于道，像天生的一般。三代的礼制：春季在早晨朝拜太阳，秋季在日暮祭祀月亮，是为了表明诚敬；春秋两季入学，让国老上坐，天子亲自拿酱送上，是为了表明孝道；行车有鸾、和的铃声，步行合着《采齐》的节拍，快步合着《肆夏》的节奏，是为了表明有法度；对于禽兽，喜见其生不愿见其死而吃它，喜欢听到它的声音不愿吃它的肉，故而远离庖厨，是为了增加恩德、表明有仁的了。

【原文】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①。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②；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③，则夷人之三族也④。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⑤。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⑥，非其

理故也。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⑦，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⑧，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

【注释】

①具：具备，这里可解为方法。

②告讦（jié 洁）：告发、指斥别人的罪过。

③劓（yì 义）：古代割鼻之刑。

④夷：灭。

⑤艾：读如刈，割。　菅（jiān 奸）：一种多年生的草。

⑥道：同"导"。

⑦已事：以往的事。

⑧亟绝：急灭，灭亡得极快。

【译文】

三代之所以能长久，因为他们辅翼太子有这么一套办法。到秦朝就不那样，它的风俗本来不重视谦让，所崇尚的是告发罪过；本来不重视礼义，所提倡的是刑罚。使赵高为胡亥的太傅，却教给刑狱之事，所学习的不是斩杀、割鼻，就是灭人三族。故而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去射人，忠谏的人被诬为诽谤，出计谋者被说成妖言，把杀人看作割草一般。这哪里是胡亥生成的性恶呢？那是因为他们引导的，不按事理的缘故呀。俗话说："不学习而能为吏，那就只看以往的行事。"又说："前头的车翻了，后车可作为教训。"三代之所以能长久，看以往的事就可知原由，然而不能照它做，是因为不效法圣智的缘故呀。秦代之所以灭亡那么快，它的车子轨迹可以看得见，然而若是不避免它，这后面的车又将要

跟着翻掉。或存或亡的变化，或治或乱的关键，主要就在这里。

【原文】

天下之命，县于太子[1]。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2]。夫心未滥而先谕教[3]，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4]，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5]，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6]，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7]："一人有庆[8]，兆民赖之。"此时务也。（以上教太子一条，无"长太息"字样。）

【注释】

①县：即"悬"。这里可解为系于。

②谕：晓以事理。　左右：辅翼的人。

③滥：泛滥，涣散。

④谊：意义。　指：主旨，宗旨，目的。

⑤服习积贯：成了习惯。贯，同"惯"。

⑥行：行为，品行。　不相为：不能相处。

⑦《书》：指《尚书·吕刑》篇。

⑧一人：指天子。　有庆：有善。

【译文】

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之手。太子的善，在于及早谕教和选好辅翼的人。大凡心还没有涣散的时候就进行谕教，容易教化成功。用道术知识意义的主旨开导，教育就有力量。若是养成习惯之后，就只靠辅翼的人了。那胡人、粤人，生来是同声音的，嗜欲也没有不同的，待到他们成长而形成习俗，就是经过反复译解，

他们的语言也不能相通，行为就是至死也不能相处，这就是教育和习俗造成的。臣故而说选左右、早谕教最为紧急！教谕得力而左右辅翼的人端正，太子也就端正了；太子端正，而天下就安定了。《书》曰："天子有善，亿兆人民都有了保障。"这是当前的任务呀。

【原文】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①，不能见将然②。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③？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④，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⑤："听讼⑥，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注释】

①已然：已经如此，已发生的事。

②将然：将要如此，将要发生的事。

③顾：反。

④眇：细少。

⑤引孔子话，见《论语·颜渊》篇。

⑥听讼：审理诉讼案件，断案。

【译文】

大凡人的智力，能看见已经发生之事，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礼，就是防止将要发生事情之前；而法，是制止已经发生事情之后。所以法的运用容易看得见，而礼的作用最难懂得的。像那用庆功赏赐来劝善，用刑罚惩治恶，先王掌握这政策，如同金石

一样的坚固，实行这种法令，诚信便像四时准确运行，依据这个公平，像天地一样无私，岂可反而不用吗？然而，常说礼呀、礼呀，是贵在灭绝恶事还未萌生的时候，而兴起教化在细微之处，从而使得民众天天趋向于善、远离罪恶而自己并不觉得。孔子说："审理诉讼，我与人家相同。然而必须使得消灭诉讼案件呀！"

【原文】

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①，取舍之极定于内②，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③，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④，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⑤；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无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

【注释】

①审取舍：审慎地取用与舍弃。

②极：这里意为一极，即一端。

③积渐：逐渐积累。

④道：同"导"，引导。

⑤洽（xiā 虾）：沾湿，浸润。

【译文】

帮助人君打算，不如首先审慎取用与舍弃之事，取与舍的一端在内部决定了，而或安或危的萌芽在外面就有反应。安，并非一天就能安；危，也不是一天就危，都是逐渐积累而然，不可不考察了。人君所积累的是什么，在于他取舍了什么，用礼义治理就积累礼义，用刑罚治理就积累刑罚。刑罚积累起来，民众就怨恨背叛；礼义积累起来，民众就和睦相亲。故而世代的君主希望民众为善，这都相同，而用来使民众为善的政策就不同，或者用德教引导，或者用法令驱赶。以德教引导的，德教沾润而民气和乐；以法令驱使的，法令至极而民风哀愁。哀、乐的情感，就是祸、福的反应。秦王的尊宗庙而安子孙的欲望，和成汤、武王相同。然而成汤、武王广施德行，六七百年不失天下，秦王治理天下十余年就大败。这里没有别的缘故，就在于成汤、武王的决定取与舍审慎，而秦王决定取与舍不审慎而已。

【原文】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①，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②，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③，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④，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⑤，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⑥？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以上定取舍、重德教一条，无"长太息"字样。）

【注释】

①情：当为情理。

②裕：充裕。

③累：积累；相连。

④亡一有：没有一点，一无所有。亡，无。

⑤下：指人民。

⑥是非：当读成岂非。

【译文】

天下，是一个大器物。现在人家放置器物，放置在安全的处所就安全，放置在危险的处所就危险。天下的情理，和器物没有不同，就看天子怎样放置它。成汤、武王把天下放置在仁义礼乐的处所，从而德泽沾润给禽兽，草木也广多丰裕，恩德普及蛮貊四夷，连及子孙数十世代，这是天下人所共同闻知的；秦王把天下放置在法令刑罚的处所，德泽没有一点，从而怨恨和毒害充满人世，人民憎恶他像仇敌一般，灾祸几乎降到他自身，子孙被诛杀灭绝了，这是天下人所共同看见的。这岂不是明白的应验吗？人们说："听话的方法，一定要看它的事实，那就使说话的人不敢乱说。"如今有的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人君为何不引用殷、周、秦朝的史实来看一看呢？

【原文】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①，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②，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③，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④，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⑤，故其尊不可及也。

【注释】

①陛：堂下台阶。

②廉：边沿，角落。 远：远离。动词。

③陵：乘，驾，踏上。

④官师：同官之长。

⑤加：加在上面。

【译文】

人君的尊崇有如堂上，群臣如同堂下的台阶，老百姓如同台阶下的地面。是故台阶九级之上，边沿离地面远，堂就高；台阶没有几级，边沿离地近，堂就低。高者难攀登，低者容易踏上去，这是事理的必然。所以古代的圣王制定等级，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往下有官长、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之于上，故尔他的尊崇是不可达到的。

【原文】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①。"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②。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③，蹴其刍者有罚④，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⑤，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⑥。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⑦，而今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骂、弃市之法⑧，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

之心乎。夫望夷之事⑨，二世见当以重法者⑩，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注释】

①这句是说：要打老鼠又怕打坏了它旁边的器物。后来简括为“投鼠忌器”的成语，比喻打击坏人又顾忌牵连其它。

②戮辱：杀戮屈辱之刑。

③齿：指马的年龄，这里为动词，是看马的年龄。　路马：大马，皇帝的马。

④蹴：踏，踢。　刍：草，马的饲料。

⑤豫远：预先离开。

⑥体貌：以体容敬重人。　厉：激厉。勉厉。　节：节操。

⑦伯父：天子称同姓的诸侯长辈。　伯舅：天子称异姓诸侯长辈。

⑧髡（kūn 昆）：古代剃去男子头发之刑。　弃市：杀而暴尸于市上之刑。

⑨这句是指秦二世被阎乐杀于望夷宫。

⑩当：判罪。全句是说二世被判以重法。

【译文】

里间谚语说：“想打老鼠而顾忌连带打坏器物”，这是最好的比喻了。老鼠靠近器物，尚且畏难而不打它，害怕损坏这器物，何况对于靠近君主的贵臣啊！廉耻节礼用以对待君子，故而只有赐死而没有杀戮和屈辱的刑罚。所以刺面、割鼻的罪刑不给予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之故。礼，不敢查看君主路马的年龄，践踏了它的饲料草要受罚，见到君主使用的几案手杖要站立，遇到君主的坐车，原本坐车的人也要下车，进朝廷正门要快步走；君主的宠臣虽然犯了过失，刑戮之罪不加到他们身上，这些都是为着尊君的缘故呀。这是为了主上预先远离不敬的人，是为了以体容敬重大臣而激厉他们的节操。如今从王侯三公的显贵起，都是

天子所要改容而以礼相待的人，也是古代天子所称呼的伯父、伯舅这类人，而今和众庶同受刺面、割鼻、剃发、割足、鞭笞、辱骂和暴尸于市等等刑法，那么，殿堂不是没有台阶吗？被杀戮受侮辱的人不是太近君主了吗？这样，廉耻不行于大臣中间，那不就使掌握重权的大官而有如奴隶那般无耻的心了吗？那望夷宫的事件，二世被决以重法，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习俗所导致的呀。

【原文】

臣闻之：履虽鲜①，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②，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③，输之司寇④，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⑤，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⑥，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注释】

①鲜：新。

②苴（jū居）履：用草垫鞋里。苴：旧注为履中之藉。藉，即垫。

③绁（xiè谢）：绳索，通“绁”。这里为捆绑。

④输：送去。 司寇：掌刑罚的官。

⑤詈（lì厉）：骂。詈骂为重义词。 榜（páng旁）笞：拷打。

⑥一旦：指一旦犯罪受刑。

【译文】

臣听说过：鞋虽然新，不放在枕上；冠虽然破旧，不用来垫鞋

里。曾经处在贵宠地位的人，天子改容以礼待他了，吏民曾经低身敬畏过他了，如今犯了过失，皇帝废弃他可以，罢免可以，赐他的死也可以，灭他的族也可以。如果那样束缚他，捆绑他，送他到司寇那里，编为徒隶之列，司寇的小吏辱骂、拷打他，恐怕不是让老百姓见以为诫的办法。那些卑贱的人，也常常知道，尊贵者一旦犯罪，我也将会如此对待他的。这不是使天下习以为常的办法，不是尊崇尊者、重视贵者的教化。天子所曾敬重的、老百姓所曾宠爱的人，死就死而已，贱人怎能如此困辱他呢？

【原文】

豫让事中行之君①，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②。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③，必报襄子④，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⑤；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⑥，匿诟亡节⑦，廉耻不立，且不自好⑧，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⑨，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⑩；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⑪。俱亡耻，俱苟妄⑫，则主上最病。

【注释】

①豫让：战国初期智伯的家臣，见前《太史公自序》。　中行：晋国中行氏。

②移事：转事，转而事奉。

③衅(xìn 信)面:涂面,指以漆涂脸。

④这句是说一定要对赵襄子报仇。

⑤自为:对待自己。

⑥顿:同:“钝”。

⑦㪅(xī 喜)诟:无赖,辱骂。

⑧自好:旧注为自喜,当为自爱。

⑨逝:往,赴。

⑩挻(shān 山):篡取。

⑪粹:纯,全。

⑫苟妄:苟且而狂妄。

【译文】

豫让事奉中行氏的君长,智伯攻灭了中行氏,他就转而事奉智伯。到了赵襄子灭了智伯,豫让用漆涂面,吞炭变音,改变模样,决心对赵襄子报仇,五次都没有得手。人们问豫让,豫让说:“中行氏用一般人养着我,所以我就用一般人的态度事奉他;智伯以国士的规格待我,我所以用国士的义务报答他。”因此一个豫让,以前反叛主人去事奉仇人,行为如同猪狗;后来行起节操,致以忠心,行为出乎一般士人之上,那是人主使他如此的。是故君主对待大臣像对待犬马一样,士人也就自以为犬马;君主待他们当官员,他们也就自以为官员。那种顽钝无耻,辱骂无品行,没有廉耻,且不自爱,苟且混过就可以的人,势必见利就奔赴,见便宜就抢夺。君主一旦失败,他们就趁机篡取;君主一有患难,他们就苟且逃脱,站着旁观而已;一有对自身方便的机会,就欺骗、出卖而得利益。这样,君主还能从这种人身上讨得什么方便?群下的人最多,而君主是最少的,所依托的财器职业,都全来自群下。他们都无耻,都苟且狂乱,这对君主最有害。

【原文】

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1]；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2]，不曰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3]。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4]，闻谴何则白冠氂纓[5]，盘水加剑[6]，造请室而请罪耳[7]，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戾而加也[8]；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9]，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10]，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熹[11]；婴以廉耻[12]，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

【注释】

①簠簋（fǔ guǐ 府鬼）：古代盛食物的器皿，方形为簠，园形为簋，多用于祭祀、宴饮。

②罢软：即疲软，这里指不尽职。

③讳：隐讳。

④谴、何：读为谴呵，责问。

⑤氂纓：用毛作冠纓（带），守丧的冠服。

⑥这句是说用盘水表示法如水平，为己正罪；加剑其上，请以自刎或杀牲以盘水取血，表示发誓。

⑦请室：当为清室。王先谦说。清室约相当于皇帝的清宫，洒扫清净之室。

⑧颈戾：反戾其颈。　加：指加刀锯之刑。

⑨自裁：指自杀。

⑩捽:持头发。 抑:按下。

⑪熹:如喜,好,指志气好。

⑫嬰:加。

【译文】

所以古代礼不及于庶人,刑罚不用于大夫,是为了勉励宠臣的节操。古代的大臣有犯不廉洁的而被废黜的,不说不廉,而说是簠簋不设置;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的罪,不说污秽,而说是帷薄不修饰;坐疲软不任职的罪,不说疲软,而说下官不尽职。故而,贵重大臣被定有这种罪,还不直接正式称呼罪名,尚且迁就而为他隐讳。故而他若处在被大为谴责的境地,听到谴责就戴起白冠加上氂毛的缨,盘水之上加剑,来到清室请罪,皇帝不会拘捕捆绑而牵着行走;犯有中等罪刑的,听到法令就自我废黜,皇帝不使人给他反戾颈项而加以刀锯;犯有大罪的,听到命令就北面再拜,跪着自杀,皇帝不对他揪头发按下而施刑,只说:"您大夫自有罪过了,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以礼相待,故而群臣自争志气;加以廉耻,故而人人自守节行。君主设置廉耻礼义来对待他的臣下,而臣下还不用节行报答他的君主,就不是人类了。

【原文】

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①,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②,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圉扞敌之臣③,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④,比物此志也⑤。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⑥,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⑦,

可以寄六尺之孤[8]。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9]，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以上不挫辱大臣一条，长太息之三。魏高堂隆谏明帝疏称“长太息者三”，殆指此。）

【注释】

①主耳忘身：只有君主、忘了自身。下面三句同一句法。

②父兄之臣：父兄亲属之臣，指贵族大臣。

③守圉：守御，守卫而抵御。圉，同“圉”，亦即御。　扞敌：防敌。

④金城：比喻坚固的保障。

⑤比物：以物相比。

⑥夫：同“彼”，他。

⑦不御之权：大权，重权。

⑧六尺：未成年的人。古以七尺为成人。

⑨彼之久行：那种久行之事，指上述那种不别尊卑，投鼠不忌器之事。

【译文】

故而教化成功，风俗安定，做臣子的就能为君主而忘身，为国而忘家，为公而忘私，见利不苟且追求，见害不随便避开，只有义的存在，这就是君主的教化呀。故而贵族大臣，确能为宗庙而死；有法度的臣子，确能为社稷而死；辅佐大臣，确能为君上而死；守卫御敌之臣，确能为保住城郭封疆而死。所以说圣人有金城，就是用物来比喻这种人的志气的，他们且能为我而死，我就得和他一同活着；他们且能为我而亡，我就得和他都同时生存；他们为我而冒危险，我就得和他一起得到安全。只顾品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所以可托付他的重权，可以把孤子寄托与他。这就是勉励有廉耻、行礼义所达到的结果了。这样做，主上有什么损失呢？丢了这个不做，而只顾那些久行的弊政，所以说可以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事呀。　　**王贵民　译注**

论积贮疏

贾 谊

【作者】

贾谊，见卷一《过秦论》。

【题解】

这是贾谊向汉文帝进的一个奏疏，“积贮”就是积蓄贮藏粮食。西汉建国以后，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但是，直到文帝时期，“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加之“背本趋末”的倾向在发展，造成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的严重局面。贾谊在疏中进一步指出，一旦出现天灾、战事，将会发生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于是提出必须使人民归农，人人各食其力。这虽是一个明显的道理，但统治集团的决策者并不一定懂得。此疏与晁错的《论贵粟疏》，观点相同。晁错更提出具体措施，可以互相参看。

【原文】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①。”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②。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③，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④，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⑤；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

泛⑥，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⑦，天下财产何得不蹶⑧！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⑨，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⑩，岁恶不入，请卖爵子⑪，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⑫。（以上言靡财者多，立虞竭蹶。）

【注释】

①仓廪实：仓库装满粮食。指人能足食。

②屈：短缺；亏空。

③至纤：极细致。　至悉：极详尽，周到。

④本：指农业。　末：指商业，也包括手工技艺。

⑤残：害。

⑥泛：覂（fěng 讽）之借字，倾覆。

⑦靡：散，耗费。

⑧蹶：跌倒，这里比喻枯竭。

⑨几：近于。

⑩狼顾：像狼走着回顾张望。狼性怯，边走边回顾。这里比喻人心不安。

⑪卖爵、子：卖爵又卖子。

⑫阽（diàn 店，又yán 延）：临近（危险）。

【译文】

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老百姓的衣食不足而能够治理的话，从古到今，未曾听见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就会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受冻。"生长的物产有一定时间，而使用它们没有节制，物力就必然短缺。古时治理天下的人，极为细致、周详，因而蓄积很可靠。如今背离农业而追求商业，吃饭的人很多，这是天下的大害；淫荡奢侈的风气，一天一天地增长，这是天下的大贼。残贼公然横行，没有遏止一下，国运便将倾覆，没

有办法拯救了。生产的人少，而耗费的人多，天下的财产怎么能不枯竭！汉朝之为汉朝，已将近四十年了，而公家私人的衣食积蓄，还是很可悲的。如果发生过时不下雨，人民就将会恐慌不安，要求卖官爵、卖儿子，已经听见说了，哪有天下临近危险到了这一步而为上的还不害怕呢？

【原文】

世之有饥穰①，天之行也②，禹、汤被之矣③。即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④？卒然边境有急⑤，数千百万之众⑥，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⑦，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⑧；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⑨，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以上言积贮以备兵旱）

【注释】

①穰（ráng 瓤）：稻麦杆子，这里是丰收。

②行：运行，这里指运行规律。

③被：受，遭受。全句指禹时遭水灾，汤时遭旱灾。

④胡：何，下同。 恤：照顾，救济。

⑤卒然：即猝然，突然。

⑥千：一作“十”，全句指人数很多。

⑦衡击：横击，横行冲击。

⑧罢：同“疲”。 羸（léi 雷）：瘦。 易子：交换儿子。

⑨疑：读为拟，比拟。这里是比拟于天子，即僭越。

【译文】

时世有饥荒、有丰收，本是天的运行规律。禹、汤时代就分别遭受过这种灾害了。如果不幸发生了方圆二三千里的大面积旱

灾，国家怎么能给予救济？如果突然边境发生了战事，要动员成千上万的兵众，国家又怎么能供给？兵事和旱灾交加，天下就大为亏空，有些勇力的人便聚众而横行冲击，那些疲惫的、瘦弱的、老人等便会交换儿子而咬骨头；政治就不能完全通行了，远方的自以为比拟天子的人，便一同起来闹事哩！到这时方才惊恐而力图解决，岂能来得及么？

【原文】

夫积贮者①，天下之大命也②。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③，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④，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⑤，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⑥？窃为陛下惜之！

【注释】

①贮：储藏。

②大命：犹言大命脉。

③怀：来，安。　按：全句两个动宾词组，动词都是致使动词。

④著：附著。　本：农业。

⑤末技：不重要的小技。　缘南亩：靠着农田活动，即都来耕作。

⑥廪廪：危险，当同凛凛然。

【译文】

凡积蓄储藏，是天下的大命脉。如果粮食多而财有富余，何事不能办成？用于进攻便能夺取，用于防守便能稳固，用于战事便能得胜。使敌人来降，使远方归附，有什么招致而不来到的呢？现在只要把人民都赶到农业上来，都附着在本业上，使天下

的人各食其力，那些凭小技游食的人就都转来，到田亩上耕作，那么，蓄积便能充足，人们也就乐得其所了。这样本可以作到富足安定天下，而今却作一些危险的事，我私下为陛下可惜！

王贵民　译注

请封建子弟疏

贾　谊

【作者】

贾谊，见卷一《过秦论》。

【题解】

贾谊上给汉文帝的《请封建子弟疏》，是劝谏文帝及早给儿子及弟兄们封王建国，而着重说明封皇子的重要性。认为当时封皇子的代和淮阳等地，夹在强敌或大诸侯国之间，不够强大，不能捍卫朝廷，从而提出改变这种状态的办法。封建子弟为王，是贾谊早有的主张，在《过秦论》中就提出过。但是这种封建，必须保证皇帝的直系强固，即强干弱枝，在《陈政事疏》里深刻论述这一道理，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封建本身包含它不可解决的矛盾，只是贾谊清醒地看到这种矛盾的危险性，有先见之明而已。

【原文】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强[1]，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2]。代北边匈奴[3]，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4]，廑如黑子之著面[5]，适足以饵大国耳[6]，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7]！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猬毛而起。以为不可，故蕲去不义诸侯而虚其国[8]；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9]，毕以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以上请强诸子以为蕃扞）

【注释】

①植：立，树立。　太：甚，很。一作"大"。

②淮阳：汉郡、国名，郡治在今河南淮阳。　代：汉郡、国名，由赵国分出。文帝由代王入为帝，后封其子武为代王。

③边：邻，靠着，动词。

④比：近，靠近。亦可作比较讲。

⑤廑：同"仅"。　黑子：痣，古称黰（yǎn 眼）。

⑥饵：小食物。这里为动词，为大国之饵。

⑦工：巧，完整。

⑧蕲：读为芟，割。　虚：用作动词，使之空虚。虚其国，等于除去其国。

⑨这句说在洛阳东面最北的一门举行封立诸子为王之礼。因诸侯国均在关东，故用此地。上东门，东边最北的门。

【译文】

陛下就此不定下封子之制，按现在的局势便不过传一、二世就完了。诸侯国的人还是那样放肆不遵守制度，豪门树立起来就

很强盛，汉的法令便不能执行了。陛下所作为捍卫的、皇太子所依靠的，唯有代和淮阳二国而已。代国北靠匈奴，和强敌为邻，能够保全自己就足够了；而淮阳邻近大的诸侯，只能像一个小黑痣附着在脸上，恰恰足以做了大国的小食物罢了，不能够有什么防御的作用。当今的控制权还在陛下，可是这样制定封国、安排皇子，恰恰足以为他人的食饵，哪能算是工巧呢？人主的行为和布衣平民不同：布衣嘛，修饰小小的行为，争着作出小小的清廉，使自己在乡里站住脚；而人主却要安定天下、巩固社稷哪。高皇帝划分天下，以封功臣为王，反叛的人像刺猬毛似的纷纷起来，便觉得不行，所以就除掉不义的诸侯而废掉他们的王国；于是选择吉日，在洛阳上东门外封立诸子，尽以为王，天下安定。所以大人嘛，不拘于小行，以便成就大功。

【原文】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①。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②。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③。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⑤，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⑥，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⑦。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⑧。（以上规画淮阳及梁二国）

【注释】

①两诸侯：梁、淮阳。　县：当为悬，悬隔。指地远而中间又隔了二国，

与汉朝廷不相连。

②自悉：自己用尽（家财）。悉，全，尽。　补：指缝作衣服。

③称此：与这相称、相当。

④东郡：汉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濮阳。

⑤睢阳：秦置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⑥新郪：旧注为颍川县，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河，黄河。

⑦包：旧注为取，当为包括。　揵（jiàn 健）：接。　江：长江。

⑧二世：指文帝自身及太子。

【译文】

现在淮南地方远的有数千里，要跨越两个诸侯国如同悬着那样属于汉朝。它的官吏、人民服徭役，与长安往来的人，自己用尽钱财缝制衣裳；半路上衣服破烂，花的钱和其他各种费用相当。他们都以地属于汉而困苦，都很想得为一个王国，逃到邻近的诸侯国的人已经不少了。这种局面不可持久！我有个愚昧之计：希望把淮南之地全都补给淮阳；又为梁王立后，再分割淮阳北边的二三个县城和东郡之地补给梁国。不行的话，就可把代王迁都到睢阳，从而梁地就从新郪以北连到黄河，淮阳包括陈地以南直接到长江。这样，大国诸侯即使有异心的，再大的胆也不敢图谋。梁国就足以捍御齐、赵，淮阳足以防禁吴、楚，陛下高枕而卧，永远没有山东的忧患了。这是两代的利益啊！

【原文】

当今恬然①，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②，高拱以成六国之祸③，难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臣闻圣主言问其臣④，而不自造事⑤，

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唯陛下财幸。

【注释】

①恬然：舒适自安的样子，亦即安然。

②颐（yí 姨）：颊、腮。 颐指：用脸色指挥事情。

③高拱：高高地拱手，犹今言高抬贵手。

④言问其臣：想发言则问其臣。

⑤造事：制造新的事情，兴办事情。

【译文】

当今天下安然，那是恰逢诸侯都年少的时候。几年之后，陛下将会看到又是一番景象了。那秦皇帝日夜苦心劳力，以便除掉六国的祸患；现在陛下力能制御天下，用脸色行事也能如意，可是这样高抬贵手而酿成六国之祸，那就难说是智慧！假使以为自身没有什么事，而蓄养着祸乱，熟视而不定制，那么，“万年之后”，把皇位传给年老之母、幼弱之子时，那将使她们不得安宁，这就不可称为仁的！我听说圣明的君主要说什么就询问臣下，而不须亲自兴办事情，因而就能使人臣有机会尽他们的愚忠，唯愿陛下裁断而幸从臣言啊。

王贵民　译注

谏封淮南四子疏

贾 谊

【作者】

贾谊，见卷一《过秦论》。

【题解】

贾谊这封谏疏，是劝阻文帝想封淮南厉王四个儿子为王。他看到文帝已经封了这四子为列侯，就推知文帝还将进一步封他们为王。这里，他认为淮南厉王刘长负罪自杀，是咎由自取；而今若封他的儿子，反而引起天下对厉王罪行的怀疑。而且，四子为王之后，力量壮大，将来还会报仇。这就等于为仇敌培植基础，为虎添翼了。话说得很激切，但这次文帝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原文】

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①，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②！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③。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④，固为

俱靡而已[5]。淮南虽小，黥布常用之矣[6]，汉存，特幸耳。

【注释】

①接：续，继续。 王：封王，为动词。

②负谤：承受诽谤。意谓若封淮南王之子为王。就表明厉王无罪，汉朝是冤枉了他。

③“白公胜”二句：白公胜，春秋晚期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太子建被害，胜封于褒信为白公。后来入国作乱，要对祖父（即大父）和伯父、叔父（平王诸子）报仇。

④剡（yǎn 演）：锐利，指武器。

⑤靡：碎。这里是被粉碎。

⑥黥布：原名英布，高祖功臣，曾以淮南反汉。

【译文】

我私以为恐怕陛下将继续封淮南王的诸子为王，不和我们臣下反复 计议哩。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人谁不知他有罪恶？陛下幸而赦免迁徙他，他自己绝食而死，天下人谁认为他死得不应该呢？而今尊重罪人之子，恰恰足以向天下人表明承受诽谤而已！这些人正是少壮之年，哪能忘记他们的父亲？从前楚国白公胜为父报仇的对象，就是他的祖父和伯父、叔父呀。白公作乱，并非想要夺取国政代替君主，而是发泄怨愤，使心里痛快一下，就手拿利器去冲刺仇人的胸膛，固然是结果双方都被粉碎而已。淮南的地方虽小，黥布却曾经利用它反汉哩。汉之能存在，只是天给的幸运罢了。

【原文】

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1]，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2]，即疑有刲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3]，所谓假贼兵、

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

【注释】

①擅……之资：给予……资财，即给他势力。

②这句指伍子胥率吴军攻破楚的郢都，白公胜进入楚都作乱。

③这句指刿诸刺杀王僚、荆轲行刺秦王，都在宫殿上进行，故言两柱之间，柱，庭柱。

【译文】

这种给予仇人足以危害汉室的势力，在计策上就是失算的。虽然说分他们为四国，可是四子还是一条心啊。给他们以民众，让他们积蓄财富，这样，若不是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大都之中报仇，就是像专诸、荆轲那样在宫廷上起事，这就是叫作借给敌人武装、为老虎添 上翅膀呀，希望陛下留下一点儿心计啊！

王贵民　译注

谏放民私铸疏

贾　谊

【作者】

贾谊，见卷一《过秦论》。

【题解】

贾谊这封上给文帝的疏，是讲货币政策问题。“放民私铸”是国家放开、让民间私人铸钱。秦朝铸的半两钱，重量和上面的文字一致。汉初，以这种钱重而难行用，就让民间铸荚钱，像榆荚一样的轻，引起物价高涨。文帝五年，新铸四铢钱，上面铭文为“半两”；同时废除私人偷着铸钱的禁令，开放民间铸钱。贾谊就上疏谏阻，他认为让民间铸钱，弊端很多，禁不胜禁；若施以刑罚，则犯罪的也很多。因而他建议铸钱和采铜都由国家统一经营，就可以消除上述弊端，伪钱不行，物价稳定，民都归农，乃至能招致匈奴的归附等等，达到所谓“七福”。疏文对放民私铸政策所引起的系列连锁的反应，分析细致、切实，非考察实际、深思熟虑者不能。

【原文】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①，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②，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③，各隐屏而铸作④，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⑤，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⑥。夫县法以诱民⑦，使入陷阱，孰积于此⑧？曩禁铸钱，死罪积下⑨；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⑩？（以上公铸起奸）

【注释】

①公：公开。 顾：同“雇”。

②殽：乱。

③人操：人人掌握。

④隐屏：隐蔽。指私下里铸钱。

⑤报：论，论罪。下同。

⑥榜（páng 旁）笞：拷打。

⑦县：即“悬”。　县法：公布法令。

⑧积：多。　孰积：哪能比这更多？

⑨下：下报。　积下：积累下报论罪。

⑩赖：读为利。一曰依赖。

【译文】

法令让天下人公开得以雇、租方式铸铜锡为钱币，敢夹杂铅、铁等取巧的人，处他的黥刑。然而铸钱的情势，若非掺假取巧，便不能赢利。而夹杂的很少，可是得利很厚，有时，办件事情能招来祸患，法令也会引起奸诈，现在使小民人人都掌握着铸造钱币的权力，各自隐蔽地铸作，从而想要禁止他们得厚利和弄小奸诈，即使天天处以黥罪，这种趋势也是不能阻止的。近来人们犯罪的，多的一县成百数，被官吏所怀疑，加以拷打而逃奔的人更多。公布法令以诱使人民，掉进泥坑，哪一次能比这一次的人多呢？从前禁止铸钱，死罪积累着等待论定；现在公开铸钱，黥罪积累着等待论定。制定法令而结果造成这种局面，皇上还有什么利益呢？

【原文】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①，或用重钱，平称不受②。法钱不立，吏急而一之乎③？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④？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⑤？（以上钱法轻重不一）

【注释】

①“或用轻钱”二句：这两句说，有的地方流行轻钱，按法定的重量折算，百钱当加以若干枚，以足重量。

②“或用重钱”二句：这两句说：有的地方流行重钱，比法定重量又能多出，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当指多出的部分，与交易额不一致，就不好接

受。 按:所谓轻、重钱,旧注以为当时同时使用秦钱、汉荚钱、四铢钱。但这里说的是文帝的放民私铸而引起的铸钱奸巧,因而出现的轻钱、重钱,当指掺假与否而言。注此备考。

③一:统一。

④呵:呵斥,怒责。

⑤乡:同"嚮(向)",即向。 何乡:向着哪方面。

【译文】

又,人民用钱,郡县之间也不同:有的地方使用轻钱,一百钱就增加若干枚以足量;有的地方使用重钱,平称(称)而多出重量就不便接受。法定的钱币反而站不住,官吏若急着去统一吧,便大为繁琐,力所不能任;放任而不去呵责吧,便会使市场上流行各种使用钱币的办法,钱重与铭文对不上号而大乱。这就是假使作事不得法,向哪方面找出路才可以呢?

【原文】

今农事弃捐①,而采铜者日蕃②,释其耒耨,冶熔炊炭③,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④。善人怵而为奸邪⑤,愿民陷而之刑戮⑥。刑戮将甚不详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⑧,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⑨,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⑩!(以上采铜与禁铸并失)

【注释】

①弃捐:丢掉,可作荒废解。

②蕃:多。

③熔:作模子。

④不为多：为之不多，这里是不多种植。

⑤怵（chù 触）：惊恐，动心，这里为被引诱而动心，犹言被诱惑。

⑥愿：谨，谨慎。

⑦详：平，公平。

⑧“则钱”二句：这二句中的两“重”字，当不指钱的重量，应是贵重之意，禁铸则钱少，少则贵重，否则“其利深”不易解。《平准书》：“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重。”臣瓒说：“铸钱者多，故钱轻，轻亦贱也。”这里的轻、重，以价言，不以质言。见《史记会注考证》引说。

⑨数（shuò 朔）：多数，屡次。可作频繁解。

⑩博：大。

【译文】

现在农事被荒废，采铜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他们放下农具，去冶铜烧炭，伪劣的钱一天比一天多，而五谷不多种植。善良的人也被诱惑去作奸邪之事，谨慎的人被坑害而犯法。刑罚也将会很不公平，对这种状况怎么能忽视呢？国家一旦发现这种弊病，官吏们议论就必定说要禁止。但是，禁止不得其法，那便破坏更大。如果下令禁止铸钱，钱便必然贵重起来；钱一贵重，铸钱的利益便大，那么偷着铸钱的人将会像云起那么众多，即使用弃市的重罪惩治，也不足以禁止哩。奸邪频繁发生没个完，而法禁频繁却失败，都是因为“铜”弄到这般境地的呀。所以把铜散布到天下人，这个祸患是很大的。

【原文】

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①，以御轻重②，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③，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

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④，则官富贵而末民困⑤，六矣，制吾弃财⑥，以与匈奴逐争其民⑦，则敌必怀⑧，七矣。固善为天下者⑨，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以上收铜七福）

【注释】

①挟：掌握。 铜积：即积铜，多积铜。

②御：控制。 轻、重：亦当指贱、贵。

③以：用，指用铜，下同。

④奇羡：多余。奇，赢余。羡，饶溢。

⑤官：当指官府，国家财政。 末民：指工商。

⑥弃财：多余可弃之财。

⑦逐争：即竞争。

⑧怀：来。

⑨固：当作“故”字。

【译文】

现在有个办法能使大祸可除，而且有“七福”可以来到。何谓七福？国家收铜，不要散布，民间便不铸钱，不会犯黥罪，这是一；伪钱不会再制造，人们用钱不怀疑，这是二；采铜铸钱的人都回到耕作农业上来，这是三；铜全部收归国家，国家掌握积蓄的铜，用来控制钱的贵贱，钱贱了就用方法收进，贵了就设法发行出去，物价必然公平，这是四；用铜制造兵器，用铜赏赐贵臣，多少都有制度，以区分贵贱等级，这是五；用铜（铸钱）驾驭各种货物，来调剂盈虚，收取多余的物资，便使官府富足而末利之民困乏，这是六；掌握我们多余可弃的财物，去和匈奴竞相争取他的人民，敌方必然来归附，这是七。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可以转祸为福，转败而为成功。现在这样做是丢了“七福”而做着有大祸

的事，臣实在为此悲伤啊！

王贵民　译注

至　言

贾　山

【作者】

贾山，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政论家。少从祖父贾祛（魏国博士）受学，浏览书籍，后为颍阴侯灌婴的给事（备顾问应对），文帝时，多次上书谈论政治和某些政策措施得失，时被采纳。

【题解】

《至言》是贾山一篇呈献给汉文帝的政论。论文主要用秦朝灭亡为鉴诫，同时列举古人政治开明，在于养贤纳谏，而秦朝则相反，所以很快灭亡。然后直接指出：文帝本想厉行德政，选拔贤士，节省开支，轻徭薄赋，减缓刑法。但是，又喜爱田猎宴游，官员怠于职事，就会造成“行日坏而荣日灭”的结局。他觉得这是可悲悯的。从而提出学好古代帝王的善政，兴起礼乐教化，整理吏治等建议。

文章说理充分，逻辑性强，气势连贯；善于运用对比和比喻的方法，增强说服力。和贾谊《过秦论》类似，是西汉前期有数的理论文章。

【原文】

臣闻为人臣者，尽忠竭愚[1]，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远谕，愿借秦以为谕，唯陛下少加意焉[2]。

【注释】

①竭愚：即竭力，愚是谦虚的用语。

②少加意：稍微加以注意，少，稍稍，下文“少留意”义同。

【译文】

我听说作臣子的，应该尽忠竭力，用直言进谏君主。不躲避死亡之罪的人，我贾山就是呀！臣不敢拿很远的事作比喻，愿意借秦朝作比喻，唯望陛下稍微加以注意吧。

【原文】

夫布衣韦带之士[1]，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至秦则不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2]，百姓任罢[3]，赭衣半道[4]，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5]，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6]。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7]，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8]，殿高数十仞[9]，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绮，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10]！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1]，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12]，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13]！

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14]，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15]，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埋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16]！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闻，愿陛下少留意而详择其中[17]。（以上言秦亡之惨以悚听）

【注释】

①韦带：皮韦制的衣带，指不加纹饰。

②数（shuò 朔）：多次，屡次。

③任罢：服役疲劳。任，负担。　罢，同“疲”。

④赭（zhě 者）衣：红褐色衣服，指罪人。　半道：站了一半道路。言其多。

⑤戴目：远视之状，言人有异志。

⑥陈胜：反秦的农民起义领袖。见卷一《过秦论》注释。

⑦离宫：在别处建置的宫殿。

⑧阿房之殿：即阿房宫。房或作旁。

⑨仞：八尺。

⑩聚庐：合起庐舍。　托处：安身。

⑪濒海：滨海，沿海。

⑫隐以金椎：以金属椎夯筑。隐，筑。

⑬邪径：枝路，小路。　托足：插足。

⑭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

⑮锢：铸而合之，言其坚固。

⑯蓬颗：生蒿草的土堆。颗，土块、土堆

⑰详择其中（zhòng 众）：详细选择得当的（内容）。

【译文】

布衣韦带的士人，都是修身于内，达到成名于外，到后世也不灭绝。秦朝就不这样，高贵到作了天子，富裕到拥有天下，征取赋税又重又频繁，百姓为服役而疲劳不堪，罪人占了道路行人的一半，群盗满山都是。这样使得天下的人都向着远处盼望，侧着耳朵细听。一个汉子大呼，天下都响应，这就是陈胜呀。秦朝还不只是这样！从咸阳往西直到雍邑，建起离宫有三百座，各有钟鼓帷幕，不用移动，各处都完全具备。又造阿房殿，殿高几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随从车骑穿着华丽的罗绮，用四马驾的车往来奔驰，竖起的旌旗高耸不曲。宫室的华丽达到这般田地，使得它的后世没有聚集庐舍而安身的地方了！又修建驰道遍布天下，东边到达燕、齐的尽头，南边到达吴、楚的终点，江湖之上，大海之滨，游观之乐备至。驰道宽达五十步，三丈种一行树，道旁筑得厚而又厚，土层用铁推夯打，行树是用青松。把驰道建筑得这般壮丽，使得它的后世没有枝路可以插足了！始皇死了葬在骊山，用官吏徒卒几十万人，旷日持久十年，深挖到三重泉下，开采金属石矿，里面用冶铸铜质封固，外面涂漆，用珠玉覆盖，用翡翠装饰，中间修成游观之地，上部造起山林。把埋葬之地弄得这般奢侈，使得它的后世不曾有蓬蒿的土堆而安葬了！秦用它熊罴的武力、虎狼的狠心，蚕食诸侯的土地，吞并海内，却不重礼义，所以天就已经加给它的灾祸了。臣冒死说给您听，希望陛下稍微留意而仔细选择这里面得当的内容吧。

【原文】

臣闻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1]。地之硗者，虽有善种，不能生焉；

江皋河濒[2]，虽有恶种，无不猥大[3]。昔者夏、商之季世，虽关龙逢、箕子、比干之贤[4]，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时，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刍荛采薪之人皆得尽其力，此周之所以兴也。故地之美者善养禾，君之仁者善养士。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5]，无不糜灭者[6]。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7]；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8]！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9]，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

【注释】

①蒙死：冒死，同上昧死。　竭知：即竭智，尽智力。下文"竭其智"同。

②皋：水边的陆地。

③猥：旧注为盛的意思。

④关龙逢：夏桀之臣。　箕子、比干：均商纣王的宗室大臣。

⑤钧：古代重量单位，30斤为一钧。

⑥糜：烂，细。　糜灭：压得粉碎。

⑦特：独，仅仅。　霆：疾雷，迅雷。

⑧恶（wù 务）：憎恶，不喜欢。　过：过错。

⑨孟贲：古代的勇士。

【译文】

我听说忠臣事奉君主，说话切实直率，就不会被采用而自身危险；若不切实直率，就不能说明主张。是故切实直率的话，是明主所急需听到的，也是忠臣要冒死而竭尽智力想说的。土地贫瘠，虽有好种子，也不能生长；江河旁边的肥土，虽用坏种子，却

没有不长得茂盛的。古代夏、商的末世，虽然有关龙逢和箕子、比干的贤能，可是都身死而主张不被采用；文王的时候，豪杰俊秀的士人都能竭尽智力，一些拾草砍柴的人都能有尽力的机会，这就是周族能兴盛的原因。所以土地肥美就好种禾苗，君主有仁德就善于养士。雷霆所轰击之处，没有东西不会摧折；万钧重力所压到之处，没有东西不会被粉碎。而今人主的威力，还不仅仅是雷霆；他势力之重，还不只是万钧。开放言路而求进谏，和颜悦色而接受，用了进谏人的话而尊重显耀他们，士人还会害怕而不敢把话全说出，又何况对于那种纵欲胡行又暴虐，不喜欢说自己有过错的君主呢？用威风震慑，用重力压迫，虽然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敢，哪能有不被摧折的呢？这样，君主就难得听到人们说出他的过错，不知道过错，社稷就危险了。

【原文】

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1]，瞽诵诗谏，公卿比谏[2]，士传 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养三老于太学，亲执酱而馈[3]，执爵而酳[4]，祝饶在前[5]，祝鲠在后[6]，公卿奉杖，大夫进履，举贤以自辅弼，求修正之士使 直谏[7]。故以天子之尊，尊养三老，视孝也；立辅弼之臣者，恐骄也；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学问至于刍荛者，求善无厌也；商人庶人诽谤己而改之，从善无不听也。（以上言古人能养直士、置谏臣，故兴也。）

【注释】

①工：乐工兼能诵诗的人。　箴：劝诫的话。

②比谏：用比喻来劝谏，一说比为亲近。

③馈：进食，奉送食物。

④爵：饮酒器。　酳（yìn 印）：饮一点酒作为漱口。

⑤祝饐（yì 义）：祝他咽下食物。饐，梗噎，吃不下饭。这里是养老礼，祝老人把饭咽下去。下文祝鲠同。

⑥鲠（gěng 耿）：即“梗”。

⑦修正：修身正行。

【译文】

昔日圣王的制度，有史官在前写下过失，乐工诵读箴言来规谏，盲人乐师诵诗进谏，公卿以比喻方式进谏，士人传话进谏过失，庶人在道路上批评，商贾旅客在市场上议论，然后君主能够听到说他的过失了。听到过失就改正，见到有义的事就跟着去做，就能永远拥有天下了。天子的尊贵，四海之内，按理没有人不是他的臣民；可是还要在太学里举行养三老之礼，天子得亲自拿着酱向老者进奉食物，拿着酒爵给他小饮漱口，设置祝饐的在他前面，祝鲠的在他后面，公卿奉给他拐杖，大夫进给他朝靴；又举用贤人作自己的辅佐，求得修身正行的士人让他们直言规谏。故而以天子之尊贵，还要尊养三老，是为了看你的孝行；建立辅佐之臣，是防止骄傲呀；设置直言规谏的士人，是唯恐不能听到自己的过错呀；学习而询问到拾草的人，是求善没有厌倦呀；让商人、庶人来批评自己并且改正，是从善无所不听呀。

【原文】

昔者，秦政力并万国①，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②！然而兵破于陈涉，

地夺于刘氏者③，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④。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藉⑤，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⑥。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

【注释】

①力并：用武力兼并。

②胡：何。 胜：尽，完全。

③陈涉：即陈胜。 刘氏：指刘邦。

④适：快。或为舒适；适合。

⑤什一而藉：藉，当作"籍"，耕公田。农民用十分之一的劳役为公家耕作。

⑥胜：堪，承受。

【译文】

从前，秦政用武力兼并万国，富到占有天下，破了六国把它们划为郡县，筑长城作为关塞。秦朝地形的坚固，以势力的大小，权力的轻重来衡量，它与一家的财富，一个人的强比较，怎么可以计算得了？然则它的兵力被陈胜所破，土地被刘氏所夺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王贪狼暴虐，残害天下，使万民穷困，来适应它的欲望呀。古时，周朝大致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用九州的人民，供养一千八百国的国君，征用人民的劳力，每年不过三天，用十分之一的劳役耕种籍田，国君有余财，民众也有余力，歌颂

之声兴起；而秦皇帝却以一千八百国的人民养他自己，人民力气疲惫还不能完成劳役，财富用尽还不能承受它的贪求。仅仅是一个君王而已，但是当他为了供养自己，那些驱马奔驰射鸟猎兽的娱乐，天下也不可能供给得了呀！疲劳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的人得不着衣食，无罪而死于刑法的人没有诉说的地方！人人对他怨恨，家家与他为仇，故而天下都败坏了。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天下就已经败坏了，只是他自己还不觉得而已。

【原文】

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1]；县石铸钟虡[2]，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古者圣王作谥[3]，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4]，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5]"。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6]，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7]，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诗》曰[8]："匪言不能[9]，胡此畏忌[10]？听言则对，谮言则退[11]。"此之谓也。

（以上言秦不养老，无辅臣谏士，故亡。）

【注释】

①统：即统治。

②县石：悬起石磬。 虡（jù 巨）：钟、磬架子两旁的立柱。

③谥（shì 市）：帝王、贵族和大臣死后根据生前事迹给予一种称号，如晋文公、齐宣王的“文”“宣”，诸葛亮谥“忠武”，岳飞谥“武穆”等。

④累世：积累几世代。 广德：扩大德政。

⑤复：重复。

⑥度（duó 夺）：推测，估计。 后嗣：后代子孙。

⑦道谀：说谄谀、奉承话。 偷合：暗地逢迎。 苟容：苟且容身。

⑧《诗》：指《诗经·大雅·桑柔》。

⑨匪：非。

⑩胡此畏忌：为何这么畏忌？

⑪谮言则退：以为我是说坏话就斥退下来。

【译文】

秦始皇东方巡狩，到会稽、琅琊，刻石显示他的功绩，自以为他的统治超过尧、舜；悬起石磬、铸成钟虡，筛出细土建筑阿房宫，自以为万世能拥有天下，古时圣王起谥号的，三四十世而已。虽然尧、舜、禹、汤、文、武、几世代的扩大德政，来作好子孙们的基业，也不过二三十世了。秦皇帝却说：“死后用谥法，会使父子的名号有时相沿袭了。用从一至万的称号，就使得世世的谥号不相重复了。”故而他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这是想从一世直传到万世。秦皇帝自己计算他的功德，估计他的后世子孙世世没有穷尽，然而身死才几个月，天下四方都来攻打，宗庙灭绝了。秦皇帝身处灭绝之中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人都不敢告诉他呀。之所以不敢告诉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丢掉了养老之义，没有辅佐的臣子，没有进谏的士人；他放肆地进行杀戮，斥退诽谤的人，杀了直言敢谏的士人。所以，那些说奉承话而投机逢迎、苟且容身的人，把他的德说成胜过尧、舜，计算他的

功绩胜过汤、武，天下已经崩溃而没有人敢告诉他了！《诗经》中说过："并非不能说话，怎么如此害怕顾忌？爱听的话就对答，以为是说坏话则被斥退。"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又曰："济济多士[1]，文王以宁[2]。"天下未尝亡士也，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文王好仁，则仁兴，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敛、大敛[3]，已棺涂而后为之服锡缞麻绖[4]，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服法服[5]，端容貌，正颜色，然后见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后世，而令闻不忘也[6]。

【注释】

①济济：多威仪的样子。

②文王以宁：文王因此而安定天下。　按：这两句引自《诗经·大雅·文王》篇。

③小敛、大敛：丧礼的程序。小敛，为死者着衣装，安置堂下一定地方。大敛：入棺。

④棺涂：入棺而出殡。　锡缞麻绖（dié迭）：丧服和身佩麻饰。锡缞，宫府所定的一种丧服。绖，丧服上的麻布带子。

⑤法服：古代礼法规定的服饰，即礼服。

⑥令闻：好名声。

【译文】

《诗》又说："多有威仪的众士人，文王才能让天下安宁。"天下不曾没有士人，然而唯独文王能说使天下安宁，为什么呢？因为，文王喜爱仁，仁就流行；得到士人而敬重他们，士人就发挥作用，任用他们也有礼有义。故而，不对他们爱护、敬重，就不能使他们尽心；不能使他们尽心，就不能使他们尽力；不能使他们尽力，就不能成就他们的功业。故而，古代的贤君对他的臣子，提高他们的爵禄而亲近他们，有病就多次去探望，死了就前去吊唁。亲临他的小敛，大敛，已经入棺涂殡又为他服丧服，三次临视 他的丧事；没有入敛就不饮酒吃肉，没有安葬就不举乐，正值宗庙祭祀时臣子死了，为此而废 掉音乐。所以，古代的君主对于他的臣下，可说是尽礼了：要穿起规定的礼服，端正容貌，颜色正常，然后才见臣下，故而臣下也不敢不竭力冒死来报答君主，从而让功德建立和流传到后世，好名声不被人们遗忘了。

【原文】

今陛下念思祖考，术追厥功①，图所以昭光宏业休德②，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诒诒焉③，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④。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⑤，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⑥，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馀匹以赈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⑦，八十者二算不事⑧，赐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发御府金赐大臣，宗族亡不

被泽者[9]；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10]，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11]。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盗贼少，此天下之所以顺陛下也[12]，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13]，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14]，思见德化之成也。

【注释】

①术追：即追述。术亦作述。　厥功：其功。

②图：谋，考虑。　昭光：焕发。　休德：美德。

③沂沂：即欣欣，高兴。

④精白：即精洁，指修身厉行。

⑤解弛：读为懈弛，即松懈。

⑥省厩马：减少厩里养的马。　赋县传：给与地方传车（邮传、驿站的车）之用。赋，这里是给与，下文同。

⑦一子不事：捐免一个儿子赋役。

⑧二算不事：捐免二口的算赋。

⑨亡不被泽：无不受到恩泽。亡，无。下同。

⑩书其背：只在背部写上标记，当指不穿赭衣。

⑪相：助，佑助。帮助。

⑫天下：指天下人。

⑬羸（léi 雷）：瘦弱。　癃（lóng 隆）：衰弱多病。

⑭少须臾：稍待一会儿。全句是讲老弱多病的人们想法。

【译文】

现在陛下思念祖父辈先人，追述他们的功业，图谋能够焕发大业美德，命天下推举贤良、方正的士人，天下都欣然高兴哩，都说将要兴起尧、舜之道，三王之功啊！天下的士人，没有不精洁修

身准备承受这种美好恩德了。现在方正之士都在朝廷了，又从中选出贤能的人，任命为常侍等官吏，同他们一道纵马射猎，一天出去两三次，我恐怕朝廷政事因此松懈，百官败坏职事。诸侯听到了这事，又必然对政事也懈怠下去。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勉励要优厚天下，减省自己的膳食，不听音乐，减少外边的徭役和守卫兵卒，停止每年的进贡；减少厩里养的马以供给县驿传车之用，把各苑囿给与农夫生产，拿出布帛十万多匹赈济贫民；对高年人以礼相待，九十岁的人可捐免一个儿子的赋役，八十岁的人可捐免家里二口的算钱；赐给天下男子的爵位，大臣都升到公卿，把御府的金赐给大臣，宗族也都受到恩泽；赦免罪人，怜悯他们剃掉了头发，就赐给头巾；怜悯他们穿的是赭衣，就只在背部写上标记，父子兄弟们相见时，都赐给衣服；公平断狱、宽缓刑法，天下人没有不喜悦的。所以元年就有及时的好雨降落，五谷登场，这是天因此相助陛下呀。刑罚比其它时期轻，而犯法的人少了；衣食比往年充裕，而盗贼就少了，这是天下人因此而顺从陛下呀。我听说山以东地区官吏发布诏令时，民众虽是老病瘦弱的人，也拄着拐杖前往倾听，他们都希望稍等待一会儿不要死去，想看到道德教化的成功呀。

【原文】

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①。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②！《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③。"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④，定明堂，造大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⑤，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⑥，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

皆务其方，以高其节⑦，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⑧。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于四海，垂于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⑨。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愍之⑩！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⑪，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⑫。（以上言宜以礼待大臣，不宜从射猎宴游。）

【注释】

①乡风：即向风，望风而来。

②悼：这里是担忧。

③“靡不”二句：这两句诗是说：都是开始好，很少好到最后。引自《诗经·大雅·荡》。

④夏岁二月：夏历的这年二月。当时汉承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夏历以正月为岁首相差三月。二月为汉之五月。

⑤媟（xiè 谢）：狎，轻慢。

⑥宴游：闲游，悠闲游乐。

⑦务：致力，从事。　方：道，宗旨。

⑧称：相称。　大礼：这里指道德规范。

⑨日：一天天的。

⑩愍：同“悯”，这里是耽忧，痛惜。

⑪朝：上朝，朝见。

⑫轨：法度。　轨事：制定事物法度，为动宾词组，作主语。

【译文】

现在功业将要成就，名声将要显耀，四方望风而来了。可是而今随从的豪杰俊秀之臣、方正之士，却参与天天的猎兽射鸟，打兔捉狐，来伤害大业，断绝天下人的希望，臣暗地里很担忧哩！《诗》里说：“没有不是开始好，很少能有好结果。”我没有什么大

愿望，只希望稍稍把射猎活动停歇下来。在夏历的二月，定下明堂制度，建造大学，修习先王之道。风气流行而民俗形成，万世的基业奠定了，然后就任由陛下游幸罢了。古代的大臣不能有轻慢行为，所以作为有修养的君子，若不常常看到他端正的姿态、严肃恭敬的面容，大臣就不能同他宴游，方正而行为高洁的士就不跟他射猎，要使得他致力于学道，以便提高他的节操。这样，群臣就都不敢不正身修行，竭尽心力以求得和大礼相称。如能这样，那末，陛下之道就得到尊敬，功业推广到四海，传给万世子孙了。假若真的不能这样，那就行为一天天地败坏而荣耀也一天天地消失了哩。士人修身在家里，却败坏在天子的朝廷上，臣私自痛惜啊！陛下与群臣宴游，和大臣、方正之士在朝议论，就要求宴游不失掉正常的欢乐，朝仪不失掉礼制，议论不失掉正确的计谋，这是制定法度的最重要的（几点）啊。

王贵民　译注

言兵事书

晁　错

【作者】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西汉政论家，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初学商鞅、申不害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秦博士伏胜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称“智囊”。景帝即位，被任为御史大夫，坚持重农抑末的

政策，主张纳粟授爵，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逐步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均得到景帝采纳。后来，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起叛乱。他为袁盎等所谮，被杀。有政论《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疏》及本篇等，议论犀利，见解深刻。《汉书·艺文志》载有法家类的《晁错》31篇，今有清代马国翰等人的辑本。

【题解】

这是晁错在文帝时任太子家令，正当匈奴强盛，侵犯边地，汉朝发兵防御之际，所上给皇帝的一篇奏议。文章积极主张征伐匈奴，从理论和兵事实际上进行分析、论证。提出选拔军将、训练士兵、精修兵器的重要性，分析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认为只要扬长避短，利用有利的形势、条件，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的力量，汉朝能够取胜。篇中一方面引用兵法家言，作为理论根据；而更多地是作者从实际情况的考察，把复杂的军事问题，分门别类，梳理比较，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篇既是政论、更是军论的文章，的确反映出晁错接受申、商之学的成就，和精于兵法的才能。论述详细，而文字却短小精干，多用对偶、排偶，气势连贯而文意明白。

【原文】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①，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②，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③。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④，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有大利⑤。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⑥。故兵法曰：

“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以上言用兵在于择将）

【注释】

①胡虏：指匈奴，此带贬意。 数（shuò 朔）：多次。

②陇西：郡名，因位于陇山（在今甘肃）之西得名。西汉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东乡以东的洮河中游、武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礼县以北的西汉水上游及天水市东部的地区。

③没世：犹永世。 不复：不能恢复。

④底厉：即“砥厉”，磨练。 节：气节。

⑤这句《汉书》作“而大有利”。

⑥制：控制，或作运用解。

【译文】

臣听说汉朝建立以来，胡虏多次进入边境地方，小股的进来得到小胜利，大股的进来得到大胜利。高后时再次进入陇西，攻打城镇，屠杀村邑，赶走畜产；此后又进入陇西，杀官吏士卒，大肆抢掠。我私下听说：战胜的威风，能使民气百倍的高涨；败军的士卒，永世不能复起。自从高后时期以来，陇西三次受到匈奴的困扰了，民气遭到破坏，没有战胜的意志。今天陇西的官吏，依赖社稷的神灵，奉行陛下的圣明诏令，团结士卒，磨练气节，动员起受过伤害的人民，抵挡乘胜的匈奴，用少数攻击多数，杀了匈奴一个王，打败他的兵众，创造了大为有利的形势。并非陇西的民众有勇、怯的变化，乃是将官运用的巧或拙而不同呀。所以，兵法说过：“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就在于良将，不可不慎重选择了。

【原文】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1]：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2]，三曰器用利[3]。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4]，山林积石，经川丘阜[5]，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6]，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7]，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8]，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萧[9]，草木蒙茏[10]，支叶茂接，此矛挺之地也[11]，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12]，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以上得地形）

【注释】

①合刃：交兵。

②卒服习：士兵经常训练，训练有素。

③器用：指兵器。

④渐车：浸车，言水的深浅。渐，浸。

⑤经川：常流的川。　阜：大的陆地。

⑥曼衍：相延续。　属：连接。

⑦远：离。

⑧陈：即阵字。

⑨萑（huán 还）苇：芦苇之类。　萧：蒿。

⑩蒙茏：遮蔽之状。

⑪挺（chán 缠）：铁柄短矛。

⑫薄：迫，迫促。

【译文】

臣又听说用兵之法，临战交兵最紧要的有三件事：一是地形

的优势，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兵器锋利。兵法上说：一丈五尺宽的沟，能浸着车的深水，山林堆着石头，有常流的川和丘阜，草木生长之地，这是步兵发挥力量的地形，用车骑就二倍抵不过一个步兵；土山丘陵，曼衍相连，平原旷野，这是车骑发挥作用的地形，用步兵就十倍抵不过一车；平缓的山坡又隔开，川谷夹在其中，居高临下，这是弓弩发挥作用的地形，用短兵就百人也抵不过一个弓弩手；两阵靠近了，平地浅草，可前可后的自由活动，这是长戟发挥作用的地形，用剑、楯就三倍抵不过一个长戟；长满芦苇蒿草，草木遮蔽，枝叶密茂，这是矛和短矛发挥作用的地形，用长戟就二倍抵不过一矛；弯曲道路低伏着，险峻又狭窄的地势迫促在一起，这就是剑、楯发挥作用的地形，用弓弩就三倍抵不过一个剑、楯。

【原文】

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①，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②，百不当十。（以上卒服习）

【注释】

①集：齐。

②勒卒：受过约束的士卒。

【译文】

军士不经过选练，兵卒不从事习训，军队的作息不严格，动作或静止不整齐，有利的战机赶不上，对患难躲避的不干净利落，前头受攻击而后面就瓦解，和金鼓声音的号令脱离，这都是不熟习约束兵卒的过错，一百人抵不过十个人。

【原文】

兵不完利[1]，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2]；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以上器械利）

【注释】

①兵：这里指兵器。下二兵字义同。

②袒裼（tǎn xī 坦西）：脱去上衣，坦露身体的一部分。

【译文】

兵器不完好、锋利，和空手相同；盔甲不坚固紧密，和露着身体相同；弩不能射远，和短兵器相同；射箭不能命中，和没有箭矢相同；射中而不能穿进，和没有箭镞相同。这些都是军将不检查兵器的祸患，这样的兵五人抵不了一个人。

【原文】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1]，以其卒予敌也[2]；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3]。"

【注释】

①器械：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

②予敌：给予敌人。

③兵：这里指兵事，军事。　至要：至为重要，最重要。

【译文】

故而兵法说："器械不锐利，等于把兵卒给予敌人；兵卒不能用，等于把军将给予敌人；将不懂得用兵，等于把君主给予敌人；君主不选择军将，等于把他的国家给予敌人，这四点，是军事上

最重要的啊。”

【原文】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1]。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2]；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3]；险道倾仄[4]，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5]，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6]；劲弩长戟，射疏及远[7]，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8]；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9]，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10]；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11]，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12]。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以上比较中国与匈奴之长技，而言其可胜。）

【注释】

①易：平。下文同。 备：防备。

②敌国：力量相等的国家。

③与：同“如”。 弗与：不如。下文同。

④仄：同“侧”，倾侧，指斜坡。

⑤突骑：冲突的骑兵。

⑥挠：搅。

⑦疏：阔，宽广。

⑧格：格斗。

⑨材官：有材力者。一说骑射之官。　驺发：发出好的箭矢。驺，同菆（zōu 邹）：菆，矢之善者。一说驺发，即骤发。

⑩革笥：皮铠一类。　木荐：木制盾牌。

⑪去就：离开或接触，即作战时一来一往。　相薄：相迫。

⑫给：相连及，跟上，赶上。

【译文】

我又闻知：小和大不同形，强与弱不同势，险地和平地采用不同防备。低身事奉强国，是小国的“形”；会合各小国去攻击大国，是争取势均力敌的“形”；用蛮夷攻击蛮夷，是中国的“形”。现在匈奴的地形、技艺和中国的差异是：在山坡上下，在溪涧中出进，中国的战马不如匈奴；在险路斜坡上，边奔驰边射箭，中国的骑兵不如匈奴；经受风雨和疲劳，饥渴也不觉困苦，中国的人不如匈奴。这是匈奴战技的特长。但是，像在平原平地上，用轻车和冲突的骑兵，匈奴的兵众就容易被搅乱；有强劲的弩和长的戟，射的面宽又远，匈奴的弓就不能和中国格斗；有坚固的铠甲和犀利的兵刃，长短兵器相杂，游动的弩往来射击，什伍的组织整齐前进，匈奴的兵就不能抵当；有勇力者发射精良的弓矢，发出的路线一同中的（靶），匈奴的皮铠、木盾就不能顶得住；下马在地面战斗，剑戟相接，来往相迫，匈奴人的足力就跟不上了。这是中国战技的特长。这样看来，匈奴战技的特长有三点，中国战技的特长有五点。陛下又兴起几十万兵之多，去征伐几万人的匈奴，这样用众寡计算，是以一击十的战术呀。

【原文】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①，在俯仰之间耳②。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

者③，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⑤，以陛下之明约将之⑥，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⑦，此万全之术也。（以上兼用降胡与汉兵二者之长）

【注释】

①“以大”二句：这两句的意思当是：由大变为小，由强变为弱。看下句即能明白。

②俯仰之间：指时间很短，变化得快。

③降胡：来降的胡人。 义渠：古族名，在今甘肃庆阳、泾川一带，战国时为秦国所并。这里当指其原来族名。 归谊：慕义归降。谊，同“义”。

④絮衣：棉衣。

⑤辑：这里同“集”，收集，集合。

⑥明约：明令约束。 将：率领。

⑦衡：同“横”。

【译文】

然而，兵，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由大变为小，由强变为弱，也是在俯仰之间而已。用人的死亡去争取胜利，一旦跌下去就起不来，就悔之无及了。帝王之道要有万全之策，现今来降的胡人如义渠蛮夷之类以义来归顺的。他们的人有几千，饮食习惯和战技特长和匈奴相同，可以赐给他们坚甲、棉衣，强弓利矢，加上边郡的精良骑兵，委派明将能懂得他们的习俗，能调和、收服他们的心意的人，用陛下的明约率领他们，遇到险阻之地，就用他们抵挡；平地通道，就用轻车、材官控制。这两种军队相为表里，各用他们的长处，又横向的加上众多兵力，这就是万全之术

了。

【原文】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财择[1]。

【注释】

①财：同"裁"，裁断。　财择：决定选择。

【译文】

书传上说："狂夫的话，而由明主选择"。臣晁错愚昧浅陋，冒死献上狂言，只有陛下加以决定选择。

王贵民　译注

论贵粟疏

晁　错

【作者】

晁错，见本卷《言兵事书》。

【题解】

晁错上给汉文帝的《论贵粟疏》，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篇论文。贵粟，就是以粮食为贵，方法是"以粟为赏罚"，提倡向政府入粟可以受爵、免罪，既解决国家粮食问题，又可减轻贫民的赋税，更重要的是鼓励人民务农、归

农，发展农业生产。贵粟，又能使农民有钱，改变“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的局面。这一措施的利弊，作为财政经济问题，仍待研究。而晁错对本业的重要性、农民艰苦的生产生活、统治者的“急政暴赋”、商贾、高利贷者的巧取豪夺等情，作了深入细致的缕述和宏观的概括，都可说入木三分。指出当时“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一针见血，成为千古名句。暴露了所谓“文景之治”国家安定的真相。也说明了一种政策，只顾一味在理论上说明、在文字上宣扬，而不考虑实行的结果，有时就走向反面。

文章也是以说理详实、充分为特色，诸如分析社会没有富足起来的原因，民贫导致的后果，衣食和珠玉哪种更重要，用层层推进的方法，一直剖析到事物的根本。读起来能使人获得很多的启迪和智慧。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①，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②，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③，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④，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⑤；饥之于食，不待甘旨⑥。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⑦，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以上言重农桑，乃能有其民。)

【注释】

①食：即吃。　衣：即穿衣。

②亡：无。除下文“亡逃”外，本篇亡字都为有无的无。　捐瘠：被抛弃而瘦弱。

③避：这里为让，即逊，差。

④地著：固著于土地，犹言土著。

⑤轻暖：指好衣服。

⑥甘旨：甘甜美味，指好饮食。

⑦肤：皮肤，此指身体。

【译文】

圣明的君主在位，人民便不受饥寒，并非君主能亲耕给人民吃，亲织给人民穿，而是帮他们开发资财提供道路、方法。所以尧、禹有九年的水灾，成汤有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抛弃而瘦弱的人，就因为积蓄多而事先有准备。现在天下统一，土地、人口的众多不差于夏、禹、商汤时期，又加上没有连年的水旱、天灾，可是蓄积却赶不上，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还遗留着利益未完全开发，人民的力量还有多馀的未完全发挥，长五谷的土地还未全部开垦，山林沼泽的物产还没有全部经营出来，游手就食的人没有都归到农业上来哩。老百姓贫穷那就奸邪会产生，贫穷是生于不足，不足是由于不做农事，不做农事便不能固著于乡土，不固著于乡土便离乡而轻视家庭。人民如同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还是不能禁止他们的。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不能等有轻暖的好衣服；饥饿的时候对于饮食，不能等有甘甜美味的饮食，饥寒到了身上，也顾不到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吃不到两顿饭便饥饿，一年制不了一件衣便寒冷。到了腹饥得不到饮食，身寒得不到衣服时，即使慈母也不能保护孩子，君主又何能拥有

他的人民呢？圣明的君主知道这个来由，所以要使民众从事于农桑，减轻赋税，广为积蓄，以便充实仓廪，防备水旱灾害，故而人民便可以拥有（衣食）了。

【原文】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①，趋利如水走下②，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③，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④，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⑤，亡逃者得轻赍也⑥。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以上言贵贱轻重，操之自上。）

【注释】

①牧：养看牛羊牲口。这里比喻管理人民，是当时统治阶级的观念。

②走：奔赴，趋向。

③臧：同“藏”，收藏。

④令：使。 轻背：轻易背弃，离开。

⑤劝：劝说，这里可解为鼓励。

⑥亡逃：即逃亡。 赍：疑误。《汉书》作“资”。

【译文】

人民，是由在上者管理的，他们追求利益像流水往低处奔赴一般，向着四方无所选择。那珠玉金银，本是饥不可食，寒不可穿的东西，然而大家都贵重它，是由于上面使用它的缘故呀。它作为物件轻微容易收藏，把握在掌中，可以周游海内而没有饥寒之忧。这就使得臣下可以轻易背离君主，老百姓轻易离开乡土，盗

贼也受到鼓励，逃亡者可以拿着这种轻的资财走路了。粟米布帛，生在土地上，长在一定的季节里，要聚集人力，不是一天可以长成的。几石的重量，中等人体力提不起，对奸邪的人也不是眼前利益，却是一天没有它，饥寒便马上到来。所以明君就贵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原文】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①，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②，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③，亡者取倍称之息④，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⑤。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⑥，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⑦，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⑧，冠盖相望⑨，乘坚策肥⑩，履丝曳缟⑪。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⑫，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以上言农家之苦）

【注释】

①治官府：修治官舍。

②暴虐:《汉书·食货志》作“暴赋”。

③半贾:即半价。

④倍称:借一还二。

⑤鬻(yù 玉):卖。 责:债。

⑥奇赢:旧注奇异财物。一说残余物。当为特多的赢利。

⑦粱肉:粱粟和肉类。古代以粱粟为上等主食。

⑧游敖:犹遨游。

⑨冠盖相望:冠和车盖在道路上连接,指富贵亲友很多。

⑩乘坚策肥:乘着坚固的车、驱赶着肥壮的马。坚,指车;肥,指马。

⑪履丝:穿的鞋是丝制的。 曳缟:拖着白色缯做的衣服。缟,白色缯。

⑫乖迕:违背,亦即相反。迕,同“忤”、“牾”,不顺从。

【译文】

如今农民五口之家,服公役的不下二人,他所耕种的不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百石(担);春天耕种,夏天耘苗,秋天收获,冬天藏进仓里,还要砍柴,修治官舍,供给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沙,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躲开阴雨,冬天不能逃避寒冻,四季之间没有一天休息。又得自家对亲朋送往迎来,吊丧探病,养育孤儿幼小等等,都在其中。这般的勤苦,还要加上遭受水旱的灾害,暴虐的政治,不时的赋税,早晨的命令到晚上又要更改。当他们有米粟的而半价出售,没有的只好借贷而偿还一倍的利息。这样就有卖田地、房屋和卖子孙来还债的了。大商贾囤积财物,收取加倍的利润,小商贾坐市贩卖,掌握特高的赢利。他们天天在都市闲逛,趁着国家的急需,卖出货物必要加倍的价格。故而他们男的不耕耘,女的不养蚕织布,可是衣服必定要有纹饰,食物必定要粱米鱼肉,没有农民的勤苦,却有成千成百的银钱收入。仗着他们的富厚,和王侯往来,势力超过官吏,用财利压倒他人。他们遨游千里之远,道路上只见冠与车盖相连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肥壮的马,穿着丝鞋、拖着白色缯绢的衣饰。这便是

商人所以能兼并农民，农民之所以流亡的缘故啦！现在是法律上贱视商人，商人却已经富贵了；尊重农民，农民却已经贫贱了。故而，世俗所尊贵的，是君主所轻贱的；而官吏所卑视的，却是法律所尊重的。这样的上下相反，好恶相违，而想国家富强，法制建立，是不可能达到的呀！

【原文】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①，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②。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③。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④。车骑者，天下武备也⑤，故为复卒⑥。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⑦，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⑧，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⑨，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以上请入粟以拜爵免罪）

【注释】

①县官：汉代京都管理财政的机构。

②渫（xiè 谢）：散。这里是发挥效用。

③农功：农业。

④复卒三人：免除三人不作兵卒。即当服兵役的，免除三名；不当服兵役的，还他算钱。

⑤武备：军队装备。

⑥故为复卒：所以实行“复卒”，因这与武备有关。

⑦汤池：护城河，比喻它严固，如沸汤不能靠近，故称汤池。 百步：指宽度。

⑧五大夫：汉爵第九等。

⑨擅：专有，控制。

【译文】

当今的任务，不如使民众专心农业而已。想要百姓专心农业，就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即“贵粟”。“贵粟”的方法，在于使人民把粮食作为赏、罚的标准。现在，就让天下人把粮食进给京都财政，可以拜爵，可以免罪，这样一来，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散出发挥作用。凡是能入粟而受爵位的人，都是有富余的人嘛。向有富余的取出以供给国家用度，那末贫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叫作损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便能使人民有利的呀。顺了民心，有三项益处：一是国家的财用足了，二是人民赋税减少子，三是鼓励了农业。现在，命令人民有车骑的马一匹者，免除他服兵役三个名额。因为，车骑，是国家的武备，所以便实行“复卒”。神农的训言说：“有石城十仞高，汤池百步宽，能带出百万军队，若是没有粮食，也是守不住的。”由此看来，粮食是为王者的大用，政治的根本啊。使人民进粮食而受爵位，达到五大夫以上的，就只免除一人的兵役而已，这和他拥有车马的功用相比，差得远了。爵位，是君主所专有的，只管从口里说出而没有穷尽；粮食，是农民种的，生长在土地上也不缺乏。凡得到高爵和免罪的事，是人们所极为追求的。叫天下人都向边地送粮食，给予官爵、免罪，不要过三年，边塞的粮食也便一定多着哩。

王贵民　译注

论守边备塞书

晁　错

【作者】

晁错，见本卷《言兵事书》。

【题解】

这是晁错紧接《言兵事书》后，上给汉文帝又一奏疏。这里是议论如何防守边塞问题。匈奴犯边一直是汉朝军政上的一件大事。怎样防守得当，既减少财用消耗、人马伤亡，又能有持久效力，晁错在这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在边地建设固定的戍卒队伍和常备设施，召募几种人前去，加以妥善安置，长期对付匈奴。这样就减少了远路行戍的烦扰，避免了不熟悉匈奴人习性和流动作战特点，以致战不能胜、守不能固的弊病。晁错认真总结了秦朝在这方面的教训，深入分析了匈奴入边扰掠的作战特点，从而提出一套具体措施，就很有科学性。

【原文】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1]，筑塞河上；南攻扬、粤[2]，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3]，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4]，鸟

兽毳毛[5]，其性能寒；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6]，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7]，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8]。秦民见行，如往弃市[9]，因以谪发之[10]，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11]，后以尝有市藉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12]。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13]，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14]。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15]；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以上秦时戍边之失）

【注释】

①胡：指匈奴。 貉：借为貊（mò 墨），我国古代对东北方民族的称呼。

②扬：古代扬州地区。 粤：通“越”，古代南方的越族，这里指南越等。一读扬粤，即扬州以南之越。

③阴：古代以北方为阴；南方为阳，见下文。

④密理：肌理紧密，犹今言结实。

⑤毳（cuì 翠）毛：细毛，鸟兽绒毛稠密。

⑥“其人”二句：这两句的“疏理”、“希毛”与上文的“密理”“毳毛”相反。希，即稀。

⑦戍卒：戍守边境的兵卒。 不能：不相适应，不耐。

⑧偾（fèn 奋）于道：倒仆在道路上。偾，仆倒。

⑨弃市：古代的酷刑，杀了暴尸于市。

⑩谪（zhé 折）：受贬并发往边远地方。

⑪赘（zhuì 坠）婿：招入女婿，招郎。

⑫闾：里巷之门。闾左，住在闾左边的人。有谓闾左是服役后复除的人，一说身份低者。

⑬这句是说：因为有自己的打算。

⑭卤：同“掳”。　财卤：抢掠的财物。

⑮铢两：比喻极小，铢是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译文】

臣闻知秦朝时候北边攻伐胡、貉，在河套地区筑起要塞；南边攻打扬州以南的越族，设置戍守军队。它起兵攻伐胡、越，并非为了保卫边地援救老百姓，而是贪残和想扩大领土，所以没有成功便天下大乱。起兵而不懂得形势，交战就被人俘虏，屯驻就使兵卒成堆地死亡，那胡、貉地方，是长期寒冷之处，树皮长得三寸厚，冰厚达六尺，他们吃兽肉和饮乳酪，那里的人长得结实，鸟兽也长起稠密的绒毛，人们的性格耐寒；那扬粤的地方，少寒冷而多阳光温暖，那里的人长得疏松，鸟兽的羽毛也稀薄，人们的性格耐热。秦的戍卒都不能适应那些地方的水土。因此，戍守的人死在边地，运送粮草的人倒仆在道路上。秦时人民见要服役远行，就像去受弃市之刑那样，故而就用受贬谪的人充当，名叫“谪戍”。开始征发受过贬谪的官吏和赘婿、商人，后来又征发曾经是商贾户籍的人，再后就用祖父母、父母曾是商贾户籍的人，最后到闾巷征发住在左边的人。征发这么不合理，出发的人深深怨恨，都有背叛的心思。凡是戍守和战死也不投降或败逃的人民，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因为战胜了或守住了，就有封爵的赏赐；攻城屠邑，就能掳掠到财物使家里富裕，故能使它的民众冒着矢石，赴汤蹈火，视死如生。秦朝征发兵卒出去，有着万死的危害，却没有一铢一两的报酬；而在死于战事之后，得不到一个算赋的免除。天下人明白知道祸患像烈火般地烧到自己身上，所以，陈胜履行戍守时，走到大泽乡，便为天下首先倡义反秦，天下的人

都像流水一样跟从他，这就是秦用威力劫夺而行事的失败啊。

【原文】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1]，其势易以扰乱边竟[2]。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3]。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以上胡人犯边难防）

【注释】

①著：附著。这里也可作依靠解。

②竟：读为境。

③南亩：向阳的田亩是好地，古代以此代称耕种的地方。

【译文】

胡人衣食的产业不依靠土地，它的势力容易扰乱边境。怎么能说明呢？因为，胡人吃兽肉，饮乳酪，穿皮毛，并非有城郭田宅的一定住所，像飞鸟走兽在旷野里，遇到美草甘水的地方便停下来，草尽水干就迁走。由此看来，往来转移迁徙，时来时去，这就是胡人的生产事业，在中国看来简直是要离开南亩了。现在设想：胡人到处转移放牧，在塞下打猎，或者正对着燕地、代郡，或者正对着上郡、北地、陇西郡，窥伺着守备边塞的兵卒行动，看到兵少，他们就进来。陛下不去援救，边民便会绝望而产生降敌之

心；若去援救，兵发少了就不够，多发兵，远县的兵刚刚来到，胡人便又走了。若是把兵屯聚下来而不收回，用费太大；若是收兵回去，胡人又再进来。连年如此，就使中国财穷兵苦而老百姓不安心了。

【原文】

陛下幸忧边竟，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①，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②，具蔺石③，布渠答④。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⑤，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⑥。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⑦。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⑧。予冬夏衣廪食⑨，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⑩。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⑪，县官为赎其民⑫。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⑬，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⑭！（以上募人备塞之法）

【注释】

①更：替换，轮换，即汉制的“更卒”。

②堑（qiàn 欠）：隔断交通的沟。

③蔺石：城上雷石。

④渠答:铁蒺藜。

⑤调:调度,计算。

⑥虎落:用竹蔑编连的遮拦物,相当篱落。

⑦免徒复作:被赦免而复作刑役满其期限。

⑧复其家:免除全家的赋役。

⑨廪食:国家供给的粮食。

⑩增至卿:增高到相当于卿的爵位。

⑪这句是说被胡人驱掠畜产之家,给予拦截下来的人一半畜产。

⑫这句承上句而言,由国家财政用钱赎买这人所得的一半,原物仍还本主。

⑬德上:感主上的恩德。

⑭功相万:功效高一万倍。此是夸张语。

【译文】

陛下幸而忧虑边境之事,派遣军将军吏、发出兵卒去治理边塞,是很大的恩惠了。然而命令远方的兵卒戍守边塞,一年一换,不了解胡人的能耐。不如选择常居的人,在边地有家室耕作,兼作守备。以便建筑高城深沟,制就城上的雷石,布下铁蒺藜。再筑一城,其内城相隔一百五十步。在要害之处,通川流的道路上,调度建立城邑,每一城邑不要少于一千户,在其中建造虎落。先做起房屋,具备农器,就召募罪人和赦免而复作的刑徒,让他们居住下来;不足,又召募成丁的奴婢赎罪者和想封爵而输送的奴婢;还不足,再召募愿意去边地的人民。对他们都赐予高的爵位,免除他全家的赋役;给予冬夏衣服和廪食,直到自给为止。郡县的人民能买他们的爵位,加上自己买爵、可以一直增高到相当于卿位。他们没有夫或妻的,国家帮他们买一配偶。人之常情是非有配偶,就不能长久安居。塞下的老百姓,禄利都不厚,不可以让他们长久住在危难的地方。胡人进犯驱掠畜产而能拦截下来的人,使本主拿出一半给他,然后国家财政给本主赎补。这样,邻里

之间便相互救助，奔赴攻打胡人而不怕死伤。这并非感主上的恩德，而是想救全亲属而保护他的财产啊。这和东方来的不熟悉地势，心里害怕胡人的戍卒相比，功效高了万倍呀！

【原文】

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①，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②，相去远矣！

【注释】

①系虏：被俘虏。

②行怨民：使怨恨之人执行戍役。

【译文】

能在陛下的时代，徙民充实边地，使得远方没有屯戍的事务，塞下的人民父子相保，没有被俘虏的忧患，利益延续到后世，名声可称圣明，这与秦征发怨恨的人民前去戍守，差别很远哩！

王贵民　译注

论募民徙塞下书

晁 错

【作者】

晁错，见本卷《言兵事书》。

【题解】

晁错这一篇上给文帝的书，紧接着前一篇《论守边备塞书》之后，是对前一篇的补充。这里，晁错进一步提出如何安顿好迁徙到塞下的募民和怎样进行军事编制以及训练。对于徙来的人民，首先是加以体恤、爱护，其次是生活和生产上的周到安排，从房屋到埋葬都想到了。虽然说的是局部问题，却可以作为整个政治工作的模式。对于军事编制与训练，大体是相传为春秋时代齐国的军事制度，这种制度就新建设的地区来说，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原文】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①，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②，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③，而勿侵刻④，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以上总言徙民有法）

【注释】

①将：送。

②称：相称，相符。

③和辑：调和安定。辑，同“集”，收集。这里可解作安定。

④侵刻：侵犯刻薄，可解为欺凌。

【译文】

陛下幸而召募民众去充实塞下，使屯戍的事务更加节省，输送的费用更减少了，是很大的恩惠啊。下面的官员若真能和这厚惠相称，奉行英明的法令，体恤所迁徙民众中的老弱，好好对待壮年士兵，调和安定他们的心情，而不欺凌他们，使得先到那里的人感到安乐，不思念故乡，贫民便会应募而互相劝勉前往了。

【原文】

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①，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②，通田作之道③，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④，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⑤。为置医巫⑥，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⑦，种树畜长⑧，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以上徙远方）

【注释】

①相其阴阳：看一看地势对阳光的向背、寒暖。句出《诗经·大雅·公刘》。

②割宅：分别住宅。

③田作：农作，耕作。

④二内：二房。

⑤之：往。 新邑：新的邑落。

⑥医巫：医生和巫师，古代医巫相连，这里是祭祀要用巫师。

⑦相从：有秩序地安排。

⑧种树：指栽种桑麻。 畜长：即畜养，养六畜。

【译文】

我听说古时迁徙远方，是为了充实虚旷的地方。迁到新地，要视察那地对于阳光向背而调和寒暖，尝尝水泉的味道，审定土地适宜种植什么，看看草木的丰茂。然后营建邑落和修造城垣，规划里巷，分别住宅，修通通向耕作的道路，确定田间阡陌的界划。首先为之建筑房屋，每家要有一堂二房，有门窗开闭，并且添置器物。使得民众来到就有住屋，劳作就有器用，这样他们就会容易离开故乡而相劝到新的邑落来啊。还要帮他们设置医师、巫师，以便治病救人，以便举行祭祀；男女有婚姻，生死互相体恤，坟墓有秩序地安排，种植桑麻、豢养六畜，房屋完好而安全。这便能使民众喜欢这个地方而有长期安居的思想了。

【原文】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①；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②；十连一邑，邑有假侯。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③。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④。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骓爱之心⑤，足以相死⑥。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⑦。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

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以上制边县）

【注释】

①假：大。

②假五百：帅的称号。

③有护：有保护之能。

④正：同“政”。《管子·小匡》云：“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是由《国语·齐语》的“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而来。这以上两句又稍加改变。

⑤驩：同“欢”。

⑥相死：：以死相救。　按：从“故卒伍成于内”至此句，均引自上注中的古语而稍变。

⑦还踵：即旋踵，转动足跟。　不旋踵：比喻坚决不后退。

【译文】

我又听说古时设置边县以便应付外敌，作法是：五家为伍，伍有伍长；十个伍长为一里，里有假士；四个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为一邑，邑有假侯。这些长官都从邑中选拔具有能保护人们、熟习地形、了解民心的贤才担任。居住时便教民学习射法，出战时便教民怎样应敌。所以，卒伍就在邑中编好，军政就能出外确定下来。军事训练因此而完成，不让人们迁徙，幼时一同游乐，长大一起共事。夜战听到声音便互相知道，可以互相救助；白天作战用眼睛互相看见，可以认识；大家都有欢爱之心，完全可以拼死相救。这样再加上用厚赏鼓励，用重罚慑服，那就能在战争中勇往直前赴死而不后退了。所迁徙的民众不是健壮有材力的，只耗费衣食，不可以用；虽有材力，若没有良好军官，还是不能成功的。

【原文】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1]。一大治[2]，则终身创矣[3]，欲立威者，始于折胶[4]。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5]，后未易服也。愚臣亡识，唯陛下财察。

【注释】

①意：料想。

②一：一经，一旦。

③创：惩治，这里是受创。

④折胶：折断兽畜皮角制成的胶，如阿胶、鹿角胶之类。这里当指匈奴在冬季作这种事务的时期。

⑤得气：得逞志气，即得胜。

【译文】

陛下与匈奴绝交，不同他们和亲，我暗里预料他们冬天会往南边来的，我们一经大的治理，他们更终身受惩治了。他们想建立威力，每年都在折胶季节开始，他们来了而不能围困住，使得逞志气而去，以后就不容易征服了。愚臣没有什么见识，唯愿陛下裁断考察。

王贵民　译注

谏吴王书

邹　阳

【作者】

邹阳(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西汉齐(郡治今山东省东部)人,西汉文学家。起初从吴王刘濞,在吴楚七国之乱前,曾上书(即本篇)劝刘濞不要起兵反汉,吴王不听。后去,为梁孝王客,被谗下狱,有《狱中上梁王书》(见下篇),申诉冤屈。释放后,复为梁王上客。所作散文,有战国游士纵横善辩之风。

【题解】

邹阳这篇《谏吴王书》,是规谏吴王刘濞不要起兵反汉。书中用秦、汉最近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政治上的成功和失败一定由客观形势所决定。先以秦的兴亡为鉴,次则直接以当时汉室与诸侯王的关系所构成的政治军事形势,来说明吴王的图谋不可能成功。

由于这是事前的推论,更加事关重大而又机密,形诸言论文字就须十分谨慎,所以说的特别含蓄乃至隐晦。文中都是用的双关语,表面上说是汉室和诸侯王的矛盾斗争和谁胜谁败的问题,实际上是为吴的反汉估计成败的问题。因此写法可谓独具匠心。

上书并没有发生效果,吴王终于联合楚等六国,掀起声势较大的七国之乱,结果不出邹阳所料,以失败告终,身死异国。可见凡事只要冷静客观看问题,能够作到先见之明。

【原文】

臣闻秦倚曲台之宫①，悬衡天下②，画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以叩函谷，咸阳遂危。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今胡数涉北河之外，上覆飞鸟，下不见伏兔③，斗城不休④，救兵不至，死者相随，辇车相属。转粟流输，千里不绝。何则？强赵责于河间⑤，六齐望于惠后⑥，城阳顾于卢博⑦，三淮南之心思坟墓⑧。大王不忧，臣恐救兵之不专⑨，胡马遂进窥于邯郸，越水长沙⑩，还舟青阳⑪。虽使梁并淮阳之兵，下淮东，越广陵，以遏越人之粮⑫，汉亦折西河而下⑬，北守漳水，以辅大国⑭，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注释】

①曲台之宫：秦的宫殿名。

②悬衡：悬着衡（权衡之衡，秤杆）以平法度。

③“上覆飞鸟”二句：这两句说明胡人兵马强盛，天上的飞鸟、地下隐藏的兔子，都射杀尽了。 覆：尽。

④斗城：即攻城。

⑤强赵：指赵王刘遂。 责于河间：为河间地而怨汉室。赵幽王被吕后害死，文帝立其长子遂为赵王，又立遂之弟辟彊为河间王。河间（治所在今河北献县）乃从赵所分出，故后来赵王遂欲再得河间地方，而埋怨汉室。

⑥六齐：悼惠王的六个儿子，在文帝时都在齐地封为王。 望：怨望。望于惠后，怨望惠帝和吕后，吕后在惠帝时加害过齐悼惠王。

⑦城阳：城阳王喜。 顾于卢博：顾念于卢博之事。城阳王喜及其父、弟讨诸吕有功，但只以城阳封喜，以卢博（今山东北部）郡封喜弟兴居为济北王，没有满足要求，兴居又被诛，故喜顾念而怨恨汉室。

⑧三淮南：淮南厉王的三个儿为王。 心思坟墓：指厉王被迁徙并自

杀，三子皆思念其父坟墓。思念坟墓即思念其父。

⑨这句说救兵的不会专一。这里一语双关，从表面说，上述各王抱有私怨，不会专心救汉室。从本意说，是不会专心救吴，指吴欲反叛汉室。但当时事未发生，邹阳不便直说，此节文字均如此。

⑩越水长沙：越由水路进至长沙。水，动词。

⑪还舟：聚舟，聚集舟师。　青阳：水名。

⑫遏：绝，断绝。

⑬折：拦截。　西河：概指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

⑭以辅大国：句意是以大国为辅助。大国，指赵国。　按：从"虽使梁并淮阳之兵"以下文字，亦双关语。从文字看，是为汉朝的行动。从本意看，是为吴王欲反汉而忧虑难成。

【译文】

我闻知秦皇身依曲台之宫，如同悬着衡杆一样度量天下，在地面画个标记，人们也不敢侵犯，派兵攻打到胡人、南越。待到他的晚期，张耳、陈胜联合诸侯所据有的军队，攻破函谷关，咸阳便告危急。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各郡之间不密切，各郡不来相救呀。现今胡人屡次涉足北河之外，天上射尽了飞鸟，地下不见隐伏的兔子，攻城不休，救兵不到，死的人相随不断，官员们的辇车相连而奔忙，运输军粮，千里不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强的赵国为得到河间而责备汉室，六个齐王对惠帝、吕后抱着怨恨，城阳王顾念着他在卢博的被诛的弟弟，三个淮南王思念他被迁的父亲坟墓。您大王不因此担忧，臣则深怕他们的救兵不专心一致，胡人兵马便会进而窥伺到邯郸，越国从水路进至长沙，聚集舟师于青阳。虽然使梁王合并淮阳的军队，下淮东，跨广陵，断绝越人的粮道；汉室也从西河拦截而下，在北边据守漳水，以赵国为辅助。但是胡兵也会更加进入，越兵也更加深入，这是我所以为大王忧患的啊。

【原文】

臣闻蛟龙骧首奋翼①，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②；圣王底节修德③，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今臣尽知毕议，易精极虑④，则无国而不可奸⑤；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⑥！然臣所以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⑦，非恶臣国而乐吴民；窃高下风之行⑧，尤说大王之义。故愿大王无忽，察听其至⑨！

【注释】

①骧（xiāng 乡）：头仰起，高举。

②咸：都，皆。

③底节：砥节，砥砺（磨炼）节操。

④易精：改易精思，犹言反复精思。 极虑：极尽谋虑。

⑤奸：即干，求。

⑥曳长裾：拖着长的衣裾（下摆），比喻居留在某地。

⑦背淮：背着淮水而南来，指自齐至吴。

⑧高下风之行：在下风而高梁王之行。句式带有倒装。

⑨至：极。指极言，把话说尽。

【译文】

我听说蛟龙昂首展翼，浮云便跟着它流动，雾和雨都集拢来；圣王磨炼节操、修造功德，游说的士人便因义来归服，思慕名声。现在我能竭尽智力，极尽议论，反复精思，出尽谋虑的话，便无国不可以去干求；修饰我固陋的心意，便是什么国王的门不可以拖着长裾而居留下来呢？然而我之所以经历几个王的朝廷，而背离淮水、千里来到吴国，并非憎恶我自己的国家而只高兴吴国的人民；而是私自在下风仰慕大王的高行，尤其喜悦大王的义气，故而希望大王不要轻忽，仔细地听我把话说尽。

【原文】

臣闻鸷鸟累百①，不如一鹗②，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③，袨服丛台之下者④，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⑤；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⑥。然则计议不得，虽诸、贲不能安其位⑦，亦明矣！故愿大王审画而已⑧。

【注释】

①鸷鸟：鹰一类的猛禽。　累百：成百数。

②鹗（è 饿）：鱼鹰，比鸷鸟更猛。

③鼎士：能举鼎的力士。

④袨（xuàn 炫）服：盛服，盛装。　丛台：赵王的台名，在邯郸。

⑤湛患：深患，湛读为沉。　全句指不能阻止赵幽王友被吕后所幽禁而死。

⑥厉王之西：淮南厉王刘长被废，迁往西蜀的严道。

⑦诸：专诸。　贲：孟贲。均为古代勇士。

⑧审画：审慎计画。

【译文】

我还听说鸷鸟成百数，不如一个鹗鸟。当那赵国完全未分裂的时候，有武力能举鼎的士人，盛服在丛台之下，好像一旦能成市场的那么众多，但终于不能阻止幽王的深患；淮南连结山东的侠客，死力之士满朝，也终究不能返回厉王的西迁啊。然则计议不得当，虽是专诸、孟贲也不能保住他的地位，也是很明显的哩！所以希望大王审慎计画而已。

【原文】

始孝文皇帝据关入立①，寒心销志②，不明求衣③。自

立天子之后，使东牟朱虚东褒仪父之后④，深割婴儿王之⑤，壤子王梁、代⑥，益以淮阳⑦，卒仆济北⑧，囚弟于雍者⑨，岂非象新垣等哉⑩？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⑪，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⑫，新垣过计于朝⑬，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高皇帝烧栈道，灌章邯，兵不留行⑭，收弊人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⑮，此皆国家之不几者也⑯，愿大王孰察之！

【注释】

①据关：据函谷关。 入立：指文帝从代王入为天子。

②寒心销志：警惕谨慎，指文帝初立，天下多难。

③不明求衣：天未亮就索衣早起。

④这句是说文帝派朱虚侯往东晓谕齐王，褒奖他欲首诛诸吕，好比《春秋》经褒奖邾仪父之后。

⑤割：分。 婴儿王之：齐王六子皆封王，六子年少，内有婴儿者。全句一说应以“深割婴儿王之壤”为句较顺。

⑥壤子：爱子。如土壤肥沃可爱，此为方言云。 王梁、代：文帝二子，一为梁王，一为代王。

⑦益以淮阳：又封一子淮阳王。

⑧这句指济北王兴居反，被诛。

⑨这句指淮南厉王徙蜀后，死于雍。

⑩新垣：新垣平。指新垣平奸诈，济北、淮南二国谋反是因有新垣平那样劝反的奸臣。

⑪今天子：指汉景帝。

⑫这句指新垣平曾诈言周鼎会在汾阴出现，需迎之才得，结果不可得。这里比喻事情终究落空。

⑬过计：错误之计。过，误。

⑭兵不留行：行兵攻取很容易，没有停留。

⑮荆王：楚王，即项羽。

⑯不几：不可庶几，即不可侥幸，妄起邪念，指反汉室事。

【译文】

起初孝文皇帝据函谷关入为天子，十分小心警醒，天未亮就取衣早起。立为天子以后，派遣东牟朱虚侯往东褒奖齐王有如褒奖邾仪父之后；分封齐王六子，又封爱子为梁王、代王，加上淮阳王；最后以罪诛济北王，囚弟淮南厉王于雍，这些岂不是像新垣平等那样的奸臣引起的吗？如今天子新守先帝的遗业，左边规划山东，右边控制关中，更新形势，大臣难以了解。大王若不明察，我恐怕所谓周鼎再在汉时出现，新垣平误害朝廷，事情终归落空，那末我们吴国的后嗣，不可期望能存在世上哩。从前高皇帝烧栈道，水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拾他人的破败疲惫；东驰函谷，入关为王，西楚大败；用水攻就使章邯丢了都城，陆路攻击就使楚丧失他的领土。这都是说明汉朝的国家是不可以侥幸图谋的啊，惟愿大王成熟地多多考察吧！

王贵民　译注

狱中上梁王书

邹　阳

【作者】

邹阳，见本卷《谏吴王书》。

【题解】

邹阳看到吴王刘濞不用其言，就同枚乘等人都转至梁国，做了梁孝王的宾客。邹阳为人见识高，与人不随便迎合，同僚的羊胜、公孙诡等妒忌他，向梁孝王进谗言，果然被听信而将邹阳下狱，还打算杀他。邹阳就从狱中给梁王上书，以明心迹。奇特的是，书中并没有多少话说到自己，为之辩白，而是大量的论说商周以来、一些人士信而见疑、忠而受辱的历史事实。这些故事主要是说明：一方面，人主囿于世俗，不能知人善任，听信谗言，不信乃至加害忠臣贤士；另方面，也有开明之主，排除世俗和谗言，任用贤士，信而不疑。前者失败，后者成功，关键在于人主有大志，有远见卓识，与忠臣贤士志同道合。作为忠臣贤士本身，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寻求明主，以死相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当遇到逆境，直至受辱被害，也不能“以私污义”、“以利伤行”。最后奉劝人主要能“制世御俗”，摆脱众口卑辞的牵制，掌握宏观规律，达到“圣王”的境界，这无疑是直指梁孝王说的。

“书”中把一些同类史事，两两互证；把相反的事例，互相对照。可以说对于从古代到当时为止的，关于臣主关系一项，作了总结，很有说服力。而且所列举的例子，又切于事情，非战国时策士们游说浮辞可比。文字既简

洁，对偶又工整，词藻雅丽；运用不少流传后世的成语，如“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等。所以，这是一篇不可多见的文学作品。

【原文】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①，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②，太白食昴③，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④，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⑤，卒从吏讯⑥，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注释】

①白虹贯日：一种天象，白色的虹穿过太阳。相传白虹为兵象，日为君，占验为能胜秦王之兆。

②“卫先生”句：秦白起伐赵，战于长平，卫先生为之劝说秦昭王增加兵粮。

③太白食昴：一种天象，太白星犯昴宿，并掩蔽之。星占说昴是赵 的分野，此对秦有利。

④诚：字衍。　精变天地：精神感动天地。

⑤左右不明：梁王的左右臣下不明白，这是绕弯子说，不想直接指斥梁王。

⑥讯：讯问，刑讯，指下狱。

【译文】

臣听说，忠没有不被报答的，信不会被人猜疑，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可实际上这是一句空话罢了！从前，荆轲倾慕燕太子丹的义气，帮他去刺杀秦王，天象出现白虹贯日，太子便害怕起来；卫先生帮秦王策画破长平的战事，天象出现太白星食昴宿，秦昭王便怀疑起来。那精神可以感动天地，而他们的诚信却不能晓谕

两个君主，岂不是可哀叹的吗！现在臣竭尽忠诚，说尽议论，但愿了解。可是大王的左右很不明白，结果把我交与法吏讯问，被世人所怀疑。这样就是荆轲、卫先生再出现一次，燕丹、秦昭王还不会醒悟的啊。但愿大王反复明察吧！

【原文】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①，李斯竭忠，胡亥极刑②。是以箕子阳狂③，接舆避世④，恐遭此患。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⑤，子胥鸱夷⑥，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注释】

①“昔玉人”二句：这两句说的是楚人卞和得一玉石，献给楚王，其玉工说是石头。这样先后两次被楚武王、文王命令割掉他的右、左足。

②“李斯”二句：这两句说的是秦朝李斯劝谏秦二世归于正道，却被酷刑杀死。

③箕子阳狂：即箕子佯狂。佯狂即装疯，纣王无道，箕子为了避祸，装疯逃走。

④接舆避世：楚人接舆，眼看天下变乱，就避世隐居。

⑤比干剖心：比干是商朝的皇室大臣，纣王昏庸暴虐，比干再三进谏，被纣王剖心而死。

⑥子胥鸱夷：伍子胥劝谏吴王夫差要遏止越国的复兴报仇，夫差不听，反而以为子胥怀有二心，用马皮制成鸱夷（皮匣子），逼杀子胥，把尸首装其中在江上飘浮。

【译文】

从前楚人献玉，而楚王给他刖刑；李斯尽忠，而被胡亥用极刑杀死。所以箕子装疯逃去，接舆避世隐居，害怕遭受这种祸患。

希望大王体察献玉人、李斯的本意，而把楚王、胡亥的偏听放在后面，视为下策，不要让我为箕子、接舆所讥笑。我听说为了苦谏君主，比干被剖心而死，子胥的尸首盛在鸱夷里浮江，起初我不相信有这等事，而今方才知道。愿大王细细审察一下，稍稍加以怜爱之心。

【原文】

语曰："白头如新①，倾盖如故②。"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③；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④。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⑤，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⑥。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驮骟⑦；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注释】

①白头如新：相识到了白头还像新交，指不是知交，不是心意相投。

②倾盖如故：犹言一见如故。　倾盖：在路上相遇，彼此都停车而长谈，车盖就相倾着。比喻互相投合。

③"故樊於期"三句：樊於期原为秦将，被谗，逃至燕，秦灭其家并悬赏通缉。燕派荆轲入秦行刺前，樊自刎首，由荆轲送头去秦，以便成事。

④"王奢"三句：王奢，齐人，逃至魏。后来齐伐魏，奢自刎，以免魏受其累而退齐军。

⑤"是以"二句：苏秦游说齐王使归还燕国十城等事，终身为燕国着想。这是不信于齐，却对燕国有尾生之信。尾生与女子约会，女未来，水至不去，抱梁柱淹死，被称为信士。这里是借喻。

⑥“白圭”二句：白圭为中山将时，丧失六城，逃到魏国，文侯厚待他，为魏攻取中山。

⑦食以驮䮄（jué tí 决题）：给骏马肉吃。食，致使动词，读饲音。驮䮄，骏马。

【译文】

成语说：“相识到白头还是如同新交，偶遇而停车相谈却像故人。”为什么呢？是知心和不知心的分别呀。所以，樊於期从秦逃到燕，自刎把头给了荆轲，以成就太子丹的事；王奢从齐逃到魏，在城上自刎，以退齐军而保存魏国。王奢、樊於期，并非对齐、秦是新交，而对魏、燕是故人呀，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离开二国而为另外两君死难，是因为这行为合乎他们的志向，仰慕人家的义气没有穷尽啊。所以苏秦曾不见信于天下，却对燕国留下“尾生之信”；白圭在中山战败丢了六城，到魏为其攻取中山。为什么呢？确实是有着相知的缘故。苏秦为燕相，有人对燕王说他的坏处，燕王按剑而怒，并杀骏马肉给他吃；白圭曾显耀于中山，有人向魏文侯说他的坏话，文侯却赠给他夜光之璧。为什么呢？这两主二臣，能够掏出心肝来互相信任，哪能被无根据的浮辞所动摇呢！

【原文】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膑脚于宋①，卒相中山；范睢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②。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③，徐衍负石入海④，不容身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⑤，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⑥；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⑦。此二人岂素宦

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8]，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9]。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10]，积毁销骨[11]。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12]，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13]？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14]。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15]，三王易为比也。

【注释】

①司马喜：战国时人，三次为中山相。

②“范雎”二句：范雎受魏齐猜忌，被折断胁骨，打落牙齿。后入秦为相，封应侯。

③申徒狄：商末之士。　蹈雍之河：从小流遂入黄河逃死。雍，小流，之，往。

④徐衍：相传周末人。　入海：指沉海。

⑤比周：以私利相结交。

⑥“故百里奚”二句：春秋时虞国百里奚，曾谏虞公，不听，被晋国灭亡。闻秦穆公贤，乞食而往，穆公信任，用为辅佐。

⑦“宁戚”二句：宁戚养牛，半夜敲击牛角而歌；齐桓公闻之，召与谈话，大喜，任为大夫。

⑧季孙：这指鲁定公时季桓子，名斯，用计而使孔子出走。

⑨子冉：旧注为宋子罕，名乐喜。　墨翟：即墨子。　按：二人并非同时，疑子冉非子罕。

⑩众口铄金：众人之口舌能烧坏金属。

⑪积毁销骨：积集的谗毁言论能烧掉骨骼。

⑫秦：指秦穆公时。 戎人：戎族人。

⑬牵：牵制。 系：绳索。

⑭朱：丹朱，尧之子。 象：舜之弟。 管、蔡：管叔、蔡叔，皆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这四人都是帝王宗族骨肉之亲而反叛，成为仇敌。

⑮侔：相等。

【译文】

故而女子无论美丑，一进宫中就招来妒忌；士人无论贤或不肖，一进朝廷就会被人嫉恨。从前司马喜先在宋国被割掉膝盖，后来才为中山之相；范雎在魏国被猜忌打断胁骨和牙齿，后来入秦才封为应侯。这两人都是坚信一定的谋画，放弃交朋结党的私心，抱着单独的友情，因此不能逃脱那种妒嫉的人了。所以申徒狄就蹈入河流，徐衍背石沉海，他们不为世俗所容，依着义理不愿苟且地谋取在朝廷私相交结，以便移动君主的心意。故而百里奚沿路乞食寻求贤君，秦穆公委任他以国政；宁戚养牛于车下，而齐桓公把国事委任给他。这两人哪里是长期在朝作官，对左右近臣取得声誉，然后两国的君主才任用他们吗？那是先感动心情，彼此合意，像胶漆一样坚固，兄弟也不能离间，岂能被众人口舌所迷惑吗？所以说偏听会生出奸诈，专任一人会造成祸乱。古代鲁国定公偏听季孙的话而赶走孔子，宋君偏信子冉之计而囚禁墨翟。像那以孔、墨的善辩，也不能避免谗言阿谀，而二国因之危败。为什么呢？所谓众多的口舌能烧坏金属，积聚的诋毁能销掉骨骼。所以秦国用戎族由余而称霸中国，齐国任用越族人子臧而使威王、宣王之朝强盛起来。这二国哪里是被世俗拘束、被世道的羁绊牵制而听奇怪偏心之辞呢？听公正之言、全面观察，就能给当代垂照着光明。是故心意相合，胡越之人使成为兄弟，这就是由余、子臧；心意不合，骨肉之亲也成了仇敌，那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这样的。如今人主真能采用齐、秦君主的明智，把

宋、鲁君主的偏听撂在后面，那就五霸不够和他同等，三王也容易比得上了。

【原文】

是以圣王觉悟，捐子之之心[1]，而不悦田常之贤[2]，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3]，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而强霸诸侯[4]，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5]。何则？慈仁殷勤，诚嘉于心，此不可以虚辞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6]。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7]，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8]。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9]；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10]。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11]，要离燔妻子[12]，岂足为大王道哉！

【注释】

①捐：弃，不用。　子之：战国燕相，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燕王哙搞禅让，把君位传给他，国乃大乱。

②田常：陈恒，春秋时齐臣，得齐简公喜悦，结果田常杀了简公，操纵国政。

③“封比干”二句：武王灭商，封比干的后人，修孕妇的坟墓。孕妇，被纣王剖腹视胎者。

④这句指晋文公不念寺人披曾经暗杀过他的仇恨，即位后加以任用。

⑤这句指齐桓公不记管仲曾射杀他的仇恨，即位后任以为相。管仲辅佐桓公之兄公子纠，争位时，管仲射桓公，中其带钩。

⑥“越用大夫种”三句：文种为越勾践出计，战胜强吴，勾践作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复国不久即听信谗言，逼杀文种。

⑦孙叔敖：楚庄王时令尹，相当于相。 三去相：相传孙叔敖三次离开相位。

⑧“於（wū 乌）陵子仲”句：於陵，地名。子仲，陈仲子，他嫌其兄不义，携妻子到於陵居住。楚王闻其贤，重金聘为相，不受，夫妻又逃去，为人灌园。春秋战国间事，《孟子·滕文公》及《韩非子》等有载，多为传说。

⑨爰：这里作吝啬解。

⑩“则桀之狗”二句：这二句是说有恩于人，人必效命，不问是非。夏桀的狗便向尧狂吠，盗跖的门客便可去行刺许由。尧、许由都是好人，但与桀、跖都不同时，这是比喻。

⑪这句是说荆轲刺秦王失败，全族连坐而没。 七族：指上至曾祖、下至曾孙的七代族人。 湛：读为沉，沉没。

⑫要（yāo 腰）离燔妻子：吴王阖庐求武士要离行刺王子庆忌，要离感知遇之恩，诈以犯罪逃亡，让吴王焚死己妻，以便接近庆忌，用剑刺之。

【译文】

所以圣王能觉悟大道，就弃掉子之的用心，不喜欢田常表面的贤能，而封赏比干的后人，修造被纣王刳腹而死的孕妇坟墓，故而功业盖天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作是想为善而没有满足的啊。那晋文公亲近从前的仇人而成为诸侯的霸主，齐桓公任用他的仇人而一旦振兴天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仁慈、待人殷勤，心里真诚美好，这是不可以凭空话能成的。至于秦用商鞅之法，向东削弱韩、魏，称雄天下，可是他最终被车裂之刑；越用大夫文种的计谋打败强吴而称霸中国，结果诛杀了他。所以孙叔敖三次离开相位而毫不失悔，於陵子仲辞掉三公的高位而愿去帮人灌园。如今人主真能去掉骄傲之心，怀着报答的心意，推心置腹，现出本心，堕下肝胆给人看，施厚德于人，和人终身同穷共达，对待士人不吝啬，这样，就可以叫桀的狗去狂吠帝尧，使盗跖

的门客去刺杀许由了。何况还能凭着你万乘的权力，借着有圣王的资才呢！然则，像荆轲为燕刺秦王而致灭了七族，要离为吴王行刺而甘愿焚死妻子，这种报效行为，哪里需要再向大王多说呢？

【原文】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①，众莫不按剑相眄者②，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③，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④。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⑤，只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⑥，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⑦，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⑧，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注释】

①这句是说：暗地里丢在路上给人。

②按剑：表示惊愕的动作。　眄（miàn 面）：斜着眼看。

③轮囷：这里为弯曲。

④容：修饰容貌，这里是雕饰。

⑤隋侯之珠：传说隋侯见一蛇受伤，用药疗治，后来蛇衔明珠报答他，故称为隋侯珠。　夜光之璧：一作和氏璧。

⑥先谈：旧注，“谓进纳之也”。

⑦蒙：受，受有。

⑧开：陈说，或表达。

【译文】

我听说过：明月珠、夜光璧，暗地里在路上丢给人家，众人没有不按剑斜眼相看着，为什么这样？因它是无缘无故地突然出现的。蟠屈树木的根，弯曲离奇的样子，而能作成万乘君主的用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左右近臣先把它雕琢修饰好了呀。所以无缘无故而到眼前来的，虽然拿出隋侯珠、夜光璧，也只足以结怨而人家不会感你恩德；若是有人先为进纳，他就是枯木朽株，也能为你树立功劳不忘记他。现在天下的布衣穷居的士人，身处贫贱境地，虽然受有尧、舜的学术，掌握伊尹、管仲的辩才，怀着关龙逢、比干的心意，希望尽忠于当代的君主，可是素来缺乏有人为根柢雕琢修饰，即使竭尽精神，想陈述忠信以辅助人主的政治，人君还必然跟着那按剑斜视的人的踪迹了。这是使得布衣的士人，竟然不能够作枯木朽株的资格了。

【原文】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①，独化于陶钧之上②，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③，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④，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⑤，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⑥。今人主沉谄谀之辞，牵于帷墙之制⑦，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⑧，此鲍焦所以愤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⑨。

【注释】

①制世御俗：即控制世俗。

②化：运转。 陶钧：转动的陶轮。 这句比喻掌握规律，能控制世俗

之意。

③中庶子：官名。　蒙嘉：秦臣。

④乌集：犹乌合，乌集合而来。

⑤拘挛：即拳挛、拘束。

⑥昭：明。　旷：广。

⑦帷墙：帷幕墙垣之内，比喻左右近臣妃妾之类。

⑧不羁：不受系累约束。　牛骥：犹牛马。　皂：与槽同，牛马饮食器。

⑨鲍焦：清高之士。相传他怨己不为世用，采野菜为食。子贡驳难他：这野菜也不是你所有的。于是他丢下野菜，自身登时枯槁在洛水之上。

【译文】

所以，圣王控制世俗，独能掌握变化像运转陶钧一样，而不受卑陋的论调所约束，主张不被众多的口舌所夺走。是故秦皇帝听中庶子蒙嘉的话，相信荆轲献图的谎言，而匕首悄悄地露将出来；周文王在泾、渭之间田猎，得了吕尚而归，从而为天下之王。秦信左右之言而灭亡，周用乌合之人而称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后者能超越那些拘束人的言论，驰骋着域外的高议，独自看到光明宽广的道理啊。现在的人溺在谄谀的言辞中，受制于帷幕墙垣之内，使不羁的贤士与牛马同皂，这就是鲍焦之所以愤恨世俗而以不留恋富贵为乐的原因呀。

【原文】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厉名号者①，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②；邑号朝歌，墨子回车③。今俗使天下恢廓之士④，诱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⑤，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窟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注释】

①名号：犹名节、名声。

②“故里名”二句：这两句是，曾子至孝，以胜母一词为不顺，就不进入胜母里。

③“邑号”二句：这两句是，墨子认为朝歌是商纣的都城，名声不好，就回转车子而不进去。

④恢廓：寥廓，远大气度。

⑤回：邪。

【译文】

我听说：盛服入朝的人，不以私心污秽了道义；磨炼名节的人，不以财利伤害品行，故而里巷的名叫胜母，至孝的曾子不进去；都邑名叫朝歌，墨子就掉转车头。而今想使天下有远大气度的士人，被威重的权力所诱惑，被高贵的势位所裹挟，以奸邪的面目、污秽的行为，去事奉那种谄谀的人，而求得亲近他的左右，那末，士人便只有隐伏而死在岩穴薮泽之中而已，哪能有竭尽忠信而奔赴朝廷的人呢？

王贵民　译注

谏　猎　书

司马相如

【作者】

司马相如，见卷三《子虚赋》。

【题解】

《谏猎书》，是劝阻天子行猎。司马相如曾经跟随汉武帝到长杨宫田猎，看见武帝喜欢亲自打熊、野猪之类猛兽，就写了这个短篇。他说，皇帝亲自猎取野兽，非常危险，是轻了“万乘之重”，即使“万全无害”，也是不足取的。而且，作者更寓有深意：在政治上，也要深思熟虑，具有远见，要看到不明显的、往往被忽视的祸患，事先预防；不要因一时的欢乐或眼前的利益而误了大事。全文短小精干，以小喻大，别具匠心。文多对偶，词藻典雅。

【原文】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①，捷言庆忌②，勇期贲、育③。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④，骇不存之地⑤，犯属车之清尘⑥，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⑦，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害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⑧，岂不殆哉？虽万全无害，然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衔橛之变⑨，而况涉乎蓬蒿，骋乎丘坟⑩，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注释】

①乌获：秦武王时的大力士，能举鼎。

②庆忌：吴王僚之子，勇而敏捷。

③贲、育：孟贲(bēn奔)、夏育，均古代勇士。

④卒：猝，突然。 轶材：超人材能，这里指野兽的特别凶猛。

⑤不存：不得安存。

⑥属车：连接不断的车队。皇帝出行时的陪乘亦称属车。 清尘：车行时扬起的飞尘，清，对尊重者而言。

⑦逢蒙：古代善射者。

⑧接轸：接近车后。轸，车后横木。

⑨衔：马的听啣口，嚼子。 橛：车上一种木制零件，起固定作用。

⑩坟：高堆。

【译文】

臣听说，在同类中会有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最有力气的要算是乌获，最敏捷的说是庆忌，最勇敢的只待孟贲、夏育。臣愚昧，私自想到人固然如此，兽类也应当相同。现今陛下爱好走过险阻的地方，去射猛兽，如果突然碰上有特别凶猛的野兽，在不能安存的险处出现，侵犯着车队的飞尘，这时车来不及掉头，人没有时间施展技巧，虽然有乌获、逢蒙的奇技，气力也不能运用，连那些枯木朽株也能为害了。那似乎就是胡、越等敌人突然在车底下冲出，羌、夷等外族赶到车后来了，岂不是很危险吗？即使是万全无害，这种活动也不是天子所应该接近的呀。即使是先清扫道

路而后出行，到中途才开始跑马，还会发生马啣和车撅的断裂事变；何况在蓬蒿之地趟水，在高坡之地驰骋，只顾前头获取野兽的欢乐，心里没有预防变故的意识，这为害不也是很难克服的吗？凡是轻视万乘之重，不算是什么安乐；走在有万分之一危险的道路上，而以为娱乐，臣私下以为这是陛下不值得去做的事呀。

【原文】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①。"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注释】

①坐不垂堂：不坐在靠近堂的边缘，言恐坠蹕下去。

【译文】

明白的人能在事物尚未萌芽时就早已看见，智慧的人在危险还没显露时就能避开。祸患本来就多半藏在隐蔽之处，发生在人们所忽略的时候。所以俗语说："家里积累了千金，坐也不靠近堂的边缘。"这话虽然小，但可以比喻大的事物，臣希望陛下留意考察就幸甚了。

王贵民　译注

言世务书

严 安

【作者】

严安，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武帝时，以故丞相之史上《言世务书》，得以召见，武帝甚赞赏，以为相见恨晚，拜为郎中，后为骑马令，掌天子的骑马。

【题解】

所谓“言世务”，就是讲正确处世的道理，着重论述统治者必须重视发展社会生产；更要节制财用，力戒奢侈淫乱，挥霍钱财；并正确引导民情风俗。人民也应该懂得这种“世务”。所以，这篇奏书，无论对每一朝的统治者，也无论对于每一时代的社会一般人，都有教育意义。有相当篇幅讲秦、汉对匈奴等边境穷兵黩武，弄得天下兵荒马乱，人民痛苦不堪，国家灭亡或濒临社会、政治危机的历史教训。这方面汉代人都有所论述，它和下面主父偃的《论伐匈奴书》，彼此意思大体相同，有些词句都类似，可以互相参照。

【原文】

臣闻《邹子》曰[1]：“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2]。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3]。”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

前④，以观欲天下⑤。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⑥。末不可徒得⑦，故搢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⑧，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⑨，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所以范民之道也⑩。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营，则盗贼销；盗贼销，则刑罚少；刑罚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蕃熟，六畜遂字⑪，民不夭厉⑫，和之至也。（以上请制度以防淫）

【注释】

①《邹子》：邹衍的著作。

②救：指救世之敝。

③睹：见。　至：最好。

④方丈：指筵席宽广。

⑤观欲：显示而使人欲（追求）之。

⑥徼：同要，要求。

⑦徒：空，白白地。

⑧矫：诈伪。

⑨轨：同“宄”，奸巧。亦与“诡”通。　浸长：逐渐增长、发展。

⑩范：规范。动词，为之立规范、法度。

⑪遂：顺遂。　字：生，这里指六畜的孕育生养等。遂、字，这里可简括为繁殖。

⑫夭：早死。　厉：病。

【译文】

臣听《邹子》书中说："政教有文有质，是为了救弊。当其时便用，过了时候就舍弃，该变换便变换。所以固守一种不变的作法，那是不能算最好的政治呀。"现在天下人民用钱财很奢侈，车马衣裘宫室，都争相修饰，调和五声使之有节奏，杂以五色使之有文彩，用浓厚的五味、方丈之席设置在面前。用这些显示于天下、使人们都追求。大凡人们的心情，都是看见美好的东西便希望得到，这样做就是教导人民奢侈呀。奢侈没有节制，就不可满足，人民便离开本业而要求从事末业了。末业也不是白白地可以得到，所以连搢绅的贵人也不怕做诈伪之事，带剑的人夸说杀人进行诈骗掠夺，而世俗不知道这是可耻的，所以奸轨不法之事便逐渐发展。凡美丽珍奇的东西，本来顺于耳目，所以养生失度便舒泰，欢乐失度便淫乱，礼仪失度便华采，教导失度便虚伪。伪、采、淫、泰，不是使人民走向规范的正道啊。所以天下人民逐利不止，犯法的人多。我希望要帮助人民定下制度、防止淫乱，使贫富之间不互相炫耀，以调和他们的心情。心情和平了，他们的性格便安静；安静便不钻营，盗贼便会消灭；盗贼消灭，动用刑罚便少了；刑罚少了，便能阴阳调和，四季气候正，风雨适时，草木畅茂，五谷蕃熟，六畜繁殖，百姓不早死、多病。这就是达到了最好的"和"啊。

【原文】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①。及其衰，亦三百馀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

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修守，合从连衡，驰车毂击[2]，介胄生虮虱[3]，民无所告诉[4]。（以上周失之弱）

【注释】

①措：置，搁置。

②驰车：奔驰战车。　毂击：车毂相互碰撞，指车马很多。

③介胄：即甲胄。

④告诉：即诉苦。

【译文】

臣闻知周朝占有天下，治世有三百馀年。成、康年间是最隆盛的，刑罚搁置四十多年不用。到它的衰世，也有三百余年，故而五霸接着起来。五霸，是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杀暴乱，禁止奸邪，匡正海内，以尊崇天子的。五霸消失之后，再没有贤人圣人继续了。天子便孤独衰弱了，号令不行，诸侯放肆行动，强的欺侮弱的，人多的虐待人少的。田常篡夺了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都成了战争之国。这样，老百姓便开始受苦了。于是强国务求进攻，弱国只专心准备防守，合纵、连衡的策略交相出现，奔驰的战车轴毂互相碰撞，甲胄长期在身，里面滋生虮虱，人民无处可以诉苦啊。

【原文】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1]，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2]，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3]。乡使秦缓刑罚[4]，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5]，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循其故俗。为知巧权利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

严令苛，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⑥，南挂于越⑦，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⑧，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陈胜、吴广举陈⑨，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⑩，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⑪，应时而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⑫，至乎伯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穷兵不祸也。（以上秦失之强）

【注释】

①钟虡（jù 巨）：钟架的立柱。

②战国：仍是战争之国，即战乱的时代、境地，尚非战国时期的称呼。

③更生：犹新生。

④乡：同“向”，向日，从前。

⑤“上笃厚”二句：这两句的“上”、“下”为动词，即崇尚、提倡与贬低、排斥之意。

⑥构：结。

⑦挂：悬。

⑧经：缢，吊死。

⑨举：指举兵反抗。下同。

⑩穷：尽。 通：穿过。

⑪棘矜(qín 琴):荆棘制作的矛柄。

⑫这句说进兵扩大地方。　长:增长,增加。

【译文】

待到秦王蚕食天下,吞并各战争之国,号称"皇帝"。统一了海内的政令,拆毁了诸侯的都城;销毁兵器,铸成钟架,表示不再用兵了。广大善良的人民,得以脱离战争之苦,希望遇上明君,人人便以为从此新生。假若往日秦朝能够宽缓刑罚,减轻赋税,减少徭役,重视仁义,轻贱权利,崇尚笃厚,排斥奸佞,移风易俗,教化海内,那就世世都必然安定了。可是秦朝不实行这些好风尚,沿着它的旧俗,作奸巧、谋权利的人被进用,笃厚忠直的人被斥退;它法令严酷,谄谀的人多起来;天天听他们说好话,得意宽心。又想威震海外,派蒙恬带兵,去北攻强悍的胡人,开辟边境,在北河屯戍,飞速运输粮草跟在后面。并派尉官屠睢率领楼船兵士、攻打南越,派监郡御史禄去凿渠道、以便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逃走。兵事旷日持久,粮食吃尽,越人反击,秦兵大败。秦朝又派尉佗领兵戍守南越。这当儿,秦的战祸北边集结在匈奴那里,南边直达越人那里,把军队屯驻在这些没有作用的地方,进而不得退出,这样做了十多年。成年男子披甲打仗,女子运输粮饷,苦不聊生,自缢在道旁树上,死亡的人到处可见。到了秦皇帝死后,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兵于陈,武臣、张耳举兵于赵,项梁举兵于吴,田儋举兵于齐,景驹举兵郢都,周市举兵于魏,韩广举兵于燕。遍山通谷,豪杰们一齐起来,是记录不完的了。然而他们本来都不是公侯的后人,不是作长官之吏,没有尺寸的权势。他们起于乡间闾巷,拿着荆棘的矛柄,应时而动,不经过互相谋画就一同起事,不须约定而一同会合,进取、扩大土地,直到成王成霸,那是当时的风气教化造成的呀。秦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结果灭世绝祀,这就是穷兵造成的灾祸啊。

【原文】

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1]，略苴州[2]，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3]，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警，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4]；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挐而不解[5]，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磨剑，矫箭控弦[6]，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7]，或几千里[8]，列城数十，形束壤制[9]，带胁诸侯[10]，非宗室之利也。上观齐、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览秦之所以灭，刑严文刻[11]，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深讳也[12]！

【注释】

①僰(bó 勃)：古代西南地区一少数民族。

②苴州：即貉(貊)族的一支，亦称秽貊。

③燔：焚烧。 龙城：匈奴祭天处，又称龙庭，在今蒙古国和硕柴达木湖附近。

④子：爱。用于对子女，统治阶级视百姓如子，故称。

⑤挐(ná 拿)：牵引，纷乱。

⑥矫：纠正。 控：引。

⑦外郡：指邻近边地的郡。

⑧几：将近，如庶几。

⑨形束壤制：土地形势足以约束控制。

⑩带胁：如佩带附着一样的胁迫、威胁，犹言裹胁。

⑪文刻：法律苛刻。文，法令文书。

⑫深讳：犹言讳莫如深。

【译文】

所以，周朝失之太弱，秦朝失之过强，都是不知改变政策的祸害。现在我朝巡视南夷，夜郎来朝，降服羌、僰，经略莎州，建置城邑，深入匈奴境地，烧了它的龙城，等等。议政的人都很赞美。其实，这是人臣的一时私利，并非天下的长久之计呀。现在全中国没有狗叫的警戒，却被对远方的加强守备所拖累，使国家耗费，这不是爱民之道；逞无穷的欲念，为自己甘心快意，和匈奴结怨，这不是安定边疆之道；战祸连结而不解，军队刚休息又再发出，近地方的人民愁苦，远处人民耽惊受恐，这不是能持久之道呀。现今，天下都在锻制兵器，矫正箭矢、引满弓弦，转输军粮，没有休歇的时间，这是天下人共同忧虑的。凡是长期用兵不休便会有变乱起来，事情烦苦便会有别的图谋发生。而今外郡的地方，有将近千里之大的，列城有几十座，利用地势加以控制，能裹胁诸侯，这也并非皇朝宗室之利呀。向上看看齐、晋消亡的原因，是公室被削弱，六卿太强盛；往下看看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刑罚严厉、法令苛刻，贪欲大得无穷。现在，郡守的权力，何止是晋国六卿的权那样重；他们地方将近千里，何止是那些出身闾巷人的资财；他们的甲兵器城，何止是荆棘矛柄的作用呢！由此而遇到那种万世也不一遇的变乱，我就不敢深讳而不言啊！

王贵民　译注

论伐匈奴书

主父偃

【作者】

主父偃(？～公元前126年)：复姓主父，名偃，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汉武帝时任中大夫。主张进一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采取“推恩”方法，使诸侯王多分封其子弟为侯。武帝接纳这一建议，即下“推恩令”。从此王国的封地，愈益缩小，名存实亡，因而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后来为齐相，因胁迫齐王自杀，他本人被诛。《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主父偃》28篇，今有清人马国翰辑本。

【题解】

这是主父偃上给汉武帝的一封奏书。所谓“论伐匈奴”实是劝阻不要征伐匈奴。他认为大国也不能好战黩武，秦朝攻伐匈奴导致丧失天下，汉高祖想攻匈奴导致平城遭受围困。所以他赞成刘敬和亲的主张，建议武帝遵守上古三代的传统，吸取近代的教训，免得人民再受战争之苦和政治、社会出现危机。可与前面《言世务书》参看。

【原文】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①，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②。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

愚计[3]，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注释】

①恶（wù 务）：憎恶。　博观：全面观览。

②遗策：失策。

③效：献。

【译文】

臣闻知，明主不憎恶切实的规谏，以便全面看问题，忠臣不躲避 重罪诛杀也得直言进谏，所以就能办事没有失策而功德流传万世。现在我不敢隐瞒忠心和逃避死亡，献上愚计，希望陛下幸而赦免我，就稍稍审察一下吧。

【原文】

《司马法》曰[1]："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2]，春蒐秋狝[3]，诸侯春振旅[4]，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5]。夫务战胜，穷武事[6]，未有不悔者也。（以上言不可穷兵黩武）

【注释】

①《司马法》：兵书，相传战国时司马穰苴所编著。

②大恺：大胜凯旋。恺，同"凯"，胜利回师。

③蒐（sōu 搜）：搜查（野兽），古代田猎的一种称呼，结合田猎而训练军队，又用作治兵之称。　狝（xiǎn 显）：秋天田猎的名称。作用同上。

④振旅：整顿军旅。

⑤重：郑重，引申为难，以作这事为难。

⑥穷武事：即穷兵黩武。穷，尽。

【译文】

《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然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记战事必然危险。"天下一经平定，天子就举行大胜凯旋之礼，春天行蒐，秋天行狝；诸侯便在春天整顿军旅，秋天治理兵事。这都是表示不忘战事。凡是发怒，是一种与德相反的行为。兵嘛，是凶器。相争嘛，是末等的品行。古代的君主一旦发怒必然伏尸流血，故而圣王要郑重行事。凡是专力以战争取胜，穷尽武事的，没有不后悔的呀。

【原文】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①，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②，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③，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④。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国⑤，甘心匈奴，非完计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⑥，以河为境，地固泽卤⑦，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⑧，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⑨，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⑩，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⑪。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⑫。（以上秦攻胡之失）

【注释】

①任：由，这里是逞、趁之意。

②务胜：务求战胜。

③鸟举：鸟飞。

④调：调和，和合，犹言团结。

⑤靡：散。　靡敝：靡费破败。

⑥却地：退出的地方。却，退，打退。

⑦泽卤：沼泽有盐碱。

⑧北河：地区名，古代黄河自今内蒙的磴口县以下，分为南北二支，北支约当今乌加河，时为正流，对南支而言，称为北河。即今河套以北。

⑨飞刍：快速地运输干草。　挽粟：牵引车船运粮。

⑩黄、腄：二县名。黄，今山东黄县地区；腄县，今山东福山，或作锤。均在古东莱。

⑪钟：古六斛四斗。

⑫盖：大概，带有推测之意，实是断定。

【译文】

从前秦皇帝逞着战胜的威风，蚕食天下，吞并了各国，海内为一家，功绩和三代相等。可是，他无休止地务求战胜，又打算进攻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那匈奴没有城郭的居留地，没有粮食的积蓄可守，经常迁徙如同鸟飞一般，难以控制它。轻兵深入，必然断绝食粮；若同时运载粮食，便又负担重赶不上需要。得了它的地方，算不上有利；得到它的人民，不可能团结他们而守住。战胜之后而抛弃他们，就不是民之父母。使中国靡费破败了，为的是得到匈奴而甘心，这不是完善之计呀。"秦皇帝不听，便派蒙恬带兵去攻打匈奴，得到它退出的千里之地，以黄河为境界，那些地方本来是沼泽而多盐碱，不生长粮食作物。然后派天下的成丁男子去守北河，军队暴露在外十多年，死亡的不计其数，终究不能越过黄河达到北岸。这哪里是人力不足，武装不完备呢？

而是形势不允许的啊！又使得全国人都飞快地运输干草粮食，打从黄、腄和琅邪等沿海的县、郡起，转运到北河，大率三十钟的粮食，到目的地只剩有一石。男子加快耕作也不够供给粮饷，女子纺织也不足供给制作帷幕帐篷之用。百姓都人穷财尽了，孤寡老弱不能得到赡养，死在路上的人到处可见。大概天下就这样开始反叛了。

【原文】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①，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②，御史成谏曰："不可！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③。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帝悔之，乃使刘敬往结和亲④，然后天下亡干戈之事。（以上高祖伐匈奴之事）

【注释】

①略地：扩大和经营领土。

②代谷：代地的山谷。代，古国名，亦汉王国之一，在今河南蔚县。

③搏景：搏击影子。景，古为影字。

④刘敬：即娄敬，汉初齐人。汉高祖五年，以戍卒见刘邦，建议入都关中有功，赐姓刘。后封关内侯。提出与匈奴"和亲"及迁六国贵族后裔、豪族充实关中等策。

【译文】

待到高皇帝安定天下，扩大经营领土到达边境，听见匈奴聚集在代谷之外而打算攻击他们，御史叫成的人进谏说："不可以！那匈奴么，如同野兽似的聚拢、飞鸟似的散开，若是追击它便像搏击影子一样。现在以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以为很危险。"高帝不听，就到了代谷，果然发生了平城之围的事件。高帝

后悔，于是就派刘敬前往匈奴“和亲”结好，然后天下没有干戈之事。

【原文】

故兵法曰[1]：“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常积众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2]，禽兽畜之，不比为人。夫不上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3]。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4]，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5]，而秦政不行，权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6]。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

【注释】

①兵法：这里指《孙子》，下引文出自《孙子·作战》、《用间》篇。文字略有改动。

②程：课税。　督：督责。

③虑易：改变考虑、图谋。

④外市：和外边结交而得利。

⑤这句以两人反叛之事作例证。　尉佗：赵佗，以太守据南越而为王，反秦，后又反汉。　章邯：为秦朝大将而反秦降楚。

⑥效：这里为效应，应验。

【译文】

所以兵法书上说：“兴兵十万，每日耗费千金。”秦朝经常保持几十万人的军队，虽然能对匈奴覆没其军，杀他军将，俘虏首

领单于，可是这恰恰足以结怨增仇，并不够补偿天下的费用。匈奴么，实行抢掠成为他们的职业，天性本来如此。打从上代虞、夏、殷、周起，本来就没对它征赋和督责，看作禽兽一样，不把它看作人。而今既不往上看看虞、夏、殷、周的传统，却往下跟着近代的失策去做，这就是臣之所以大为恐惧，百姓之所以大为痛苦了。况且长期用兵便会发生变乱，事情造成痛苦便会使人改变图谋。如果使得边境的民众破败愁苦，将官互相疑忌而向外寻求私利，所以尉佗、章邯那类人物得以成就私心，而秦不能行其政治，权力被他们分割，这是得与失的效应啊。所以《周书》上说："安全或危险在于出令的正误，存在或灭亡在于用事的好坏。"希望陛下多多计议而加以考察吧。

王贵民　译注

谏伐闽越书

淮南王安

【作者】

淮南王安，即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之孙，袭父封为淮南王。西汉思想家、文学家。好读书，善文辞。曾招致门客数千人，集体编写《鸿烈》即《淮南子》一书，综合先秦时期各家思想，以道家为中心。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但也提出"苟利于民，不必法古"的观点。攻击儒家为"俗世之学"。后以谋反事发，自杀。

【题解】

这是刘安上给汉武帝的一封奏书，谏阻兴兵伐闽越。武帝初年，闽越经常攻击东瓯、南越。约在建元末年，闽越再攻南越，南越没有擅自发兵对抗，而上报朝廷。武帝即发大军，派遣两个将军率领征伐闽越。淮南王安以王国为朝廷藩卫者的身分，写了这封奏书加以劝阻。反复说明：天子应尚德不尚武，特别是闽越本是法外之民，更要用怀柔政策；闽越（文中只称越）地区山林险阻，汉兵不熟悉地形和民情，死伤会大而获利甚微，得不偿失；国内的形势不好，年岁歉收，人民衣食不足，转死沟壑，若再加兵祸，会造成社会危机。

文章援引皇朝的统治原则，借鉴历史上经验教训，更深入细致分析实际情势，很有说服力。它和前面的《言世务书》、《论伐匈奴书》的主旨相同，也对下面的贾捐之《罢珠厓对》给予相当的影响。这次，汉军虽已发出，正遇闽越发生内乱而降汉，武帝还是赞赏刘安的意见。

【原文】

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①，振匮乏②，盛德上隆，和泽下洽③，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④，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⑤！

【注释】

①耆（qí 其）：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②振：救。义同赈。

③洽（xiá 侠）：沾湿，浸润。

④摄：安。

⑤重：难，亦为郑重义。

【译文】

陛下君临天下，布德施惠，放宽刑罚，减轻赋税，哀怜鳏寡，抚恤孤独，尊养耆老，振救贫困，盛德在上兴隆，和顺的恩泽往下沾润，近处的人们亲附，远方的人民心感恩德，天下安然，人人都安乐生活，大家都以为这一生不会见到战争。现在听说官府将要兴兵，去诛伐闽越，臣安私以为陛下当郑重啊。

【原文】

越，方外之地①，剪发文身之民也②，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③。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④。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⑤，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⑥，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⑦。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⑧，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⑨。阻险林丛，弗能尽著⑩，视之若易，行之实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⑪，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⑫不输大内⑬，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⑭。且越人愚戇轻薄⑮，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⑯。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

也。(以上言越不宜用兵)

【注释】

①方外:犹外方,指中原以外。

②剪发:剪去头发,当时华夏族留长发打髻加以笄束冠戴,故与外族为异。　文身:在身上刻染花纹。均当时南方民族风俗。

③冠带之国:指华夏民族。　理:理会,按理而论。这里可作衡量讲。

④与:同"预",参预。　受正朔:接受王朝颁布的历法,指接受统治。

⑤"故古者"五句:此五句为《尚书·禹贡》文。封,原为邦。相传古代按皇朝国都从近至远,划分政治地区,分五个层次,最近的叫甸服,往外递次的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等级有高低,贡纳也不同。

⑥篁竹:竹丛,竹田。

⑦昧:暗。

⑧势阻:地势险阻。

⑨间:其间。

⑩著:记载。

⑪方内:与前文"方外"相对。

⑫贡酎(zhòu 宙):进贡醇酒。指供皇朝祭祀之用,表明政治隶属关系。酎,醇酒。

⑬大内:国家的内库。

⑭劳蛮夷:劳于蛮夷,疲劳在蛮夷之地。

⑮赣:当为"戇",即愣,呆木。读gàng(杠),又读zhuàng(壮)。戇直,憨厚刚直。

⑯积:久。

【译文】

那越族,是方外之地,是剪发、文身之民,不可用冠带之国的法度去衡量。打从三代的兴盛时期,胡、越就不接受王朝颁的历法。不用强力不能征服,不用威势就不能控制。因为那是不能居住的地方,不可管理的人民,值不得为此而烦劳中国的。所以,古

代区分邦国之内为甸服，这以外为侯服，侯服的藩卫是宾服，蛮夷为要服，戎狄为荒服，这是因地方有远近而情势不同了。自从汉初平定天下以来，已经七十二年了，吴、越人相互攻击的事不可胜数，然而天子未曾兴兵进入它们的地方。我听说越人没有城廓村里，住在溪谷之间、竹林之中，熟习水上的战斗，会使用船只，地势深险阴暗而水中的危险更多。中原的人们，不了解它的地势险阻而进入，一百人也敌不过他们一人。得了他们的土地不可设置郡县，进攻也不可以强取。用地图观察它的山川要塞，不过寸数的距离，而实际上其间的距离是几百几千里。一些险阻丛林，不能都画进去，看起来好像平易，走起来实在很艰难。现在天子仗着宗庙的神灵，国内很安宁，白首的老人，没有见过战争，人民得以夫妇相守，父子相保，这是陛下的恩德啊！越人名义上是天子的藩卫之臣，可是贡献醇酒，不输进内库；一兵一卒的使用，不供给朝廷的需要。现在它们自相攻击，陛下却发兵援救一方，那是反而用中国去为蛮夷而烦劳了。况且越人愚昧憨直而又轻薄，违背信约，反复无常，它们不用天子的法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因一旦不遵奉诏令，就起兵征讨，臣恐怕以后兵事没有停息的时候了。

【原文】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①，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赈救之，得毋转死沟壑②。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③，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④，林中多蝮蛇猛兽⑤。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⑥，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⑦，以其军降，处之

上淦[8]。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9]，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10]，感天地之精，而灾气为之生也[11]。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12]，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以上军士逾领死亡必多）

【注释】

①赘子：使儿子出到女家为赘婿。

②转：折腾。　壑：深的山谷。

③资：犹赍，送。

④击石：指行船触及石头。

⑤蝮蛇：一种毒蛇。

⑥南海王：即南越王。

⑦先臣：刘安称其父淮南厉王刘长。　间忌：人名，一作简忌，淮南国的将军。

⑧上淦（gàn 赣）：地名。

⑨水居：这里是常居水上舟中，意谓作战时间久。　击棹：打桨。

⑩薄：迫，接触。

⑪以上几句是当时天人感应的观念。

⑫沾渍：沾染，这里指流血之多。

【译文】

近来几年，连岁收成不好，人民等着卖爵、出赘儿子，来接济

衣食，依赖陛下施恩德赈救，方才免于折腾而死在沟壑里。四年没有什么收成，五年又发生蝗灾，人民的生业没有恢复过来。而今发兵出去几千里，赍送衣服粮食到越地，用车轿过岭，拖舟进入水中，要走几百几千里。路上夹杂深林丛竹，走水路上上下下，船会碰上石头，走林中又多毒蛇猛兽。夏天暑热，上呕下泄的霍乱病又相继而来。还没有交兵打仗，士卒死伤的就必然已经很多了。从前南越王反叛，陛下的先臣派将军间忌带兵去攻打，使他的军队投降，安置在上淦地方。后来又反叛，碰上暑天多雨，楼船兵卒住在水上船中，还要打桨行船，还未交战病倒的和死亡的就过了半数。家属老者流涕悲泣，孤儿啼哭号叫，破家散业，到千里之外去迎尸首，包裹骸骨而归。悲哀的气氛，几年也不停息，长老们至今还记得。这是还没有进入越地，灾祸就达到这样地步了！臣听说战事之后，必有凶年，是说人民各以愁苦之气，上接阴阳相交之气，感动天地的精气，一种灾害之气因此而生出来。陛下的恩德可配天地，圣明像日月的光辉，恩泽施于禽兽，及于草木，只要一个人有饥寒、不尽其天年而死的，也要为此而悲伤于心。现在国内没有狗叫的警戒，却使陛下的士兵死亡，尸骨暴露在原野，流血沾染在山谷，边境的人民为此早早关门，迟迟才开，朝不及夕，臣安我私下替陛下为难哩！

【原文】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①；淮南全国之时②，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③。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④，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

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5]，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6]。臣闻越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瘅热[7]，暴露水居，蝮蛇蓝生[8]，疾疠多作[9]，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10]，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11]，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12]。此必委质为藩臣[13]，世共贡职[14]，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15]，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16]，而威德并行！（以上言越人易防，且可就抚。）

【注释】

①能难边城：对边城作难。

②这句是说淮南王国未分为三的时期。

③领：通“岭”。　下领水：从山岭的溪流而下。

④田：种田，耕作，动词。　馀干：县名，今江西，古属鄱阳县。

⑤绵力：力弱。　薄材：材料少。亦可说财力少。

⑥能：耐。

⑦瘅（dàn 淡）：因劳累而得的病。古代称黄病。

⑧蓝（hē 喝）：毒。

⑨疠（lì 厉）：瘟疫；恶疮。

⑩来内：招来内地。

⑪临存：前去省问，即看望慰问。

⑫畜：养。

⑬委质：交出信物（贽见礼）。

⑭共：同“供”。 贡职：进贡的职责。

⑮组：佩印的带子，亦称绶。

⑯顿：读为钝。一说顿指用坏了。

【译文】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多以为越地人众兵强，能对边城作难。淮南国完整的时期，许多人在边城做官吏。我私下听说，越人和中原人很不同，因高山分隔，没有人迹，不通车路，好似天地有意隔开内外的。他们进入内地，一定要随山岭的溪水下来，而山岭溪水因山势陡峭，水能漂走石头，打破船只，不可用大船运载粮食下来。越人打算叛变，必然先在馀干境界种田，积蓄粮食，再入内地砍伐木材造船。边城把守很严，发现越人进来砍伐木材，立即捕捉，烧掉他们积下木材的一部分，虽有百种越族岂能奈边城何！而且越人力弱财物少，不能陆战，又没有车骑、弓弩等兵器；然而我们不可进去，因为他们守住险要地势，中原人不服他们的水土。我听说越人的士兵不下于几十万，能够进入，要有比他多五倍的兵力才行，而且拉车供给粮饷的人力，还不计算在内。南方又热又湿，临近夏天易发瘴病、热病，暴露在水上居住，蝮蛇生毒，疾病恶疮多有发生，还没有交战，而病死的人就有十分之二三。这样即使俘虏了所有的越人，也不够补偿我们的伤亡。我听到传言，闽越王的弟弟名甲的杀了闽越王；甲又被杀了，他的人民没有所归属。陛下若想招他们来内地，安置在中原地方，就派大臣去看望慰问，施德悬赏招致他们，他们就必能携幼扶老来归顺圣德了；如果陛下以为他们没什么作用，就让他们继续断绝了的世代，保存它亡了的国家，建置它的王侯，从而畜养越人。如此，他们必然交来信约，作朝廷的藩卫之臣，世世提供贡职。陛下只用方寸的印玺，丈二长的组绶，就能镇抚方外之地，不

劳一兵一卒，不钝一矛一戟，而威力和恩德都一同实行了！

【原文】

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①，妇人不得纺绩织纴②，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③，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谪戍以备之④。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⑤。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⑥。"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⑦。如使越人蒙死徼幸⑧，以逆执事之颜行⑨，厮舆之卒⑩，有不一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以上言伐越之害）

【注释】

①树种：种植。树，植。

②纴（rèn 任）：机上纱缕。

③"尝使"二句：见本卷《言世务书》。　尉：郡都尉。　监：监郡御史。

④谪：即“屡”，贬屡。

⑤“此《老子》”二句：句中所引见《老子》第三十章。 之：通作“焉”。荆棘生：指灾荒。

⑥“《周易》曰”二句：句中所引见《周易·既济·九三》爻辞。 克：战胜。

⑦校：较量。

⑧蒙：冒。 徼幸：犹侥幸。

⑨执事：指官军。 颜行：犹雁行，出兵的阵，两行张开，因在前行，故又称颜。

⑩厮：砍柴炊饭等杂务的兵卒。 舆：掌驾车马的兵卒。均比喻微贱的兵。

【译文】

现在用大兵进到越地，他们必然惊恐，以为官府要屠杀他们呀，就会像野鸡、兔子一般地逃进山林险阻之处。我们离开吧，他们又群聚起来；若留下驻守吧，又是历岁经年，士兵疲倦，粮食吃尽。这样，男子不能回家耕种庄稼，妇女不能专力纺麻织布；丁壮当兵，老弱运粮；居家的人没食物，行走的人没有粮饷。人民被兵战事所苦，死的逃的必然多起来了。若随即诛杀他们，那是诛杀不完，盗贼也必然起来了。臣听到老人们说过：秦朝时，曾经派郡都尉屠睢攻打南越，又派监郡御史禄开渠通道。越人就逃进深山丛林，不能进攻，就留下军队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这时，越人就出来反击，秦兵大败，于是征发被贬谪的人当戍卒加以防守。这当儿，外内都骚动起来，百姓弄得贫穷破败，走的人不回来，去的人不返家，民不聊生，死的逃的接着而来，一群群地变为盗贼，于是山东的灾难开始发生了。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呀！兵是凶事，一方有急难，四方都跟着起来。我害怕变故的发生，奸邪的兴起，都从这里开始了。《周易》说道：“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是个小蛮夷；高宗，是殷朝盛

时的天子。以强盛时的天子去攻伐一个小蛮夷，还得三年方才战胜，这说明用兵不可不郑重啊！臣听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讨而没有与人交战的，这是说没有人敢于较量的。假使越人冒死，试图侥幸，就迎着朝廷官军的前锋雁行之阵，即使我方是厮、舆的微贱士卒，有一个伤亡、不能完整归来，那就即使获得越王的头颅，我还会私心为我大汉羞耻呢！

【原文】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①，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②；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③。玩心神明④，秉执圣道，负黼依⑤，凭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响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⑥，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⑦。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间而烦汗马之劳乎⑧？

【注释】

①八薮：八大薮泽，指：鲁国的大野、晋的大陆、秦的杨汗、宋的孟诸、楚的云梦、吴越间的具区、齐的海隅、郑的圃田。

②千官：指官员很多。　共：即“供”。

③乘舆：车马，此当指天子所用。

④玩心神明：心意在神明的境界赏玩，比喻精神境界高。

⑤负：背，背靠着。　黼依：画有黑白色斧形花纹的曲屏风。黼，指斧形花纹。依，本作扆，如屏风而曲，古代置于门窗之间，后世皇帝坐殿的椅后置此。

⑥覆：盖。　露：润泽，动词。

⑦维：联系。

⑧间：当作闲，闲游。

【译文】

陛下以四海为边境，以九州为家，以八薮作苑囿，以江、汉为水池，所有人民，都是您的臣妾。人力这么多，足以供奉千官的俸禄；租税的收入，足以供给车马的使用。心意玩赏在神明的境界，掌握圣贤之道，背靠着黼扆，手凭着玉几，南面而听政，号令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响应的。陛下垂下恩德覆盖着、润泽着，使广大善良的人民安居乐业，就能使恩泽延及万世，传到子孙，没有穷尽了。那便天下的安宁，犹如泰山被四方维系着一样。那夷狄之地，怎么值得在那儿闲游一天而付出汗马之劳呢？

【原文】

《诗》云①："王犹允塞②，徐方既来③。"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闻之："农夫劳而君子养焉④，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臣安幸得为陛下守藩⑤，以身为障蔽，人臣之任也；边境有警，爱身之死而不毕其愚⑥，非忠臣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以上言以德怀远，不必用兵。）

【注释】

①《诗》：指《诗经·大雅·常武》。

②犹：同"猷"，道。 允：信。 塞：实，满。

③既：尽。 按"王犹"二句言王之道信能充满天下，徐方等地就全都来归服。

④君子养：君子被养，养君子。

⑤守藩：守着藩篱。亦即守卫。这是王国对汉朝的作用。

⑥毕：尽。 愚：指心意。谦称。

【译文】

《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是说王道很大，而远方来归服呀。臣听说："农夫勤劳耕作而君子便能被养了，愚者说的话就由智者选择采用了。"臣有幸得为陛下的守卫，用身子作朝廷的屏障，这是人臣的责任。边境发生警报，如果爱护身子免于死亡而不尽他的心意，就不是忠臣了。臣安我私心恐怕将官们用十万的军队去代替一个使者的任务是很不值得的啊！

王贵民　译注

对贤良策一

董仲舒

【作者】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治《春秋》公羊学，读书、传业勤奋，有"三年不窥园"的美谈。景帝时为博士。武帝举贤良文学，以对策（即本篇）被赏识，任命为江都相；后入任大中大夫，被公孙弘所嫉，出为胶西王相。恐再获罪，托病家居。直至晚年，朝廷仍常向他征询政事。

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即是董仲舒的建议，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其儒学虽是继承先秦，然作了相当大的改造，把孔子神圣化，把儒学宗教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唯心主义儒学体系。对儒学掺入阴阳五行学

说，宣扬“天人感应”，天以符瑞或灾异示意，指导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的行动，制造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认为天道和人事互相交感，而天是主宰，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著名唯心主义观点；按照天的意志，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进一步明确”三纲五常“的伦理范畴；强化以前的宗法思想，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起来；继承阴阳学派，主张“三正”“三统”的循环运动的历史观；片面强调人性论，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在某些现实问题上，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不公、阶级矛盾现象有所揭露，提出限田、抑制兼并等主张。教育上，以教化为“堤防”，主张建立太学和庠序等学校体制。

论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题解】

《对贤良策》就是武帝举贤良文学时，董仲舒所上的“对策”，共三篇，史称“天人三策”。对策，天子提问，士、臣作答。本篇“制曰”以下即武帝的提问；“仲舒对曰”即加以解答，有些亦有本人的发挥。本篇尚是董氏初入朝时，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他的 一套思想体系。这第一策，开宗明义就讲“天人相与之际”，帝王受天命，行天道，仁义礼乐都是这个道的具体化；天有阳、阴，政治上有德与刑，而应以德教为正；教化行，就会民俗美而天下治，正如阴阳和、风雨顺便五谷丰登，草木畅茂，百姓安乐。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存亡，都在于是否依照天道而行教化。提出承接乱世的朝代要知道“更化”，要改纮“更张”，这种“更化”、“更张”，也还是为了符合天命、天道。不过，这一提法是体现出汉初发展到武帝时代，社会已由复甦到兴盛，将要有一番作为，由黄老思想转入更新了的儒学正统，以适应封建主义统治的要求。这一学说体系是唯心论，然而对统治者改善政治，重视教化，端正社会思潮与风气，应当说能起一定的作用。

【原文】

制曰[1]：

朕获承至尊休德[2]，传之 无穷，而施之罔极[3]，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4]，永维万事之统[5]，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6]。今子大夫裒然为举首[7]，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8]，朕垂听而问焉。

【注释】

①制：天子的命令，秦朝规定“命曰制”。

②至尊：最高，最尊。　休：美。

③罔极：无尽。

④夙：早晨。　皇：同“遑”，暇，闲暇。

⑤维：思。　统：绪，头绪。

⑥极：这里作中、正讲。

⑦子：古代对男子的美称。可绎为您。　裒（yòu 又）：盛服，盛装（貌）。

⑧精心：犹言专心。　致思：提出想法。

【译文】

天子命曰：

朕得以承受先帝最尊之位和最美的功德，并且传之无穷，施行到无尽之时，责任大而担子重，所以早晚也没有空闲来安宁一下，总是想着万事的头绪在哪儿，还恐怕有缺失。故而广泛请来四方的英豪优秀人物，郡、国、诸侯公正地选出贤良、修身高洁、知识广博的士人，想从他们听到精要的大道，最正确的义理。现在，您大夫是这次所举贤良的第一名而盛装地来到，朕很赞美您。您大夫就精心地提出您的想法，我听听而问问吧！

【原文】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1]；于周，莫盛于《勺》[2]。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3]，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途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4]；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5]，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谬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6]，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7]。伊欲风流而令行[8]，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9]；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10]，三光全[11]，寒暑平，受天之祜[12]，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注释】

①《韶》：舜的乐曲名。

②《勺》：西周乐曲名，歌颂武王的武功，载在《诗经·周颂》，一作“酌”。

③陵夷：逐渐衰替、荒废。二字一作连下句读。

④戴翼：即辅助。

⑤仆：读赴，作毙解。

⑥屑屑：忙碌行动之状。

⑦烛：照，明。

⑧伊：惟，只。 风流：风气流行。

⑨宣昭：畅通明白。

⑩臻：达到。

⑪三光全：日、月，星辰正常运行。全，指没有日食、月食

⑫祜：福。

【译文】

大致听说五帝、三王之道，改革制度，兴作礼乐，天下便融洽和睦，许多王者都相同。有虞氏的乐曲，没有比《韶》乐更好听的；在周朝，没有比《勺》乐更响亮的。圣王消失了，但钟鼓管弦的声音还没有衰落，只是大道有点缺损而逐渐荒废了；到了桀、纣那种行为时，王道便大为破坏了。在那五百年间，一些守住文德的君主，当道行政的人士，都想以先王之法为准则，来辅助当代，这些人也很多，然而还是不能反之于正，并且一天天地灭亡了，直到末代王朝为止。这是否他们所执行的都是错误政策而丧失了传统呢？还是天本来降下天命，就不可以再反回来，一定要推移到大衰之后才停止呢？哎呀！那些忙忙碌碌，早起晚睡，努力效法上古圣王的人，便于事无补的吗？三代受命为王，它的符瑞在哪里，灾异的变故，因为什么而发生？性命之情，或短命或长寿，或有仁心、或很鄙陋，听熟了这些名词，可是不明白它们的原理。我唯愿好风气流行，命令能实行，刑罚轻而奸邪的人改好，百姓和顺欢乐，政事畅通而明白；怎样修治好才能膏露下降，五谷丰收，恩德沾润四海，达到草木，三光完全，寒暑平稳，受到天赐之福，享用鬼神的灵气，德泽洋溢，施及四境之外，达到所有生物的身上呢？

【原文】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①。其明以谕朕②，科别其条，勿猥勿并③。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④，枉于执

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5]，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注释】

①高谊：高明的义理。谊，通义。

②谕：晓谕。

③猥：积。 并：合并。 全句意谓所言不要笼统。

④极：旧注中，当为尽。 不忠不极：实即不尽忠，与上句不正不直即不正直相应。

⑤兴：作。 全句意谓所作所为在于我自己。

【译文】

您大夫明了先前圣王的业绩，熟习世俗的变化和始终的发展顺序，讲说高明义理的日子很久了。您就明白的告诉我，科别条理，不要笼统。当然要根据学术，出言谨慎。如有不正直，不尽忠，对职事不负责任的人，不遗漏地写下来。所作所为在于我自己，您不要害怕什么后患。您大夫就尽心地说吧，不要有所隐瞒，朕将亲自阅览哩。

【原文】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1]，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按《春秋》之中[2]，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3]，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4]！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

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5]。《诗》曰“夙夜匪解[6]”,《书》云“茂哉茂哉[7]”,皆强勉之谓也。

【注释】

①求:寻求,要求。这里是要求了解。

②《春秋》:即东周时鲁国一部记年体史书,传为孔子所作,实是当时史官逐日记载大事,孔子用以教授弟子。董仲舒宗《春秋公羊传》,即以公羊家的学说解释《春秋》经,附会一套天道性命、阴阳灾异、历史循环等议论。

③与:同“预”,参预。　相与:互相参与,相当于互相渗透,即感应之意。

④强(qiǎng 抢)勉:勉力,努力。

⑤还:读为旋。旋即,立即。

⑥《诗》:指《诗经·大雅·蒸民》。　夙:早。　匪解:读为懈,不要懈怠。原文下句为“以事一人”即事奉天子。所引本意重点在后句,而只引前句表示含蓄,而当时人都清楚本意。

⑦《书》:指《尚书·皋陶谟》。　茂:勉力,或作“懋”。　这句是皋陶对禹讲的话,前面讲政事按天命施行,所以要勤勉,切合董氏的对策主旨。

【译文】

仲舒回答说:

陛下发出德音,下达明诏,要求了解天命和情性,这都不是愚臣所能够论说的。臣谨慎地根据《春秋》一书,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观看天人相与的关系,发现很可怕的因果规律:国家将有失道的败政,天便先出示灾害加以谴责警告;如果不知反省,天又出示怪异的现象使之畏惧;还不知改变,那失败就来了。因此可见天心是仁爱人间君主,希望止住他的乱政呀。只要不是太无道的世代,天完全想扶助而使它安全,事情就在于人君努力罢了;努力于学问,便会闻见广博而所知的更加明白;努力行道,便会使德政日益发展而大有成功。这都是可以使得立即见效的

办法。《诗经》里说："早夜不要懈怠"，《尚书》里说："勉力呀，勉力呀！"都是讲要努力的意思。

【原文】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1]，仁义礼乐，皆其具也[2]。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3]。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4]。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谬谬失其统也。（以上对问中"盖闻五帝三王之道"至"又将无补与"一节。言非天降命不可反，勉强行道，则必有功效，亦可作乐而天下和洽。）

【注释】

①适：往，达到。

②具：具体，具体体现。

③著：显著。

④“孔子曰”二句：句中引文出自《论语·卫灵公》。　宏：扩大。一作“弘”。译文用杨伯峻译注。

【译文】

道么，是到达治安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它的具体体现。因此圣王消失之后，而子孙还长久安宁几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王者没有制作乐曲的时候，就用先王的适合于时代的音乐，以深入教化人民。如果教化不合于民情，就是《雅》、《颂》之乐也不成功。故而王者功成然后作乐，就是为他的功德而欢乐。乐么，是为了改变民风，美化民俗的。它改变民风容易，它美化民俗显著。乐声发自和气，而根植于人的心情，接触到人的肌肤，深入到人的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缺失，而管弦之声并未衰歇。有虞氏不当政已经很久了，可是它的歌颂遗风的音乐还有存留着的，那就是孔子在齐国听到的《韶》乐呢。凡人君没有不希望安存而憎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的却很多。那是因为他所任用的人不当，所行的道不对，所以政治一天天走向失败了。周道衰败在幽王、厉王时代，并不是它的道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行这道了。到了宣王，想到从前先王之德，振兴停滞的、修补破败的，使文王、武王的功业再显光明，周道便粲然复兴。诗人赞美他而作诗，上天保佑他，为他生出贤能的辅佑，后世称诵，至今不绝。这就是早夜不懈怠地行善的结果呀。孔子说：“人能扩大道，不是用道去扩大人。”故而治乱兴废在于人自己，并非天降的命不能使之反回，而是他所执行的是谬误从而失了统绪的缘故啊。

【原文】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①，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②：“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覆于

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3]！复哉！”孔子曰[4]：“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5]，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6]，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以上对问中“三代受命”四句）

【注释】

①大奉：可作抬举解。

②《书》：指今文《尚书·泰誓》。据考，今本《泰誓》为后人所伪托。

③复：报，天以符瑞报周之盛德。

④孔子曰：所引见《论语·里仁》。

⑤佚：同“逸”，闲游。

⑥中（zhòng 众）：得当。

【译文】

我听说天所以要抬举他让他为王，必定非人力所能而是自然达到这地位的，这就是受命的符瑞。天下的人，同心归服他，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的符瑞是适应人们的诚心而出现。《书》经说：“白鱼跳进王的船，有火光复盖在王的屋顶上，又奔流变成乌鸦。”这大概就是受命的符瑞吧。周公说：“是报应呀！是报应呀！”孔子说：“有德的人不孤单，一定有同道者来作他的邻居。”都是积累善、德的效验。待到后世，淫逸衰微，不能统一调理百姓，诸侯背叛，残害良民以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专用刑罚；刑罚又不得当，就生出邪气；邪气积累在下面，怨恨积蓄在上面，上下不和，便使阴阳相逆，而妖孽便生成了。这就是灾异所产生的由来。

【原文】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1]，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2]："君子之德[3]，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4]。"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5]，惟甄者之所为[6]；犹金之在熔[7]，惟冶者之所铸。"绥之斯徕[8]，动之斯和[9]，此之谓也。（以上对问中"性命之情"五句）

【注释】

①粹：纯。

②孔子曰：所引见《论语·颜渊》。

③德：指上文的"性"，可解为德性。

④偃：倒，伏。

⑤钧：造陶制品时旋转的轮子。

⑥甄（zhēn 真）：陶工。

⑦熔：铸铜铁的器范，模子。

⑧绥：安抚。　徕：归服。一作"来"。

⑨动：即动员。　和：心和，同心协力。按，"绥之"二句引自《论语·子张》篇子贡语。

【译文】

我听说，命么，是上天的命令；性么，是人生的本质；情么，是人的欲念。有的短命、有的长寿，有的仁，有的鄙陋，都是像制陶器、铸金属器物那样形成的，不能那般纯美，治或乱由此发生，所以不齐。孔子说："君子的德性，好比风；小人的德性，好比草。草，加以风吹，必然跟着风向倒伏。"所以尧、舜行德，人民便仁而有

寿；桀、纣行暴，人民便粗鄙而短命。凡是上面教化下面的人，下面跟随着上面的人，犹如陶土在陶轮上，只靠陶工怎样动作；犹如金属液体在模子里，只靠冶铸工怎样去铸造。“安抚他、就来归服，动员他、就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①。正次王，王次春②。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③，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以上言修饬德教）

【注释】

①正：指正月。

②“正次王”二句：这两句解释《春秋》纪时“春王正月”一语的意义：正月在王之下，王在春之下。

③这句是说终究用阳为岁名，即春为一年之首，所以王在春之下。

【译文】

臣恭谨地根据《春秋》的文句，探求王道的开端，就在于正月。所谓“春王正月”，正月在王之次，王在春之次。春么，是天所造成的；正月么，是王所定下的。它的意思是说：王者上承奉天的

所作所为，而下以端正自己所作所为，正就是正王道的开端罢了。那么，王者想有所作为，就应当向天寻求到它的开端。天道最大的是阴、阳，阳为德教，阴为刑法，刑法主管杀戮而德教主管生长。因此阳经常处在盛夏，以生育养长为任务；阴经常处在隆冬，隐藏在空虚不用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天是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法的。天使阳出来布施在地上，主管年岁的成功；使阴隐伏到地下，有时出来佐助阳。阳得不到阴的佐助，也不能单独造成年岁。终究以阳造成年岁并以它为名即是春。这是天意啊。王者就要奉承天意而行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法。刑法之不可任用来治世，犹如阴不可任用它来成岁是一样的道理。

【原文】

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孔子曰[①]："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按《春秋》谓"一元"之意[②]：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③]。《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④]！（以上修饬德）

【注释】

①孔子曰：所引见《论语·尧曰》。原文"诛"作"杀"，义同。

②一元：指《春秋》记鲁君即位称第一年为元年。

③视：即示，显示。　大始：以始为大。即以开始的一年为大。

④奸：通"干"，犯。

【译文】

从事政治而只任用刑法，就是不顺从天意，故而先王不肯这么作。现在废弃先王管德教的职官，而专门任用执法的吏来治民，不就是只顾任用刑法的意图吗？孔子说："不先行教导而就杀戮、这叫作虐。"对下面用虐政，又想把德教施之四海，那就难办到的。臣恭谨地根据《春秋》说的"一元"的意思加以解释：一么，是万物从它开始的；元嘛，语言里面所谓大的意义。称一为元，是表示以始为大而希望首先端正根本呀。《春秋》记事就是深入探求根本，而自尊贵的人开始。故而为人君的，先端正自心再去端正朝廷，端正朝廷然后去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最后端正四方。四方都端正了，远近都不敢不统于正道上来，从而就没有邪气在里面作祟。

【原文】

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①！"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②。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③，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⑤，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

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6]，渐民以仁[7]，摩民以谊[8]，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以上修饬教化）

【注释】

①“凤鸟”三句：引文出自《论语·子罕》。凤鸟、河图均相传为天降祥瑞之物。

②身卑贱：指孔子有德而无君位。

③资：资材，即材能。

④谊：同“义”。

⑤走：奔赴。

⑥庠、序：古代学校名称，比太学低，设于乡邑。

⑦渐：犹今言逐渐，古义为浸润。

⑧摩：通“磨”，磨砺，磨炼。

【译文】

这样就阴阳调顺而风雨适时，所有生物和谐而万民长育，五谷成熟而草木畅茂。天地之间，都被恩德润泽而大为丰盛美满；四海之内的人，闻到盛德都来作臣民。各种带有福气的事物，可以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全部来到，而王道就达到终极了。孔子说：“凤鸟不来了，黄河也不出现图书了，我这一生完了啊！”他是悲叹，可招致的祥瑞，因地位低而不得招致呀。现在，陛下论贵，身为天子；论富，拥有四海。处在能够招来祥瑞的高位，掌握着可以招致的形势，又具有能够招致的材能，品行高尚而恩德笃厚，知事明晰而心意美好，爱民而好士，可以说是有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还未有反应，祥瑞还没有到来，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教化没有兴起来，而万民没有归之于正哩。万民追求利益，像流水向低处奔赴一样，不用教化来作为堤防，流水就不能停止。所以教化兴起而奸邪都能阻止，也就是堤防完好了。教化荒废了而奸邪便

一同出现，用刑罚也不能制止，那就是堤防坏了。古时的王者明瞭这一点，所以南面而治天下，没有不以教化为大的任务，建立太学在国都里教育，在乡间设立庠、序来教化老百姓，逐渐地使人民有仁心，用义来磨炼他们，用礼来节制人民。故而刑罚很轻，人民也不犯法，那就是实行教化便使习俗美好了。

【原文】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①，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②。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③！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④，抵冒殊扞⑤，孰烂如此之甚者也⑥！孔子曰⑦："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⑧，不可圬也⑨。"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⑩；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⑪，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⑫，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

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13]："宜民宜人[14]，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以上对问中"伊欲风流而令行"至"延及群生"一节。重在"何修何饬"一句。修饬德教一段，修饬德一段，修饬教化一段。末指明仁义礼智信以为修饬德教之目。）

【注释】

①循：遵照。

②颛：同"专"。　恣：放肆。　苟简：苟且而简单。

③济：旧注为益。当为救。

④嚚（yín 吟）：蠢而顽固。古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

⑤抵冒：触犯。　殊扞：特别拒抗。

⑥孰：谁，哪。　烂：败坏。

⑦孔子曰：下引文出自《论语·公冶长》。

⑧这句是说粪土那样的墙。

⑨圬（wū 乌）：泥工抹墙的工具，用以称抹墙的行动。

⑩鼓：即弹（琴）。

⑪更化：重新加以教化。

⑫临渊：来到深池边。　羡：慕，想得到。

⑬《诗》：指《诗经·大雅·假乐》。

⑭宜：宜于。　民：指庶人。　人：指在位者。

【译文】

圣王承接乱世之后，必须打扫旧迹而全部除去，再来作好教化并大力提倡。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实行五六百年，还不会衰败的。到周朝末年，大为无道，便失了天下。秦接着它后面，不仅不能改变，又更加厉害，严禁读书学文，不准藏

用书籍，废弃礼义，并且不喜欢听到它。他的心是想要完全消灭先代圣王之道，而专门实行放肆的苟且而简单的政治。所以他作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未曾有像秦朝这么样用乱救乱，大败天下人民的啊！这留下余毒的剧烈，至今还没有消除，使得习俗刻薄恶劣，人民愚蠢顽固，触犯并殊死地拒抗法令，哪里有败坏到如此程度的呀！孔子说："腐朽的木料，不可以雕刻；粪土般的墙壁，不可以粉刷。"现在汉朝接秦之后，就像烂木头、粪土墙壁一样，即使想好好治理，也无可奈何呀！法令一出而奸邪发生，政令一下而诡诈兴起，好比加热汤去止住水的沸腾，抱着柴薪去扑灭火灾，那是更加无益了。我私自打个譬喻：琴瑟的声音调不好，到最坏时就必须解下而重新绷紧它，叫作"更张"，方才可以弹奏；政事不能实行，到最坏时就必须改变而重新进行教化，叫作"更化"，方才可以治理。应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好的乐工，也不能善于调音；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人出来，也不能善于治理。故而汉得天下以来，经常是想治理好而至今治理不好，原因就是失之于应当更化而没有更化。古人说过："走到深池边想得到鱼，不如回家把网结好。"今天行政而希望治好已经七十余年了，不如退回来进行更化。更化便可治理好，治理好就可使灾害一天天减少，福禄一天天到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者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便本应从天受到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王者是应当修饬好。五常修饬好了，就能受到天的福，享受鬼神的灵祐，恩德施行到四方之外，推广到所有生物的身上了。

王贵民　译注

对贤良策二

董仲舒

【作者】

董仲舒，见本卷《对贤良策一》。

【题解】

这是上面对贤良策的第二策。这第二策的内容，根据武帝的提问，董仲舒论述上古帝王政治有逸、有劳，有俭朴、有文彩的不同，是因为时势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得到贤才辅佐，政治良好，还是同条共贯的。一味俭朴，并非是正确的。制度文采之类的事物，是为了分别尊卑贵贱的等级，良玉也需雕琢，君子也得学习才行。进一步阐述德治、教化的优越性，历史上用德治的王朝，便昌盛而长久；用刑法的王朝，便天下大乱，很快灭亡。并直接说明汉兴以来到武帝时代，勤于政事而还没有很好的效果，原因还在于没有真正下功夫，求贤、养士、教育都做得不够，只凭资格、财富去选拔官吏，贤和不肖的人混淆不清。从而提出加强教化和选贤任能的措施和办法。

【原文】

制曰：

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廊之上①，垂拱无为②，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③，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④？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

玄黄旌旗之饰[5]，及至周室，设两观[6]，乘大路[7]，朱干玉戚[8]，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9]。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10]？或曰："良玉不琢[11]。"又云："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12]，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注释】

①岩廊：高峻的廊。堂下两边为庑，庑各有走廊。这里指殿堂很高。

②垂拱：端坐的姿式，表示安坐不动。

③日昃：日已过午，阳光斜西。

④同条共贯：即同条贯，同一原则和传统。

⑤玄黄：黑的黄的颜色，这里泛指文采。

⑥两观：即阙，朝廷的正门两边有楼，中间低着，故称朝门为阙下。

⑦大路：天子的玉车。

⑧朱干：红色的盾牌。 玉戚：玉制的斧钺一类。这都是舞具，亦为仪仗。

⑨八佾（yì 义）：八列，天子的乐队，八行，每行八人，共六十四人。佾，舞队行列。

⑩指：主旨，意向。

⑪琢：同"篆"，刻花纹。

⑫式：用。

【译文】

天子命曰：

大概听说虞、舜时代，帝王只在高高殿廊上闲游，垂拱端坐不作事，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到午后还没时间吃饭，而国内也安定。那么，帝王之道，难道不同条共贯吗？不然，他们逸与劳多么的悬殊啊！大概俭朴的人不制造色彩、旌旗之类的装饰。到了

周朝，就设置两观，乘玉饰的大车，使用朱干玉戚，陈设八列舞队在庭上而兴起歌颂的音乐了。那么，帝王之道岂有不同的主旨吗？有人说："好玉不用雕刻花纹。"又说："没有文采就不能辅助德治。"这两种说法不同哩！殷朝掌握着五种刑罚来监督奸邪，用伤残肌肤的方法来惩治恶人。成王、康王就不用这办法，从而四十余年，天下没有犯法的，牢狱空虚；而秦国用这办法，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到处可见，国家就空虚了。可悲哀呀！

【原文】

乌乎！朕夙寤晨兴①，惟前帝王之宪②，永思所以奉至尊③，章洪业④，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⑤，群生寡遂⑥，黎民未济，廉耻贸乱⑦，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⑧，故详延特起之士⑨，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馀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⑩？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⑪，明其指略，切磋究之⑫，以称朕意！

【注释】

①寤：醒。　兴：起，起床。

②宪：法。这里概指治道、政治。

③永思：长思，或深思。

④章：明，显耀。同"彰"。　洪业：大业。

⑤氛：恶气。

⑥遂：成。亦可作顺遂解。

⑦贸：易，交易。这里是交错，交相。

⑧真：犹言实质。

⑨详：尽。 特起：特出。

⑩牵于文系：受法律之文牵制。旧注为惧于文吏之法，不切。 骋：驰骋，这里指开放思路。

⑪这句当是“毋讳于有司”，不要怕有司而讳言，或不要忌畏有司。

⑫究：极，即究竟。

【译文】

哎呀！朕每日清晨醒来起床，只把以前帝王的治法，深思着以便奉承至尊之位，显耀国家的大业，都在于勤力于本业和任用贤能。现在我亲耕籍田，表示以农业为先；劝勉孝悌，尊崇有德之人，派的使者络绎不绝；慰问勤劳，抚恤孤独之人，尽心费神，想建立 功业和美德，从没有说要得到什么。可是至今阴阳之气错乱，凶恶之气充满着，百姓很少顺遂称心，黎民未得周济，廉耻错乱，贤和不肖的人混淆不清，都是没有找到事情的实质。故而尽量请来特出的人士，心想差不多了吗？现在您大夫等侍候诏令的百余人，有的讲论世务但不济事，根据既不同于上古，用今天实际来考察又难以实行。是不是你们被法律条文所牵制而不能开放思路呢？还是所用的学术有异，所听到的方法有不同呢？请各位全都对答出来，记载在策，不要怕忌讳了有司，明确主旨和谋略，切磋事理的究竟，以便称我的心意！

【原文】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

其宜，动作应礼[1]，从容中道[2]。故孔子曰[3]："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4]"。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5]。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6]，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7]，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8]："《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9]，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10]。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11]。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12]："《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以上对问中"虞舜之时"至劳逸之分一节）

【注释】

①应礼：应于礼，和礼符合。

②中（zhòng 众）道：合于道。

③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子张》。

④世：一世，三十年为一世。

⑤逊：让。逊于位，让位。　禅（shàn 善）：禅让，指传位于别人，与传子有别，即不是世袭，阶级社会以前的作法。

⑥辟：同"避"，逃避。

⑦统业：王业的传统。

⑧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八佾》。译文参考杨伯峻《论语译注》。

⑨耗(hào 浩):不明。 耗乱:昏乱。

⑩即三公:就三公位。

⑪见:同“现”,显示。 素王:有王者之德而无王位。 文:这里同“道”的意思。

⑫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八佾》。

【译文】

仲舒回答说:

臣闻知,尧受天命为帝,只以天下的事为忧虑,未曾因有帝位而欢乐。所以他诛杀、赶走乱臣,努力寻求贤圣之臣,从而得到舜、禹、稷、契、咎繇等人。众位圣人用德辅助,贤能之臣辅佐职事,教化便大行,天下和睦融洽,万民都安乐于仁义,各得其宜,行动时合于礼,从容时合于道。故而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在位,必然一世之后便有仁政。”说的就是这事。尧在位七十年,就让位传给虞舜。尧死了,天下的人不归服尧的儿子丹朱,而归服舜。舜知道逃避不了,只好即天子位,用禹为相,就着尧时的那班辅佐大臣,继承尧的王业传统,所以他便只要垂拱无为而天下就安定。孔子说:“《韶》乐美极了,也好极了。”说的就是这事。到了纣王时,叛逆天命,暴虐万物,杀戮贤能,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隐居着不作他的臣子。凡守职的人,都奔走逃亡,跑到河海之滨。天下昏乱,万民不安,所以天下人都离开殷朝而跟从周人。文王顺从天命,理顺万物,用贤圣之人为师,所以闳夭、太颠、散宜生等都聚集到朝廷上来。他把仁爱施给亿兆人民,天下都归服他,故而太公从海滨出来就三公之位。在这时候,纣还在上为王,尊卑混乱,百姓逃散。所以文王很痛惜而想安抚他们,因此就忙得过午还没空闲去吃饭了。孔子作《春秋》一书,是首先端正王者而后系上万事,显示了素王之道。由此看来,帝王们的条贯是相同的,而有劳和逸的差异,是由于所遇到的时代不

同啊。孔子说："《武》乐是美极了，可是还不够好。"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原文】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①："奢则不逊，俭则固②。"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③，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以上对问中"俭者不造玄黄"至"二端异焉"一节）

【注释】

①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述而》。

②固：陋，犹言寒伧。

③这句所说的人，指项橐，项橐年幼见识高，传说他曾提问难过孔子，见《孔子家语》。

【译文】

我听说，制度文采颜色的装饰，是为了明确尊卑，分别贵贱，劝勉有德的人。故而《春秋》记载受命为君首先制定的是：改革历法，更换服饰颜色，就是为了适应天命啊。那么说，便是宫室旌旗的制度，原来是依法则而如此作的。所以孔子说："奢华就表现不谦逊，而俭朴却又显得寒伧。"俭朴，也并非圣人的合适的制度。我听说好玉不雕刻花纹，因它的资质本来就润泽美丽，不须雕刻，这好比达巷党人，不学自己就懂得了。但是，一般的玉不雕刻花纹，就不成图案；君子不学，不能成就他的德性。

【原文】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1]，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2]，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3]，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4]，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5]，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6]，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7]："道之以政[8]，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9]。"此之谓也！（以上对问中"殷人执五刑"至"耗矣哀哉"一节）

【注释】

①长：成年。 材诸位：以材力而任职位。

②文：修饰，指制度和规范。

③流：流行。

④贪狼：贪残。狼性贪，故用以称贪残。

⑤诛：责，追究。 名：名称。 实：实质，内容。

⑥憯酷：即惨酷。

⑦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为政》。

⑧道：引导。一说即治理，均通。

⑨免：免罪，这里有苟且的意思。

【译文】

臣闻知，圣王治理天下的方法，要使年轻的人学习好，成长之后就量材给予职位，用爵禄养他的德行，用刑罚威慑他不作坏事，从而人民便懂得礼义而以犯上为羞耻。武王实行大义，平息残贼；周公制作礼义加以修饰，就达到成、康的全盛时期，牢狱空虚有四十多年了。这也是教化的渐进，仁义的流行之故，并不是只靠伤害人的肌肤而能取得的效果呀。到秦朝就不是这样，它以申不害、商鞅为师，实行韩非的学说，不喜欢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习俗，不是用文德去教训天下人。只追究名义而不考察事实，结果使得做好事的不一定能免罪，而做坏事的不一定受刑。所以官员们都说假话而不顾事实，外表有事君的礼貌，内心却怀有反上的心思，造假而掩饰奸诈，贪利无耻；它又喜欢用惨酷之吏，征收赋税没有限度，把人民的财力弄尽，百姓四散逃亡，不能从事耕、织的生产，群群盗贼便一齐起来了。以致受刑罚的人很多，死的人到处可见，可是奸邪并不减少，这就是习俗变化造成这样的。所以孔子说："只是用政令去治理，用刑罚去统一，人民就只知苟且免罪而无羞耻之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呀！

【原文】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①，施于方外，夜郎、康居②，殊方万里，说德归谊③，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④。曾子曰⑤："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注释】

①至德：最高道德。 昭：明，显明。

②夜郎：西南夷。 康居：西域国名，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

③说：同“悦”，喜悦，悦服。

④殆：危险。这里是疑词，恐怕之意。通常是设疑词而实是肯定。 加：即加意，用心。

⑤曾子：曾参（shēn 申），孔子的高徒。

【译文】

现在陛下拥有统一的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服从的；您全面观察和倾听事情，尽量发挥臣民的智能，充分表现出天下的美好事物，最高的道德十分明显，把它施行到四方之外，连夜郎、康居，那些不同的方国在万里之遥，都来悦服您的德义，这是太平的景致呀！然而功德并没有加到百姓身上，恐怕是王的心意还没有完全用到吧。曾子说：“尊重听到的意见，便高明了；实行知道的事，就发扬光大了。高明而又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用心意罢了”。希望陛下采用您所听得的意见，内心真诚而又见诸实行，那就和三王——禹、汤、文王有什么不同呢！

【原文】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①，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②。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豫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③，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④，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⑤，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⑥。故师帅不

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⑦，贫穷孤弱，冤苦失职⑧，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注释】

①惟：亦思。思惟，加重语气。

②素：平时。厉：这里是勉励。

③关：关系。一说是由，由来。

④这句说：要对策而没有应对诏书的人。

⑤数（shuò 朔）：多次。

⑥承流：犹承恩。　宣化：宣布教化。

⑦市：作交易。

⑧冤苦：指断冤苦之案。

【译文】

陛下亲耕籍田，以农业为先，清早起床，为万民忧劳，思往古圣王，努力求贤，这也就是尧、舜的用心啊。然而却没见到收获，那是因为平时没有劝勉士人。凡是平时不养士而希望得到贤人，好比不雕刻美玉而想得到文采。所以，养士最重要的措施，没有比建立太学要紧。太学嘛，是培养贤士攸关的，是教化的根本。现在拿一个郡、一个王国那么大地方，举行策对竟没一个响应诏书的人，那就会使王道往往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高明的老师，以便教养天下之士，多次地考试以发挥他们的才能，英俊之才便应该可以得到的。当今的郡守、县令，本身就该是人们的师长，职责就是承上的恩泽而向下宣布教化的。若是师长本身不贤，主上的恩德便不能向下宣布，恩泽不能下流。而今，官吏既不教训下面，或不承受和实行主上的治法，暴虐百姓，和奸邪

作交易，贫穷孤弱的人，有冤狱不能公断，这就很不称陛下的心意了。因此就使阴阳之气错乱，凶恶之气充满，百姓很少顺遂称心，黎民未得周济，这都是郡县长官不贤明，导致到此地步呀。

【原文】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1]，选郎吏又以富訾[2]，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3]。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4]。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5]，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以上对问中“夙寤晨兴”至“未得其真”一节。因问任贤，而陈贡士之法。）

【注释】

①郎中：官名，掌管侍卫、车骑等职，长官称郎中令。 中郎：近侍官，由中郎将领管。 二千石：爵位，月薪二千石，即124斛。相当于郡守及同等职位，九卿亦然，是很高的爵位。

②富訾：富有资产。訾，通“资”。

③害：妨碍。

④官使：任官以使用其材能。

⑤录：犹言备案。

【译文】

现在，凡长官多半出身于郎中、中郎和二千石职位的子弟，而选拔郎官又只凭富有资产之家，未必就贤能。古代所谓功劳，是以当官称职的程度为等次，不是看做官的时间长久。所以才能小的虽然任职久，也不离开小官的职位；是贤材虽然任职不久，也不妨碍他能任辅佐大臣。因此官吏们就竭尽他的智能，致力于治事而追求立功。现在就不是这样，凭着积累日子长以取得高职，积累时间久来得到官位。所以廉和耻错乱，贤和不肖混淆不清，就是没有看到事情的实质了。我愚味地认为：命令各列侯、郡守等二千石职位者各选择他们那里吏民中的贤人，每年推荐两名进朝供给守卫，并且用这一做法来观察大臣的能力。推荐了贤人有赏，推荐了不肖的就罚。这样一来，诸侯和二千石官员们必然尽心求贤，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当官来发挥他们的才能了。若普遍地得到天下的贤人，那三王的盛世容易达到，尧、舜的名声也可赶得上了。不要用任官的时间来作为功劳，要以实际试用有贤能的人为上，衡量才能而给予官职，纪录着功德而定他的地位，就使廉和耻分清了不同的道路，贤和不肖者分在不同的地方。陛下既然施加恩惠而宽恕臣的罪过，命令我不要受律文的牵制，使得能深入切磋探讨，臣怎敢不尽我的愚陋的忠诚！

王贵民　译注

对贤良策三

董仲舒

【作者】

董仲舒，见本卷《对贤良策一》。

【题解】

这是上文对贤良策的第三策。这第三策的内容，根据武帝的提问，董仲舒阐述了他的“天人相应”的观点，认为自然现象都是天意的表现，乃至人间的政治，用德用刑，都是天意通过人君来实施的。人性秉承于天，要保持这天性，就需要教化，教人知道仁义礼节；并进一步提出人君必须作表率，严格注意“积善”和“积恶”的根本区别和相反的结果。同时，论述“道”亦即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他认为三代政治所崇尚的有差别，但他们的“道”是一贯的，因此提出一个著名的唯心论点：“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代之间有不同的，只是具体主张，是为了补救前一代的弊端，而“道”是一致的。凡是继承治世的朝代都同“道”；继承乱世的朝代，如汉继秦的乱世，就要变革。变也是为了归到“道”上来。因此汉朝必须选择古代好的主张，补救时弊。这里，还进一步提出天道是公平的，而今高官厚禄者，仗势争利，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引起民不乐生，刑罚不能制止奸邪。对时政有一定的揭露和抨击。文章的最后，从《春秋》大一统立论，主张统一思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著名的“独尊儒术”的意见。

【原文】

制曰：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①]；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②]，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③]？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④]，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⑤]，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⑥]！《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⑦]"？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⑧]！

【注释】

①征：验证；证明。

②浸：渐。

③眩：迷惑；昏花。

④祖：始；来由。

⑤著：明。这里是讲明。　极：终究。

⑥"其悉之"二句：这两句中的悉、究、孰、复都作动词用。　悉：详尽。　究：说完全。　孰：同"熟"。　复：反复。　之：指大道和政治。

⑦《诗》不云四句：句中引文出自《诗经·小雅·小明》。　常：本作恒，即常常。　安息：安处。原诗此句下有"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神之听之：神听而知之。　介：助。一解为大。　景：大。

⑧茂：勉，勉力，努力。

【译文】

天子命曰：

大概闻知，会说天道的，一定要在人事上得到证明，会说古事的，一定要能在今天事实上得到检验。故而我要询问一下天人相应的道理，往上赞美唐、虞，往下悲哀桀、纣，他们或是逐渐衰败到灭亡，或是逐渐光明达到昌盛，从而虚心改制。现在您大夫明瞭阴阳造化的原因，熟习先圣的道德功业，然而文采还没有达到最高点，岂非迷惑于当世的俗务么？条贯还没有说透彻，系统还没有说到终了，是否意思以为我还不明？听话似乎还迷惑着么？凡三王的德教，由来不同，都有所失；又说长久而不变化的是道，这意思岂不是有所不同吗？现在您大夫既然已说明了大道的究竟，陈述了治乱的根源，就再把它说详悉，说完全，说得烂熟，反复地说明吧！《诗经》不是说过“唉，你君子，不要常常安处着，神明在听着，会助你得到大福”么？朕将亲自阅览哩，您大夫就勉力说明吧！

【原文】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1]：“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2]，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注释】

①《论语》：指《子张》篇。

②承学：承受师学。

【译文】

仲舒再次回说：

臣听《论语》上说：“有始有终的，只有圣人吧！”现在陛下幸

而给予恩惠，倾听于我这承受师学的臣下，再次下给英明诏策，把意思说得很确切；可是要完全探究古代圣王的德教，不是愚臣所能提供的。以前所上的策对，条贯没有说透彻，系统没有说到终了，语言不清楚明白，主旨不分明，这是臣浅陋的罪过啊。

【原文】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①，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②，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子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子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③，下质诸人情④，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⑤。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注释】

①函：同"含"。

②溥：通"普"，普通。

③揆：度量，推测。

④质：证实。

⑤见：同"现"，显示。

【译文】

策上说："会说天道的，必须能用人事证明；会说古事的，必

须可用今天的事检验。”臣听说，天么，是万物的始祖，故而能普遍包含而没有什么差别，设置日月风雨来调和，经历着阴阳寒暑来成就万物。所以圣人就效法天而建立道，也是普遍的爱而无私心，布德施仁来厚待万物，设义立礼来引导万民。春么，是天为了生万物的；仁么，是人君为了爱护万民的。夏么，是天为了生长万物；德么，是人君为了养万民的。霜么，是天为了杀戮而设置的；刑么，是人君为了惩罚而设置的。这样说来，天和人的相印证，是从古到今一致的道理呀。孔子写作《春秋》向上推测天道，往下证之于人情，参照往古，考察当今。所以，《春秋》所讥刺的，就是天加给的灾害；《春秋》所憎恶的，就是天所施给的怪异现象。记载国家的过失，兼记灾异的变故，用这些显示出是人所造成的。好、坏到了极点的时候，就和天地相通而往来相应，这也就是说到天的一个方面。

【原文】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①，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②。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③。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④；粲然有文以相接⑤，骧然有恩以相爱⑥。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

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⑦，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⑧”。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⑨；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⑩：“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以上对天人征应一节，而推之于化民之道、知命之学。）

【注释】

①古：指古法。

②度制：同制度。

③群生：指人以外的所有生物，即万物。

④施：设，此指规定秩序。

⑤粲然：明貌。　文：指礼节，仪式。

⑥驩：同“欢”。

⑦服牛：用牛服劳役。

⑧这句引语出于《孝经》。

⑨安处善：安然地处于善道。

⑩孔子曰：语出《论语·尧曰》，即该书最后一篇的最后一节。

【译文】

古代修治教训的职官，力求用德和善心去感化人民。人民经过大的感化之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坐牢狱的案件了。今天荒废而不修治教训，没有什么去教化人民，因此人们就放弃行义，只为财利而死，以致犯法和遭罪刑的多起来，一年中下狱的，成千成万。由此可见古法不可以不用了。故而《春秋》对于改变古法的事就进行讥刺。天的命令叫作命，命不是圣人不能奉行；本来的素质叫作性，性不加以教化不能完善；人的欲念叫作情，情没

有制度就不能节制。所以王者向上恭谨地承受天意，这是顺从天命；往下努力明白地教化人民，这是为了完善人性；端正法度使之适宜，分别上下的秩序，是为了防止欲念。治好了这三项，大的根本就掌握了。人是受命于天的，本来就超出了一般生物。在家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有君臣上下之义；聚会和相见，就有老人、长、幼之间顺序的规定；有鲜明的礼仪以便与人接触，欢乐地相亲相爱。这就是人之所以高贵之处。生产五谷作食物，种植桑麻制成衣服穿，养六畜供给营养，用牛服役，用马乘坐，能把虎豹圈在槛中，都是由于人得天的灵气，比一般生物高贵啊。因此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生物高贵；知道自己比生物高贵，然后就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就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就能安然地处于善道；安然地处于善道，然后便乐于顺从道理；乐于顺从道理，然后就称作君子了。故而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没有可能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原文】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聚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①，舜兴乎深山②，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③："惟此文王，小心翼翼④。"故尧兢兢日行其道⑤，而舜业业日致其孝⑥，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⑦，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⑧，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

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9]。故桀、纣暴谩[10]，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11]，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以上对册中“上嘉唐虞”五句）

【注释】

①这句说尧是从诸侯身份发展起来的，指尧曾为唐侯。

②这句是指舜曾在历山耕田。

③《诗》：指《诗经·大雅·大明》篇。

④翼翼：恭敬肃穆的样子。

⑤兢兢：警戒谨慎的状态。

⑥业业：惧怕危险的样子。

⑦章：同“彰”，显著，显杨。

⑧长：身的长度（高度）。

⑨景乡：影响。景，影的本字。乡，繁体作“鄉”，古通“響（响）”。

⑩谩：同“慢”，暴慢，横暴傲慢。

⑪晏然：自安地。

【译文】

策上说：“向上赞美唐、虞，往下悲哀桀、纣，他们或是逐渐衰败到灭亡，或是逐渐光明到昌盛的道理，从而虚心改制。”臣听说，众少可以成多，众小可以积累成大。所以圣人没有不是由暗到明，由微贱到显贵。是故尧从诸侯身份发展而来，舜从深山里兴起，并非一天就显耀，大抵是逐渐达到的。话从自己口里说出，行动从自己身上发起，掩盖不了。言和行，是政治的大事，君子之所以能震动天地就在这上面。所以能集合众小就成为大，能在细微处谨慎就能显耀。《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翼翼。”故而

尧兢兢地每天行他的道，而舜业业地每天尽他的孝，善事积累多了而名声显杨，德行彰明了而身份就尊崇，这就是逐渐光明直到昌盛的道理。积累善事在身，好比身高每天增加，可是人不觉得；积累恶事在身，好比火销溶膏，可是看不出来。不是明白情性，考察风俗的人，谁懂得这些事理呢？这就是唐、虞有好名声，桀、纣被人悲哀的原因啊。作善事或作恶事，结果跟着来，犹如影子、响声跟着形体和发声而来一样。因此、桀、纣暴慢，谗贼的人都进来作官，贤能智慧的人都隐藏不出，罪恶一天天暴露，国家一天天变乱，还安然地自以为像太阳在天上，可是终究衰败而最后灭亡了。凡暴虐反动不仁的人，并非一天就灭亡的，而是逐渐造成的。故而桀、纣虽然无道，还是在位有十多年，这就是逐渐衰微到灭亡的道理啊。

【原文】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①。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②，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③："无为而治者④，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⑤，当用此也。孔子曰⑥："殷因于夏礼⑦，所损益可知也⑧；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

也。道之大原出于天[9]，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10]。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11]，悼王道之不昭[12]，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考问，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仅能勿失尔。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13]，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以上对册中“三王之教”五句；以下二层，为册问所不及，因册有“悉之”之语也，亦就天人古今贯穿说下。）

【注释】

①复：这里为反复。

②眊（mào 冒）：不明。

③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卫灵公》。

④无为而治：无所作为而能使天下治理。这是道家的学说，内涵尚多，此从字面解释。

⑤继：指继承前一代。　救：指救其弊。

⑥孔子曰：语出《论语·为政》。

⑦因：就，沿用。

⑧损益：减去和增加。

⑨原：同“源”，根源。

⑩致用：即采用。致，有的属上句读。

⑪愍：同“悯”，悲悯。　靡薄：即轻薄。

⑫悼：悲痛，这里可作忧虑讲。　昭：明。

⑬息耗：生长 和消耗，亦即盛与衰。

【译文】

策上说："三王的德教，由来不同，都有所失；又说长久而不变化的是道，这意思岂不是有所不同吗？"臣闻知，喜爱而不至于烦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就是道。道么，行之万世不会出弊病；有弊病，就是行道时有失误。先王的行道，也少不了有偏向而纠正不回来的地方，故而政治有不明而实行不了时，就得拔正它的偏向以便补救它的弊病罢了。三王之道，只是由来不同，并非彼此相反，那是为了将要挽回过份的，扶助衰微的，是因为各自遇到形势变化而这样做的。所以孔子说："无所作为而把天下治理理好，那是舜吧！"他改革历法，变换服色，是为了顺从天命而已。其余的全都遵循尧之道，哪里是都更改了呢？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没有变道之实。不过，夏崇尚忠、殷崇尚敬、周崇尚文，那是补救各代所继承前代的弊病时，应当这样实行。孔子说："殷沿用夏的礼制，所减去的、增加的，都可以知道；周沿用殷的礼制，所减去的、增加的，都可以知道。将来继承周朝的人这样作，就是过了百代也可预见到的了。"这里是说有一百个王者，总离不开这三代的情形。夏是沿用有虞氏的礼制，唯独不讲它的损、益作法，是因为两代的道一致，所崇尚的相同呀。大道的本源是出于天，天不会变，道也不会变。所以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王递相承受而守的是一个道，就没有救弊的政治，所以就不说有所损、益的问题了。这样看来，继承治世的王者，他们的道相同，继承乱世的王者，他行道时要加以变化。现在汉朝继承秦的大乱之后，似乎应该稍稍减掉周朝的文，采用夏朝的忠。陛下赋有明德善道，悲悯世俗之人的轻薄，忧虑王道的不明，故而选拔贤良方正之士，讨论义理并加以考问，是想要兴起仁义的美德，明确帝王的法度，建立太平政治的道路呵！臣愚昧不像样子，论述所听到的，赞诵所学得的，说出老师曾说的话，仅仅能够没有忘记、丢掉内容而已。至于论述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盛、衰等事，这是

辅佐大臣的职责，是三公九卿们的任务，不是臣仲舒所能作到的呀。

【原文】

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一何不相逮之远也①？安所缪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②？试迹之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③？

【注释】

①逮：及。　不相逮：这里犹言相距，相差。

②诡：这里作违讲，违背。

③党：同“倘”，倘若，这里作或许解。

【译文】

然而臣私心以为有奇怪的地方。古代的天下，也是今日的天下；今日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同是一个天下，古代能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好得很，不待下命令就可行事，不须禁止而就停止不作；官吏没有奸邪的，人民没有为盗贼的，牢狱空虚无犯人；恩德浸润到草木，恩泽广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用古代来比今日，哪里会相差的很远吗？为何今日却谬误而衰微到这种地步呢？意思是有所失掉古之道了么？有所违背天之理了么？试着追寻古代的踪迹，返回到天道上来考察，或许可能看出原因吧！

【原文】

夫天亦有所分予[1]：予之齿者去其角[2]，傅其翼者两其足[3]，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4]，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5]。身宠而载高位[6]，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7]，民日削月朘[8]，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9]。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注释】

①分予：分别赐予，赐予有所区别。

②这句是说：给它的上齿就不给它的角，指牛以外的牲口；牛有角而无上齿。

③这句是说：附上它的翅膀就只给它两只脚，指鸟类。相反，兽类有四足就没有翅膀。傅，附，犹言装上。

④末：末业，指工商。

⑤嚣嚣：犹嗷嗷，众多的愁怨之声。

⑥载：乘，这里作居解。

⑦迫蹴：逼迫，压迫。

⑧朘（juān 捐）：剥削，减少。

⑨蕃：多。同“繁”。

【译文】

天的赐予亦有所区分：赐予上齿的就不给它角，给它装上翅膀的就只给两只脚，这是说所得到大份的就不能取得小份。古代赐禄位的，不享受他自己的劳力，不去作工商末业，这也是分得大份的不能取得小份，和天意相同。若是已得大份，又去取得小份，天也不能满足他，何况人呢？这样，就是人民怨声嚣嚣而苦于不足原因啊！身受荣宠而居于高位，家里温饱而食厚禄，又凭借富贵的财力，来和民众在下面争利，人民哪能比得上？所以这些人多蓄奴婢，多养牛羊，扩大田产宅第，充实他的产业，增加他的积蓄，追求这些而没有休止，以此逼迫人民，人民每天每月受剥削，逐渐贫困。富人奢侈、财产盈余，穷人危急、愁苦。危急愁苦而上面不救，人民便不乐生；人民不乐生，便不怕死，还能避开罪刑么？这样，刑罚一天比一天动用的多而奸邪却不能克服。故而享受禄位之家，只能食俸禄罢了，不能去和老百姓争产业，这样才能使利益得到平均布施，人民便可以家家足够了。这是上天之理，也是远古之道，是天子所应当效法而以为制度，大夫们所应当遵循以为自己的行动啊。

【原文】

故公仪子相鲁①，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②，愠而拔其葵③。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④！"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⑤，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⑥，维石岩岩，赫赫师尹⑦，民具尔瞻⑧。"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

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9]，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10]，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11]："负且乘[12]，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以上言不夺民利，册问所不及。）

【注释】

①公仪子：即公仪休，战国鲁穆公之相，以奉公守法著称。

②茹（rú如）：吃（菜）。 葵：开大花的草本植物，如向日葵之类。

③愠（yùn运）：怒，恼怒。

④红（gōng工）女利：女工之利。

⑤列位：列于官位。

⑥节：山高峻的样子。

⑦师尹：西周官名，太师尹氏，三公之一，这里指幽王时代的人。

⑧具：同"俱"，完全。 瞻：瞻仰。 按："节彼南山"四句引自《诗经·小雅·节南山》第一章。相传此诗为讥刺幽王官政败坏而作。

⑨放：同"仿"，仿效。

⑩皇皇：同"遑遑"，急速，匆忙的样子。

⑪《易》曰：所引见《周易·解·六三》爻辞。

⑫负：背东西。 乘：乘车。

【译文】

因此公仪子辅相鲁国，到家看见家人织帛，便恼怒而逐出妻子；在家中见到吃葵菜，又发怒拔掉种的葵。说道："我已经吃俸禄了，这样就夺了园夫和女工的利益了！"古代的贤人君子，在官位的都是这样，故而下级便尊重他的行为而服从他的教导，人民

学习他的廉洁而不贪鄙。到了周朝衰败时，卿大夫便放松了义而追求利，没有推让的风气，而有争田的讼事了。所以诗人痛恨而讥刺他们，说道："那么高峻的南山，大石堆积得岩岩的，显赫的师尹呀，人民完全瞻仰着你呢？"你好义，人民就趋向仁义而风俗美好；你好利，人民便好奸邪而风俗败坏。这样看来，天子、大夫，就是下面人民所效法，远方都向内仰望的对象啊。近处看着你而模仿你，远方仰望你而效法你，哪能处在贤人之位而作出庶人的行为来呢！那种匆匆忙忙追求财利，总是害怕匮乏的行为，是庶人的意识；匆匆忙忙追求仁义，常常害怕不能教化人民的行为，是大夫的意识。《易经》上说："背着东西并且乘着车，便招来贼盗。"乘车，是君子的地位；背着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里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又作出小人的行为来，祸患就必然到来呀！要想处在君子的地位，作出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公仪休相鲁的那般做法，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原文】

《春秋》大一统者①，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②，皆绝其道③，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④，然后统纪可一⑤，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以上言罢绌百家，册问所不及）

【注释】

①大一统：万事都统于一，这里指诸侯都统系于天子。

②六艺：指六经。　术：学，指儒学。

③绝：灭。　道：指思想、学说。

④辟：同"僻"，偏。　邪僻：二字基本一意。

⑤统纪:犹言体系,体制。

【译文】

《春秋》中讲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法,古今的通义。现在师传着不同的学说,人们说着不同的理论,百家说法各异,主旨各有不同,所以上面没有办法保持一统;政法制度频繁更变,下面不知怎么遵守。臣愚昧地以为:各种不在六艺的科目中,不是孔子的学术的东西,全部消灭它的思想学说,不要让它们同时进献!这样,邪僻的说法都停息了,然后体系可以统一,法度可以明确,人民便知所遵从的了。

王贵民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十二

奏议之属二

尚德缓刑书

路温舒

【作者】

路温舒，西汉巨鹿（今河北）人，字君长。少好学，用蒲草写字，习律令，为县狱吏。后通《春秋》经义，被举为孝廉。历任县丞、廷尉奏曹掾（为廷尉判案办文牍的属官）、临淮太守等职。关心国事，曾上书愿随同出使匈奴，以尽臣责。在职颇有政绩，主张德治，反对严刑峻法。终卒于太守任上。

【题解】

此篇选自《汉书·路温舒传》。这是路温舒上给刚刚即位的西汉宣帝的一个奏疏，主张“尚德缓刑”，天下才能达到真正的安宁。一个身当祸乱之后的君主，只要能实行仁政，改变旧政，所谓“变旧”，祸乱就等于为圣人开辟道路。他认为不讲教化，专任刑狱，不开言路，偏听口供，是极坏的政治。书中精细地分析了当时治狱吏的阴私企图，以杀人多而求得自安，获取“公名”，不惜严刑逼供、指供，罗织罪名，深文周纳，向上级讨好；而上面也不得不信。指出这种不顾国患的苟且行为，是“世之大贼”。作者坦率地列举了当

时严刑峻法导致的死刑严重状况，是对封建统治者的直接揭露和指责，对历代都有借鉴的价值。宣帝采纳他的建议，并下诏设置“廷平”之官，务使狱讼审断公平。

【原文】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1]；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2]。近世赵王不终[3]，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4]。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5]。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6]，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7]，此圣贤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8]，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9]，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10]，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11]，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以上言宣帝初即大位，宜有异恩。）

【注释】

①“臣闻”二句：指春秋时齐国襄公被杀，又立公孙无知，公孙无知淫乱，又被杀。最后齐人迎立住在外家莒国的公子小白，是为桓公。

②“晋有”二句：指春秋时晋国献公宠爱骊姬而酿成诛逐群公子之乱，

逃亡在外19年的公子重耳，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

③赵王不终：吕后阴谋杀害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

④太宗：汉为文帝立的庙号。

⑤开：指开路。

⑥恕：宽恕，这里为动词。

⑦异旧：与旧时相异、不同。

⑧昌邑：昌邑王刘贺，武帝孙。昭帝死而无子嗣，乃迎立昌邑王，因荒淫旋被废。

⑨大将军：指霍光。

⑩正即位：视君主即位为大事，必须合于正道。

⑪烦文：烦多的法律条文。

【译文】

臣闻知古时齐国发生公孙无知的祸乱，桓公乃得以兴起；晋国发生了骊姬的祸乱，文公因此而成为霸主。近世赵王如意被吕后所杀，诸吕作乱，而孝文帝乃即位谥为太宗。这样看来，祸乱的发生，恰恰是要为圣人出来开路的。所以桓公、文公扶助衰微，振兴败坏的东西，尊崇文王、武王的功业，恩泽给予百姓，功德沾润诸侯，虽然赶不上三王，可是天下都归服他们的仁政了。文帝始终想着行最高的德治，来承受天的心意，崇尚仁义，减省刑罚，开通关梁，统一远近地方；他尊敬贤人如同迎接大的宾客，爱护人民如同赤子一般，内心宽恕而达到人情的安定，从而推广到四海之内。所以牢狱空虚，天下太平。凡是继承变乱之后的君主，必须要有和以往不同的恩德，这就是圣贤所以能显明天命的啊。以前，昭帝逝世而没有儿子继承，大臣很忧虑，大家合计，都以为昌邑王最亲近，就迎立了他。然而天不给他大命，使他的心意淫乱，就自取灭亡，经过深入观察祸变的原因，就知道这是皇天为了最高的圣君出来开辟道路的。故而大将军霍光受武帝之命，为汉朝的股肱大臣，披露肝胆以见忠诚，决定大计，斥退无义者，拥立有

德者，辅助天意而行事，然后宗庙得到安定，天下得到安宁。我听说《春秋》最正视君主即位的大事，主张大一统首先要慎重它的开端。陛下刚刚登上至尊之位，与天意相符，应当改正前代的失误，端正开始受命的系统，涤除烦琐法律条文，除掉人民的疾苦，保存亡国继承绝世，以此应合天意。

【原文】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①。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②，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③："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④"。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⑤，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⑥。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⑦，则锻练而周内之⑧。盖奏当之成⑨，虽咎繇听之⑩，犹以为死有馀辜。何则？成练者众⑪，文致之罪明也⑫。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⑬，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

“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14]。”此皆疾吏之风[15]，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16]，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注释】

①遏：止。

②盛服先生：指儒者之士。

③《书》：指《尚书·大禹谟》。

④失：失误。　不经：不常，指不常之道，非正道。

⑤驱：这里作竞争、相竞解。

⑥视：同“示”，给人看。

⑦畏却：害怕退回来。却，退。

⑧锻练：指加工修饰狱辞、供辞。　周内：即周纳，周全地纳于法罪之中。

⑨当：处罪。　成：定罪，亦指定罪书。

⑩咎繇：亦作皋陶，舜之臣，善理刑法。

⑪成练：定罪的条文，即上文“锻练”和“奏当之成”。

⑫文致：以文辞制造罪名。

⑬偷：苟且。　一切：旧注为“权时”，权且当时行之。

⑭“画地”两句：说明刑法的森严。即使不是真实的牢狱、狱吏，也望而不敢近前。　期：必然。

⑮疾吏：嫉恨狱吏。疾，同“嫉”，怨恨。

⑯离亲：离间亲属关系。　塞道：堵塞正道。

【译文】

臣闻知秦朝有十项过失，有一项还保存着，那就是治狱的官吏。秦朝时，以文学为羞耻，只喜爱武力勇气，贱视仁义之士，看重治狱的官吏，说公正话的被称为诽谤，阻止过失的言论说成是妖言。从而盛服先生不见用于世，忠良人把切实的言论只好郁积

在胸中，那种讨好的赞誉之声日益充满于耳，虚夸的美言熏蒸于心，真正的祸患蔽塞着看不清。这些才是秦朝所以失掉天下的原因啊。当今天下依赖陛下的恩厚，没有兵戈的危险和饥寒的忧患，父子夫妻，同心努力安家，然而太平还没有普及深透，就在于狱事扰乱的缘故呀。断狱嘛，是天下的大命脉，死了的人不能复生，断绝的不可以再接上！《尚书》说："与其杀无罪，宁愿疏失于非常道（也不能乱杀人）。"现在治狱吏就不是这样，上下相竞争，以刻薄为明察，作过头的能得到公认的名声，而公平的多半留下后患。故而治狱的官吏，都希望人死，倒不是由于他本性憎恶人，而是一种自保安全的办法，就在于罪人的死亡。所以死人的血流离在街市上，遭受刑罚的人肩并肩地站着成排，杀头的罪每年成万数，这就使仁圣的政治受到伤害了！太平之所以还没能普及深透，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凡人情都是安定就乐于活着，痛苦则想到死亡，在鞭打之下，对罪人的什么要求而不能得到？故而囚犯忍不住痛苦，就饰造供辞给你看。治狱的吏就以此为利，便指出什么要求让他明白；上奏的时候害怕退回狱辞，便加工修改而周全地纳入法律之中。这样奏上的定罪书，即使咎繇来判断，也会以为这囚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定罪的文辞经过加工，条文很多，用文字造成的罪行很明白呀。所以狱吏专作苛刻的手法，残害人们没有限制，苟且权宜，不管对国家的害处，这是世上的大贼呀！所以俗话说："画地为牢就不敢进去，刻木头为狱吏也必然不敢面对着它。"这就是畏忌狱吏的风气，悲痛的言论啊。因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狱事再严重的！败坏法纪、扰乱正道，离间亲属、堵塞正道的流行，没有比治狱吏更厉害的！这就是秦朝所保存的一项弊端。

【原文】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

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1]："山薮藏疾[2]，川泽纳污，瑾瑜匿恶[3]，国君含垢[4]。"惟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5]，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注释】

①古人有言：为春秋晋国伯宗所言，下引文见《左传·宣公十五年》。

②疾：指毒害。　按：此句原在下句之后。

③恶：指玉的瑕疵。原文作"瑕"。

④垢：同"诟"，说坏话。

⑤履：鞋。这里作动词用，行走。

【译文】

臣听说乌鸢的卵不被毁坏，而后凤凰便会飞来；诽谤之罪不被诛杀，而后有益的言论便会进献。故而古人曾说过："山林薮泽不免藏些毒害之物，河川沼泽中总会接纳些污泥浊水，瑾瑜的美玉也隐匿一点瑕疵，国君要能容忍一些坏话。"只有陛下除诽谤罪名以招来切实的进谏言论，开天下人之口，扩大进谏的道路，扫掉亡秦的过失，尊崇文王、武王的仁德，减省法制，宽缓刑罚，废去一些狱事，那便太平之风在世间兴起，人民永远进入和平快乐的境地，和天一样长久无限，天下就很幸运了。

王贵民　译注

罢珠厓对

贾捐之

【作者】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的曾孙，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上疏言得失，召为金马门的待诏（于皇宫门下备顾问和掌文书，选文学之士优异者为之），多次召见，言事多见采纳，因常揭露宦官石显的罪过，故不得升官。后被石显所害，下狱，遭弃市之刑。

【题解】

《罢珠厓对》，是贾捐之上给元帝的一个对策，对策见前《对贤良策》文。这里是一般的奏疏。“罢珠厓”是撤销关于征伐珠厓的定议。珠厓，即珠崖，今海南岛东北部地区，汉武帝时置郡，后多次反汉，曾发兵攻击。元帝初即位，珠厓又反，虽进行镇压，却没有效果，于是元帝与官员议定再发大军进击。这时贾捐之就提出这个奏疏，认为不当。“对”中备言三代以来，厉行德政，不务扩充疆土，天下安定。武帝时向外用兵，使财富消耗，人民疲困。而今国内连年荒乱，首先应当治理好，不应该到万里之外用兵、去争取这个蛮荒之地。元帝最后采纳了这个意见，由是作罢。

国家如何对待境内、边地的叛乱，贾捐之回答的是：不能穷兵黩武，更要整个政治形势良好，采取妥善措施，所谓“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他直言不讳地列举武帝尤其是当时政策的失误、社会的凋敝，人民的

困苦。言论有胆有识，有据有理。难怪他终于被当权者害死。这篇奏对，当可作为其人其事的镜子。

【原文】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1]，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2]。臣闻尧、舜，圣之盛也；禹入圣域而不优[3]。故孔子称尧曰“大哉”，《韶》曰“尽善”，禹曰“无间[4]”。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5]。欲与声教则治之[6]，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7]，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8]，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9]，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还[10]，齐桓救其难[11]，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12]。（以上言三代不廓地而兴，秦皇务广地而亡。）

【注释】

①蒙：承受。　危言：直言。因言出而身危，故云。

②卷卷：即拳拳，衷心。

③圣域：圣人的境界。　优：自安于优闲游乐。

④《韶》：舜的音乐。　无间（jiàn 见）：没有不同的（意见）。　按：这句所引见《论语·八佾》等篇。

⑤“西被流沙”四句：四句引自《尚书·禹贡》。　被：及，到。　渐（jiān 尖）：流入。　暨：及，和。　讫：止。

⑥与：预，参与。下同。

⑦含气之物：泛指生物。

⑧视听之类：能看能听之物，指人类及动物。

⑨越裳：古国名。 九译：多次翻译，又称重译。指语言不同的国家，需经多次翻译才能通话。

⑩南征不还：指周昭王南征荆楚，身死而不还朝。

⑪这句说齐桓公尊王攘夷，曾出师到楚国，谴责昭王死难与楚有关。

⑫《长城》之歌：没有记载，当指人民怨恨秦筑长城，人民死伤很多而作歌抨击，如后世孟姜女哭长城一类。

【译文】

臣幸而能够逢到明盛的朝代，承受直言的策对，没有犯忌讳的顾虑，敢于冒死而尽我的拳拳之心。我听说尧、舜，是最圣明的帝王；夏禹进入圣王的境界，而不敢自安。所以孔子称尧是“大哉”，称舜的《韶》乐是“尽善”，称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像这三个圣王的德性，而地方也不过几千里，西边到达流沙，东边波及大海，北边、南边连同声教都达到四海为止。想来受声教的，就治理他们；不想来的，就不勉强去治理。故而那时君臣提倡道德，凡是生物，都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是商、周的大仁人；然而地方东边不超过长江和黄河，西边不过到达氐、羌，南边不过蛮荆，北边不过朔方郡，所以歌颂之声兴起，有视听能力的，都生活安乐，越裳氏也来朝和进贡，这并非用兵所能够招致的啊！到了这些朝代衰败的时候，有的王就南征而回不来，后来齐桓公救难，孔子记下它的文化制度。到了秦朝，兴兵远征，贪取外地而空虚了国内，只想扩大土地，不考虑这方面的害处。然而它的地方终究南边不过闽、越，北边不过太原，可是天下溃乱反叛，祸患使它在二世之末完蛋，《长城》之歌至今还唱着不绝哩！

【原文】

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1]，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2]，偃武行文[3]。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4]。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5]，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6]，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7]？"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8]。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9]。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10]，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11]，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12]；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13]；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14]，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15]，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16]，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17]，是皆廓地泰大[18]，征伐不休之故也！（以上言孝文偃武，孝武穷兵。）

【注释】

①这句是指把百姓从秦朝酷政下解救出来。

②闵：同"悯"，怜悯。这里指忧虑。

③偃（yǎn 掩）：停止。

④“民赋”二句：这两句是说赋、役三年一征，西汉每年常赋120钱，今40钱，只收三分之一，故曰三岁一事。

⑤鸾旗：装饰鸟羽的仪仗旗帜。

⑥吉行：当指出行，天子巡视。

⑦安之：何往。之，往。

⑧郑卫之倡：即郑卫之音，古代以为淫乱的音乐。

⑨诤：敢谏。 杜：堵塞。

⑩平城之事：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白登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

⑪籍兵厉马：整顿兵马，准备战争。

⑫安息：古西亚国，在伊朗高原东北，本波斯帝国一行省，后独立。相当武帝时，已成为西亚大国。此时是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要冲。译为帕提亚。

⑬玄菟、乐浪：武汉征服朝鲜后所置的郡。

⑭榷（què 却）：专卖。

⑮乘亭鄣：跨越亭鄣（边疆要处防守的堡垒），指参加军事徭役。

⑯饮泣：泪流满面而入于口。

⑰“淮南王”三句：这三句说淮南王谋反事。

⑱廓：同“扩”，扩地，扩大领土。

【译文】

依赖圣明的汉朝建立，为百姓请命，平定了天下。至孝文皇帝，忧虑中国还不安定，便偃武修文。于是刑狱减少，每年只有几百案件，人民赋钱四十，成丁的男子三年服一次役事。当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下诏说：“前面打着鸾旗，后面连接着车马，我出行一天走五十里，军队出发一天走三十里；我若乘千里马，独个儿先走到哪儿去呢？”于是退回千里马和送马来往的路费，因而下诏说：“我不接受贡献了。叫四方官吏不要去寻求贡献！”当这个时候，闲游的欢乐绝迹，珍奇美好的贿赂被堵塞，淫乱的乐舞衰竭了。凡是后宫的女色多了，贤人便隐居起来；奸巧的人被重

用，敢谏之臣便闭口不言了。文帝不实行那一套，所以谥号为“孝文”，他的庙号称为“太宗”。到了孝武皇帝的元狩六年，太仓储藏的粮食发红腐烂得不能吃，京都内库存的钱币贯串的绳子也腐朽得不能计算钱的数量。于是又去探求以前平城事件，记下匈奴冒顿单于以来，多次制造的边患，就整顿兵马，凭借着人民富足，以征服匈奴。把西域各国连结起来，一直达到安息；东边超过碣石，把玄菟、乐浪设置二郡；北方打退匈奴万里之外，并且建筑营防关塞；又制服南海、在那儿设置八个郡。这样，就使天下断狱成万数，民赋每年增至几百钱；又兴办盐、铁、酒的专卖之利来补助财政用度，可是还不足够。当这时，盗贼并起，军队多次征发，父亲战死在前面，儿子斗伤在后头；妇女跨行亭障服戍役；剩下的孤儿在道路上哀号，老母、寡妇在里巷中哭泣，只得远远地设起空虚的祭奠，想象安慰万里之外的亡魂。淮南王便谋反，偷写兵符，暗中招聘名士，关东的公孙勇等假装使者，……等等，这都是由于扩展的领土太大，征伐不休的原因呀！

【原文】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①。人情莫亲父母②，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③，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④，快心幽冥之地⑤，非所以救助饥馑，何全元元也⑥！《诗》云⑦：“蠢尔蛮荆⑧，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⑨，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

中[10]，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以上言珠厓不足贪）

【注释】

①枕席：即枕籍，躺卧堆积。

②莫亲：莫亲于，没有比这更亲。下文"莫乐"同一句式。

③悁悁（yuān 冤）：郁怒，气忿。

④挤：古义为坠，落下。

⑤幽冥：指水中。

⑥元元：善良人民。

⑦《诗》：指《诗经·小雅·采芑》。

⑧蠢：骚动的样子。

⑨骆越：古族名，百越西方的一支，在今广东、广西及其以南。

⑩颛颛：即专专，犹区区，小地方。

【译文】

现在天下只有关以东的地方为大，而关东大的地区，只有齐、楚。但是民众长期困苦，连年流离失所，离开他们的城郭，互相躺卧堆积在道路上。人情没有更比父母亲，没有更比夫妇欢乐。而到了嫁出妻子、卖掉儿子，法令不能禁，道义不能阻止的地步，这就是社稷的忧患了。而今陛下不忍住郁积的忿怒，打算驱使兵众坠落到大海之中，到那水域去求得心情痛快，这就不是为了救助饥僅，保全广大善良的人民了！《诗经》上说："你们蛮荆要骚动起来，敢和我大国为敌。"这是说明：圣人兴起而后天下服，中国衰败便有反叛先起，动辄成为国家的患难，自古这种祸患就久已存在哩，何况是更远至南方万里的蛮族呢！骆越地方的人，父子同在水里洗澡，用鼻子饮水成为习惯，那简直和禽兽没有什么差异，本来不值得设置郡县的。一个小小地方单独处在海中，

雾露很多，湿气很重，又多毒草和虫蛇等水土之害，人还没有被俘虏，而战士就自然地死去，珍珠、犀、玳瑁等珍奇也不只是珠厓独有，放弃它并不可惜，不攻击它也不有损于我朝威风，这些地方的人好比鱼鳖一般，哪里值得去贪求呢？

【原文】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①，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②。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③，皆可且无以为④。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⑤。

【注释】

①暴师：暴露军队于外。

②少府：专供天子用度的财政机构。

③这一句所反映的为原有中国管辖地区。　冠带之国：指华夏族。

④为：指用兵。

⑤为：当为“之”。或读若之。

【译文】

臣私下用从前对羌族用兵的事来说，发兵在外不到一年，军队出去也没有超过千里，可是花费了四十多万万钱，大司农掌管的钱用完了，只得拿出少府的禁钱补上。一个角落的事办的不好，花费尚且这么多，何况这是劳师远征，伤亡士兵而并没有什么功效呢？现在这件事，推求于往古既不相合，实施以今也不便利，我愚昧地认为，凡非是冠带之国，《禹贡》中所涉及的疆域和《春秋》经中所说到治理的地方，都可以不必用兵。希望放弃珠厓

的出兵之事，把这种用度专用到体恤关东地方忧患上来。

王贵民　译注

陈兵利害书

赵充国

【作者】

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西汉大将。熟悉匈奴和羌族的情况。武帝、昭帝时，率军反击匈奴贵族的攻扰，勇敢善战，任为将军。宣帝即位，封为营平侯。后与羌族作战，在西北屯田，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题解】

这是陈述“兵利害”的意见。“兵利害”就是用兵怎样有利或有害，这说的是汉对羌族的一次战役，先零羌比较强大，当时匈奴想与它联合共同反汉。羌族中的罕、开二部较弱，时与汉有通使关系。宣帝和一些军将主张先攻击罕羌；赵充国则认为先零应是主要打击对象，先零正想联结罕、开二部，而后者尚犹疑未定。先攻先零羌则罕、开能归附；相反，则是“释有罪，诛无辜”，在情理上说不过去；而且先零羌会趁机反击汉军，罕、开也会背汉而与先零羌“解仇结约”，等于树敌太多，处于不利的形势。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还深入边地，观察、分析形势，作出精到的论证，极为难能可贵。

【原文】

臣窃见骑都尉安国前幸赐书[1]，择羌人可使使罕，谕告以大军当至，汉不诛罕，以解其谋[2]。恩泽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已，故遣开豪雕库[3]，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此羌之首帅名王——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4]，阻石山木[5]，候便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6]，就两害[7]，诚非陛下本计也[8]！（以上言不宜舍先零而击罕）

【注释】

①安国：指汉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当时为传达皇帝诏书、宣谕诸羌的使者。 赐书：指宣帝下诏书，敦促赵充国及早进攻罕、开诸羌。

②其谋：指先零羌计谋联合罕、开共同犯汉。

③开（kēng 坑）：羌族之一。 豪：羌族的一个首领。 雕库：羌人名，曾使汉告知先零羌欲反的讯息，汉军留他为质。

④煎巩：先零羌的部将。

⑤阻石山木：依山之木石以为险阻固守。

⑥起一难：指攻罕羌。

⑦就两害：指攻罕羌和引起罕、开二部的反抗。

⑧本计：本来应有的计策。

【译文】

臣私下见到骑都尉安国以前有幸得到的皇帝赐给的诏书，选择可以担任使者的羌人到罕羌，向罕羌晓谕说汉的大军快要到达，汉不会攻击罕族，以便解除他们暗中联合的计谋。陛下恩泽很厚，不是臣下所能做到的！臣只是私自赞美陛下的盛德和最高计谋不已，所以派遣开羌的首领雕库，宣扬天子的最大恩德，

罕、开等族都已经听到天子的明诏。现在先零羌扬玉——这是羌族的首帅、著名的王——领骑兵四千，和煎巩的骑兵五千，凭着山区木石等以为险阻固守，等待时机侵犯，但罕羌并没有什么侵犯。而今放开先零，却首先攻击罕羌，放了有罪的，诛戮无辜的，这是作了一件难事，招来两种害处，真不是陛下所本应有的计策啊！

【原文】

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①，不致于人”。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②，练战士，以须其至③。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④，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⑤，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以上言罕纵为寇，宜致之使来，不宜往攻。）

【注释】

①致：引致，引到而夺取之。下同。

②饬：整顿。

③须：等待。

④二郡：指汉的敦煌、酒泉郡。

⑤释：舍掉，放开。

【译文】

臣听兵法上说：“进攻力量不够的，用来防守有余。”又说“善战者能引诱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引诱。”现在罕羌想侵犯敦煌、酒泉，我们便应当整顿兵马，训练战士，等待他们的到来。这样，就是坐得引致敌人的战术，以逸击劳，是取胜的方法。而今还怕二郡兵力少，不足以把守，却发动进攻，舍掉引致敌人的战术，而去

作由敌人引致我方的办法，臣愚昧地以为不利！

【原文】

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1]，精兵二万馀人，迫胁诸小种[2]，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3]。如是，虏兵寖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以上言先零必救罕之急，解仇结党。）

【注释】

①交坚：互相坚定盟约。　党合：合其党，指羌族各部联合。

②诸小种：羌族的各小部落。

③莫须：羌族一小部落。

【译文】

先零羌打算背叛汉朝，所以就和罕、开部落消解仇怨和订结盟约，然而它还不能没有私心，即害怕汉兵一到而罕、开诸部就会背叛它。臣愚昧地推测先零羌的计策总是想首先奔救罕、开的危急，以便坚固它们之间的盟约。我们若先攻打罕羌，先零羌必然救助。现在敌方的马匹正肥壮，粮食也正充足，攻击它恐怕伤害它不了，反而正好让先零羌得以施德于罕羌，坚定它们的盟约，联合它们的各部。敌方互相坚定盟约，合成一党，又有精兵二万多人，再胁迫各个小部落，附着的力量增加，莫须这一类的部落就不会轻易分离开来。这样，敌兵逐渐多起来，要去攻杀它得用几倍的力量，我恐怕国家遭受忧患的时期将以十年来计算，而

不是以二、三年来计算了！

【原文】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1]，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2]，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思惟兵利害[3]，至熟悉也[4]。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5]，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开不服，涉正月击之[6]，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

【注释】

①这句是说：赵氏本人和他的儿子赵卯，当时卯任右曹中郎将，均系重要官职。

②犬马之齿：指年龄，谦辞。犬、马以生牙齿多少计算年龄。

③□：缺字。据《汉书》作“独”字，可从。

④熟悉：想得多，犹言深思熟虑。

⑤已：已经，完了之后。

⑥涉：到。

【译文】

臣能够承蒙天子的厚深，父子都在重要的职位，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我今年已七十六岁了，为了实行天子诏令就是身子填了沟壑，死了骨头也不会腐朽，没有什么顾虑。只是我独独想到用兵的利害关系，想的最多。以臣之计，先攻击先零羌，完了，罕、开之类的羌族便不须用兵而归服了；假如先零已经消灭，而罕、开还不归服，就等到正月再进攻。这样既已得计谋之理，又得到好的时机了。要在今天进兵攻打罕羌，那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利益，唯望陛下考察决定。

王贵民　译注

屯田奏三首

赵充国

【作者】

赵充国，见前《陈兵利害书》。

【题解】

《屯田奏》是赵充国上给汉宣帝的奏书，建议在对羌族的战争中，用士兵就地种田，既可充实军粮，减轻国家买粮和运输的耗费；又可且耕且战，威服敌方，以待其敝。奏中详细计算可垦土地、人力、所获粮食，分析对敌方的威慑作用以及待时进攻、坐收胜利的效果；从而提出屯田十二便。宣帝开始疑虑，三次提出问题，赵氏三次上奏，共得三首。作者不仅从当时实际情形出发，而且用兵家的理论，如兵事需要“贵谋而贱战”，“以多算胜少算”等，逐步说服了宣帝；朝中大臣相信他的建议者也由起初十分之三到最后的十分之八，终于得以推行，并取得对羌族战争的胜利。

【原文】

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①]，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②]。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③]，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策[④]！且羌虏

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以上月须粮谷太多，不变计则不能持久。）

【注释】

①举：举兵，发兵。 得：正确，合理。

②茭：干刍，干草。 藁：禾杆。

③卒：通“猝”，猝然，突然。 不虞：没有料到。

④庙胜：在朝廷定的取胜计策。兵家语，见《孙子·计》篇。

【译文】

臣听说，用兵是为了明德、除害，故而发兵得当于外，便有福气发生于内，不可不慎重从事。我所率领的军吏士卒和马牛等的食物，每月用粮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禾杆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兵祸长期不能解除，徭役不能停止，还恐怕其它的外族突然发起料想不到的变乱，这些事情互为因果的一同发生，成为明主的忧患，确实不是原在朝廷所定的取胜计策！而且对待羌人容易用计攻破，难以用兵打败，所以臣愚昧地以为直接攻击是不利的。

【原文】

计度①：临羌东至浩亹②，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③。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④，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⑤，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⑥。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⑦，倅马什二⑧，就

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9]，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许。（以上罢骑兵，留步兵屯田，发郡骑为游兵，以护田者。）

【注释】

①度（duó 夺）：推测，估量。

②临羌：汉县名，治所在今青海湟源东南。赵充国屯田即在此经营。浩亹（gé mén 格门）：汉县名，因浩亹水（今大通河）得名，治所在今甘肃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

③水次：水流的旁边。

④驰刑：解除刑罚的人。

⑤漕下：用水运木而下。

⑥赋：这里为分发、分赐解，同颁布。

⑦伉（kàng 抗）：高大（身体）。

⑧倅：副，副职。　什二：十分之二。

⑨金城郡：汉置，治所在今甘肃永靖西北（古名元吾），辖境为今甘、青间的河、湟二水流域及大通河下游地区。

【译文】

推算一下：临羌往东到浩亹，羌人的原有田和公田，人民没开垦的，有二千顷以上，这中间的邮亭多已破坏。臣以前分派士兵进山砍伐木材，大小六万多根，都放在水边。建议罢除骑兵，留下弛刑徒和应募的士兵，加上淮阳、汝南的步兵和军士中私下跟来的人员，共有一万零二百八十一人，需用粮每月是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零八斛，把他们分别屯驻在要害的地方。待到天暖冰解时用水运木材而下，修缮乡亭，疏浚沟渠，治理湟水的狭道以西的桥梁七十处，使能通行到鲜水左右。当春季农事开始，每人分给二十亩田。到四月草生时，发动郡府的骑兵和属国

的胡人骑兵中壮健的士兵各一千，配上副职的马骑十分之二，去就草放牧，作为保卫农业的游兵；用屯田收入充实金城郡，增加积蓄，减省国家的费用。现今大司农所转运的粮食，最多的足够支持一万人的一年口粮。我恭谨地呈上屯田的处所及农具用度的簿册，请陛下裁决应允。

【原文】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①。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②，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③，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④，兵决可期月而望⑤。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⑥。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以上言屯田而羌可瓦解）

【注释】

①“故先为”二句，为《孙子·形》篇句，意为先要造成不会被敌人战胜的条件，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

②荐草：稠草，丰茂的草。

③般师：班师，即还师。

④伏辜：伏罪，指敌人投降。

⑤期(jī基)月：过一个月。

⑥受言：接受告谕的话。

【译文】

臣听说帝王的用兵，以保全自己而取胜，所以重视计谋而轻视具体的交战。战争能取得百次胜利，还不是善战中的善战者，

所以要求先造成不会被敌人战胜的条件，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蛮夷种族的习俗，虽和礼义之国有别，但他们希望避害趋利，爱护自己的亲人，害怕死亡，那是一致的。现在敌方没有了肥美土地和丰茂的草原，为要寄托身家必须远逃而发愁，便会使亲属发生离心，人人都怀着反叛的心思；而明主就可班师罢兵，用万人留下种田，顺着天时，凭借地利，以等待可以战胜的敌人到来，虽然敌方还没有投降，用兵决胜则可以过一个月就看得见的，羌敌已经瓦解，先后投降的已达一万零七百多人，加上接受我们的告谕而回去传言的共有七十批。这就是坐收支解羌敌的效果啊。

【原文】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①：步兵九校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③，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④，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⑤，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⑥，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⑦，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⑧，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⑨，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⑩，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⑪，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⑫，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注释】

①条：条理，梳理。 便宜：便利，有利。

②九校：九部，一部为一校。

③排折：排斥，拦截。

④度：估计。 支：支持，支付。

⑤省：检阅，巡视。

⑥视：同“示”，给人看。

⑦折冲：打退敌人战车，泛指抵御敌人。冲，古代作战用以冲击的大车。

⑧离：同“罹”，遭受。 瘃（zhú 竹）：冻疮。 堕：落，指因寒冻而堕落手指。

⑨乘间：乘着间隙，乘机，即钻空子。

⑩河南：指甘、青间黄河之南。 大开（kēng 坑）小开：均羌族的一部。为上文罕、开的开。

⑪这句指行军安全顺利。像在枕、席上通过一般。

⑫豫：安适，游乐。这里为歇息。

【译文】

臣恭谨地条理了不出兵而留兵种田的便利共十二项：步兵九部，军吏军士一万人，留着屯驻作为武装的守备，同时就田种出粮食，威和德并行不悖，这是一；又由于排斥拦截羌人，不让他们得到肥饶的土地，用贫乏困扰他们民众，造成羌人互相反叛的趋势，这是二；咱们的居民同时进行耕作，不丢掉农业，这是三；以前全部军马一个月的粮草，估计能支给种田士兵一年的口粮，罢除骑兵来减省国家费用，这是四；到来春检阅甲士兵卒，沿着河、湟漕谷直到临羌，让羌人看看，显扬威武，有能世代败敌的效

用，这是五；用闲暇时间下运砍伐的木材，修缮邮亭，充实金城之用，这是六；兵出时，乘敌方之危以图侥幸；不出时，就让那反叛的羌人逃窜在风寒之地，遭受霜露疾疫、冻疮堕指的病患，我们坐得必胜之道，这是七；没有经历险阻、远追敌人而导致伤亡的害处，这是八；在内不减损咱们的威武自重，对外不给敌人以乘隙进犯的形势，这是九；不会惊动河南的大开、小开等族，从而发生其它变故的忧患，这是十；修治湟水狭道中的桥梁，使能直达鲜水，以便控制西域，把威风伸展到千里之外，行军安全顺利犹如在枕席上经过，这是十一；国家的经费得以节省，徭役停息下来，专心警戒意外的事变，这是十二。留兵屯田得到十二项便利，而出兵则失去这十二项便利。臣充国材能低下，年纪衰老，不懂得深远的计策，只望陛下颁发明诏，广博而详细地命公卿议论臣的建议，加以采择。

【原文】

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①。先零羌精兵，今馀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罕、开、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②，畔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③，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以上言先零破散为期不远）

【注释】

①这句引自《孙子·计》篇，原文："多算胜，少算不胜"。算，即上文"庙胜"。《计》篇原文作"庙算胜"。算，定计谋。

②暴略：暴虐掠夺。　羸(léi雷)弱：瘦弱。

③冀：希望。这里作指望、预计解。

【译文】

臣闻知：兵事以计谋为本，是故定计多的胜过定计少的。先零羌的精兵，现在剩下不过七八千人，失去本土而远客他乡，分散居住而遭受饥寒。罕、开、莫须等部，又稍稍暴虐掠夺它的瘦弱牲畜，反叛而回来的羌人络绎不绝，他们都听从天子的明令：相互捕斩有赏。臣愚昧地以为消灭羌敌，可以用日月来预计，最远不过在来年春天，所以说兵事决胜可以一个月而实现。

【原文】

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乘塞列隧①，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②，校联不绝③，便兵弩，饬斗具④，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它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⑤。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策也。（以上言屯兵防守之法可恃）

【注释】

①乘塞：高守关塞。 列隧：排列在山谷中。隧，隧道，这里指山中通路。

②堑垒：壕沟和堡垒。 木樵：木制的瞭望楼。樵，通“谯”，俗称谯楼。

③校：木制栏栅为防御设施。

④饬：修治。 斗具：战斗的器具。

⑤累重：即重累，指家室妻儿等。

【译文】

我私自看来：北方边地从敦煌到辽东，有一万一千五百馀里，高守关塞、排列山路的，有官兵几千人，敌人多次用大兵攻击而不能为害。现在留下步兵万人屯田，地势平坦，又有高山远望的方便，部队组织相互保护，造起壕沟堡垒和樵楼，栏栅连贯不绝，便于兵弩的使用，修整战斗器具，烽火幸得相通，势力合并，以逸待劳，这就是兵事的有利形势。臣愚昧地以为屯田，对内有不用经费之利，对外有防守之备，骑兵虽然罢除，可敌人见到上万人留下屯田，是作为势必要擒住他们的准备设施，他们就会崩溃而归服，应该说为期不久了！从现在起三个月，羌族的马匹瘦弱，势必不敢把妻子抛弃在别的族落里，而远涉河山来进行侵掠；他们又看到屯田的精兵上万人，终究不敢再把他们的家室重归故地。这就是臣的愚计，估量敌人必然在那里瓦解，不用战争就使他们自破的计策啊。

【原文】

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亶能令虏绝不为小寇①，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②，而释坐胜之道③，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④，非所以视蛮夷也⑤！（以上言虏为小寇不足患）

【注释】

①亶：读为但。

②同是：指同样不能禁绝小寇盗。

③释：舍掉，放开。

④重：同上文威武之重。

⑤视：同“示”，给人看，显示。

【译文】

至于羌族的小股寇盗，时时杀害人民，本来是不可能完全禁绝的。臣听说：“战争不能必定得胜，就不随便交兵；进攻不能必定夺取，就不随便烦劳兵众。实在要命令出兵，虽不能消灭先零羌，但能迫使敌方绝对不作小寇盗，那便出兵也可以。假使而今出兵同样是不能禁绝小寇盗，而舍掉坐着取胜的办法，却冒着危险的情势，到头来还是不见胜利，白白地使我方内部自己疲敝，贬低威武之重而自受损失，就不是应该显示给蛮夷的办法了！

【原文】

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①！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赡一隅，臣愚以为不便。校尉临众②，幸得承威德，奉厚币，拊循众羌③，谕以明诏，宜皆乡风④。虽其前辞尝曰“得亡效五年⑤”，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以上言繇役不宜复发，转运不宜多费。）

【注释】

①乌桓：我国东北一少数民族，在今辽宁大兴安岭南，为东胡族后裔。

②临众：校尉之名。

③拊循：安抚。

④乡风：即向风，归顺。

⑤得亡效五年：希望不要像那五年一样。五年，指征和五年匈奴与先零羌联合反汉一事。

【译文】

又，大兵一出，不能再留下来，可是湟中地区也不能空虚。像

这样，徭役又要发起了。况且对匈奴不可不防备，乌桓不可不忧虑！现在长期转运粮饷十分烦费，倾尽我们原作预备意外事变的用费，来供给这一个角落，臣愚昧地以为是很不利的。校尉临众，幸得承蒙陛下的威德，拿出重的财币，安抚各个羌族，晓谕天子明诏，应该能使他们向风归顺。虽然诏书的前辞曾说“不要再仿效五年”那样，应该说他们没有二心，不足以因此之故出兵。

【原文】

臣窃自惟念①，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无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馀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奋精兵②，讨不义，久留天诛③，罪当万死！陛下宽仁，未忍加诛，令臣数得孰计④。愚臣伏计孰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

【注释】

①惟：思。

②奋：发。

③久留天诛：久已留下天所要的诛杀的对象，意指没有及早消灭敌人。

④数（shuò 朔）：多次。

【译文】

臣私自思念，奉诏出塞，领兵远攻，用尽天子的精兵，把车骑兵甲散在山野之中，虽然没有尺寸的战功，却苟且行事寻得避开嫌疑的方便，而没有事后的罪责，这是人臣不忠的私利，并非明主和国家的福呀。臣幸而能够发起精兵，征讨不义，但未取胜，长久留下天意要诛杀的凶犯，罪该万死！陛下宽仁，不忍加诛，使臣

能多次得以反复设计。愚臣经过熟虑，不敢逃避斧钺之诛，冒死陈述愚意，唯望陛下省察了！

王贵民　译注

条灾异封事

刘　向

【作者】

刘向，见卷九《战国策》序。

【题解】

这是刘向呈给元帝的奏书，选自《汉书·楚元王传》。“条灾异封事”，是条理出一些灾异现象说明政治问题；由于防止泄漏，奏书加以缄封，故称“封事”。以灾异印证政治，既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学说，也是汉代社会形成的观念，但刘向这篇奏书，着重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作者从历史上“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的经验教训，揭露当时政治腐败，弘恭、石显等结党害贤，援引奸佞，权倾人主，以致灾异并至。奏书反复说明一个问题：国家政治的好坏，根本在于用贤抑或用奸；而能否坚持用贤，关键则在于人君是否明断，在于下决心去狐疑、诛邪佞。这是针对元帝的弱点说的，极为切中时弊。用贤或用奸，本是个老问题，可是作者以引用史事和经典理论相结合，穿插互证，有史有论，说服力强；而作为曾受过诬陷、刑狱的人，一再直接指斥奸人和败政，乃至皇帝本人的错误，是有相当胆识的。

作为文章，奏书层次清晰，引证贴切，辞藻典雅，文句工整，充分体现出

这位经学家也是文学家的特色。

【原文】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1]，奉法不谨，乃复蒙恩[2]。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3]，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畎亩[4]，犹不忘君，惓惓之义也[5]，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6]，忠臣之义，一抒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以上表进言之诚）

【注释】

①骨肉：骨肉之亲，同家族的亲属关系。刘向为汉室族人。

②“奉法”二句：指刘向曾上书请退宦官弘恭、石显等奸臣，但反被斥为诬告，下狱，幸得免死之事。下文“二恩未报”均指此类事。

③征：证，证验。　为国：与国事的关系。

④畎亩：农田，这里引申为罢官在野。畎，本为农田的水沟；亩，为田中的一区。

⑤惓惓：同“拳拳”，谨守不变的样子，形容忠诚。

⑥惟：思。

【译文】

臣幸而能由于骨肉之亲备列九卿的职位，而奉行法令不谨慎，又蒙朝廷恩赦。我私下看见现今灾异一齐发生，天地失了常规，证验表示是国事的问题。本想不说什么，但念忠臣虽在野外，还当不忘君主，这是谨守忠诚的道义啊，何况是骨肉之亲又加上旧恩未报呢！想竭尽我的愚昧诚心，又害怕说我越职言事；然而想到两次的赐恩都未报偿，按照忠臣的道义，还应抒发愚意，就是退回到农亩中去，死而无所悔恨。

【原文】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1]，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2]，而凤凰来仪[3]，击石拊石[4]，百兽率舞[5]，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基西郊[6]，杂遝众贤[7]，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8]："於穆清庙[9]，肃雍显相[10]；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骧于外[11]，故尽得其骧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12]："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13]，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14]："降福穰穰[15]。"又曰："贻我釐麰[16]。"釐麰，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以上虞、周和气致祥）

【注释】

①济济（jǐ 挤）：形容人多、人盛。

②箫《韶》：用箫奏舜时的《韶》乐。 九成：九遍，奏九遍乐曲。曲一终为一成。

③来仪：犹言来朝。 按："故箫《韶》"二句引自古文《尚书·益稷》。

④拊（fǔ 府）：轻轻敲击。一作"抚"。 石：指原始乐器，石磬。

⑤"击石"二句：两句引自《尚书·舜典》篇，亦载《益稷》篇。这里描写的都是相传尧舜时代的原始乐舞和习俗，表示和谐气氛。 率：都来。

⑥西郊：指当时的西部地区，即文王创业的岐山，今陕西岐山一带。

⑦杂遝：即"杂沓"，聚集一起。

⑧其诗曰：下引文出自《诗经·周颂·清庙》。

⑨於（wū 乌）：叹词，感慨，赞叹。 穆：美好。 清庙：清静之庙，指周的宗庙。

⑩肃：敬。　雍：和。下同。　显：明。　相：助，助祭。下同。

⑪驩：同“欢”。下同。

⑫其诗曰：诗句出自《诗经·周颂·雍》。

⑬辟公：百官与诸侯。辟，在位者。公，诸侯。

⑭《周颂》：指《周颂·执竞》。

⑮穰穰：多，丰盛。

⑯贻：同“遗”，赐，给予。　釐：一作“来”，小麦。　辨：一作“牟”，大麦。此句引自《诗经·周颂·思文》。

【译文】

臣闻知：舜任命九种官职，大家济济相让，和谐到了极点。众贤和于朝廷，万物便和于野外。是故用箫奏了《韶》乐九遍，凤凰便来朝；敲击着石磬，百兽便都欢欣鼓舞，四海之内，莫不和平安宁了。到了周文王，在西部地区开基创业，很多贤人集聚，没有不肃敬和谐的，他们重视推让之风，来消除分争的讼事。文王死后，周公思慕他，歌咏文王的德行，作诗曰：“哎呀，多么幽美的清庙！肃敬与和谐明显相助；济济地很多士人，都秉承文王德行。”这时候，武王、周公继承这种政治，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所以都能用他们的欢心，事奉他们的祖先，他们作诗曰：“来的人那么雍雍和平，停下来肃然起敬；助祭的是百官和诸侯们，天子显出美好的容颜。”这是说四方都带着和气到来呀。诸侯和于下，天就在上面以应验相报，所以《周颂》有诗说：“降的福多么丰盛”。又说：“天赐我们多好的釐辨啊。”釐辨，就是麦子，是最初从天上降下的。这都是以和气招致和气，就获得天的帮助呀。

【原文】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①：“民之无良②，相怨一方③。”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④，而背君子，故其《诗》曰⑤：“歙歙泚泚⑥，

亦孔之哀！谋之其臧⑦，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挠众枉⑧，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⑨，故其诗曰⑩：“密勿从事⑪，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嗸嗸⑫。”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⑬，其诗曰⑭：“朔日辛卯⑮，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⑯，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⑰，不用其行⑱；四国无政⑲，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⑳，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㉑！”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㉒：“正月繁霜㉓，我心忧伤，民之讹言㉔，亦孔之将㉕！”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注释】

①曰：下引诗句出自《诗经·小雅·角弓》。

②良：善。

③一方：指各据一方。

④歙歙（xì 系）：相合一处。歙，通“翕”。 相是：互相以为是，即阿谀之意。

⑤其诗曰：诗句引自《诗经·小雅·小旻》。

⑥泚泚（zǐ 子）：诋毁的样子。

⑦臧：善，好。

⑧不挠众枉：不因为众曲而自屈。 挠：屈服。 枉：歪曲，与直相反。

⑨诉：告，这里是诬告。

⑩其诗曰：诗句引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为刺幽王之诗。

⑪密勿：勉力。一作“黾勉”。

⑫嗸嗸（áo 熬）：形容口舌众多，一作“嚣嚣”。

⑬薄：迫，引申为互相接近而遮盖。

⑭其诗曰：诗句引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下同。

⑮朔日：月之初一，一作“朔月”。　辛卯：初一那天的干支。

⑯微：指月（日）被食而光的亏损。

⑰鞠（jū居，又读jú菊）：告，显示。一作“告”。

⑱其行：指日月运行的常道。

⑲四国：四方之国，即诸侯国。　无政：政治不好。

⑳卒：尽。一作“崒”，崔嵬高的状态。以卒为是。

㉑胡：何，责问的语气。　憎：读为曾，曾经。　惩：戒，这里是接受惩戒。

㉒其诗曰：诗句引自《诗经·小雅·正月》。

㉓正月：周建亥之正月，为夏历四月。此时不当有繁霜，言天示灾异。

㉔讹言：谎话。

㉕将：大。

【译文】

往下到幽王、厉王的那段儿，朝廷不和，人们相互非议、抱怨，诗人对此痛恨而忧虑，作诗曰：“人们的不良，各据一方相怨。”一些小人在位，跟从邪说行事，合在一起互相吹捧，而违背君子，所以有诗曰：“小人相合一起、诋毁君子，也是大可悲哀呀！对于好的谋议，便全都违背；对不好的谋议，便依着做去。”君子独自守着正道，不为众人的歪曲而屈服，勉力为王事服务，却反被恶毒的憎恨和谗言诬告，故而《诗经》曰：“勉力行事，不敢诉说劳苦，没有任何罪故，却被嗒嗒的谗口所诬。”当这个时候，日月薄蚀而失去光辉，这诗又说：“朔日辛卯，日食出现，也是大的耻辱！”又说：“那月亮有时亏缺，这次日光亏微，现今下面的人们，要遭大的悲哀！”又说：“日月告戒有凶祸来临，不由它的常道运行；四方的国家没有好政治，因为不用好人！”天象的变异出现于上，而地面的变异又在下面发生，河水、泉流都沸腾起来，山谷变

换位置，这诗上说："百条川流在沸腾，山顶全都往下崩，高岸变成深谷，深谷上升为丘陵。可哀现今的人们，为何不曾引为警醒！"降霜也失了节气，不当其时，这诗上说："正月了，还那么浓的霜，我的心为此忧伤；人们尽说谎话，真是很大的荒唐！"这是说人们以是为非，并且很多很广泛。这都是由于没有和气，贤人和不肖者颠倒了地位所造成的啊！

【原文】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①，幽王见杀②。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③。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⑤，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陁二⑥；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⑦，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⑧，五石陨坠⑨，六鹢退飞⑩，多麋，有蜮、蜚⑪，鹳鸲来巢者⑫，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⑬，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⑭，蜂午并起⑮。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⑯，伐其郊，郑伤桓王⑰，戎执其使⑱，卫侯朔召不往⑲，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⑳，三君更立㉑，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以上哀周乖气致戾）

【注释】

①厉王句：西周厉王无道，国人起义，把他赶出到彘地（今山西霍县）。

②幽王句：周幽王昏庸，废太子，宠褒姒，太子外家申侯联络犬戎攻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下。

③“周大夫”三句：三句见《春秋》鲁隐公元年载“祭伯来”，《谷梁传》云：“奔也”。实是祭伯从王室奔鲁，经讳言为“来”。祭读蔡。

④尹氏：周室太师之后，为大夫，专横。

⑤此句年数为春秋时期年数，起自鲁隐公元年，终于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79年。

⑥陁（zhì 至）：下塌。

⑦常星：即恒星。恒星常见，今不见，为异。

⑧长狄：狄族的一种，属郳瞒。　入三国：长狄兄弟三人，分别进入齐、鲁、晋，见《公羊传·文公十年》记载。

⑨五石陨坠：五颗陨石落在宋国，见《春秋》僖公十六年。

⑩鹓（yì 义）：水鸟，似鹅。　退飞：后退着飞行。事在宋国，记载同上注。

⑪蜮（yù 玉）：一种短尾狐，相传能变妖怪。　蜚（fěi匪）：古代指一种草虫。

⑫鸜鹆（qú yù 渠玉）：即今称八哥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载：“夏，有鸜鹆来巢”。

⑬杀菽：指降霜打败豆子。事见《春秋》定公元年。

⑭蝝（yuán 元）：一种有翼的小虫，食谷为灾。一说蚍蜉，一说飞蝗的幼虫。《春秋》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螽（zhōng 终）：即螽斯，绿色昆虫，善跳跃，有一种吃庄稼如蝗虫。　螟：食苗心的害虫。

⑮蜂午：杂沓。

⑯贸戎：地名。晋败王师于此，见《春秋》成公元年、《公羊传》。

⑰郑伤桓王：郑庄公与王师作战，桓王被射中肩膀。事在《春秋》桓公五年。

⑱这句指王室凡伯聘问鲁国，中途被戎族攻击、带走。事见《春秋》隐公七年。

⑲这句指卫侯朔不应天子之召，而出奔齐国，事见《春秋》桓公十六年，《谷梁传》。而《左传》以为惠公朔奔齐，是因公子中争位失败的原因。

⑳此句指东周景王死后，五大夫——单穆公、刘文公、巩简公、甘平

公、召庄公等争权。

㉑此句指景王死后，有王子猛、王子朝争位作乱，后立敬王，故云三君。

【译文】

自此以后，天下大乱，篡位杀戮的灾祸一同发作，厉王奔彘，幽王被杀。到了平王末年—鲁隐公初即位的时候，周朝的大夫祭伯，与他人相矛盾、离心不和睦，出奔到鲁国。而《春秋》为之隐讳，不说他是来奔，可也是悲叹这种祸患从此开始了。这以后尹氏作为世代的卿位而专横放肆，诸侯背叛而不朝王，周室衰微了。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二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间不见恒星，夜里有星陨落像雨一般有一次，火灾发生十四次；长狄族三支分别侵入华夏族三个国家，有五块陨石坠落，六个鹆鸟倒退着飞行，多麋鹿，出现蜮、蜚虫，鹳鹆飞到鲁国筑巢，都出现一次；白昼昏暗，雨落到树木上结冰，李、梅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而草木又不死伤，八月降霜打死豆子，落大雹子，雨雪雷霆，都失了时序交加而下；水、旱、饥、蝝、螽、螟等灾害，杂乱地一起发生。这个时候，祸乱就立即应验，君主被杀有三十六起，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奔不能保住他的社稷者，数也数不清。周室也多祸乱：晋国在贸戎打败王室的军队，攻到郊区，郑国射伤了桓王，戎族捉了周朝的使者，卫侯朔不应周王之召，而齐国反抗王命帮助卫侯朔，周室五大夫争权，一时间三个君王更替着即位，不能用正道处理。就这样衰落下去，不能复兴了。

【原文】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1]，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

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2]，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3]，人满北军[4]；朝臣舛午[5]，胶戾乖刺[6]，更相谗愬，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营惑耳目[7]，感移心意[8]，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9]，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10]，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以上言时多邪党，灾异稠叠。）

【注释】

①乖气：反常之气。

②浑淆：犹混淆。

③章：奏书。　公车：接受奏章之处，汉代为北军垒门，称北阙。

④这句指上章北军的人多，即讼事多。

⑤乖午：违逆，不和。

⑥胶戾乖刺：矛盾纠结难解的意思。

⑦营惑：迷惑围绕着。

⑧这句指天子被迷惑而动摇心意。

⑨鳞集：如鱼鳞一样排列集聚。

⑩辐凑：车轮的条辐集中于毂，即集中。

【译文】

由此看来，和气招致福祥，乖气招致变异，福祥多的国家平安，变异多的国家危险，这是天地的常规，古今的通理呀！现在陛下开创三代的王业，招收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他们都能仕进。可是而今贤与不肖混淆不清，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与谗并进；奏书交给公车，人们挤满了北军；朝臣违逆，纠结不和，互相诬告，搬弄是非；传言授意的动作增加，讼事文书纷纭纠葛，前后矛盾而错谬，诋毁和称誉都混乱。从而迷惑萦绕着耳目，动摇着心意等事，记载不完！分派结党，往往成群，都打算同心陷害正直之臣。正直之臣进仕，就是治平的表现；正臣受陷害，就是变乱的关键。当着治或乱的关头，不知道怎样用人，而灾异频繁出现，这是臣所以寒心的事情呀！那般凭着权势的人，子弟鳞集在朝中，党羽暗里归附的很多，都集中在你前面，他们进谗、毁或誉必将得用，终究达到离间的罪恶。这样，就因而日月无光，雪霜在夏季降落，海水沸腾，陵谷改换位置，列星失去正常运行，这都是怨气所招来的。这种走着衰周的老路，顺着诗人所讥刺的乱政做去，而想达到太平，导致雅颂之境，那好比倒退着行走而想赶上前面的人！从初元以来，到今天已经六年了，考查《春秋》的六年之中，灾异也没有像如今这样的密集呀！既有《春秋》那样的灾异，而没有孔子的挽救，尚且不能解决纷乱，何况比《春秋》更厉害的呢！

【原文】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①。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②。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③：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

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4]："雨雪瀌瀌[5]，见晛聿消[6]。"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7]，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8]，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9]，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

【注释】

①还：指收还、收回。

②群枉：众多的歪曲者、不正直的人。

③否、泰：《易经》的两卦名。否，读丕。

④《诗》：指《诗经·小雅·角弓》。

⑤雨雪：下雪。雨，读亦，下降。　瀌瀌（biāo 标）：盛的样子。

⑥晛（xiàn 现）：日气。　聿（yù 玉）：语词，可作于是、就解。

⑦迭：更，轮换。

⑧季、孟：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三家之二，专权者。

⑨叔孙：指叔孙通，秦博士，后入汉，为刘邦定朝仪、礼乐。

【译文】

探究这个原因，是谗邪的人都任用了。谗邪的人之所以能都进用，是由于君主多疑心：既已用了贤人而行了善政，如有人说坏话，便使贤人退出而善政收回去。凡是怀着狐疑不定的心，就会招来谗害人的口舌；具有不能决断的意念，就开了一群歪曲人进入的大门。谗邪人进用，众贤便退出，一群歪曲的人旺盛，正直

之士便消失。所以《易》有“否”、“泰”二卦：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便消失。君子之道消失了，政治便日益混乱，故为“否”，否就是闭而乱的意思；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便消失了，小人之道消失，政治便日益修治，故为“泰”，泰就是通畅而修治的意思。《诗》又说：“雪下得那么盛，可一见日气便消释了。”与《易》是同样的意义。从前，鲧、共工、驩兜和舜、禹杂处于尧的朝廷，周公和管叔、蔡叔同居周的官位。这时候，他们互相诋毁，用流言相与诽谤，哪能说得完？帝尧、成王，能够看出舜、禹和周公是贤人，而退去共工和管叔、蔡叔，所以就大治，荣耀名声直到今天。孔子和季孙、孟孙，都在鲁国为官；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朝仕宦。鲁定公、秦始皇，则以为季孙、孟孙和李斯为贤，而退去孔子和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污辱的名声传到今天。所以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所信任的人如何，信任的人既是贤者，又在于这种信任能坚固而不动摇。

【原文】

《诗》云[1]：“我心匪石[2]，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3]：“涣汗其大号[4]！”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5]，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6]：“见不善如探汤[7]。”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8]，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9]，流言飞文[10]，哗于民间。故《诗》云[11]：“忧心悄悄[12]，愠于群小[13]。”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14]。何

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15]："飞龙在天[16]，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17]："拔茅茹以其汇[18]，征吉[19]。"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以上言疑贤人为朋党，故谗邪得进。）

【注释】

①《诗》：指《诗经·邶风·柏舟》。

②匪：同"非"，不是。

③《易》：指《周易·涣·九五》爻辞。

④涣汗：汗出涣然。涣，水流出之状。　大号：大发号令。

⑤时：指一季，三个月。

⑥《论语》：见《季氏》篇。

⑦探汤：把手伸进沸水探物，比喻除害无所畏惧。一说比喻避开可怕的东西（人）。

⑧二府：丞相、御史二府。

⑨丑诋：恶毒诋毁，污蔑。

⑩流言飞文：犹流言蜚语。飞文，散发文字诬害人。

⑪《诗》：同①注。

⑫悄悄：忧愁的状态。

⑬愠：发怒。　群小：原指众妾，这里指一群小人。

⑭比周：亲密，有勾结之意。

⑮《易》：指《周易·乾·九五》象辞。

⑯龙飞：这里比喻圣王。

⑰《易》：指《周易·泰·初九》爻辞。

⑱茹：连带，牵引。　汇：同类。这句以拔茅比喻选用洁行的君子。

⑲征：行，行事或出行。

【译文】

《诗》经说："我心不是石头，不可以转动的！"是说守住善道很专一。《易》经说："涣然出汗，这是大发号令！"是说号令像汗一般，汗出便不能收回。现在发出好的号令，还没过一季度就收回，这就是"反汗"嘛；用贤，没有过三十天就退了他，就是"转石"嘛。《论语》说："见到不善的人就像把手伸进沸水里。"现今二府上奏指出奸佞谄谀之徒不当在位，可是经历一年也没有除去。所以，出令如同"反汗"，用贤如同"转石"，除去奸佞便像拔山那般困难，这样，而希望阴阳的调和，不是很难吗？这样、一班小人窥见到有空子可钻，便修饰文字，用巧言恶毒诋毁贤人，流言飞文，鼓噪于民间。是故《诗》经说："忧心悄悄然，被那班小人所恼。"小人成群，实在足以恼怒了！从前孔子和颜渊及子贡互相称誉，但不结为朋党；禹、后稷同皋陶递相吸引，但不算是勾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忠心为国，没有邪心。故而贤人在上位，便招引他的同类人聚集在朝廷，《易》传说："飞龙在天上，大人们就相聚起来。"在下位的，便想他的同类都进到朝廷，《易》经说："拔茅连带扯起他的同类，在下位的推举他的同类，行动就吉祥。"在上位的招引他的同类，所以汤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去，而众贤都来到，这就是同类互相招致呀。

【原文】

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①，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訿，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②，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③。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④，而孔子有两观之诛⑤，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⑥，览否、泰之卦，观"雨雪"

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7]，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8]，以揆当世之变[9]，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10]，杜闭群枉之门[11]，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12]，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臣幸得托肺附[13]，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14]，以效今事一二[15]。条其所以[16]，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以上请诛邪佞去狐疑）

【注释】

①交戟：皇宫宿卫之处，左右军士以戟相交，阻禁行人。这里指皇宫之内。

②忽然：轻率的样子。

③重至：重复地来到、出现。

④这句指舜逐杀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鲧。见《尚书·舜典》。

⑤这句指孔子为鲁司寇时，诛少正卯。　两观：宫阙，指行刑之地。

⑥迹察：寻着陈迹而考察，考察前人行迹。

⑦原：本。这里为动词，作探究解。

⑧省：视，阅。

⑨揆：度，估量。

⑩诐（bì 必）：不正。

⑪杜：堵，塞。

⑫炳：明亮。

⑬肺附：肝肺等相附着，言亲族关系。一说时语以砍下的木片为肺札，肺札附于大木。

⑭推：推究。

⑮效：当作“救”，挽救。

⑯条：理出。　以：由。

【译文】

现在奸佞和贤臣同在宫廷里面，合党共同议政；而前者违背善政、依从恶政，互相阿谀而诋毁他人，多次设置危言耸听，想用来动摇君主，如轻忽地采用它，这便是天地所以先作警戒，灾异之所以不断出现了。自古明君圣王，没有不行诛戮就能治平天下的。故而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过在两观的诛杀，然后圣贤的教化才能流行了。而今凭着陛下的明智，真能深思天地的心意，按前人行迹考察两观的诛戮，看看“否”、“泰”二卦，阅览“雨雪”的诗句，历览周朝、唐尧的进贤作为法式，探究秦朝、鲁国的斥退贤人作为警戒，考查祥和就有福的应验，省视灾异显示的祸乱，从而估量当代的事变，放逐奸佞之党，打散邪恶人的勾结，堵塞一群歪曲者上进之门，广开众多正直人们仕进的道路，狐疑的加以决断，犹豫不定的加以分辨清楚，使是非炳然明白，那便会百种的灾异消灭，而很多福祥都到来，这是太平的根基，万世的利益呀。臣有幸依托于皇族之亲，实在见到阴阳不调的现象，不敢不通言所闻知的事实！我私自推究《春秋》灾异，来挽救今天政事的一二，就条理它的原由，但不宜公开宣泄，臣恭谨地重加封紧奏书，冒死呈上。

王贵民　译注

论甘延寿等疏

刘　向

【作者】

刘向，见卷九《战国策》序。

【题解】

这篇刘向上给元帝的奏疏，为甘延寿、陈汤评论攻伐匈奴的功劳。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陈汤为副校尉，共同发兵至康居（西域国，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击杀郅支单于（匈奴的一部），很有战功。但石显、匡衡等以为甘、陈有矫诏擅自兴师的罪过，不应封赏。刘向的奏疏以为甘延寿等功盖于过，把他们比作周宣王时的方叔、吉甫，又举出历史上和汉代征匈奴的将军，都曾经功过相杂，应该"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原来犹豫不决的元帝看了奏疏后，即封甘延寿为义成侯，任长水校尉；赐陈汤为关内侯爵，任射声校尉。

【原文】

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1]。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2]，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3]，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4]，扫

谷吉之耻[5]，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6]，稽首来宾[7]，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以上表延寿、汤之功）

【注释】

①闵：病；悲痛。

②揽：总持，统一掌握，同掌字。

③搴：拔取。 歙侯：一作“翕侯”，匈奴的封侯名号。

④昆山：当为昆仑。

⑤谷吉：曾自求出使匈奴，结果被匈奴扣留杀掉。

⑥驰义：慕义驰驱而来。

⑦宾：服；朝。

【译文】

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情暴露到外国，伤了汉朝的威风，毁坏了尊严，群臣都很悲痛。陛下发怒打算征伐，从来没有忘却。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受圣旨，依赖神灵，统领百蛮的君长，总掌城郭的军队，逃出百死之中，进入绝远的地域。于是攻入康居，破了五重城，拔取了歙侯的战旗，斩了郅支单于之首。把战旗竖起在万里之外，威风显扬在昆仑之西，扫除了谷吉被杀的耻辱，立了显著的功勋。各部夷族都恐惧低头，没有不震惊的。呼韩邪单于见到郅支被杀了，又喜又害怕，向风慕义，稽首来降服，愿意作我汉朝北方的藩卫，累世称臣。这是立了千载的功劳，建立了万世的平安，群臣的功勋没有比这更大哩！

【原文】

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1]，而百蛮从。其

《诗》曰[2]："啴啴焞焞[3]，如电如雷，显允方叔[4]，征伐玁狁，蛮荆来威[5]。"《易》曰[6]："有嘉折首[7]，获匪其丑[8]。"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9]。《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10]："吉甫宴喜，既多受祉[11]，来归自镐[12]，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13]，久挫于刀笔之前[14]，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15]。（以上大于方叔、吉甫[16]）

【注释】

①玁狁（xiǎn yǔn 险允）：西周时北方少数民族，据考即为匈奴的前身。

②诗：指《诗经·小雅·采芑》。

③啴啴（tān 贪）：众盛的样子。　焞焞（tūn吞）：亦是盛的样子。焞，亦作"堆"。

④显允：古代的赞美词。显，明；允，信。

⑤蛮荆：南方的少数民族，在楚地。

⑥《易》：指《周易·离·上九》爻辞。

⑦嘉：赞美。　折首：战争中斩获敌首。

⑧匪：通"彼"，那个。一说即非字。　丑：类，带有对这类人（物）的贬义。

⑨疵：毛病。这里作意谓动词用。

⑩诗：指《诗经·小雅·六月》。

⑪祉：福。

⑫镐：地名，非镐京，乃周的北方一地名，距离较远，下文云"千里之镐"可证。

⑬捐命：舍弃性命。

⑭挫：受挫折。 刀笔：指法吏，意谓要按法论罪。

⑮厉：激励，鼓励。 戎士：军士。

⑯据会文堂本，“上”与“大”之间有“言功”二字，当补。

【译文】

从前周朝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征伐猃狁，而所有蛮族来归服。《诗经》曰：“戎车众多，车行如电如雷；明智而诚信的方叔，征伐猃狁，蛮荆也畏惧威风前来归服。”《易》经说：“赞赏斩首获胜，俘虏了敌众。”这是赞美诛杀敌方首恶者，而其他不顺从的都来服从。现在延寿、汤所诛杀而威震远方，虽是《易经》说的“折首”，《诗》经说的“雷霆”，也赶不上。评论大功就不记他的小过，列举大的美事就不必以他小缺点为毛病。《司马法》说：“赏军功不要超过一月的时间”。是希望人们很快得到作好事的利益呀；也大概是以武功为急务，重用人材呀。吉甫打仗归来，周王厚赐他，有诗说：“吉甫宴饮而欣喜，已经得到很多福祉，他从镐地战胜归来，作战远行、时间很久。”千里的镐，还以为很远；况且现在是作战在万里之外，这是勤劳到极点了！延寿、汤既未曾得到福祉的报偿，反而因舍掉性命之功而受委屈，长期在刀笔吏之前遭受挫折屈辱，这不是劝勉有功、鼓励军士的作法啊。

【原文】

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①，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縻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②，犹不足以复费③。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

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4]，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以上优于齐桓、贰师）

【注释】

①灭项：桓公灭项国，见《春秋》僖公十七年。　罪：指桓公既提倡“存亡继绝”，不应灭人国。

②毋鼓：大宛王之名，一作“毋寡”。

③复：偿还。

④此句指利用乌孙等国的兵力。

【译文】

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周的功，可是后来又有灭项国的罪过，君子以他的功掩盖他的罪过，为他的作为隐讳。贰师将军李广利，用掉五万的军队，耗了亿万的经费，经过四年的劳苦，结果仅仅获得骏马三十匹，虽然斩了大宛王毋鼓的头，还是不够补偿花费。他的私人罪恶还很多。孝武认为他万里征伐，不记他的罪过，就封了两个侯爵、三个卿位、二千石的官百多人。现在康居国比大宛强盛，郅支的称号比宛王尊重，它杀使者的罪比那扣留马匹的罪更深，而延寿、汤不烦劳汉的士兵，不费一斗军粮，和贰师将军相比，功德超过百倍！

【原文】

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1]，郑吉迎自来之日逐[2]，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3]，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注释】

①“且常惠”句：常惠，昭帝时为光禄大夫、校尉，率军帮助乌孙共击匈奴。欲击，指乌孙主动要击匈奴。常惠因功封长罗侯。

②“郑吉”句：郑吉，宣帝时为卫司马，匈奴族的日逐王欲降汉，由郑吉率军迎接，又攻破车师，始置都护。被封为安远侯。

③解县：即解悬，这里指解除罪罚。 通籍：令得出入，即恢复自由。

【译文】

且说常惠也只是随着本想攻击匈奴的乌孙前去征伐，郑吉也只是迎接自动来降的日逐王，还都分得土地、受封侯爵。所以要说威武勤劳，延寿等便高于方叔、吉甫；说到以功盖过，他们便优于齐桓、贰师；说到近时战事的功劳，他们大于安远侯、长罗侯。可是他们的大功还没有显扬，就把他们的小罪过到处散布，臣私自痛惜啊！应当及时解除他们的罪罚，让他们自由出入，免除过失，不要处治，尊宠他们的爵位，以便劝勉有功之人。

王贵民 译注

论起昌陵疏

刘 向

【作者】

刘向，见卷九《战国策》序。

【题解】

《论起昌陵疏》是刘向呈给成帝劝阻营造皇帝陵墓——昌陵的一个奏疏，选自《汉书·楚元王传》。营造昌陵，几年没有完成，耗资可想而知。刘向在疏中历举古代开明的君主和贤士，直至汉文帝的薄葬，世代昌盛，后人称颂；又举出一些厚葬的君主，直到秦皇的骊山陵，穷奢极侈，都是无道之君，结果多半短祚绝嗣，陵墓很快被掘。作者较早提出薄葬的精辟见解："德弥厚者葬弥薄，智愈深者葬愈微。"从薄葬还是厚葬一事，可以看到政治上"明暗之效"和"奢俭之得失"。文章既是古代葬俗的一个总结，又是对当时皇帝大起陵墓，劳民伤财的一个揭露。指出为了营建昌陵，发了民间的坟墓成万数，造成"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在上者这样行事，贤智的人不喜欢，老百姓为之叫苦，无非是为了取"悦愚夫淫侈之人"！可谓一针见血。这篇文字，从政治到风俗，千载之下，仍然赋有借鉴意义。遗憾的是，成帝一方面受到奏疏的感动，而一方面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反映西汉到这个时候下坡路是走定了，成帝结果也没有子嗣。

【原文】

臣闻《易》曰[1]："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圣贤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2]，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3]，祼将于京[4]"，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5]？"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悟刘敬之言[6]，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

之阻⑦。世之长短，以德为效⑧，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⑨，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纩絮斮陈漆其间⑩，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⑪：“使其中有可欲⑫，虽锢南山⑬，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慼焉⑭！”夫死者无终极⑮，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以上言国家有废兴，引出文帝薄葬之贤。）

【注释】

①《易》：为《周易·系辞下》。

②三统：天、地、人，王者必须通晓。一说二王之后，与己为三统；一说三代的三正即历法三种月建。

③肤：美。 敏：疾，敏捷。

④祼：读灌，一种灌鬯于地的祭祀。 将：行，行祭。 京：西周京城。按：“殷士”两句诗引自《诗经·大雅·文王》。

⑤萌：同“甿”，或作“氓”，无知之貌。这是对劳动人民的贬称。

⑥刘敬：汉初大臣，原叫娄敬，主张建都长安。

⑦阻：地势险阻、险要。

⑧效：应验。

⑨厕：水边，这里指灞水边。

⑩纩絮：制棉衣的绵絮。 斮（zhuó 浊）：削，这里当指撕匀。 陈漆：粘上漆。

⑪张释之：人名，文帝时为中郎将、廷尉等职，主张法治。景帝时任淮南相。

⑫有可欲：指厚葬中有人所欲取得的财物。

⑬锢：冶铸物件使之坚固，这里比喻南山的高深坚固。

⑭慼：忧。

⑮无终极：没有终了的时候。

【译文】

臣闻知《易》经上说："平安的时候不忘记有危险，存在的时候不忘记会有灭亡。"这才可以身安而国家得以保住了。所以圣贤的君主，广博地看到终始，穷尽事理的情势，从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须通晓"三统"，懂得天命是给予所有人，不是单独给哪一姓的。孔子论《诗经》时，当他读到"殷朝的士人美好而敏捷，如今在周朝的京城佐助举行祼祭"的诗句，慨叹着说："伟大呀天命！善事不可不传给子孙，这是因为富贵无常。如果不是这样，王公们用什么来警诫自己？对民萌用什么去劝勉？"大概这是悲伤微子事奉周朝，而痛惜殷的灭亡呀。虽然有尧、舜的圣明，也不能感化丹朱这样的儿子；虽有禹、汤的德政，却不能教训他们的最末的孙儿桀、纣。自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从前高皇帝灭了秦朝，打算建都于洛阳。后来感悟刘敬的话，自认功德不及周，而贤于秦。于是就迁都到关中，依照周的德政，就着秦地的险要形势。世代延续的长短，以德为应验，故而经常畏惧谨慎而不敢隐讳亡国的字眼。孔子所谓"富贵无常"，大致是说的这事。孝文皇帝住在霸陵，靠近灞水边，心里有点凄怆伤悲，回头对群臣说："可叹呀！若用北山的石制成棺椁，用纫絮撕匀粘上漆塞紧在其中，哪能动得了呢？"张释之上前说道："假使这陵墓里藏有人们想得到的财物，你就是利用南山封锢起来，还是有空隙可钻；假使这里面没有人们想要的财物，就是没有石椁，又何必担忧呢？"是呀，死人是没有终了的时候，而国家有废有兴，所以释之的这段话，是一个长久之计啊。孝文悟到了这道理，于是实行薄葬，不修造高大的山坟。

【原文】

《易》曰[1]："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2]，臧之中野[3]，不

封不树④，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⑤；禹葬会稽，不改其列⑥；殷汤无葬处⑦；文、武、周公葬于毕⑧；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⑨；樗里子葬于武库⑩，皆无丘垄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曰⑪：“某，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⑫！”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⑬，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⑭，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⑮。”夫嬴、博去吴千有馀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⑯！”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⑰，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槨⑱，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⑲，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以上杂引圣哲薄葬之事）

【注释】

①《易》：指《周易·系辞下》。

②这句是说堆柴薪厚盖着。 衣：穿衣，比喻覆盖。

③臧：通“藏”，葬。

④封：封土成坟。 树：在坟上植树。

⑤二妃：娥皇、女英。

⑥不改其列：不变动山林原状，指不兴建陵墓等建筑物。

⑦无葬处：指葬处没有确切记载。

⑧毕：地名，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⑨雍：地名，今陕西凤翔。

⑩樗（chū 初）里子：秦惠王异母弟。　武库在长安（今西安）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

⑪曰：下所引出自《礼记·檀弓上》。下文孔子流涕所说，亦见同篇。

⑫识：表识，今称标志。

⑬延陵季子：即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　适：到。

⑭嬴（yín 营）、博：二邑名，在齐国，泰山地区。

⑮无不之：无所不往。之，往，去到。

⑯于礼合：合于礼。按以上延陵季子事见《礼记·檀弓》下篇。

⑰弟弟：当作“悌弟”。悌（tì 替），顺于兄长，与上文孝、慈、忠，均为伦理道德。

⑱桓司马：桓魋（tuí 颓），春秋时宋人。

⑲《春秋》：指《吕氏春秋》。

【译文】

《易》传上说：“古代的丧葬，只是厚盖着柴薪，葬在野外，不封土起坟、不植树木；后世圣人，就换上了棺槨。”棺槨的兴起，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墓都小，葬具很少；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跟随他；禹葬在会稽，不改变山林的原状；殷汤葬地没有确切记载；周文王、武王、周公都葬在毕邑；秦穆公葬在雍的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在武库，都没有坟墓，这些圣帝明王、贤君智士，具有远见、独思长久之计呀！他们的贤臣孝子，也就承受他们的遗命而举行薄葬，诚心地尊奉安葬君、父，是最忠孝的人啊！周公，是武王之弟，葬兄很微薄；孔子葬母于防邑，说古代的墓不起高坟，他说道：“我是到处游荡的人，不可不作点标志啊！”就垒起四尺高的坟。遇上降雨而坟崩溃了，他

的弟子修了坟，告诉孔子。孔子流涕说："我听见过，古代不修墓。"大概是不同意修墓。延陵季子到齐国而回来，他的儿子死了，就葬在齐国的嬴、博两地之间，挖坑穴没有达到泉水之处，用当时穿的衣服入敛，封坟埋坑，高度仅能隐蔽尸体。他号哭着说："骨肉再次回到土地，这是命运，魂气便无处不往啊！"嬴、博距离吴国有千馀里，季子不为儿子归葬故土。孔子前往观看，说道："延陵季子是合于礼了！"所以，仲尼是孝子，而延陵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悌弟，他们安葬君、亲和骨肉都是微薄的。并不是单单为了节俭，而是这样真正对尸体方便罢了！宋国桓司马制造石槨，孔子说："这还不如很快腐朽的好！"秦相吕不韦集中智略之士编著《春秋》，里面也说了薄葬的道理。这都是明于事理的人呀。

【原文】

逮至吴王阖闾①，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②，皆大作丘垄，多其瘗臧③，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④，下锢三泉⑤，上崇山坟，其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槨为游馆⑥，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⑦，棺槨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⑧，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⑨！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⑩，羊入其凿⑪，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⑫，岂不哀哉！（以上言厚葬之非，归罪始皇。）

【注释】

①逮至：及至，待到。

②这句所举战国时期秦国“五王”，当为惠文、武、昭、孝文、庄襄王。孝文王未列，可能因在位时间短（一年）被略过去了。　严襄：即庄襄王。汉避明帝讯，改庄为严。

③瘞（yì 义）臧：埋藏。

④阿：曲，山阿，山凹，山谷。

⑤锢：义见前。　三泉：三重，犹言九泉之类，说明深。

⑥游馆：游观的宫馆。

⑦这句指木制的一些机巧如弓弩之类，防止外人进入，能自动发射。

⑧原：探明原由。用为动词。

⑨周章：陈胜起义军的将领。

⑩亡羊：丢了羊。

⑪凿：陵墓穿凿时留下的洞口。

⑫离：同“罹”，遭受。

【译文】

到了吴王阖闾，违背古礼、举行厚葬，十余年后，越国人就发掘了他的陵墓。及至秦国的惠文王、武王、昭王、庄襄王等五王，都大造墓冢，多埋葬具，而也都被发掘暴露，很可悲呀！秦始皇帝葬在骊山的山谷，往下封锢到三重泉之深，上面耸起的山坟，高有五十余丈，周围五里有余；石槨做成游观的宫馆，用人的膏脂做成灯烛，用水银作江海，黄金制凫雁。珍宝的收藏，机巧的变化，棺槨的华丽，宫馆的繁盛，不能完全探明它的原状；又多杀宫人，活埋工匠，数以万计。天下人都受这一工程劳役所苦而起来造反，骊山的工程未完，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已经到了它下面了！项羽焚烧了他的宫室楼宇，到那里的人都挖掘而取财物。这以后牧童丢了羊，羊进入穿口，牧童打起火把照明寻羊，失火烧了槨藏。从古到今，埋葬没有像秦始皇这么盛大的，可是在几年

之间，外被项羽的灾，内遭牧童的祸，岂不可哀吗！

【原文】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①]，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垄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②]：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③]，多筑台囿[④]，后嗣再绝[⑤]，《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注释】

①弥：甚，愈。下同。

②《斯干》：《诗经·小雅》的一篇。描写宫室内容。

③鲁严公：即鲁庄公。 汉避明帝讳，改庄为严。刻饰宗庙：指庄公时为桓公庙的梁柱雕饰纹彩。见《春秋》庄公二十三年。

④这句指鲁庄公三十一年三次筑台。

⑤这句指庄公之后，子般及闵公先后被杀。

【译文】

所以德愈厚的人葬愈薄，知识愈高深的人葬具愈少；无德而又少知识的人，他的丧葬就愈厚。坟冢愈高，宫庙很壮丽，发掘得就必然很快。由此看来，明和暗的效应，葬事的吉或凶，是明白可见了。周王朝道德衰败而奢侈起，宣王贤能而中兴，重新节制宫室，缩小寝庙。诗人就赞美他，《斯干》这首诗即是：诗的上章称道宫室符合制度，下章讲子孙的众多。到了鲁庄公，他雕饰宗庙，多筑台和苑囿，他的后嗣一再被杀，《春秋》就加以讥刺了。周宣王那样作而兴盛，鲁、秦的君主这般作而绝后，就是奢与俭的得失

结果了。

【原文】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1]，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2]，功费大万百馀[3]。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4]，以十万数，臣其惛焉[5]！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6]，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宏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7]，竞为奢侈，比方丘陇[8]，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9]，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 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柷[10]，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注释】

①埤(pí 皮)：下，低处。

②卒：猝，促。

③大万：巨万。当时称亿。

④物故：死。

⑤惛：同“悯”，忧伤。

⑥说：即悦。

⑦顾：回头。这里是“反而”之意。

⑧比方：犹言攀比。

⑨唯：当为唯望之意。

⑩栝：同“摹”，规划，规模。

【译文】

陛下即位，亲身实行节俭，开始营建原来的陵墓，它的形制简约而小，天下没有人不称赞您贤明。及至改建昌陵，就从低处增高，积土为山，发掘了民间坟墓，达到万数，并营建邑落住地，限期迫促，功夫的费用达到百余亿。死人在地下怨恨，活人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动阴阳，因而发生饥馑灾荒，人民死亡流离，以十万计，臣很悲悯哩！若是以为死人有知觉，发掘人家的墓葬，那害处多着呢；若是认为死人没有知觉，那末又何必用大的陵墓？以此去和贤智的人谋议他们便不高兴，以此显示给一般人民，他们便苦了；假如用这个去取悦愚夫淫侈之人，这又为了什么呢？陛下慈仁美德深厚，聪明旷达盖世，理应宏大汉家的恩德，发扬刘氏的美德，光辉照耀五帝三王；可是反而与暴秦乱君们，竞争奢侈，攀比墓冢的高大，去取悦愚夫的眼睛，隆盛一时的观赏，违背贤智者的心意，失去万世的安宁，臣私下里为陛下羞耻哩！唯望陛下上看圣明的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的丧葬制度，下观贤智的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等的深意。孝文皇帝不起坟而薄葬，以节俭安神灵，可以作为法则；秦昭王、始皇增高山陵而厚葬，用奢侈生出祸害，足以为戒。起初陵墓营建的规模，应从公卿大臣的议论，以便使众庶得以休息。

王贵民　译注

谏外家封事

刘　向

【作者】

刘向，见卷九《战国策》序。

【题解】

《谏外家封事》是刘向进谏成帝排除外戚专权的奏书。选自《汉书·楚元王传》。外戚和宦官交替擅权，造成政治混乱和腐败，几乎是两汉最高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一个特征。到成帝时期，他的母后王政君，其兄弟、内侄等恃宠攫取高官，兄王凤一人任大司马、大将军和领尚书事，其弟五人也都封侯，她的侄子王莽也就在这时发迹，封为新都侯。已经形成"政由王氏"的严重局面。而成帝优柔寡断，还在"精于诗书，观古文。"作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的刘向，早已痛心疾首，他这时编撰的一系列著作如《洪范五行传》、《列女传》和《新序》、《说苑》等，都是有所发而言；同时多次上书，主要针对当时这种形势，极言政治得失。这封奏书，系统陈述历史上权臣害国的深刻教训，一直说到汉初吕氏之乱，从而引出当代王氏的窃权贵盛和他们结党营私的手法。指出王氏发展则刘氏危险的常理，劝谏成帝必须及早下决心"销患于未然"。

这封奏书可以说是历史上权臣害国的一个总结，作者凭藉他对经典的熟习和史事的精通，把古代和当代的事件加以对照，非常贴切，加强了说理的效果。当然，其中主要从正统观念出发，只说两姓的矛盾，很少涉及这种

矛盾和斗争给予社会、人民的影响；有一段讲人事必有灾异显示征兆，总是摆脱不了天人感应那一套，则不足为训。

【原文】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①。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②，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③，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衎④，弑其君剽⑤；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⑥，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⑦。故《经》曰"王室乱⑧"，又曰"尹氏弑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⑨："臣之有作威作祸，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⑩："禄去公室，政逮大夫⑪，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⑫，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⑬，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⑭，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⑮，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以上历叙权臣害国，而以吕氏之乱引出王氏。）

【注释】

①御：凌驾，控制。

②六卿：晋国的韩、魏、赵、范、中行和智氏六大家族为卿者。

③光：齐庄公名。

④衎（kàn 嵌）：卫献公名。

⑤剽（piāo 飘）：卫君名。

⑥“季氏”二句：这两句是说季氏僭用天子的礼乐。　八佾（yì 义）：八列每列八人的乐队。《雍》：《雍》诗谱成的乐章。　彻：通“撤”。宴饮后彻席。

⑦“周大夫”四句：见本卷《条灾异封事》。

⑧《经》：指《春秋》。

⑨《书》：指《尚书·洪范》。

⑩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季氏》，这里文字有变动。

⑪逮：及，到。

⑫“秦昭王”二句：穰侯，魏冉；泾阳君、叶阳君，均魏冉之弟，三人都是昭王母后之弟。

⑬阎乐：赵高女婿，杀二世者。　望夷：秦宫名，阎乐杀二世于此。

⑭席：靠着，仗着。以人坐于席上为比喻有基础、背景、凭藉。

⑮绛侯：周勃。　朱虚侯：刘章。齐悼惠王第三子。

【译文】

臣听到过：人君没有不希望安宁，然而常常危险；没有不希望长存，然而常常灭亡，原因在于失掉控制臣下的方法。凡是大臣掌了权柄，执持国政的，没有不为害的。古时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经常掌管国事，世代执持朝廷权柄。最后田氏夺取了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庄公，孙林父、宁殖赶走了他的国君献公，杀了卫君剽；季氏在自家庭上演起天子的八佾舞，三家都用天子的《雍》乐伴奏撤席，同专国政，终于驱逐了昭公。周朝的大夫尹氏掌管朝事，王室被搅得一片混乱，王子朝、子猛等更相自

立为王，好几年才平定下来。所以《春秋经》记载说："王室乱"，又说："尹氏弑王子克"，都是说这事太过份了。《春秋》列举成败，纪录祸福，这一类的内容很多，都是阴盛而阳衰，下面失掉臣道的结果啊。孔子说："禄位权力离开了鲁君公室了，国政到大夫手里了，这是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穰侯，和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上面假借太后的威风，三人的权力比昭王还重，家里比整个秦国还富有，国家很危险。只因靠着领悟了范雎的话，方才使秦国再次保全下来。秦二世重用赵高，专权放肆，蒙蔽大臣，终于有阎乐在望夷宫杀王之祸，秦朝就这样灭亡了。这是近事不远，就是汉所取代秦朝的。汉朝创立，诸吕氏无道，专擅相位、尊为王侯，吕产、吕禄等，依着太后之宠，占据将相之位，兼有南、北军的兵众，拥有梁王、赵王的高位，骄傲自满、贪心无厌，还想危害刘氏。只因依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从而诛灭吕氏，然后刘氏再次安宁。

【原文】

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①，充盈幄内，鱼鳞左右②。大将军秉事用权③，五侯骄奢僭盛④，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⑤，依东宫之尊⑥，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⑦，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⑧，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⑨；内有管、蔡之萌⑩，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⑪。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

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父、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⑫，皆不及也！（以上极言王氏僭盛）

【注释】

①青紫：古时公卿服饰，指高官显爵。　貂蝉：汉代待从官员帽上的装饰，即貂尾和在黄金珰（垂饰）上附以蝉纹。后来用作达官贵人的代称。

②鱼鳞左右：在皇帝左右排列如同鱼鳞。

③大将军：指王凤。

④五侯：指王凤的五弟都封为侯。

⑤“行污”二句：是说实际行为污、私而假装出治道、公道。　寄、托同义，都是假托的意思。

⑥东宫：太后住地，指太后。

⑦公族：即皇族，与前句宗室同义。

⑧数称：多次说。　燕王、盖主：燕王旦及其姊公主嫁盖侯故称盖主。均武帝子女，昭帝时谋反。

⑨吕、霍：吕后、霍后，二家都因擅权被诛灭，王氏避这忌讳，故不称说。

⑩萌：萌发，比喻生异心。

⑪磐互：互相勾结。

⑫这句所列举的都是专权危国的重臣和外戚。皇父，周幽王卿士；武安，田蚡。上官，上官桀，与燕王旦同与霍光有隙，参与谋反。

【译文】

现在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毂的高车者有二十三人，穿着青紫袍服、冠饰貂蝉，充满内宫，集聚在皇帝左右。大将军掌事用权，五侯们骄奢僭越，共同作威作福，武断放肆；行为污秽却装着很治事，身怀私心而假托为公，依靠东宫的尊崇，假借甥舅的亲戚关系，造成威重的形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在他们的门下，执掌枢纽机要，结党营私；称赞他们的人便得升官，违背、怨恨他们的人就被杀害；一些游说的人帮他们说话，执政者为他

们进言。他们排斥宗室，孤立、削弱皇族，对其中有智能的人，更加诋毁而不进用，远远地断绝宗室的任职，不让他们得以给事和进朝看望，害怕智能的人同自己分权；多次称说燕王旦和盖主的谋反事，用这类事动摇主上的心，却避开吕后、霍后谋反的忌讳而闭口不说；他们内怀管、蔡的异心，表面却假托周公的言论；兄弟窃据重位，宗族交互磐结。从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越贵盛，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呀！即使周朝的皇父、秦国的穰侯、汉的武安侯以及吕、霍、上官之流，都赶不上王氏了！

【原文】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征象①：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②，仆柳起于上林③，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④，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⑤。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⑥，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以上言王氏大则刘氏危）

【注释】

①征象：即象征。

②冠石：一石在上，三石在下形状如冠，故名。

③仆柳：僵死的柳树。仆，僵仆于地。

④扶疏：枝叶茂盛，疏密有致。

⑤累卵：几个蛋重叠放置，容易倒下，比喻事势十分危险。

⑥祚（zuò 坐）：君主的地位。

【译文】

一种事物的兴起必然有非常的变异预先出现，为这种人事的象征：孝昭帝时，冠石自动的立起在泰山，僵死的柳树又复活在上林苑，而宣帝便即位。现在王氏在济南的祖坟，享堂里梓树作的木柱生出枝叶，扶疏直出屋外，根垂下地中。这种征兆，即使立石、起柳，也无过于它的明显啊。事势不会两大，王氏与刘氏也是不能并立，好像下面有泰山般的安稳，上面便有累卵的危险。陛下作为人的子孙，理应守住宗庙，而若使国祚转移到外亲，自己下降为卑贱的皂隶，纵然不为自身着想，又奈宗庙何？妇人应以夫家为内，以父母家为外，这样一来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呀。

【原文】

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①，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②，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③！《易》曰④："君不密则失臣⑤，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⑥。"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⑦，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⑧，天下幸甚！（以上请黜远王氏）

【注释】

①起福：造福。

②这句指可多与财富安定，不给重权。

③蚤：即早字之古写。

④《易》：为《周易·系辞上》。

⑤密：秘密，保密。下同。亦可解为审慎。

⑥几：几微，亦有机密之意。

⑦折中：取其中正之道，犹今言遵守原则。

⑧久承：长期承奉皇太后。 全句意谓如果外家权重害国，则皇帝也不能长期承奉太后。

【译文】

孝宣皇帝不给与舅氏平昌侯和乐昌侯的大权，所以就保全安定了。凡明智的人造福于无形之中，消除祸患在未形成的时候。应当发出明确诏令，说出德音，引进宗室之人，亲近而采纳他们的诚信。疏远外戚，不要给他们以国政，都罢官让他们回家，以此来效法先帝的作法。用财富重重地安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才真正是东宫太后应有的本意，是外家的幸福啊。王氏永远存在，保持爵禄；刘氏长期安全，不会丧失社稷。这就是褒奖、和睦外姓和内姓各家，使子子孙孙永久保持社稷的计策了。如果不行这个计策，齐国的田氏便再出现在今天，晋国的六卿必然又兴起在汉朝，成为后嗣的祸患，这是极为明明白白的事情，不可不深刻谋画，不可不早作考虑哩！《易》传说："君主不审慎保密便失掉臣的信任，臣本身不审慎保密便会丧身，机要的事不保密便办不成。"愿陛下深加留意，审慎固守机密，观看往事的教训，择取中正之道以取信于臣民，处在万全的实地，以保持宗庙，以长期承奉皇太后，天下就很有幸了！

王贵民　译注

上政治得失疏

匡　衡

【作者】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西汉经学家。能文学，善说《诗》，时引经义论政治得失。元帝时，任丞相，封乐安侯。成帝时，因事被司隶校尉王尊所劾，后免官。

【题解】

这是匡衡进给元帝议论政治得失的奏疏。元帝即位不久，匡衡得人推荐，被任为给事中。当时，有地震、日食等灾异，元帝疑虑，就向匡衡咨询，匡衡就上了这封奏书。书中提出为什么采取各种措施乃至大赦，也不能禁止奸邪不法？他认为是整个社会贪财贱义，奢侈淫乱，道德败坏。而关键和根本却在于最高统治集团和各级官吏好利专横，不讲礼义仁惠。提出“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连首都长安的奢侈风气和远方没有两样，显然是天子的教化不能实行。可谓切中时弊。文章引证历史、经典，反复说明要从根本上“旷然大变其俗”，提出一系列的改正办法。元帝大为欣赏，但西汉此时已是狂澜既倒，无力挽救。不过这个奏疏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堪为历代所借鉴。文辞也充分发挥了经学家的长处，精选历史事例，用成套的排偶而工整的文句，连贯流畅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见解。

【原文】

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①，比年大赦②，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③。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④，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⑤。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尚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⑥；纲纪失序，疏者逾内⑦，亲戚之恩薄⑧，婚姻之党隆；苟合傲幸，以身没利⑨。不改其原⑩，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以上言屡赦而奸不止，因陈俗之贪薄。）

【注释】

①抵：旧注亦为触，当有抵抗之意。

②比年：连年。旧注比为频。

③务：犹方法。

④“陈之”二句：这两句为《孝经》文。 陈：施。

⑤绥：亦“安”，安抚。

⑥辟：同“僻”，邪。

⑦疏：指外亲。 内：指同家、族。

⑧亲戚：犹今亲属。

⑨没：《汉书》作“设”，曾氏改为“没”，义为长。这句是说身子被利所吞没。

⑩原：本。

【译文】

臣闻知，五帝的礼制各不相同，三王的教化各有差别，这是因为民俗的追求不同，所遇的时代各异。陛下亲身履行圣德，开

创太平的道路，同情愚昧的吏民犯法触禁，连年大赦。使百姓能改过自新，天下很幸运！可是臣私下发现大赦之后，奸邪还是不因此而停止，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不断的有人入狱，这恐怕是引导未得法吧。大抵爱护人民的人，要施给他以德义，分别好、坏的事给他们看，观察他们的过失然后制定合适的法规，这就使得行动时和谐，安抚时他们也就安定。现在天下的风俗是贪财贱义，爱好声色，崇尚奢侈，廉耻的品节淡薄，淫邪的心思放纵；纲纪失了秩序，疏远的外姓之亲超过了家族内部，亲属之恩微薄，婚姻关系结成的党却很兴盛；苟且投合以图徼幸，身子为利所吞没。如果不改变这种根本状况，即使年年大赦，刑法也难以错置而不用的了。

【原文】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①。孔子曰②："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③！"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④。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⑤；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⑥，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⑦，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⑧，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窃考《国风》之诗⑨：《周南》、《召南》⑩，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⑪。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⑫；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⑬；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⑭；晋侯好俭，而民畜聚⑮；

太王躬仁，邠国贵恕[16]。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以上言下之俗本于上之化）

【注释】

①一：一概，都。

②孔子曰：下引文出自《论语·里仁》。

③何有：有什么？这里意思是有什么难？即容易作到。

④桢干：梁柱，主干，桢，古代筑墙所立的木柱。

⑤兴行：看重品行。

⑥变色之言：相争的恶言。

⑦克胜：争胜，好胜。克，能，达到。下文克暴，用法同此。

⑧忮（zhi 至）：嫉妒。

⑨《国风》：《诗经》中的一部分，民歌的体裁。

⑩《周南》、《召南》：两种《国风》，为西周的故地民歌，都是教化的诗篇。

⑪廉：轻，看轻。

⑫"郑伯"二句：郑庄公好勇，其弟太叔徒手搏虎，国人赞美。见《诗经·郑风·大叔于田》篇及解释。

⑬"秦穆"二句：秦穆公与群臣宴饮同乐，说大家要同生死，奄息、仲行、铖三人听了，表示要实行。后穆公死，三人都殉葬。相传《诗经·秦风·黄鸟》篇即歌咏此事。

⑭"陈夫人"二句：武王女大姬嫁与陈国胡公，无子而好祀鬼神，有巫风。陈国人受到影响而好用巫舞行祭。相传《诗经·陈风·宛丘》篇即反映其事。

⑮"晋侯"二句：晋昭公爱财而吝啬，人民也就好积财。相传《诗经·唐风·山有枢》篇即讽刺这种风气。

⑯"太王"二句：太王为文王祖父，称古公亶父，好仁义。居于邠（豳）地，戎狄来攻，不战而迁往岐山，言战争杀人，不忍进行。邠地的人民受感动，都跟随太王一起迁移。见《诗经·大雅·绵》篇，及《孟子·梁惠王》篇。

【译文】

臣愚昧地以为应该大刀阔斧地大变风俗。孔子说："能够以礼让治国，有什么难呢？"朝廷是天下的梁柱。公卿大夫们，能够顺礼恭让，人民便不相争；好仁而乐于施恩，下面便不会横暴；崇尚义气、节操，人民便重视品行；宽厚柔和贤惠，人们便会相爱。这四项，是圣明的君主能够不用严厉方式而完成教化的美德啊。为什么呢？因为上行下效，朝廷里有争论的恶言，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自行专断的人士，下面便有不谦让的人；上面有好胜的辅佐，下面就有伤害别人的心思；上面有好利之臣，下面便有盗窃的民众。这就是根本呀。现在庸俗的官吏执行政治，都不以礼让为本，而崇尚横暴，或者嫉害他人，喜欢把人陷在罪刑里面，贪财而羡慕权势。所以犯法的人多，奸邪不能停息，虽然用严刑峻法，还是不能改变。这并不是人的天性如此，而是有政治的原因。臣私自考究《国风》的诗篇：《周南》、《召南》的诗，此地之人受到圣贤的教化深刻，所以就笃厚品行而轻视声色。郑庄公好勇，国人就赞美徒手搏虎的太叔；秦穆公重视诚信，士人就情愿跟他同死；陈夫人好巫术，民间就好祭鬼神；晋侯好节俭，民间就积蓄财产；周太王亲行仁德，邠国老百姓就重视宽恕。由此看来，治天下的人，要审慎所崇尚的是什么罢了。

【原文】

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②："商邑翼翼③，四方之极④；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⑤。"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

也[6]。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以上言教化自近者始，宜先正长安帝都。）

【注释】

①家至：家家都去到。 人说：向人人都说到。

②《诗》：指《诗经·商颂·殷武》。

③商邑：商朝的京都。 翼翼：整整齐齐而修饬的样子。

④极：中，中心。

⑤后生：指子孙。

⑥鬼方：商周时西北方一少数民族，或考为匈奴的前身。

【译文】

现在的诈伪、刻薄、嫉害、不谦的风气到了极点了。臣听说教化的实行，并非要到每家说给每人听；只要是贤人在位，能人在职，朝廷崇尚礼义，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流行，由内到外，从近处开始，然后人民便知道所效法的，转到为善上来、日益进步，而不知不觉了。这样就会百姓安定，阴阳调和，神灵有反应，而祥瑞出现。《诗》经说："商都整齐修饬，是四方的中心；王者有寿而且安宁，以此永远保护我的子孙。"这是成汤所以能建立最好的政治，保护子孙，教化不同的习俗，而怀柔远远的鬼方了。今天长安，是天子之都，亲得圣王的教化，可是这里的习俗，和远方没有什么不同；郡国来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可为法则的，或者看到奢侈之风而加以仿效着。这就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枢纽之处，应当首先端正的呀！

【原文】

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1]，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2]，阳蔽则明者晻[3]，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4]，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5]，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宫卫，罢珠厓[6]，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7]，绝殷、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厓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8]，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9]，易民视[10]，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宏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11]，然后大化可成[12]，礼让可兴也！（以上因天灾征应，遂言宜崇廉、让、忠、直。）

【注释】

①精祲（jìn 近）：精气。祲，本为阴阳相交渐成灾祥之气。　荡：激荡。

②这句意指地震的原因。

③晻（ǎn 俺）：昏暗。　这句意指日食的原因。

④共：同“供”，供给。

⑤祗（zhī 之）：恭敬。

⑥罢珠厓：停止对珠厓的战事。见前《罢珠厓对》。

⑦度：过，超过。

⑧郑、卫：即郑、卫之音，古代以为郑、卫的音乐淫乱。

⑨匡：正，纠正。

⑩易:变,改换。 视:观看,这里当作看法、观念解。

⑪淑问:善名,好名声。

⑫大化:伟大教化。

【译文】

臣闻知:天人之间,精气会互相激荡,善与恶互相推移。事情兴作在下面,有象征发生在上面,阴阳之理,各有感应;阴气变化便使静的也动起来,阳气受蔽塞便会使明的变暗,水旱的灾害,随着这类事情而到来。现在关东连年饥馑,百姓贫困,有的乃至互相吃人,这都是源于赋税多,人民供给钱财的数量大,而官吏安抚人民的作法不合适的结果。陛下敬畏天意的警戒,哀怜善良人民,大量节损用费,减少甘泉、建章宫的卫兵,停止对珠厓的战事,停息武事而实行文教,打算要超过唐、虞时代的隆盛,除去殷、周衰世的坏政。大家见到停止珠厓战事的诏书时,没有不欢欣的,人们以为将要看到太平了。应当进一步缩小宫室的规模,省去华丽的装饰,考究制度,修好外内的政治,亲近忠臣,疏远奸佞的人,去掉郑、卫的音乐,进上《雅》、《颂》的诗歌,选拔有奇材的人士,开直言之路,任用温良的人,退去刻薄的官吏,尊显廉洁的士人,昭示没有贪欲的途径,观览六经中的思想,考察古代的所务,明白自然之道,推广和睦的教化,以崇尚最高的仁德,匡正错误的习俗,改变民众的观念。从而使海内都明白,都见到本朝所尊重的东西,使道德光大于京师,美好名声弘扬出域外,然后伟大教化可以成功,礼让可以兴起来啊!

王贵民　译注

论治性正家疏

匡　衡

【作者】

匡衡，见本卷《上政治得失疏》。

【题解】

匡衡的这封奏疏，是针对元帝改变宣帝的政治和偏宠傅昭仪胜过皇后而发的。内容分为两项：治性和正家。治性，就是正心，纠正过和不及的倾向，使之合乎正道。这里主要是讲继承先王的德政，安定臣民的思想，以礼义为准绳，禁止奸邪巧伪之徒的上进门路。正家，就是修治室家之道，端正人伦道德，明确尊卑、嫡庶的地位，实际是劝元帝不要偏爱妃妾及其王子而胜过皇后、太子，虽然没有明言，也已经十分清楚。整个奏疏，是继承先秦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伦理学说系列。

【原文】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①，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②。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③，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④，鬼神佑焉。其《诗》曰⑤："念我皇祖，陟降庭止⑥。"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

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⑦，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⑧。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⑨，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⑩："无念尔祖⑪，聿修厥德⑫。"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以上言遵守旧章，不宜纷更。）

【注释】

①继体：继承正统。

②褒大：褒扬光大。

③二后：二君，即文王、武王。

④歆（xin 心）享：鬼神享受祭祀。歆，飨，亦通"享"，指鬼神先祖享受祭品。

⑤其《诗》：指《诗经·周颂·闵予小子》。

⑥陟降庭止：鬼神上下来到朝廷。 陟降：升降，即上下。

⑦丕：大。

⑧复复：一再回复。

⑨释：舍弃。 乐成之业：已成之业为人所享乐。

⑩《大雅》：《诗经·大雅·文王》篇。

⑪无：虚词无义。

⑫聿：发语词无义，一说为述。 厥：其。

【译文】

臣闻知，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所用的心意。大凡受命之王，任务就在创业垂统而传到无穷尽的时候；继体之君，心意要存于继承并宣扬先王的德政，发扬光大他的功业。古时周成王继位，只想着陈述文王、武王之道来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光辉

的东西，都归之于二王，而不敢专有这种名义。所以上天享受他的祭祀，鬼神保佑他。其《诗》说："思念我伟大的祖先，鬼神都上下来到朝廷。"这是说成王经常思念祖考的功业，而鬼神就辅助他的政治。陛下圣德如天覆盖一般，把海内人民当作儿子般的爱护，然而阴阳没有调和，奸佞没有禁止，恐怕是由于议政的人没有大大发扬先帝的盛功，争着说这种制度不可运用，务要改变它，而改变的或不可实行，再又回复过去的原因吧。这样就使群下递相是是非非，吏民没有可信的东西。臣私自怨恨国家舍弃掉乐成的事业，而白白地作出这般纷扰的事！希望陛下详细观察传统的事业，留神在遵守制度、发扬功德上面，从而安定群下的心。《大雅》有诗说："思念你的祖先吧，修好他们的功德。"孔子把这话编在《孝经》的第一章上，大概因为这是最高德政的根本吧。

【原文】

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①。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②。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③；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④；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⑤，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以上言治性当戒其所不足）

【注释】

①"能尽其性"四句：四句为《礼记·中庸》篇文。尽性：尽心尽意之义。赞：明。

②强（qiǎng 抢）：勉强，强迫。

③戒：去掉，避免。 大察：太察，过于苛察计较。

④雍：读为壅。

⑤湛：读为沉。

【译文】

传记说："分辨好和坏，理顺情性，而王道就完成了。"能尽自己的性，然后便能尽他人和生物的性。能尽人、物的性，便可以明白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治性的方法，必须分辨自己的长处，而勉力补充不足的。大概是：聪明通达的人，要戒掉过分苛察；寡闻少见的人，要戒掉闭塞不通；勇猛刚强的人，要戒掉过于粗暴；仁爱温良的人，要戒掉优柔寡断；沉静安乐而宽舒的人，要戒掉落后于时势；心广志大的人，要戒掉容易遗忘等弱点。必须了解自己应该警戒的缺点，而以义为标准加以整齐，然后"中和"的感化便应验，而那班巧伪之徒就不敢勾结而妄想仕进了。唯愿陛下戒去某些不足以便更加提高圣德。

【原文】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①，《礼》本《冠》、《婚》②。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③。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④，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適长之位⑤。礼之于内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⑥，礼之用醴⑦，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⑧，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⑨。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

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10]："于以四方[11]，克定厥家。"传曰[12]："正家而天下定矣。"（以上言正家当别適庶）

【注释】

①这句指《诗经》把赞美妃德的《关雎》篇放在《国风》部分的开头。

②"《礼》本"句：《礼记·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婚义》说："婚者，礼之本也。"冠，行冠礼，二十岁成人即举行，即是开始行礼之意。

③兆：开端。

④梱：同"阃"，门橛，门中间立木。　阃内：即门内。

⑤適：即嫡。正妻及正妻所生之子均为嫡。

⑥阼（zuò 坐）：古代称东边的台阶，主人之位。

⑦醴：甘酒，比一般酒贵重。

⑧中心：即内心。

⑨这句是说亲近的事物，其大小尊卑都有次序。

⑩《诗》：指《诗经·周颂·桓》。

⑪于以四方：往治四方。

⑫传曰：下引文出自《周易·家人》彖辞。

【译文】

臣又听说：室家之道修好了，便得知天下之理。所以《诗》经把这一点放在《国风》的开头。《礼记》以《冠》、《婚》为根本。把它放在《国风》的开头，是为探究情性而明确人伦；以《冠》、《婚》为根本，是为了端正最初的基础而防患于未然。福气的兴起没有不以室家为本，治道的衰败没有不是从家庭内部开始，所以圣王必然要审慎妃后的关系，分别嫡长的地位。礼对于内部，是卑不越过尊的，新不能先于故旧，是为了统制人情而理顺阴气。它尊重嫡长而轻视庶子，就要让嫡子在阼阶上举行冠礼。行礼时要用醴

酒，其他的儿子不能同此等列，这是为了尊重正体而分别嫌疑。并不是空有礼的形式而已，乃是内心要作出差异，所以礼是探究人情而使之表现到外面来。圣人动、静、游乐、宴饮时，所亲近的事物都要分出次序。次序得当就使海内自然地修整好，百姓跟着受感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卑贱了，那就使佞巧的奸人趁时而动，来扰乱国家。所以圣王谨慎预防事情的开端，禁止坏事在没有形成的当儿，不因私恩危害公义。陛下圣德纯粹而完备，没有什么事不修治得很正确，就能使天下无为而治。《诗》经说："往治四方，要先能安定他的室家。"《易》传上说："正了家，天下就安定了。"

王贵民　译注

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

匡　衡

【作者】

匡衡，见本卷《上政治得失疏》。

【题解】

这是匡衡上给成帝的奏疏。当时成帝刚刚即位，奏疏的内容可分三项：戒妃匹，劝皇帝重视与妃匹的关系，而后妃要十分端正品行仪容；劝经学，劝皇帝学习六经，认为这是通天人之理，治好天下的永恒之道；威仪之则，劝皇帝注重行动的礼节威仪，以治理百官和人民。这三项内容的主旨和

前篇《论治性正家疏》，基本上相类，还是先秦儒家的人伦学说。它所针对的，尽管换了皇帝，仍然是元帝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

【原文】

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①]，诚隆于慎终追远[②]，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③]。《诗》云"茕茕在疚[④]"，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以上总起）

【注释】

①虞：同"娱"，娱乐。　弋：古代指射鸟。

②慎终：慎孝道之终，即坚持孝道到底。　追远：追溯先人言行直到永远，即永远思念先人。慎终追远，《论语·学而》篇载曾子的话。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的解释有所不同。

③"窃愿"二句：句中"圣性"指天性自然；"圣心"指再加注意、用心，指人为的努力。

④《诗》：指《诗经·周颂·闵予小子》。　茕茕（qióng 穷）：忧愁，或孤单之状。　疚：病。

【译文】

陛下秉着最高的孝道，哀伤思慕先人，心里永远不绝，没有进行游猎宴乐，确实对慎终追远极为重视，没有穷尽的了。我私下唯愿陛下虽以天赋的圣性做到了这点，还要加上圣心去努力啊。《诗》经说："茕茕然处在病中似的"，这是说成王丧毕，还思慕先人，心头不能平静下来，是他要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尊崇伟大教化的根本呀。

【原文】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①，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②，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③，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④："窈窕淑女⑤，君子好仇⑥。"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⑦，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⑧。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⑨。（以上戒妃匹）

【注释】

①品物：各类生物。 遂：成，成长。

②太上：居上位。

③侔：等，同，符合。

④《诗》：指《诗经·周南·关雎》。

⑤窈窕：幽闲之态。

⑥仇：匹，匹偶。

⑦介：系。

⑧宗庙主：主持宗庙的祭祀。古代正妻可同丈夫一起主持祭祀。

⑨技能：指技巧之徒。古代轻视技巧。

【译文】

臣又听过老师说："妃匹之间，是生民的开端，万福的本原。"婚姻之礼端正了，然后各类生物顺遂成长，而天命能够保全。孔子论次《诗》经，以《关雎》篇放在开头，是说居上位者是人民的父母；后妃夫人的行为，不符合天地之心，那便不能承奉神灵的体

统而理顺万物得宜的。所以《诗》经说："幽闲的美女，才是君子的匹偶。"是说她能够努力于贞忠善良，操行没有二心，感情欲念不系于心而表现到仪容上来，宴乐私意不暴露在行动上，这样，就可以和至尊的君主相配而主持宗庙的祭祀了。这是纲纪之首，王者教化之端呀！自上古以来，三代的盛衰，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希望陛下详细观察得失、盛衰的效验，从而定下大的基业，采用有德之人，戒掉声色之好，接近庄严恭敬的人，疏远玩弄技能之徒。

【原文】

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①。臣衡材驽②，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③，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本性者也④。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⑤。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劝经学）

【注释】

①乐（yào 耀）：这里是爱好的意思。　无厌：没有满足。

②驽：驽马，比喻材力低下。

③著：显著，显明。　归：归向，主旨。

④悖：违反。

⑤永永：即永远。　不易：不变。

【译文】

我私下看见您圣德纯粹而盛大，专力精心于《诗》、《书》，喜爱没有厌足，臣匡衡材能低下，没什么能辅助善义，宣扬陛下的德音。臣闻知六经是圣人用以贯通天地之心，显明善与恶的主

旨，明白吉凶的分定，通晓人之正道，使得不违背他们的本性。所以分辨了六经的主旨，天人的理便可以和谐，草木昆虫便能够养育生长，这是永远不变之道呀。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行的纲要，应该考究它的深意。

【原文】

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①，临朝飨臣②，物有节文③，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④，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⑤，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⑥，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⑦："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⑧。"《大雅》云⑨："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⑩，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⑪。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⑫，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以上威仪之则）

【注释】

①亲：亲人，指先人。

②临朝：坐朝，治朝。临，来到，引申为治理。下文几处"临"字，分别用此两义。 飨：宴飨，一作"享"。飨臣和下文飨下，同意。

③物：事。 节文：仪节。

④钦翼祗栗：都是敬谨之义。

⑤严：同"俨"，俨然，即真那么样。 恪：谨慎而恭敬。

⑥举错：即举措，作一件事。

⑦孔子曰：下引文见《孝经》。

⑧则：法，效法。　象：相像，相似。

⑨《大雅》：指《诗经·大雅·抑》。

⑩昭：明。　穆穆：天子和美之容。　视：同“示”，显示。

⑪飨醴：用醴酒宴飨，是高级宴席。

⑫路寝：大寝，皇帝的正朝。

【译文】

臣又听说：圣王自己的动静周旋，都是奉承上天和先人之意，治朝宴飨臣下，事情要有仪节，以便彰明人伦。大凡恭敬谨慎，是事奉天的容貌；温恭谦逊，是承奉亲人的礼节；端正身体、俨然恭谨，是治理众人的仪表；嘉赏恩惠而和悦，是飨宴臣下的颜色。举措动作，事事都遵守它的仪节，所以凡有表现的都是仁义，凡有行动的都可为法则。孔子说：“德义可以尊敬，容貌举止可以观看，进退动作可为法度，用这些来治理人民，人民便因此敬畏而又喜爱，效法而至于相像。”《大雅》说道：“恭敬谨慎的威仪，乃是人民的榜样。”诸侯正月朝见天子，天子只有以道德的光明及和美的仪容显示出来，又用礼乐让他们观看，飨醴款待之后就回去。所以万国没有不得到福气，承蒙感化而形成风俗的。现今正月初幸临路寝，受朝贺，设置酒宴以飨万方诸侯。书传上说“君子谨慎事情的开端”，惟愿陛下留神于动静的仪节，使群下都能看到盛德的美好光辉，从而建立基础桢干，天下就很幸运了。

王贵民　译注

治 河 议

贾 让

【作者】

贾让，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成、哀时人，哀帝时为待诏。以上《治河议》著名。

【题解】

成帝末年，水利失修，时黄河在魏郡以东多溃决，朝廷寻求疏治黄河的意见。贾让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呈上这个奏议。他提出治河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主张不与水争地，从黎阳（今河南浚县）改道北行，导之入海，迁徙河北部分地区当其冲的人民；中策是多凿漕渠分泄水势，从湛口至漳水，筑石堤，设水门，门下修渠，旱则开东方下水门灌溉冀州，大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洪；下策只是筑堤防洪，加高培厚，劳费无已。这是一篇古代言治河事的著名论文。本篇选自《汉书·沟洫志》。

【原文】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①，必遗川泽之分②，度水势所不及③。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④，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⑤？然其死可立而待

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6]；善为民者，宣之使言。

【注释】

①疆理：画分疆界。

②遗：留。　分：应有的位置。全句是说必须留下川泽的应有位置，不可随便填塞。

③度：计，衡量。　及：到。

④污：水停留下来。

⑤遽：急速，很快。

⑥道：同“导”，引导。

【译文】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代建立国家、安置居民，画分土地疆界，必须留下川泽的应有位置，计算水势冲不到的地方，安顿居住区。大川不要堤防，让小股的水流进去；用斜坡障隔低处，作为停水的沼泽，使得秋水多时，让它有个停息的地方；从左右两岸来的流水，宽缓而不受到逼迫。凡是有土地则有川，好比凡人都有口似的，治土地而把川水堵住，犹如防止儿童啼哭而塞住他的口，哪能不很快止住？然而他的死也便立刻等得着了！所以说：善治川的人，要决开它、疏导好；善治理人民的人，要宣泄他们、让他们说话。

【原文】

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1]，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2]。赵、魏濒山[3]，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

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④。

【注释】

①雍：即壅，塞，蔽。

②竟：通“境”，界。

③瀕山：以山为边界。 瀕，边。这里为动词。

④湛：沉。

【译文】

大抵堤防的建造，最近，兴起在战国时期，用堤防壅塞所有的川水，都是各国为了自己利益着想。齐国和赵、魏，以黄河为境，赵、魏两国又以山为边界。齐地低下，便离河二十五里之处筑堤。河水流到东边的齐国堤防，就往西泛滥赵、魏；赵、魏也筑堤，也离河二十五里之地进行。这样作虽不是正当办法，可是水还有回旋的地方，到时来了又退走，就填下肥美的淤泥，人民可以作田耕种。或者长期没有水害，便逐渐建筑房屋，于是形成聚落；若有时大水来了、淹没了，就再造堤防来自救。逐渐离开他们的城郭，排去水泽而居住下来，这样被水淹没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原文】

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①。民居金堤东，为庐舍，住十余岁②。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③，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④，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⑤，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⑥，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

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⑦，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⑧，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⑨，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⑩，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⑪，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阨如此⑫，不得安息。

【注释】

①属：连。

②住：当为往，以往。

③直南：直往南。

④内黄：河南今县，在黎阳（浚县东）东北。

⑤赋：分给。

⑥东郡：郡名，郡治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白马：县名，又古津渡名，均在今河南滑县。白马泽在滑县东北，与黄河北岸黎阳津相对。

⑦河内：这里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⑧平刚：东郡地名。

⑨观：旧注为县名。当在黎阳境内。

⑩津北：当指白马津之北。

⑪魏郡：郡名，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辖郡大约为今河北与河南接壤地区及山东馆陶等县地区。昭阳：魏郡之内，不详。

⑫迫阨：犹逼迫。

【译文】

现在堤防狭窄的，离河水数百步，远的离河水几里。靠近黎阳南的旧大金堤，从黄河西岸的西北方走，到西山南端就折向东，和东山相连。老百姓住在金堤的东边，建住屋；以往十多年又造起堤防，从东山南端直往南和旧大堤相接。又，内黄境内，有方几十里的大泽，有堤围绕着。以往十几年，太守把它分给老百姓，现在都在里面建造住屋，这是我所亲见的。东郡白马津的旧大

堤，也有几重，人民都住在这里面。从黎阳以北所有魏郡境界，旧大堤离黄河远的几十里，内面也是几重堤防。这些都是从前所排斥不干的事。黄河从河内以北到黎阳，都筑了石堤，逼使河水往东。达到东郡平刚，又筑了石堤，迫使河水折往西北。到了黎阳观下，又筑起石堤，又迫使河水流往东北。到了东郡津的北边，又筑起石堤，再迫使它流往西北，到了魏郡昭阳，逼使河水流往东北。这个百余里的地段，河水两次向西，三次向东，逼迫到这般地步，不得安息一下。

【原文】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①，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②。难者将曰③："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憾。"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④，辟伊阙⑤，析底柱⑥，破碣石⑦，堕断天地之性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亡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⑨，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⑩；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亡患，故谓之上策。（以上言上策）

【注释】

①薄：迫近。

②期月：满一月。

③难：责难。

④龙门：这里是指今山西河津县西北的黄河上的龙门，又称禹门口。

⑤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以有龙门山（西山）和香山（东西）隔伊水

夹峙如门，故名。

⑥底柱：山名，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山在河中，又名三门山。

⑦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北。古人以为黄河入海之处。一说是在河北乐亭西南。

⑧堕：毁。

⑨业：家业，这里为动词，建立家业。

⑩奸：干，犯。

【译文】

现在实行上策，就迁徙冀州当水冲击的部分地区人民；开通黎阳的遮害亭，让黄河往北流入海。黄河西岸迫近大山、东岸迫近金堤，势必不能向远处泛滥，一个月后自能定下来。责难的人将说："像这样作，就破坏了城郭田地房屋和坟墓上万数了，百姓会怨恨。"古时大禹治水，凡是阻挡去路的山陵都要毁掉，所以他凿龙门，辟开伊阙，分开底柱，破了碣石，毁坏截断天地的自然脉络。这乃是人功建造的事，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现在靠近黄河有十个郡，修堤的费用每年要万万钱，当它溃决的时候，那更是破坏财物无数。如果拿出几年的治河费用，来为所迁徙的人民安置家业，遵照古代的办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而不互相干扰；而且大汉正控制着万里河山，哪里用得着去和水争这咫尺的土地面积呢？这个功业一旦建立了，河水和人民都安定了，一千年也没有水患，所以叫作上策。

【原文】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1]，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

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2]。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3]，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余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4]。初元中[5]，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馀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6]，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仰此门[7]。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馀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8]。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

【注释】

①水怒：急流。

②所：许，言大约之数。下同。

③二所：衍文，《汉书》校点本删去。

④张：开。

⑤初元：元帝第一个年号，公元前48～前44年。

⑥卜：占卜，这里为推论，用别的同类情况来推论这一件事。

⑦仰：仰给，依靠。

⑧股引：分别引来。股，支别，分支。

【译文】

至于像那种在冀州地面多开漕渠，使人民可以灌溉农田，分杀河水的急流，虽然不是圣人的办法，但也是救败之术了。责难

的人又将要说："河水比平地高出，每年增高堤防，还会冲决泛滥，不可以开渠。"臣私自查看：遮害亭往西十八里到淇水口，有一丈高的金堤。从这里以东，地势逐渐降低，堤防渐渐筑高，到遮害亭，就高四五丈，以往五六年间，河水很盛，又增高一丈七尺，河水冲坏了黎阳的南郭门，进到堤下，河水还没有超过二尺左右的样子。从堤上向北望去，河高出人民房屋，百姓都上山避水患。河水停留了十三日，堤防崩溃了，官吏和人民又把它塞住。臣沿着堤上行走，观察水势。往南七十馀里到淇口，河水正好到堤的半腰，计算比地面高五尺左右。现在可以从淇口以东建造石堤，多开一些水门（闸）。初元年中，遮害亭下河水离堤足几十步远。至今四十馀年，正好水到堤足。这样说来，这里的地面够坚实的。若恐怕议论的人怀疑黄河大川难以控制，就拿荥阳的漕渠足以推论它，那里的水门还只用木、土作成而已。现在根据坚实的地面建造石堤，势必十分安全。冀州的渠头，全部依靠这里的水门。造渠并非穿凿地面，只须在东方建造一条堤防，往北走三百馀里，把河水引进漳水中；它的西面因是山脚高地，各条漕渠都分别引取河水：天旱就开东方的低水门，灌溉冀州；大水时就开西方高水门，分杀黄河里的流水。

【原文】

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①；水行地上，凑润上彻②，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③，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④，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⑤，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⑥，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

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以上言中策）

【注释】

①作业：从事农业。

②湊润：水气散发。

③这句指被水淹死。

④隰：《汉书》作“湿”。

⑤秔（jing 京）：不粘的稻，一作稉或粳。

⑥伐买薪石：即伐薪买石。

【译文】

开渠有三利，不开有三害。人民经常为救水灾弄得疲劳困乏，一半人不能从事农业；水在地面流淌，水气薰蒸，老百姓便害湿气病；树木被淹枯，土地碱卤不生谷物；河流冲决，破坏堤防，人们被鱼鳖所食。这是三种害处。若有漕渠灌溉，就使盐卤降到地下，填上淤泥增加肥沃；因而种上禾麦，换种秔稻，高田收成五倍，低田收成达到十倍；漕运行船也方便。这是三种利益。现在沿河的官吏兵卒，一郡就达几千人，砍柴买石的费用，每年要几千万，这个数字足以开渠造水门。而且，开渠造水门，人民利用作灌溉农田，便都来造渠，虽劳苦而不觉得疲乏，民田又正好得到治理，河堤也造成了。这才真能富国安民，兴利除害，可以支持几百年。所以叫作中策。

【原文】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①]，劳费亡已，数逢其害[②]。此最下策也。

【注释】

①倍：当通“培”，培土。

②数（shuò 朔）：多次，频繁。

【译文】

像那种只是修缮原有的堤防，增高低处，培厚薄弱之处的作法，便会疲劳而耗费没完没了，还要多次遭受水害。这是最下策呀。

王贵民　译注

谏不许单于朝书

扬　雄

【作者】

扬雄，见卷四《羽猎赋》。

【题解】

这是扬雄上给汉哀帝的一个奏疏。劝谏不要不允许单于朝汉。先是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乌孙与匈奴发生战事，恐惧而遣子为质。汉支持乌孙，派使者谴责匈奴单于，归还人质。建平四年，单于上书汉廷，愿意五年来朝。当时一种意见认为匈奴不是真心归顺，不予允许，免得花费赏赐钱财。哀帝犹豫不决，扬雄就上这奏书。书中从历史上说明匈奴强悍，一贯不易制服，屡开战事；既服之后，安抚同样要花很多费用。而今自愿来朝，若是拒绝，结仇结怨，便没完没了。长期以来劳师远攻，也是为了制服匈奴；如今若失去

这一机会，只为了吝惜一次赏赐的钱财，是“费十而爱一”，很不值得。奏疏提出一个理论：凡事要预先定好政策和计谋，政治贵在未乱之前有预见，兵事贵在未战之前有能胜之策。主张防患于未然，有先见之明。

奏疏全用史实说话，总结了秦汉时代对匈奴政策的经验教训。文字用了不少连珠式的排偶，辞藻丰富多变，虽是谈论军政实事，却依然表现出辞赋家的特色。

【原文】

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①，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②。

【注释】

①微：精妙，微妙。

②隙：裂痕，指怨恨。

【译文】

臣听说：六经讲治道，贵在未乱之先；兵家讲胜利，贵在未战之前。这两件事都微妙，是大事的根本，不可不考察。现在单于上书要求来朝见，国家不谁许、辞绝了他，臣愚昧地以为汉与匈奴，从此有仇怨了。

【原文】

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①，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②，卒其

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3]。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4]！"于是大臣权书遗之[5]，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6]，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7]，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地[8]，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9]，规恢万载之策[10]，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11]，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12]，禅于姑衍[13]，以临瀚海[14]，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以上秦、汉匈奴之强）

【注释】

①困于平城：即汉高祖的平城受围困，见前卷十一《论伐匈奴书》。

②奇谲：奇异而多变诈。　石画：稳妥的计谋。石，如石之坚固、稳妥。

③这句意谓受耻辱之事，不可传言。

④妄：乱。　阿：曲。　指：同"旨"。

⑤权：权且。

⑥三将军：指周亚夫、徐厉等。　细柳：古地名，在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河北岸，周亚夫驻军处，称细柳营。　棘门：古地名，原为秦宫门，在今咸阳东北，徐厉驻军于此防匈奴。

⑦马邑：秦置县名，在今山西朔县。　权：谋。设马邑之谋，指武帝时伏兵马邑诱致匈奴而邀击之。

⑧徼：通"邀"，要，包围而击之。

⑨惟：思。

⑩规：规画。 恢：大。

⑪寘颜：即寘（tián 田）颜山，在匈奴境内，今蒙古高原杭爱山南面的一脉。卫青曾破匈奴而至此。

⑫狼居胥山：古山名，约在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北至内蒙阿巴嘎旗一带。霍去病击匈奴曾封北山。

⑬姑衍：山名，当离狼居胥山不远。

⑭瀚海：含义因时代而不同，有多种解释。汉代指北方的一大海名，霍去病击匈奴左地，出代塞二千余里登瀚海而还，推算当在今蒙古高原东北境，疑是今呼伦湖与贝尔湖。

【译文】

那北方的狄族，五帝所不能臣服，三王所不能控制的，不可以和它结仇怨、是很明显的事。我不敢举出久远的事实，就请让我用秦代以来的情况说明吧：当时秦始皇那么强，蒙恬那么威风，带领甲兵四十多万去征伐，然而也还不敢窥探西河地区，只好筑长城划分疆界。遇到汉朝初兴时，凭着高祖的威灵，三十万众被围困在平城，兵士有的七天没粮食吃，当时那些奇异变诈的人士、能出大计的臣很多，终于脱险，世人也不知道真情。又有高皇后常常忿恨匈奴，群臣在朝商议时，樊哙请用十万兵众去横行匈奴地方。季布说："樊哙可斩呀！胡乱曲顺旨意！"于是大臣只好权且用书信给以答复，然后匈奴的仇怨解了，中国的忧患平息了。到孝文帝时，匈奴又侵犯北方边境，它的斥候骑兵到了雍的甘泉宫，京师大为惊骇，就派三个将军屯驻细柳、棘门、霸上加以防备，几月方才了事。孝武帝即位，定下马邑的计谋，想引诱匈奴，派韩安国率领三十万的兵众，设包围圈在便利的地方，匈奴发觉后就回去了。徒然耗费财物、劳师动众，一个外敌也没有见着，何况见到单于的面呢！这以后，深思社稷安全之计，规画大的万载之策，就大兴军队几十万，派卫青、霍去病用兵，前后十多年，于是渡过西河，横过大的帐幕，攻破寘颜山，袭击匈奴王庭，

深入它所有地区，追赶它逃亡之众，在狼居胥山和姑衍山封禅，到了瀚海，俘虏了它的名王、贵人成百数。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更加要求和亲，但是并没有对汉朝称臣。

【原文】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1]？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2]，运府库之财，填庐山之壑[3]，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4]，匈奴有桀心[5]，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6]，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7]，皆至质而还[8]。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9]，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以上未服时攻伐之难）

【注释】

①狼望：匈奴的地名。

②喙：兽口。见卷十汉文帝《遗匈奴书》。

③庐山：匈奴地的山名。

④本始：汉宣帝第一个年号，公元前73年～前70年。

⑤桀心：坚强之心，指自立不驯。

⑥五将：宣帝派遣征匈奴的五将军：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各有将军名号。

⑦长罗侯：常惠，时为校尉，协领乌孙兵击匈奴。

⑧至质：至期，约定攻到的地方。

⑨诛两将军：指杀了未至期的田广明、田顺。

【译文】

且说那前代又哪里是倾尽无限的经费、役使没有罪过的人众，是为了打到狼望之北求得一次痛快吗？不是的，而是以为不来一次烦劳，就不得长期安佚；不暂时耗费一次，就不能永远安宁。所以就忍心用百万的军队，去摧折饿虎的口；运输府库的财物，去填满那庐山的深谷，而不后悔。到了本始初年，匈奴又生了桀傲自立之心，打算掠取乌孙，侵凌公主，于是宣帝发出五将军的十五万兵骑攻击匈奴的南部，而长罗侯用乌孙的五万骑兵震动匈奴的西部，都攻到约定的地方而回还。当时少有所获，徒然奋扬威武，表明汉兵像雷风一般的神速而已。虽是白白地行师又返回，还杀了两个将军，因此北狄还是没有归服，中国没有能够高枕安睡哩！

【原文】

逮至元康、神爵之间①，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②，然尚羁縻之③，计不颛制④。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⑤。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⑥，难化以善，易隶以恶⑦，其强难诎⑧，其和难得。（以上既服后慰抚之备）

【注释】

①元康：宣帝的第三个年号，公元前65～前62年。 神爵：接着元康的年号，公元前61～前58年。

②扶伏：同“匍匐”，俯伏，低头下跪。

③羁縻：笼络。

④颛制：同“专制”，指完全臣服。

⑤强：勉强。

⑥负、怙：都是自恃，靠着。

⑦这句是：容易用威力使之隶属于我。

⑧诎：同“屈”，屈服，折服。

【译文】

待至元康、神爵年间，伟大教化很神明，大的恩德普遍而深透，当时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着立位，日逐和呼韩邪两部就以他们的国家死心归服汉朝，俯伏称臣，可是尚且笼络着，本计并不是完全制服。从这以后，愿意来朝的不予拒绝，不愿来朝的也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外族的天性忿怒凶狠，体格魁梧健壮，自恃有力气，难以用善感化，容易用威力制服，他们的顽强难以屈服，他们的和好难以得到。

【原文】

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①，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②，交接赂遗③，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

【注释】

①殚（dān 单）：尽，竭。

②慰荐：慰藉，用东西慰劳。　抚循：安抚。循，顺。

③遗：同“贻”，送给。

【译文】

故而当他们未服的时候，就劳师远征，倾尽国家的财物，伏尸流血，攻破他们的坚固防守、拔取敌方的地方，像那般的困难！当他们归服了之后，又要慰劳安抚，交接赐予，用俯仰威仪礼节，像这般的周到！

【原文】

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1]，籍荡姐之场[2]，艾朝鲜之旃[3]，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4]，固已犁其庭，扫其闾[5]，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6]，后无余灾。惟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7]，前世重之兹甚[8]，未易可轻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9]，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

【注释】

①姑缯：西南一少数族名，在四川。

②籍：蹈，即践踏。 荡姐（zǐ 紫）：羌族的一部。

③艾：同“刈”，割。 旃：指战旗。

④二时：两季。

⑤“固已”二句：犁，耕。 扫闾：扫清闾里。犹言“犁庭扫穴”，完全消灭。

⑥云彻：云烟散去。 席卷：卷起席子。

⑦三垂：三方的边地。指以北方比其他三方而言。 悬：悬殊。

⑧兹：同“滋”，益，多。

⑨来厌：来打掩伏。厌有多义，此处亦不易解。据本篇前有议论，说“匈奴从上游来厌人”。厌有满足、堵塞、掩藏等义。

【译文】

以往汉朝曾经屠了大宛的城，践踏了乌桓的堡垒，探进了姑

缯的壁垒，践踏了荡姐的场地，割下朝鲜的旃旌，拔了两越的战旗。这些战事，近的不过十天、一月的战役，远的不离两个季节的烦劳，就已经犁庭、扫闾了，设置郡县，像云彻、席卷一样结束了，后来就没有留下灾害。惟有北狄就不是这样，那真是中国的顽强对手呀。那三方和它比起来很悬殊了，前代都加以重视，不可以看轻呀！现在单于以义来归服，怀着诚信之心，想脱离他的朝廷，进见于汉朝。这才是上一世代留下的政策，是神灵所想望得到的事情啊。国家虽要用点经费，那也是不能不作的啊。怎么能用“来厌”之辞加以拒绝，用无限拖延来疏远，抹煞了往日的恩德，开了将来的仇怨呢？对诚恳而以仇怨回报，使他们发生恨心，便会辜负前言，借着往昔和好之辞，而怨恨汉朝，从而就自动绝好，最后不再有北面称臣的想法了。那时候用威力不可以，晓谕也不能使他们归顺，不就留下大的忧患了么？

【原文】

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①，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后②，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③，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④，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⑤？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注释】

①这句是说在事前真正定好计策。

②一：一旦，一下。

③辩者：指敏捷善战的人。 毂击：战车互相碰撞，指交战。

④大万：几百万。

⑤白龙堆：西域一种地形，很多土堆如龙形。

【译文】

凡是聪明的人能看无形时的事变，听到无声时的动静。若真正能在事前先定计策，那就会使蒙恬、樊哙的议论行事不再施行，棘门、细柳不再屯兵防备，马邑的诱敌之计哪里用得着设置？卫青、霍去病的功劳哪里用得着建立？五将军的威风哪里用得着震动？否则，一旦发生仇怒之后，即使有智谋的人在内部劳心，敏捷善战的人在外面交战，那还不如先防备在事件未发生的时候呀。而且从前图谋西域，制服车师，建设城郭，设置三十六个都护府，一年经费用了几百万，这哪会是因为康居、乌孙等能越过白龙堆而侵犯西方边境吗？而是为了控制匈奴嘛。百年的劳苦，而一天丧失掉，花费了十倍而吝惜其一，臣私下里为国事不安心呀！唯望陛下稍稍留意在未乱、未战之前的计谋，以便遏制那种使边地民众将会遭受的祸患呵！

王贵民　译注

毁　庙　议

刘　歆

【作者】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之子。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西汉末年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目录学家，天文学家。继承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主要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对中国目录学的建立有一定贡献。自称发现《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并了解它们在民间的传授情况，建议为它们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学派博士的反对。王莽执政，立古文经博士，刘歆任“国师”。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著有《三统历谱》，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这量器的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是3.1547，世有“刘歆率”之称。原有文集，已失传，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题解】

《毁庙议》是议论武帝的庙当毁与否。古制：天子、诸侯、大夫、士保存祖先宗庙有定数，除保留始祖庙之外，以下宗庙随着世代下延。上一世的宗庙不断的撤除，这是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天子七庙，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天子七庙是西周皇室的特殊情况。文王受命，武王开国，故为二世室，与始祖后稷(契)庙而三，固定不毁；再加以下四亲庙——高、曾、祖、考而七。别的朝代只应该有五庙，即始祖庙加四亲庙。西汉似乎多主张天子五

庙。以高祖为始祖庙不毁，以下保存四亲庙。到哀帝时，其上四亲庙为昭、宣、元、成，所以武帝在宜毁之例。刘歆则认为武帝庙不当毁，理由是：一、按七庙制说，宣帝时已经确定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是固定的宗庙不毁的。二、即使按五庙制说，既然立了“宗”，可以不在常数中，为了尊崇功德也不宜毁。因此，本篇大的篇幅都是讲武帝的功德，以为立论根据。哀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汉书》作者也认为和诸儒议论相比，“刘歆博而笃”。这篇议文，谈论了古代有关宗法、宗庙、祭祀等礼制，与后面匡衡的《祷高祖孝文孝武文》、《谢毁庙文》可以参照，从而了解古代这方面的礼制内容。

【原文】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①。”又曰：“啴啴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②。”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③。《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及汉兴，冒顿始强⑤，破东胡，禽月氏⑥，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馀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

【注释】

①“薄伐”二句：两句出自《诗经·小雅·六月》。 薄伐：搏伐，即征伐。 太原：旧注相当今太原。

②“啴啴”五句：五句引自《诗经·小雅·采芑》。已见本卷刘向《论甘延寿等疏》。 推推：彼作“焞焞”，同义。

③线：缕。

④“微管仲”二句：两句引自《论语·宪问》。 被发：披散着头发。 左衽：衣襟由左边开。二者均为少数民族的习俗。

⑤冒顿（？～公元前174年）：匈奴的首领名。

⑥禽：同“擒”。 月氏（zhi 之）：古种族，秦汉之际散居今敦煌、祁连山之间。

【译文】

臣闻知：周朝衰败了，四方的异族一同入侵，猃狁最强，它就是今天的匈奴。到宣王时攻伐它，诗人赞美而歌颂道：“搏伐猃狁，打到了太原。”又说：“戎车众多，行车如电、如雷；明智而诚信的方叔，征伐猃狁，蛮荆也畏惧威风前来归服。”所以号称中兴。到了幽王时期，犬戎来攻打周朝，杀了幽王，夺取了宗庙礼器。从此以后，南方、北方的异族都交相侵犯，中国虽没有断绝却也只像一根丝缕似的。《春秋》纪录齐桓公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说：“若是没有管仲，我们也将要披散头发、左边开衣襟一变成夷狄了！”因此放开齐桓公的过失而只纪录他的功劳，以为五霸之首。到汉朝建立，匈奴冒顿单于强大起来，它攻破东胡，取了月氏，吞并它们的土地，从而地广兵强，成了中国的祸害；南越王尉佗，总领百粤，自称为帝。故而中国虽然平定，还是存在四方异族的忧患，而且一年也没得安宁，一方有急事，其它三方就得加以援救，这就等于天下都动员起来、都遭受它们的危害了。孝文皇帝用重的财物，同它和亲结交，还是侵掠不停。朝廷甚至兴师十多万，从近的京师直到四方边地都屯驻军队，每年要生发出屯戍部队以

防备侵犯。这个祸患由来已久，不是一个世代造成的啊。

【原文】

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1]，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2]，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3]，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元菟[4]、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姐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上孝武功烈）

【注释】

①愍：同“悯”。 罢：同“疲”。

②所列举大将军等为西汉各种高级将领。

③昆邪（yé 爷）：匈奴的一部。

④元菟：即玄菟。因避讳清康熙玄烨名。改玄为元。

【译文】

诸侯和郡守，连结匈奴和百粤而反叛的，不止一人。匈奴所杀的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怜悯中国人民疲

劳困苦，没有安宁的日子，就派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等类军将，南灭百粤，建立七郡；北逐匈奴，降服昆邪的十万人之多，设置五个属国，建立朔方郡，从而夺取了它的肥沃土地；东伐朝鲜，建立玄菟、乐浪郡，从而截断了匈奴的左臂；西伐大宛，吞并三十六国，连结乌孙，建立敦煌、酒泉、张掖郡，从而隔开婼羌，割裂了匈奴的右肩。单于就孤立了，远远逃到幕北，于是四方边境无事。扩展土地到远方，建立起十几个郡。功业已经建立了，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意思是大为安定了天下，使百姓富实了，这种规模是显然可见了。又招集天下的贤俊人士，同心议政，建立制度，改革历法，变换服色，建造祭祀天、地的神庙，举行封禅祭典；分别官号，保存周代之后，定诸侯国的制度，使之永远没有叛逆相争的思想，这些直到今天，历代都依赖着哩。单于为汉守卫边疆，各种异族都服从汉朝，这是万世的基础。中兴的功勋，没有比这更高的啊！

【原文】

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发德音也。（以上孝宣崇立之）

【译文】

高帝建立大业，称为太祖；孝文皇帝，德最厚，称为太宗；孝武皇帝，功勋最显著，称为武世宗。这是孝宣皇帝所发出的德音啊。

【原文】

《礼记·王制》及《春秋谷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1]，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

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②]，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③]，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④]，礼也。"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⑤]：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⑥]，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繇是言之，宗，无数也，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上宗不在庙数中）

【注释】

①殡：停放灵柩。

②昭、穆：古代计算辈数的顺序，如父为昭，子为穆，孙又为昭，……。宗庙祭祀典礼时生人如此排列，祖先神主亦按此排列。

③流：流传，指流传福德。

④杀：减。 两：指两个数字。

⑤"其正法"二句：两句一作"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 正法数：合手法定的数字，规定的数字。

⑥毋逸：不要图安逸，《尚书·毋逸》篇为周公教诫成王的言论。

【译文】

《礼记·王制》和《春秋谷梁传》都说：天子可建立七个宗庙，诸侯五个，大夫三个，士二个。天子死了七天而成灵柩，七个月下葬；诸侯五天而成灵柩，五个月下葬。这是丧事的尊卑次序，和庙数相适应。篇中文字还说："天子三昭三穆，和太祖的庙一共为七庙；诸侯二昭二穆，和太祖的庙一共为五庙。"所以德厚的流传得光辉灿烂，德薄的就流传得卑微。《春秋左氏传》说："名号、地位不同，礼数也就有差异。从上而下，递次削减两个数字，这是礼制

规定的。”七，是法定之数，是常数；宗，则不在这个数字里，宗，是可变化的。假使有功德的人就以他为宗，不可预先设下数字。因此在殷朝，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周公作出“毋逸”的教诫，举出殷朝的这三个宗来劝诫成王。由此说来，宗是无数的，然而它劝勉作帝王的人建造功德要广博呢。

【原文】

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礼记·祀典》曰[1]：“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2]：“蔽芾甘棠[3]，勿翦勿伐，召伯所茇[4]。”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以上杂辨）

【注释】

①《礼记·祀典》：见今本《礼记·祭法》，引文有省变。

②《诗》：指《诗经·召南·甘棠》篇。

③蔽芾（fèi肺）：茂盛的样子。　甘棠：梨树的一种。

④召伯：召公奭，周成王辅弼大臣，封于燕，为燕国的始祖。　茇（bá拔）：草舍，这里为动词，引申为所住宿之地。

【译文】

拿七庙制来说，孝武皇帝的庙不应毁；拿所宗的意义来说，就不可以说他无功德。《礼记·祀典》说：“凡圣王的制定祀典，有

功德施给民众的人便祭祀他；用功劳安定国家的人便祭祀他；能救大灾的人便祭祀他。”我私自以为孝武皇帝，功和德都兼而有之。这样的人即使在异姓的，还要特行祭祀，何况是先祖呢？有人说：“天子五庙没见于记载”。又说：“中宗、高宗嘛，可以尊行他的道而毁弃他的庙。”这样，名称和实际不符，就不是尊德贵功的意义了。《诗》经说：“茂盛的甘棠，不要翦它的枝叶、砍伐它的根干，这是召伯所住宿的草舍啊。”思念这人，还得爱护他的树，何况尊行他的道而要毁弃他的宗庙么？递次毁庙的礼制，自有常法，没有特殊的功德，固然按亲疏的等级相推算。至于祖宗的次序，庙数的多少，经传没有明文，对于最尊最重要的祖先，就难以用可疑的文字和空虚的说法来论定了。

【原文】

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

【译文】

孝宣皇帝采用公卿的议论，用众位儒者的智谋，既然以为世宗之庙，建立到万世，宣布于天下，臣愚昧地以为孝武皇帝功烈是那样的高，孝宣皇帝尊崇他而立庙是这样决定的，他的庙不当毁弃。

王贵民　译注

兴修儒学疏

樊　准

【作者】

樊准(？～公元108年)，字幼陵，东汉南阳湖阳(今河南省唐河县西南湖阳镇)人，光武帝舅父、寿张侯樊宏的族曾孙。年少时好学自励，有志节、德行。初为南阳郡功曹，后因受到和帝的赏识，拜郎中，迁尚书郎；邓太后当政时期，历任御史中丞、光禄大夫、钜鹿太守、河内太守、尚书令、光禄勋等职。任两郡太守期间，勤于政事，关心百姓疾苦，颇有治绩。

【题解】

这是樊准写给邓太后的一篇奏疏，见于《后汉书·樊宏传》附《樊准传》。写作年代约在延平(公元106年)或永初(公元107～113年)初年，时邓太后临朝执政不久。

邓太后当政之初，儒学衰废，文职官员大多不学无术，用非其人。樊准的这篇奏疏针对当时的这种政治流弊，建议朝廷复兴儒学，举荐贤人能士，重用儒臣。邓太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对改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风气起了一定作用。

【原文】

臣闻贾谊有言[1]："人君不可以不学。"故虽大舜圣

德②，孳孳为善③；成王贤主④，崇明师傅⑤。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⑥，群雄崩扰⑦，旌旗乱野，东西诛伐⑧，不遑启处⑨，犹然投戈讲艺⑩，息马论道⑪。（以上前古及光武之好学）

【注释】

①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著名政论家、文学家。

②舜（shùn 顺）：上古帝王名。

③孳孳：同“孜孜”勤勉。《孟子·尽心上》：“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

④成王：西周第二个王，名诵，武王之子。

⑤崇明：推重、彰明。 师傅：指太师、太傅，周代官名，为帮助天子进德、正身，习业而设，职责近于老师。

⑥光武皇帝：即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棗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

⑦崩：犹奔。 扰：扰攘，纷乱。

⑧诛：讨伐。

⑨不遑：无暇，没有空闲时间。 启处（chǔ 础）：安处，安居。启，通“㝵”，即古书所谓“箕踞”。古人席地而坐，“箕踞”指伸开两股，形似簸箕，是一种不拘礼法率意、舒适的坐姿，所以“启处”是“安坐”、“安居”的意思。

⑩艺：指经典。

⑪道：指政治学说、治国方略等。

【译文】

臣记得贾谊说过：“国君不可以不学习。”所以，帝舜虽有高尚的德行，仍孜孜不倦地修身行善；周成王是贤明的君主，也要尊崇、扬明师道。到了光武皇帝受天命而复兴汉朝，当时群雄奔逐、扰攘，各家军兵旌旗遮蔽原野，光武皇帝东征西战，无有安居

之日，可有时他还丢下武器，停住战马，讲论道艺。

【原文】

至孝明皇帝[1]，兼天地之姿[2]，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3]，无不简心[4]。而垂情古典[5]，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6]，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7]。虽阙里之化[8]，矍相之事[9]，诚不足言！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10]，如沛国赵孝[11]，琅邪承宫等[12]，或安车结驷[13]，告归乡里；或丰衣博带[14]，从见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者，布在廊庙[15]。故朝多皤皤之良[16]，华首之老[17]。每宴会，则论难衎衎[18]，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19]。朝者进而思政[20]，罢者退而备问[21]，小大随化[22]，雍雍可嘉[23]。期门羽林介胄之士[24]，悉通《孝经》[25]，博士议郎[26]，一人开门[27]，徒众百数。化自圣躬[28]，流及蛮荒[29]，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30]。八方肃清[31]，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32]，咸言永平[33]。（以上永平儒学之盛）

【注释】

①孝明皇帝：汉明帝刘庄（公元28～76年），光武帝第四子，公元57～76年在位。

②姿：同“资”，资质、品行。“兼天地之姿”与下句“用日月之明”，是称颂汉明帝仁德、贤明的话。《周易·乾·文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③庶政：众多的政务。　万机：成千上万的机要之事。《尚书·虞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jī 基）。”

④简心：用心辨别当否，斟酌利害。“简”是拣选，分别的意思。

⑤垂情：留意。

⑥飨(xiǎng响)射:古代礼仪名,“飨”指为某种祭祀而举行的天子宴飨宾客之礼,“射”指天子与诸侯王举行大射之礼。

⑦欣欣:喜悦的样子。

⑧阙里:孔子的故里,在今山东曲阜城内,孔子曾在此授徒讲学。化:教化。

⑨矍(jué决)相:圃名,在今曲阜城内阙里西,相传孔子曾和他的弟子们在这里演习射礼,观者如堵。

⑩礼官:主掌礼仪的官。

⑪沛(pèi配)国:汉代郡国名,治所在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北)。 赵孝:沛国蕲县人,字长平,孝悌谦恭,新莽时曾为郎官,明帝时征辟太尉府,后历任谏议大夫、侍中、长乐宫卫尉。

⑫琅邪(láng yá狼牙):汉代郡国名,辖境相当今山东半岛东南部,东汉时治所在开阳(今临沂县北)。 承宫(? ～公元76年):字少子,东汉琅邪姑幕(治所在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少时家境贫寒,而勤苦好学,后通晓经典,曾在家乡受徒执教。重节义,有名声,明帝时征至公车,后历任博士,左中郎将、侍中祭酒等职。

⑬安车:一匹马拉的可以坐乘的小车。驷: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安车而用四马,表示礼尊。

⑭丰衣博带:古代儒者所服。“丰”、“博”都是“宽大”的意思。

⑮布:列。 廊庙:指朝廷。

⑯皤皤(pó勃):头发发白的样子。 良:贤臣。

⑰华首:头发斑白。 老:年纪高迈、官位尊显的大臣。

⑱衎衎(kàn嵌):刚直的样子。

⑲振玉:击磬。这里是用击奏玉磬发出的乐声比喻才识、学问的卓异、精妙。

⑳朝(cháo潮)者:在朝居官者。

㉑罢者:离职卸任者。

㉒小大:指大小官员。

㉓雍雍:和谐融洽的样子。

㉔期门:汉代官名,负责皇帝的护卫。 羽林:皇帝的卫队。 介胄(zhòu宙):披甲戴盔。介,通“甲”。

㉕《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主要是论述儒家的孝道和宗法思想。

㉖博士：古代学官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五经博士，此后汉代的博士专掌经学传授。　议郎：古代官名，掌顾问、应对。

㉗开门：指以经学名家，授徒讲学。

㉘圣躬：皇帝本人。躬，是"自身"的意思。

㉙流：延及。　蛮荒：边远地区。

㉚匈奴：古代我国北方民族之一，以游牧业为主。　伊秩訾（zī资）王：匈奴王名。　大车且渠：匈奴官名。

㉛肃清：安泰，太平。

㉜盛：兴隆，昌盛。

㉝咸：都。　永平：汉明帝年号，公元58～76年。

【译文】

到了孝明皇帝，兼有天地的资质，运用如同日月的光明，众多的政务和国家要事无一不在心中分辨清楚，可他依然不忘记研读典籍，注意探讨经术。每当宴飨、大射之礼结束以后，他便正襟危坐，亲自讲解经书，众儒生都来听取，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即使当年孔子在阙里讲学施教，在矍相圃里演习射礼的情景，实在不值得一提！他还召集了许多有名的儒者，让他们担任礼官，如沛国的赵孝，琅邪的承宫等，或是乘坐着四匹马拉的舒适的小车回家乡休假，或是宽服大带，随从皇帝前往宗庙参加祭礼。其馀因通晓经术而受到优遇的学者，也都列在朝堂。所以，那时朝中有不少皓首白发的贤良老臣。每逢宴饮集会，便议论辨难，言直语切，共同探讨政治、教化之事，细读众儒臣的言论，犹如金声玉振，不同凡响。在朝者进而谋划政事，卸位者退而以备顾问。大小官员都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感化，朝廷上下和谐融洽，值得称许。期门、羽林等披甲戴盔的武士，也都通晓《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授业，弟子常以百数。风习源自皇帝本人，其影响达于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匈奴就曾派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前来京

师就学。那时天下太平，上下相安无事。所以，人们每说起盛世，都提到永平年间。

【原文】

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①，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②，习诋诋之辞③。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④，锐锥刀之锋⑤，断刑辟之重⑥，德陋俗薄，以致苛刻⑦。昔孝文、窦后⑧，性好黄老⑨，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间⑩。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⑪，发扬岩穴⑫，宠进儒雅⑬，有如孝、宫者，征诣公车⑭，以俟圣上讲习之期⑮。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⑯，进其爵位，使缵其业⑰。复召郡国书佐⑱，使读律令。（以上陈兴修儒学之法三端）

【注释】

①倚席：讲席偏斜，没有摆放好。指废止讲学。《后汉书·儒林传上》："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注："倚席，言不施讲坐也"。

②謇謇（jiǎn 减）：忠正、刚直之貌。

③诋诋（jiàn 见）：巧言善辨之貌。

④去：离开，违背。 诋（dǐ 底）欺：毁谤，欺诈。

⑤锐：锐利。这里用作动词，"把……弄锐利"的意思。锥刀之锋：锥刀的尖刃。喻细枝末节。《左传·昭公六年》："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杜预注："锥刀末，喻小事。"

⑥刑辟（pì 僻）：刑法。 重：关系重大的事。

⑦苛刻：苛细，严酷。

⑧孝文：汉文帝（公元前202～前157年），名恒，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信奉道家学说，推行"与民生息"的政策，在位期间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较快。 窦后：汉文帝皇后，汉景帝母亲。

⑨黄老：黄老之学，即道家学说。道家学派尊黄帝与老子为鼻祖，故称。

⑩景：指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名启，文帝子。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　武：指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名彻，景帝子。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

⑪博求：广求。　幽隐：指隐居不求仕进的人。

⑫发扬：举荐，起用。　岩穴：指隐士。古时隐士多居于山林，故称。

⑬宠进：尊宠、进用。　儒雅：博学的儒者。

⑭诣（yì 义）：至。　公车：汉代官署名。臣民上书和朝廷征召，都由公车接待。

⑮俟：等候。　期：约。

⑯明经：指通晓经术的人。

⑰缵（zuǎn 纂）：继承。

⑱郡国：郡和王国。汉代郡、国并置，郡是直属中央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国是侯王的封地。　书佐：官名。汉代郡县各曹都有书佐，主管起草、缮写文书。

【译文】

现在研究学问的人很少，边远地方尤其如此。博士们讲席不设，经书罢讲，儒生们以浮泛之说，华丽之词竞相夸矜，忘记了刚正忠直的为臣之道，却擅长谗佞的巧言。司法官吏背弃法律而专事毁谤、欺诈，在细微末节上钻刺、穿凿，以此来决断刑法大事，道德鄙陋，风俗浇薄，导致办案的苛细、严酷。当年文帝、窦后喜好道家学说，清静无为的政治遗风一直延续到景帝、武帝年间。臣以为应当公开颁布诏令，广泛地访寻、举荐匿迹山林、隐居不仕的贤人能士，尊宠、进用博学的大儒，有像赵孝、承宫那样的人，征至公车，听侯皇上约见他们讲习经典；公卿大臣都要向朝廷推举通晓经术的人及旧有儒者的子孙后代，加封他们的爵位，让他继承父祖之业；并召集各郡国的书佐，让他们习读法令条

文。

【原文】

如此，则延颈者日有所见[①]，倾耳者月有所闻[②]。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③]。

【注释】

①延颈：伸长脖子。表示努力观望，殷切企盼着什么。

②倾耳：倾斜耳朵。表示因十分关注而用心地听。

③伏愿：就是愿。伏，是臣下对君上的谦词。 推述：发扬、遵循。 先帝：对本朝已死皇帝的敬称。 进业：推进功业。

【译文】

倘能如此，则关心国家政治，对朝廷抱有殷切期望的人们，将会每日、每月看到新的气象，听到好的消息。愿皇上能遵循、发扬先帝推进功业的做法。

孙悦春 译注

上桓帝书

刘 陶

【作者】

刘陶（？～公元185年），字子奇，又名伟。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人，是西汉济北贞王刘勃的后代。有才识，而简傲

不修小节。桓帝、灵帝时，历任顺阳长、侍御史、尚书令、侍中、谏议大夫等职。清廉刚正，为权贵所忌惮。任县长期间，除奸邪，安良善，深得百姓爱戴，离任后县中吏民对他十分怀念，流传着“悒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的歌谣。后因上书痛斥宦官乱政，遭谗入狱而死。

刘陶精通《尚书》、《春秋》，著书数十万言，书疏及所写其他杂论百余篇。今多亡佚。

【题解】

这是刘陶写给汉桓帝的一篇奏疏，文见《后汉书·刘陶传》。上书的确切年代《传》无明载，约在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或永寿元年（公元155年）。时刘陶为太学生员，还没有做官。

刘陶这篇奏疏，对桓帝的昏愦和无所作为提出了严厉批评，痛切陈述了权臣与宦官专政及其贪残暴虐给国家、百姓造成的危害和苦难，最后建议桓帝重新起用朱穆、李膺等贤臣，以挽救刘汉王朝面临的倾危之势。通篇言词激切，设喻精辟，值得一读。

【原文】

臣闻人非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①。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宁。夫天之与帝，帝之与人，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②。伏惟陛下年隆德茂③，中天称号④，袭常存之庆⑤，循不易之制⑥，目不视鸣条之事⑦，耳不闻檀车之声⑧，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⑨，故蔑三光之谬⑩，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⑪，始自布衣⑫，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⑬，合散扶伤，克成帝业⑭。功既显矣，勤已至矣⑮。流福遗祚⑯，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⑰，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

器[18]，委授国柄[19]，使群丑刑隶[20]，芟刈小民[21]，雕敝诸夏[22]，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23]，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竞令虎豹窟于麑场[24]，豺狼乳于春囿[25]。斯岂唐咨禹、稷[26]，益典朕虞[27]，议物赋土蒸民之意哉[28]？又令牧守长吏[29]，上下交竞[30]，封豕长蛇[31]，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32]，贫馁者作饥寒之鬼[33]；高门获东观之辜[34]，丰室罗妖叛之罪[35]。死者悲于窀穸[36]，生者戚于朝野[37]，是愚臣所为咨嗟[38]，长怀叹息者也！（以上时政贪虐）

【注释】

①灵：灵异，神奇。古人认为天地化育万物，万物中以人为最神奇，最可贵。《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②须：依赖。

③隆：盛。 茂：美。

④中天：喻盛世。言运数旺盛，如午时的太阳，居天之正中。 称号：指即位为君。

⑤袭：继承，沿袭。 庆：福。

⑥不易：不改，不变。

⑦鸣条：古地名。相传商汤在鸣条之野打败了夏桀，夏朝灭亡。本文"鸣条之事"实指亡国之事。

⑧檀车：檀木制作的兵车。 檀车之声：指周武王伐纣战于牧野殷商灭亡事，寓意与上句"鸣条之事"相同。《诗经·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

⑨震：指地震。 食：同"蚀"，指日蚀。

⑩三光：日、月、星。 谬：错谬。这里指日、月、星辰显示出来的异常现象。

⑪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西汉王朝的创立者。

⑫布衣：平民。古时普通百姓一般穿麻布制作的衣服，固以"布衣"称

代平民。

⑬“追亡”句：比喻争夺天下。

⑭克：能。

⑮至：达到极点。

⑯祚（zuò 坐）：福。

⑰烈考：这里义同“烈祖”，对先祖的美称。　轨：规矩，法度。

⑱妄：随便。　假：给予。　利器：比喻国家权力。

⑲委授：交付、授予。　国柄：国家的政治大权。

⑳群丑：指贪残奸佞的恶人。　刑隶：指宦官。

㉑芟刈（shān yì 山义）：杀害，残害。

㉒雕敝：败坏。雕，同“凋”。　诸夏：原指周代王室所封诸国，这里指京城以外包括各郡国在内的所有国土，犹言“中国”或“天下”。

㉓众异：众多怪异现象。指地震、日蚀等。

㉔麑（ní 泥）：幼鹿。

㉕乳：产崽。　囿（yòu 又）：苑囿，古代养禽兽的地方。

㉖唐：陶唐氏，即帝尧。相传尧初居于陶，后封于唐。　咨：同“谘”，征询。　禹：夏禹。相传禹在帝尧时已被举用。曾奉舜命治理洪水，功绩卓著，后来舜把帝位传给了他。　稷（jì 记）：周的祖先，名弃。据《史记·周本纪》，弃在帝尧时已被举为农师，帝舜时受封于邰，号后稷，姬姓。

㉗益：古代人名。帝舜任命为主管山泽的官。　典：掌管。　朕：第一人称代词，这里是帝舜的自称。　虞：古代官名，掌管山泽。　按：此句是变化引用《尚书·舜典》“益，汝作朕虞”的话，仍以帝舜的口气表达。

㉘议物：评议田土的肥、瘠及所出产的物品。　赋土：征收土地税。　蒸民：众民。

㉙令：应是“今”字的形误。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据宋人刘攽《东汉书刊误》及近人张森楷十七史《校勘记》改“令”为“今”，译文从之。　牧守：州、郡的行政长官。　长（zhǎng 掌）吏：地位高、薪俸多的官。

㉚竞：争。

㉛封豕长蛇：大猪和长蛇。比喻贪婪、残暴的人。

㉜货殖者：商人。　穷冤：困窘，冤屈。

㉝馁（něi 内上）：饥饿。

㉞高门：门第高贵的人家。 东观之辜：指杀身之罪。相传孔子任鲁国司寇时，杀少正卯于东观之下，固以“东观之辜”指杀身之罪。

㉟丰室：指富厚之家。 罗：通“罹”，遭遇。 妖叛：妖邪叛逆。

㊱窀穸（zhūn xì 谆西）：墓穴。

㊲戚：忧愁。 朝野：朝廷和民间。

㊳咨嗟：叹息。

【译文】

臣听说：人离开天地，就无法生活；天地间如果没有人，就没有什么神奇可贵的了。所以，帝王没有人民，就不成其为帝王；人民没有帝王，就不得安宁。天与帝王、帝王与人民的关系，就好比头和足，相互依赖才能行走。皇上您正当盛壮之年，德行茂美，于兴盛之世即位为君，承袭了常存不衰的福祚，遵循着既成不变的制度，眼不见征伐之事，耳不闻战车之声，天灾无伤于您的肌肤，地震、日蚀损害不到您的身体。所以，您无视日月星辰显示出来的怪异现象，不把上天的震怒放在心上。追念往昔，汉高帝起事时，不过是一平民百姓，他收拾暴虐秦国的残破河山，争夺早已灭亡了的周朝的天下，聚合离散的百姓，救助受创的黎民，成就了帝王之业，功绩是够显赫的了，对事业的勤勉也达到了极点。仰赖祖宗的遗福，帝位传到了皇上。皇上您既不能增益、彰明先人的旧规成法，又轻忽高祖的勤勉，随随便便将国家的行政大权交给了他人，让奸人恶吏、卑贱的宦官来草菅民命，败坏国家，虐害所及遍于远近。所以上天连连垂示异象，以警诫皇上。皇上仍不醒悟，一味宠用奸徒恶党，就像是让虎豹在养小鹿的场园内作窝，让豺狼在春天的苑囿中产崽，这哪里是帝尧谘询群臣而后举用大禹、后稷，帝舜听取众人意见而后命益为虞人，帝禹先评议天下田土及其出产的物品然后定出贡赋的等级，据以向百姓征收田税的意思呢？而且，如今的州牧、郡守等高级官员，上下交

相争竞，贪婪残暴，如封豕长蛇，蚕食着天下。商人们往往因困顿冤屈而死，贫乏者常常因饥寒而亡。门第高显者招来杀身之祸，富厚之家被加以妖邪叛逆的罪名。死去的悲痛于九泉之下，活着的忧戚于朝廷和乡野。愚臣我就是为了这些而常怀忧虑，嗟叹不已。

【原文】

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①，谀进者赏②，嘉言结于忠舌③，国命出于谗口④，擅阎乐于咸阳⑤，授赵高以车府⑥，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⑦，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⑧，近察哀、平之变⑨，得失昭然⑩，祸福可见！（以上进退忠佞之鉴）

【注释】

①诛：杀。

②谀进：阿谀取宠以求进身。

③嘉言：善言。

④国命：国家的政令。“命”是命令的意思。《论语·季氏》：“陪臣执国命，三世稀不失矣。”“执国命”，掌握国家发号施令的大权。　谗口：谗臣之口。

⑤擅：专权。致使动词。　阎乐：赵高的女婿，秦二世时任咸阳令。后受赵高指使，逼杀二世胡亥。

⑥赵高（？～公元前207年）：秦时宦官，在秦宫管事二十馀年。秦始皇时任中车府令。始皇死，与丞相李斯假传诏命逼杀太子扶苏，立胡亥为皇帝，控制朝政。不久又逼胡亥自杀，立子婴为秦王。后被子婴所杀。　车府：指赵高担任过的中车府令，是总管宫中车马的官。

⑦揆（kuí 葵）：法则，道理。

⑧倾：倾覆，灭亡。

⑨哀、平之变：指西汉哀帝、平帝之际，外戚王莽把持朝政，后又毒杀

平帝，终于导致江山易姓、西汉灭亡的政治变故。

⑩昭然：清楚明显。

【译文】

秦朝即将灭亡的时候，直言正谏的人被处死，阿谀钻营的人受奖赏，忠臣缄默不语，善言嘉谋听不到了，国家政令出自谗臣奸佞之口，委任阎乐为咸阳令，将中车府令的官职授予了赵高，权力丧失而不自知，威势离身而不在意。古今一个道理，成功、失败情势相同。愿皇上远观强大的秦帝国倾覆灭亡的教训，近察前汉哀帝、平帝之际的政治变故，得、失、祸、福的缘由，明白可见。

【原文】

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说①，以消鼎雉之灾②；周宣用申、甫③，以济夷、厉之荒④。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⑤，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⑥，皆履正清平⑦，贞高绝俗⑧。穆前在冀州，奉宪操平⑨，摧破奸党⑩，扫清万里；膺历典牧守，正身率下⑪，及掌戎马⑫，威扬朔北⑬。斯实中兴之良佐⑭，国家之柱臣也⑮！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上齐七耀⑯，下镇万国⑰。（以上荐朱穆、李膺）

【注释】

①武丁：殷代王名。在位期间，奋发图治，使殷朝强盛。傅说（yuè悦）：殷时贤人，起初被治罪在傅岩与徒隶们一起作苦力，后被武丁访得，举以为相。

②鼎雉之灾：相传武丁祭祀先祖商汤时，有雉鸟飞落在鼎耳上响响鸣叫，预示某种灾异。

③周宣：指周宣王（？～公元前782年），名静，周厉王之子。在位四十

六年，政治上颇有作为，号称中兴。　申、甫：指申伯和仲山甫，周宣王时的贤臣。

④济：救助。　夷：指周夷王（？～公元前857年），名燮，周懿王之子。在位期间王室衰微。　厉：指周厉王（？～公元前828年），名胡，周夷王之子。在位十六年。暴虐无道，拒谏饰非。后来国人起而反抗，厉王逃至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十三年后死在了那里。　荒：政治荒废、昏乱。

⑤窃：表示自谦的用语，犹言私下、私自。　冀州：汉代特设的十三个州部之一，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中南部、山东省西端及河南省北端。　刺史：古代官名，州的军政长官，与州牧相当。　朱穆（公元99～163年）：字公叔，东汉南阳郡宛县（治所在今河南南阳）人。有才德，学通五经。历任侍御史、冀州刺史、尚书等职。为官清廉刚正，力反宦党专权。因遭宦臣诋毁，不满时政，愤懑而死。

⑥乌桓校尉：掌管乌桓所居地区军政事务的长官。乌桓，汉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　李膺（公元110～169年）：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初举孝廉，历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司隶校尉、长乐少府等职。后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诬陷，入狱身死。

⑦履正：遵行正道。　清平：清廉公允。

⑧贞高：忠贞高洁。　绝俗：超出凡常。

⑨奉宪：奉守法令。　操平：主持公正。

⑩奸党：指宦官集团。

⑪率下：为下级表率。

⑫掌戎马：担任武职。这里指李膺任乌桓校尉事。

⑬朔北：北方。

⑭佐：辅助，这里用为名词，指辅佐君王的大臣。

⑮柱臣：栋梁之臣。

⑯齐：整治，整顿。　七耀：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　齐七耀：本指观测日、月、星辰的方位及运行规迹之类的事，这里用来比喻朝廷政事。

⑰镇：安。　万国：指多州国郡县，犹言天下。

【译文】

臣又听说，国势倾危非仁德不能扶持，政治动乱非智慧不能救止。所以，武丁访得了傅说，因而消除了雉鸟落在鼎耳上响响鸣叫所预示的灾异；周宣王任用了申伯、仲山甫，改善了周夷王、周厉王时的荒政。臣以为，原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前乌桓校尉、臣的同乡李膺，都遵依正道，清廉公允，贞信高洁，超出凡俗。朱穆先前任冀州刺史时，奉守法令，主持公正，摧毁奸人宦党，境内的污行秽迹一扫而光；李膺多次担任州郡长官，能端正己身，为下级作出表率，掌握兵马，担任武官时，声威传扬于北地。他们实在是使国家重新振兴的贤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应将他们召还朝中，辅佐王室，上可整饬朝廷政纲，下使州县郡国得以安宁。

【原文】

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1]，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注释】

①不时：不合时宜。 义：道理。

【译文】

当此怕犯忌讳，人人谨言慎语的朝代，为臣我敢于讲出了以上不合时宜的意见，犹如冰霜遇见了太阳，一定会招致自身的灭亡。臣起初是为国家的可悲而感到悲哀，现在全国的人该会为我的愚蠢胡涂而悲哀了吧！

孙悦春 译注

改铸大钱议

刘　陶

【作者】

刘陶，见本卷《上桓帝书》。

【题解】

本篇出自《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刘陶游太学之时，有人上书朝廷，以为货轻钱薄，以致贫困，主张改铸大钱。朝廷将此论下到群僚及太学生们讨论，刘陶便上奏此议。他认为，国家贫困，其忧不在于钱币的轻重大小，而在于民饥。“铸钱齐货”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要“止役禁夺”，使百姓安居乐业。作者尖锐批评了当时社会“取者争竞”、“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现实。指出，民穷则乱，当前的现实将会导致国家朝廷的危机。这篇文章切中时弊，观点鲜明，有振聋发聩之力。

【原文】

圣王承天制物①，与人行止②，建功则众悦其事，兴戎而师乐其旅③。是故灵台有“子来”之人④，武旅有“凫藻”之士⑤，皆举合时宜，动顺人道也。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之议，访覃幽微⑥，不遗穷贱⑦。是以藿食之人⑧，谬延逮及⑨。盖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⑩，在乎民饥。夫

生养之道，先食后民[11]。是以先王观象育物[12]，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13]，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也。窃见比年已来[14]，良苗尽于蝗螟之口[15]，杼柚空于公私之求[16]，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17]，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18]？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19]，瓦石变为和玉[20]，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21]，唐、虞之文明[22]，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23]。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以上言忧不在货，在乎民饥。）

【注释】

①承天：承奉天道。

②与人行止：进退行动与民同。 行止：动静，进退，指行为举动。

③兴戎：发动战争。

④灵台有“子来”之人：《诗经·大雅·灵台》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子来：为尽子义而来，喻乐于效力。

⑤武旅：周武王之旅。 凫藻：凫戏于水藻，比喻欢悦。

⑥覃：延、及。 幽微：指隐居不显之人。

⑦遗：遗漏。

⑧藿食：以豆叶为食。指贫困乏食者。藿，豆叶。

⑨谬延逮及：指得以参予讨论。

⑩货：钱币。

⑪民：据上下文义当为“货”之误。

⑫观象：考察天象。

⑬逋亩：指离开田地。逋，逃亡。此为逃开。

⑭比年：近年。

⑮蝗螟：蝗虫、螟虫，庄稼害虫。

⑯杼柚：织布机上的部件，指织机。

⑰靡盬：没有止息。《诗经·北山》："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后比喻王事。

⑱铢两：重量单位，这里指钱币的重量。

⑲南金：南方出产的铜。

⑳和玉：和氏璧，古代宝玉。

㉑皇、羲：古代传说中的君主三皇、伏羲。

㉒唐虞：即尧、舜。

㉓萧墙：门屏，古代宫室用以分隔内外当门的小墙。

【译文】

贤明的君主承奉天道而行事，行为进退与民众相同，建立功业则百姓乐于参加其事，发动战争则兵士乐于征战。因此灵台有乐于前来效力之人，武王军中有欢悦之士，这都是举动合乎时宜、顺乎人道的。我读了有关铸钱的诏书，平轻重的议论，要征询及于隐居不显者，连贫穷卑贱之人也不遗漏。所以草野之人，也能够参与议论。我认为当今的忧虑，不在于钱币，而在于百姓的饥荒。养民的道理，在于先粮食后钱币。所以古代先王观察天象培育万物，谨慎地授给百姓农时，使男的不会逃离田地，女的不会离开织机。所以君臣之道得以贯彻，而王道之教得以实行。由此来说，粮食，是统治国家的人所应当宝贵的，是百姓的最贵重之物。我见到近年以来，粮食都被虫害糟蹋光了，而因为公、私的索取，织机上也是空空的，着急的是早晚的饭食，忧虑的是国家的劳役，怎么能说是钱币的厚薄和轻重问题呢？就算把现在的沙砾都变成了南金，瓦石都变成了宝玉，而使百姓渴了没有喝的，饿了没有吃的，即使是上古皇、羲那样高尚的德行，唐、虞那样的文明，也还是难以保证内部的安定了。大凡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钱币，却不能一天饿着肚子，所以说粮食是最急迫的啊。

【原文】

议者不达农殖之本[1]，多言铸冶之便[2]，或欲因缘行诈[3]，以贾国利[4]。国利将尽，取者争竞[5]，造铸之端于是乎生[6]。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7]，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8]。夫欲民殷财阜[9]，要在止役禁夺[10]，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11]，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敝[12]，此犹养鱼沸鼎之中[13]，栖鸟烈火之上[14]。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15]，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16]，问路叟之所忧[17]，瞰三光之文耀[18]，视山河之分流[19]，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20]，无有遗惑者矣。（以上言禁铸无益，宜止役禁夺。）

【注释】

①达：明白。 农殖之本：农业生产的根本。

②铸冶：指铸钱。

③因缘：借机。

④贾：谋求。

⑤争竞：竞相争抢。

⑥端：开头，缘由。

⑦给：供给，满足。

⑧无厌之求：没有满足的要求。

⑨民殷财阜：人民富裕，财物丰盛。

⑩止役：停止劳役。 禁夺：指防止以上所说的取者争竞的局面。

⑪愍：怜悯。

⑫救其敝：解救困败。

⑬沸鼎：盛满沸水的鼎。

⑭栖鸟：使鸟栖息。

⑮锲薄：指锉薄铜钱以取其屑。

⑯民庶：百姓。　谣吟：歌谣。

⑰路叟：路上的老人。

⑱瞰：远望。　三光：指日、月、星。　文耀：日食、月食与星辰错行之变化。

⑲视山河之分流：观察山河的变化，如山崩、河水断流等，这些古人认为都是不祥之兆。

⑳粲然：鲜明、清楚的样子。

【译文】

谈议之人不了解农业生产这个根本，多说铸钱的好处，有的是想借机行诈，以谋求在国家那里获得好处。国家的好处快要完了，而谋取的人竞相争抢，于是就产生了铸钱的要求。一万人去铸钱，如果有一个人争抢，还不能够满足他，何况现在是一个人铸钱，一万个人来争抢呢？即使是把天地阴阳之气当作炭，把万物当作铜，役使着不需要吃饭的百姓，不会感到饥饿的人士，也还是不能够满足无止境的需求。要想人民富裕，财物充盈，关键在于停止徭役，禁止争夺，那么百姓不用辛劳而能够充足。陛下圣德，怜悯海内百姓的忧患悲哀，伤心天下人民的艰难困苦，想要铸造整治钱币，以救助百姓的困苦，这就像是在沸水锅中养鱼，在烈火之上养鸟。水和树木本是鱼鸟生活之处，但不在一定的时候用它，必然会导致鱼鸟被煮烂烧焦。希望陛下放宽锉薄铜钱的禁令，把铸钱的建议挪后，听听百姓的吟咏歌谣，询问路上老人所忧虑之事，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注意看山河的情况，那么天下人的意愿，国家的大事，都清楚地表现出来，就不会存有疑惑了。

【原文】

臣尝诵《诗》，至于鸿雁于野之劳，哀勤百堵之事[1]，每喟尔长怀[2]，中篇而叹[3]。近听征夫饥劳之声[4]，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妇吟鲁之忧[5]，始于此乎？见白驹之意[6]，屏营彷徨[7]，不能监寐[8]。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起，进秉国之位[9]，鹰扬天下[10]，鸟钞求饱[11]，吞肌及骨，并噬无厌[12]。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13]，投斤攘臂[14]，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15]，八方分崩，中夏鱼溃[16]，虽方尺之钱[17]，何能有救？其危犹举函牛之鼎[18]，绎纤枯之末[19]，诗人所以眷然顾之，潸焉出涕者也[20]。臣东野狂暗[21]，不达大义，缘广及之时[22]，对过所问，知必以身脂鼎镬[23]，为天下笑。（以上民穷则恐为乱）

【注释】

①鸿雁于野之劳，哀勤百堵之事：《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表现了百姓在徭役中的困苦。百堵：指许多的墙垣，指建筑宫室之多。

②喟尔：叹息之状。

③中篇：看到一半。

④饥劳：饥饿劳顿。

⑤匹妇吟鲁之忧：出自《列女传》。鲁国漆室女忧鲁君老而太子少，倚柱而啼。

⑥白驹：《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白驹比喻贤人。

⑦屏营：惶恐貌。

⑧监寐：假寐，不脱衣冠而睡。

⑨“群小”二句：此二句《后汉书·刘陶传》作“群小竞进，秉国之位。”句中“起”字衍。

⑩鹰扬：鹰之奋扬，本指威武或大展雄才。此处比喻大官向下掠夺。

⑪鸟钞：如鸟之掠夺粮食。

⑫并噬：全部吞食。

⑬板筑：筑墙的用具。

⑭投斤：扔下斧头。　攘臂：卷起衣袖，比喻振奋。

⑮云合：像云一样聚合在一起。

⑯中夏：中国。　鱼溃：像鱼烂而亡，比喻从中溃烂。

⑰方尺之钱：指再大的钱币。

⑱函牛之鼎：大鼎。鼎中可盛一整只牛。

⑲绂：挂。　纤枯：指纤细欲断的绳子。

⑳诗人：指《诗经》作者。《诗经·小雅·大东》有“睠言顾之，潸焉出涕”之句。　睠与眷通，言与焉、然同义。眷然：回视之貌，　潸焉：流泪的样子。

㉑东野：齐东野语，东鄙野人之语，称不足信的言论。　狂暗：狂妄昏昧。

㉒缘：因，借。　广及：指朝廷广征议论。

㉓鼎镬：俱为烹饪器。镬，大鼎。

【译文】

我曾经诵读《诗经》，读到《鸿雁》篇讲述在田野中劳动，建筑大量墙垣的悲苦之事，每每喟然长叹，读到一半就叹息而止。最近听到征夫的饥饿劳顿之声，比这首诗还要悲苦，所以我明白了鲁漆室女为鲁国悲忧哭泣，是由此开始的吧？明白《白驹》的诗意，惶恐犹豫，不能入睡。我想到当今土地广大而得不到耕种，百姓众多而没有吃的粮食，众多的小人纷纷出来，掌握国家的权位，飞扬跋扈于天下，像乌鸦那样盗用百姓财物以饱私囊，吞食百姓肌肉已深入骨髓，全部吞并，没有满足。我实在害怕会有役夫和穷匠人从服役之处起事，扔下斧头，卷起衣袖，登高向远地

号召，使那些悲愁怨恨的百姓，响应聚合，各地分崩离析，国家从内部而溃烂，即使有一尺大的钱币，又能有什么作用呢？这危险就像举着一只大鼎，挂在纤细欲断的绳子末端，这是《诗经》作者所以回顾悲哀而流泪的原因。我是东鄙野人，语言狂妄昏昧，不明大义，借着陛下广征议论之时，上策回答所问，我知道自己必然会以身入鼎镬，被天下人所耻笑。

张丽娟　译注

出　师　表

诸葛亮

【作者】

诸葛亮，见卷十《与群下教》。

【题解】

诸葛亮此《出师表》，又称《前出师表》，是有名的奏表。表作于三国蜀后主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即将率军从蜀北上、与魏争雄的临出发前，向后主刘禅所上。他分析自刘备死后，益州不利的形势；又指出朝臣外将还是同心辅佐、努力创业的有利条件，因此劝勉后主当这危急存亡的时候，立志于兴复汉室，北定中原。表中提出要明察情况，采纳忠谏，信任贤臣，疏远小人，严明法纪。同时表明自己深感刘备知遇之恩而效忠于后主，实现平生夙愿。文字条理晓畅，从中体现作者长于理政的才能和忠心保国的品德。

【原文】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1]，而中道崩殂[2]。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3]，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亡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4]，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5]，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6]，以塞忠谏之路也。（以上志意不可卑薄）

【注释】

①先帝：指刘备、谥昭烈帝。

②崩殂：死。天子死曰崩，殂（cú 粗阳），死亡。这里为同义连词。

③益州：州名，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主要在今四川省，并甘肃、云南、贵州、湖北等省边境相邻地区。此时治所在成都（四川今市）。罢弊：同“疲敝”，疲劳困苦。

④圣听：皇帝明白的听闻。

⑤恢宏：扩大，开展。

⑥引喻：举例以比喻。　失义：失去义理。

【译文】

臣诸葛亮上表言道：先帝开创事业未到一半的程度便中途逝世了。现在天下三分，益州的地方又疲劳困苦，这真是危急存亡的时期啊！然而朝内侍卫的臣，没有懈怠；忠心有志的人士，舍身在外作战，他们都是在追念先帝给予的特殊待遇，想要报答在陛下身上了。陛下便应当打开圣明的听闻，从而显扬先帝的遗德，扩展志士们的气概；不应当随便鄙薄自己、援引浅近小事加以比喻而失掉大的义理，因此而堵塞忠谏的言路啊！

【原文】

宫中府中[1]，俱为一体，陟罚臧否[2]，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3]，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4]，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5]，性行淑均[6]，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7]，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8]，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以上宫府贤才尚可信任）

【注释】

①宫中：指朝廷。 府中：指丞相府。 按：两者系以离皇帝近、远所作的区别。

②陟罚：升官和处罚。陟，登，升。 臧否：好和不好。

③犯科：违犯科条、法令。

④郭攸之：人名，时为侍中。 费祎（yi 依）：历任蜀汉太子舍人、庶子、黄门侍郎，时为侍中。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董允：历任太子舍人、洗马、黄门侍郎，时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后为大将军费祎副贰。

⑤向宠：任中部督，典宿卫军，后迁中领军。

⑥淑均：和善。淑，善；均，平。

⑦侍中：指上述郭、费、董诸人。 尚书：指陈震，建兴二年任尚书。

长史：指张裔，此次出师时，领留府长史。　参军：指蒋琬，此时迁参军，统留府事。

⑧贞亮：坚贞高洁。

【译文】

无论是朝廷还是丞相府，都是一个整体，凡是升迁和处罚、好与不好的，不应该有不同的对待。倘有奸邪违犯法令，和做忠善之事的人，应当交付有关部门，论定他们的刑罚或封赏，以便昭示陛下公平明察的治理；不应该有所偏私，以致对内和对外有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都贤良笃实，思想忠纯，是由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的人才。愚意以为朝廷的事务，不论大小，全都向他们咨询商议，然后施行，必定能够弥补缺失，得到更多的益处。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和善，通晓军事，在从前经过考验，先帝称许他一个“能”字，所以众人公议举他为中部督。愚意以为军中的事务，无论大小，全都和他谋议，必定能使行伍军阵中间和气安静，好坏事都处置得合理了。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之所以兴盛；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衰败呀。先帝在世时，每次与臣议论这些事情，没有不叹息乃至痛恨桓帝、灵帝的所作所为啊！现在任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的诸位，全都是坚贞高洁、能够死节的臣，唯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末汉朝的兴盛，便可以计算日子等得着的了。

【原文】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①，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②。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后值倾覆④，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⑤。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⑥。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⑦。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⑧，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以上自陈志事）

【注释】

①南阳：郡名，此指其治所之处，今河南南阳至湖北襄阳地区。

②闻达：犹言显耀、扬名。闻，闻名；达，发达。

③猥自：委屈自己。与下枉屈义同。

④倾覆：指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以荆州投降曹操，刘备出逃，败于长坂坡之事。

⑤二十有一年：从三顾茅庐到建兴五年，前后二十一年。

⑥这句指刘备在永安病危托孤于诸葛亮。

⑦不毛：不生五谷。此上两句指建兴三年南征南中诸郡，七擒孟获之事。

⑧驽钝：迟钝，谦词。驽，低能的马。

【译文】

臣本来是个没有官职的布衣之人，在南阳地方亲自种田为业，只想苟且地保全性命于乱世，不想求得显耀于诸侯之中。先帝不嫌臣的卑微鄙陋，低身屈驾，三次来到臣的茅屋中顾访，向臣咨询当世的事务。因此内心感激，就此应允为先帝奔走。不久即遭遇荆州的逃亡失败，臣是在这败军的时候承受任务，在这危险艰难的当儿奉命联络孙吴，自那以来已经有二十一年了。先帝了解臣办事谨慎，故而在临终时寄托国家大事于我。从受命到现在，早夜都忧虑慨叹，恐怕被托付的事没有功效，因此伤害了先帝的圣明。所以臣在炎热的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连五谷也不生长的荒僻之区。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兵甲已经充足，应该鼓励和率

领三军，北上平定中原，便能庶几竭尽自己迟钝的力量，铲除那奸邪凶恶，兴复汉朝，回到旧日的国都，这就是臣所要报答先帝而忠于陛下应尽的职责啊！

【原文】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①，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②。陛下亦宜自谋③，以咨诹善道④，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总收一节）

【注释】

①《文选》无此句及下"则"字。亦通。

②彰：显明，这里可作暴露解。　慢：懈怠，这里为渎职之意。

③谋：思考。《文选》作"课"，试。

④诹（zōu 邹）：商量，咨询，与咨组成复义连词。

【译文】

至于政事方面的斟酌情理、增减的事宜，进献并说尽忠言，那便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但愿陛下付托臣以讨攻曹贼、兴复汉室的功效；如果不见功效，便处治臣的罪过，告诉于先帝的灵前。若没有进献兴德的忠言，便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过失，以暴露他们的渎职。陛下也应该自己多多思考，去咨询商讨良好的治国之道，明察而采纳美好的言论，深刻回想先帝的遗诏。这样、臣便受不尽陛下的恩德而深深感激了。现在就要远离而去，临时上表而涕泪悲泣，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哩！

王贵民　译注

谏明帝疏

高堂隆

【作者】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郡平阳县（今山东省新泰县）人，三国时代魏国的谏臣。历官丞相军议掾、堂阳县长、给事中、驸马都尉、陈留郡太守、散骑常侍、侍中、光禄勋，赐爵关内侯。魏明帝曹叡为平原王时，隆为傅。曹叡即位后，隆经常讲谏。他曾建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明帝根据他的这一建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三国志》对隆的评价说："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

【题解】

魏明帝曹叡自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即帝位后，内外形势都很严峻。南有吴、蜀与之抗衡，辽东有公孙渊的叛乱。国内灾异时有出现。大旱、大疫、地震、陨石雨等连续发生。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九月，冀、兖、徐、豫四州天作淫雨，漂没民物。同月，毛皇后卒。面对这种情况，明帝不知节俭，而是大兴土木，增崇宫殿，彫饰观阁。采集天下奇石布置于园林之中。起昭阳殿，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面对这种劳民伤财的情况，作者写了这篇疏。首先引用《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告诫明帝要畏天命，修政以延长统治。又讲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分析了吴、蜀的形势，引用了秦始皇扰民致亡的历史，再三告诫明帝要提高警惕。据《三

国志》卷二五，明帝看了此疏说："观隆此奏，使朕惧哉！"足见此文的说服力。

【原文】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1]；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2]；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3]；后桑以成服[4]，所以昭事上帝[5]，告虔报施也[6]。昔在伊唐[7]，世值阳九厄运之会[8]，洪水滔天。使鲧治之[9]，绩用不成[10]。乃举文命[11]。随山刊木[12]，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13]，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14]。禹敷九州[15]，庶土庸勋[16]，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17]。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18]。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19]，非令名也[20]。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21]。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22]"。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23]，无以卒岁。宜加愍恤[24]，以救其困。（以上言上下劳役，宜加愍恤。）

【注释】

①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道德叫生长。　按："天地"至"曰财"，引自《周易·系辞下》。见卷二《运命论》注。

②镇：这里是基础的意思。

③帝耕：皇帝亲自耕种藉田。　劝农：劝导人民勤于务农。

④后桑：皇后采桑养蚕。　成报：制成衣服。

⑤昭事：明显地事奉。

⑥告虔报施：禀告虔诚报答恩惠。

⑦伊唐：唐尧姓伊祁，故称伊唐。

⑧阳九：术数家以4617岁为一元，初入元106岁，内有旱灾九年，谓之“阳九”。也泛指灾荒年景。 会：机会，时机。

⑨鲧（gǔn滚）：古人名。传说是禹的父亲。帝尧命他治水，九年都没有成功。

⑩绩用不成：功用不成，没有成功。绩，功。

⑪文命：禹的名字。

⑫随山刊木：随着山势砍伐树木，作为道路的标志。语出《尚书·禹贡》。

⑬灾眚（shěng省）：灾难。《释文》谓伤害曰灾，妖祥曰眚。

⑭南面：南面而坐的略语。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皆南面而坐。后引申为泛指帝王的统治。

⑮敷九州：分别土地以为九州。敷，分别。

⑯庶土：《三国志》卷二十五高堂隆传，“土”作“士”，是。指治事众士。 庸勋：功勋。

⑰服章：指表示官吏身分品秩的服饰。

⑱厮徒：干粗杂活的奴隶。泛指被人驱使的奴仆或贱者。

⑲竹帛：书籍，此指史书。由于在发明纸以前，中国的书籍是写在竹简或帛上，故名。

⑳令名：善名，美名。

㉑妪煦：生养抚育。煦，指天降气以养物；妪，地赋物以形体。

㉒“恺悌”二句：和乐简易的君子，可以做人民的父母。语出《诗经·泂酌》。

㉓荐臻：重至，再来，一再来。

㉔愍（mǐn敏）恤：怜悯抚恤。愍，通“悯”。

【译文】

“天地最大的道德叫生长；圣人的大宝叫爵位。怎么才能够守住爵位呢？叫做仁。怎么才能团聚人呢！叫做财。”然而士民乃

是国家的基础；谷物布帛乃是士民的生命。谷物布帛非造化不能生育，非人力不能制成。所以皇帝亲自耕种藉田以劝导百姓勤于务农；皇后采桑养蚕以制成衣服，以此来明显地事奉上帝，禀告虔诚、报答恩惠。昔日在唐尧时代，世道正赶上厄运的遭遇，洪水滔天。派鲧去治水，没有成功。于是举派文命去治水，他随着山势伐木作标志，前后历时二十二年。灾难之甚，没有超过那个时候的；力役之兴，没有比这时更长久的。尧、舜君臣，仅面南坐而已。禹分别土地以为九州，众士功勋，各有等级差别，君子小人，物质上有服章的区别。现在没有那个时候紧急，然而迫使公卿大夫们都与干粗杂活的奴隶们共同供职劳役。这让四夷听说之后，并不是好名声；写在史书上，也不是美名。所以有国有家的人，近处，从自身想起；远处，用事比喻，如天地一般抚育生物。所以称颂“和乐简易的君子，可以做人民的父母。”现在上下劳役，到处有疫病凶荒，耕种稼穑者寡，饥馑一再发生，人们无法生活到年终。应该对他们加以怜悯抚恤，以救济他们的贫困。

【原文】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①，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②，矜矜业业③，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④，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⑤。爰及末叶，暗君昏主⑥，不崇先王之令轨⑦，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⑧，未有不寻践祸难⑨，至于颠覆者也。（以上言当畏天命）

【注释】

①天人之际：天道人事的相互关系。中国古代的儒家认为，上天有什

么意志通过人间的丰收、灾异等现象表达。

②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万物化生，凡天地、日月、昼夜，男女以至腑脏、气血皆分属阴或阳。

③矜矜（jin 津）：同“兢兢”，小心谨慎。 业业：担心害怕的样子。

④治道：治平之道。 用兴：因此兴盛。用，因此。

⑤流祚：皇位流传下去。

⑥昏：《三国志》卷二十五作“荒”。

⑦令轨：美好的法度。

⑧恬：安然自适，满不在乎。

⑨寻：随即，不久。

【译文】

臣观察昔时的书籍所记载，天道人事的相互关系，没有不应验的。所以古代的先世哲王，畏惧上天的严明命令，循着阴阳的逆顺，兢兢业业，惟恐有所违犯。然后治平之道由此兴盛，道德与神明相符合，灾异既已发生，惧怕它而敬修政治，这样没有不使帝位延长流传下去的。于是到了末叶，昏庸的君主，不再崇奉先王美好的法度，不采纳正直学者的直言，为了满足其感情意志，满不在乎地忽然改变戒律，没有不随即陷于祸患，以至于被颠覆的了。

【原文】

天道既著，请以人道论之①。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②，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③，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即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

之，礼仪之制，非苟拘分④，将以远害而兴治也。（以上言情欲不节将起祸乱）

【注释】

①人道：人世间的事理、规律。

②六情：六种感情。一般指喜、怒、哀、乐、爱、恶。　五性：五种性情。对五性的说法各异。《大戴礼记·文王官》指喜、怒、欲、惧、忧。《汉武内传》指暴、淫、奢、酷、贼。《白虎通义·情性》指仁、义、礼、智、信。

③质：本质、底子。

④拘分：拘守本份。

【译文】

天道既已说明，请让我再从人道方面讨论它。六情五性同时存在于人身上。嗜欲和廉贞各占一部分。及至它们运动起来，在心中交互争斗。欲望强而本质弱，则放纵泛滥而不能禁止，精诚不能控制，则欲望放浪充溢没有尽头。感情的着眼点，不是好就是美，然而美和好所积集，非人力做不成，非谷物钱帛不能成立。感情如果没有限度，则人民不堪忍受他们的劳累，物质不能充分供应其苛求。劳累和苛求一起到来，将起祸乱。所以不割舍情欲，无法满足供应。仲尼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看来，礼义的制订，并不单是随便限制本份，将要以此远离祸害而振兴大治的呀。

【原文】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①，乃据险乘流②，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③。今若有人来告："权、备并修德政④，复履清俭⑤，轻省租赋⑥，不治玩好，动咨耆贤⑦，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

此[8]，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征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9]。"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10]，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11]。（以上言吴、蜀未平，不宜困民。）

【注释】

①白地小虏：沙漠中的小虏寇。此指乌桓、鲜卑。白地，大漠中不生草木多白沙的土地，故名。 聚邑之寇：屯据乡邑村落的贼寇。

②乘流：凭借河流。乘，凭借。

③中国：中原，此指曹魏。

④权：孙权。 备：刘备。此时刘备已死多年，在位者为刘禅。《资治通鉴》卷七三引用此文时改"备"为"禅"，是。

⑤复履清俭：又实行清廉节俭。

⑥轻省：减轻。省，减少。

⑦耆（qí 齐）：年老的，六十岁以上的。

⑧惕然：提心吊胆的样子。警惕的样子。

⑨吁嗟（xū juè 需倔）：忧愁。

⑩忿（fèn 奋）：愤怒，怨恨。

⑪义：合理。 数：程度。

【译文】

现在的吴、蜀二贼，并非仅仅是沙漠中的小虏或屯据乡邑聚落的贼寇，乃是占据险要凭借河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抗衡的势力。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孙权、刘备都在修德政，又实行清廉节俭，减轻租赋，不制作赏玩嗜好的物品，行动咨询年老的贤者，事情遵守礼仪法度。"陛下听了这些话之后，难道不提心吊胆地厌恶他们这样做，认为难以全部把他们讨灭而为国

家担忧吗？倘若让报告的人说："那两个贼都在做无道的事，崇尚奢侈没有限度，奴役他们的士民，加重士民的征敛，下人不堪忍受他们的法令，忧愁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了之后，难道不勃然愤怒他们困乏我无辜的人民，因而想加速诛伐他们吗？其次，难道不庆幸他们疲弊而攻取起来不难吗？倘若如此，则可以换一下立场来猜度，那么事情合理的程度也就不远了。

【原文】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①，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俭约，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②，以为天下倒县③，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凋弊，民无儋石之储④，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⑤；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⑥。（以上言存不忘亡）

【注释】

①萧墙之变：内部的事变。萧墙，照壁，比喻内部。

②贾谊：西汉政论家。　方之：比喻。

③县（xuán 悬）：同"悬"。"天下倒县"、"可为痛哭者一"等均见卷十一贾谊《陈政事疏》注。

④儋（dān 单）石（dàn 旦）：一石粮食。儋，通"甔"，盛粮的容器，可容一石，故称儋石。

⑤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诸侯有一至三军不等。后作为全国军队的统称。

⑥投命：舍命。 虏庭：敌对政权的朝廷。

【译文】

秦始皇不修筑道德的基础，而修筑阿房之宫；不担忧内部的事变，而大兴修长城的劳役。当他们君臣做这种计划时，也是想建立万世的功业，使子孙长期占有天下，怎么能意料到有朝一日一个普通百姓大声一呼，而天下就倒塌了呢？所以臣以为假使让先代的君王知道他们所实行的必将致于失败，那就不会做它了。所以亡国之主自己认为不会灭亡，然后终于亡了；圣贤的国君自己认为将要灭亡，然后终于没有灭亡。昔日的汉文帝可以称为贤王，亲自实行节约，施惠于下、抚养人民。然贾谊比之为，犹如天下倒悬起来，值得痛哭的事情有一件，值得流泪的事情有二件，值得长声叹息的事情有三件。何况现在天下凋弊，人民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存，国家没有一年的积蓄。外有强敌，六军暴露在边疆；国内兴修土木工程，州郡骚动。倘若有边寇的警报，臣担心版筑的人士，不能舍命于虏庭了。

【原文】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①，方之于昔②，五分居一。诸受休者③，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④，其所出与，参少于昔⑤。而度支经用⑥，更每不足，牛肉小赋⑦，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⑧。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⑨。《周礼》太府掌九赋之则⑩，以给九式之用⑪，

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12]。各足之后，乃以式贡之余[13]，供王玩好。又，上用财必考于司会[14]。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15]，非三司九列[16]，则台阁近臣[17]，皆腹心造膝[18]，宜在无讳。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19]，从命奔走，惟恐不胜，是则具臣非鲠辅也[20]。昔李斯教秦二世曰："为人主而不恣睢[21]，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国以覆，斯以灭族。是以史迁议其不正谏[22]，而为世诫。（以上言禄赐不宜减）

【注释】

①稍：逐渐地，慢慢地。　见：通"现"，出现。

②方：比。

③受休者：允许退休的人。

④兼：倍。

⑤参：三分之一。

⑥度支：规划计算。

⑦牛肉小赋：当时苛捐杂税的一种。由于大兴土木，犒飨工徒的经费不足，临时向人民敛牛肉以供应之。

⑧司命：原为神名，后转化为与生命有关的事物。

⑨府：聚集之处。

⑩太府：官名，掌府藏会计。　九赋：古代的九种赋税，即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弊余等。　则："财"字之误。

⑪九式：周代关于祭祀、宾客、丧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好用等九个方面财政支出的法式。

⑫干：牵涉。　乘：凭借。

⑬式贡：九式和赏赐的费用。贡，赐。

⑭司会（kuài 快）：官名，主管财政经济。

⑮廊庙：殿四周的廊和太庙都是古代帝王和大臣用以讨论政事的地

方，后以此称朝廷。

⑯三司：指司马、司徒、司空三种高官。 九列：列于九卿之位。汉代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九个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为九卿。

⑰台阁：尚书台，即内阁。

⑱造膝：至于膝下，指亲近的人。

⑲丰省：丰收减少了。

⑳具臣：徒具其位不称职的臣。 鲠辅：正直的宰辅。

㉑恣睢（sui 虽）：任意胡为。

㉒史迁：即司马迁。因为他著《史记》，故后人如此称他。 正谏：正言劝谏。

【译文】

还有，将士官吏的俸禄逐渐地出现折扣而减少，比起以前来，只占五分之一；诸位允许退休的人，又断绝了廪给；不应交租税的人，现在都要交一半。这些行为使官方的收入成倍地多于旧时，政府的支出给与，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然而规划计算的经济费用，反而经常不足，牛肉小赋之类的苛捐杂税一个接着一个。反过来进行推测，凡此诸项经费，必然有它所存在的去向。况且俸禄赏赐的谷物钱帛，是皇帝用以施惠抚养官吏士民，为了使他们活命的。倘若现在有的作废了，是在夺他们的生命。已经得到的而又失去，这是产生怨恨的地方。《周礼》上说，太府掌管九种赋税的财政，以供给九种支出方式的费用，收入有其名分，支出有其去所，不互相牵扯而费用各自充足。各自充足之后，乃以九种支出和赏赐的节余，提供国王玩赏嗜好的物品。还有，以上费用的财务必须经过司会的审核。现在与陛下一起坐在朝廷治天下的人，不是三公九卿就是尚书台内阁的近臣，都是亲近的心腹，应该无所避讳。倘若见到丰收减少而不敢加以报告，只是从命奔走，惟恐不能胜任，像这样则是徒具其位之臣而不是正直的

宰辅。以前李斯教给秦二世说："做皇上的而不能任意胡为，可给他命名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了他的话，秦国所以灭亡了，李斯因此被灭了族。因此司马迁评议他不正直劝谏，而成为后世的警诫。

刘凤翥　译注

劝　进　表

刘　琨

【作者】

刘琨（公元271～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省无极县）人。晋将领、诗人。生活于西晋末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时期，与祖逖友善，立志恢复中原。永嘉初为并州刺史，颇有声望，后为刘聪所败，父母俱遇害。愍帝时拜大将军和司空，都督并、幽、蓟三州军事，复败于石勒，于是与幽州刺史鲜卑段匹磾联姻盟誓，共戴晋室。元帝渡江，加琨太尉，封广武侯。琨忠于晋室，长期坚守并州，招抚流亡，与刘聪、石勒对抗，素有重望。后来段匹磾嫉妒其才能和声望，为段匹磾所害。所作诗文虽不多，但风格遒劲，寄托深远，实足为当代第一流诗人，《诗品》称其"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发之气"，《文心雕龙》赞其"雅壮而多风"，评价可谓最为中肯。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刘越石集》。

【题解】

《劝进表》为作者建兴五年(公元317年)之作。其时愍帝为汉(前赵)刘聪所虏,蒙难于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晋王朝眼看行将覆灭。志在振兴晋室,半生戎马而很想做一番事业的作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厄运,虽则"且悲且惋,五情无主",却并不悲观绝望,而是以"否泰相济"的古训,以"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主诸侯之盟"的历史事实激励称制江左的琅玡王睿,劝其"应命代之期,绍千载之运"而即帝位,以便重整王师,枭平叛逆,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元帝时干宝撰《晋纪》,就说作者作《劝进表》"无所点窜",又说"封印既毕,对使者流涕而遣之",也足见此表绝非应制之作,而是发于爱国志士肺腑的血泪之作。所以阅读此表,绝不可与通常劝进文字同日而语。

【原文】

建兴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①,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诸军事领护军匈奴中郎将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臣琨②,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抚军大将军冀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臣磾③,顿首死罪上书④。臣琨、臣磾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注释】

①建兴:西晋愍帝年号。公元313～317年,凡五年。 三月癸未朔:三月初一。癸未是干支。古人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此处为纪日。朔为初一。古人在说日子时,先指出那个月的初一是什么干支。

②护军匈奴中郎将:负责南单于辖境之专官,其职务以军事为主,多以有威望的大将充任。

③抚军:将军的称号。 左贤王:匈奴贵族封号,有左、右贤王。 磾:段匹磾,鲜卑人。怀帝时,因功封左贤王。与刘琨结盟讨石勒,兵败不屈,为石勒所杀。

④顿首：奏章中的套语，意为“头叩地而拜”。 死罪：奏章中的套语，意为“冒死”。 上书：用文字向君主陈述意见。

【译文】

建兴五年三月初一癸未十八日辛丑，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诸军事、领护军匈奴中郎将、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臣琨，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抚军大将军、冀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臣磾，顿首死罪上书。臣琨、臣磾，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原文】

臣闻天生蒸人①，树之以君，所以对越天地②，司教黎元③。圣帝明王④，鉴其若此⑤，知天地不可以乏飨⑥，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无主，故不得已而临之。社稷时难，则戚藩定其倾⑦；郊庙或替⑧，则宗哲纂其祀⑨。所以宏振遐风⑩，式固万世⑪，三五以降⑫，靡不由之。（以上言宗社当有主者）

【注释】

①蒸人：众人，百姓。蒸，众多。

②对越：配称。指德配于天。《诗经·周颂·清庙》：“对越在天”，郑玄笺：“对，配；越，于也。”

③司教黎元：负责教化管理百姓。黎元，百姓。

④圣帝明王：圣明帝王。

⑤鉴其：觉察到，考虑到。

⑥飨：祭享。

⑦戚，指亲戚大臣。 藩：藩国，即诸侯国。古代帝王以诸侯国藩屏王室，故称藩。 定其倾：安定其倾危。

⑧郊庙：祭祀天地宗庙。郊，祭天。庙，宗庙。

⑨宗哲：宗族中的哲人。哲，明达而有才智的人。 纂（zuǎn缵）：继承。

⑩遐风：犹高风，卓越的风范。

⑪式：助词，无义。

⑫三五：指三皇五帝。

【译文】

臣听说苍天创造化育人类，把人君设置在他们中间，是用来配称天地，负责教化管理黎民百姓。神圣而英明的帝王，鉴于如此，知道天地不能乏绝祭享，所以委屈自身而遵奉天命；知道黎民百姓不能没有君主，所以不得已而君临天下。国家有时如果出现祸乱，诸侯大臣就挽救国家的倾危；天地宗庙之祭有时如果废弃，宗族中的哲人就继承天地宗庙的祭祀。所以才能弘大奋发卓越的风范，使国家千年万代稳固下来，从三皇五帝以来，无不都是由此办理。

【原文】

臣琨、臣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①，世祖武皇帝遂造区夏②，三叶重光③，四圣继轨④，惠泽侔于有虞⑤，卜年过于周氏⑥。自元康以来，艰祸繁兴⑦，永嘉之际⑧，氛厉弥昏⑨，宸极失御，登遐丑裔⑩，国家之危，有若缀旒⑪。赖先后之德⑫，宗庙之灵，皇帝嗣建，旧物克甄⑬，诞受钦明，服膺聪哲⑭，玉质幼彰⑮，金声夙振⑯，冢宰摄其纲⑰，百辟辅其治⑱，四海想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⑲。不图天不悔祸⑳，大灾荐臻㉑，国未忘难，寇害寻兴，逆胡刘曜㉒，纵逸西都㉓，敢肆犬羊㉔，陵虐天邑㉕。臣等奉表使还㉖，仍承西朝㉗，以去年十一月不守㉘，主上幽劫，复沉虏廷㉙，神

器流离[30]，再辱荒逆[31]。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32]，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33]，含气之类[34]，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35]；况臣等荷宠三世[36]，位厕鼎司[37]？承问震惶，精爽飞越[38]，且悲且惋，五情无主[39]，举哀朔垂，上下泣血[40]！（以上闻怀愍之难）

【注释】

①伏惟：过去下级对上级表示恭敬的用语，奏疏和书信里常用。伏：俯伏。惟：想，思考。　高祖宣皇帝：司马懿。仕魏为丞相，独揽国政。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谥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肇基景命：即肇基于景命。景命，犹言天命。古时帝王自称受命于天，意即上天授予王位之命。景，大。

②世祖武皇帝：即司马炎。公元265年，废魏建立晋王朝，尊号武皇帝。世祖是死后的庙号。　区夏：诸夏之地。指中国。

③三叶：三世。指宣帝、景帝、文帝。

④四圣：指武帝。　继轨：犹踵迹。谓继承前人之业。

⑤于：介词。同，与。　有虞：指虞舜。舜为有虞氏，受禅继尧位，为五帝之一。

⑥卜年过于周氏：卜年超过周朝。《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说周朝享国年数之久长。卜年，以占卜预测享国的年数。周氏，指周朝。

⑦"自元康"二句：指西晋八王之乱。事见《晋书·惠帝纪》。　元康：晋惠帝年号，公元291～299年。

⑧永嘉：晋怀帝年号，公元307～312年。

⑨氛厉：犹言天灾人祸。氛，凶气。指刘聪石勒作乱。厉，灾疫。

⑩"宸极"二句：指怀帝为汉（前赵）所虏，死于敌国。事见《晋书·孝怀帝纪》。　宸极：帝位。　登遐：对人死去的讳称。

⑪缀旒（liú 流）：犹赘旒。指君主为臣下挟持，大权旁落。

⑫先后：犹先王。指宣、景、文、武诸帝。

⑬旧物：先代的典章制度。 甄：彰明。

⑭“诞受”二句：禀受唐尧推重照临四方的美德，衷心信服明察多知。句见《尚书·尧典》。 钦：钦佩，推重。 明：照临四方。

⑮玉质：对人资质的美称。

⑯金声：对人声望的美称。 振：振动，引申为远扬。

⑰冢宰：古官名，即百官之长。

⑱百辟：指诸侯。辟即君。此指各官长。

⑲来苏：从疾苦之中获得重生。来，招致。苏，再生，复生。

⑳悔祸：追悔所造成的祸乱。

㉑荐臻：频频而来。荐，频，一再。

㉒刘曜：汉（前赵）刘聪从弟。聪子粲为靳准所杀，曜率军尽灭靳族。后为石勒所俘杀。

㉓西都：长安。愍帝即位，迁都于长安。

㉔犬羊：对敌军的蔑称，犹言如犬似羊之众。

㉕天邑：帝王都邑。

㉖奉表：犹言上表。指建兴三年，愍帝拜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刘琨上表“让司空受都督”。

㉗承：奉承。 西朝：即西都。

㉘不守：陷落，丢失。

㉙“主上”二句：指愍帝蒙难平阳。事见《晋书·孝愍帝纪》。 幽劫：大难，深重的灾难。此处用作动词，遭受大难。 虏庭：敌庭，指敌国。虏，对敌方的蔑称。

㉚神器：帝位。此指皇帝。

㉛荒逆：边庭叛乱。荒，边远，远方。

㉜前载：前代的变故。载，事。指重大政治、军事事件。

㉝食土之毛：犹言天下黎民百姓。《左传·昭公七年》：“食土之毛，谁非君民？”毛，五谷庄稼。

㉞含气：有血气的人。

㉟行号巷哭：犹街号巷哭。行，道路。

㊱三世：三代。《晋书·刘琨传》：“祖迈有经国之才，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蕃，清高冲俭，位至光禄大夫。”

㊲鼎司：司空。三公之一。

㊳飞越：犹飞扬。

㊴五情：喜、怒、哀、乐、怨。

㊵泣血：极其悲痛地哭泣。

【译文】

臣琨、臣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等私下想，高祖宣皇帝由于天命始创基业，世祖武皇帝终于创建诸夏之地，三代后王继前王的功德，四圣接继前人大业，德化和恩泽同有虞氏齐等，占卜享国的年数超越于周朝。从元康以来，祸乱一再发生，永嘉年间，天灾人祸弥漫昏暗，帝位丧失，皇帝死于敌国，国家危难，大权旁落。凭藉先王的功德，仰仗宗庙的威灵，当今皇帝继续建国，先代的典章制度能够彰明，禀受钦明的美德，衷心信服聪明智慧，美好的资质自幼彰明较著，尊显的声望早就远扬，冢宰辅佐朝廷处理国家的政事，诸侯佐助朝廷使国家安定太平，天下思慕由衰落而重新兴盛的美好未来。众生怀抱从疾苦中获得重生的希望。想不到苍天不能追悔祸乱，大灾频频而来，国难还没有忘却，敌军入侵的祸患相继发生，犯上作乱的胡人刘曜，在西都长安恣纵放荡，胆敢放纵如犬羊之众，侵犯帝王都邑。臣等上表的使者回来，仍然承奉西都。从去年十一月西都失守，主上遭受大难，又陷身敌国，皇帝颠沛流离，怀帝再次受辱边庭。臣屡次观看史册，细看其中前代的变故，艰难困苦的遭遇如此达到极点，古往今来还不曾发生。凡是天下黎民吃土生的五谷，有血气的人，无不捶胸而气息欲绝，无不大街小巷痛哭流涕；何况臣等祖孙三代承受恩宠，官位置于三公之中？听到噩耗震动惊惧，精气飞扬丧失，又悲痛又怨恨，五情无主，举哀于北方边垂，上上下下都泣不成声！

【原文】

臣琨、臣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昏明迭用[1]，否泰相济[2]，天命未改，历数有归[3]。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齐有无知之祸[4]，而小白为五伯之长[5]；晋有骊姬之难[6]，而重耳主诸侯之盟[7]。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8]；黔首几绝，必将有以继其绪。伏惟陛下元德通于神明[9]，圣姿合于两仪，应命代之期[10]，绍千载之运[11]。夫符瑞之表[12]，天人有征[13]；中兴之兆，图谶垂典[14]。自京畿陨丧[15]，九服崩离[16]，天下嚣然[17]，无所归怀[18]。虽有夏之遘夷羿[19]，宗姬之离犬戎[20]，蔑以过之！陛下抚宁江左，奄有旧吴[21]，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摄不类[22]，杖大顺以肃宇内[23]。纯化既敷[24]，则率土宅心[25]；义风既畅，则遐方企踵。百揆时叙于上，四门穆穆于下[26]。昔少康之隆[27]，夏训以为美谈[28]；宣王中兴[29]，周诗以为休咏[30]。况茂勋格于皇天[31]，清辉光于四海，苍生颙然莫不欣戴[32]，声教所加愿为臣妾者哉[33]！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亿兆攸归，曾无与二[34]。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咏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35]。天地之际既交，华裔之情允洽。一角之兽[36]，连理之木[37]，以为休征者，盖有百数；冠带之伦[38]，要荒之众[39]，不谋而同辞者，动以万计。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40]，昧死以上尊号[41]。愿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巢、由抗矫之节[42]，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

忧，不以克让为事。上以慰宗庙乃顾之怀，下以释普天倾首之望。则所谓生繁华于枯荑[43]，育丰肌于朽骨[44]，神人获安，无不幸甚！（以上言元帝亲贤，宜嗣大统。）

【注释】

①昏明：指昼夜。

②否泰相济：盛衰相互转化。《易经·杂卦》："否泰，反其类也。"是说物极必反。这里指世道盛衰和人事顺逆。济，成功，成就。引申为变成，变化、转化。

③历数：指朝代更替的次序。

④无知：指公孙无知，齐襄公同母弟。襄公卒，子襄公继位，无知弑襄公，自立为齐君。后为国人所杀。

⑤小白（？～公元前643年）：即齐桓公。春秋时齐侯，五霸之一。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以兄襄公暴虐，去国奔莒。襄公被杀，归国即君位。任用管仲为相，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其身为盟主。

⑥骊姬：春秋时晋献公的宠姬。为使己子为晋君，谋杀太子申生，谮害公子重耳、夷吾，酿成晋国近二十年的祸乱。

⑦重耳（公元前697～前628年）：即晋文公，春秋时晋君，五霸之一，献公子。因献公宠骊姬，出奔在外十九年，因秦穆公援助返国为君。整顿内政，增强军力，尊周室，平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救宋破楚，遂霸诸侯。

⑧有以：有所以。下句"有以"同此。

⑨陛下：对帝王的尊称，此谓元帝司马睿。　元德：《文选》作"玄德"，是。清人，因避康熙皇帝名讳而改。潜蓄而不著于外的品德。

⑩命代：犹命世，名世。

⑪千载：指千载一出，是说圣人乃应运而生。

⑫符瑞：吉祥的征兆。

⑬天人：天道和人事。

⑭图谶：汉代宣扬符命占验的书。

⑮京畿：指京都长安。

⑯九服：古代天子所住京都以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九等，叫九服。此

指全国各地。

⑰嚣(áo 熬)然:忧愁的样子。

⑱无所归怀:无处投奔。所,处所。怀,与"归"同义。

⑲有夏之遘夷羿:夏朝遭受夷羿之祸。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屈原《天问》及王逸注。夷羿,又称后羿,为夏代部落首领。羿弑夏帝而居天子之位,变更夏道,为万民忧患。遘,遭遇。

⑳宗姬之离犬戎:周代遭逢犬戎之祸。事见《史记·周本纪》。宗姬,指周室。周幽王宠爱褒氏,废正后而立褒氏。正后之父申侯,与犬戎共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古戎族的一支,殷、周时,居于我国西部。离,遭遇,遭受。

㉑旧吴:原来的吴国。指三国时吴国。

㉒摄:安定。 不类:不善,此指衰败局面。

㉓大顺:本指天下兴盛,此指天下所赖以兴盛的封建礼教法制,即德、礼、法、信。语见《礼记·礼运》。

㉔纯化:犹言大化。广远深入的教化。

㉕宅心:犹归心。

㉖"百揆"二句:由于尊崇贤能而百官按时铨叙,由于推重谦让而天下和睦安乐。语见《尚书·舜典》:"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是说帝舜举贤荐能而天下和乐。 百揆:百官。 叙:铨叙。指按规定的等级次第授官职及按劳绩的大小给予奖励。 四门:四方之门。指全国各地。

㉗少康:夏王相之子,禹的七世孙。寒浞攻杀相后,少康生于母家有仍氏。成人后与旧臣靡合力灭浞,恢复夏王朝。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

㉘夏训:指夏书。

㉙宣王:即周宣王。厉王子,名静。厉王死于彘,周公、召公共立之,用仲山甫、尹吉甫、方叔、召虎等,北伐玁狁,南征荆蛮、淮夷、徐戎。事见《史记·周本纪》。

㉚周诗:指《诗经》。 休:美。

㉛格于皇天:古代帝王自称受命于天,凡所作为感通于天,叫格天。皇天,尊言天。

㉜颙(yóng 拥阳)：仰慕之状。

㉝臣妾：本指奴隶，此作为所属臣下的称谓。

㉞与二：有二心。二，同“贰”。

㉟“讴歌者”二句：歌颂的人无不歌唱高明的谋略，讼狱的人无不思慕圣德。《孟子·万章》：“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是说舜有德而天下归心。

㊱一角之兽：一角兽。野兽名，相传属麒麟类，被视为祥瑞。

㊲连理之木：连理枝。异根草木，枝干连坐。古人以为吉祥之兆。

㊳冠带：本指服制，引申为文明之称。此指华夏。

㊴要荒：距离京师极远的地方。要，要服，离京师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的地方。荒，荒服，离京师二千五百里的地方，为古代五服(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中最远之地。

㊵函夏：全中国。夏，华夏，中国的别称。

㊶尊号：帝、后的称号。

㊷狭：狭隘。形容心胸、气度、见识不广。此处为以……为狭隘。　抗矫：高举。喻指隐逸。

㊸生繁华于枯荑：使枯槁的草木鲜花盛开。华，花；荑，草木始生的芽。

㊹育丰肌于朽骨：使枯朽的白骨生育丰腴的肌肤。

【译文】

臣琨、臣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听说昼夜轮流运行，盛衰相互转化，上天的意旨没有改变，朝代更替的次序则是归属晋室。因为上天有时以重重的灾难来使国家巩固，有时以深重的忧患来启迪帝王。譬如齐国由于发生无知弑君的祸乱，而使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晋国由于发生骊姬谋杀太子的祸难，而使晋文公主持诸侯的会盟。国家不安定，必定有人扶助国家的危难；黎民百姓危亡，必定有人承继国家民族的绪业。臣等私下想，陛下内在的美德与神祇相通，英明的风姿与天地和同，顺应当世的希望，承继千载一出的期运。祥瑞征兆的显扬，天道和人事出现证验；晋室中兴的预兆，河图和谶书显示迹象。自从京师丧失，全国

各地分崩离析，天下百姓忧愁不安，无处投奔归附。即使夏朝遭受夷羿之祸，周代遭逢犬戎之祸，也无法超过这场祸乱！陛下安定江左，全部占有原来吴国的境域，以仁德安抚远方，以刑罚征讨叛逆，振奋显赫的威灵以安定衰败的局面，凭藉礼教法制来肃清天下。广远深入的教化敷扬之后，境域以内都向心归服；义风敷畅之后，远方各地延颈举踵。由于尊崇贤能而百官按时铨叙，由于推重谦让而天下和睦安乐。从前少康振兴夏朝，夏书用来作为美谈；宣王中兴周室，周诗用来作为佳咏。何况陛下丰功伟绩感通于皇天，美好的风采昭明盛大于天下，百姓仰慕而无不乐于拥戴，声威和教化所施与的地方愿为所属臣下呢！再说宣皇帝的后嗣，只有陛下，亿万人所归附，竟毫无二心。上天赐福大晋，必定要有人主持，主持晋室宗庙祭祀的人，不是陛下却又是何人？所以近处没有不同的意见，远方没有不同的愿望，歌颂的人无不歌唱陛下高明的谋略，讼狱的人无不思慕陛下圣德。天地之间神人已经交泰，华夏后裔上下之情和美。一角兽，连理枝，认为是美好征兆的，恐怕要以百来计算；中土华夏的人民，极远地区的百姓，不谋而同一声音的，动不动以万数计。所以臣等不揣冒昧地推求天地的意向，依据全中国的意志，不避死罪而敬献尊号。愿陛下用心思考虞舜和夏禹极公正的天赋性情，以巢父和许由隐逸的气节为狭隘，把国家社稷作为致力的根本，不把无关大体的行为当作首要的事情；以黎民百姓的忧愁为忧愁，不以谦恭退让为意。向上用以慰藉先祖先宗眷顾的情怀，向下用以解除全天下殷切的盼望。这就是所说的使枯槁的草木鲜花盛开，使枯朽的白骨生育丰腴的肌肤。这样神灵和生民都获得安宁，无不幸运得很！

【原文】

臣琨、臣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尊位不可久

虚，万机不可久旷[1]。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浃辰[2]，则万机以乱。方今钟百王之季[3]，当阳九之会[4]，狡寇窥窬[5]，伺国瑕隙，齐人波荡[6]，无所系心，安可以废而不恤哉[7]？陛下虽欲逡巡[8]，其若宗庙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虏秦[9]，晋国震骇，吕、郤之谋[10]，欲立子圉[11]，外以绝敌人之志，内以固阖境之情，故曰：丧君有君，群臣辑穆，好我者劝，恶我者惧[12]”。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13]。陛下明并日月，无幽不烛，深谋远虑，出自胸怀。不胜犬马忧国之情，迟睹人神开泰之路[14]，是以陈其乃诚，布之执事[15]，臣等各忝守方任[16]，职在遐外[17]，不得陪列阙庭，共观盛礼，踊跃之怀，南望罔极！（以上言立君以定民志）

【注释】

①万机：指众多的朝政，帝王日常处理的纷繁政务。

②浃辰：十二日。从甲至癸为十日，从子至亥为十二辰。

③钟：当，适逢。　百王：历代帝王。百，概数，极言其多。

④阳九：古代术数家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初入元一百零六岁，内有灾岁九，称为“阳九”。后因以指灾年和厄运。　会：际会。

⑤窥窬（yú 于）：伺隙而动。亦作“窥阚”、“窥觊”。窬，孔，门边小洞。

⑥齐人：齐民。犹平民。齐，指齐等而无贵贱。

⑦恤：体恤，体念。

⑧逡（qūn 群阴）巡：迟疑徘徊，欲行又止。

⑨惠公虏秦：惠公虏于秦。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惠公：晋惠公。晋献公三子，名夷吾。太子申生遇害，夷吾出亡。献公卒，夷吾因秦穆公之力得返国为君。后背秦，与秦穆公战于韩原，为秦所虏获。

⑩吕、郤（xì 细）：吕饴甥、郤乞。晋大夫。

⑪子圉：晋怀公，惠公之子。

⑫“丧君”四句：语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劝：悦从，心悦诚服。

⑬元：《文选》作“玄”，是。清人因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而改。 玄龟：犹言神龟。古代以龟甲占卜吉凶，故称龟为神龟或玄龟。引申为可作借鉴的事。

⑭迟睹：希望看见。《后汉书·章帝纪》：“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李贤注：“迟，犹希望也。”

⑮执事：各部门的专职人员，犹言百官。

⑯忝守：愧守。忝，自谦之词。意思是说“有愧于”。 方任：一方的重任。指地方长官所居的职位。

⑰遐外：犹遐荒，边远广大的地方。

【译文】

臣琨、臣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听说帝位不可以长时间空虚，朝政不可以长时间旷废。如果使帝位空虚一天，尊位就因此危险；如果使朝政旷废浃辰，朝政就因此紊乱。现在适逢历代帝王的末世，处于厄运的际会，凶暴的敌人伺隙而动，等待国家的可乘之机，平民百姓有如波涛动荡而不稳定，心意之所向无处寄托，怎么能荒废政事而不体恤人民呢？陛下虽然意欲退却，但是对国家怎么办？对百姓怎么办？从前晋惠公被秦国虏获，晋国上下震动惊惧，吕饴甥和郤乞计议，打算立子圉为君，对外用以杜绝敌人的意念，对内用以安定一国的民心，所以说“失去国君却又有国君，百官和睦，同我友善的人心悦诚服，同我不善的人感到恐惧”。不忘记以往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今后的借鉴。陛下的光辉与日月不相上下，没有照射不到的幽暗处所，计谋深远，考虑周密，由于心中所怀而形成。不尽的犬马忧念国事的情怀，希望看到实现人和神亨通安泰的途径，所以陈述自己的真诚，颁布到百官中去。臣等各自愧守一方的重任，职守在于边远的地方，不能陪列于朝堂，共同观赏盛大的登极典礼，欢欣奋起

的心情满怀，向南遥望没有穷尽！

【原文】

谨上。臣琨谨遣兼左长史右司马臣温峤、主簿臣辟闾训[①]，臣碑遣散骑常侍征虏将军清河太守领右长史高平亭侯臣荣劭、轻车将军关内侯臣郭穆奉表[②]。臣琨、臣碑等[③]，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注释】

①温峤（公元288～329年）：字太真，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人。为刘琨奉表江东劝进，辞旨慷慨，深得元帝器重，除官散骑侍郎，累官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辟闾训：字祖明，乐安（今山东省博兴县）人。后入石勒部，任幽州刺史。

②荣劭：字茂世，北平（河北省遵化县东）人。为清河太守。　郭穆：字景通。后没入匈奴。

③臣琨、臣碑等：据《晋书·刘琨传》记载，孝愍帝蒙难平阳，元帝称制江左，刘琨联合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所以称“等”。

【译文】

恭敬地上表。臣琨郑重地派遣兼左长史、右司马臣温峤，主簿臣辟闾训，臣碑派遣散骑常侍、征虏将军、清河太守、领右长史、高平亭侯臣荣劭，轻车将军、关内侯臣郭穆上表。臣琨、臣碑等人，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赵德政　译注

文字源流表

江 式

【作者】

江式，字法安，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省兰考县）人，北魏时的古文字学家。其六世祖江琼善虫篆诂训。因避永嘉大乱而投凉州张轨，世传其业。其祖父江强徙代京（今山西省大同市），向北魏朝廷献五世所传掌的经史诸子之书千余卷，又上书谈古篆八体等三十余种书法，拜中书博士。其父江绍兴掌国史二十余年。式少专家学，初拜司徒长兼行参军，检校御史，不久升符节令和奉朝请。正光（公元520～525年）中，兼著作郎，卒于官，追赠巴郡刺史。由于他篆体字写得特别好，所以北魏迁都洛阳后，洛京宫殿诸门的板题都是江式写的。他想依照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撰写《古今文字》四十卷，分别讨论篆字和隶字。可惜他还没来得及把书写完而故去，从仅存于《魏书·江式传》和《北史·江式传》中的这份上表还可窥见其古文字造诣之一斑。

【题解】

《文字源流表》是江式于延昌三年（公元514年）三月向北魏宣武帝元恪上的表。先后载于《魏书》和《北史》的江式传。表中概述了自远古至北魏的汉字发展简史。由于作者出生于古文字世家，对历代文字的字体、流派、著作等方面的情况概括得极为得体。鉴于北魏开国以来世易风移，文字改

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的情况，而文字又是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因而作者提出撰集古来文字著作的建议。并提出了撰写方法及请求派人协助等问题。从中可以了解北魏之前的汉字发展史。与《魏书》所收有节略。

【原文】

臣闻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画①；轩辕氏兴②，而灵龟彰其彩。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③，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④，用书契以维事⑤。迄于三代⑥，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违仓氏矣⑦。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以六书⑧。"盖是史颉之遗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⑨，与古文或同或异⑩，时人谓之"籀书"。孔子修六经⑪，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以上自上古至孔子）

【注释】

①伏羲：即太昊，风姓。又名庖犧。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酋长。相传他画八卦，教民捕鱼畜牧，以充庖厨。　作：此指兴起。　八卦：古代相传伏羲所画的八种符号。符号由断裂与否的三条横线组成。其名称分别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起初是纪事符号，后被用为占卜符号。

②轩辕：黄帝的名字。黄帝初姓公孙，因长于姬水，后改姓姬。又因居于轩辕之丘，所以轩辕为名。他是五帝之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兴：振兴。

③仓颉：传说是黄帝时的史官和汉字的创始者。　二象之爻：阴阳两种现象的卦爻。八卦中每一个长短横道叫爻，不断裂的为阳爻作"—"，断裂的叫阴爻作"--，"各卦都由三个爻组成，三个都是阳爻为乾卦，三个都是阴爻为坤卦，其它卦则阴阳爻相间。

④结绳：文字产生以前的一种记事方法。用绳打结，以不同形状和数量的绳结标记不同事件。

⑤书契：用刀刻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用刀刻在陶器、龟甲和牛骨上。后来的竹简、木简也有用刀刻者。 维：维系联结，这里引伸为记录。

⑥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⑦违：《魏书》作“悉殊”。

⑧保氏：古代职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 六书：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⑨宣王：周宣王姬静，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 太史：西周官名。其职务是按王命起草文书、策命诸侯、记录史事，整理文字，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 史籀（zhòu宙）：人名，周宣王时的史官。 大篆：字体之一，此指用大篆书写的一种字书。因是史籀所著，故又称《史籀篇》、《史籀》、《籀书》、《史书》、《史篇》等。原书共十五篇，新莽、更始之际，天下大乱，此书残失六篇，东汉建武（公元25～56年）时只存九篇。西晋永嘉之乱时，全书散失。据今人考证，此书收有九千个汉字，每四字一句，每二句一韵，为蒙童识字课本。清代马国翰辑有《史籀篇》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小学类》。是从《说文解字》等书中辑出的。

⑩古文：指小篆之前的殷周古代汉字。

⑪六经：《乐经》、《诗经》、《书经》、《易经》、《礼经》和《春秋》等六部古代典籍。

【译文】

臣听说伏羲氏兴起而用八卦呈现出它的笔画；轩辕氏振兴，而使灵龟彰明了它的文彩。古代史官仓颉浏览阴阳二象的卦爻，观察鸟兽的脚印，特意创造了文字，以代替结绳记事，用刀刻的字来记录事情。及至夏、商、周三代，其字体颇为岐异，虽然依照类别可以取得其形制，但也未能违背仓氏的文字，所以《周礼》说：“八岁入小学，保氏教给六书。”那都是太史仓颉留传下来的造字方法。到了周宣王时，太史史籀撰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当时人称它为“籀书”。孔子修订六经，左丘明述说《春秋》，都是用的古文，其意义可以得到说明。

【原文】

其后七国殊轨[1]，文字乖舛[2]。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3]。斯作《仓颉篇》，车府令高作《爰历篇》[4]，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式，颇有省改[5]，所谓"小篆"者也。于是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趣简易，始用"隶书"。古文自此息矣。"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6]。世人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故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书[7]，四曰虫书[8]，五曰摹印[9]，六曰署书[10]，七曰殳书[11]，八曰隶书。（以上秦）

【注释】

①七国：指战国时代的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国家。

②乖舛（chǔan 喘）：错乱不齐。舛，《魏书》、《北史》作"别"。

③蠲（juān 捐）罢：罢除。蠲，除去。

④车府令：据《魏书·江式传》，"车"字上脱"中"字。秦汉时代的官名。掌管皇帝乘坐的车辆。

⑤省改：省其繁复，改其诡异。是说在创小篆时以秦文为准，凡籀文与秦文相同者省减其繁复笔画。凡秦文与籀文相异者，以秦文为准，对籀文加以改正。

⑥程邈（miǎo 秒）：字元岑，秦代下杜（故地在今西安市南）人。相传为隶书的创始者。始为县狱吏，得罪始皇，被幽禁在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狱中，苦思十年，变大小篆使之外方内圆而为隶书三千余字上奏始皇，始皇称善，用为御史。

⑦符书：符节上用的文字。符节亦称符契，古代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

⑧虫书：秦代统一文字后所规定的字体之一，亦称"虫篆"。因其字体类似虫鸟之形故名。多用以书写幡旗和印信。

⑨摹印：秦代的字体之一。就小篆稍加变化，字形屈曲缜密。初用于玺文，后来也用于一般印章，故名。

⑩署书：秦代的文字书体之一。因用于封检题字故名。

⑪殳书：秦代的文字书体之一，因用于兵器故名。殳（shū 书），古代的一种兵器，用竹或木做成，长一丈二，一端有稜无刃。

【译文】

以后七国车轨各殊，文字错乱不齐，及至秦国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于是奏请废除不与秦国文字相合的文字。李斯撰《仓颉篇》、车府令赵高撰《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撰《博学篇》。都是采取史籀式的文字加以省改而成，这就是所谓的“小篆”。后来秦朝焚烧经书，涤荡清除旧有的典籍，政府的讼案繁多，所以文字趋向简易，开始使用“隶书”。古文从此就停止使用了。“隶书”是秦始皇派下杜人程邈依附于小篆所创造的。当世人因为程邈曾为徒隶，所以把这种文字称为“隶书”。所以秦朝的文字有八体：第一种叫大篆，第二种叫小篆，第三种叫符书，第四种叫虫书，第五种叫摹印，第六种叫署书，第七种叫殳书，第八种叫隶书。

【原文】

汉兴，有《尉律》①：“学徒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②。书省字不正③，辄举劾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其形书虽无厥谊④，亦一时之变通也。孝宣时⑤，召通《仓颉》读者，独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⑥，亦能言之。孝平时⑦，征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宫中⑧，以礼为小学元士⑨。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⑩。及亡新居摄⑪，自以运应制作⑫，使大司马甄丰校文字之部，颇改定古文。时

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云小篆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13]。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以上西汉至新莽）

【注释】

①《尉律》：西汉法律类的书名。因为当时律令归廷尉执掌，故名。

②尚书史：秦、汉官名，掌殿内文书，职位很低。

③书省字不正：《魏书》卷九十一和《北史》卷三十四皆作"吏人上书，省字不正"。写字时省掉字或不规整。

④其形书：《魏书》卷九十一作"考其书形"。"形书"应作"书形"。 厥谊：它的合宜的道理或规则。

⑤孝宣：西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

⑥业：《魏书》卷九十一作"邺"。 讲学大夫：西汉官名。

⑦孝平：西汉平帝刘衍。公元前1年～公元5年在位。

⑧未央宫，西汉时首都长安内的宫殿名。故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

⑨小学元士：官名。小学，文字学。 元士：天子之士称元士，以别于诸侯之士。

⑩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详见卷四《羽猎赋》。《训纂篇》：古文字类书名，扬雄以《仓颉》为底本所撰，取其有用者，去其重复，续以所无，共89章，收5340字。

⑪亡新：已灭亡的新朝，王莽所建立的政权。 居摄：西汉孺子婴的年号，公元6～8年。当时名义上还是汉朝，但实权已归王莽。亦可解释为摄政。

⑫运应：《魏书》作"应运，"是。 应运制作：适应时运而制作文字。

⑬鲁恭王：汉景帝之子刘余。公元前154年封鲁王。好治宫室，拆孔子故宅以增广其宫时，从壁中发现古书。

【译文】

汉朝兴起后，有本《尉律》说："用籀书教育学生，又学习八体，考试功课最好的，任命为尚书史。书写时有漏字或字体不工整者，就被检举弹劾。"另有"草书"，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用的。其字形虽然没有什么义例，但也是一时的变通。孝宣皇帝时，招取读通《仓颉》的人，唯张敞跟着学习。凉州刺史杜业、沛县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等也能说《仓颉》。孝平皇帝时，征调爰礼等一百多人，讲说文字于未央宫中，任命爰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录了一些而创作《训纂篇》。到了"亡新"居摄时期，自己为了适应命运而制作文字，派大司马甄丰校勘文字之部，便稍事改定了古文。当时有六种文字，一是古文，是孔子壁中所发现的书；二是奇字，即古文中特异部分；三是篆书，亦称小篆；四是佐书，即秦朝的隶书；五是缪篆，用它摹写印章；六是鸟虫，用它来书写旗幡印信。壁中书是指鲁恭王拆孔子故宅时而得到的《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另外，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书体也与孔氏旧宅墙中的书相似，亦即前代的古文。

【原文】

后汉扶风曹喜[1]，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许慎古学之师也[2]。后慎嗟时人之好奇，叹俗儒之穿凿，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3]，各有部属，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4]，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左中郎将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以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5]，多是邕书也。后开鸿都[6]，书画奇能，莫不云集。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以上后汉）

【注释】

①扶风曹喜：《魏书》卷九十一，此四字前有“郎中”二字。

②汝南：东汉郡名。辖地约当今河南省东南部。郡治故址在今河南省平舆县。　许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陵县（今河南省漯河市）人，东汉古文字学家。性淳笃，少博学经籍，当时就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佳话。初任本郡功曹，举孝廉再迁洨县县长。撰有《五经异义》、《说文解字》等书。　古学：《魏书》卷九十一作“古文学”，皆指古文字学。

③首一终亥：以“一”字开头，以“亥”字结尾。

④越：散乱。

⑤楷法：典范的书法。

⑥鸿都：东汉的宫殿名，内藏图书。

【译文】

后汉扶风郡的曹喜，号称工于篆字，与李斯的篆法稍有不同，然而却甚精巧。从此之后，后来的学者都是按着他的篆法。又下诏书命令侍中贾逵修订整理旧的文化，特殊艺术和奇异的技术，从国王的教化一方面说，只要有可以增加好处于国家者，无不全部征集。贾逵就是汝南郡许填的古文字学方面的老师，后来许慎感叹当时人的好奇和俗儒的穿凿附会，所以撰《说文解字》十五篇，以“一”字开头，以“亥”字结尾，各个字都有部首，可以说类聚群分，复杂而不散乱，文质彬彬，是最可以值得讨论的书。左中郎将蔡邕采纳李斯和曹喜的篆法，用以创作出古今相杂的字形。皇帝下诏书在太学中立石碑，刊刻《五经》，写书的是楷法，大多是蔡邕写的。后来开设鸿都，书画界的奇才能手莫不云集。当时各方面所献的篆字，没有超出蔡邕的。

【原文】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方之许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陈留邯郸淳亦与揖

同[1]，博闻古艺，特善《苍》、《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厥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2]，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小异。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笺题[3]、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以上曹魏）

【注释】

①淳：《魏书》和《北史》江式传均作"淳"。 同：《魏书》作"同时"，是。

②《三字石经》：用古文、篆字、隶书三种书体刊刻的石经。亦称"三体石经"。魏朝正始（公元240～249年）年间所立。

③笺题：题字。笺，供题字用的精美的纸张。

【译文】

魏朝初年，清河郡的博士张揖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是仿照许慎的篇章，古今体的字都用，或有所得或有所失。陈留郡的邯郸淳也与张揖同样，博闻古艺，特别擅长《埤苍》和《广雅》、许氏字指。八体和六书，都能精密地研究其道理，比张揖还有名，以字书教诸皇子。又在汉碑的西边建《三字石经》，其文字蔚为壮观，三种字体再次得到宣扬。与《说文解字》相比，篆、隶大致相同，而古字稍异。又有京兆郡的韦诞和河东郡的卫觊两位名家，一齐号称篆字能手，当时台、观上的题字，宝器上的铭文，都是韦诞写的，都传之子孙，世上的人都称赞它的美妙。

【原文】

晋世吕忱表上《字林》六卷[1]。寻其况趣[2]，附托许慎《说文》，而按偶章句[3]，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仿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

《韵集》五卷，使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4]，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5]，音读楚、夏[6]，时有不同。(以上晋)

【注释】

①《字林》：古文字类书名。晋吕忱撰。按照《说文解字》部首，分为五百四十部，搜求异字，补《说文解字》所遗漏者，凡12824字。原书久佚。

②况趣：境况和情趣。

③按偶：按类。偶，类。　章句：章节和句读。

④宫、商、角、徵、羽：古乐五声音阶的五种音阶名。

⑤鲁卫：鲁国和卫国。春秋时鲁国和卫国相邻，此指差别不大。

⑥楚、夏：楚地和华夏。春秋时人认为楚人为南蛮，与华夏有本质区别，这里表示差别大。

【译文】

晋代的吕忱上表献上《字林》六卷，寻味其情况和情趣，依附于许慎《说文解字》的部首，从而按类分章节和句读，隐约地区别古籀中的奇惑之字，其文字既得隶书正宗，也不差篆意。吕忱的弟弟吕静，另外仿照已故去的左校令李登《声类》的方法，撰《韵集》五卷，使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与他哥哥相比在文字方面如同鲁国和卫国，相距很近，在音读方面就犹如楚国与华夏，往往就不一样。

【原文】

皇魏承百王之季[1]，绍五运之绪[2]。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3]，复加虚造，巧谈辨士[4]，以意为疑，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乃曰“追来为归[5]”，“巧言为辩”，“小兔为㲉”、“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6]、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

三字也。(以上元魏文字错谬)

【注释】

①皇魏:大魏。指拓跋珪建立的北魏。本朝人称本朝往往在朝代名前加"皇"或"大",如"皇宋"、"大清"等。 百王:众王。百,泛指众多。

②绍:接继。 五运:五种德运。即金木水火土。 绪:世系。

③俗学:世俗流行的学问。 鄙习:鄙陋的风习。

④辨士:《魏书》江氏传作"辩士",是。

⑤追来为归:"归"是"追来"的合写,也附会为这个意思。这是作者所举的当时对字义解释而创造新字的例子。以下"巧言为辩"等亦同此。

⑥孔氏古书:即汉代发现的孔子旧宅壁中的古书。

【译文】

大魏朝继承在百王的后面,接续五种德运的世系。世道换了,风俗移了,文字也改变了,篆书字形被谬错,隶体失真。世俗流行的学问和鄙陋的风习,再加上凭空捏造,巧谈善辩之士以己意制造疑难,炫耀疑惑之说于当时,难以更改。于是就说"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黱"、"神虫为蚕",像这样的情况甚多,都不符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慎的《说文解字》和石经上的三种字体了。

【原文】

嗟夫①!文字者,六籍之宗②,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皆受学于卫觊③,古篆之法、《苍》、《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遇洛阳之乱④,避地河西⑤,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⑥,牧犍内附⑦,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⑧,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

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9]，官班文省，家号世业。（以上自叙世习斯业）

【注释】

①嗟夫（fú 伏）：感叹词。类似于现代汉语的“唉”。

②六籍：六种典籍，即六经。　宗：根本。

③从父兄：叔伯哥哥。从父，父亲的哥哥或弟弟，即伯父或叔父。

④洛阳之乱：亦称“永嘉之乱”，指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匈奴贵族刘曜攻陷洛阳，纵兵烧掠，宫殿官府皆被烧尽，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并掳走晋怀帝的大乱。

⑤河西：指张轨在河西走廊建立的前凉政权。

⑥世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庙号。　太延：拓跋焘的年号。公元435～440年，凡六年。

⑦牧犍（？～公元447年），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名“沮渠”为氏。公元433年，其父蒙逊死，继位为北凉的河西王。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八月，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率文武五千人降北魏。

⑧文威：江式祖父江强的字。　杖策：拄着拐杖。策，拄。

⑨叙列：按次序排列。　儒林：儒士之群，即知识分子圈。

【译文】

唉！文字是六经的根本和王教的发端，前人的事迹之所以能够垂留到现在，现在的人之所以能认识古代，靠的是文字。我的六世祖江琼，世世代代家居陈留郡，往昔的晋朝初年，他与他的叔伯哥哥都跟着卫觊学习，对古篆之法以及《碑苍》、《广雅》、《方言》、《说文解字》等书的意义的了解，在当时都收到了良好的声誉。然而我的六世祖遇上了洛阳之乱，避乱到了河西地面。数代传习这个专业，所以没有失传。世祖太延年间，北凉河西王牧犍内附，我的亡故的祖父文威拄着拐杖归顺国家，奉献了五代家传执掌的图书和古篆八体的方法。当时蒙受褒奖和录用，按次序被

排列于儒林之中，分派官职于文化部门，家庭号称世守专业。

【原文】

臣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窃慕古人之轨，企践儒门之辙，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及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苍》、《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①，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②，以类编联，文无复重，统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训诂假借之谊③，随文而解④；音读楚、夏之声，逐字而注⑤。其所不知，则阙如也。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⑥。（以上自述撰集文字以义为主，而训诂音声附见。）

【注释】

①《五经音注》：书名。从字音方面注解五经中的生僻字。不知作者姓名及著作时代，不见《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中有"《五经音》十卷，徐邈撰。"《尔雅》：书名。传为周公所作，实际上是秦汉经师缀辑旧文，递相增益而成。今本三卷十六篇，前三篇解释语词，后十九篇解释名物术语。《三苍》：书名。为李斯《苍颉篇》、扬雄《训纂篇》、东汉贾鲂《滂喜篇》的合称。《凡将》：书名，西汉司马相如作。《通俗文祖文宗》：书名。此书名各家断句岐异甚大，有断为"通俗，文祖文宗"者，亦有断为"通俗文、祖文宗"者。皆有顾此失彼文句欠通之嫌。之所以如此，是此书既不见《汉书·艺文志》，又不见《隋书·经籍志》所致。

②谊：意义，意思，内容。

③训诂：解释古代的字义。

④随文而解：《魏书》卷九十一和《北史》卷三十四"随"字前皆有"佥"。佥，都，皆。

⑤逐字而注：《魏书》卷九十一和《北史》卷三十四“逐”字前有“并”字。

⑥同文字：统一文字。

【译文】

我凭借着六代的资历，遵奉祖父和父亲的教训，私下羡慕古人的轨迹，希望踏上儒门的道路，企求撰集古往今来的文字方面的著作，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主要参考，旁及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苍》、《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各种赋中的文字凡有六书之谊者，按类编联，文无重复，统编为一部书。古籀，奇惑之字及俗隶诸体都按顺序把它们排列在相应的篆字下面，使之各有区别。训诂假借的意思，随着文字而得到解释，音读方面楚音和华夏的声音区别，逐字注明。不知道的则付阙如。希望能省去阅览百家著作的麻烦，而达到文字统一的境域。

刘凤翥　译注

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陆　贽

【作者】

陆贽，见卷十《拟奉天改元大赦制》。

【题解】

这一奏状，上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

唐德宗即位以后，即决心解决藩镇割据，但两河藩镇联合抗命，建中四年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的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德宗发兵征讨，但指挥无能，长久不能取胜。由于朔方、太原戍兵和神策军也东调参战，造成西北边防和京师空虚。连年战争，军费大增，常赋不足供应，就增加税役，强行征发，甚至税及房屋，搞得民怨沸腾。时陆贽为监察御史，翰林学士，德宗就两河用兵，长久不决，征询他的意见。陆贽认为连年战争，兵穷民困，如不改张，恐生内变。他在《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中提出："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战争将会像火一样，不控制会烧死自己。主张缩减兵力，善于用将，节省财力，稳定民心。但陆贽的这一奏状以及《论关中事宜状》等中所提建议，德宗都未接受，同年十月就发生了泾卒之变，德宗出逃奉天。

【原文】

内侍朱冀宁奉宣圣旨①："缘两河寇贼未平殄②，又淮西凶党，攻逼襄城。卿识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陈利害封进者。"

臣质性凡钝，闻见陋狭，幸因乏使③，簪组升朝④，荐承过恩，文学入侍⑤。每自奋励，思酬奖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职干议⑥，典制所禁，未信而言，圣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⑦，尸居荣近⑧，日日以愧，自春徂秋⑨。心虽怀忧，言不敢发，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纵圣德，神授英谋，明照八表⑩，思周万务，犹虑阙漏，下询刍荛⑪，此尧、舜舍己从人、好问而好察迩言之意也。

臣每读前史，见开说纳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牵裾断鞅者[12]，皆以进议见拒，恳诚激忠，遂至发愤逾礼而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势有危迫，事有机宜，当圣主开怀访纳之时，无昔人逆鳞颠沛之患[13]；傥又上探微旨，虑匪悦闻，旁惧贵臣，将为沮议[14]，首尾忧畏[15]，前后顾瞻[16]，是乃偷合苟容之徒[17]，非有扶危救乱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齿于既往[18]，是以不忍复躬行于当世也。心蕴忠愤[19]，固愿披陈，职居禁闱[20]，当备顾问。承问而对，臣之职也；写诚无隐，臣之忠也。谨具件如后，惟明主循省而备虑之。岂直微臣独荷容纳之恩，实亿兆之幸，社稷之福也！（以上进言之由）

【注释】

①内侍：内侍省长官，从四品上，由宦官担任，职掌在内侍奉，出入宫掖，宣传制令，总管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五局的官属。

②殄（tiǎn 舔）：断绝、灭绝。

③乏使：因官员缺乏而使用，在任的谦词。

④簪组：指官服或显贵。簪，冠簪；组，冠带。

⑤文学入侍：指以擅长文学选为翰林学士侍奉。

⑥越职干议：指陆贽时为监察御史，职掌分察百寮，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议论军国大政，不是他的职责。

⑦循循默默：缄默无言。

⑧尸居：像尸一样静止，比喻沉默无为。

⑨徂（cú 粗阳）：到。

⑩八表：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表，外。

⑪刍（chú 除）荛：割草打柴的人，草野鄙陋的人。

⑫牵裾断鞅：拉住衣袖，斩断马颈上的皮带，谏阻皇帝。　鞅：套在马颈用以负轭的皮带。拔剑断鞅，车不能行，见《左传·襄公十八年》。

⑬逆鳞：龙喉下倒生鳞片，若有人犯鳞，必定杀死。比喻直谏触怒君主会被杀。

⑭沮议：终止建议，败坏建议。

⑮首尾忧畏：畏首畏尾，比喻顾虑很多。

⑯前后顾瞻：即瞻前顾后，顾虑过多，行事犹豫不决。

⑰偷合苟容：苟且迎合，以求容身。

⑱切齿：咬紧牙齿，表示极端痛恨。

⑲蕴（yùn 运）：积蓄，深藏。

⑳禁闱：指宫禁之中。闱，宫中小门。陆贽为翰林院学士，翰林院设置在宫内深处，麟德殿之西，与寝宫内殿很接近，故云“职居禁闱”。

【译文】

内侍朱冀宁奉命宣传圣旨：“因为黄河南北逆贼没有平定、消灭，还有淮西凶恶党徒，攻打进逼襄城。你通识古代，知道当今情势，应当有良好的对策，应该具体陈述利害封状进奏。”

臣资质秉性平凡愚钝，见闻浅陋狭小，侥幸任职，显贵地升入朝中，屡次蒙受过多的恩惠，以文学入宫侍奉皇上。常常发奋勉励自己，想着报答皇上奖拔知遇之恩，感激达到极点，也能忘身为国，但因超越职责，干预政务议论，为法律制度所禁止。没有信任以前，发表国事言论，圣人并不赞赏。所以沉默不语，虽然身居值得荣耀的近臣职位，但像死尸一样静止，无所作为，天天感到惭愧，从春天直到秋天。心里虽然忧虑国事，但不敢发言，这是臣的罪过，也是臣的职分所限。皇上有天帝赐给的圣明德行，神人授与的英明谋略，光明能远照八方之外，思虑能周详千头万绪的政务，还怕有缺失疏漏，下访征徇草野鄙陋人的意见，这是唐尧、虞舜放弃自己意见顺从下民意见、爱好询问而又爱好观察近臣言论的意思。臣经常阅读前代史书，见到大胆说话献纳忠心的臣子，甚至有痛哭不止，哭出血来，磕头不止，磕伤头额，拖住皇帝衣袖不让退朝，斩断马鞅，阻止皇帝车驾前进的，这都是因为

所进奏议被拒绝，诚恳激发忠心，一到发泄出来，违反礼法，而不能自己控制的缘故。而况现在形势紧迫危险，国事要相机处理，正当圣明君主畅开胸怀访求接纳建议的时候，没有前人进谏触怒君主遭受流放那样的祸患；傥若还要向上探听皇上流露出的一些意图，顾虑所上奏议，皇上不喜欢听，又惧怕显贵大臣将要败坏自己的建议，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顾虑多端，犹豫不敢提出建议，这样就属于苟且迎合，以求容身的一类，没有扶助危难，拯救世乱的意图。这是愚臣所痛心，早已极端愤恨的，是决不能忍心亲身将它再施行于当代的。臣积聚在心中的忠心忧国之情，实在愿意披露陈奏，而且在宫禁之内任职，理当备作顾问。承蒙下问而应对，是臣子的职责。倾写诚心，毫不隐藏，表示臣的忠心。恭敬谨慎地具奏条件在后面，只希望圣明君主阅察而准备考虑采纳，岂但是小臣独自受到皇上容纳建议的恩宠，实在是亿兆百姓的幸运，国家的福分呀。

【原文】

臣本书生，不习戎事。窃惟霍去病[①]，汉将之良者也，每言行军用师之道："顾方略何如耳[②]，不在学古兵法！"是知兵法者无他，见其情而通其变，则得失可辩，成败可知。古人所以坐筹樽俎之间[③]，制胜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颇窥其意，是敢承诏不默，辄陈狂愚[④]。

【注释】

①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汉河东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人。年十八为侍中，善射，曾六次率兵出击匈奴，封冠军侯，为骠骑将军。

②方略：谋略。

③樽俎：同"尊俎"。古代盛酒和盛肉的器皿。常用为宴席的代称。

④狂愚：狂妄放肆愚昧的意见，自谦之词。

【译文】

臣原来是个书生，没有学习军事。私下想起霍去病，是汉朝的良将，他常说行军用兵的道理："看谋略怎么样，不在于有没有学习过古代的兵法！"所以知道兵法没有其他多少道理好讲，关键是看能否根据实际情况主动采取正确的应变措施，就可以明白得失，知道成败。古代的有名人物所以能够坐在席位谋划，制定战胜千里以外敌人的计划，就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臣的才能不如古人，但颇能了解他们的意思，所以敢接受诏书后，不再沉默不语，就陈述狂妄放肆愚昧的意见。

【原文】

伏以克敌之要①，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②。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兵不足恃，与无兵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③，亦有不戢自焚之灾④。自昔祸乱之兴，何尝不由于此？

【注释】

①伏：谦敬词，俯伏。

②操得其柄：操刀的人拿住刀柄，比喻要把兵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③玩寇：轻视敌寇。

④不戢自焚：以战争比喻火，不止息，焚死自己。戢，止，息。

【译文】

臣以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得到好的军将人选；任用军将的方法，在于使他掌握指挥的全权。军将人选不适当，兵即使很多也不能依靠；失去了指挥全权，军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使用。

兵不能依靠，和没有兵相同；军将不能发挥才能指挥，和没有军将相同。军将不能指挥军队，国家不能统率军将，不仅仅限于浪费财物，轻视敌寇的弊害，战争也会像火那样，不止息会有烧死自己的灾害。从古以来，发生的祸乱，没有不是由于这种原因引起的。

【原文】

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①。尚恐其中或有旁遭诖误②，内蓄危疑，苍黄失图③，势不得止。亦未必皆是处心积虑④、果为奸逆、以僭帝称王者也⑤。况其馀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若招携以法，悔祸以诚，使来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积著，人谁不怀？纵有野心难驯，臣知其从化者必过半矣。舞干苗格⑥，岂独虚言？假使四五凶渠，俱禀枭鸱之性⑦，其下同恶，复有十百相从，是皆卒伍庸流，阛茸下品⑧。其志好不过声色财货之乐，其材用不过蹴蹐距踊之能。其约从缔交，则迭相侮诈以为智谋；其御众使人，则例质妻孥以为术数。斯乃盗窃偷安之伍，非有奸雄特异之资。以陛下英神，志斯平壹，君臣之势不类，逆顺之理不侔，形势之大小不伦，师徒之众寡不敌；然尚旷岁持久，老师费财，加算不止于舟车，征卒始穷于闽、濮⑨，笞肉捶骨，呻吟里闾，送父别夫，号呼道路，杼柚已空，兴发已殚，而将帅者尚曰“财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虑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审陛下尝征其说，察其由乎？股肱之臣⑩，日月献纳，复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无知，实所深惑，遂

乃过为臆度，辄肆讨论。以为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今以陛下效其明圣，群帅畏威，虽万无此虞，然亦不可不试省察也。

【注释】

①四五凶人：指河北的朱滔、王武俊、田悦，河南的李纳，淮西的李希烈。

②诖（guà 挂）误：贻误，连累。诖，欺骗。

③苍黄：同“仓皇”，慌张，匆忙。

④处心积虑：指蓄意已久。

⑤僭（jiàn 见）：超越名分。

⑥舞干苗格：舞干，拿起盾牌和舞具在台阶前跳舞；苗格，叛逆的苗部落感于禹的文德来投顺。干，盾。格，至。语出《尚书·大禹谟》。原文为“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⑦枭（xiāo 消）：相传为食母恶鸟。 鸱（chī 痴）：鸱鸮，类似猫头鹰，古代认为是恶鸟。 枭鸱：形容秉性凶恶。

⑧阛茸（tà rǒng 榻冗）：地位卑微、品格卑鄙的人。

⑨征卒始穷于闽、濮：形容征兵数量多，范围广。 闽：指今福建地区。 濮：指湖南地区。

⑩股肱（gōng 工）：大腿和胳膊，比喻辅佐君主的大臣。

【译文】

现在河南、河北、淮西叛乱的首领，只有四五个恶人罢了。恐怕其中或许还有遭受欺骗，惧怕危险，心存疑虑，匆忙失算，参加反叛，迫于情势，不能停止的。也未必都是早有打算，一定要当奸逆，超越名分，自己称帝称王的。而况其余的贼众，都是因为受到暴力威胁，不得已而跟从叛逆，如果知道能够保全生命，岂肯愿意作恶！如果招引得法，诚心对待悔过，使前来归顺的必定安心，

安心后一定长久，这样的治理政策，积久著明，百姓谁不响往？即使有包藏野心，难于驯服的，但臣可以推知过半数的贼众一定会顺从朝廷的教化。士兵拿着盾牌欢呼舞蹈，反叛的人前来投顺，岂仅是空话吗？假定四五个凶恶首领，都是枭鸱那样的本性，他们手下又有十个百个跟着共同作恶的人，那都是士卒一流平庸的徒众，地位卑微，品格低下。他们的志向，只不过追求歌舞女色、珍宝财富，物质享受，他们的才能只不过会踢球跳跃的技能。他们缔结合从交好盟约，将互相欺骗，使用奸诈，当作好的谋略；他们统率部众任用人员，按照惯例，将扣押妻子家眷做人质，当作权术。这是鼠窃狗盗，苟且偷安的徒众，没有奸雄那种特异的资质。陛下英明神武，立志要平定叛乱，统一国家，君臣上下的形势不同，叛逆和顺从的道理不等，形势大小不一样，军队的数量多少不能相比，哪一条朝廷都占优势；但是还是空费岁月，相持长久，官军疲惫，耗费大量财物，增加税收，不仅仅限于船只车马，征发军队开始远达福建、湖南、甚至更远地区。暴吏强征，鞭打百姓，痛彻骨肉，乡里之间，到处是呻吟痛苦声音，儿子送走父亲，妻妾离别夫君，在道路上呼天喊地号哭，布帛等财物已征发一空，力役已征发穷尽，但将帅们还说："财物不够用，兵员不够多"，这是小臣所千思百想而不明白的道理！不知陛下曾经考查过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分析过其中原因吗？辅佐大臣，每天每月献言进奏；又替陛下审察过这类情况吗？臣愚昧无知，实在深感疑惑，就大胆推测，放肆地讨论。认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得到好的军将人选；统率军将的方法，在于使他掌握指挥军队的全权。军将人选不适当，兵即使众多，也没有用；军将失去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即使有才能也不能起作用。现在陛下效法明君圣主，各路军将都畏怕威势，虽然万万不会有这种忧虑，但也不可以不试着考察啊。

【原文】

陛下若谓臣此说盖虚体耳，不足征焉，臣请复为陛下效其明征，以实前说。田悦倡乱之始，气盛力全，恒、赵、青、齐[1]，迭为唇齿[2]。陛下特诏马燧[3]，委之专征，抱真、李芃[4]，声势相援。于时士吏畏法，将帅感恩，俱蕴胜残尽敌之诚，未有争功邀利之衅，故能累摧坚阵，深抵穷巢，元恶幸脱于俘囚[5]，凶徒几尽于锋刃。臣故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悦既败，力屈势穷，且皆离心，莫有固志。乘我师胜捷之气，蹑亡虏伤夷之余[6]，比于前功，难易百倍！既而大军遂驻，遗孽复安[7]。其后馈运日增，师徒日益，于兹再稔[8]，竟不交锋。量兵力，则前者寡，而今者多；议军资，则前者薄，而今者厚；论气势，则前者新集，而今者乘胜；度攻具，则前者草创，而今者缮完；计凶党，则前者盛，而今者残；揣敌情，则前者锐，而今者挫。然而势因时变，事与理乖，当易而反难，当进而中止，本末殊趣[9]，前后易方，顺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审今兹事实，得无近于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赋以殄人[10]，无纾目前之虞[11]，或兴意外之患！

【注释】

①恒：恒州，成德节度使治所。 赵：赵州，属成德节度使所领。 青：青州，平卢淄青节度使治所。 齐州：属平卢淄青节度使所领。 恒、赵、青、

齐：指成德节度使李维岳，淄青节度使李纳。

②唇齿：即唇齿相依，比喻关系密切，互相依靠。

③马燧（公元726～795年）：字洵美，唐汝州郏城（今河南省郏县）人，安禄山反，燧在范阳，说范阳守贾循以范阳归国，事泄，禄山使人杀贾循，燧西逃，初为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幕僚，累官至陇州刺史、商州刺史，大历十年为河阳三城使，十四年为河东节度使。建中二年，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大破田悦于临洺、洹水，以功加右仆射，三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泾卒之变，德宗奔奉天，燧出兵勤王，以功封北平郡王。讨李怀光有功，迁光禄大夫，兼侍中，德宗赐铭褒美，后因力主和吐蕃结盟，失策，被削去兵权，仍任地位崇重而无实权的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病故，终年七十。

④抱真：即李抱真（公元733～794年）：本姓安，因与安禄山同姓，肃宗时赐姓李。堂兄抱玉为泽潞节度使，很器重抱真，任以军事，累授汾州别驾，仆固怀恩反，抱真逃归京师，授泽州刺史，兼泽潞节度副使，二年后，转怀州刺史，怀泽潞观察使留后。抱玉卒，抱真仍为留后，利用农隙，训练乡兵，三年后得强兵三万。德宗即位，拜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使，讨田悦、朱滔有功，加检校司空，贞元十年（公元794）卒。　李芃（péng 蓬）（公元722～785年）：字茂初，赵郡（治所今河北省赵县）人，初为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主簿，累任长安尉、山南东道观察支使，都团练副使，亳州防御使。德宗即位，为河阳三城镇遏使，观察使，参加讨伐田悦，以功封开阳郡王，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卒。

⑤“元恶”句：马燧等一败田悦于临洺，斩首万余，二败田悦于洹州，斩首二万多，俘虏三千多，悦收残余部队千余人逃往魏州。元恶，指田悦。

⑥蹑（niè 聂）：追踪。

⑦“既而”二句：指建中三年，田悦在洹水大败，收集残余部队一千多人，逃往魏州，夜至州城南，大将李长春闭关不让田悦进城，等待官军前来。但马燧、李抱真内部矛盾，顿兵魏州之南，不乘胜追击，直到天将亮，李长春不得不放田悦进入城内，田悦入城后，安抚奖赏将士，重整部伍，完善防守。

⑧稔（rěn 忍）：年。谷一熟为年，故称年为稔。

⑨殊趣：不同的旨趣。

⑩殄人：害民。殄，残害。

⑪纾(shū舒):解除。 虞:忧虑。

【译文】

皇上如果认为臣这一说法空虚无实,不足证信,臣请求再替皇上献上明白的事例,来证明前面的说法。田悦开始发起叛乱,气势很盛,兵力完整无损,和恒州、赵州、青州、齐州的李惟岳、李纳,关系密切,互相依靠,互相支援。皇上特地下了诏书给马燧,委派他专任征讨,李抱真、李芃,和他互通声势,互相支援。这个时候,士卒官吏害怕军法,将帅感激朝廷恩惠,都蕴藏战胜消灭敌军的忠心,没有互相争功夺利的事端,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屡次摧毁敌军坚强阵地,深入抵达敌人的老巢魏州城下。元恶田悦侥幸逃脱,没有当俘囚,叛军几乎全部杀尽。臣所以说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得到好的将帅人选;统率将帅的方法,在于使将帅有指挥的全权。这是明白的证验了!田悦已经大败,兵力穷尽,士气低落,而且部下都离心离德,没有信心,惶恐不安。乘我军大获胜利的气势,追击敌人逃亡伤病的残余部队,与过去的功效比较,难易相差百倍!面对这样有利形势,但官军的大部队驻留不追,使遗留下的逆贼地位重新获得安稳,以后军资运输一天天增加,征发的军队数量一天天增多,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竟然不交锋作战。计算兵力,以前少,而现在多;说到军队给养,以前单薄,而现在丰厚;论到官军的气势,以前是新集结的部队,而现在是乘胜之师,士气高涨;度量攻战的刀枪器具,以前是匆促创办,多不完备,而现在是整修完备精良;推算敌军,以前强盛,而现在是残余势力;揣测敌军的情势,以前是富有锐气,而现在是挫折之后,士气不高。然而形势因时间而变化,事情违背常理,应当前进破敌反而中止不前,本末的道理颠倒,前后的方向改变。若是顺理常规,一定不会这样!臣所以说军将人选不适当,兵即使众多也没有用,将帅失去了指挥全权,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

挥。这自然是过去确实的证明，但没有审查现在的事实，能不导致这种情况吗！关键在于皇上仔细考虑查明而很快采取补救措施，的确不在于再增加军队数量，滋生事端，增加赋税，残害百姓。如果再增发军队，不但不能解除目前的战乱，或许会发生意料之外的祸患。

【原文】

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兵者，财之蠹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蹶拔矣①。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师兴三年，可谓久矣；税及百物，可谓繁矣；陛下为之宵衣旰食②，可谓忧勤矣；海内为之行赍居送，可谓劳弊矣。而寇乱有益，翦灭无期，人摇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机，迟则生变。此兵法深切之诫，往事明著之验也！夫投胶以变浊，不如澄其源而浊变之愈也；扬汤以止沸，不如绝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劳心于服远者，莫若修近，而其远自来；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于举毛，但在陛下然之与否耳。（以上言操失其柄，当务改行易制。）

【注释】

①蹶（jué 决）：倒，颠仆。

②宵衣旰食：天未亮就起来穿衣，傍晚才进食，比喻勤于政务，为美化帝王的套语。

【译文】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百姓的心脏；军队，是财物的蛀虫。心脏受到伤害，根本也就受伤害；根本受到伤害，主干枝叶就会枯萎摧折，而根基也就颠仆拔出了。希望皇上慎重对待，怜惜爱护百姓。今发兵征讨已经三年，可说长久了；增加税收已达到上百种货物，可说繁多了；皇上为了平定叛乱，天未亮就起身穿衣工作，傍晚才进食，可说关心勤劳国事了；天下百姓为了行军赏赐输送财物，可说劳苦受害了。但是寇贼逆乱只有增多，不知何时才能剪除消灭；民心动摇不安，难以预料的事变，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用兵打仗贵在慎重而行动迅速，不提倡取巧而行动迟缓。行动迅速，就可以利用机会；行 动迟缓，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兵法深切告诫的，过去的事例已明显证明。投掷粘胶使浊水变清，不如澄清源头使水变清来得快；漂扬汤水来制止沸腾，不如断绝柴火制止汤水沸腾来得迅速。所以用心使远方来臣服的，不如很好对待近旁；很好对待了近旁的人，远方的人知道了会自动前来投效。用各种办法补救当前行动的失误，不如改变行动的方法；改变了方法，失误会自动消失。如果不安定根本，只一味补救细末，那末补救的措施，就是新的祸乱兴起的原因了。治理好切近的国事，改变行动的方法，容易得好像举起一根羽毛，但关键在于皇上赞许还是否定臣的建议。

【原文】

傥或重难易制，姑务持危，则当校祸患之重轻，辩攻守之缓急。臣谓幽、燕、恒、魏之寇①，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虞②，势急而祸重。缓者宜图之以计，今失于屯戍太多；急者宜备之以严，今失于守御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称乱③，首起蓟门④，中兴已来⑤，未暇芟

荡[6]。因其降将，即而抚之，朝廷置河朔于度外[7]，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悦累经覆败，气沮势羸，偷全馀生，无复远略。武俊蕃种，有勇无谋；朱滔卒材，多疑少决。皆受田悦诱陷，遂为猖狂出师，事起无名，众情不附，进退惶惑，内外防虞。所以才至魏郊，遽又退归巢穴，意在自保，势无他图。加以洪河、太行御其冲[8]，并、汾、糜、潞压其腹[9]，虽欲放肆，亦何能为！又，此郡凶徒，互相劫制，急则合力，退则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无越轶之患[10]，此臣所谓幽、燕、恒、魏之寇，势缓而祸轻。希烈忍于伤残，果于吞噬，据蔡、许富全之地[11]，益邓、襄卤获之资[12]，意殊无厌，兵且未衄[13]，东寇则转输将阻[14]，北窥则都城或惊[15]。此臣所谓汝、洛、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代、朔、邠、灵之骑士[16]，自昔之精骑也；上党、盟津之步卒[17]，当今之练卒也。悉此强劲，委之山东，势分于将多，财屈于兵广。以攻则旷岁不进，以守则数倍有馀，各怀顾瞻，递欲推倚，此臣所谓缓者宜图之以计，今失于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18]，当浚郊奔突之会[19]；哥舒曜以乌合之众[20]，扞襄野豺狼之群[21]。陛下虽连发禁军，以为继援，累敕诸镇，务使协同，睿旨殷忧[22]，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习，令不适从，奔鲸触罗[23]，仓卒难制，首鼠应敌[24]，因循莫前。此臣所谓急者宜备之以严，今失于守御不足。（以上辨轻重缓急）

【注释】

①幽、燕、恒、魏之寇：指朱滔、王武俊、田悦。

②汝、洛、荥、汴之虞：指李希烈的侵犯。 汝：指汝州，治今河南省汝阳县。 洛：指洛州，治今河南省洛阳市。 荥：指荥阳，即郑州，今河南省郑州市治所。 汴：指汴州，治今河南省开封市。

③胡羯称乱：指安史之乱。因安禄山、史思明皆为胡人，故称。

④蓟门：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治所为蓟县（今北京市西南），故称。

⑤中兴已来：指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

⑥芟（shān 山）荡：削除平定。芟，除去；荡，荡平。

⑦河朔：河，河北；朔，指朔州，战国时属赵国。此处河朔，泛指河北。安史旧部控制地区，主要地区在今河北省以及今河南省北部之一部分。

⑧洪河：大河，此处指黄河。 太行：太行山。

⑨并：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 汾：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县。 糜：糜洛州，治今河北省邯郸市东北。 潞：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

⑩越轶：远袭。越，超越，远；轶，袭击。

⑪蔡：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 许：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

⑫邓：邓州，今河南省邓县。 襄：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

⑬衄（nù 女去）：损伤；挫败。

⑭“东寇”句：指控制汴梁，阻碍运河交通，使江南财货不能运往京都。

⑮都城：指东都洛阳。

⑯代：代州，治今山西省雁门县。 朔：朔方郡，即夏州，治今内蒙古白城子。 邠：邠州，治今陕西省彬县。 灵：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县。

⑰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唐泽潞节度使治所。 盟津：即孟津，又叫富平津，在河阳县西（今河南省孟津县），此处指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

⑱李勉（公元717～788年）：唐郑王元懿（唐高祖李渊子）曾孙，字玄卿，肃宗至德初（公元756年）拜监察御史，历任山南西道观察使，都畿观察使、兼河南尹，江西观察使。代宗时，任京兆尹，岑南节度观察使，工部尚书，滑亳永平军节度使，汴宋节度使。德宗建中元年，检校左仆射，充河南汴宋亳河阳等道都统，四年，又加淮西招讨使。李希烈来攻汴州，勉守城不敢出战，救援不至，就南奔宋州，征还朝廷，以闲职备位，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卒。

⑲浚（jùn 俊）：深入。

⑳哥舒曜以乌合之众：哥舒曜，汝州节度使，所领兵为建中四年（公元

783年)四月在京城临时招募的禁军以及强制前任节度使的子弟帅家奴自备军资马匹从军,凑合起来的,故称乌合之众。

㉑襄野:广大地区,引伸为众多。

㉒睿旨:圣旨。

㉓触罗:犯法。

㉔首鼠:一前一却,迟疑不定。

【译文】

假如困难太过,不容易马上改变办法,姑且保持目前的危险局面,但应当比较哪一方面祸患重,哪一方面祸患轻,分清哪一方面攻战守御紧急,哪一方面不紧急。臣认为幽州、燕州、恒州、魏州的敌寇,形势不紧急而且祸患比较轻,汝州、洛州、荥阳、汴州的忧患,形势紧急而祸害严重。形势不紧急的,应该慢慢想法对付,现在的失误在于驻守的军队太多;形势紧急的,应该严密防守,现在的失误在于防守的军队兵力不够。怎样来说明这个道理呢?自从安禄山叛乱,首先在幽州起事,肃宗中兴以后,来不及削平。因此利用投降的将令,就地安抚,朝廷将河北地区放在法度之外,将近三十年,不是一个早上一个晚上能够很快解决的。田悦屡次遭到大败,气势沮丧,力量衰弱,苟且保全残余生命,再也没有远大的谋略。王武俊契丹族出身,有勇气没有谋略;朱滔只有卒伍才能,多疑心,少决断。都是受田悦诱惑,落入田悦所设圈套之中。才支持田悦,猖狂出兵,起兵没有正当名义,部众心情并不附从,前进还是后退,惶恐不安,对内对外都要防止祸患发生。所以刚刚到达魏州城郊,又匆匆忙忙退回自己的老巢,只想保全自己,从形势看一定没有其他企图。加上黄河、太行山挡住他们进军侵犯两京的险要道路,并州、汾州、洺州、潞州的军队,迫近他们的腹地,即使想放肆侵犯,又有什么能力来实行!还有,这几个郡的凶恶叛徒,互相靠强力牵制,形势紧急就联合对

抗朝廷，形势不紧急，官军一退走，就互相背叛憎恨，都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一类脚色，一定没有远来侵犯的祸患。这就是臣所说的幽州、燕州、恒州、魏州的贼寇，形势不紧急而祸患比较轻。李希烈残酷，杀人伤人，敢于吞并邻近州郡，占据了蔡州、许州富有而没有受害的完好地区，加上从邓州、襄城地区抢劫到的资财，贪心很大，没有限制。而且他的军队还没有吃过败仗，受到损失。向东进犯汴州，运河交通就会被切断，阻碍江南财物转运两京；向北进军，东都洛阳就会受到震动。这就是臣所说的汝州、洛州、荥阳、汴州，形势紧急而祸患严重。马燧、李光颜所率的代州、朔方郡、邠州、灵州的骑兵，是从古以来的精锐骑兵；李抱真、李芃所率的上党、盟津的步兵，是当今最有训练的步兵。将这些强大有战斗力的军队，全部派到山东，但失误在于将多而势力分散，兵多而财力不够。要说用来攻打，空废岁月而不前进，用来防守，兵力多余几倍，各路将令都瞻前顾后，互相想推托倚赖，这就是臣所说的形势不紧急的，应该慢慢想办法对付，现在失误在于驻守的军队数量太多。李勉有文官的才能，但缺乏将才，用他来统兵抵挡深入到汴州城郊奔腾突击的敌军，进行会战；用歌舒曜统率的乌合之众，来防御众多的豺狼那样凶恶的敌军攻击是很困难的。皇上虽然接连征发禁军，继续进行增援，屡次发布命令给各节度使，务必使他们协同作战，圣旨严重忧急，人人想着自己效忠皇上，但所怕的是本来缺乏正常训练，不懂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临阵奔逃犯法，匆促当中很难控制，疑虑重重不知道如何应战，因循苟且不肯前进，这就是臣所说的形势紧急，应该严加防备，现在的失误在于防守兵力数量不够。

【原文】

陛下若察其缓急，审其重轻，使怀光帅师救襄城之围，李芃还镇为东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

取有馀，救不足，罢关右赋车籍马之扰[1]，减山东飞刍挽粟之劳[2]。无扰则祸乱不生，息劳则物力可济，非止排难于变切，亦将防患于未然。征发既停，守备且固，足得徐观事势，更选良图。此于纡乱解纷，抑亦计之次也。议者若曰："河朔群盗，尚未歼夷，傥又减兵，必更生患！"此盖好异不思之说耳！臣请有以诘之[3]。前岁伐叛之初，唯马燧、抱真、李芃三师而已。以攻必克，以战必强，是则力非不足明矣。洎迟留不进[4]，乃请益师，于是选神策锐卒以继之，而李晟往矣。犹曰未足，复请益师，于是征朔方全军以赴之，而怀光往矣。几遣加半之戍，竟无分寸之功，是则师不在众又明矣。然而可托以为解者[5]，必曰"王师虽益，贼党亦增，曩独田悦、宝臣[6]，今兼朱滔、武俊。"臣请再诘以塞其辞：曩之田悦、宝臣，皆蓄锐养谋，剧贼之方强者也。寻而田悦丧败[7]，宝臣歼夷。虽复朱滔、武俊加于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后[8]。是则贼势不滋于曩日，王师有溢于昔时，又明矣！曩以太原、泽潞、河阳三将之众，当田悦、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归，武俊退缩，唯此田悦假息危城。设使我师悉归，彼亦才能自守；况留抱真、马燧，足得观衅讨除。是则减兵东征，势必无患，又明矣！留之则彼为冗食[9]，徙之则此得长城。化危为安，息费从省，举一而兼数利，惟陛下图之。谨奏。（以上请撤河北之兵，回援汝、洛。）

【注释】

①关右：函谷关、潼关以西地区。　赋车籍马：征发车辆马匹。

②飞刍挽粟：用车船急运粮草。 飞刍：运转干草，令其疾至。 挽：牵引车船。

③诘（jié 结）：诘难，诘问，驳难。

④洎（jì 记）：及，到。

⑤托：长辞，假托另一种言辞。

⑥曩（nǎng 囊上）：往昔，从前。 宝臣：即李宝臣（公元718～781年），范阳城旁奚族，范阳将张锁高养子，故姓张，名忠志。节度使安禄山射生官，天宝中随安禄山入朝，玄宗选为射生子弟。禄山叛乱，忠志逃归范阳，禄山喜，选为养子，改姓安，领精兵扼守井陉、安庆诸署为恒州刺史。郭子仪等九节度兵围安庆绪于相州，忠志归顺朝廷；及史思明反，伪授忠志恒州刺史，恒州节度使，统兵三万守常山。河朔平定，忠志以其地归顺朝廷，授恒州刺史，仍旧为节度使，以恒州为成德军，赐姓名李宝臣。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兵甲强盛，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五赋，自专一方。建中二年卒。子惟岳自为节度留后，遣使上表求袭父职，朝廷不许，就和田悦等联兵抗命。

⑦寻：旋即，不久。

⑧孝忠：即张孝忠（公元730～791年），奚族，本名阿劳，原为安禄山、史思明部将，史、朝义败，入李宝臣帐下。历任飞狐、高阳二军使，很得李宝臣信任，以妻妹许配，将易州各镇兵马交孝忠统制。后又以孝忠易州刺史，配备精锐骑兵七千，以防幽州朱滔进犯。宝臣死，子惟岳反叛朝廷，孝忠派使者入朝，德宗授孝忠恒州刺史，充成德军节度使，讨李惟岳有功，得易、定二州。朝廷於定州置义武军，以孝忠为义武军节度，易、定、沦等州观察使。朱滔、王武俊谋叛，诱说孝忠，孝忠坚决拒绝。贞元七年病卒。 日知：即康日知，灵州人。日知原为李惟岳部下，屡次迁升为赵州刺史。李惟岳反叛，日知固守赵州投顺朝廷，惟岳派王武俊攻打赵州，日知派人诱说王武俊，武俊领兵还，杀惟岳，德宗赞赏日知谋略，以日知为深赵观察使。王武俊反，派兵攻赵州，日知破之。累加至检校尚书左仆射，封会稽郡王。贞元初病死。

⑨冗食：生食，吃闲饭。引申为多余。

【译文】

皇上如果观察当前军事形势，那里紧急，那里不紧急，查明

那一方面祸患严重，那一方面祸患比较轻，派李怀光统率部队解救被围攻的襄城，派李芃带兵还回河阳镇守，援助东都，汝州、洛州防御巩固了，梁州、宋州也随着安定。这是抽调多余的兵力，补救兵力不够地区，停止关西地区征发车马的骚扰，减少山东地区紧急运输军粮马料的劳役。没有骚扰，祸乱就不会发生，停征劳役，物力就可以救民，不仅在紧要关头排除了灾难，也将在祸患发生前就加以防止。征发已经停止，防守将会巩固，完全可以慢慢观察事势的发展变化，再想好的计谋。这对于逐渐解除纷乱，或许也算是次一等的计策了。议论政事的人如果说："河北各路盗贼，还没有歼灭平定，傥若再减少兵力，一定会再产生新的祸患！"这是喜欢发表不同意见而又不深入思考的说法！臣请求据理加以诘难：前几年开始讨伐叛乱时，官军只有马燧、李抱真、李芃三支军队。用来进攻，必定克服，用来会战，必定强过敌人，取得胜利，就十足证明并不是兵力不够。等到官军驻留迟迟不进攻时，请求增加兵力，就选派神策军精兵增援，由李晟率领前往了。还说兵力不够，又请求增加援兵，就征发朔方的全部兵力开赴前线，已由李怀光率领去了。几乎加派了原有兵力的一半，竟然连分寸的功劳也没有取得，这又证明，能否取得胜利，不在于部队数量众多了。但是有可能托辞进行辩解的人，一定说："朝廷的军队数量虽然增多了，但逆贼的党羽也增多了，过去只有田悦、李宝臣，现在又有朱滔、王武俊。"臣请求再据理诘难，堵塞这种说法。过去的田悦、李宝臣，都是养精蓄锐，早有谋略，正是剧贼势力强大的时候。不久，田悦大败，丧失大量兵力，李宝臣已被歼灭。即使面前的敌军，增加了朱滔、王武俊，但官军也增加了张孝忠、康日知二支部队，从他们的背后乘机进攻。这又说明，贼军的势力并不比过去强大，而官军的数量却比过去增多了。过去用太原、泽潞、河阳三节度行营三位军将的部队，抵挡田悦、朱滔、王武俊三个逆寇的部队；现在朱滔已经逃回老巢，王武俊也退缩不

敢前进，只有这田悦借助危急中的魏州城喘息活命。假定官军全部撤回，他也只能守护自己；而况留下李抱真、马燧的二支部队，完全可以等到有机可乘时进行讨伐，除掉他。这又说明减少东面的征讨部队，必定没有祸患。留在东方，成为多余，将它转移，两京得到防御长城。将危险转化为安全，节省军事费用，采取这一措施可以兼得多种利益，希望皇上考虑决定，臣恭敬谨慎地上奏以上建议。

唐耕耦　译注

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

陆　贽

【作者】

陆贽，见卷十《拟奉天改元大赦制》。

【题解】

陆贽撰写此状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

状，是古代臣下向帝王陈述事情及意见的一种文体名称，是奏疏的一种。奉天，唐朝县名，即现在的陕西省乾县。这篇文章的题目冠以“奉天”二字，表示进呈此状的地点。

建中四年，泾原兵变突起，陆贽随唐德宗出奔奉天，德宗常常征询陆贽对政事的意见。德宗问陆贽：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陆贽上疏，认为导致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上下之间没有沟通，力劝德宗审察群情，从谏如流。

德宗却认为造成祸乱的原因在于自己的以诚御下，并遣宫中宦者将自己的意见晓谕陆贽。陆贽却坚持认为，君主统治天下当以诚信为本，不论进谏者陈述的意见是鄙拙还是诚挚，都应当优容，以开言路。否则臣下不可能做到言无不尽。于是，陆贽再次上疏进呈此状，申诉自己的意见。德宗终于很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原文】

朝隐奉宣圣旨："频览卿表状，劝朕数对群臣①，兼许令论事，辞理恳切，深表尽忠。朕本心甚好推诚②，亦能纳谏，但缘上封事及奏对者③，少有忠良，多是论人长短，或探朕意旨。朕虽不受谗谮，出外即谩生是非④，以为威福。朕往日将谓君臣一体⑤，都不堤防⑥，缘推诚信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故，却是失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⑦，归过于朕，从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⑧，即便辞穷⑨。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⑩，事只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⑪，亦不是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者⑫！"（以上述旨）

【注释】

①朝隐：指封建时代的官僚身在朝廷任职，却不问政事，美其名曰"朝隐"。此处指充任皇帝使者的宦官，即史籍中所谓的"中使"。

②本心：即本性。　推诚：以诚意相待。语出《淮南子·立术训》。

③但：只，仅仅。　缘：因为，由于。　上封事：向皇帝进呈奏疏陈述意见或反映情况。　奏对：在朝廷上当面向皇帝奏事或对答问题。

④谩（màn 漫）：轻易，随便。

⑤将:拟想之词。

⑥堤防:本指筑堤防水,引申为防范,防备。

⑦矜衒:自夸,炫耀。

⑧质问:质疑问难。

⑨辞穷:无言对答。

⑩已来:以来。已,通"以"。

⑪取次:犹取用,唐人语。

⑫深悉:详尽地知道。

【译文】

中使奉旨前来宣读了圣旨:"我反复阅读了你进呈的奏章,劝我经常召见百官,并允许大臣评论国家政事,奏章于情于理都诚挚恳切,完全表达了你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我本心很喜欢以诚待人,也能采纳大臣的意见。但是,因为不论是进呈奏疏反映情况还是在朝廷上当面向我陈述意见,很少有忠良之言,大多是议论他人的长短,或者是窥探我的意图。我虽然不听信诋毁他人的谗言,但是这些大臣却在宫廷外轻易地生出是非来,以致作威作福。我过去说过,君王与臣僚应当结为一体,互相都不防范。由于我对人讲信义,不猜疑,这样却往往被那些奸狡的小人卖弄。目前出现的祸乱,我想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待人以诚所造成的失误。另外,谏官们议论朝政,很少有人能够周密慎重,往往是自夸和炫耀,却将过失都推诿到我身上,以此来为自己猎取好名声。我从即位以来,奏对论事的情况已经见到很多了,其中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如果加以质疑问难,即刻就无辞应对。假如真正具备奇特的才能,我难道舍不得提拔吗?自过去到现在,我所见到的情况只是如此,所以近来不愿意取用他人的意见,也不是厌倦接纳群臣,你应当深深知道我这个意思!"

【原文】

圣德广大，如天包容，府矜狂愚[1]，仍赐奖谕，嘉臣以恳切，目臣以尽忠，虽甚庸驽，实怀感励！夫知无不言之谓尽，事君以义之谓忠。臣之夙心，久已自誓，以此为奉上之道，以此为报主之资。幸逢休明[2]，获展诚愿，既免罪戾，又蒙褒称[3]，庶奉周旋，不敢失坠[4]，傥陛下广推此道，施及万方，咸奖直以矜愚[5]，各录长而舍短[6]，人之欲善，谁不如臣？自然圣德益彰，群心尽达。愚衷恳恳，实在于斯。睿眷特深，缕宣密旨，备该物理，曲尽人情，其于虑远防微，固非常识所逮。然臣窃谓天子之道，与天同方[7]。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帝王之盛，莫盛于尧，虽四凶在朝[8]，而佥议靡辍[9]。故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知人有邪直贤愚，在处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阙于询谋献纳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10]，又有惧溺而自沉者[11]，其为矫枉防患之虑，岂不过哉？愿陛下取鉴于兹，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

【注释】

①府矜：关怀怜爱的意思。府，通"俯"。矜，怜。

②休明：美好清明。

③褒称：褒奖称扬。

④"庶奉"二句：希望事奉在陛下身边，恪守君臣之礼，不敢出现差错或造成过失。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

⑤咸：遍，普遍。

⑥录：录用，任用。

⑦方：准则。

⑧四凶：指共工、驩兜、鲧、三苗。

⑨佥议：众议。佥，众。 靡辍：不停止。

⑩因噎废食：困喉梗而废去进食。语出《吕氏春秋·荡兵》。

⑪惧溺而自沉：语出《淮南子·氾论训》。

【译文】

圣上的恩德非常广大，像苍天一样能包容万物，您怜惜我的狂傲无知，仍然赐示褒奖，赞许我态度恳切，把我的言行看作是为朝廷尽忠，我虽然平庸驽钝，但内心非常感到激励！常言道，知无不言叫做尽言，以道义事奉君王称之为忠诚。我早就以此为心愿，立下誓言，以尽言、忠诚作为事奉陛下的原则，也以此作为报答陛下恩宠的凭借。幸逢盛明的君王，得到展示自己诚心的机会，既避免了罪过，还蒙受褒奖称许，我希望事奉在陛下身边奔走尽职，不敢出现差错过失。如果陛下能够将对待我的作法推而广之，施用于天下各方，普遍做到奖励直言而怜惜愚钝，取用各人的长处而舍弃其短处，都希望美好善良的人，谁能不像我这样竭尽忠诚呢？其结果，自然是陛下的圣德更加彰明，众人的心愿完全表达出来。我愚昧内心恳切地盼望的，确实就在于此。承蒙陛下特别器重，向我条分缕析地明示您的旨意，周详概括物理，婉转而极尽人情，这种考虑深远、防微杜渐，实在不是常人的见识所能及的。然而，我私心以为，天子治国之道，应该与自然界的规律准则相同。上天不因大地上生长出不良的草木而废弃所有的植物；天子不应当因为常常有品质卑劣的小人出现而废止接纳大臣的进谏之言。历代帝王的盛德，没有超过尧的，尧在位时，虽然有共工、驩兜、鲧、三苗等四凶在朝中，却从来没有停止让众人在朝中讨论政事。所以说："只有苍天最大，只有尧是楷模"。由此可知，人有邪恶与正直、贤明与愚笨，仅在于他们所处地位各

得其所而已。一定不要因为忠厚贤良的人太少，就废弃了征询献纳这一治国之道！过去曾经有人害怕吃东西时被噎住，索性连饭也不吃了。又有人怕落入水中，却自行跳进水中淹死了。这样一种避免过失、防止灾难发生的忧虑和做法，难道不是太过份了吗？希望陛下以此为借鉴，不要因为小小的忧虑而妨碍大道义的施行！

【原文】

臣闻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诚。守诚于中，然后俾众无惑①，存信于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与诚，有补无失。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以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言不诚则无复有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孔子曰②："可与言而不与之言③，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论之，陛下可审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海禽至微，犹识情伪④，含灵之类，固必难诬。前志所谓"众庶者，至愚而神"，盖以蚩蚩之徒⑤，或昏或鄙，此其似于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辩，上之好恶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传，上之所为靡不效，此其类于神也。故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人以疑，则人偷⑥。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⑦；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响应声，若影从表⑧，表枉则影曲，声淫则响邪。怀鄙诈而求颜色之不形，颜色形而求观者之不辩，观

者辩而求众庶之不惑，众庶惑而求叛乱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若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绐而不从矣[9]。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诚于国者[10]，陛下则兴师以伐之；臣庶有亏信于上者，陛下则出令以诛之。有司顺命诛伐，而不敢纵舍者，盖以陛下之所有，责彼之所无故也。向若陛下不诚于物[11]，不信于人，人将有辞，何以致讨？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以上言诚信不可悔）

【注释】

①俾（bǐ 比）：使。

②孔子曰：下引语见《论语·卫灵公》。

③之：《论语》无，疑夺。

④此典出自《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为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

⑤蚩蚩（chī 痴）：敦厚貌。

⑥偷：苟且浮荡，不厚道。

⑦徇（xùn 汛）义：为道义而不惜献出生命。徇，通“殉”。

⑧表：此指日表，即“日晷”。古代依据日影测定时辰的仪器。

⑨绐（dài 代）：欺骗。

⑩方岳：本指四方之岳。岳，高大的山。《尚书·尧典》称四方诸侯之长为四岳。以后称专任一方的地方长官如太守、刺史为方岳。

⑪向若：向来，如果。

【译文】

我听说，人要获得别人的帮助在于他本人的信义，信义的建立来自于诚意。心中以诚意为本，然后才可以使众人没有疑惑；自己恪守信义，才可以教育别人不行欺诈。只有信义与诚意，会有补于自己而无所损失。一旦不讲诚意，心就无所保护了；一旦不讲信义，所说的话也就不会有谁去执行了。因此圣人重视诚与信，认为食物可以舍去，但诚信不可以失去。又说："诚意是万物的始终，不诚也就没有万物。"物，即是事，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诚意，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事。个人没有诚意，会做不成事，何况君王是靠众人的忠诚来巩固自己的社稷江山，难道能够不以诚意来待人吗？陛下认为自己的过失在于恪守了诚信所以导致了祸患的产生，我以为这样的话说得过份了。孔子说过，"可以对他说的话却不对他说，这样做会失去人才；不可以对他说的话却对他说了，这样做是浪费言语。聪明的人既不失去人才，也不会浪费言语。"由此而论，陛下说话应当细致周密，不能不慎重；施与人要讲信义，不能不出于诚意。海禽这么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尚能识别人心的真假，万物之灵的人，当然是很难欺骗的。古书上所说的"广大的庶民，至为愚昧却有神明"，这是说，那些敦厚的芸芸众生，有的糊涂，有的鄙俗，这是他们近似于愚昧的一面。然而，他们对于君王所作所为的得与失，没有不能辨别的；君王的好与恶，没有不知道的；君王的隐秘没有不传播的；君王的行为没有不效法的。庶民的这一面近似于神明。因此，用智术驾驭他们，人们就会学得欺诈；表现出猜疑，人们就会苟且浮薄；不以礼义对待他们，那么人们为道义献身的观念就会减弱；不用恩德安抚体恤他们，人们为君王效忠的情义就会淡薄。君王怎么行事，下面的百姓就会跟着效法；君王有什么样的施予，下面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回报。就像回音应声而起，日影紧随日表，日表弯曲，日影也就随之弯曲，声音淫荡，回响也就不会雅正。心怀卑劣

狡诈却希求不表露在脸面上，脸上表露出来却希求见面的人识别不出来，见面的人识别出来却希求百姓不产生疑惑，百姓产生了疑惑却希求不发生叛乱，从古至今，没有人办得到呀！唯有对天下的人怀有至诚之心，为的是使他们竭尽其能力，能竭尽其能力，才能使善良的人性得以展现。如果自己不竭尽诚意，却希求别人竭尽忠诚，众人必然认为这是欺骗他们而不会跟随君王了。不先表现出诚意，却说以后会拿出诚意来，众人一定会生疑窦而不相信了。现在，地方长官中有人对国家不忠诚，陛下便兴兵讨伐他；臣僚对君王不讲信义，陛下就下令诛杀他。领受命令的将领官吏之所以遵命去讨伐，而不敢放纵那些征讨惩罚的对象，这是据陛下所具有的诚信，去斥责对方的缺乏诚信。假若本来陛下办事不讲诚信，待人不讲信义，别人就会有托辞，陛下凭什么去讨伐他们呢？由此而知，诚信之道，不能离弃片刻，愿陛下慎重地遵守，并加倍地实行起来，恐怕不能后悔自己以往抱定的诚信之道啊。

【原文】

臣闻《春秋传》曰[①]："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礼记》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书》仲虺述成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周诗》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②]，惟仲山甫补之。"夫《礼》、《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③]，皆不以无过为美，而谓大善盛德在于改过日新。成汤，圣君也；仲虺，圣辅也。以圣辅而赞扬圣君，不称其无过[④]，而称其改过。周宣，中兴之贤主也；吉甫，文武之贤臣也。以贤臣而歌颂贤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

之行己，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是为君子；遂非则其恶弥积，斯谓小人。故闻义能徙者，常情之所难，从谏弗咈者[5]，圣人之所尚。至于赞扬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过不吝为言，或以有阙能补为美。中古已降，淳风浸微，臣既尚谀，君亦自圣。掩盛德而行小道，于是有入则造膝[6]、出则诡辞之态兴矣。奸由此滋，善由此沮[7]，帝王之意由此惑，谮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为害斯甚！

【注释】

①《春秋传》：即《春秋左氏传》，现通称《左传》。下引文语出《左传·宣公二年》。

②阙（quē 缺）：通“缺”，缺失，过错。

③刊：删除，修订。

④称：称扬，赞颂。

⑤弗咈（fú 伏）：不抵触。咈，抵触，违背。

⑥造膝：至于膝下，指亲近。

⑦沮（jǔ 举）：终止。

【译文】

我听说《春秋左传》中有这样的话，”谁能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了！”《周易》上说：“每天有所更新，这是盛大的德行。”《礼记》说：“一个人的品德每天有所更新，天天有所更新，还要每天更新。”《商书》中仲虺讲述成汤的品德时说：“采用别人的意见如同施行自己的主张，有过错则改，无所吝惜。”《周诗》中吉甫赞美周宣王功德时说：“君王有阙失，唯有仲山甫为他弥补。”《礼记》、《周易》、《春秋》这三部书，是百世不改易的经典，都不把没有过失当作美德，却说大善盛德就

是改正过失，日日更新。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佐之臣。一位圣明的辅佐之臣赞扬一位圣明的君主，不是称颂他没有过失，而是赞扬他能够改正过失。周宣王，是中兴之君；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臣。一位贤明的大臣歌颂一位贤明的君主，不是赞美他没有缺点，而是称颂他能够补救自己的阙失。这样，圣贤的心意所在就很明白了，只以改正过失视为才能，不以没有过失为可贵。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一定会出现过失差错，无论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愚蠢的人，都在所难免。有智慧的人能够改正过失，迁向善美；愚蠢的人把改正过失视为羞耻，反而因循错误。改过从善就会使品德日日更新，这才是君子；因循错误就会使丑恶越积越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小人。因此，听到大义能够跟从着，是一般常情的所难的；听从意见而不生抵触的情绪，这是圣人所崇尚的。至于赞扬君王的德行，歌颂人主的功绩，有的称赞君王能彻底地改正过失，有的颂扬人主有阙失却能加以补救。自从中古以来，淳朴的风气渐渐衰微，人臣既好阿谀奉承，君王也自以为是圣人，掩抑盛德而按小道去行事，于是，进入朝廷便向君王献媚亲近，出了朝廷便散布诡诈之言，这样的情态滋生漫延开来。奸邪由此而滋长，忠直由此沮丧，君王的心绪由此而迷惑，谮臣的罪孽由此而生。谄媚的风气一流行，造成的危害最严重！

【原文】

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圣谟[1]，一变流弊，以虚受为理本[2]，以直言为国华[3]。有面折廷争者[4]，必为霁雷霆之威[5]，而明言奖纳；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心意之欲[6]，而手敕褒扬。故得有过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7]，没齐尧、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

之常情[8]，滞习俗之凡见，闻过则羞己之短，纳谏又畏人之知，虽有求理之心，必无济代之效[9]；虽有悔过之意，必无从谏之名！此则听纳之实不殊，隐见之情小异，其于损益之际，已有若此相悬，又况不及中才[10]，师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谏，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11]，有底定祸乱之武[12]，有躬行仁义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为休烈耿光[13]，可谓盛极矣！然而人到于今称咏，以为道冠前古，泽被无穷者，则从谏改过为其首焉。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于斯！陛下所谓"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归过于朕"者，臣以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14]，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伏愿以贞观故事为楷模[15]，使太宗风烈重光于圣代[16]。恐不可谓此为归过，而阻绝直言之路也！

（以上言从谏改过为美德）

【注释】

①圣谟（mó 模）：圣明的谋略。

②理本：治理国家的根本。

③国华：国家的精华。

④面折廷争：当面在朝廷辩驳争论。

⑤霁（jì 记）：指怒气消释。

⑥黜（chù 触）：废除。

⑦雍熙：上下和睦。　化：教化。

⑧徇（xùn 迅）：顺着。

⑨济代：即"济世"，有益于世。代即世，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改"世"为"代"。

⑩中才：又作“中材”，中等才能。

⑪经纬天地：指经营天下，拨乱反正。

⑫底（zhǐ 止）：致，达到。

⑬休烈：盛美的事业。 耿光：光明，光辉。语出《尚书·立政》。

⑭信：确实。

⑮贞观故事：指唐太宗当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虚心纳谏，君臣和睦一心，天下呈现升平盛世的旧事。

⑯风烈：遗风，余烈。 重光：谓日光重明，比喻后世帝王继承前世帝王的功德。

【译文】

太宗皇帝挺秀千古，自身具有清明的品德，又恢宏圣明的谋略，一变过去的流弊，把虚心接纳各种意见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把直言进谏的大臣视为国家的精华。大臣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在朝廷上犯颜争论，太宗必收敛自己的雷霆般的威势，公开给予奖励；大臣进呈奏章，贡献意见，太宗必废弃自己的欲望，颁布手诏加以褒奖。因此，有了过失他一定知道，知道了一定改正，在位时形成上下和乐的教化局面，身故后能与古代圣明的尧、舜齐名。假若太宗按一般君王的常情行事，受习俗和平庸的见识局限，听到别人指出的过失就为自己的短处而羞愧，接纳大臣的谏言又害怕别人知晓，虽然有希求治理国家的心愿，一定不能收到济世的效果；虽然有悔恨过失的意愿，一定不会有虚心纳谏的美名！这样与接纳谏言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其中含有的情态已有小的差异，受到的损失与获得的益处已有如此的悬殊，更何况还不具有中等才能，固执己见并自以为是，放肆妄为处于人上，因循错误而拒绝谏言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而且太宗有经营天下、拨乱反正的才能，有平定祸乱的武功，有亲身奉行仁义的品德，有把天下治理成太平盛世的劳绩，他所建树的辉煌事业，可以说是盛大至极了！然而，直到今天，被人们称赞歌咏、认

为圣德超过古人，恩泽及于后世无穷无尽的，则首先是他能虚心纳谏改正自己的过失。由此可知对谏言而能听从，有过失能改正，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陛下说："谏官们议论朝政，很少能周密慎重，往往是自我吹嘘炫耀，却将过失都推诿到我身上"，我认为谏言不慎重周密而自我夸耀，的确不忠厚，但是，这对于陛下的圣德，本无什么亏损。陛下如果虚心纳谏而不违拗，那么，流传开来正足以增广您的美名；陛下如果拒绝接受谏言，又怎么能够禁止人们传播出去呢？我由衷地希望陛下以贞观年间太宗皇帝虚心纳谏的旧事作为师法的楷模，使太宗的遗风余烈在陛下理政的今天重新发扬光大。恐怕不能说这样做是将过失推诿于您而堵塞了直言劝谏之路吧！

【原文】

臣闻虞舜察迩言①，故能成圣化；晋文听舆诵②，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询于刍荛"之言③，《洪范》有"谋及庶人"之义④。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不敢侮鳏寡⑤。侈言无验不必用⑥，质言当理不必违⑦，逊于志者不必然⑧，逆于心者不必否，异于人者不必是，同于众者不必非，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理⑨，见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无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既偏，则听言而不考其实，由是有过当之言；疑既甚，则虽实而不听其言，于是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其可弃之人。斯并苟纵私怀⑩，不稽皇极，于以亏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轻，乃圣人

之所重。图远者先验于近，务大者必慎于微。将在博采，而审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异也。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12]。（以上言雷同之论不可轻弃）

【注释】

①迩（ér 而）言：浅近或者左右亲近的话。

②晋文公听舆诵：典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舆诵，《左传》文中“舆人之诵”的缩语，此指众人的议论。

③《大雅》：指《诗经·大雅》。 刍荛（chú ráo 除饶）：割草打柴的人。

④《洪范》：指《尚书·洪范》。

⑤鳏（guān 官）寡：本指老年无配偶的男女。这里泛称孤弱者。

⑥侈言：夸大不实之辞。

⑦质言：实言，实话。 当：符合。

⑧逊于志：顺从（某人的）意愿。

⑨尽：穷尽。

⑩私怀：个人的心意。

⑪皇极：称古代帝王实施政教的法式、准则。

⑫省（xǐng 醒）纳：体察而且予以接受。

【译文】

我听说虞舜能够辨析身边亲近人的言论，因此能够成就圣人的业绩；晋文公听取众人的言论，所以能够扩展霸业。《诗经·大雅》中有这样的话：“向割草打柴的樵夫请教”，《尚书·洪范》里有“向百姓咨询国事”的说法。这是说古代圣贤治理天下，必定询访民心，不敢忽视细微末节，不敢轻视孤弱者。巧言佞辞而无实际的人不必任用，敢说实话而又合乎事理的人不必回避，顺从你的意志的人不必肯定，违逆你的心愿的人不必否定，与众人的

意见相左不一定对，与众人的意见雷同不一定错，言辞拙钝而迅速见效者不一定愚钝，言辞顺耳又能带来厚利的不一定聪明，都要实际地加以考察，作长远的考虑，这并没有别的什么作用，仅在于妥善，如此，可以穷尽天下的事理，见到天下的人心。以一般人的常情，能不迷惑的人罕见，大多被自己的偏信所蒙蔽，被自己的疑虑所阻拦，往往忽略自己轻视的东西，沉溺于自己的欲望。既然偏信，就会偏听而不考虑实际情况，由此便生出失当的言辞；既然疑虑，即使是实话也不会听从，所以才偏听不实之言，轻视某个人，便会遗弃他提出的很重要的事情；凭自己的欲望意愿来决断事情，就会保护应当抛弃的小人。这些过失的产生，都在于放纵自己的私欲，不合于帝王实施政教的准则，于是亏损天下的情理，失去天下的人心。所以说，常情所轻视的事情，正是圣人所重视的。图谋长远首先要验证于当今，从事大业一定要审慎地对待具体的小事。将要博采兼收，却要周密地采纳适中合理的意见，因为这样做本不是羡慕高论、喜好异议。陛下说："近来所见的论事的奏章，其中的内容雷同，而且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我以为众人雷同的议论，足以体察人情之所在，必有可行之处，也有可畏之处，恐怕不应当一概轻率地蔑视而不体察接纳。

【原文】

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者，臣窃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尽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读史书，见乱多理少，因怀感叹，尝试思之。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

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1]，眩聪明，厉威严[2]，恣强愎[3]，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软，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4]；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5]，而切磨之辞不尽矣[6]。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7]；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软者避辜[8]，而情理之说不申矣。

【注释】

①辩给：能言善辩。

②厉威严：厉行威严。

③强愎（bì 闭）：倔强，固执自信。

④剿说：抄袭别人的言论。

⑤自便：为自己行方便。

⑥切磨之辞：切磋琢磨之言，即详细研讨的言论。

⑦降（xiáng 详）情：抑制自己的情绪。 接物：与人交际。

⑧避辜：逃避罪过。

【译文】

陛下又说："如果加以质疑问难，即刻就无辞应对"，我以为陛下虽然使大臣辞穷无以应对，却未能使他理屈；能使他口服，却未能使他心服。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我每读史书，见到的是乱世多而治世少，因而发生感叹，尝试着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下为臣的人莫不愿意为国尽忠，在上的君王莫不希求治理好国家。然而，臣下常常为君王不能治理好国家而苦闷，君王常常为臣下的不尽忠报国而苦恼，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因在

于上下之情不能沟通。臣下的心情没有不愿上达于君王的，君王之情没有不愿求得臣下了解的，然而，臣下经常为难与君王沟通而苦闷，君王经常为臣下难以了解而苦恼，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九种弊病没有被根除。我所说的九种弊病，在君王这一方面有六种，在臣下那一方面有三种：争强好胜，耻于听到臣下批评自己的过失，施展口才为自己辩解，炫耀聪明，厉行威严，恣意固执己见，这六种，是君王的弊病；阿谀奉承，观望风向，畏缩软弱，这三种是人臣的弊病。君王好胜，必然喜尚谄媚的花言巧语；君王认为臣下批评自己的过失是耻辱，必然忌讳直言的劝谏。这样，大臣中讨好的人就会顺从君王的旨意，忠实的直言就听不到了。君王施展口才为自己辩解，必定袭用他人之言驳斥臣下；君王炫耀自己的聪明，必定猜测而怀疑臣下欺诈自己。这样，大臣中观望风向的人为自己方便计，就不把久经切磋琢磨的言辞说出来。君王厉行威严，必定不能抑制自己的情绪来接人待物；君王恣意固执己见，必定不能引咎自责接受规劝。这样，大臣中畏缩软弱的人因惧怕获罪而不敢犯颜直谏，连情理之中的劝说也不能申明了。

【原文】

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①]，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②]，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考其初心[③]，不必淫暴，亦在乎两情相阻，驯致其

失[4]，以至于艰难者焉。昔龙逢诛而夏亡，比干剖而殷灭，宫奇去而虞败，屈原放而楚衰[5]。臣谓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尽忠，必不剿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违。所以至于忍害而舍绝者，盖谓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则言之固难，听亦不易。赵武呐呐[6]，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7]，而为汉元辅[8]。公孙弘上书论事，帝使难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9]，及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进谏其君，病吃不能对诏[10]，乃曰"臣口虽不能言，心知其不可[11]"。然则口给者[12]，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13]，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14]？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15]。臣是以窃虑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以上言辞穷者未必理屈）

【注释】

①黎献：古代称众贤人为黎献。语出《尚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

②接言：对话。

③初心：最初的心愿，本心。

④驯致：逐渐达到。语出《周易·坤》。

⑤龙逢、比干、宫奇、屈原，都是古代敢于直谏而遭杀害、排斥的忠臣。

⑥呐呐：形容说话迟钝或口吃。呐，同"讷"。

⑦木讷：质朴而不善辞令。

⑧元辅：犹宰相。

⑨事见《汉书·公孙弘传》。

⑩病吃：患口吃。

⑪事见《汉书·周昌传》。

⑫口给：口才敏捷，善于答辩。

⑬病：困扰。

⑭一酬一诘：一时的应对问答。

⑮遗才：有才能而未被发现者。

【译文】

以国土的广大，生灵的众多，宫廷的森严，高下尊卑的限制阻隔，自贤人以上，能够见到君王的，亿兆人中无一人。有机会见到君王的大臣中，能与君王对话议政的人，千万人中难有一人。大臣有幸被接见，君臣之间尚有九种弊病存在，上下之情，就很少能沟通了！君王之情不通于大臣，则大臣疑惑；大臣之情不达于君王，则君王生出猜疑。君王生出猜疑就不会接纳大臣诚恳的意见；大臣疑惑就不会听从君王的号令。诚恳的意见不被接纳，大臣就会以悖逆回应君王；号令得不到执行，君王就会以刑罚处置大臣。大臣悖逆君王，刑罚不败坏还能等待什么结果？乱世多而治世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造成的。推考起初的心愿，不一定是起于淫暴，也在于上下之情阻隔，逐渐导致过失，使国家至于灾难的境地。昔日龙逢被杀而夏朝灭亡，比干被剖而殷朝覆灭，宫之奇出走而虞国失败，屈原被逐而楚国衰微。在我看来，夏、殷、虞、楚四国国君，如果明白这四位大臣是为国尽忠，一定不会诛杀抛弃他们；如果明白这四位大臣的谏言有益于国家，一定不会拒绝。之所以到了残杀抛弃他们的地步，大概是认为他们的谏言不值得实行，他们的忠诚不值得保护的缘故。四位忠臣既被灭弃，四位君王也就危在旦夕了。如此说来，敢于直言劝谏君王固然很难，君王能虚心听取大臣的谏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赵武说话口吃，却能成为晋国的贤臣；周勃质朴不善辞令，却能成为汉朝的辅佐。公孙弘上书论事，汉武帝指使朱买臣等人发十策考

公孙弘，公孙弘连一策也对答不上，但他终于成为宰相，负有能干的名望。周昌向汉高祖进谏，患口吃而不能对答，便说："我虽然口吃说不出来，但心里明白不能这样做。"既然这样，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人，所说的事可能并不可信；不擅辞令的人，所说的道理未必匮乏。人的难以了解，像尧、舜这样的圣人都为之困扰，怎么能够以一时的应对问答来判断其能力尽在于此呢？以此来推察天下的情理，本来就有许多失实之处，以此轻视天下之士，一定会埋没许多人才。因此，我忧虑的是陛下虽然能使大臣无言对答，而未能使其感到理亏；能使大臣口服，而未能使其心服，的确就是这样。

【原文】

古之王者，明四目，达四聪①，盖欲幽抑之必通，且求闻己之过也。垂旒于前，黈纩于侧②，盖恶视听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则反于斯，聪明不务通物情，视听只以伺罪衅③，与众违欲，与道乖方④。于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诈⑤，而君臣之义薄矣。以陛下性含仁圣，意务雍熙，而使至道未孚⑥，臣窃为陛下怀愧于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尧、舜者，故亦以是为心乎？

【注释】

①"明四目"二句：指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壅塞。

②"垂旒"二句：垂旒于前，以示不至察，黈纩于侧，以示不听无益之言。 垂旒（luú 流）古代帝王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 黈纩（tǒu kuàng 投上矿）：悬于冕之两旁的黄绵丸。

③伺罪衅：探察罪恶。伺，窥视，探察。罪衅，罪恶。

④乖方：抵触，不一致。

⑤冒：侵犯，冲击。

⑥孚（fú 伏）：为人所信服。

【译文】

古代的帝王，广视听于四方，是希望壅塞之情一定得以畅通，而且希求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冕冠前垂旒，冕侧置黈纩，是厌恶所视过于明察，所闻至于偏听，唯恐彰著别人的过错。到了末代，君王的做法则反其道而行之，耳聪目明不勉力于沟通人情物理，其视听只用于探察别人的罪恶，与众人的心愿相违背，与事理相抵触。于是人们崇尚虚言，示人以智谋，用诈术攻击人，而君臣之间的道义浮薄了。陛下仁厚圣明，专意于上下和睦愉悦，却未能让这一道义使人信服，我以为陛下是愧对前哲先贤。古人所以认为自己事奉的君王不如尧舜是一种耻辱，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态。

【原文】

夫欲理天下，而不务于得人心，则天下固不可理矣；务得人心，而不勤于接下，则人心固不可得也；务勤接下，而不辩君子小人①，则下固不可接矣；务辩君子小人，而恶其言过②，悦其顺己，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辩矣。趣和求媚③，人之甚利存焉；犯颜取怨④，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蔬⑤；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损者乎？天生烝人⑥，合以为国。人之有口，不能无言；人之有心，不能无欲。言不宣于上，则怨谑于下⑦；欲不归于善，则凑集于邪。圣人知众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谤木⑧，陈谏鼓⑨，列争臣之位⑩，置采诗之官⑪，以宣其言；尊礼义，安诚信，厚贤能

之赏，广功利之途，以归其欲。使上不至于亢[12]，下不至于穷，则人心安得而离？乱兆何从而起？古之无为而理者，其率用此欤？苟有理之之意[13]，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则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乱，未可知也。其又违道以师心[14]，弃人而任己，谓欲可逞，谓众可诬[15]，谓专断无伤[16]，谓询谋无益，谓谀说为忠顺，谓献替为妄愚[17]，谓进善为比周[18]，谓嫉恶为嫌忌，谓多疑为御下之术，谓深察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国家之颠危可立待也！理乱之戒，前哲备言之矣；安危之效，历代尝试之矣。旧典尽在，殷鉴足征[19]。其于措置施为，在陛下明识所择耳。（以上分别治乱之由，宜戒疏隔猜忌。）

【注释】

①辩：通“辨”，辨别。

②恶（wù 务）：厌恶、讨厌。

③趣和：附和众人。

④取怨：招致他人怨恨。

⑤不蔇（xì 细）：不来，不至。蔇，来。语出《左传·隐公六年》。

⑥烝（zhēng 征）人：即烝民，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故改作烝人。指民众。

⑦怨谤（dú 读）：诽谤，痛怨之言。

⑧谤木：即诽谤木。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今天安门前的华表，即由谤木发展成的装饰物。

⑨谏鼓：《淮南子·主术训》记载，尧设置敢谏鼓于朝，使百姓击鼓进谏。

⑩《孝经·谏争章》记载，天子设进谏言的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

⑪《礼记·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⑫亢：高傲。

⑬苟：如果，假若。

⑭师心：以自己的心意为准的，不守法度。语出《庄子·人间世》。

⑮诬：欺骗。

⑯伤：妨碍。

⑰献替："献可替否"的略语。此典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意为进献可行者，除去不可行者。这里指诤言进谏，劝善规过的意思。

⑱比周：密切连结，谓结党营私。语出《韩非子·初见秦》。

⑲殷鉴：语出《诗经·大雅》，谓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作为鉴诫。后泛称可作借鉴的往事。

【译文】

要想治理天下，自己却不注意争取人心，那么天下必定不可能得到治理；勉力争取人心，自己却不勤恳地接纳臣下的谏言，那么必定得不到人心；勉力接纳臣下的谏言，自己却不分辨君子与小人，那么必定不可能接纳下情；勉力分辨君子与小人，自己却厌恶批评的意见，喜好顺从己意的奉承，那么必定不可能分辨君子与小人。趋同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求媚于君王，人的利益存于其中；冒犯君王的威严而招来怨恨，人的灾祸存于其中。对敢于犯颜劝谏的大臣，君王变易直谏招致的灾祸，赐予美利，这样做，尚且担心忠告不能至；何况君臣之间有隔阂而不能沟通，又有猜忌从中损害君臣关系呢？天育庶民大众，汇聚而为国家。人皆有口，不能不发表意见；人皆有心性，不能没有欲望。意见不宣达于君王，怨谤就会在下面滋生；欲望不归向于善良之途，就会凑集成邪恶，圣人明白不可单用势力来制约大众，所以树立谤木，陈设谏鼓，设置谏诤之臣、采诗之官，让他们发表意见；尊崇礼义，安于诚信，加重对贤能的赏赐，扩大获取功利的途径，让人的欲望有所归依。假使君王不至于高傲，大臣不至于穷敝，人心怎么会背离呢？动乱的征兆从何而起呢？古代圣贤无所为而达到天

下大治，不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吗？如果有治理天下的意愿，而不懂得治理的方法；如果懂得治理的方法，而不能始终如一，就会得失参半，天下的治与乱，就很难推测了。倘苦又违逆大道，而以自己的心意为师，不恪守法度，抛弃贤良不用而放纵自己，以为自己的欲望可以得逞，众人可以欺诳，以为独断专行没有妨碍，咨询商议没有益处，以为谄媚奉承是忠顺，诤言进谏和劝善规过是愚妄，以为进荐贤能是结党营私，斥责奸邪是嫌疑猜忌，以为多疑是驾驭臣下的法术，苛察细微末节的小事情是照见事物的精明，便与治国之道完全乖违，国家的倾覆之危立等可待啊！治乱的鉴诫，前代的哲人已经说得很周详了，安危的效验，历代已经尝试过了。自古以来的典章还完整地保存着，前朝灭亡的鉴诫足以验证。如何处置实施，在于陛下明智的洞察，加以清醒的选择。

【原文】

伏愿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宏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礼，煦之以和[1]，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不御人以给[2]，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觉为能[3]，不以臆度为智，不形好恶以招诒，不大声色以示威。如权衡之悬，不作其轻重，故轻重自辨，无从而诈也；如水镜之设，无意于妍蚩[4]，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颜谠直者[5]，奖而亲之；有利口谗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无壅情，言不苟进，君子之道浸长，小人之态日消。何忧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说是非？如此，则接下之要备矣！其奖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惧不周。如梓人之任材[6]，曲直当分；如沧海之归水，洪涓

必容⑦。能小事则处之以小官，立大劳则报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亲，不抉瑕，不求备。不以人废举，不以己格人⑧，闻其才必试以事⑨，能其事乃进以班。自然无不用之才，亦无不实之举。如此，则奖善之道得矣。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⑩，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是则人君之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其推诚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务于尽言，所贵乎出言则可复；任人不可以无择，所贵乎已择则不疑。言而必诚，然后可求人之听命；任而勿贰，然后可以责人之成功⑪。诚信一亏，则百事无不纰缪⑫；疑贰一起，则群下莫不忧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过以改其言⑬，而不可苟也；任或乖当，可求贤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则推诚之义乎也。（以上接下、奖善、纳谏、推诚四大端）

【注释】

①煦（xū 虚）：温暖，和乐。

②此语出自《论语·公冶长》："御人以口给。"此处给即口给，指言辞敏捷。

③先觉：预先觉察，即先见之明。

④妍蚩：美好和丑恶。

⑤谠（dǎng 党）直：正直。此指谠言直谏的人。

⑥梓(zǐ 子)人:木工。

⑦洪涓:洪,大水;涓,细流。

⑧格:推究。

⑨试:任用。

⑩漏泄:此处指论事不周密。

⑪责:责术,要求。

⑫纰(pī 批)缪:错误。

⑬引过:犹引咎,自己承认过失。

【译文】

愿扩大接纳下情的渠道,广开奖掖忠善之门,宏大接受劝谏的胸怀,鼓励以诚意相待的美德。以礼义接纳下情,以和气温暖人心。不自以为是,以使大臣畅尽其言;端正意愿,以便详察情理。不以敏捷的言辞驾御人,不以圣明自我炫耀,不以先见之明为能,不以揣测臆度为智,好恶不形之于色以免招致谄媚,不大发雷霆显示威势。就像悬空的权衡,不作轻重的评判,而轻重不辨自明,奸邪之徒无从伪诈;如同设置的水镜,无意分辨美丑,而美丑自然显著,没有谁能抱怨。对于冒犯圣威直言劝谏的大臣,奖励而且亲近他;对于巧嘴簧舌奉承阿谀的大臣,疏远并且斥责他。自然事物无壅塞之情,谏言不会草率地进呈,君子之道渐渐增长,小人之态日益消散。还忧虑什么忠良之士少呢?还有谁作威作福呢?还担心什么妄说是非呢?倘若如此,接待下情的要领就完备了。奖励忠善,求贤如渴好像等不及,任用贤能唯恐不周到。如同木工选用材料,曲直分辨得当;如水之流归沧海,洪水细流必容。能够胜任小事的人委以小官,立下大功劳者以大利酬报。不计较怨恨,不避讳亲属,不挑剔瑕疵,不求全责备。不因为是他人所举荐者而废弃不用,不因己意推究人;听说他有才干一定要加以任用,胜任其事便拔擢到朝廷班列,这样自然不会有不为朝廷所用的人才,也不会有名不符实的荐举。如此,奖励忠善

之道获得了。接纳谏言，以弥补过失为心愿，以征求过失为急务，以能改过为美德，以能闻过为圣明。所以，劝谏者多，表明我崇尚善美；劝谏者言辞直率，显示我的贤明；劝谏者狂妄不实，表明我的宽恕；劝谏者不周密，显彰我能从善如流。做到其中之一，都是盛德。这是君王与谏者交相获益之道。谏者有封爵受赏之利，君王也有治国安邦之利；谏者得到劝善规过的美名，君王也得到采纳意见的声望。谏者有失中之处，而君王并无不美之名，只担心正直的谏言不迫切，普天之下不能知晓，如此，纳谏的美德光大四方。以诚意待人，在于显彰信义，在于任用人。彰明信义不一定在于让谏者畅尽其言，贵在自己说话算数；任用人不能不作选择，贵在选择之后用人不疑。说话必有诚信，然后才可以要求大臣听从命令；任用人不生疑心，然后才可以要求大臣办事有成效。诚信一亏损，那么许多事情都会出现错失；猜疑的异念一起，那么大臣莫不担心猜测。所以，说话失当，可以引咎自责并加以改正，而不能苟且搪塞；任用人失当，可以让贤者代其职任，而不能猜疑。这么做，以诚意待人的大义就会使人信服。

【原文】

微臣所以屡屡尘黩而不能自抑者①，盖以陛下有拯乱之志，而多难未平；有务理之诚，而庶绩未乂②；有尧、舜聪明之德，而未光宅于天下③；有覆载含宏之量④，而未翕受于众情⑤。故臣每中夜静思⑥，无不窃叹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无必行之志，有其志而无不可致之资，则臣固已从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⑦？惟陛下详省所阙，亟行所宜，归天下之心，济中兴之业，此臣之愿也，亿兆之福也，宗社无疆之休也⑧！谨奏。

【注释】

①尘黩(dú读):轻慢不敬。

②庶绩:各种事功。语出《尚书·尧典》。 乂(yì义):治理。

③光宅:普遍安定。语出《尚书·尧典序》。 光:广。 宅:安。

④覆载:天覆地载,指庇养包容得广大无际。

⑤翕(xì希)受:收受,聚合。

⑥中夜:即半夜,午夜。

⑦汲汲(jí级):心情急切的样子。

⑧无疆之休:无穷尽的吉庆。语出《尚书·大甲中》。

【译文】

我之所以屡屡对陛下轻慢不敬而又不能抑制自己,是因为陛下有拯救乱世的志向,而当今多难,未能平定;有勉力治理国家的诚意,而各种事功尚未得到治理;有尧舜那样聪明的美德,而未能安定天下;有天覆地载的宏大度量,而未能收受众情。因此我常常半夜静思,无不嗟叹而深感惋惜。假若以往陛下据有其位而无锐意治理国家的志向,有其志向而无实现它的资质才能,我本早已随世俗沉浮了,何苦心情急切到如此地步?仅仅盼望陛下详察阙失,立即办理当前的急务,收聚天下的人心,成功中兴大唐社稷的事业,这就是我的愿望,百姓的福祉,宗庙社稷无穷无尽的吉祥啊!恭敬地呈奏。

孙晓林 译注